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四冊目次

周易象旨決錄七卷　（明）熊過撰　讀周易象旨私識一卷　明嘉靖四十一年熊迥刻本　〇〇一
讀易述十七卷　（明）潘士藻撰　明萬曆三十四年潘師魯刻本　一九五

周易象旨決録七卷

（明）熊過撰

讀周易象旨私識一卷

明嘉靖四十一年熊迴刻本

周易象旨決錄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熊過撰。過字叔仁、號南沙、富順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禮部祠祭司郎中。明史文苑傳附載陳東傳中。稱過及陳東王愼中唐順之趙時春任瀚李開先呂高爲嘉靖八才子。然過所研思經訓、實不止以文章名。是書據過自序、初名易象旨、後始加決錄之名。案三輔決錄、名始趙岐、而命名之義、古無傳說。以意推之、蓋定本之謂也。自序又稱初聞閩人蔡清善爲易、購得其書、惟闡陳宗義、不及象。於是稍記疑者爲贅言。辛丑謫入滇、晤楊愼、勸成此書。蓋初讀宋易、覺不合、乃去而爲漢易、故其說以象爲主。考左傳韓起適魯、見易象春秋、古人既以象名、知象爲易之本旨。故繫辭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王弼以下、變而談理、陳摶以下、變而言數。所謂各明一義者也。後人併而一之、概稱象數。於是喜爲杳冥之說者、併而埽之、乃諱言象數。明人之易、言數者入道家、言理者入釋氏、職是故矣。過作此書、雖未能全復漢學、而義必考古、實勝支離恍惚之談。其據舊說以證今文者、凡證字一百有一、證音三十有八、證句二十有六、證脫字七十有九、證衍文三十、證當移置者三十有二、證舊以不誤爲誤者三。所據之書、如郭京之僞託舊本、吳澄之妄改古經者、槪用引援、不免輕信。又如坤卦小象、但知魏志之作初六履霜、不知後漢書之實作履霜堅冰、亦間有未審。然皆據前文、非由臆撰。又但注某字據某書當作某、亦不敢擅更一字、猶屬謹嚴。在明人易說之中、固卓然翹楚矣。

周易象旨序

伏羲氏之始畫八卦有畫無文
文蓋造化之新繼興之說也其
曰易者取諸蜥蜴〻之有日十二
辰者十二時之主變故取諸
也卦字爻畫之有六十四撮卦
卦字有四取從圭從卜而曰卦
曰爻者取諸因交因之六爻
六十四卦六爻因卦之三百八十四爻
故曰爻交也爻之言效因號也
文王係卦之辭曰象取諸
蓍策之牙始於數物以象其數
也取于以三才之爻之交也取
諸毛髮而意竹直像也故曰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曰立
象以盡意又曰制器者尚其象又
曰象其物宜象也者垂之于
一言也者垂易之卦云象云
爻云之皆失陸注云易自商
瞿之後雖二之實君子之學因
以象為易為宗王弼出而象之說
翳矣李鼎祚云蓋虞翻為
象之象王輔嗣全釋人事易
道者偏滯於天人哉象世

程氏之傳專主理學而弟子東發黃震於朱子皆出自東發蓋為朱子學而兼理學與考據一派可謂而朱子精矣盛者猶顧其餘蘊不能無遺望於後人之引伸觸類也至

若南沙熊子仁以心同易考亦皆一書兼朱漢兩家之說而以朱子為主紀和御纂之其學之從此意思東方之蘊而權衡鄭漢學而繼絕表微為傑出棄之為視房審權王應麟

齋發蓮鄭合沙所以分鑣並馳者於精詁訓矣或曰是之為信學敵之學區毛何以後有專說者是亦於理猶詩然也一人射之不若眾矢平人射之之一之為中以學問研而同歸此其一而底百

學深入奧旨專守之習家代英華白業之說也此所以生於通儒手者之確蓄曾以名進士出宰為順以餘力著言述書而於清律攻諸稿案特為序而傳之

足 象乙

嘉靖丁巳秋七月穀旦柳楊愷書

周易象旨決錄序

嘗謂學者知玩有文之易而不知无文之易知玩畫後之易而不知畫前之易昔者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而太極之妙已燦然秩然森布於太虛中矣因而第之順而圓之生成之序流行之運固昭昭然而造化之秘聖道之統盡備于中焉心法之類是也至夏連山商歸藏亦各有述而不盡傳文王有卦辭周公有爻辭孔子有十翼易道固大彰矣而倥偬顓蒙民生之常一覽遂悟者幾人哉故漢歷

我

朝註者无慮百家然一一契勘苦厭混幷至或淫于空无流于伎術雜入讖緯者有之此吾南沙象旨之所以作也今象旨汪洋大肆浩无津涯間多聖賢所未發者如形而上形而下道器之辨逈異千古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體用之學毫髮不遺象數所由出變占之曲折亦旁採博收為後學指南大抵折衷群言會歸一統補不足表未明焉吁廣矣大矣自畫前之易以達于有文之易幾幾乎一貫之矣或者乃謂易至程朱至矣復有贅為註何居曰程朱後註者數十家而伏羲先天之妙彌綸于

經世中者循未有領會之士故言人道備矣言天
道者尚歉焉有洞邵學補入大易始可以言易道
大成矣是不能无待于後之人焉或者遽稱足于
程朱非所聞也程朱判理數爲二致惟務明理而
不究數且斥爲伎術之流是不知數出于理理具
于數本合于一而不可二固有理達而不通數者
是于理有未盡也乃若漢晉以來以數名家者是
人爲之巧鑿智所出誠不必留意也而槩視之豈
得爲深達易學者哉今象旨之作蓋有意于兼之
也學者宜悉之焉雖然知易固足貴體易尤爲貴

也知而不體終不足以成道也矣此古作易之本
意也

嘉靖庚戌春仲望日後學西峰劉愭序

周易象旨決録自序

過年十三所則受易通其讀其義稱程先生朱先
生尚矣自惟闇思繹所存典刑鮮有存悟者就易
家私問之或說過閩人蔡清先生著爲易蒙得其
書其間陳宗義不及象也於是稱記疑者爲贅言
兄公安令伯父見曰毋庸輕爲之然不能忘也後
十一年舉進士試當選讀中秘書欲因盡求諸易
說忽罷去又時方尚文無有言學經者暇語山東
李伯華伯華數能致予易說東海唐應德欲共求
其義唐君意在自得不暇象也時時私草其事緒

正之維楊葛子東雅所喜懽會辛丑謫入滇稍頃
安寧楊君用修數詡予當遂成書過益考前聞精
思其義加析衷焉經下輒申象旨以通之而分註
其所董除之辭於下書成就仲敬劉子以數相參
伍具登紀之漢學官置博士得一經聚五經諸儒
共讀求其詁以示不輕今文字模於科斗篆籀者
轉而傳訛不啻數變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
丘經許愼說文稱孟氏易其文多異矣至蜀李譔
又嘗著古文易蓋其愼也今乃勘傳者於是以象
爲主據他書以證今文合象則從焉證字者一百

一漢校經者不去本字今則之稱其當作此晁氏
經有齊楚異音俞氏曰東原之人入則去讀發叶
大窒實叶巽順極叶正有魯音攘孔子魯人則晁
氏說疎矣証音者三十八易文古奥無助一辭間
若可上下讀後人不省其指婦妻意不得其讀矣
証句者二十六傳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
或脫去无咎字唯費氏與古文合按史記秦焚書
周易獨以卜筮存漢藝文書易獨完說文序曰其稱
易孟氏皆古文何子元謂古文不知誰氏傳者何
耶証脫字者七十九証衍文者三十　彖象文言

附入卦中錯簡不能無誤應移置者三十二舊以
為誤今証還其舊者三舊分段不明今正之十傳
附經者一餘皆如乾坤不復還舊以省兩讀大抵
如費直易而已意主明象可得畧者因畧焉歲辛
亥書成定著都為三卷而各從類標之曰易象旨
後遂加次録名之義過私竊取矣過自序曰易之
始終獨有象爾學者偎稱畫前易豈非祇以為異
哉昔者聖人類萬物之情象其物宜物有萬不出
陽物陰物奇偶之畫也是謂儀象故生八卦以象
吉凶是故易者象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著天

地風雷山澤水火哉即陰陽消長盛衰之間觀其
所乘而吉凶大業莫能遠也模斷風濟後聖乃廣
為之象以開物開而正名當物因其自然故曰象
者像也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
辭故曰彖者言乎其象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是
數與辭皆出於象也辭有吉凶悔吝皆謂之象吉
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彖爻所同
也四者不為象而為占何其不察聖人之言耶其
所謂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其所謂剛柔者晝夜之
象也爻所獨也異哉後世之說曰此為象此為占

既又曰戒占辭亦已支矣或又曰此為意此為言
為象為數豈不益甚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明
古無彖爻為象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居則本
卦不變言故曰所居而安者易之象古為象今為
序辭字誤也動則觀變玩占動謂之卦故曰所變
而玩爻之辭亦緣字誤轉變為樂矣得其不變者
則占彖得其變者則占爻辭皆象也象皆占也占
皆象也又可分象占哉有不得其說者則曰有占
無象象在占中有象無占占在象中辭支矣是故
易非獨言與數其意亦皆生於象而已故得稱象

之意象之言象之數者言不能盡意立
象以盡意而辭可略矣今大象有者獨係以辭本象
之道耶是故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有其變有
觀剝彖傳曰觀彖觀也者觀卦也二陽之卦剝五
所以變也一卦論變之例也蒙六五當蒙之吉貫
以順也巽者異卦也之變則上體巽一爻論變之
例也在得而當大位曰大積在下而當剝位曰孚
剝不九五稱大人與乾同中孚九五稱孚與小
畜同此四爻者皆以位正當兼取兩卦相當之例
也歸妹以恒用恒之道以初三易位者也乾九四

乾之小畜小畜之中又有兌離故曰革是變之又
變也卒六三上巽三五互一卦之例也泰六五歸
妹中四爻互三體之例也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
之謂也以是而正名百物亦足矣爾雅如受易孔
子瞿所爲學今即無知者又稱瞿後有數家皆以
象數爲宗而王同始爲著丁寬服生皆著傳數篇
亦以費氏廢矣惜哉王弼尚名理脩與遂爲中原
師邪如等益欲忘卦棄象王齊有言弼所謂者多
何能頓廢先儒避言是矣然本先儒自淮南九師
虞翻輩之徒煩瑣偏曲迂而時獲非能盡合卦

爻陰陽之義顏氏庭誥乃云馬陸得其象數此亦
耳食何異李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二禮春秋義疏
後漢書文選註虞成說往往散見朱子發郭子和
丁易東余幼清及道家者流周易鉤深圖等世多
傳有其本皆得失參半當是最後出最以象學
自名其言曰古者占筮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
其義以斷吉凶上古聖神所爲自然之理也立辭
者將取以明教九家法亡後人所掌者不復可見
而象數遂不可復通如是言是古未嘗無類例
矣今沿許而求異說橫八卦之象具在學者刑

信觸類耳雙湖胡氏乃云孔子取八卦象有括文
王周公象爻例者有自括大象例者又有於說卦
別取者胡氏於象豈可謂會通於聖人所掌之遺
乎若先生象外之象爲言謂陰陽盈衰即所乘而
生大業者本無言之易蓋今象之深亦時發其微
不欲比同而語使讀者更加洗濯程朱易學實盛
行黃而習之當二先生時其爲工力深矣要其含
象非易之全也豈惟非易之全將使人如燕相說
郢書者矣故在讀而擇之或曰象一定則裁成
何與哉曰天人一也鄭顥天王乃顯人學徒病之

久矣有能類萬物之情會其一源出入以度外內而知懼者是易之道斯其為已易也道術裂百家出多緣是淡陰陽可推而通易為[illegible]也者[illegible]近而不遂遠者亦附附焉以見易蘊術曰在[illegible]引伸觸類以濟之耳乃若道[illegible]太極[illegible]有不同[illegible]先者約文中與積易証焉[illegible]之有以相發其要不越于類物之旨象其物[illegible]其外陽乎數四則本易外別傳參道[illegible]不流由牙如亦不可廢也援類例推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師其訓象[illegible]有罪我者期其[illegible]俟來今以[illegible]知則默而成之非夫古人其孰能獲我心者乎

嘉靖辛亥二月後學蜀人南沙熊過叔仁譔

周易象旨跋

南沙熊公著易象旨所以明易傳之未備也初脫稿時龍巖趙公見而珍之謂不可不傳尋轄閩[illegible]鋟梓以其版刻措置衛源官族從姪[illegible]部[illegible]公確菴又捐俸復梓于蜀二公之[illegible]欲廣其傳也越嘉靖壬戌公弟南[illegible]公[illegible]河東[illegible]即衛源閩版而讀之見其文[illegible]本間有增省且字多爲亥遂命參[illegible]河[illegible]教諭[illegible]與運司訓導郭維藩相與[illegible]正之[illegible]藏家善公天下之心也舉讀而嘆曰易成于四聖傳註備于朱程是故四聖之心得以表章於萬世者二賢之功居多也顧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雖聖如孔子學猶假年敢謂傳註遂足以盡易耶嘗聞諸天英辨于易若天有止極則易有窮盡惟不可窮此南沙公之象旨所由著也求道备者即旨以求象即象以求易凡傳註未發之蘊皆得以引伸觸類而領畧之則四聖之心象數之微可不費思而居然可知矣然則象旨得非易學之要藏乎其有功

于易道大矣南沙公學雖未聆其謦欬然居
鄉游宦之大節固嘗聞之今觀象旨則更發
易苦心者也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
亦傳公非其人耶公非其人耶敢于末簡而
敬爲之跋云

嘉靖壬戌冬河東運司同知劉時舉頓首書

讀周易象旨私識

門人問於先生曰子之象旨是有象之象也其
於無象之象奈何曰無象之前萬象森然已備
是陰令陽也有象之後則其理定而不移矣其變
動積分之數幾兆甚微而不可示人耳分有無者
世儒之陋也

門人問於先生曰子書明象之旨而已而考辯諸
家不好辯乎哉曰不直則道不見

又問曰象旨以明易也諸家之說而舉其中此於
潔淨之體不妨乎曰始吾欲爲或問而以其說

爲繼故首學者兩讀而不果也有繼我而作者其
循我之志也夫

問曰子於易繫而必以象辭之何也曰言者因象而
生者也聖人不畐虛言外卷揚子音韻我曰係畫
以象辭始自子始乎予爲謝揚子曰夫古有之矣
引而不發今相爲郄大之耳

問曰係之數不已細乎曰吾罪也夫吾罪也夫夫
天地密移孔子之沒垂二千年達其盈虛消長之
則者獨邵子止矣仲敞劉子聞語我以端緒而未
進我不敢秘也有能通其說者皇帝王伯之業哉

成輔相之道亦因可見吾何敢秘其端緒哉
問曰子之序所校証字者一百一証音者三十八証句者二十六証脱字者七十九証衍文者三十証移置者三十二舊以爲誤今証還其舊者三舊分段不明今正之十傳附經者一條分綱下而詮之確卷留公欲別置卷首則何如曰始吾惟夫以繫辭疑我也故必有所據而後敢亦惟夫人之臆說經也故序首先見之確卷公欲別置首卷猶吾意也而讀序者氣脉益聯絡矣從確卷公可也

証字六百一　共遺十二字

乾　按趙氏作走

坤　按魏文帝紀作初大發霜按鄒志完雄深衣作直其敬按荀爽虞翻蜀才作盍簪按九家作蒸於

屯　按虞翻王肅作即鹿按鄭作樸

訟　按鄭氏作至愜按鄭氏作三拖

師　按崔憬子夏傳作大人按郭京作執之

小畜　按說文陸氏作說按虞馬融作恤去按孟荀一作既望按荀作疏

履　按荀爽作考祥

泰　按漢書陸明德作包荒按郭京作以貫

豫　按姚信從日作旴按晉一行作用盍

噬嗑　按蔡邕石經作電雷

賁　按郭京作小利

復　按鄭氏晁氏作[illegible]復

无妄　按馬氏作右

大畜　按王延壽作荷天

大過　按郭京作少夫

坎　按古文作檢按鄭氏祇作坻

咸　按子夏作咸姆按虞翻作咸輔

恒　按禮緇衣作德偵按晁張本作震恒

大壯　按陸作場

晉　按鄭作崔如按說文作奔鼠按子夏作碩鼠按孟馬鄭虞王作矢得

明夷　按馬王作夷按子夏作拚按蜀才作其

家人　按劉向作嗃

蹇　按郭京作來正

睽　按左傳作弛張按京馬鄭王翟子元作說壺

益　按晁孟晁氏作偏辭

夬　按蜀才虞翻作莧陸

姤　按李燾欽作亍亍按李燾欽作句按郭京作文作魚

萃　按鄭氏蜀才作一握按虞翻陸希聲作資

升　按說文作抍

困　按荀王陸作臲卼

井　按俞玉吾作汲

震　按荀氏遂泥作隊泥

艮　按古文艮項象脊作艮背　按子夏作拼　按孟喜荀氏作裂　作胥　按公羊及虞氏作閔心

漸　按京氏作于般　按楊發仲仍作漸于陸

豐　按孫奕六二作見主　按姚信九三作右股　按漢書說文作豐　按鄭玄王肅作斾也　按林栗作沛　按鄭氏作戕

旅　按胡氏作巳

中孚　按金君卿作史　按子夏陸績作棼之　按京氏晁氏作迷望

小過　按郭京作巳止

繫辭　按朱震作奮　按虞翻作之象作　按劉𤩽及本章上文例作言辭　按京房作不留　按虞翻作通天下之體　按姚信作　按孫恆玄明僧紹作仁　按京作不信作　按郭京作崇　按王作實　按郭京作不鼓　按晁氏作典　按俞琰坤為布為吝為大舌為手　按鄭氏作辯　按虞作肴　按郭氏作吉　按京作　按子夏作豈　按熊氏作辯　按郭京作本　按朱子　下從目　按宋

說卦　按晁氏作離　按虞翻作宣髮　入作

兌　按鄭氏魯詩羊作陽

九家　震依吳氏王作圭鵲鶴

巽　按吳氏鵠作鴻

艮　按吳氏狐作豹

兌　按宋衷常作虎

雜卦　按孫奕亦見編

明夷　詩作昧　按義

大壯　止作巳上

訂音三十八卦遺八音

乾　按項平甫時舍之舍去讀

蒙　按王輔嗣為冠之為去讀

需　按鄭氏位乎之位音泣　按荀爽雖不當位之當以平聲讀

否　按俞氏正當之當平讀

隨　按何氏告蒙約舍音捨

蠱　按俞氏先後者去聲

觀　按陸德明彖辭作觀平聲者二爻平讀者五去讀者一

噬嗑　按何氏告蒙約不當得當俱平讀

剝　按俞易剝也之剝音撲

大畜　按俞氏上從卜声讀　按陸氏利尸之尸夷去讀

睽　按劉績惡人去讀

家人　按馬融假古雅反

蹇　按義當位依廣韻平讀

解　按卦義作上讀　按釋文且乘之乘平讀

姤　按俞琰含命之含去讀

升　按陸氏亨于平讀

井　按程得時舍上讀

革　按朱子發已日作已日讀
震　按荀氏作隊平讀
歸妹　按李氏當平讀
豐　按禹假作古雅反
巽　按陸俞先後俱去讀
繫辭　按孟喜爨音娛讀按朱讀類其要作平讀按吳幼清芳其讀
訂句二十六卦遺五句
坤　按虞翻後得上為句
履　按俞琰視履為句考祥其旋為句
否　按俞琰以匪人不利為句按楊氏包承小人為句
隨　按交辭象傳功也二字為句
復　按陸氏以剛反動為句
无妄　按簡氏以不耕不菑為句按王問王以物與為句
大畜　按鄭玄讀輝日新絕句
坎　按象等酒簋貳句
明夷　按項氏艱貞之貞自為句
損　按晁氏客語九二弗損句按横渠及横渠或益之為句
益　按九五六三有孚句
困　按龍困而不失其所為句
井　按象傳汔至亦未繘井為句

旅　按俞氏六三貞自為句按六二爻辭本童僕貞為句
兌　按俞氏介讀為句
渙　按象傳渙其血為讀去逖出為讀无咎為讀
小過　按陸氏補闕一柱九三弗過為句按俞琰九四字七句
繫辭　按朱氏曹及說文其稱名也雜為句
訂脫字七十九　卦遺四脫字
謙　按晁氏有終下脫吉字
賁　按郭京天文下脫剛柔交錯四字
咸　按荀爽咸感下脫以高下下四字
蹇　按鄭氏宜待下脫時一字
解　按李鼎祚象傳其來復上脫無所往三字
井　按郭京徐氏王弼素象傳不改井下脫無得無喪往來井井八字
漸　按郭京浴上脫風一字
歸妹　按陸氏所下脫以字
豐　按九四傳行也上脫志一字
巽　按郭晁何中命下脫命乃行也四字
渙　按郭京乘木上脫利貞二字
小過　按郭京是以下脫可字
繫辭　按漢書藝文志〔illegible〕上脫古者二字長況不慮下脫小字不懲下脫大字

序卦 拠郭京蒙也上脫蒙一字比也上脫比一字拠王弼畧例[illegible]也四字拠[illegible]一行字 易集[illegible]上[illegible]以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若萬民亦必訟而成之二十字拠王昭素 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十四字

雜卦 拠荀本多故下脫也一字

証衍文三十卦遺五衍文

觀 拠陸氏衍以字

離 拠卦體中下衍正一字拠古文鄭薛氏不嫌下衍而一字

夬 拠朱震本末光上衍中一字

萃 拠陸朱衍志字

鼎 拠郭京上帝下衍而大亨三字

八

艮 拠朱語錄中正之正羨文

豐 拠說苑人乎下衍而況于鬼神乎六字

旅 拠石經易衍下小亨二字

渙 五王居之渙衍

中孚 拠郭京信及下衍豚魚二字

小過 拠俞氏吉上衍大字拠郭京事字下衍吉字

繫辭 拠郭京呂氏事業下衍夫故夫象四字長王拠[illegible]例思研諸下衍侯之二字

序卦 拠鄭氏蒙下衍而泰二字

証誤今移置三十二

小過 拠程傳有飛鳥之象焉誤入彖傳

咸 拠荀卿男下女在柔上而剛下之上

繫辭 拠班氏程朱天一二十字改韓康伯本移天數上 拠朱義天數五十四字改韓康伯本移大衍上 拠[illegible]故彖也三十五字移取夬之下十 六[illegible]十八爻 [illegible]上下經序卦之次定其先後寓 [illegible]上繫否九五離坤卦文言復爲 次一同人九五爲次三大有上九爲次三蹇 九二爲次四豫六二爲次五塞蠱初九爲次 六上九爲次七復初九爲次八大過初六爲 次九上經八卦九爻正其次者一取于下繫 者首成九二次十咸六三次十一上六次十 二損六三次十三益上九次十四困六三次 十五既九四次十六節初九次十七中孚九 二次十八下經八卦九爻正其次者三取上 繫者三

九

說卦 拠郭雍爲多與也下 拠郭雍多青爲心病下以巽離例爲月依舊移在爲水之下

雜卦 拠蔡氏頤養正也移大過顛也下既濟定也之次之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次之漸女歸待男行也次之姤遇也柔遇剛也次之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次之

舊以爲誤今証還其舊三

拠李氏雅乾九四重剛非衍

拠孔疏開而當名非誤

拠韓康伯其出入以度外内非脫

舊分段不明今正之十傳附經一

拠俞氏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當分擇

一日問先生子之取升陽子也以易為無不有而
捷由身始也今位諸畢簡何也曰漢儒書經而傳
諸識希世之陋也吾敢也乎哉雖然猶班班乎錯
出汰而未盡也孔叙其辭而括其綮爾

問曰程朱二先生何為不及象數也程先生陋漢
儒而過者也朱先生有其意矣事無證虛理易
差先生常以詔門人故曰先見象數方說得理然
而有所遺者將無待我後之人乎

而聖造學禮侍先生曰日吾授朴也易蓋至頤而
終古之學也象言未立而顧舉其功蓋不出乎而
語飲食矣良知之法莫先于此矣故飲食則飽然
不進能言則行人授辭然則象亦增入乎曰古之
教者引而不發三隅之反將在讀者乎

問曰子言無象之象也子何而觀象乎曰古之人
蓋有矣不出牖窺天道古之人蓋有矣曰不觀象
則于何而有作元命乎古之人蓋有矣先天而天
弗違天且弗違是也是故移星易宿龍蛇起陸天
反地覆者此夫宇宙在乎萬化生心者耶又何觀也
曰子謂古人也者古何人也曰聖而不可知之神
也夫神與聖亦少異矣故曰乃聖乃神混而一之

儒者之過也鼓之舞之而後盡神周公之材藝孔
子之多能鼓舞盡神者也故曰馬入聖域而不傷
混而一之[illegible]有以過也

周易象旨決錄總目

序

卷一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卷二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卷三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卷四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五

繫辭上傳

卷六

繫辭下傳

卷七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上經象旨决録卷之一

原任禮部郎中四川富順南沙熊過著
門弟南墩熊迥重

分易爲上下杜預左傳解序此彖古易與今正同然繫辭明稱二篇之策自郭白雲呂東萊皆知之所從來久遠矣分經所由孔頴達胡翼之晁以道皆謂伯陽重天分二篇爲今朱易本之若緣秦火則斷自咸恒爲上而作三十二卦均分豈不可哉俞玉吾本邵子之意以羲繼對待言之曰上經本十八卦反覆得三十卦下經亦十八卦反覆得三十四卦于深藏之蘊歲有四時時有四月月有四十日總之一歲得十六月六百四十日者六十四卦之數也體數四而用者三時去一月月去十日故一歲止十二月三百六十日是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正變三十六之數也上經反覆不變者二十四爲本而六爲用下經反覆不變者三十二爲本而二爲用易乾鑿度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陰道不純而耦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是殆有道說乎學者察其原而聖人或幾乎見其蘊矣

乾䷀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此繫卦之辭焉倚即以爲彖辭是也

初九潛龍勿用

此繫爻之辭焉倚以爲象是也九何以爲老陽陰陽老少皆具十者也陽進陰退去其位太陽居一而用九又參天而三之數也留一行曰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荀爽九家易解乾爲龍沈驎士云假象降德明云喻陽氣也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龍升天則初正其潛時也項氏玩辭以乾動自震始故不稱乾焉而稱震龍者非初九則皆爲勿用以其時與位耳二見五飛皆初之潛者耳賈誼以爲潛龍入而不能出誼非能識易者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鄭康成曰二於三才爲地道蓋以六畫卦言之地上即田也陽大陰小故大謂九以三畫卦言二於三才爲人道得稱大人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以六畫卦言三於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也龍神不測而人跡可據三四皆明人故不言龍三變則二三四互成離日在下卦之終故曰終日下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夕者日過中之時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之地也乾乾可矣而復夕惕過中之事也惕陸氏謂怵惕鄭玄曰懼也有所恐懼則累其本體不得正矣非謂地危抑心所謂危也淮南子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之九三方爲動心忍性之事而非无畔援歆羨之干物而不化也故厲厲說文作夤敬惕也无咎者操心危慮患深故達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廣雅云上也潛者至是躍上矣四變體巽進退躍象也干寶曰四以初爲應淵謂初九也守柔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變則違經常之教聖人不得已而爲之其辭疑矣其无咎者何也躍而在淵處卑而不犯上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六畫之卦五爲天三畫之卦五爲人蘇氏曰飛者飛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九二者龍之安九五者龍之正也

上九亢龍有悔

爻止于六何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地之體四而用者三凡天地之數六故爻止于六也亢吳幼清曰人之喉骨剛而在上者故剛而居高曰亢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上以位言爲成卦之主能用九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群龍[illegible]見[illegible]者九卦以初爲足以上爲首[illegible]用[illegible]以[illegible]上九則爲

首矣能見群龍之无首而不敢爲首故悔亡而反吉也今按易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宋衷劉瓛謂因立論今歐陽宋氏實襲其說然九者老陽之數動之所占自程傳發之非始歐陽矣柳子厚與劉禹錫論九六書祇稱韓氏亦未究其原大抵易惟六爻可以言占六爻之外不爲爻位不係占卜矣不因居卦之成而値爻上何得言群龍无首且六爻皆變則是當占之卦何爲又發此例哉昔王介甫常欲繫用九於亢龍下程先生不謂然他意或疑蔡墨語而實不然若六爻皆變而不占悔則六

十四卦外應皆有辭而乾坤發凡起例不可通於
他卦蓋六十二卦之變視乾坤尤賾不可厭也何
獨於乾坤發凡而遺六十二卦哉然則蔡墨已失
易本意矣如鄭氏所演之言則介甫之意豁然經
始可通參同所云爲枝符火以言易固有礙矣代
淵述先儒云諸爻龍皆賢人之象君能謙下納用
則能見而爲■上九亢龍是不能用之者故因以
爲戒雖與鄭氏小異而皆以用九羣无龍之下況
象傳大人造下直以用九■之不言亢龍有悔文
言明爲聖人知進退存亡于亢之下而不別衍用

九之義則固以爲一條矣或曰吳仁傑古易費直
易也乾坤二用則■■六爻而■以■無二用九
六等爻名以爲自康成始然則去用九之文以從
古而繫見群龍无首於亢龍有悔之下可乎曰文
言有其文不可去也楊敬仲曰居九而爲九所用
不能用九故至于亢居六而爲六所用不能用六
故至于戰戰斯義也可以■易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
據淳于俊對高貴鄉公康成合彖象於經欲學者

尋省易了蓋緣馬融注周禮例省學者兩讀故連
經文注之今王於明象不別爲篇後做此彖下脫
傳字俱王弼誤加特脫馮猗并欲改爲贊不須爾
也俞玉吾門元爲稟氣之始未可區別故總曰萬
亨則流動形見各有區別故特曰品節齋蔡氏曰
雲行雨施亨見乎氣品物流行亨見乎形荀氏謂
乾升於坤爲雲行坤降於乾爲雨施非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終謂末爻始謂初爻也六位時成者六爻相雜惟
其時物故曰時大明重乾之終始以時淺深畫成

六位六位諸卦所同六龍乾之所獨也聖人乘六
陽深淺之時以行天道與天同一亨矣統者總治
綱領御者分治條目故於元亨分言之荀爽曰乾
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非也此自言乾
耳何爲漫及坤與坎離哉程朱二先生以爲元始
貞終則又自四德言之與六位時成文不屬俞玉
吾曰終謂九三下乾之終始謂九四上乾之始一
乾有終一乾又始生意續而不絕故不曰始終而
特曰終始夫俞氏以三四言終始若穩順矣但易
繫明文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又曰原始要終以爲

貿無以三四爲終始者終始爲初上可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乾道變化不常則性命各正不同天所賦曰命人
所受曰性理一分殊天壽賢愚之異也太和者性
命之極至卽利者義之和也保之不爲合之不散
由是而爲利貞在人則主靜之學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擬貿直易分者上下卦名於天行上象曰二字在
俞琰係王弼加馮椅欲改作貿下須爾也健保是

氏作乾趙氏說閩云常韻乾或作健當是健太健
也淮古易象傳分爲上篇者是今主於明象未暇
正也後倣此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擬呂汲公王原叔等分經合傳非古分三百八十
四爻象爲下卷者是今未暇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者反而復諸道猶復卦反復其道游定夫謂
讀如翻復者非也王弼曰居上不驕在下不憂雖

本文言傳不知傳體演暢无咎義可究極小象止
述乾乾之言不得以彼明此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用九者剛而能柔故爲天德爲首則不能用九矣
宋衷曰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見群龍純陽則天德
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
者吉説然未爲異矣俞氏亦曰用九乾六爻變則
與不變異矣九雖天德既變則不可爲首非謂乾

不可爲首也若謂乾不可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
而又誰爲之首乎宋氏本未瑩俞氏通指六爻亦
失本旨以用九非乾德无害義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者文王言卽彖爻之辭陸德明釋文梁武云文
王所制是也俞玉吾疑之不知古本言下皆有傳
字今脫此孔子傳述文王所言而推廣之故應稱

傳也事之幹應事之本也
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歐陽氏疑此講師自爲問荅之辭今按其義講師
不能及弟子曰字其所加也易治也不求治世故
遯世无悶言乎業也不求成名故不見是而无悶
言乎其德也樂則行之所樂在於潛也行者行勿
用之道而无悶也憂則違之所憂在於不潛也違
者不易世不成名也初九行而未成是勿用矣若

謂可而進難而避豈初之象古或謂謙之曰不見
是其遯世也故其无悶无難此以下申解爻之蘊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下卦言初下三上而二正當其中曰正中非中
正之謂也九二何以有邪以九居二非正二臣位
而升稱君德俞氏以爲人君之子未有君位而有
君德者是也父子君臣之際亦難矣故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此聖人所以盡人情之極如所謂內

文明而外柔順者與其幼清正中釋見田善世以
下釋利見之意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動約體互巽有進象體兌爲辭修者修省非修
飾也互離爲知知至知終者知也至之終之者行
也幾動之微始條理之事致其良知而止至善研

幾之學也致其良能終條理之事集義之學也始
終一知知行合也三居下之上有至義居下之終
有終義故別而言之也以下體言三居上畫故曰
上位以二體言三居下體故曰下位德進而已不
有故不驕業修而上不忌故不憂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
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唐孔氏曰上下據位進退據爻畫因而重之故云
然所謂乾道革也群者下三陽也俞氏曰上進釋

躍字下退釋在淵義无常无恒釋或義非爲邪非
離群欲及時以中進无咎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升陽子援此明還丹之旨今附錄之見方技之始
皆本於陽陰而用異矣二以陽居陰爲虎之龍五
以陽居陽爲龍之龍皆大人故曰同以聲氣相求
乘壯泰哉援合濁求清也水濕火燥就近追鉛過鵲
橋於玄武追求以迎之也雲龍風虎二弦之氣明
二爲虎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親上親下進退之象
也華池神水首經至寶謂是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位程先生謂尊位王弼以爲无陰陽之位非也爻
言悔孔子言動悔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无悔
矣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項平甫舍讀去聲止也猶傳舍之舍謂龍初出潛
時寓於此朱義未爲時用則德施豈能普哉此以
下申解爻蘊之情
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
俞氏曰試與月試之試同君子謹失時之戒欲自
試其所學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
下治也
體乾之元用乾之九不剛不柔无敗政優游故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
三居下卦之上時或進故其德亦隨時而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此乾之小畜小畜之中又互離兌故曰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
九乃見天則
天則剛而不過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此以下申解彖之蘊
利貞者性情也
情効動於利貞言之此謂貞下起元蓋兼乎動靜

者也代淵曰性爲本體情爲應用必常以性照察
於情使用不離體體不離用是謂性其情也象傳
曰性命此曰性情言命以見性之本乎言情以見
性之用乎吳幼淸依鄭玄本作情性非是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陰符經曰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即此意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剛質健性也中正自三畫卦言之二得剛中而初
上皆正也揮廣雅云動王肅云散言動而散於諸
卦故曰旁通不但乾之六爻也情也者三畫純陽
已盡乾義重爲六爻因乾陽所在而發揮所以由
盡乾之用也橫渠所謂編被六十四是已陰亦然
不言耳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爲行申首章行此四德之義總一卦言行而
未成单言初九義各有取舊混而一之據俞氏分
釋爲是初九非不行時當潛而所行未著耳此以
下申解爻蘊之至精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之者正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學者覺也覺
之則存存所謂聚也問以辯文理密察也皆非外
鑠我也吳幼淸曰寬以居學之所聚仁以行問之
所辯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黃翔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李鼎
祚曰九三乃下卦之上九四乃上卦之下俱非卦
中龔渭重卦自此貳爻始三非下卦中四亦非上
卦之中也宋義謂陽爻陽位爲重剛而以九四之
重剛爲衍文失象旨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升陽子曰此諸天日月星宿璿璣玉衡一時停輪
之後天人合發之事也故不於二言而於五言五
純陽也天罡所指斗柄居前日有合月有合也鬼

神陰陽之謂受氣吉昉成凶也先天後天先天氣
後天氣也其殆窺此乎一說聖人別構乾坤重生
造化得丹之月爲歲首其日爲朔日進火於子時
爲朔旦不在天道之歲時月日而實合德合明合
吉凶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
証字 據趙氏健作鍵 証音 蒙項平甫皆舍之舍作去聲讀
証説 據俞氏君子以成德爲行言行也當合作

坤☷☷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順乾之健故亦爲元亨牝馬貞於牡以象從陽
也說卦傳曰乾爲馬坤言利牝馬明其配乾也陽
明陰暗先乾而行則迷而失道後乎乾則得乾爲
主而利吳幼清謂主爻在卦終故後乃得主非也
虞翻盧氏得主爲句者是利即有常得常意以爲
下則非也西南得朋後天卦位坤居於西南也記
曰陽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陰氣始於西南而

盛於西北蓋西南坤之本鄉兌離巽三女同坤居
之是爲得朋出而從乾震艮坎三男同居矣故喪
朋龍昌期謂陽朋陰彌得之程朱二先生皆言西
南陰方東北陽方而不言其故虞翻謂月三日變
成震出庚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
二陽爲朋友謂晦月消乙入癸乙東癸北故東
北喪朋此蓋納甲之說與古文龍虎參同契合相
類耳乃虞爲缺陰氣着中消寅荀爽卦爻成中消
寅之說乎崔憬又謂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
陰與坤同類謂南爲陰何其突也吳幼清以卦位
四爲西三爲南六四六三二陰相比故爲得朋爲
東上爲北初六上六二陰相遠故爲喪朋其言旌
无所據焚繇綸四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
于於其方戊巳在西南其殆斯義乎方技家取之
顧人无知者耳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得常釋利字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陰當從陽喪朋則有後順得常之慶故程先生亦
以從陽生物爲功朱義及之西南以類聚爲慶疑
非坤道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方其在西南則安於西南及其往東北則安於東
北此无入而不自得焉者或者乃謂惟當貞於陽
方不當貞於陰方則與應地无疆之義背馳矣蔡
介夫曰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夫君子之德
也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証其有合於地德
也在地則爲安而已貞在君子則爲安於貞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氷也
按魏文帝當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朱先生曰德合无疆坤之大也以六居二得坤道
之正則无私曲故直居坤之中則无偏黨故方楊
敬仲以爲坤之至與乾之大非有異无所倚務而
爽之徒以大爲陽不識坤道矣不習无不利此所

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蓋良知之學也諸儒皆
循王弼謂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夫直內方外但不
習耳豈无修營哉吳氏說曰直之厚上下相去三
萬里方之廣輪各三萬里有形之物其大无可與
比訓習爲再言不再有非六二動象矣項氏指爲
重習曰二不習初二雖坤道之純其不習初則无
所據也六二之動指君子言地道亦以人事言六
二之道即地之道也六二獨言地以見坤之主爻
不擇大者在方則能不孤不孤者大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

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有陽德爲章以六居之含章之象是其可貞之
道也以其位陽而居下卦之上故不專於含章而
或從王事三五同功而非正應稱或材柔故從而
不造不敢居其成功以居下卦之終故代終也龍
昌期以成訓制終訓就義爲近之朱先生謂始雖
无成後必有終始非也唐一行曰乾盈九隱於龍
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
見其成則於象義疏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坤體虛而容物裳象也四變而奇以居其上猶裳
之結上口也五以人位而處君位四適比近此其
所不幸也故括囊而隱劉琫曰陰爻得位不可妄
咎妄譽戒其作威福也陸氏謂四居多懼之地譽
則有逼上之嫌咎則有敗事之累惟慎所出納二
義稍矣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而非裳則垂衣之君也裳而非黃則具臣非賢
也左氏曰黃中之色明其爲地裳下之飾明其配
衣衣者乾也今以舜禹湯武當之恐非矣吉謂學
吉元吉則於事盡美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上六非龍龍者乾也說卦曰戰乎乾戰於卦外故
曰野窮者極也上六陰之極也嘉禾朱綬曰十月
陰極必交於陽謂之野戰言非常度也含陽而孕
長男先天之象吳幼清曰且玄且黃上六之血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上以順極爲成卦之主故其象如此戰則有血故
利於永貞貞下起元非不足於元亨也應槃玄黃
之下而去象曰學以濮占大終者陽大陰小陰極
陽生也乾主知故言見坤主行故言利永貞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僧曇瑩云動者爻之變也方吳幼清曰即六二之
方是也坤之元在六二
後得主而有常
陸氏及王介甫吳幼清皆以得主斷句程朱以象
辭主利斷句謂有缺文獨俞氏以象傳後順得常
証非闕文是也得主者虞翻謂陽出初震爲主爲
常虞氏曰陰以陽爲主當後而順之則利二說皆
得地道无成之義吳幼清上六主爻之說非孔
疏又別立義謂陰主卑退不爲物先即得其主猶
有未盡者楊敬仲曰君爲臣主夫爲妻主後即得
主利莫大焉則於人愈切近矣
含萬物而化光
乾言變化而坤言化得乾之半也含萬物生意於
中動闢則化生而有光輝矣横渠先生曰效法故
光漢上朱氏曰坤光即乾之光夫道之在天地无
有但假借者故象傳稱含弘光大象傳稱地道光
稱知光大乾有乾之光坤有坤之光此分殊之辯
也

經001 026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蓋言順也
順作慎者非也文言曰坤道其順乎堅冰馴至亦
以順積漸難辯聖人將使人察於順也蘇子瞻曰
惟其順故能濟其剛如其不順則辯之久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其正鄭志完曰當作直其敬敬以直內劉器之
曰政為正以直內者非禮深衣曰直其政也政乃敬
之訛敬訛為政政又訛為正正以直內之功不若
敬有所持循也敬之直內義之方外非有二也隨
處而得名耳大抵敬之至者外必方外不方不足
謂之敬義之至者內必直內不直不足謂之義故
聖人曰脩己以敬如斯而已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地道既曰无成而曰代有終何也俞氏曰天數止
乎九是无終也地數終於十則有終矣是故乾能
始物而不能終物坤繼其後而終之則坤之所以
為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坤不有其成而有其
終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
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故能正位坤正位在六二也通理故能居體
坤體宜居下也坤六爻皆承乾五一君坤五雖君
位實臣道不取君義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陰鄭云上六疑依荀虞姚蜀才作凝是云疑古云
凝字是也凝謂疑迎陽鄭謂今消息用事乾也其
指用事之乾嫌依九家作兼无陽謂亥地也九家
云陰陽合居故曰兼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陰陽變
化蓋以變化可象者非龍不能也
訂劉 據虞翻盧氏古後得主句 訂宇 據鄭志完從深古直其敬也
疑依荀虞姚蜀才作凝 嫌依九家作兼
屯䷂ 坎上震下

屯蒙何以繼乾坤上下經之有震坎艮也傳經之家以爲坤交乾而成者也乾坤之交震其始也故先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動故元亨遇坎故利貞勿用者不可輕用非不利也取坎義建侯取震義一君居內而主二民也屯勿用有攸往而利建侯何也因屯而必往以求功則已勞而物亂乎故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與天下同利而民有成主難與爲亂善建者不拔謂是也吳幼淸曰卦變艮三往五爲勿往艮上來初爲建侯非也彖言建侯爻亦言建侯卽所建之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雀憬以先天圓圖言之謂十二月陽始浸長交陰萬物萌芽有寒氷之難非也湛先生言震始一交于上艮始一交于中與大傳再索之義背矣草指震震爲蕃昧指坎水內景不明于外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彖言雷雨象言雲雷彖言其動象著其體也上坎爲雲故曰雲雷屯下坎爲雨故曰雷雨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以盤旋釋者自馬融始橫渠先生獨曰磐桓猶言柱石按字書磐大石也猶漸之磐磐桓柱也猶桓弓之所謂桓楹故曰柱石陽隱於坤土之象震本於大塗而有磐桓是始交難生矣故利居貞初長子爲成卦之主德剛而能濟險故利建以爲侯一爻而有兩利也春秋傳孔成子遇此占以示史朝曰各以所利然曰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然則磐桓非終不動也吳幼淸曰磐桓居貞以剛變柔取義建侯以不變取義非矣以貴下賤萬世濟屯之常道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如邅如者二乘馬班如匪寇婚媾者五屯難之世正應之志未定二比得民之侯而不進震馬作足而五乘之爲車迎之禮者亦般還不前也吳幼淸以坎二陰是四馬之數而云五隔四馬分散殆不必然也虞翻曰坎爲寇盜應在坎故明其匪寇

陰陽德正故婚媾来義初非爲寇求與巳爲婚媾
卝也女子者二變爲兊字者互坤爲母十年互坤
之數也過坤十數則逢五正應故字翻不知而曰
三爻位變後體離離爲女子爲大腹今爻位爲坤
離象不見故不字此方占二詎可言三之變乎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
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鹿虞翻王肅作麓三互艮下坒山之足也虞謂虞
人四也四當三前往艮山之間虞人之象然應初
比五不爲之鄉導故入林中爻幼淸曰互坤平地
互艮木震竹爲林中幾鄭作機如商書虞機之機
設械取禽獸之類𦆞楚辭矰弋機而在上是也君
子幾不如舍三居下體震動之極而互艮止故象
占如此也六三非陽而居於三无德而有求民之
心上六莫之從也而豈如舍之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也
初方在難中乘作足之馬班如求四四往吉无不
利者初能得民可與有爲也湛先生曰四往五言
者非俞氏曰六二不爲初九所逼故爻辭稱其貞

六四斷與初九正應必待其求而後往故爻傳稱
其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者坎爲雨也詩謂陰雨膏之是其義也卦坎在
上爲雲而不爲雨屯膏之象也陽大陰小六居二
九居五皆其正故稱貞孟康言小貞臣大貞君吳
幼淸曰小貞謂二大貞謂五得之二體震動而正
應五有小貞之象屯難之世而有助故吉然五居
坎陷未能自拔有大貞之象故凶孟康以出納之
吝爲小貞非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乘五坎馬而曳班如之象處屯之終三舍巳而
五亦非應且在坎中皆不足爲又去得民之初最
遠也故泣血漣如坎爲血卦爲隱伏故有泣血之
象也
證字 鹿虞翻王肅作麓 幾鄭氏君子機之機作機
蒙☶☵ 艮上坎下
蒙承屯以次乾坤之後何也屯言乎其君道主震
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
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我謂二童蒙謂五初謂初六再謂四陽一陰二兩
其二而爲再三指六三崔憬曰三應於上四隔於
三與二爲瀆故二不告荀爽曰再三三與四也皆
乘陽不敬按卦以二爲治蒙之主從荀說是也諸
儒有王弼而下指上九失象旨矣利貞者虞翻曰
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此於卦體灼然有見
蓋如是則大觀在上作之君作之師矣蒙之師猶
在下也陽也者宜上者也程先生獨指二似少偏
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平菴項氏曰果行象泉之出育德象山之深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初六斂閉之陰得九二之陽開發吳氏謂如撤選
是也坎本爲律初動成兌兌爲毀折以律而毀折
刑人之象謂初發蒙於二以施刑於四用說桎梏
虞翻曰坎爲穿木互震爲足艮爲手互與坎連故
稱桎梏初變成兌兌爲說坎象毀壞故曰用說桎
梏也之應歷險故以往吝吝小疵也爻之言二用
用刑人者說桎梏之反利者吝之反反者小懲而
大戒小人之福治蒙者當於初圖之遲而脫其桎
梏則无忌矣寧不吝乎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包蒙　納婦克家三事也九二剛而得中故
能包六五在上之蒙乘初陰有納婦之象又剛處
於內五柔志應蓋震長男之幹母蠱者代淵曰上
九爲國師有利禦寇之象九二爲家師有子克家
之象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三變則巽爲長女勿用取者三雖應上然陰性本
柔而又坎體趨下舍上正應近見九二納婦而從
之此女子之不有躬者金夫九二乾爻也乾爲金
故稱金夫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四與九二上九並不相近又非其應也易謂陽實
陰虛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艮爲少男故稱童蒙劉牧意卦有九二上九兩剛
爻六五本在坤仰承上九爲順動而俯應九二爲
巽愚按二者幼學之師故包蒙上者國師先攻其
邪心故擊蒙孔子於爻中見其象如此故特發之
與彖辭少異彖傳以二爲治蒙之主耳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爲保王輔叔以去聲讀之蓋蒙之卦內險與外止
合者也三爲坎險而上九應之則險與止合而蒙
德成矣故不利於爲之所以散其蒙也利用禦之
者艮德本止內惡不萌而外誘不入蒙之利莫大
焉者也上爲國師夏楚示威二爲人師道德爲範
按周易鉤深圖曰童蒙在五擊之在上是外學也
耳目所入雖足以資吾見適足以賊吾之真性故
不利爲寇包蒙在二發之在初是內學也心之所
造貴於幾先一著於心便成機械所以脫桎梏客
也利者吾心之桎梏乎謂初發二非衆旨矣然

有可取者姑附見之上以剛禦三三以柔從上上
下皆順也
証音 陽王輔叔不利爲寇之爲以去聲讀
需䷄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五爲成卦主爻有孚光亨貞吉皆言五也利涉大
川乾知險也大川坎象蘇氏曰乾之欲進凡爲坎
者皆不樂也是以因與之抗傷而後避上六知不
可抗而敬以求免大敬以求免猶有疑也物之不
相疑者亦不以敬用攝矣至於五知乾之不吾害

知之足以御是以內之不疑故曰有孚光亨貞
吉光者物之神蓋出於形器之表矣或說因需而
无實无光凡亨之時需而非正无吉且利之理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有功也
位乎之位攄鄭氏位音涖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項氏曰飲食以養陽象坎宴樂以養陰象乾蘇氏
曰乾之於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

敬之則吉抗之則傷二皆莫能相懷也惟廣大樂
易之君則可以兼據而兩有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垌外曰郊恒卦名吳幼清曰初變成巽得恒下體
四五變而上不變則成蹇得恒上體初雖變而終
不變故曰用恒愚按初變則巽入而不健決三四
變則爲蹇塗而無坎陷意或然也第象彖以未失
常作常解亦自得也初九以剛居剛故有此象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荀爽虞翻皆曰水中之陽稱沙訓與五應也二變
之陰稱小言謂六四兌爲口舌二之四互兌也二
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其前險者責之以潔身知其
不陷者責之以拯溺拯溺者失於見幾潔身至於
亂倫而二之終吉以陽德平衍易以知險又在下
卦之中而能需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敬愼不敗也
自我致寇蓋謂其才位俱剛進不傾前濔於坎盜
也九三得其正有乾乾惕若之象故曰敬愼不敗
非占外之占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坎爲血卦需血者抗陽而見傷之象也坎兩偶之
虛象穴往順于五而聽三陽之進是自穴而出在
外矣朱子以需而不進爲出穴倘輔疑之是矣古
註云以戰鬪言其出則爲血以居處言其處則爲
穴各隨事義也嘉禾朱敍曰需言天道人惟當養
其氣足而後交不使陷於陰險之中血卽坤龍戰之
血言三陽進交於四陰四需於血順陽而聽其進
出自坎穴以待之蓋莫非先天一氣也是方技家
之說非易本旨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坎水爲酒二三四互兌爲食五獻備而爲具於三
陽之進无復急心也中者五也正者陽居五也五
爲險主而位天位鈎深圖所謂下三陽之接者胡
仲虎曰民生之欲莫大於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旣
於婚媾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陰爻之虛故亦爲穴居卦之極故曰入與六四有
淺深之辨也需以五爲主凡飲食主人精容羨定
而又速賓上六雖不當主人之位然與人恭有禮
故雖不如五之當位愈於四之大失也程先生曰
陰居上不當位朱先生曰陰居上當位不知不當
之義荀爽以去聲讀之而曰需極成訟上降居三
亦豈本爻之吉哉大抵當自噬嗑彖傳之外當位
之當皆當作平聲讀之四順聽矣而何以爲失血
出而聽以爲聽之曉矣崔子鍾曰六四貪而以位
爲安妨人之路故教之出上六卦終則變進无所

之則教之入安小人亦所以安君子也

証音（窒鄭氏位乎之位音洫 ○窒荀爽上大嫉不當位之當以平聲讀）

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有孚窒陽陷於陰也惕中吉坎爲加憂故惕當
訟皆以坎中實爲孚需上坎五中正居尊故云光
亨訟下坎二中而不正故窒而不光惕而不亨非
特相待相持之異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

湛先生曰陽本上物故以居下爲來伏羲畫卦因
而重之各因自然非相假借非相互變是也王輔
嗣滅棄象學故其言未明程先生變古說止主乾
坤潜室陳氏指三畫陰陽不等者推之不通虞翻
范長生訟九二皆從遯三來朱先生從之何子元
不見二家謂從朱始誤矣又舉節齋蔡氏乾自外
來交坤爲坎諸卦往來皆主本卦剛柔相交而言
惟訟无妄上皆乾下爲坎震一剛自外來非由本
卦來往故訟曰剛來无妄曰剛自外來此其爲言
則固已異於虞范朱氏之舊而謂諸卦之變多主
本卦剛柔相交則如泰否之類多是總指卦之兩
體往來且不盡如虞范朱氏之說子元乃信雙湖
謂變例無適不可似當有遺議矣按宋李舜臣易
本傳謂今本卦論他卦爲不然又以某卦從某卦
來者是亦是不信卦變圖者本卦圖始出宋世未
必古法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

入於淵坎在下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鈎深圖曰乾居亥位坎起子方亥子皆北皆屬於水始无所爭也一離於形則天西傾水東注天上蟠水下潤於是而訟起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吳幼清曰不永所事此邵子所謂意象謂意象者是但易之意象不止是也盧植曰初欲應四而二據之暫爭事不至永蓋二爲強梁應在四故不永事也小謂初陰爻變則成兌爲口舌雖小有言其辯則明矣惟以其變爲小訟以其不變爲小需以其不變成兌訟以其不變成兌易之取義非可一端定者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與四爭初上爭三而五元吉之主故不克訟歸而逋坎爲隱伏也故曰自下訟上四上皆二之上也虞翻獨謂與四訟非矣吳幼清曰訟由近變遁以六居二訟以九居二二不克訟變剛爲柔以避五則九還爲遁之六二故曰歸而逋意疑其紆繁矣二變成坤荀爽曰坤稱邑二者邑中之陽人也稱三百戶虞翻曰二變應五乾爲百坤爲戶三爻故三百戶下大夫制猶騈邑三百云爾或曰屯蒙需訟凡四坎一坎得乾坤之策八十四四坎三百三十有六也歸而逋其本爻三十六策其餘三百當三百戶之象坎爲眚坎化坤故无眚周禮馮弱犯寡則眚之眚四面削其地也九二成訟之主逋竄二陰之間隱微其迹以避咎剛來而得中人將來而歸之故免於眚此亦不終訟之福故象曰患至掇掇鄭本作惙患至而憂之坎爲加憂也今本掇而朱先生遂謂自取非象旨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與上正應其舊德也二四強施德焉三外柔內剛故食舊德而已貞厲者乘二負四正於剛厲之間剛不能侵故終吉凡物各有定主五爲王本非三之正應故稱或而有无成之象從上謂從上九朱義繫指隨人者不然或曰舊者六本居二九歸逋於二則二可以食其舊德始在三而厲終居二則吉二應五有從王事之象於象傳從上之義相背矣或又曰訟三之貞與坤六三正同其從王无

成又同故云尊德蓋非象旨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
不失也
四變成巽爲命九四之命當得初六而已以剛居
柔故不克求三之訟遂而就初自改而安於貞之
象正應者合故曰不失也二與四皆不克訟九二
坎體其心本險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
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項氏曰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敬也
鞶帶吳幼清曰三四五互巽爲服上九一晝連亘
當服上鞶帶錫之者五也荀爽曰三應于上上爲
宗廟故曰鞶帶上爲宗廟說不經見六三上九之
配二與四常欲有之元吉之主明其分所當得而
授之也終朝乾爲日也三褫者歷三位也褫康成
本作拕晁以道曰如拕紳之拕乃得象意吳幼清
以褫與拕通訓拕蓋上剛之極本以訟得三不勝
出命而終朝三拕之以濟於人也象曰受服二先

生從荀虞本曰褫服豈象義哉三上相應者三之
從王曰或上之錫帶曰或居訟之時不必之辭也
訢字鞶鄭氏悲至之誤作惱 又鄭氏終朝三褫之褫作拕
師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衆也師以一陽統五陰有師之象蓋古者五人
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皆自五起數
也丈人從馮子夏傳作大人吳幼清曰此彖貞大
人與同卦貞大人同皆以內卦坎中晝九二爲大
人論語子路丈人皆以杖扶杖取義是也

康成謂天子諸侯主軍者失之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毒馬搽訓如字蔣毒謂成其質與容畜義合何子
元曰古毒督通程朱之謂毒害者非行險而順矣
安得民從陸德明釋文本毒嗣以役訓之馬季長
又以爲治此爲異於程朱但於師象未安苟後世
不明行險而順之理便謂以衆動民雖毒天下亦
可爲之則遺害豈小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之初故曰師出以六居初柔邪不中又在險
陷之始故有否臧之象否臧即失律謂不和也九
家易曰坎爲律或曰法也師主人和故周禮太師
執同律以聽軍聲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商則戰勝
士卒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徵則將急數怒軍
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坎方黃鍾之本故云然也
若必謂紀律云者末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王謂五自五之二歷三位故稱三錫李鼎祚云二
互體震木數三王三錫命之象非也命猶詩命仲
山甫之命或曰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亦
非九二剛中而應故象如此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或者疑辭六三體坎加憂故多疑用人不一也大
陽謂九二九二雖賢將而以六三參之動有所制
亦何功哉虞翻曰坎爲車多眚朱先生因之而程
先生謂衆主也按古語曰輿論輿人之誦皆衆也
詩誰其尸之尸主也而又與象傳義合從程先生

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謂二崔憬曰偏將軍居左左次常備師故左
次以受二命三以輿尸則凶四左次何咎哉凡卦
以陽爲左如左股左腹皆謂下之陽也右股皆謂
上之陰也師以二爲帥二與四同功四以陰居陰
蓋能順者軍中聞將軍令謂是矣如謂次以避敵
師何利焉其何以爲无咎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二乾爻爲田坎豕爲禽言依郭京作之五柔中不
爲兵端之象虞翻曰長子謂二震爲長子在師中
故曰帥師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是也五處
剛中之象此師旋論功之時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謂五此定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地爲方有邑
象上變體艮門闕有家象損艮變爲坤故稱无家
師坤變爲艮故稱承家宋衷曰陽當之五處坤之
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在二承五故曰承家非也

大君有命何以正功蘇氏曰小人之所由入常自
不以雖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
與之居哉師休之日將錄其功而以爲諸侯大夫
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苟求勝故其終
可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耶小人之功耶
証字丈人作大人崔憬子夏傳　証字依郭京說言之言作之

比☵☷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
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
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原再也如禮未有原之原比之初筮下卦得坤再
筮下卦得坎坎陽在內剛中爲成卦之主所謂元
永貞者故无咎厚齋馮氏曰萃比下同體坤萃四
有分權勢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无分權者故元
永貞於彖言也王應麟曰彖之剛中陽在下卦初
筮得之也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也故
彖曰初筮而比曰原筮並言之法各於其黨耳朱
義再筮自審既非事實乎實以周禮三卜原兆明
之此自以筮言謂卜者非也坎勞卦故不寧謂四
輔五也坎憂坤迷之際歸附方折四不遑寧通上

下之情而三陰方來上與五相比也來者五爲卦
主故內辭後夫謂上六九五爲夫凡卦以下畫爲
前陽爲夫上六後於九五之象也虞翻云水性流
動故不寧坤陰爲方上下應故方來然坤體下卦
乃可言上應无所取義於下應虞說非也比吉下
郭京云也誤增比輔謂四下順從指三陰上下應
子夏傳地得水而柔水得上而流乃盡比義干寶
謂災下歸德不惟一方是矣程朱本輔嗣之舊謂
不寧者託焉似不若干氏於上下應之語爲明[illegible]
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制民五家爲比建國之原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
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有孚比之比二也蓋比壓之世與卦主遠故比
之无咎次言有孚謂五坎之所以爲水者盈缶猶
言實盈在五比二因可通五也虞翻曰坤器爲缶
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盈者故盈缶屯成以爻辰
在未值東井缶爲汲器然矣他者謂非正應五是
也吳氏指四三二者則失坎所以爲水者矣江夏

劉績指初比四相信四牽初比五言似而非比以暱近爲義四則稱應不爲比也俞氏始孚言四次乎言二益非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內謂內卦外謂外卦上指五在四之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二五正應之理驅謂獵而驅逆坎馬駕坤輿之象自五之二歷三位三驅立三表之象前禽初也五雖周而不比然初本不與五接顯比之主亦不以爲心也廣韻曰驅下三陰不及於初故失前禽是也坤爲邑人誡期約也舍逆謂驅逆在表外者舍之即初也指坤順也石守道吳幼清俞玉吾以前禽即爲後夫而指上六則於前後之訓強辭大凡卦指下畫爲前陽爲夫上在五後對五故可言後自五而可言前禽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自五言謂之後夫自上言謂之无首比卦五陰下四陰皆順從一陽惟上居陰外而不內嚮上體不完猶人无首之象觀比上稱首則乾之群龍无首果上九爻辭而非六爻通變之占矣

句字肯无誤

小畜䷈乾下巽上

胡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尊陽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密密邇也王冰曰氣上爲雲象三陽之在下而進也我與西郊皆謂四成卦之主故內辭也乾爲郊又互成兌亦西方許叔埈云朝隮於西崇朝其雨小畜乾雲密邇互兌之西郊而不雨者則以四微不足畜陽之進而體巽風以散之則陽又乘之以往也大抵四雖成卦之主爻必上合志於九五之剛中而後志乃可行然陰畜陽之難如此故陽尚往而陰未行也上合則雲同而終亦雨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取巽德柔順之象德取乾體剛健之象文象互
離文明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復自道其義雖吉然與四正應終嫌進有所疑
故必待二之牽復而後進初進則二之勢益昌蓋
二陰得位之時喜陽復升如此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馬融及諸儒皆以乾為車輻依說文陸氏作輹與

大畜輹同車下縛木也輹指二與三自謂也虞翻
曰逸坤為車為輹按乾車象見大有而必稱逸坤
亦既大紆曲矣三逼四雖不畜而情有所牽三往
趣上二下牽初說輻之象朱先生曰陰陽相說為
所繫畜不能自進殆亦非也三乾為夫四巽長女
婦象初四正應為妻初能自復而相絕三以相比
而遂妻之然四上合志離目不下視三又陽性不
可終畜而四體巽雖志畜而性入故多白眼而反
目也以妻乘夫而出在外是何能正室者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孚者孚五血依馬融作恤晁以道曰血古文恤字
憂也四為畜主憂三陽之去已惕懼釋位出以孚
五得陽之助因人成事善處功名之際矣夫巽性
善入故以惕出為補過或曰陰陽交必有血亦通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孚俞胡指四虞翻曰孚二者非也朱義從九家易
指下三爻殊而不切矣巽為繩攣如之象以由也
鄰謂四兼得位而上下應故與五合志則五富也
陸氏云九五親四委四畜物蓋能窺斯意朱先生
讀以為左右之恐非也象不獨富猶曰不獨其力

之能富云耳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變坎為水水在天上雨之象也不雨故尚往雨
則不往故云處也尚德載下三陽為德坎為輿載
需所謂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者也故曰德積載
積三陽而載之也婦貞厲虞翻曰巽為婦坎成巽
壞也巽婦畜乾夫以順為正變坎失順有畜而正
於剛厲之象月幾望孟荀一行作既變坎成月與
九三互離相對卦之離主在四故上之應三稱幾

望猶曰非正望也吳幼清以納甲巽象既望之月今按參同契云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月幾望者陰之盛易象月幾望者皆陰爲主之卦此謂六四爲卦主也三處人道而有乾德故稱君子上以進退之資又變爲坎險繼陽之進而終畜之故征者必凶疑簡帙讀作疑與載叶或曰三疑上體巽順而不察其進退險阻亦通胡仲虎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示戒密雲不雨爲陰言也今旣雨矣剛中志行爲陽言也今旣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爲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爲陽言陰畜陽至此成陰雖貞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

象

證字 說文陸氏說輻之誤輻復作輹 血去馬融作恤之血作恤 復五荀一行作幾 望之幾作旣 從鄭幾作 疑與哉叶

履☰☱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者三柔能履二也虞翻曰明兌不履乾故言應二虎也三履之莫咥以三爲說主與五同功而應之三者權在斯須五者 定位也九家易曰承上以巽據下以悅其何不亨哉二五正位兩剛不能相下今按以巽順之三而二受其履二爲三用而三爲五用五无病矣光明者三互離之主而見用于五也程先生曰疚夬履也夬五旣夬履矣又安稱於无咎耶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空也凡履皆以上履下初則无履矣所以爲履道者行其素所願而已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變震大塗履道坦坦之象剛中无應互離之下明而未融幽人之象幽人固多行恠爲高者坦坦所以爲貞吉也中不自亂依乎中庸之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居兌之成互離之目互巽之股皆爲毁折故稱眇跛人身以下爲履卦位以初爲下虎尾者古

說履又有二字

九家易兌爲常蓋兆常相近而文誤宋衷註華謂兌爲白虎是即其義三爲成卦之主而兌有虎象三虎首也下臨二剛自履其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咥人倚剛爲用也朱說兌柔履乾剛兌爲剛鹵何得以柔稱乎奈何謂柔履剛是兌履乾而遂以爲履虎尾之象也且又自下而上安得謂之履哉虞氏求而不得又以爲與謙旁通則兌不履乾之說若出二人矣本易之旨不論旁通彖言虎不咥人爻言之何也蘇氏曰三與五合則不見咥而五不病五與三離則五至於危而三見咥卦統而論之故吉其合之吉爻別而觀之故見其離之凶三五離合之故求之不得殆出臆說也詳彖統言一卦則上爲虎首一而不折故彖不咥爻即本位言之則於三才爲人又爲兌虎之首口虛而開如人在虎口故爲咥人也以六居三才雖柔而志則剛武人之象大君謂九五爲于大君言其能宣力也即彖傳說而應乾之義或曰三以一陰統五陽爲履主爻大謂陽言三爲五陽之君更詳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下應初履虎之尾矣侯果曰四履乎兌主蓋以三爲虎尾者象者是愬愬四多懼也以剛居柔故能懼初曰獨行願遠君也四曰志行近君也以位爲志故六三之志從剛九四之志則行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夬履者在履而當夬位也六三成卦之主以柔履剛五與二德同位應故爲二決六三之故云夬履劉牧曰厲嚴也剛而居尊故嚴非危也或曰在下者不患其不發患其不能樂故若其坦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發故戒其夬履境可懼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據俞氏視履句考祥其旋句祥依荀爽作詳旋若復也石介曰以高應下有旋反之象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是也上以重剛居履之成健而不息能視其所履加考詳之功詳審其所履則旋元吉之象也

證音 據俞氏 當平聲

證字 祥依荀爽 作詳

證句 據俞氏[illegible] 考祥其旋[illegible]

泰䷊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

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
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言消長者邵子所謂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
所剋之陰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乾坤而後陰陽各三十畫而後為泰无過不及矣
乾陽左也坤陰右也左右之使无過不及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爻變為巽為草木陰爻連初六故為茅也茅
根曰茹初在下得稱根以佐也傳氏云彙古偉字
美也謂其應猶詩言予美猶指同類非也鄭指茅
絜白為君尤非四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
征吉外者外卦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
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變坎為水荒則三為成卦之主而二包之者也
河所以界三陰陽之限其象也二雖麗陰尚遠然
當內君子之時剛中體離能辨於早故有包荒用
馮河之象然上下本交故有不遐遺三陰之象初

三剛失中退故二有朋亡之象尚配也中行謂五
所謂中以行願者是也卦以上下交為泰故爻以
尚中行為辭得尚若履辭也荒漢書陸德明作巟
云薉曰巟大川說文水廣也何子元曰象薉无田
穢之荒包荒馮河一事是巳吳幼清以易中言包
者皆指陽蓋荒與蓄通血也二變坎為血卦九三
陽蓄在外包之二之交五猶包裹祭天之血以達
誠於上以荒為蓄不知所出俞氏指荒為初朋為
外三陰象數自然之變卦爻往來之情遠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陂偏也言陰陽淺深无平等而不偏陂者往小往
也復陽復至三以為陰也至三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三艱貞无咎之象孚二與初然體互剛健
不阿當者能止其逆飲之象食猶食舊德之食三
變兌口有食象三六居外柔可茹故曰有福自乾
坤而後歷六坎險艱備嘗然後至泰而陂復之幾
又將變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者飛而向下也失依郭京作反俞氏曰泰之
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小人兩不相疑又何戒
備之有三陽以其類交乎上故三陰亦以其鄰交
乎下三交乎上勿恤其孚故四交於下亦不戒以
孚象之言反皆者易以陽爲實陰之從陽猶貧依
富今三陰在外皆內向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
也

帝乙微子父也祉謂四上二陰六五下嫁九二而
二陰從之也卦互歸妹故象占如此湯天乙也非
帝乙也其後帝祖乙非帝乙也程子不據多士而
蔓延及之非也或曰緯書孔子曰易之帝乙爲成
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漢京房傳
乃有湯歸妹之辭辭雖不存古不可謂无本矣然
則歸妹者是湯荀爽對策張說作銘亦皆因之是
果湯乎按左傳晉趙鞅救鄭筮遇泰之需曰微子
啓帝乙之元子也緯文僞不足信春秋去古甚近
且其言明爲泰九五而發者明有證據故知其非
湯也王昭素曰商王多以十干爲名甲爲陽首六
五陰爻故以名乙之主爲象此非大義然學者亦
可知也以祉元吉帝女之歸非以求勝其夫將以
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故曰中以行
願如是而後元吉也二言尚而五言歸義主於上
下之交乎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虞翻曰艮爲城不知何出按同人乘墉亦於乾則
城者乾也坤爲積土子夏云是土埼也乃得爲城
今崩而復隍明下之不交上也勿用師坤爲師也
上六變爲剛則坤體不完衆散邑削泰極久安之
民狃於習而不可輕動動則否動遂亡故自邑告
命坤爲邑兌口在四爲告也邑非所以出命播告
之脩亦王綱之不振矣坤爲吝嗇故貞吝

證字 釋虞昌陸德明 包荒之荒作巟

否䷋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不利依俞王吾斷句舊讀曰不利君子貞者非君
子之正道未有不利者正道无常形居泰與否曰
不相爲謀矣易中之例以不利斷句者否以无不
利斷句者讀否之象聖人不爲小人謀也否介曰

否之者匪人也天也匪人非爲致否者言爲君子
遇否者言之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
節齋蔡氏曰泰言健順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
否者氣機乖戾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
而已言消者消而下所謂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
分爲所生之外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紫巖張氏曰坤吝嗇爲儉德三陽在外爲辟難坤
邑爲祿與儉德辟難是象所謂君子之貞者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乾稱茅矣今坤何以復稱茅初變成震震爲萑震
自坤得之故坤曰草木蕃茅草類也李鼎祚以
巽言失其指矣以佐也愙傳氏云古偉字美也變
征言貞而加亨坤之安貞貞於乾也朱先生曰小
人而變爲君子夫初方拔其彙遽盡其彙爲君子

乎且既曰初惡未形而遽曰變爲君子亦疑若自
不相蒙矣初最下而遠於陽然位本陽也孔子觀
象而得之故曰志在君變外言君泰五柔中不如
否五剛中也剛中者君德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
也
據龜山楊氏包承小人爲句二包三初承二上下
皆陰陰爲小故言小人卦明有此象朱先生乃疑
之謂包容承順乎君子非象旨也二柔而得正當
上下不交之際不敢自異以取疑故吉九五大人

亦以其柔順應已故能休否也然則六二雖與主
下二陰同體而群不亂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簡氏輔曰六二否過乎中承應皆陽小人之道漸
消矣故謂包羞之象吳幼淸以包承作包脅謂坤
爲牛牲二當正體小人當否求通以包苴爲事六
三羞爲加食雕戕膾炙醢醬之屬非食之正品饋
非正饌又非六二中正可比當更詳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四變巽爲命命謂五所命也四本近而多凶又當

否時則无易從咎今體巽能順不攸自專則在己
无咎而同類並受其福也呂仲木曰若歸諸天命
則不可言志行又豈君子持否之心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
人依木息曰休九五陽剛中正可依如五互三四
巽木之象故曰大人吉其亡其亡互雖休否而未
離故有此儆戒之象繫于苞桑則上下交矣二在
互巽之下乃桑柔之方苞芽者如詩枹苞杞之苞
舊說同若非正當依俞氏平讀謂正當六二之應
外體雖不交而應則固在矣三不言當而五言當
陽之先倡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者倒也否者泰之倒體否極則倒而成泰矣
證句 據楊氏包承小人句
證句 據俞氏以匪人不利爲句
證音 據俞氏正當之當平讀

周易上經象旨決錄卷之二

原任禮部郎中四川富順南沙熊過著
門弟南墩熊遇重校

同人 ䷌ 離下乾上
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同人十二卦坎體凡六見
矣離自需訟小畜復四卦互體見之至同人十三
卦而正離見十四卦而六離之用始與坎等然離
之用隱者過半矣聖人處憂患而用明如此夫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指二之同乎
九五也五外卦野之象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指五陽之同乎六二也以陰居陰太陰水象六二
坤爻九五者乾爻故曰乾行耳虞翻乃謂乾四上
失位變而體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獨取四上失
位者若得位者不變失位者變易中无其例矣侯
果謂九二升上爲郊野是同人於野而得通者由
乾爻上行故特曰乾行不即本卦六二爲言而以

虛位九二立義同人安從得九二之升哉程先生
以天德釋之得其理而不及卦爻之旨王輔嗣曰
非二所能是乾之所行蓋近矣柔之應乾不曰君
而人者无乎君之辭也虞翻旁通師卦震夫巽婦
所謂二人同心者而言人豈其旨哉同人大有皆
五陽而一陰主之大有之陰在五故曰元吉同人
之陰在二而群陽宗之則曰亨曰利君子貞君臣
之間功名之際其幾乎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黃潤玉曰天上火上炎類也故曰與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前遇六偶爲門象變則成艮亦爲門闕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宗者胡仲虎曰二往同五復成離五來同二復
成乾乾離各反其本之謂宗又禮繼別宗繼小宗
皆言尊也詩云君之宗之陽爲陰之宗也吝猶言
嗇主一不他之意六二成卦之主又居陰專之位故
應乾若如此荀爽以宗爲衆曰陰道從一而衆陽
皆欲與二爲同故吝不知二中正同人之義侯果
殆程朱二說所主本其謂所同雖吝亦臣妾之道

者近之若如程朱謂宗黨故吝則五同二亦宗黨
者象繫之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何也於是復以宗
爲初斷爲不說象義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
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互巽爲伏互離兵戈伏戎之象巽又爲草木二
成巽之上也巽爲股爲高象升高三動互艮山象
高陵斷而左右也三與二相比欲同人焉
不應二不從而忌五得二隱兵於二將上襲五故
升高而伺隙與爲敵然五剛中正而卒不可與爭

爻在三乾爲歲故三歲不興安可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
則困而反則也
二離中虛外周象墉九三爲六二之墉九四亦欲
得二乘二之墉將攻而取之其材陽也弗克攻者
其位陰也卦惟三四不言同人二與五相同而三
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先號咷者五巽其究爲躁也二得位得中而應

五三四失義而近據之未獲同心故先號咷後笑
者五所爲說大師克相遇者二坤爻爲師二本
成離之主以師克三四而與五相遇也本相應而
言遇者不期而會也克敵而忽遇喜之辭亦見同
人之難也吳氏曰先下同人之先指二也中謂居
下卦之中直謂中爻之德也其初渾以號咷爲六二
離火之聲大師者同人六畫俱變成師師以坤爲
衆坤衆自乾陽變爲大師此占五耳而旁及他爻
吳氏非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者俞氏指邑外爲郊在野内二體言五上二遠
爲野外體言上去五近爲郊同人之世物情未能
无爭五雖同體而自處其上其爲同人過但亡故
无悔而已其何以通天下之志哉志未得與通天
下之志正反　字音句絶誤

大有䷍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
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何以謂之大中五大而二小以別之也諸爻得位
失位並无凶咎以其皆應五也五雖得應而才終
柔不足爲主必有待乎陽剛而後亨同人履應其
德故曰乾大有應其時故曰天大有之君有其位
有其德又有其時矣同人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
者乎大有曰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者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
也
何以謂之无交蘇氏曰二應於五三通於天子四
與上近於御五无交者初而已何以謂之害正應
之四爲離惡人則有害矣俞氏無應承兩剛非也
初在下遠无交者勢耳非其咎也艱謂不敢輕進
求交楊敬仲曰害害道也乾初貴潛需初貴不犯
難復初貴獨行在大有獨貴交也亦通然上有離
明之主不可苟進故艱則无咎艱者不苟以爲倖
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
坤大輿指軫而能載者言二體乾稱大車以全體
言也二亦見以爻剛是以行與大畜之二同蘇
氏指爲五蓋失之矣體剛復二一中也有應於五

則積中矣虞翻曰坎積皆中而不敗是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害也
三居下卦之上有公象剛而居正不以有自私有
亨象天子謂五四離惡人當三之前三之應五四
或閒之未能遽達之象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彭盛也詩駟驅出車皆取人馬強盛爲彭今曰匪
彭諸陽皆爲六五所有非九四之所有也故象以明
辯晳表之四在三陽之上勢逼六五則嫌多懼有

由然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下應九二之剛而得其助故威如其體文明
其德中順威如者如成而已侯果曰爲卦之主有
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
是也然則有大者可易而无備乎曰非信以發志
者則必廢交相爲用耳道德之威不怒而威於鈇
鉞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獲信思順而上賢五之象也上者天之位也自天
祐之祐五也所謂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者陽多
陰少少者爲主故雖上猶應
何待言无謀

謙䷎坤艮上下
謙亨君子有終
虞翻曰君子爲三艮終萬物有久於其道之象終
下說苑有古字韓嬰詩外傳曰能以此終吉者君
子之道今謂亨通而有終則卦係君子者爲羨文
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指九三下濟者居坤之下交際之間也艮有
光明之象上行謂坤謙尊而光言其下濟乎卑不
可踰言其上行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九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
牧也
謙之下稱謙謙大川者荀爽曰九三互坎也稱自

牧養以待用之謂之艮止之象也蘇氏曰謙之過
亢所用之用於涉川而已當陽於節初曰九三勞
而謙二四上爲九三而謙初无所爲故曰自牧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姚信曰承陽爲善鳴蘇氏謂陰陽唱和寄之於鳴
與三相從而得之以六居二故爲貞朱先生曰謙
極有聞之謂鳴而非鳴謙矣得者德也謙者心德
也謙之鳴姚于外飾故表之曰中心得積中發外
豈但聲音笑貌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蘇氏曰艮之[illegible]在三而三[illegible]以艮下坤故曰勞謙
荀爽曰體坎爲勞亦[illegible]也九三居艮之終故以
彖辭君子有終[illegible]之[illegible]時陰歸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說文云撝裂也[illegible]也六四乃上下
之際才位皆陰故不敢當陽之承爲裂退讓去位
以避之程子曰恭矣更謂更當發揮其謙也則也者
天則以柔居柔之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五陰爻之虛爲不富謂不自滿也以者用也三非
正應故稱鄰六二近體九三而不服五三五同功
故五用三爲帥互震長子帥師從民望而伐之柔
順得中用於謙者如此侵依郭京舉正作征越已
之分乃爲侵君上所行秪合征正之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三謙之主上與爲應鳴謙之象師剛坤爲衆應震
爲大塗征象上四同體五坤爲王鄰四近五上公
采地當私邑附庸也四據上之應上以極謙得陽

剛之助故利征之九家易以上呼三來居五爲利
行師處側以利五之正已得從征非封義矣上鳴
謙異于二何也二外比震由衷而鳴其謙於外上
下應震自上而鳴其謙于下由衷者指自上者地
望所據有非其心者矣
脫誤 依說苑韓詩外傳 象辭終下脫吉字
豫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
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九家易曰震爲建侯坤爲行師蓋震長子主器又雷震驚百里一同古分壤之則說卦傳坤爲衆四互坎險以一陽統衆陰即師象也國語稱居樂出威德之共幼濟指坤爲震侯國震爲坤衆帥也四主衆陰成卦之主不曰上下應而曰剛應何也豫有君弱臣强之嫌且非五應亦不得行其志也聖人明微杜漸爲之辭曰剛柔云耳五柔四剛也項氏玩辭曰豫隨姤旅若淺事而有深意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跋涉皆非美事有時或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崇德深居馮氏謂褒崇其德易繫帝出乎震震在上上帝之象互艮爲門闕互坎爲隱伏有宗廟祖考之象節初齊氏曰仲春雷乃發聲春帝有樂秋雷乃收聲是以無樂按詩蒸嘗衎烈祖則固有樂齊氏言乃自揣不本經義矣郭兼山謂大司樂奏圜鍾于圜丘圜鍾亦二月律周郊正以后稷配然郊特牲云周始郊日以至則雷在地中矣豈始用冬至而周公用仲春乎抑與先王爲辭周以前實用仲春也夫齊氏不考於迎長祈穀之辨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陰柔爲豫初而不中正靜而不動順而不健志安失豫又有四震由豫權臣之應而爲善鳴蓋不勝其有矣其凶以盈滿也卦初非窮地故以志表之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四互艮爲石則二爲艮始介說文云分畫也凡物兩閒爲介介所以分也初應于四者二與之介六爻不實也二變爲剛則互離三雖離中而在下卦之上日終之象四爲權臣而三比之二以柔陰性靜不待至三能早見由豫之爻上交不諂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依姚信作盱日始出承二終日之辭言早也六三順動之交近震旭日始出比于由豫之爻蓋早豫之象也以其居順極而又互艮之中故知所悔

然以陰居陽不能帥志窒欲至于遲豫又有所悔
也蓋不可與立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四五次有疑衆九才剛故勿疑朋依一行作用卦
惟一陽五陰非其朋也坤爲盍聚合也簪如士喪
禮以爵弁服簪裳於衣之簪連也鼎景冠以否冠
禮未有簪名冠簪之訓至侯果始有之耳程先生
釋簪爲聚朱先生兼取疾義皆非也按簪京氏作
揩蜀才同王肅云疾也是疾本訓揩而非簪也然
則釋爲速者簪之正義也四之所得有豫者有[illegible]
者不必能同而皆所疑也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
柔用者得者五柔之公一剛也志大行者剛應而
又無它爻以分其權也以其樂與人同存心于天
下者之所爲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
未亡也
當豫而乘由豫之剛故貞疾與他卦乘剛者亦異
矣俞氏曰所以恒不死者柔得中而无大過雖爲
陽剛所逼猶存虛位蓋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以陰柔居豫極迷而忘返五柔同豫如結成之
象然本動體又變剛成離破其則其成渝矣
正字 [illegible]作用一行 [illegible]之時[illegible]

隨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柔震剛而兌柔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陽在
下若自上而來故稱來內辭也虞翻蜀才吳幼清
皆以爲自否來朱義主困噬嗑未濟三卦俞琰主
蠱皆非也左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爲隨四德與[illegible]
異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于澤者得之
震東方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兌西方卦日入之地
曰昧谷今自震東趨兌西嚮晦之象卦互巽入艮
止入而止息之象也侯果曰坤爲晦乾之上九來
入坤初嚮晦坤初升兌爲休息入宴非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守為官蜀才謂館非也震為長子主器官之象九家易是矣夫法之畫一莫嚴於官而初為震主有渝之象初以剛居剛二以柔居柔皆正也故初隨二不為詭隨者兩正相依貞吉之象也朱先生曰既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初九於何得偏義哉出門交有功震為大塗二陰象門鄭康成曰震為日門通釋因言震卯有出門象非也交謂二也二與四同功而二多譽故稱功初交有功而三失夫夫者卦六爻皆取隨義初隨二二隨三三隨四四隨五五隨上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指三互艮少男之象程朱二先生謂初陽非也震長男何謂小子乎二之係小子六三也其丈夫初也三之失小子六二也其丈夫四也是隨之義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漢上朱氏音捨王弼作去聲不然下謂小子二也傳義指初俞氏又居貞而止于九四之下皆非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四者自三言之也三隨而有獲四疑於脅矣四多凶近也而况有植黨作福之形哉故貞凶三非正應故曰孚自四言之也震為大塗曰道互艮光輝曰明言四所孚之三在震道之上以明相接猶言不敢自他途以進也功亦自為句五多功故稱功言四之忘孚所隨以是爾非植黨也動說之初以陽居陰故其象如此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猶詩嘉客之嘉上貴而无位稱嘉五處尊而位中正故能不遺外臣如此若上六過此則道窮矣

五以剛居剛為正在兌體之中為中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居隨之終而无所隨從象謂上窮是也上也者上六也以其為五所孚而五互巽繩故有係維之象詩白駒縶維嘉客也王謂五亨陸德明云通也西者兌方居卦上故象山也處西山而无所從適

思成矣王通西山以求之隨之至也程先生言用王業亨通于西山之時朱先生直曰自周而言岐山在西以亨為祭享矣長寧周氏以書多方多士稱太王文武例定為時王其亦知二先生之誤呂仲木止疑朱說而從程先生王業之言此近於五十步之諭矣

証音 濮何氏告蒙約含音胎正為作去讀非　証句 以爻辭功也一字為句

蠱 ䷑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者前人之壞緒四前後之爻互兌為澤有大川之象虞翻謂二動之坎九家從謂自泰來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不可涉三在震東為甲也三日指互震三畫言巽固進退不決非艮止于上則亦未蠱若巽而動則為恒矣先甲三日為巽初致蠱之由後甲三日則震上飭蠱之極故恒曰終則有始蠱亦曰終則有始焉李氏曰艮在東之北巽在東之南而蠱上艮下巽故稱先甲後甲其意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而得艮先甲三日也由甲順數離兌乾三位得巽後甲三日耳此其言偶中矣然迎一人之取甲于蠱豈徙標其位乎他若虞翻以賁无妄卦變定之既迂曲不通而子夏傳以癸丁為言鄭玄以先為造作新令之日先三日用辛取自新後三日用丁取丁寧朱義從之皆太新巧蘇氏以先三甲申盡于巳而陽盈將亂後三甲寅蠱於亥而後變為終始天行于卦象天道之遲離通而失三日之義矣徐直方曰先三後三為六爻已終而七則更端七日得七日來復皆其義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則何以蠱邵子曰蠱者風之族也蠱以風化故字從蟲今夫山下有風則木多滯淫而蟲生焉蠱之象也朱先生曰振民有風象育德有山象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

往未得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諸爻取父母之象李吳湛子實有說矣有未暢者別衍足其意曰上乾陽居陰父之巳殁者五坤中居陽母老而存者蠱父殁母存女長子幼之卦也爻兼取互義初巽女暫攝亡父所遺一家之事也幹蠱者必陽剛初才陰位陽嫌於司晨初之无咎幸籍其子之權也九二兌女專任寡母一身之事也母主乎內之中婦人無外事故獨二言母蠱也

象言得中道中猶內也九三震男有材智而體巽權故其幹蠱雖有小悔而无大咎六四艮男年幼稚而當艮止故往見吝往未得言无如蠱何六五用譽者何也崔子鍾曰六五幹蠱惟在用譽二多譽也非謂可致聞譽子鍾言是也艮男依母才弱而志剛故用陽德以輔之承以德二乾爻故稱德也不事王侯艮為止也巽言志艮言意皆於主爻言之剛柔之別也虞翻以為自泰而變泰初之上以初與三皆乾故為父二亦陽而獨稱母者謂應在六五也猶為可解然至上卦則于泰為坤而六四六五皆反稱父蠱則既巳不通李鼎祚爻位之說亦直可施諸下卦而巳近江夏劉績以謂九二幹母為繼初六之後九三幹父繼九二之後內卦以家言也外卦以國言也六四外卦繼九三後位近君乃世臣子承父事之象蓋蠱為前人巳壞之緒而卦畫以下為前也至五繼六四亦謂之父者則曰人君別子故另取位義又復支蔓矣豈所謂植遺腹朝委裘之時乎 証音 妹翁氏先後曾法說

臨䷒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八月何子元曰先儒自寅至酉為觀其說是也今按李鼎祚自建丑至申為否虞翻鄭玄自子至未為遯者非陽生言七日陰生言八月者陸希聲言兌在西方月生于西兌象得八故曰八月戒在遠震在東方日生于東震象得七故曰七日喜于近七八七靜故于彖象言之王介甫詩說云陽生言日陰生言月沙隨程氏曰陽極于九而少陰生于八陰之義配月陰極于六而少陽復于七陽之義配日蓋衍其說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

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大亨以正亨通也天指二之剛中也楊敬仲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與物通者往往失正而況大亨乎大亨而不失其正者非人之所能爲也大亨人亨也正人正也而曰天道明其不加人爲也人心至動至變无思无爲是謂天性之妙天之道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朱先生曰敎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爾雅丘左高爲咸右高爲臨澤上有地是謂丘也卦惟二陽如從震故有咸臨之象湛先生謂臨之名義乃上臨下今偏臨者則下臨上不知象傳剛浸而長臨所繇取象不必謂上臨下也呂仲木又引程先生感咸之說謂卦惟一陽乃可言臨按程先生說出王弼弼說朱皆不足與論咸臨之義也或曰咸之九四九五降而下咸於民則爲臨之初九九二故曰咸臨張文饒又謂臨初二有咸象以咸之用在兌之說皆非也未順命者六五在二陰之間故雖知臨其命未必皆當二體兌說嫌於佞我所學以從上然本剛中而應故有都俞吁咈焉孔穎達曰斟酌事宜有從有否者是也朱先生未詳仍安定晁景迂馮厚齋曰未羨文不達爻義荀爽云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司馬君實因謂二在下體小人未盡受命亦非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三不中不正又兌口柔說互坤土味甘故爲甘臨之象與甘節之甘異矣動則成乾三陽若憂象也故无咎同或曰與泰艱貞无咎同以三變成泰項氏曰六三以甘說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將說旣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臨者坤兌之交地澤相依臨之至也以六居四正也夫其正而止曰位當何也彖傳歸大亨以正于剛中故不予陰以正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知如字陸氏作去讀非乾知坤能知指九二乾爻臨謂二咸臨於已大謂陽乾君坤臧大君亦指二宜所謂剛中乾九二所謂君德者是也臨之權在二

二以剛中君德未順命以應五五有君位柔順居
中交而聽之各行其中吉之道也劉績引緯書陽
氣在內中和之德應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
庶幾近之或曰臨四五自咸初二升而上達於君
若堯之臨寡无虐者云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爾雅云如覆敦者敦丘注云丘東呼地高堆爲敦上
居艮坤二七之終是高地之象柔順於上內臨二
陽以待其進故曰志在內內謂內卦也柔敦有七
義然大過而何追聚即无以爲厚者

觀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依陸去讀鄭康成曰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
士于其君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
主人設薦則弟子也今觀六爻俱无祭義而有觀
國賓王之文漢五行志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
亦可觀是也自馬季長以盥爲灌地降神王弼因
謂祭莫盛乎盥誤盥爲灌矣程先生云不可使誠
少散如既薦後長寧周氏以薦有牲而不知薦
无亂意謂恭己南面祿殷薦上帝豈可訓亂耶王
肅本作盥而觀薦吳幼清曰薦之盛人甚速觀祭
者但觀其初盥不待既薦之後也二家文雖通失
本旨矣有孚顒若有孚者下之孚也彖傳所謂下
觀而化也顒說文云大頭也詩云其大有顒凡卦
以初爲下終爲上上二陽頭之象所謂大觀也朱
先生比謂尊敬殆有遺論文中子讚易至觀曰可
以盡神然乎哉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大觀之觀依王肅以觀之觀依徐氏作平讀化者
觀賓與而人知屬矣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

陸曰一本作以神道設教晁曰當无以字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

初以陰居下去五最遠之象吳幼清曰觀其之五
體少男爲童小人无咎君子吝項氏曰百姓日用
而不知君子不者不察則可羞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三四五互艮爲門闕二以陰柔之小在內雖與五爲應而隔於三四猶女子在門內而窺觀門外也
吳幼淸曰初居陽象男童二居陰象女子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我者三自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以爲生者觀八月之卦刑中有德故以生言六三居下卦之上而近於巽雜卦傳曰巽爲進退故六三自觀其生以審所學猶吾斯未信之意傳義俱謂各事非也朱語類謂六三觀九五爲進退亦非也俞氏主荀爽以我爲五謂三觀五之生意而進退爲有忌憚夫易有干本爻而稱他爻爲我者乎吳幼淸指主爻爲我其說曰蒙主爻在二其稱童蒙求我謂二也不知蒙訟一卦指主爻爲我爻各即其所居有必不可相假者中孚吾我而亦以主爻之四附會之容得不謂之紆曲乎此九三觀我而又指爲四非尤紆曲乎它卦三不中多不善二中多善觀獨以遠近取義皆欲觀五也道即生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陰消陽之時以六四爲主爻而逼近九五然以陰居陰而得正故有此象坤爲國互艮有光五君位有王象四承五有賓王象國之光卽五之我生者周史謂光遠而自他有耀是矣項氏曰國有光則賓无光可觀則敵當觀之時聖人懼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作平讀觀之變剝在此然刑中有德故九五以我所生觀示於人彖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者是也故有君子无咎之象君子者履中正者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者上觀之其指下陰而言乎是陰生寖盛二陽漸消之勢决矣上雖未能中正以觀天下然以陽居陰體巽之極亢而能悔不以无位安然放意此所以无咎而象表其志也四陰浸長應曰小壯而名觀者陰本巽順也上必中正然後下觀而化上九之志未平有以也矣能仁夫以觀觀无兩音例依卦名作去讀者非也爻辭五平讀象傳平讀者二

訂音 象辭象傳觀平讀者一 爻平讀者五去讀一 訂字 據陸晁聖人下无以字

䷔ 噬嗑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則爲噬嗑賁何以不爲噬嗑俞氏所謂噬者必下動賁无震也剛柔分震剛離柔分居內外非謂三陰三陽也胡氏謂分乾五坤初之剛柔爲噬嗑則益遠矣徐氏曰剛柔分未噬也動而明將噬也合而章已噬也柔得中上行對賁言之謂居尊在上而行事也朱義自益六四來非矣簡端曰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因賁之離居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簡言是已五以陰爻居陽故位不當然柔而得中乃得用獄之宜中則无不正矣噬嗑剛柔分而柔得中節剛柔分而剛得中噬嗑有亨有利節有亨有不可貞剛之用著矣哉或曰噬嗑巽宮之卦可以推節坎宮之卦爲陷非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按蔡氏石經作電雷敬軒薛氏曰明罰取火勑法取雷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上不言噬无位受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陽剛橫亘於震足之下遂沒其趾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中四爻爲用刑象膚柔肉之大臠謂二中正而乘初剛初噬之沒鼻則其噬合矣蓋剛者情多直而以柔中正聽之必得其情也二互艮四互艮之主爻爲鼻又爲黔喙噬膚滅鼻之象爻位以次漸深噬肉以次漸難六五爲難易之中也朱語錄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近是矣義訓傷滅者非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三在膚裏稱肉離日熯之爲腊或曰腊取三剛象肉取六柔象肉藏骨柔中有剛亦通非應稱遇謂四互坎爲毒六三陰柔不中正而近比于四故有噬腊遇毒之象蓋不能用獄矣周禮腊人鄭註云小物全乾曰腊腊之言夕也朝聚于夕乃乾昏禮腊必用鮮是也言肉則无骨然視膚爲難朱先生以爲全體骨而不言小物似而非也當攷何氏平甫謂不能承四也二三皆无咎三小吝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也

乾胏馬融曰有骨之謂金矢者何也陸績曰離爲兵矢金矢取其剛直也太平御覽引王肅易注曰四體離乾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噬之反得金矢按四成卦之主順中之物也四位雖柔而才本剛直四噬則順合矣噬乾胏故利艱貞得金矢故吉朱先生信周禮鈞金束矢之旨非也利艱貞吉何以未光噬乾胏而得金矢斯其人已不爲大畏民志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五之乾肉林黃中曰折肉披筋而爕之似剛非剛似柔非柔也其疑於剛柔以六居五也五成離之主而又柔中黃者中也五變爲乾金故曰金項氏曰於四噬其乾胏之強而收其金矢之用於五噬其乾肉之強而收其黃金之用聖人待強梗之仁是也貞者正也厲者離火之嚴所以爲德威也離初故未光離終故不明此離之中故得當也冢言不當而文言當漢獄失當得當之云位與事之分也柔以居五本不當然能貞厲故用獄則得當矣

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以剛柔相濟亦皆用獄之道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鄭玄云互坎爲耳離爲槁木木在耳上也滅耳校之厚掩過其耳不見也王弼訓漫不以初三上爲刑爲刖爲刵郭雍氏曰書註刵輕刑刖刑辟爲重漢書斬趾同于棄市初六小刑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六二之刑何爲逆稱无咎上九輕刑何凶于二哉以是知三滅二非刑此說似矣不知上九非輕刑滅耳非刵胡仲虎又以馘耳爲重刑又豈知馘獨施之軍旅而馘亦不用何校哉朱先生謂傷者亦非象旨

証宋依蔡邕石經析電雷　証旨據何氏告蒙約當作乎蒙

賁䷕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小利有攸往據郭京舉正謂不誤作小蓋上卦艮止推之固可通矣鄭康成曰卦互體坎艮艮止于

上坎險于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
可矣是鄭以前不已作小矣又以自二至上爲二
體亦非中爻不備之義焉椅曰今本誤當作柔來
而文剛故亨小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非也
賁乃噬嗑例體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文内
卦上九之剛自噬嗑初九而分文上卦胡命說是
也程先生以賁自泰來下文九二之剛二文上六
之柔朱義又推損與旣濟旣以紆曲矣天文上擬
舉正脫剛柔交錯四字楊敬仲曰本質剛大柔來
文之則亨其功大本質大故也本質陰柔雖剛往

文之僅小利有攸往而已本質小故也今案其旨
亦非文明者文理密察言乎其雜也止者各止于
至善言乎其艮也此知止能得之事也或言一陰
一陽之卦自復姤來二陰二陽卦自臨遯來三陰
三陽卦自否泰來或又謂彖傳凡言剛來柔來皆
從乾坤二卦來皆非也昔孔子謂子貢曰夫白而
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又謂子張質有餘者不
受飾達此可以知聖人之學易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離象无敢艮象无敢者詳審而後發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四互坎爲車初之應也然文剛者在二初九有應
而不受惟自潔以答二之好故稱義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一陰施于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然成離之
主而性炎上故爲賁須之象也在頤曰須在口曰
髭在頰曰髯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
下須之象也卦以文剛文賁之曰此附上而興者
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有坎水自潤故曰濡
如賁而兩獲之象然三體剛履正故貞于二二者
文下卦之主也與二同德故陰莫之陵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陸績以震爲白爲馬故曰白馬翰如震爲白馬者
爲爲白足顙爲白顛皆出震而震四之互象也虞
成用六四巽爻者非禮記云戎事乘翰翰白色未
獲賁也本无主而爲疾者非居艮之初而文柔之
剛尚遠三爲互坎之盜應成謂三見四適初未定

欲幹而有之是已非三之寇則與上爲婚媾故象
以當位疑釋之終謂上九四受上之文故无尤也
朱先生謂九三剛正非寇乃求婚者則于象辭增
字正不與殆近于支而贅矣當位疑何也欲退則
失上之文欲進則懼三之難或飾或素內懷疑懼
鮮潔其馬翰如以待雖後正位未果其志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艮爲山丘爲果蓏而又在震林之上則上丘園也
五與上皆无應于下然上本文柔之主五以柔中
亦能將幣以從之束帛者匹兩爲束六五以兩折
成爻之象又坤畫九家爲帛有束帛象也陰爻畫
故用幣薄終也皆上也五得上之文喜而後可知
也寧不吉哉王弼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
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虞翻曰巽爲帛爲
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戔戔它義可也以
巽爲帛攷說卦耶李鼎祚曰五離文離爲中女爲
蠶絲束帛之象未詳何據子夏傳五匹爲束三玄
二纁象陰陽亦非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稱白賁賁者文飾也字從貝諸卉聲貝水蟲背
有雜文如錦者陰蟲也說卦曰坤爲文今上以乾
畫居賁終則以陽浸之故其賁白謂不雜也異幼
淸曰上從之二則二三四互兌爲白兌者故不取
白蓋失之矣得志者蘇氏曰柔之文剛也往附于
剛以賁從人也剛之文柔柔來附之以人從賁者
也以賁從人則賁存乎人以人從賁則賁從乎已
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其
所賁故曰白賁受賁莫若白也
証字郭京舉正以[illegible]利有攸往之[illegible]作不字脫文郭舉正天文上脫剛柔交錯四字

剝䷖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
也
據俞易趙氏輯聞剝也之剝音樸觀象者謂五陰
勢順然艮剛難止當早圖于觀卦二陽之時以柔
畜之故曰尚消息盈虛也觀謂卦名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之辨何以未有與鄭玄云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伸則相遠也愚謂二俯則臨初仰則望五正辨之象然皆陰類而无應故從僻曰至三有應二未有與也二小人之惡若上有剛德之與則知有忌憚若五爲陽則大觀在上而服矣即象傳而參傳之旨益明聖人不養人之惡而欲圖于早如此不曰无與而曰未有則以治剝望上九乎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位陽而又應陽與四陰異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膚者牀之膚藉樸謂薦席也京氏作簠謂祭器胡滄庵云取象簠以祭義在焉夫牀何取於簠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五剝之主凡剝者皆其類也故雖當艮欲止而在下者將附以進五變巽爲繩而巽又有魚象洪景盧言易中魚皆指巽是也貫魚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貫之以繩自上及下也五統群陰如后統衆妾四爲夫人佐后三下卦之長爲九嬪以先九御二爲世婦初御妻寵宮人不及以政受之陰事尚順也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剝之勢至五而極順而止之其權在五故其象如此象傳曰觀象觀卦名也觀二陽之卦五所自變非謂視察也終謂上九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艮爲果蓏蓏當二乘果當一剛上九之象故稱碩果也君子謂上陽小人五陰也輿者下坤爲大輿下完而上殘可以任載陽无廬理也廬艮爲門闕之象上壯而下撓斯有門闕不可用矣艮之爲門闕者在上故曰終上卦之終也朱先生云廬謂戟柄戟柄之廬從竹蘆猶竹也與經文廬不同字而義又无取不如本義說矣何子元云與小象合者也

證音 按施氏輯聞剝也之韻音撲

復䷗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出入吉謂入則陽反出則剛長蓋剝一陽在外

倒轉為復則反於內也无疾謂陽生有漸而不遽也五陰之朋來順一陽吾補剝時之過无咎之象也虞翻曰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復取陽長而又何以言成坤哉朱先生以為巳之出入近人事舍取象之義矣吳幼清曰復自師而變師之初還復於二為出師之二還復于初為入謂一陽之出有師象可也而必師初復二二復初又取臨泰壯夬所變之卦還復未變之時以明朋來之義尤為游辭鑿說矣反復其道者程先生曰消長之道反復迭至也七日來復者卦起中孚六日七分也褚氏并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朱義遂主之侯果又以豳詩一日二日為言見變月言日之意然臨亦陽長而言八月則其說不能通於彼矣虞翻李鼎祚皆本易軌謂爻主一日剝卦陽氣盡于九月之終十月末純坤用事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卦六爻為六日復來成震一陽爻生為七日其說原於易緯稽覽圖既曰爻主一日剝陽盡于九月終矣又曰十月末純坤用事坤將盡則復陽來是不為一月來復乎故卦起中孚六日七分為從省其義明矣養生家亦曰時有六候候當五日采藥用一候半為七日來復道樞易成子言抱一者用四十九日而聖胎成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鬼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絕此來復之數陰陽之極皆有以寓此矣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剛反動而以順行古讀至動為句剛言反見元貫始終而今術之反奮也剝上九剛為止反迭成震為動故曰剛反動陸剛反斷句若曰動而以順行則動與行何所分視豫順以動不多一行字乎象言天行者蠱剝復也蠱亂極而治復陰而陽生乎

利往者以初初者復之主爻剛所自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以生為心靜不可見而動可見也復見天地之心與咸恒遯壯不同何也横渠之言曰心隱乎微情發乎顯也輔嗣以寂然至无為本夫陽動而陰靜者也復一陽之卦何得言无言靜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先王也者先代之王也后謂時王也避先王之遺

意而廣其條也閉闔象坤之闔戶商旅象出之衆俞氏說如此震爲大塗商旅之路坤爲靜不行之象坤爲地方之象顔師古訓方爲常謂常務非也項氏曰彖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象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祗拔說文提出萬物之象居復之初知幾即復无遠而提出已形之悔元吉之象也楊敬仲曰意起爲放不繼爲復不繼不再起也元始也復于意未動之始也其言簡明矣王肅陸績作禔安也葛奐九家作敍多也書不同文德明音支以爲適所以之辭康伯侯果訓爲大鄭氏訓爲病皆於文義不貫傳義皆釋云至然抵可訓至祗非抵也安有至意哉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讀如休休有容之休二才位供陰柔順中正剛之來復而无所競故稱休復正與下仁之旨符會仁指陽所謂天地之心也王應麟曰復之初即乾之元乾爲木果在春爲仁發生也下仁下附初九二先生別申休義爲美非矣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鄭氏作卑見以道曰卑古文頻字今文作顰六三才剛而位柔剛之來復順之則不堪競之則不能故顰蹙以待之雖不如二然義无咎矣升陽子曰三體震木而變火是始青天中碧落空歌也上與坤交生浮黎土矣火性炎赫故稱厲土能生金爲空氣金胎木體仁金體義故曰義无咎明金情戀木慈仁也其亦窺此也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凡卦三四皆可言中如益三四皆以中行言又卦五陰二三近陽五上遠陽四居遠近之中在震大塗之半故曰中行其稱獨復初一陽獨四應之也二以初爲仁四以初爲道者道自行言率性之義取四爲外體象也朱義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者虞翻指爲俗說譏切之曰中謂初震爲行初一陽爻故稱獨四得正應初故曰中行獨復蓋虞以中爲內疑於初九緣辭矣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者坤土而隆其上之象六五陰之方盛然體柔順故能因四之獨復而附益以自託也俞氏曰二

居下卦之中而休從四居五陽之中而獨復五因
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是已考如考中度衷之
考以成訓者或于本義不協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陰暗之極居坤之成坤爲先迷故曰迷復鄭
康成曰異自內生曰眚害物爲災也行師者坤爲
衆荀爽謂上行師而距於初陽息上升必消陰終
有大敗是也其君謂五虞翻謂坤爲邦國故國君
凶十年者李鼎祚曰坤數主十也乾无十坤无一
陰數極于六而七則又爲乾之始陽數極于九而
十則自爲坤之終故凡言十坤終之象此行師一
事而象三行師大敗爲已也以國君爲人也十年
不征兩師皆不與幸免凶敗然民離國弱遲之十
年亦不能出也江夏劉績曰迷復凶有災眚此言
不從陽之凶上六比君欲爲六五征不服然終不
克此言敵陽之凶是也及君道者五中以白考上
六不中也
証句 朱子讀彖傳剛反動爲句
証字 [illegible]

无妄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妄者二陰畫耦之象无妄者一陽奇畫之象陽一
在內則不二故名无妄元亨利貞者據其體外來
爲主者辨其分震下有外來爲主之爻猶所謂外
鑠非知能之良耳性无去來故文王特揭之蓋以
辨聖學也卦象有此二義匪正指外來之剛謂初
也剛在上爲正在下則稱外來說卦以大畜時无
妄災對言之剛自外來而主內則不若大畜之在
上益匪正矣故異自內生不利攸往之象也元亨
利貞者與[illegible]行也俞氏以上九當之云乾道之變非
天道之正夫乾道天道異乎哉夫俞氏泥實象過
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以下爲內上爲外陽本在上故稱外來對大畜
之辭也大畜以艮上一陽爲主剛在外无妄以震
下一陽爲主剛在內程先生曰坤初六爻變爲震
朱先生曰自訟來皆非也震卦一君二民主初陽
內動而外健故大亨五剛中而應二故正正釋貞

天命猶言乾道天地之中正即道道即命也祐依馬氏作右大畜无妄反復之卦乾遇艮七而為大畜卦圖右行逆數也无妄則震左行遇乾一乾不為貞而為悔乾運非大畜右行之時有无妄之災矣聖人觀圖察順逆之數明二卦反復之象以釋為主匪正之義舊說以爲辭通貫象非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對時育物先王而君子不用者貴有其位乎物與依黃潤玉作讀張清子集註與即應字天雷而物應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爻與彖辭異彖辭擬六爻之反說言爻辭擬六爻之定體言初九剛爲主于內上應九四兩剛不相牽係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故曰得志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簡輔不耕不菑爲讀從古註陸德明讀非无妄主震初動于六二坤土之下二以柔順中正而從之初先耕而二因以穫震爲禾稼艮爲手禾在手故有穫象田者一歲反草曰菑三歲悉耨曰畬初爻非坤故不菑歷三位而五以剛中應之故有畬象往者往應五也陰虛故不富不求富也禮坊記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加凶焉記者不知易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陰不守正居震極而互艮止不能攸往故象如此坤爲牛者二坤畫離牝牛亦二也三本互體巽繩而係離牛艮鼻者五非三應稱或居上卦人位在震大塗稱行人應二故稱得牛牛爲五得則三坤三畫爲災所乘邑君六畫爲邑人故以爲災无詰捕之象以虞翻曰乾四據三故行人之得三繫於四故邑人之災象古不明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義謂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是也不及初吉不如上无利矣有猶孟子言我固有之本爻固有之德耳義謂猶守者非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何以有无妄之疾疾謂險也吳幼清曰疾者以外物之應足以爲內心之病九五剛中則无妄其有應則疾矣侯果謂四三疾慮五乃憂疾是百此

有過在乎一人者今詳九四无妄處之迹聖人之
應物來則照而去不留是猶无妄之疾耳不屏絕
外物而外物自不能爲累何以藥爲哉藥者虞翻
所謂巽木艮石稱藥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乾主爻健極而居卦終故其象如此无妄
之德動而健非禁其行者此蓋由位生也禍福无
不自己求者无妄而更欲行則災自內生已非无
妄又況於行而窮之乎楊敬仲曰窮之則災是也
窮之也者窮之也往說文云之也由是而之焉故
吉行則進而有爲也莊子鍾所謂下三爻貴動三
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上則行者凶也

証 句 不耕 依諸本補 不菑爲畬 依漢閣王弼與爲畬

証 誤 說作爲右訣不

大畜 ䷙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大壯皆四陽占皆曰利貞何也胡仲虎曰壯
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
寡要其不家食何也鄭氏說九三至上九頤象居
外蔡言兌口在四食于外皆是也虞翻二稱家三
五動往成家人家人又體噬嗑食者非享[illegible]祚
賢人賢人在艮當[illegible]故不家食亦非也利涉大川
[illegible][illegible]濟也二四五上有舟象乾健應五上進有舟
行而前之象

[illegible]曰大畜剛健篤實[illegible][illegible]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路[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氏公[illegible]且[illegible][illegible]中爲
[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艮[illegible]也者二物相磨
而神明以也乾不得[illegible]則象健艮不得乾剛健止
以止艮[illegible]以健作止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也上爲
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五[illegible]上九之陽也大[illegible][illegible]
小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正大畜艮陽[illegible]陽則正不以止
健之功[illegible]之于二陰之小也止[illegible]不分特曰能止
[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食四[illegible]初九之陽也利涉大川
用健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在下健亦謂之乘天以[illegible][illegible]之理
无不在也[illegible]于[illegible]巽陰之[illegible]也故曰小畜陽終
乎[illegible]艮陽之究也故曰大畜艮畜乾貞巽畜乾悔
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贊潤王曰天者積氣實乎地中凡雲雷多自山出
此天氣之在山中者虛齋趙氏曰互震足兌口於
中爻有言行畜德之象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厲謂六四體艮爲小石與初相磨　利已者受
畜也已彼陸吳止反讀子夏傳云居而俟命則利
往而逆上則罹憲逆之矣災謂艮山之阻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輿指二輹謂初也二說輹與小畜同小畜下有牽
大畜下利已小畜見止大畜自止也環溪吳氏曰
輿說輹一也在小畜之三未免反目在大畜之二
則无尤以其中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乾爲良馬爲行健三陽皆良馬九三得位而初二
隨其後故曰逐逐者追逐於後而不得馳上有艮
止利艱貞之象也三四五上肖離爲日與指二衛
指初言九三居終日乾乾之地與二陽同心日討
國人單實而爲行計也大畜之權在上故曰能止
健健而自止三所以合上之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艮爲少四在艮下得坤之初爲童牛體艮手持木
而衡止之四應初初陽未進而止之用力易也童
牛无角上剛畫象楅衡止之上爲畜主而四能分
其任故其象如此元如喪元之元上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變體巽有豕象豶猶豮也豶如賁鼓賁實義大豕
也陸氏云劉本虞氏劇豕說然爾雅以豶訓豮
幺訓幼矣牙畢雅云以杙繫豕謂之牙上剛畫在
前猶杙牙古註作蓝牙非也二陽已進五以柔中
當尊位以畜之又有上九爲之左右故慶大于喜
也二陰雖能畜陽然上爲成卦之主二陰之牿牙
在焉二陰識所已故有喜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陽居艮上畜道已成无復畜止之象何如何校之
何梁武帝晉賀𧴑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直云荷
天衢以元亨鄭康成指艮背上乾首下爲肩荷物
處陽乾爻有天象艮爲徑路天衢也長寧周尚書
引往生背負青天而莫夭閼者証之是矣馮氏椅
曰外无陽爻則坤顛一不能畜內无陰爻則同類不

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
之陽者在艮之四五也
證句郭京會稽日新德句　證音利已之已從陸氏其止反
證字陸鄭玄王延壽桑武帝何天作衍　證音上從俞上聲讀
頤䷚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貞吉指艮卦似離目有觀象觀頤震觀艮也口
容止上九體止之成故得專頤名言觀上所以養
人者震動有求義自求口實指初言其幼清以效
二易上成觀五易初成頤鑑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
之時大矣哉
自求而亦曰說所謂知行之合一也口實非必飲食仲虺之
誥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蓋言語爲諸說身者有健隔
象所謂愼言語節飲食乃備其義耳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
貴也
靈龜謂四頤似離有龜象也四體艮不食爲靈初
震動之主故舍靈龜而不養朱先生謂陽剛在下

足以不食上應六四之陰而動于欲非卦世象互離
爲觀我指初朶震反生下垂之象謂初時淺位下
不能養人及民從自顧而垂下其頤以求食所志
鄙劣凶之道也爾我與中孚同內外之辭也其命
爾初我上疑誤恐以艮我之說辭不達矣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
也
說文曰顚頂也謂上九卦所由頤者傳義謂倒恐
不然拂說文過擊也經古孟子註過歷也丘說文
空也王弼謂六五是矣而竊意指艮半爲丘則以虛

字爲實象非也蓋六五有養人之位而无其德是
空頤耳然二體中正動求養于顚顚歷五而後至
飲食有爭道故擊之而後過也子夏劉一行以拂
爲弗云輔弼非是山頤者利之所在也丘頤者位
之所在也蘇氏曰見利而忘其位君子不以爲養
也二五皆陰類拂之則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
大悖也
拂頤承上拂丘頤而資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處
震極以三五同功故亦拂而求養爲以動於欲求

而不觀故與上雖正應而凶十年勿用坤數也西
溪李氏曰口容止頤貴止不貴動艮止上三爻皆
吉震動下三爻皆凶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
吉上施光也
四亦顛頤然以陰[illegible]故吉艮之虎卦皆離日有視
象耽說文視[illegible]馬君云虎下視也四下正應
初故視下[illegible]四[illegible]比[illegible]為遠初
九舍四[illegible]之无待而養仰
志於上[illegible]作六世

耽耽或曰[illegible]內[illegible]如[illegible]
求養于外[illegible]上九[illegible]其求故
其欲逐逐[illegible]云[illegible]曰[illegible]乃其正故
无咎初指四[illegible]者[illegible]其全四自居虎[illegible]其位外
剛猛而內[illegible]上[illegible]上九艮有[illegible]貴光輝施光
言養及四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
從上也
六五失民為二三所拂[illegible]起而[illegible]則无助艮為居
順上九而居貞吉象也爻材[illegible]而[illegible]艮止艮之主

爻過當其前故不利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以剛居卦當卦之成行止之權在焉以君德
以養天下卦之所由以頤也艮為小石厲象心既
石而不可轉止之義[illegible]虛之象故又利涉也
[illegible]以[illegible]自坎變坎九五降初坎初六升五而
[illegible]過後弱者[illegible]以不可涉大川坎九二升上
坎上六降二強者進[illegible]後故利涉大川則
甚巧而鑿矣 [illegible]字音句無誤

大過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史繩祖曰本末字皆從木以一[illegible]于木下為本
以一陽散于木上為末大過[illegible]下[illegible]上以四陽畫
積于中二陰[illegible]于外[illegible]之本[illegible]上缺下短本末
弱是也剛過而中四陽[illegible]過[illegible]在內四爻故稱
中者謂二五皆中二五[illegible]皆在中意也剛雖過
而皆于中不用壯矣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說行
則可[illegible]故本末雖弱而利往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黄潤玉曰澤水漲而没木澤之太過也君子體之
故用之獨立不懼介之遯世无悶呂仲木曰未有
遯世獨立之行而不懼无悶是妄人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
妻過以相與也
二之五皆取象于屋齊民要術白楊堪爲屋材廣
八卦之象曰巽爲楊爲白故枯楊白楊也稊者陸
氏謂楊之秀上應兌澤故生楊近澤之木故取象
也大戴禮云五月楊秭秭者發乎朱先生云根非
也卦以初爲本至二則非根矣老夫自互乾言女
妻自兌爲少女二陽始過以與五虞翻謂二過初
之長女與五五過上之少女與二是也朱義本馬
荀說曰比初陰非象旨矣王弼曰老過則枯少過
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是
或方技之所祖乎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陽以陰爲輔三重剛自用而求又弱故不可以有
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有它吝于夏傳曰非應稱它指三言朱先生以下
應初六爲有他非也四與三比同是棟也三橈四
隆與比之有它同下亦謂三四以陽居陰不至于
大過故不因下而撓凡畫卦者自下漫而上故三
視四得稱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爻辭取九二言五陽之極以與二二之稊楊至是
明進而上之巽長女爲老婦至是得五互乾爲士
夫士夫指郭氏舉正云當作少夫剛過而在中故
无咎居群剛之上而當大過之時故无譽一說吳
幼清曰二三四互乾二乾之初士夫也九五變爲
柔與九二應三四五互兌五兌女之終老婦也稱
女稱老以卦畫之初終不以倫次起義荀君云五
陽得正位數七故爲士夫然正位安知其不變哉
醜如醜类之醜老婦利非士夫之利故言亦可醜
耳先儒或曰二當大過之咸故能交而生五當大
過之恒巽其居而不交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下應于三如乾有沒兌澤中也大過二陰事陽過
恭吴幼清曰初柔居下得所故仰承者謹而又謹
上柔居高不安故下行者卑而又卑如行過涉水
愈趨于下而沒其頂也楊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
不濟亦有從而譏其非者則鄉原之道而見利忘
義者得志矣
証字據郭氏士夫之士折少

坎䷜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
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
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何以稱習項氏曰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
加習以起例郭京舉正及晁氏所載徐氏語皆云
習上脫卦名坎字然景迂謂古文不脫何子元以
吳斗南所傳費氏易正與今同云今卦爻辭上卦
爻之名鄭玄費加也險爲而不恃也維心亨身尚
未亨也或曰中剛象心柔絡之象維中心之實不
解故稱維心也行有尚者坎急不流然本勞卦也
故行則必通坎流水與谷水滓盈科而進者異天險

指上坎地險指下坎互艮爲山丘陵象本卦象爲
川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險同歲曰趨而下者至也常德行則險而不變坎
剛中之象習教事則險而能應亦坎象也崔子鍾
述俞易曰坎爲兵戈言常德以立武事月令仲春
教振旅仲秋教兵非也險非爲兵戈坎不爲兵戈
且坎之時用惟變所適亦不專指是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窞王肅云坎底也在習坎之下故曰底說文云坎
中更有坎也習坎以全卦之時言入坎以二體之
內言象言習坎而爻繫于初者重險之下才弱而
无以自拔也道謂處險之道中正是也初陰之不
中正无以出險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小得險中所得也陰小指六三九二才剛志柔未
能出險與五皆以險難而不相應三方在險相
待而全故易求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至曰來往曰之下坎方脫上坎在前之象此自重
坎言險古文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乎晁氏謂象
數合蓋互艮之下爲手而近震木檢之象也枕鄭
云木在首三互艮之下而横艮木於上之枕象此
又以互體取義古文作沈非也入于坎窞謂六三
居坎之成流而趨下以附九二相與爲凶也三與
初同入坎窞而凶與勿用異者二三同患相恤初
自以爲事外可免挾其險而不附故有失道之凶
也五上亦然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貳剛柔際也

四變則互離巽巽木而離大腹故象樽酒者坎玄
水也簋互震竹器貳謂副貳缶爾雅釋盎孫炎云
瓦器亦離故缶象禮器瓦甒三尊門外缶然可節
歌故詩云坎其擊缶四比於五爲樽盛玄酒肴簋
樂則用缶而已言比薄以相與也鄭云四互震上
爻辰在丑上值斗可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形似簋
建上有弁星形似缶禮器天子大臣以王命出
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故云艮手
網有納約之象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象四五相

締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也六子本卦重者爻不
相應義取近比而已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
際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祇係鄭作坻按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
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者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
盈適平于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故
无咎也或云坎不盈承上樽酒言之爾雅小罍謂
之坎二五俱險陷之主二有險而五不盈上下之
勢異也蘇氏云不盈所以納四也盈者人去之不
盈者人輸之象傳中釋坎未大釋不盈言九五剛
中處險之用耳朱先生曰有中德而未大夫既有
中德矣而有未大者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坎上變巽爲繩三股曰徽兩股曰纆上不附五故
係用徽纆也坎爲叢棘言叢棘則在地上非坎窞
矣此坎之終也置叢棘者衆議於九棘之下三歲
者取義卦之三畫上六陰柔居險極所恃險而已
險窮則亡故三歲不得九家易曰害人者加明刑

任之以事能役者上罪三年而舍三歲不得則可
圜所謂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矣故凶
証句[illegible]字當試爲句　証字[illegible]才險[illegible]句
[illegible]讀鄭氏作逝

離䷝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先利貞而後亨六二居下離之中則正六五居上離之中則不正故亨係乎貞之後矣坤爲子母牛柔相依附也離得坤中爻而麗二剛非其類故止云牝牛益牝牛吉禍來匹則益焊老子曰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是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重明以麗乎正此極言三才之離也俞玉吾曰上離重明下離正也　以上卦之重離麗下卦之正也異於家人正位之正程先生從孔疏出爲五說曰陰居五位非陰陽之正乃事理之正夫陰陽事理可岐而二乎重明者本明而又明也其在人心則虛明神用无所不適意動故昏一日覺之緝熙於光明則不識不知順乎帝則而无不皆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以之爲言用也用重明即麗正非有所附也俞氏强從朱義止什卦名不信孔氏等卦體之言有遺論矣然則柔麗乎中正故亨以卦體言之五何以得中正乎曰五中而不正若也疑因上有重明麗正而誤加麗正之語於中之下也若朱先生門人所錄亦謂此說六二分數多胡氏遂附會之曰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辭曰有孚亦曰水流而不盈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然卦辭曰畜牝牛而六二爻辭亦曰黃離元吉則亦恐不然矣

彖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陸司農曰起而上者作也繼明者緝熙之義非有兩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當趾爲履居離之初附麗方始其履錯然文章歷琭之象又以陽剛而處明體爲能敬以辟咎也錯者俞氏以爲礪石引詩鶴鳴可以爲錯証之隱矣楊用修曰錯古易作䂳今改作錯不識古文篆耳按初本附二作下于頗疑之爭曰履䂳然則義

不可通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
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不歌而嗟何也震爲鼓爲聲九家易離爲大
腹缶象樂器也離變則所鼓非缶矣艮爲少男有
返老還童之象人之老不以生爲樂則以死爲憂
一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命則皆樂而不憂矣嗟
亦震聲吳氏二三四互倒兌口者嗟蘇氏曰火得
附則傳九三於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也愚按莊
生薪窮火傳之旨識此則死而未嘗死也又何大
耋之嗟哉古文及鄭薛无凶字晁景迂曰无凶字
者得象數或曰日昃之離離爲樂也爾雅大琴謂
之離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无所容也
突如者下體之象突竈突也三四當繼明之時而
二剛相值三以舊火上升按四如火氣之出於突
四以新火逼乎五其猛烈如火之焚承繼可謂不
善矣九三无所附九四人莫之附皆窮者也然九
三咨嗟而已九四位過乎中壯大之氣甚矣不順
忽出剛暴陵爍孰敢親而麗之欲得五而五拒之
矣何所容哉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沱若互坎水象戚坎加憂象嗟若互兌舌象六五
爲重離主繼明嗣位而不以位爲樂嗣天子之孝
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之時也居倚廬而无命戒
悲不樂矣而終吉者以王與公相麗陰陽相資也
王指五公指上九家易曰陽當居五陰退居四五
當爲王三爲公四處其中附上下非也孔疏曰五
爲王位而連言公便文會韻亦非也蘇氏王公指
上九簡補公指二亦非也離以附麗爲義五附上
而得助上爲五折首獲醜寧不言乎內卦言日外
卦言火劉氏曰火乃日之用故分離爻體用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上當離終之時火傳炎極而反于木離之木科上
槁五爲成卦之主有空中之權也上五同體相比
故五用上以出征離明故有嘉首謂三乾書爲首
其指五五之醜類乃二二五皆離之主故所獲匪

二也正邪者三體兌剛鹵也離為兵戈征之所資

虞翻曰王為乾乾征坤陰類非也

考誤 按卦體正中而不正其曰柔麗乎中正疑因上重明而誤加正字 按古文及鄭本其繇下有凶字

周易上經彖旨決錄卷之三

周易下經彖旨決錄卷之四

原任禮部郎中四川富順南沙熊過著

門弟尚敎熊敦重校

咸 ䷞ 艮下兌上

胡仲虎曰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天地分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為一卦八純爻皆不應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女相應恒益長男女相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至者故首下篇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上剛下以兌柔艮剛言蜀才云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程先生從之非也朱先生曰咸自旅來柔上居上剛下居五亦非也大傳曰象者言乎其象爻者言乎其變如二氏是彖言其變乎按荀卿子咸感下云以高下下以男下女剛上而柔下

據荀氏以正古經其義旣明矣今其下當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是以亨利貞取女吉而以男下女歸剛上柔下之前耳咸本訓皆而彖傳以成感猶言朱李舜臣本字說遂謂无心之感人相感誠不外心然若有所繫則意之私耳何以為感哉復彖傳言天地之心感言人心乾氣化之始而曰品物流形感形化之始而曰二氣感應故知形氣之不相離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拇依子夏作𧿹古文荀作母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說文云脛腨也下體股足之閒二象也荀氏作肥謂五尊盛之稱卦以拇腓股脢類為次有義知荀氏非矣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故凶然本體艮蓋咸則動而體巽進退居則不變為艮止故不害也何子元以順慎通與坤四傳同者非崔憬謂承比于三亦非二五正應非戒其不感欲感而後應不可躁也呂仲木曰本義訓居為靜與小象雖字不合意謂呂氏過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者三互巽之中也執猶執爻之執隨指二拇動足未必聽故初于四有志而已二互巽之下進退之初而腓動靜之制在焉三居互巽之中股可止而牽于腓故云亦不處以互巽進退而失艮體之止於上六正應亦失所以為主矣其往寧不吝哉執下謂下比二以為所執汗下誤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以陽居陰雖失其正然與物為感者貞也憧憧往來四上感五五下感四也朋從爾思四五俱陽為朋爾謂四也四雖剛而體說故象如此毛氏璞曰易言悔亡自此始悔亡者齊復謙曰功能掩過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子夏鄭虞王皆謂脊肉說文脢卽脊也心繫於脊以貫神明宰庶務故詩言膂力經營王弼以為心上口下陸師農因謂喉中脢核馮椅曰喉之出納所皆非也九五有正應而三體艮執之五自齊其脊而巳不爲下位艮之攸墜故僅免於悔然失

說使之道非感之中忠在末務而已俞氏末下當有發字非李鼎祚謂上居卦終爲末亦非也卦以感爲義而爻以靜爲善何也凡感貴以神橫渠先生所謂咸卦六爻皆以有感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以虛受人也虛受人者即所謂神之感而无選必凶我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輔虞氏作酺耳目之間稱酺矣滕陸氏曰達也九家作乘者非也項氏曰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當感之時柔在內者必應于外柔在外者必說于內皆其常理又所應皆正非妄感也故无凶悔吝有當用播告者滕口說非鄙之尊倚則亦非美也故不得言吉蘇氏曰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六體各見非全人見其所感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彼以夫五爻者皆有爲之病五懲其病而舉不爲是无爲之病也

脫簡掾符于咸感也掾符卿男下女相下說以耐下柔上剛下之下

証誤措依作翊子夏

恒䷟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貞所以爲恒說文恒从心从舟在二岸之間徹首尾矣而在既亨无咎之後何也上下未交則不見可貞者恒之始剛柔適聯而情深通可久之道也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欲及其未窮不見更端終始之迹非一定不易之謂也呂仲木引大傳窮變通久爲言然至窮乃變非先天不違矣予友山東李茂欽曰成章而後達亦恒意其稱天地之道者雙湖胡氏曰卦自乾坤交是也乾言性情命而咸恒獨言情隨所見而標之耳學者至分天人以通之鑿矣咸恒之情有不發于性者乎

彖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平菴項氏曰巽入而在內震出而在外二物各居

其位故謂之不易方雷入從風風出從雷則易位
如益而言遷改矣夫項氏得其象矣義則未盡既
動而順又易方為則渝常道故不易方者非泥懼
誘於物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如春秋浚洙詩小弁浚泉之浚謂深之耳蘇氏
下沈曰浚即巽入也入內者辭如朱義四不應初初
不能度勢惟務入深以常理求之則外辭矣下巽
為婦故內三爻言婦道上震為夫故外三爻言夫
道初才弱志卑見四之不相下而深藏可謂貞矣
然不交則兩情不通內職不修矣故凶不亨而用
貞終必兩虧故无攸利曰始求深言始未可遽求
深入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咸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非貞也恒之二不曰
貞而徑言悔亡咸九四不正不中恒九二不正而
中中重於正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巽為進退其究為躁卦三居巽極德之不恒甚矣
横渠謂進則犯上退則乘剛非也吳氏以為婦失
職被黜者羞食之加饌主饋者既失職而出或人
非可主饋而代之承進者又非正饌皆非常也奚
而不吝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者震為大塗禽者巽為鷄禽之類也初六浚而
深入无禽之象以九居四而在恒時久非其位失
夫之剛无以供中饋之烹飪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虞張作震動也說文作搢者非上六振恒震體
也公羊傳曰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上六柔而
不失居震之極處於恒終而奮迅輕動三不恒而
強振之為恒亦終於无功而已大謂陽蓋三也在
上明其振三之謂也升陽子翁易至咸恒曰大哉觀象之道乎咸者少男女之交人遘丹之象也雜物撰德備於中爻互巽在艮陽之中伏氣築基自巽始也二陽在互巽之上鼓巽風進二氣於兌口也鑄二氣感寓含濁來清之謂也止而說陽不剛不可以造丹也恒之言久長男女得丹之象也互兌在二陽之上明金砂自重採入也不正臨其上而居互離之中明坎採氣以

動河車也巽居互兌之下明巽風由兌鼓也故曰
恒久古之久視者使觀變于陰陽乎斯言有覺矣
訂正字據禮緇衣訂字也一據眞張本振恒其德貞之貞作偵恒之振作震

遯䷠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小謂二陰也遯亨以乾言小利貞以艮言體艮止而不遽以侵陽乃艮之貞而象傳浸長之意康成以敬仲辭卿當之意或近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否亦剛當位何以異遯二爲三所畜上下之交未絕也以撰應柔順時而行心遯而身在位明哲以保其身者乎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卦之名遯以二陰浸長而迫陽以遯初非自遯也傳義謂遯而在後非卦象義其四陽將遯初尾其後猶遠於陽體艮止而不相犯故厲而不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二柔浸長爲成卦之主用事之爻也然柔中而正體艮用三以自執其侵陵之志者黃牛之革謂九三艮之所以爲止者也吳氏曰二下卦之中爲黃坤爲牛而上畫變成坤是牛外之皮變故爲革愚謂乾爲馬震得乾之初亦爲馬坤爲牛巽得坤初亦爲牛二變體巽故稱黃牛二以三自執故三係遯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當陰長陵陽之界旣與之同體而下比之足以不免疾厲畜臣妾吉畜下二陰使制于陽而不陵上則吉也畜如畜君何尤之畜止也臣妾者艮象觀旅得之初位剛臣二位柔妾虞翻曰三消坤與上易位坤爲臣兌爲妾非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三二私比則爲繫戀四初正應故稱和好朱義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是也九剛可爲君子剛柔亦能爲小人故設小人之戒矣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二雖浸長然以中正體艮尚可轉移而九五亦有治遯之才能嘉美其遯使不犯陽俞謂九四剛而

之正遠小人以情九五剛而中正遠小人以禮以
别好遯嘉遯者是已孔疏五正二志成遯之美劉
氏以爲五无去位義爲不悖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句字音无誤
大壯䷡
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
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一陽來復見天地之心四陽見其情仁者天地之
心情其所發也咸恒萃言萬物之情而大壯不及
萬物讀易者由是以知萬物之情不能正且大如
天地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李茂欽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在下先動壯于趾之象雜卦傳曰大壯則止
陽止俟陰之消未可遽進故征凶孚猶公羊所謂
季氏孚云爾二非正應故謂之孚從義以孚爲必
謂之必窮此註家之誤由王弼以來莫改矣俞氏
曰上无應援遂孚于二不得已而孚者也故曰其
孚窮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雖不正然以九居二壯而得中朱先生謂因
中求正不然也秀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
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
相類但各小異耳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罔舊訓无罔氏之罔與網同三變體離目爲網故
陸氏以網釋此義諸家莫取之也朱先生視有如
无過于勇不然也假而曰君子用无不成語矣且
過勇則與用壯何異而又別稱爾言乎大壯正而
已而或用力或用智則貞于咸厲矣羝羊荀爽曰三
與五同功爲兌故曰羊觸藩候果曰九四體震爲
竹葦故稱藩也羸馬氏曰大索也其羸角者兌爲
附決故孔疏云拘累纏繞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
不羸尚往也
九四乘壯體震欲消二陰故貞吉內適三陽外敵
二陰然爻剛位柔不極其壯故自決其藩不以羸

三陽之角則觸者反止其輹耳洪景盧謂賴震之壯故不羸豈其然哉臨敵而輹壯可以往矣輿輹者國語云震爲車四成卦之主故輿以大言大者陽也毋餘爻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洪景盧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兌羊郭雍正作牛非也易王肅音亦畔也陸績作場晁以道曰易古文疆場字與象數合九四之剛非六五之柔所能制是以在其畔而忘去與在藩羸角者異夫羸角者无攸利則喪羊者寧有悔哉位不當讀如彼惡

敢當之當廣韻敵也位不當謂五柔順不敵群陽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羝謂三坤雅云大壯之極疑于羝羊非也上六陰柔象不可爲羝藩上自謂也上以重陰居五固藩之後欲退羸角之三下有九四壯主比之而不能也遂進也居一成之地進无所之壯終震極不詳也審而發故曰不詳鄭王肅以詳爲祥非也艱則吉知艱而群也

征字 [illegible]

晉☷☲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下依王弼郭京脫亨字康侯以順而進來朝之侯也考工記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即其義錫馬蕃庶互坎馬其脊也坤爲衆故蕃庶錫如師錫之錫謂下與上也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姚氏曰覲禮延升一也致享升致命二也享升三勞之升成拜三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柔進而上行晉明夷皆以離取義而晉之離在上也程先生曰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如噬嗑睽鼎是也通是以下依郭京補亨字或曰三女之卦在上者皆曰六四皆謂之上合又謂之上同合同皆謂五也兌在上則上六皆謂之上窮俱不得爲上行獨離爲得尊位則謂之上行耳

蜀才云自觀卦來先生從之不然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平菴項氏曰自昭以象地明德以象日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摧依鄭讀如南山崔崔之崔四體艮在坤土之上爲山也晉以進爲義者也九四據二陰欲進之衝爲初之應故有崔如之象初之應四正也故象曰獨行正以爲獨行則正不必以衆也罔與罔罟之罔同虞翻曰應離爲罔孚謂二三猶云夷伯李氏之孚也說文作有孚裕朱義不爲人信者皆非初在二三之下有罔其所孚晉以應四之象以柔在下而體順有裕无咎之象蓋衆允之志不在于四未肯受命須寛以居之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无應援欲之五而四將據之上疑五之不斷下防四之見害又動則成坎加憂皆有愁象柔順中正靜而有常四亦終莫能閉蓋吉象也王母者吳幼清曰六三之陰在二上猶母也九四之陽尊於四猶父六五之陰又尊於父猶王母黃潤玉以爲閟宮姜嫄疑不必然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允從說文作𠒃字從夲從屮諧允聲夲者進趨屮亦進而上徹之義方於象叶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子夏鄭翟皆作碩碩大也二三四互艮象鼠九陽畫爲大鼠本草指爲螻蛄頂以土徇言皆非鼠以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三陰欲進麗六五大明之君九四以非類艮忌群陰自疑其往也晉之時衆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是貞於厲者或曰六五大明之君在上九四恃剛而進猶鼫鼠搜火而見獲也位不當當讀平聲言不隨衆允之勢未能攄而有之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以陰居陽悔也五居離體之中有大明之德而下皆順從故其悔亡失得依孟馬鄭虞王作矢得馬王云離爲矢今按弧矢威天下於睽取離是其象荀爽曰離者射下故爲矢得是氏謂象數之合此也在旅離而遇艮止則一矢亡在晉離而遇坤順則矢得矢得則獲下故不必憂慮而往占无不利荀爽曰中盛光明照四海也朱義綠輔嗣伊川小

變之曰去其計功謀利之心非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孔疏曰以陽處晉極明終猶日過中已在於
角而猶進之象故曰晉其角朱先生依虞翻等舊
說謂角剛居上不然也維交結也上窮无可進返
而與五相維離五爲中女爲絲繩故稱維離爲兵戈
故稱伐四與上同體故爲私邑虞翻謂坤爲邑通
常而不達變矣明之將終不能及遠與四同體四
閑其應无以令之而至於用兵道不光矣四上皆

陽體離而炳烈故皆稱厲此正而吝者言乎其小
疵也與謙上之征國邑不同矣
証字 依鄭摧作崔 依說文允作[illegible] 依子夏鼫作碩 依孟馬鄭虞王失得作矢得
明夷䷣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
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
其志箕子以之
大難關天下之難內難一家難也處義者敍於外
順處恩者忌於內溺內難能正其志此獨指六二

言之朱先生謂六五荅變而離說之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蒞衆坤爲衆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離有飛鳥之象於旅見之初居下无責又去災尚
遠而離以察幾故垂翼而飛王輔嗣曰絕跡匿形
不由軌路故明夷于飛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垂
其翼是也君子謂初初與四應六四互震之中畫
爲大塗于行謂自初適四也三日歷三位乃之四

也左氏紀楚丘之言曰日之謙明而未融日之謙
當三在旦日離象也乾一兌二離三爲三日非也
離似順有求口實之象變則不食未去則垂其翼
之至行則不食亟之至也有攸往則其跡彰故主
人有言主人謂四猶睽之主皆指其應九家易謂
衆陰者非也言左氏曰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德
洪範亦以言屬火九家以四五體震爲言失之矣
潛遯則有不食之厄顯行則遭妄動之譏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股依馬生作般□說隨天左旋也張氏曰約周禮而言當作股見蓋指夕股亦旋遠王輔嗣曰行不能壯意亦取股見吳幼清遂指三言之非也於象離爲目爲目不爲股象鄭以夷作睇曰二辰在酉酉是西方下體離離爲目互體在震東方又在辰得巽氣爲股非也六二居中得正順於九三拯子夏作抍上舉也吳曰明於左旋而升用拯之道也吳幼清曰九三陽剛在六二之前互震下畫爲馬足作足之馬互坎中畫爲美脊亟心之馬壯則行地无疆能抍舉六二不毀於上之夷明故吉也五英云而三拯之嫌于內比二柔體正故象以順則明之也二能免夷明者也朱義初見傷二傷而未切雖本正程然未有初災及深於二者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離南方之卦九三以剛居剛又互震動故爲南狩吳幼清曰大謂三之陽三與上應上者三之首故曰大首謂能得上六也疾貞程朱連讀項玩辭貞字自爲句得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爲腹離亦爲腹以稱先陰後陽先左後右畫卦先下後上則左腹謂明離初指四所應者初攸往四闇而有言必待入左腹出門庭始獲初明夷之心初互坎之下爲心蓋四雖非明夷之主君子以爲不諒人只矣門庭坤偶闢亦有門象四自謂也呂仲木柟介夫謂□□心在左腹不然也彼自以昧言耳心豈在左腹哉宋先生謂六四居闇尚淺猶可得意於夫亦不然矣吳氏謂三四五艮之反體艮爲門闕五在門闕之外者近鑿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以柔暗居尊爲明夷之主夷二之明故其象如此箕子蜀才作其子荀氏曰其子即箕子也不敢顯稱箕子之名遂微其辭而曰其子孔子逆知文王之意乃于象傳顯言爲其箕子后人因象傳稱箕子遂于爻辭傍加竹作箕文王本文蓋即是其子非箕子也其子指六二六五爲明夷之主六二在內正應其子也愚謂俞氏說是矣此所謂文王之危辭也若諸家以六五爲箕子而以上六爲明夷之主則不可之甚固當從俞說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夷三之明也初登天得
三之應也闇極而不能援然後三資壓坤地之下
矣鹽鐵論文學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
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
登于天後入于地曰疑爲文言矣
証句 叢說鄭氏夷貞之貞自守句 証字 按馬王左殿之服作殿
証字 按子夏按作伊 証字 按蜀才其作其

家人☲☴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巽長女離中女而各得其正彝之發爲文王之小
星也故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男女正位以言乎巽陰四内陽五外也長女
出嫁從夫也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以言乎離也
中女在家從父也此自以義言之與六十三卦所
陳别爲例也今乃固執一說必曰二爲女五爲巽
二爲母五爲父漢自虞荀迨宋利餘諸家倡而和
之同守不變夫離再索而得中女無母象巽一索
而得長女無父象今奈何誤謬至是哉馬融獨知
家人女爲奥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稱利女貞于
象傳亦不能明其旨也吳幼清曰五爲巽女之夫
指三畫卦之人位三爲離女之夫居六畫卦之人
位故曰家人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離體而有先見之明能防閑于有家之始故雖剛
而不中亦能亡其悔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中謂二居下卦之中二不變則互坎二變則互兌
皆有飲食之道爲中饋矣以婦職故舉以明之易
象言順以巽者三蒙○○○六五以本爻之變言
漸六四以本爻不變言此指所應爻言皆有巽象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依劉向作熇熇與詩熇熇同離體之象九三重
剛離極惟悔厲乃吉然使其婦子至于嘻嘻則吝

吝言乎其小疵也嘻字書嘆也一曰有所多大之
聲禮嘻甚周𠡠噫嘻皆嘆辭也嘻嘻甚于熇熇蓋
不堪而嘆不以訓笑說者自漢來皆曰嗃嗃之反
宋王回疑至剛卦无嘻笑理以謂爻意獨得卦情
矣三爻尚其剛御其婦子不能容而嘆豈有不吝
者亦異于上九之威如矣威如如者如威而已不
顓尚剛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四承乘應皆陽是上下內外皆富矣四爲巽主居
得其正行巽入而安其居之象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當依馬融古雅反大也朱先生從陸氏訓至恐
有不然此與豐王假之假同豐彖傳謂王者以天
下爲家旅云尚大今此獨曰以是至於家則其辭
不達矣天下爲家者勢大易忘勿恤者蘇氏所謂
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者是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吳幼淸曰家人卦初上二爻以卦之初終取義下
體在下之家也以有家之臣而言三爲夫二婦也
上體在上之家也以天下之君而言五爲王四爲
后不敢遠應爲配而取近比者家道尚親也

睽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此亦二女同居而大亨者以九居五六居二大亨
者以其正也睽者反爲所以僅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
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吉小而用大何也蘇氏曰人苟惟知同若是
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辟咎也
初應在四互坎馬象也而爲同體之互所乘故有
喪馬之象然四往无所之則正應者合其勢自復
三爻謂物莫能間其私必相顯非也虞氏復謂四
變則互震爲逐亡乃反故勿逐亦迂曲矣吳幼淸
知坎爲馬頤曰坎下畫柔變剛爲兌坎體失故喪
馬物變爲柔坎體復故勿逐自復不求於四而求

諸爻九其取象宜其隱哉惡人劉氏讀如周鄭交惡之惡九四不當位又睽久而不同心也初才剛體說剛則自守者堅說則不拒絕人蘇氏曰以其難致捨之則從我者皆吾疾也是相率而入於咎耳故見惡人所以辟咎也今謂如陽貨之類者非同德相應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主謂五說文巷里中道何休云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是也離中虛有巷之象不言家而言巷二五皆不當位卦由此成睽然俱求其黨與故象謂之出門同趣不期而會蓋卦名睽而爻義則貴其合二本五之所求象傳以為應剛者是也得其正應又何咎耶說者謂二五君臣之睽如此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互離為見非正離也互坎為車為曳非正坎也曳者緣地而不能行義取坎陷无牽退之意也互離又為牛掣王弼曰滯隔所在不獲進說文作觢牛角一俯一仰不能駕輿行也无前掣之意六三以說為成兌之主而麗文明之君然才弱難進故象如此或曰輗者牛前而車後今三四五互坎稍前於離牛二三四互離反却於坎輿用適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劓者上通之物劓之則沮其上通其幼消以為三車曳牛掣而乘車者從將遭上劓鼻之災也兌為毀折所謂无初今言者因安定悔庵語謂象文天而相同亦附會人臣矣三上為夫婦之睽者胡仲虎曰三上皆言見意見也火澤之睽生於動三上之睽生於見本无輿曳无牛掣本无劓故其見如此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初四皆无應而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也元夫謂初陽德也兩剛相與故有威嚴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以陰居陽宜有悔然柔進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有悔亡之象蘇氏曰五配九二二宗九四二與四同功故曰宗自五皆二之宗故曰厥宗李鼎祚曰厥宗噬膚三兌為口五爻陰柔噬膚之象非也吳氏

氏指五爲二宗俞氏謂五以四爲宗大謬誤矣虞
六三也六元所以不適二者疑四之爲寇也四以
噬三則不暇寇我我往從二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剛明之極猜很太甚見六三牽與之牛疑其
爲背負泥塗之豕泥塗名兌澤也虞翻曰坎水滯
於卦中不能流有泥塗之象吳氏謂九四互坎中
畫水濕故六三互坎下畫水旁七爲塗泥蹇矣見
六三㦸入之輿疑此爲載鬼之車三互坎爲車鬼

謂離也離南方之卦鬼南方之宿有大陵積尸之
氣離在互坎之上故以星象吳氏指九四坎月之
魄爲鬼不然也載鬼一車疑其所載之多不專於
巳也既又疑三爲寇而射巳左氏作寇而下匪寇
之寇坎爲弓有射象後說之弧京馬鄭王肅翟子元
作壺謂三互離大腹似壺矢精也虞翻曰之應歷
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至是而疑稍釋矣遇雨者
應三互坎也群疑既釋則陰陽和洽而雨故吉卦
之睽始於疑故也
左字 陳左傳先張 京馬鄭王翟子 孫作弦張 元從弧之弧作壺

訂音惡人依朱說 交惡之惡
蹇䷦ 坎上 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蘇氏曰艮東北方坎北方也蹇卦在東北則西方
者無難之地虞翻曰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
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艮東北
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則
東北喪朋蹇本无坤而虞主坤未以坎險而畫爲
得不以艮爲知而虞稱喪遂經義矣王弼但謂西
南爲地東北爲山程先生因謂西南坤方爲地東

北艮方艮爲山地平山險學者承傳遂至朱先生
不能改也朱先生知坤方之誤不敢入本義而艮
方之言又遂遺坎吳幼清之言曰凡爻位初東三
南四西上北初東山下最中七北水外最險往來
上下一體窮盡之處不若交際之處爲利以爻位
分絶无所據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義大矣哉
艮有光而又互離爲見往謂在上以解反對言之

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于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于下也朱先生以坤衍爽主小過何子元主升皆非中義鄭訓作和與說文同王肅又訓作適俱殊遠卦象劉績謂如解得衆同中衆之誤卦本无坤劉說謬矣楊敬仲曰自春之始于東而中於西南窮于東北則西南有中之象東北有窮之象是楊言亦支也貞吉謂五也傳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者是也朱先生通指五爻失之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郭京舉正以反身作正身謂反身者取諸身而足以詔蒙士其義爲優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以坎言來以艮言待下鄭本以有時字者是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胡炳文遵洪邁之說曰坎又互坎得蹇蹇之義朱先生謂應在險中皆未盡象旨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來反郭京舉正曰來正蓋以九居三又不失本體也艮止之正且在下二陰之所倚重故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馬云難也四體坎險而又在互坎之間外難未夷而歸遇難故曰往蹇來連連者難之相仍也朱先生謂連於九三合力以濟非也當廣韻云承也實陽也九三以陽居陽在四之下是承四之位者實也衍也之來剛意固而辭異者也王弼謂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雖遇於難非妄所招俞氏讀作去聲曰但言當位則六二亦當位故加實以明之皆非象旨矣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大謂陽朋指九三陽類九五成險之主剛健中正故其象如此三五雖非正應然異位同功猶解九四解三而俟二也六二言臣而九五不言君大郎君人也君无可去之義故止其所而俟朋來以濟難以中節者諸爻皆取不往而來九五正位不動无往无來天下之濟難者朋來而取節焉大蹇之世易於姑息朋來之衆難於齊一故其中道可節之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碩即大也指三之陽陽大陰小不言大以別於大
蹇也故曰志在內明其下應三也朱先生曰謂來
就九五則與見大人為複語矣上能出險故吉利
見大人比九五也
脫字據鄭氏宜得下有時字　正字據郭京正誤來反作來正
正音據義依廣韻當位作平讀
解䷧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陸德明作贊音按卦以免險為義則讀當如解

廌之解序卦解緩別一義乃如德明作胡賣反耳
蘇氏曰所以為解者震與坎震東也坎北也解者
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者所解
之地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言乎二也有攸往夙吉
言乎四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西南得衆者何也西南所解之地平易近民民必
歸之來復得中之上李鼎祚本有无所往句无所
往言其與民休息也來復復東北也解之利西南

者東北為之也震東而坎北也蹇解反覆之卦蹇
九五向往在上今反居二為來復蹇九三向體艮
不動今進居四體震動為往虞翻主四反釋來虞
旣以初往四得坤象為利矣初苟來復何以成解
乎荀氏謂二處中成險解何取乎成險之義乎朱
先生主升之三胡仲虎主小過之二俱非也凡彖
不假於一爻之變以立義也其攸往者虞謂初之
四胡謂二之四朱謂三之四卦无坤而強立坤義
以就其說自漢以來之失也凡彖統論六爻之體
不假於一爻之變以立義也爻占其變則有之矣

无所往者要解之成有攸往夙吉者原解之始朱
先生謂有功指二殆亦不然矣隆山李氏曰蹇止
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
動乎險外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
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際交也九二為下卦之主而六陰柔弱自下承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二於地稱田三狐者三陰九二比初比三應五也
九實坎爲狐虞翻曰變之五艮爲狐二三五歷三
爻故田獲三狐也按既濟坎亦取狐象不必言變
爲艮又其所歷有[illegible]九非陰不得與三並稱狐吳
幼清曰下坎爲狐三四五又互坎有三陰朱先生
謂卦四陰除五君位餘三爻即三狐意亦近之而
未盡矣黃矢五離爲矢居二爲中黃者中之色矣
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以柔濟剛故象曰得中
道也俞氏曰衆皆疑而我釋之故言獲中直則在
我而已故言得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按釋文乘平讀六三將出險然才柔志剛負四乘
二坎爲輿也寇指四洪氏謂互坎爲盜四剛而不
中見三乘其同類憤而不能容之四二皆解主而
以四爲寇者三二同體已服雖僭犯可寬以解之
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王弼謂三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爲足三在足下
爲拇然則王以爲手拇非也程朱二先生謂初爲
拇按初剛柔之際義无咎不應解之朋至蘇氏謂
九二王弼謂初按朋同類四與二同功皆陽則蘇
說是也二四俱爲解主四雖比三然爲震上體動
有能解去之象故二不致疑至而相孚也解拇何
以未當位三以負爲羞知其不能承四之位也當
承也秀巖李氏以爲不當在位若進之五則雖去
群陰亦不然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維者互坎之維持也俞氏謂六五下應九二近比
九四二君子相與維持事從解釋小人有生路可
趨吉之道也初上皆非正故謂孚皆陰故曰小人
分別君子之解以小人之退爲驗孚无與義君子之辨小人信之自退而可驗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上高而无位公也上體三四五互坎爲弓上六變
爲剛則四五上成離又有矢可射隼虞翻王弼指
三三互離爲鳥而處坎上隱伏爲盜隼象也陰之
在下者象狐其在上則象隼墉坎王公設險之象

在坎上故稱高也三負四乘二三陽皆欲得之不能去也然二陽自配初五則三所疑者惟上六耳上雖與三爲應而三失位負乘不見應也上居動之極爲解之成不黨而將解其荒悖故能射而獲之隼獲隼解二與四无不利者矣此所謂解也易之戒震動多矣今動靜而无不利者自坎而進于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器成而時至矣

脫字 擬釋卦彖象其來復上脫无所往三字

正音 悖非義讀如解紛之解 擬釋文且乘之乘平聲

損䷨ooh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蘇氏曰爲上卦言也可貞无咎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蘇氏曰爲下卦言也損益三陰三陽之卦損之成卦在三上二爻也蘇意以損道上行而舉 而之上則无下皆貞而不往則无上可貞利有攸往有貞者有往者故曰曷之用曷之者擇之也用謂用損之道俞氏所謂問辭也二簋者兌之二陽俞氏指六三之偶非也可用者祭辭也言可用者其爲物薄適時之變非其常也兌本乾而九三獨上故變爲陰初與二實向之猶祭之設簋精意以享之我非實與而神非實取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獨才虞翻等皆謂自泰來朱先生不從亦自知卦變之說不足以明經旨矣其道上行自陽而言也二簋應有時者初九遄往而九二征凶故二簋雖應而往有時也經言二簋用享言乎其損也傳言應有時裁乎其物也故不同也損剛益柔有時三益上之時輔嗣以爲剛爲德長損之不可爲常也與時偕行當損益盈虛之時輔嗣以爲自然之質各有定分損益之加非道之常也傳凡三言時蓋極論損下益上損剛益柔在損時則可非其時有不必然者矣升陽子曰應有時辨鉛生望遠之意少女之遇少男可以造丹矣察識藥苗者宜知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楊椎曰山殺瘦澤增高俞氏曰忿怒如山之突兀

況多慾如少男者乎故仿于懲之如摧山意欲如
澤之汙下況多欲如少女乎君子窒之如塡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
也
遄尚于上者非尚庶幾中合志合二也爲大作自曾而不宜然損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
也
卦以損下爲象九二何以征凶也五雖柔而居剛
非不足二雖剛而居柔非有餘則二不可復往損
之往三而初二皆非所當損初以剛居剛且欲

酌損二以剛居柔說以奉五非益上之道故弗損
以益之弗損晁氏客語爲讀考是初九之遄往意
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九二獨心向之耳故曰中以
爲志守其剛中所以益柔中也傳言二益應有時
謂此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
行三則疑也
三人卽下兌三爻一人六三也損一人卽一人行
也正震爲大塗三人征故曰三人行得其友虞翻
上據坤應兌之三兌爲友故稱得友是也本義三

陽上而一陰下何以言損下哉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謂坎爲心病四應在初二之病四爲之虞翻謂
疾二蜀才謂疾初宜去之王輔嗣謂疾初宜納之
其指不同程朱緣是以爲損其陰柔之疾然皆非
也遄卽遄往之遄謂初蘇氏曰下之損者有限而
上之求者无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則夫遄
者喜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
故酌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
遄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六五虛中損已本受下之益而上九與之相比故
曰或益而象傳以祐者謂上九也十朋虞翻曰坤
數十取龜者以離之卦如頤益之類也或益之舊
絶句如益上九十朋之龜弗克違言受益之可必
橫渠說有據矣兩貝爲朋爾雅神靈攝寶文筮山
澤水火爲名黃潤玉指大龜背中有二十貝曰十
朋未詳孰是元吉大吉而已吳幼清曰五居三陰
之上爲元縣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陽實陰虛虛者當益而實當損然上乃受益之地
不可有損故下應六三以不損于巳者益之凡損
巳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
不自留故无咎可貞而吉本義云亦必以正則吉
豈以不自留者非正哉利有攸往得六三一人之
損故曰得臣六三徇義而忘家者也故曰无家三
與上交相為賜也獨以惠而不費當之失損之名
義矣俞氏曰益九五之君以益下為心故大得志

損上九乃臣也亦大得志然則君臣上下皆當以
益下為心也
正句據晁氏客語弗損絕句 據葉氏及程張或益之絕句

益䷩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
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益與雷風恒大象奚以異義史繩祖曰雷

位巽風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
體之立不易方益則先巽後震此為變動故體之
遷善改過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
事也
陽居曰大王輔嗣曰處益之初居動之始體剛德
以涖其事而之乎巽以斯大作必獲大功也虞翻
侯果皆本繫辭以為耒耜之利易道設虛以待有不止
于耒耜矣朱義受上之益不可无所報効易道函
仲自然之感非論報施也倒體卦益之下即損上

也說者以為上易有為功則利借罪則責歸故損
之上无咎而正且吉下雖有為功歸于上罪先其
責故益之初至于元吉然後无咎其所居非厚事
之地事事之重厚者猶詩北門王事敦我之云謂
不當任厚事非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指初以非正應稱或二處中能受居益下之時
不獨受上益也王輔嗣曰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
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六二居震之中而應于巽故

享帝之矣在此時也朱義居下受上之益故爲卜郊之吉占非象旨矣二地上也祭天者掃地而行事因吉上以享也二臣道而有王稱白帝視之王亦臣也或曰別標王者以拱于臣二非王也亦通虞翻謂王爲五可謂不達矣卦以益下爲義爻又益上者惟其時物交相爲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多凶稱凶事說文云凶象地穿交陷其中三互坤而震極未有不陷所以爲凶事之象也无咎者于寶以爲處震之動懷巽之權者蓋言其時位然有孚謂四以非正應故曰孚中如中行獨復之中震大塗有行象二五之中白貞悔言三四之中白一卦言非其中爻不備也六三之用凶事无咎矣然四者益下之權在焉而又近五爲公象虞氏謂三伏陽爲公五可爲王則三爲公揚敬仲指上九皆非也震善鳴有告象用圭者圭從二土震爲從坤受益而成爲土三在互坤之中又爲一土故曰圭土圭求端于天之器王肅作用桓圭虞翻以乾爲圭吳幼清以震爲圭周尚書以爲錫玄圭之類

劉用熙曰周禮珍圭恤凶荒皆非也三告四用圭下之求益于上也固有之孔子于象傳別明凶事先發後開固有此理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中行謂三益下之權在四故三告而四從之四成巽之主有順從象楊敬仲因小過五稱公謂公一國之君以象五非也俞氏曰三　事而後告事凶而去君遠也四告而後遷事大而去君近也利用爲依遷國者初陰六陽相易爲遷國二三四互坤爲國陽君陰民六二六三國之舊民不遷者四遷于初而依六二遷國之君也初遷于四而依六三遷國之民也益志者四本有益下之志故告之即從也俞氏以損益三四易位爲遷近五爲依亦通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益權在四故三五皆以爲孚四比五順其心以益下五中正爲益下之主故有勿問元吉之象有孚惠我德謂四之惠皆五德也傳稱中正有孚者如此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處巽之成進退无常當益之極益終當變不能益三非四五之志故擊之者至三四五艮手有擊象曰五非上應故稱或位則不能安其身時則不能易其心應則不能定其交其立心勿恒矣損象傳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下之道時暫而已益象傳曰日進无疆其益无方益下之道則宜恒久故上九立心勿恒有凶象偏辭虞本作徧晁本從之按易繫傷者至是言无相益者耳人心皆疾周匝之辭也朱義曰從其求益之偏辭徒見王弼本耳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卦然後爲泰否爲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爲損初二上而爲四五者不謂損損四益初謂之益上五下而爲三二不謂益益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爲民決不可損也故損之釋象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之釋象曰損下益上民說无疆則其爲益民也可知矣

訂句 據[illegible]有[illegible]行[illegible]經句 訂字 [illegible]孟[illegible]氏[illegible]

夬䷪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五五體乾爲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乘一陰居五陽之上又與五同體故曰柔乘五剛兌說小人在君側皆固結彌縫而君不疑揚于王庭肆於君側也朱義正名其罪者不然孚謂上六居兌之成爲口舌號而招三三以重剛故厲而絕之心迹无可疑矣安得非危乃光耶自始也坤爲邑五陰皆變而僅存上六邑之側小者自邑而告之先離其黨也范大性曰兵戎乃用衆坤爲衆乾變坤至五幾於无衆矣故不利即戎此得其象而失其義者即戎以除君側未有不亂者夫之所尚在決不可施之君側故窮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決附之時利施而不利居故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也歐氏易童子問曰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

之王弼以則作明者非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吳幼淸曰初為趾四在下卦三陽之前與初同位
前趾謂四也丁氏易東曰四陽為壯五陰為決大
壯初曰壯趾此因大壯初趾而加前以別之非矣
初居卦下而欲急進超升大壯四陽之位近九五
以決上六故壯前趾之象也不勝為咎呂仲木曰
位卑而无以應言之无與為倡行之无與為隨以
其憤心而往不惟決其前趾矣為咎者其咎乃自
為之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號者上號三二聞而驚惕也二動成離日而二
者地上之位日至地上則大明也明夷地中為莫夜也戎
亦指上兌為除戎器也惕號莫夜愼獨以養未發
之中發皆中節又奚以戎為恤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翟玄云乾首之前王弼以為上非也壯頄者過
剛非君子之夬遇雨若濡諸爻皆无應而三獨應
上遇言其適然而非本心也上六為成兌之主又

上于天之澤故為四三交於汚故曰若濡然實
則決而和也其志之容人雖有慍奚咎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位居下體股肱之上為臀膚在臀下而柔爲
四本外剛中柔志非能決乘九三之剛其下不柔
又居兌下毀折傷而不良于行也牽羊悔亡說卦
兌為羊上爻曰抵狠難移之物謂五也按說文牽
引而前也四以不決見傷若群進相牽以往則可
悔亡程先生曰自强而牽挽以從群行者是也朱

義本張子之說曰不與群陽競進而安出其後推
之卦象朱義殆不然也兌為口舌故曰聞言即告
自邑之言也四變坎為耳互離為目虞翻曰折入
於兌故聽不明言其易溺於所趨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虞翻本作莞爾之莞陸蜀才同虞翻作睦謂和
睦也明以識焉若荀氏從俗之誤蓋兌說有莞睦
之象傳義皆云馬齒莧非也子夏傳莧陸皆木根
草莖剛下柔上此附荀爽云爾荀氏謂三五同功
而決上故言夬夬五體兌柔居上莧根小也三體

乾剛在下陸根深且大也此自言五何以及三又兌雖下剛上柔而嘗諸草木則入卦之象于兌无聞矣近世吳幼清以莧從廾為羊角從目為羊曰從九為羊兌而取兌象俞氏不改於舊按說卦兌羊之旨考項氏玩辭而附之曰說文莧山羊細角者本草亦以莧似羊陸則羊之所行也言雖各有主本而紆曲不既甚哉九五陽剛得位而決附之權在爲從以體兌而莧陸以決雖中行而未光明矣蓋決而和此臣之事而非君之權以是爲未光也易雖共時物而已三應上五比之俱言夬夬決而又決也宋咸曰計註[illegible]經誤增中字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不可長也

証字 莧陸拔頭才鳳翻作莞睦字 王衍文

姤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女壯謂巽爲長女初比二故四勿取朱先生註曰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其說本鄭玄一女當五男之意而實不然也卦義本謂所遇而合无所應安在其爲當五陽哉一陰方生而以爲壯程子所謂漸壯而敵陽者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依郭京勿用上脫女壯二字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指巽及九家易曰乾成於巽位之巳而轉舍于離坤出于離與乾相遇蓋本相見乎離之意蘇氏曰剛者二中正者五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爲遁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爲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爲无不可也程先生二五皆中與正俞氏謂剛爲四皆非象旨朱義從程玄指九五爲剛中正二五皆陽獨指九五爲剛中者例之明巽中正皆二五統言之爾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乾爲施巽爲申命告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令命誥四方所以助微陰虞翻震東姤南巽西復北皆總在初非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柅作鑈絡絲趺也子夏易繫于金鑈見以道曰蒼頡篇柅作檷檷也巽爲繩之象

九家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二
若能專心順二則吉有攸往見凶初爲二所據應
四則有凶也蘇宋衷馬君以爲大索所以繫豕豚
類巽象陰躁虞氏必以應言坎象非也蹢躅依李
茂欽作彳亍作足于步止也行有二足一步一往
巽爲股爲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也初應於四爲二
所據不得從應故有爲所爭者蹢躅之象卽所謂
有攸往見凶也初六在下尚微不必以剛制二先
生以柅爲止車物非柔道牽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依李茂欽作勹王氏讀庖非魚陰物巽爲魚故
初六得稱魚姤者注求民之將近而先者則得之
不論其應否嫌若有咎故曰无咎朱先生謂不制
而使遇衆害由是廣此可謂治姤之道而非初二
相姤之情矣不利賓姤以初爲成卦之主四對初
之賓也賓主相對爲正二以近比而姤初則初不
復應四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
未牽也
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所遇之象行未牽與柔道牽
相反以其求牽於初而不行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无郭京舉正失字之誤謹云二有其魚故失之洪
景盧謂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失魚蓋初者
巽主爻爲魚也初六不中不正象以勿取戒之四
其正應而亦失則後災也材剛位柔民心巳去有
起而爭之詎得不凶哉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
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以用也杞者枸杞謂二本小木程朱二先生從虞
翻以爲高大堅實者不然瓜于實曰初二體巽爲
草木二又爲田田中之果柔而蔓者指初瓜象也
蘇氏曰瓜得所附而後止故受之杞則能籠而有
之蘇氏蓋緣張弧之說九五者姤之主知初六之
勢將至剝盡而後止故受之以九二也此於初姤
姤之情九五治姤之道爲有見矣志不舍命俞氏
以爲傳舍之舍象辭后以施命告四方此言志不
舍命九五之志將以遍告四方如風行天下必傳
罝也含卽包瓜卽章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証字 躑躅依李茂欽作彳亍 包依李茂欽作勹
无魚依郭氏作失魚 証音 舍命之舍依俞氏作去聲

萃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有二亨二先生并緣馬鄭陸績虞翻作衍文今依王肅本存之廟鄭玄曰互有艮巽巽木在艮闕之上宮室之象愚謂兌爲巫宮室而有巫廟象是矣謂四本震爻長子五本坎爻隱伏居尊爲鬼神象長子入關升堂祭祖禰之禮則亦迂哉大牲李鼎祚曰坤爲牛巽木下剡坤土殺牛之象也吳幼清指下坤爲牛上兌爲羊三四五上肖坎爲豕而三牲備亦通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孝指祖考享指諸侯於廟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詩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是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乃萃之大者也而朱先生曰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按彖傳孝享之義不止此天地萬物之同情即所謂順以說剛中而應之道也蔡氏曰萃未有不亨而其未見大人也則亨有不正者非其有也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應則四萃三近五而无應則五萃上從我者納之不從者何之則所欲從此大人也故順以說剛中而應二與五而已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俞氏曰兌西方殺氣爲金故言戎器互巽工故除坤藏而不露故言不虞[illegible]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孚謂二初二有正應故不終與二陰萃乃其志亂非正也若號乃變成震有聲之象鄭氏蜀才讀握曰屋夫三爲屋指三陰笑者詩燕笑語之意言號呼三陰萃而相得悲喜无常也王弼安卑退以自牧於交之情爲不暢矣程傳於肯綮亦所不中恤讀如係恤屈萃之初卒雖未成而上有正應勿恤陰類往應四陽因四萃五故往无咎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卦雖以四陰萃二陽然獨初二有應故二引初爲无咎孔穎達曰引一陰或讀詩攜引之引皆非也笙謂初初有二之引乃致用二之禴以萃四恐間於六三也二變成離爲夏禴夏祭名禴與雜卦異象言其順爻言其孚吳幼清曰上爲北五若日行天中近北夏時也故凡夏禴之象皆以五言之殆近巧鑿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萃如者六三之本志嗟如上六不應故无攸利然三四五互體巽順不至相忤故往亦无咎但有小吝耳吝者小疵朱義謂求萃近而不得至四額云下比衆陰語曰涸萃不得於辭矣俞氏曰孔子於此爻明以互體示人王弼輩不取互體殆未深究耳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　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近臣居多懼　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以其體　卽率三陰順而萃五故有大吉无咎之象朱義謂九四上比九五下比三陰故得所萃不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卦以二陽萃陰五萃之有位者也有位而得民之萃豈有咎哉呂仲木謂萃位非萃德者不然陽剛中正不謂德乎九四比群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此必然之象朱義謂若有未信以疑辭明實象殆不然矣五志則何以未光以四之分其萃而有匪孚者也俞氏曰比唯九五一陽天下皆知比於五故元永貞言於彖萃有二陽天下莫知所萃故元永貞言於五漢上朱氏曰一本无志字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齎將也咨依虞翻陸希聲作資上變乾爲玉爲金資象也上以陰柔居外而下无正應齎資涕洟而急萃於五故象以未安上明之

正字 一握依鄭氏蜀才作一屋　衍字 志未光依陸氏舊本及朱漢上志字衍文

升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俞氏曰利見者宜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爲則見之陸德明曰

本或作利見非也項氏玩辭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南征吉巽東南之卦也又升則益南故謂之南征王輔嗣曰以柔之南麗乎大明則南征遂爲假象吳幼清以卦自臨變初三相易而三爲南以三爲南不應古法胡仲虎述後天方位曰巽坤之中有離離南象自巽而坤其行自南謂巽坤中有離亦强生見耳程朱二先生皆謂前進則於象義益不復究虞翻曰二之五成離故南征吉象外蔓延矣其不言坤升者卦主巽且言其自下而升耳坤在上則无所升而說卦但曰坤者地也本不可以方言俞氏琰指坤爲南方之卦殆亦不然矣夫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謂巽陸績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按巽之升非以其剛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耳虞氏以四時明之其言二升五以爲坎離當夏冬已紆曲矣其震兌春秋之象亦隱伏難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言乎其坤也積言乎其巽也虞翻陸德明王肅等作慎不然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說文作𡕝進也諧聲字去義存聲從省作允所以爲升者在巽所以爲巽者在初故言進升進齋徐氏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衆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六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朱義誤因九家初二陽合志俱升五位之語非也上謂六四進齋徐氏之語殆非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剛德居中而獲上之象用禴與萃二同六二求萃於上九二亦求升於上也萃先无咎而後孚升先孚而後无咎所應剛柔之異也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況于人乎喜而后可知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晁以道曰四邑爲丘四丘爲虛非空虛也馬云丘虛得之盖易之言邑者多坤而坤未嘗以虛言邑

自三升四故得言虛矣朱先生曰陽實陰虛[illegible]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爾雅二達謂之岐旁釋名物兩爲岐二達物兩者象卦之拆也坤而言山以下之升而得名也下謂之升則上必高高者山象也亨陸氏云通也王何以通於兩岐之山王者五也巽之所以能升以其剛中而應也五欲應二通四兩岐之山以待之使其險阻易升也象曰順事言四順六五應二之事榷憬之言曰太王爲狄所迫徙居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通而王矣故曰王用亨于岐山又或指王曰文王稍異其辭然皆爲岐周今以易辭例之則如文王箕子皆指其人直稱王而不知其爲何王者不可指也直稱王如書多方多士皆時王而謂曰太王曰文王不旣誣乎且諸家註隨之西山旣曰岐周也釋升之岐山又曰岐周也一岐周耳旣已曰西又復更曰岐何其眩人之聽聞如此哉辭也又各指其所之西山因兌而言也岐山者因坤而言也荀爽知岐周之說不協卦象乃以巽升坤上據三成艮巽爲岐艮爲山夫知岐之非岐周而不知巽之爲岐旣不得其象而艮之爲山復待三之升而後得之則亦何紆曲哉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貞於二而應之巽因以升故六五有階之道階升之可據者荀爽曰陰正居中爲陽作階今朱義謂五升而居尊位恐于象傳不協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豫上六冥豫導之渝升上六冥升導之貞豫上體從動因其動心而欲變其豫升上體坤順順其進心而欲移于貞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故上六消而不富也

証字 兌升之兌依說文作敓 証音 亨西山之亨依陸氏許庚反

困䷮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有言不信兌爲口也困之成卦在二上兩爻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龍仁夫讀困而不失其所絕句亨自爲句也蹇皆以坎爲險而皆在外困坎在內欲動如屯止如蹇不可得矣唯說而順受則不失其所而亨據後漢

書郎頤傳亨以一字絕君子通指諸陽剛中不言正明大人為二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險暗之困下之象臀于實曰兌為孔穴坎為隱伏隱伏在下而漏孔穴臀之象也臀奚為困於株木四互巽為木木中曰株四互巽之中也四欲拯初而初入幽谷坎為陷為溝瀆為隱伏有入幽谷之象也三歲不覿與九四來徐徐相發歷三位之謂有配在四而不善二四亦困于金車是以三歲不見九家易曰三者陽數非也幽不明謂坎入則四失互離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剛中處險應援相得之象坎為酒兌為食二處坎中而應兌之中他无所困而以酒食厭者也鄭玄四二據初辰在未上值天厨酒食非矣坎色也赤[illegible]赤言朱者諸侯黃朱五以命服求二之義紱者三四五互巽為股而三當股位二三四互離為牛二以離牛之革蔽于巽股之下也鄭玄曰二與四互體離為鎮霍爻四為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為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又朱者非紱用享祀既濟坎有祭象祭義曰鄉之然後能享之五享二故利用亨祀也李鼎祚本荀爽說曰二本陰位升上為宗廟非也程先生分為享人鬼楊敬仲曰祀尊上為享意近之二五皆剛者也方其見揜二獨以柔用之慎以酒食說于未困則所以說之者少矣朱先生謂困于得所欲之多殆不然也既征凶而又无咎何也俞氏以為君召不可不往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陰柔不中正承乘皆剛而无應與之象兌為剛鹵亦有石象謂四也若九家易坎為蒺藜謂二也三內體困言宮上兌女三坎男之妻三夫位而才柔雖有離目然妻在離之外二柔不相應則隔絕而不見朱先生以妻為六恐不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刖荀王肅陸績作臲卼鄭玄當作倪㐳臲卼古文也以上六臲卼考之當是晁氏推象數亦然九五方為剛揜而居互巽之上巽為高而又進退則不安矣簡輔謂上柔而无位如人之劓四剛失位而應初如人之刖則五居尊位左右皆刑餘之人非象旨與象傳異矣赤紱者二之臣紱坎為赤詩赤芾三百是也五困而无助以赤紱錫二故曰困于赤紱李鼎祚以二互離為文明赤紱之象
程先生謂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皆不然也困而求二乃徐有說者九二雖揜于三然五以剛中而說體二以同德相應人莫能間徐徐而來也二中而不正故象以直言之明正之異于直也兌于萃有假廟之象祭與享不同楊敬仲上祭下近之祭者人享者神有求无求之別也言五之有求于二也陸績陸德明本亦作享祀者非 朱五言赤二言享五言祭傳互言之太函荞矣程先生分祭天神義亦无當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貞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虞翻曰巽為草莽稱葛藟謂三也按巽為木允為葛藟豈以巽為風木柔易隨風為葛藟之象邪
巽之上既高而不安上在五上則愈微故三柔而牽巳五剛而難乘曰者兌為口舌故自訟也蘇氏曰上六困三五而不能去謀舍之過也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其不動乃所以有悔也上无揜我者則吉莫如征也于觀處困之道惟陽者能亨陰柔觀其所附而已初三附于坎陷故皆入困上附于說則可動矣陽剛則无所動心而俟冥與之至故二四皆言來而九五言徐說也乃徐之云當困時不可遽通也

周易下經象旨決錄卷之三

周易下經象旨決錄卷之四

原任禮部郎中四川富順南沙熊過著

門弟南墩熊迥重校

井䷯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周禮四井為邑春秋井田記曰因井而市交易而退是邑有改象以井困倒體明之巽為邑升下卦无妄互體見之向在上之兌今改為巽邑然在上在下皆此坎爾是井不改也即井為革者沒其泉而已所謂我固有之也六三往上九四來下則坎水在上六四來下九三往上則坎水在下故曰往來井井汔幾也巽象木進退為桔槔入兌暗澤之中泉口有互離為瓶巽木入而進退則九二陽䌛出亦與未嘗繘汲者同于无功耳羸者大索謂拘纍纏絞而未能以互離在巽繩之上其象又為羸瓶朱先生讀汔至絕句亦未繘井羸其瓶別絕今按彖傳文求之非是

彖曰巽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不改井下郭京徐氏王昭素本俱云脫无得无喪往來井井二句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此陰柔居下而无應之象泥于實曰體本土文舊井在下未汲不能汲而日新是以為舊井也坎失前禽故无禽長寧周氏謂井旁餘瀝禽來飲者禽无飲非此言是矣崔憬云禽古擒獲非湛先生以為井欄之禽二亦无井欄象不食者遠于兌口其始无人其終无禽則所以為井者亡矣故時皆舍之謂時舍者明非初罪時止在此耳程先生作上讀與乾時舍義異是矣三渫而四甃非他井也井亦未嘗變變者時耳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應于上而下比之象井二自謂谷鮒皆指初谷說文泉出通川之稱鄭玄曰艮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是也鮒魚陰蟲巽為魚初處井下體又陰爻鮒之象也初在陰為泥二陽爻剛土在井

兌象也井底周匝陴上儲水如甕然鄭云停器也說文謂汲缾非敝漏者九二剛畫象水實甕中初偶象甕之敝穿下漏又互兌為毀折二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居得其正巽入之功已畢故渫然在下之上不得其中上雖有應而非用事故井邑所會之地又居兌口之下有不食之象我三自謂我惻者上坎加憂也王謂五離為明行謂四也五在坎中四汲三而成互離為求王明也以非正應故稱行

稱求井何以求食不食存乎人所以為井者存乎已行人惻之非自惻並者井物之稱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四柔得其正承乘皆剛[illegible]居近臣之位巽木上水之始甃以助三為五求文明之治如此王介甫曰井之道以不求求之是子貢所謂異乎人之求者不違于卦爻之情以人事君之義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五變坤作井故洌剛居剛故潔坎正北方之卦為寒寒泉居兌口之上食象也寒泉之食何以中正呂仲木曰居德而不中正則貪戾有傷渥之耗疏遠無沾濡之益是斜口井也惟中正則四方皆被其澤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中是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俞氏謂汲之訖是處翻指鹿盧收繘者晁氏依之朱義因取焉非也四上皆陰故曰孚上雖無位四能汲三之渫而出于井口上遂收井之成功矣胡仲虎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亦未繘井而羸其缾人之于性知之行之有未盡也其猶是乎

証音 據程傳時舍上聲讀

証句 據本傳汔至亦未繘井為句羸其缾為句

証誤 據俞王本井收作汲

脫遺 據郭京徐氏王昭素朱傳不改井上脫无得无喪往來井井二句

革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爻至三為終日過三為已日當革之初文明以說之際乃能孚信于人也漢書曰理紀於已得已則可孚矣朱子發曰十干自甲至已然後為庚庚革也自庚至已十日浹矣已日浹日也例以先庚先

甲此爲近之蔡氏云一爻一日過初爲巳彖統一卦謂過初爻者非王氏以離納巳然納甲雖易所有而非古僧曇瑩作倣讀十二辰至巳陽數極當變謂巳則與日異乖經義矣易之彖未有言悔亡者革獨言之重改革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太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水火相息兌在火下則自成澤在火上則兌金成水晁以道曰兌无爲水之義必孚字誤何子元引漢律歷志易金火相革明之皆信孚誤不知象矣胡雙湖云夫子欲論相息之象以水火爲言亦非二女何以不相得兌在上而性潤下離在下而性炎上也文明則人知悅則人從正則人服革命者酌其德建以改歲命曆洪傴云劉歆作三統歷及譜稱革彖湯武其前又引逸書先其革命之語顏師古云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是也所云革命非取天下洪氏之論與象治歷明時相通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敬軒薛氏曰澤沒火則火滅火燥澤則澤涸相革之義也朱子發曰牽牛火位星紀水位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此上元太初起曆之元耳洪傴史繩祖上以大衍明之謂革居序卦四十九當大衍之數此于澤火之象何關耶至若虞氏坎離蒙艮之論益成曲學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體離明以陽居下而無應故其象如此離爲牛黃謂二也離之二曰黃離初何以鞏二之黃牛蘇氏曰六爻皆以陽革陰初九九三九四九五四者所以革人而六二上六者人革之初九九三所以爲革者火也而六二者火之所附火以有所附爲利而所附者以得火爲災故初九九三常願六二之留而不去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彖言巳日乃孚爻言巳日乃革之何也卦以六二爲主文明之賢而上應剛中之君待上之革而從之俞氏指侯國以別於王朝是也乃革必巳日然後可革離日方中蓋未巳也故未可遽革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九三乘二捨之而征則二去而三與初无所施其
革二陽相灼而畏所附故凶九三爻位俱陽有貞
於咸厲之象革言三就革以言也崔憬曰未可頓
革以言就之也離爲言明夷見之言揚火也三就
者九位三故曰三翟玄曰三就上二陽王弼曰自
四至上從命而變按就說文云高也以卦繇觀王
說爲優且于就義不悖說之指也今讀如一就再
就之就非卦爻之情矣三居離之成火盛則金流

然革之以言視四之改命則異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有孚者孚于二也有孚改命虞翻曰巽爲命四
動互坎改巽故改命吉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
之謂之命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
序也四當二女同居之際其志本不相得然四體
兌說而二之互巽以是爲革也又四動成坎有信
志義蘇氏曰下之二陽以火爲革故見革者爲欲
去之德不足而革則所革者亡革者亦凶故初九
九三皆以六二之命爲吉上之二陽則不言革以

說革人而人莫不說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陽稱大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宋衷曰兌爲白虎
此吾所謂兌爲常之誤也三四五同互乾體故皆
言有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豹虎類而小者
王德卿曰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蘇
氏曰易稱風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

神其別虎豹悉矣然革貴於變變豈終不同乎揚
子雲曰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善言革之情物矣陰
稱小人卦之上猶人首也故以面言上六以陰居
兌之上高而无位貴而无民其玄德若豹之澤霧
而同類小人猶感而革面以從五蓋變之達于聲
音笑貌者如此況之極革之成雖无位者猶足以
化民成俗又何面從之疑哉下之二陽體察而德
不足故二以征爲吉上之二陽大人也故上以征
爲凶
証音 己曰據宋 漢上音紀

鼎☲☴巽下離上

鼎元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
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鼎大亨郭氏舉正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
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
孔穎達曰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
多養須飽飫故亨上加大朱先生從之非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
亨
離為目人常言之也巽為耳自鼎象言之子夏傳
中虛為耳朱先生之說是也五得中而應乎剛則
所以為耳自巽也虞翻曰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
兩坎兩離乃稱聰明耳能視不足以有明聞言不
信聰不明皆一離一坎非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
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在巽股之下稱趾鼎既重器而又上應陽爻益
非陰弱所勝故顛當以木巽火之初而巽入不已
則積薪鬱而火不揚莊生云薪燼火傳故須出否

者燼之餘也鼎趾覆用趾以受火非能受實也故
利出否以作火亦去故取新之義楊用修說洗括
云古鼎空三足以受濁滓烹煎和法欲清在下體
在上則易熟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蓋
初六洗鼎也子以顛趾出否為二義洗為一義再
言巽長女君也應互兌有妾象子指所應互兌之
四四陽爻乾道成男得稱子又鼎中實象女子之
孕女子孕者亦必去故取新舊術者知之巽無子
而兌有子者巽遠君而兌方居用事之地故君不
如娣也出否則鼎致用以子則鼎有主故无咎貴
謂九四陽爻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
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陽爻為實仇謂初相比而有陰惡之疾也九
二剛中故不我能即王弼曰六五困于乘剛之疾
不能就我則我不溢乘剛之疾殆輔嗣鑿空耳鄭
玄怨耦曰仇虞翻以四為三不見其異鄭氏矣不曰吾子好仇乎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子夏傳曰次實腹也則非耳矣耳五而言于三俞

氏所謂耳雖出于鼎口而根于鼎腹三爲鼎腹晉
是也革謂變異三五異體非應之象塞不通謂革
于四也三變互離爲雉互坎成膏九三實而可食
者而其行廢矣之舉矣雖有雉膏安得食哉互兌
爲澤當以米與火之際陽入於陰九六相合致雨
之象將悔者三與上不應故三有所欠而悔也終
吉者俞氏所謂三五同功五受上鉉而行三亦與
之俱行是也失其義者漢五行志及虞翻并曰鼎
以耳行耳革行塞也朱義以說五從上爲失非象
旨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何如
也
足謂初四爲諸侯上公之位餗者李鼎祚曰雉膏
之屬是也亨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餗
周禮醢人糝食註菜餗又蒸蔬註鄭氏云竹萌曰
筍筍者餗之爲芽八珍所用焉云健也按陳留謂
饘爲鬻鬻非公鼎之珍矣形渥如程先生說與覆
餗相連讀之四居大臣之位剛而不中下應陰柔
故其象如此鼎趾掘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
餘量以爲溢地故三變不食明不可復加也至四

則溢而覆矣初未實鼎則顛趾利出否四已實鼎
故折足爲凶語其位也信何如以其應初非所信
而信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中而不亢柔而有容故曰黃耳五變體乾爲
金鉉所以扛鼎者朱爽互兌非也虞翻謂三貫鼎
兩耳乾爲金朱先生因謂下應九二之堅剛非也
三非鉉二亦非鉉也九二之實利在于行而不食
故六五之耳利在于貞而不行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九家震爲玉上變體震爲玉鉉或曰乾爲金玉五
下應二三互乾故有金玉之象朱爽曰玉貫于金
上尊於五故以別之然二三非鉉也吳俞皆曰五
謂上爲金鉉上乃自爲玉鉉滋不逮於義矣上九
離成炎極鉉者玉而後可三以不食爲憂故上耳
得玉鉉則大吉无不利或曰鼎象也全體一鼎分
上下體則爲二鼎上體之鼎有耳而無足故曰折
足下有足而無耳故曰耳革
誑衍文 按郭京舉正象傳衍而大亨三字
震☳☳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吳氏曰乾陽君也坤地國邑也分乾之一陽以主坤國邑諸侯之君也一陽象雷二陰象百里之地下震象匕互坎象鬯互艮象手執之鄭康成曰人君于祭之禮親匕牲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俞氏曰遠謂卦之外體邇謂卦之內體內外皆震有遠邇驚懼之象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成震之主故爻辭與彖同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二雖乘剛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其象如此億余氏云大也謂嘆辭億度皆非占用其變則互離離爲蚌貝也躋于九陵在互艮之下故稱陵震爲足足乘初九故稱九陵虞氏說是也勿逐七日得胡氏云二至上上至二七數困學記薛氏云易以初爻爲七日舉前卦而言也震之七日得亦初爻蓋得之虞氏乃曰四已體復故喪貝勿逐此自謂二何關於四哉至謂震數七離爲日故七日則震數之七亦未了然見其所出若于寶以書誕保受命七年之語因爲七年之曰益于卦象不相謀矣

薛氏曰初九之威不可犯也來則未危故雖喪貝而勿逐躋於九陵以避之初不遂其震而繼之咲言故七日可以得所喪按貝以明初之威七日得以明初之不以威陵物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吳幼清作蘇死而復生也六三於初震雖遠于四震則近上蘇言下震之聲將盡下蘇言上震之聲復生位在二震之間故其象如此互坎疑于多眚然居震動之上又動則坎象不見遠於敵應居外而震不能及故无眚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遂依荀氏本作隊泥虞氏曰坤土得雨也位在於陰坎中而震隊泥之象與屯五同故未光陸氏以去聲讀泥非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初始震爲往四洊雷爲來五當震往復來之時厲雷聲之厲也億大也

余氏象以大无喪釋之則億喪貝亦大也六五雖往來皆厲而隊泥之威不復如二之喪貝黃東發稱鄭氏之說而不知自蘇氏出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重震之極雷聲漸小而消散故曰索索上變體離故曰視然本自震來故矍矍不定以陰柔處震衰懾其餘威而征以避之則四將益張故凶蓋九四墜泥之威止可及五而不能及上可以戒而无咎勿征也六爻皆无應四得據二陰而有之則四上之婚媾也四始欲以威克然墜泥而不能繼則及於上六有言而已震爲善鳴故有言象蘇氏曰六二喪貝而五无喪六三震行无眚而上六征凶九四之不及初也遠矣

証字蘇荀氏遂泥作墜泥　証音蘇荀氏泥作平聲讀

原缺

艮背之義狹也或曰易背爲止之說何如曰朱子生本王弼謂易背爲止明背即止而項氏玩辭曰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說按古文背字爲北有訛爲止之理然則晁氏謂依卦辭作背是也故必察光明與无咎之分而背止之義乃可以別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陰來居下而能靜者蘇氏曰趾能而聽於腓者也艮趾不害於腓之動止而聽腓之行止以爲節艮之正也故利永貞非朱義戒辭之意利永貞之爲言卽傳未失正之意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拯依一行作拼馬云舉也二以陰居陰而材本柔又上下敵應有不能舉五之象二之所隨謂五也其心不快坎有心加憂之象二下而五上故云退未退聽坎爲耳也虞翻王弼俱指初爲隨程朱二先生俱曰三非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馬虞云限腰束帶處爲限謂三居二體之間如戶限

列當依孟喜作裂夤當依荀氏作腎互坎象艮三
本止之主然互震而動故有裂夤之象也熏依虞
翻作閽閽守門人艮象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
熏通荀氏爲熏或作動背非今按公羊閽殺吳子
作熏殺則虞說是也熏說文訓火炎上出焉因言
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者震以動爲
主而所主之四互坎故中未得艮以止爲主而所
主之三互震故危熏心易之所貴時止時行耳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荀雅身紳也總括百骸止諸身則无方矣荀讀爲
大姙有身之身不然止諸躬王伯厚云偃身爲躬
見躬而不見面說文躬从呂从身呂背脊也猶言
艮諸其背耳爻言艮身則其義不止无咎也而僅
曰无咎故象以止躬明之以四之位正可當背故
也或曰股上臑下前臍腹後腰脊膂所在處乃生
身之所由始呼吸之根氣所從生止其身則氣住
而神亦住四以柔居柔導氣致柔者所以止其身
也亦通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以柔居中故其象如此虞翻曰艮爲止在坎車上
故艮止輔輔車相依猶輔頰也言有序互震爲言
也正依宋衷作美文以上下中韻得之胡仲虎云
咸多象而艮多象辭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証字 艮限艮其限依古文象艮列作艮背 荀列作裂夤之列 熏心依公羊作閽心及虞氏

証衍文 據一行隨手作夤 據荀氏作腎裂夤之 據宋衷作美文中正之正

漸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吉下依王肅本也字美文下脫利貞二字漸之進
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此明女歸之吉也
進得位者巽往於外得正女代母之位横渠指爲
六四是也朱子以渙九進三漸九進五考非女歸之義矣若
滋子謂二以柔順居中以上承陽則於進義不明
又艮爲少男亦難取女義俞氏指爲歸妹倒體三
進爲四則離近似然易之倒體多列正卦於先而
後著倒體之象今漸在歸妹之先疑非其義矣進
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剛得中此明利貞之義也鎭

女進以正刑于之化可成因可正邦其位剛得中明婦道无成正邦之功因九五剛中非四所能專也前明漸之意故曰進得位後明漸之貞故曰剛得中所指各不同也止而巽動不窮內不止非漸之道外不巽非進之道楊敬仲曰止者寂然不動巽者隨時順理止非強止道心无體本无可動變化進退巽動无窮雖動猶不動也朱先生曰自二至五皆得正又曰自渙九進三旅九進五皆得正殆不然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賢德善俗鄭京卑正云註曰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初稱鴻婚禮納采用鴈鴻鴈之大者象言女歸吉故爻因之以取象也李鼎祚曰自二至五體有坎離離爲飛鳥而居坎水鴻之象也干者虞翻曰小水從山流下之稱艮爲山爲小徑坎水流下山故鴻漸于干也小子厲有言艮三索得男爲小子艮又爲言也初六遠則无應近則過二兩陰不能相容故小子厲有言然漸道當然非志于利者故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依漢郊祀志作般孟康云般水涯堆二當互坎可稱水涯之堆虞翻謂艮爲山石非也互坎爲飲二變互兌爲食朱義漸遠于水進于干而益安矣鴻水鳥也據于石則又何飲食乎楊敬仲曰人情大抵好進惟有道者不然飲食衎衎疑于不事事而素餐故象釋人之疑曰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爾雅高平曰陸水中平地三動則成坤故爲陸夫指三鄭玄云坎爲丈夫水流而去虞翻曰三動陽死坤中坎象不見也陽本上物艮止于下之象婦指四巽爲婦離爲孕三動成坤離毀失位亦三近比四无以正室孕子之象利禦寇離爲兵戈甲冑坎爲寇盜秀巖李氏曰四非婚乃寇是也自下禦上三動坤順坎象不見而又艮體而止巽順物莫

能進故利用禦冠也蓋動與不動皆有其象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巽體爲木之餘去艮山高而鴻工爲縄直方斷有梃桷之象也巽爲進退故漸木而或得其桷李鼎祚謂四爻陰位正象桷是也俞氏指三非矣卦以漸爲義漸木者進得位卦之正也爻以巽爲主得桷者所以成巽也故象獨曰巽以順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爾雅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釋名謂體崇高以其在艮之上虞氏曰四體半艮山故稱陵非也巽爲婦離爲孕坎爲歲三歷三四至五爲三歲虞翻謂三動此自言五耳何與三哉三與五皆言婦三凶而五吉何也俞氏曰五與二應乃夫婦之正配故吉三與四比乃夫婦之邪匹故凶也

上九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范諤昌證陸節疑陸字誤胡氏程氏遂作逵楊敬仲曰非也上九之應在三三爲陸上爻體巽之極爻降而處巽巽如此故其羽可以爲人之儀則其可不可亂者人心爲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已非超然能遠於巽則其心不爲進退得失所亂矣

証字 陳郡京房谷脫風字著

証字 張揚氏上六陸仍作陸

証字 陳見氏磬作般

歸妹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歸妹震長兄出而用事將嫁在內兌之少女也吳氏指六五在女家爲震兄所歸之妹九二在夫家爲兌女所從之夫然非卦義也漸女歸巽外之辭歸妹兌內之辭也天地之交俞氏曰九四陽爻在上卦二陰爻之下六三陰爻在下卦二陽爻之上人之終始胡氏曰兌爲少女女之終震爲長男男之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依陸氏所下脫以字恒情歸妹與嫁女異說以動所以歸妹之道也或誤指震爲兌夫失卦名義且就震言說兌爲色而不知說非震就兌言動於欲而不知動非兌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俞氏曰歸妹女之終兑毀折敝也互離爲明所以知其敝而永其終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以如江汜不我以之以三反而以娣也虞翻曰震爲兄兑嫁妹謂三是也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以娣以卦名以恒者初三易位則成恒言三能用恒之道以下建也跛能履初動成坎則三爲曳跛三雖能履有初之助象所謂相承之道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剛中非眇者眇謂六三也虞翻曰震上兑下離目不正故眇能視蘇氏曰六三不中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初二爲之娣而各致其能使三得之以復且視蓋上下之常分故象曰以恒曰未變常曰吉相承皆妹之道也已有能而不用使无能者享其名則九二幽人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故子夏孟京皆作娣媵之妾上六陰爻无位須女也三以說主而應之故稱以須虞翻謂自初至五體需象非也鄭玄首才智之稱亦非也震爲反反歸爲娣也初二處三之下三忽其剛而棄之蘇氏曰六三不知托行借明于初二自謂能履視也是以棄娣而用須須未足當娣也失二娣之助則以跛眇見黜宜矣歸然後知用娣故曰反歸　以娣當依荀虞李氏作平讀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互坎月離日爲期四變日月不見故愆期虞翻謂三非本爻占變也坎爲曳震爲行行曳故遲歸震春兑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故歸有時四長男爲歸妹之主將爲三擇配而上无正應此其志不无有所待矣諸家指四爲賢女失卦名義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謂震主九四所歸之妹乃五蓋王姬也又別取義虞翻謂震帝　者大妻君女君亦謂乾爲

爻一爻二袂乾三畫皆奇變兌外一奇爲偶皆映
之象下卦六三娣之袂也六五變爲奇則上六爻
君之袂裁改而成不如六三之袂自成者之良也
娣以容爲悅非制遇之謂月幾望坎月離日兌西
震東日月相望故曰幾望幾望而光未盈柔德居
中而謙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
實承虛筐也

女指兌之三震竹爲筐三承上筐變則火動而上
筐无實也震長男爲士上自謂上變離爲兵戈兌
爲羊上刲三之羊卦三至五爲坎血在羊上刺无
血之象謂无應也按宗廟之禮主婦執筐米房中
之祖后夫人職而言女不成爲婦也士刲羊无血
禮君視割牲取血今无婦不成爲祭故不稱夫也
卦无攸利指三四位不當言爻无攸利指三上无
應言

誕蔆 據陸氏所下脫以字 誕音 據秀岩李氏本作平聲

豐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
神乎

故豐之豐撥林巢蒙抗作豐 撥大也蒙蔽也 云孔子有言
古之治天下者聖人上則天下則地中則人人之
聖者爲上王者代天理物日月所照舟車所隆皆
王者所統周官職方氏辨天下據于四夷八蠻
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
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王者之職乃如此其大也是
故王者惟恐其不大故彖言尚大也然則假當如
馬融作古雅反讀之以應傳尚大之義勿憂其智
力不足給宜如日之中天日无思无爲自无所不
照也朱先生曰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
若此者苟以示戒焉可也而非處豐之道矣月盈
以盈者也之卦六月豬得其咸[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占食 分豐盈虛消息三六積而極於六其辭詳見 繫辭況于鬼神疑羨文易稱三才之道至天地人 止矣乾文言以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並列之誤彖
傳以天地鬼神並列之此所謂二氣之良能者別
而言之則天地日月鬼神可悉數合而言之則天
地日月消息盈 是之戒卽鬼 神也而于三才之後復列鬼神不
旣贅乎劉向說苑引孔子告子夏曰豐明而動故
能大苟大則虛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即繼之以聖人不敢當盛而已无人與
鬼神之語句號悔極群書豈見古易耶虞翻不知
以人謀鬼謀明之既已不協而程先生遂以造物
之迹爲言不復玩其上下辭旨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俞氏曰陰乃陽之配以九遇六配也六二乃下卦
離之主爻故言主是也□彖皆指爲四非以其非
應故曰遇雖□以旬六□作惟古文本作惟何子
元云惟易中作唯从口因誤作雖或然也旬十日
也按鄭氏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王國以爲限禮
畢歸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也豐以
明動相資爲義二於初非正應久留无益故過旬
則災也古文旬從勹從日說文云徧十日不以訓
均陸氏謂旬均程先生從之不然也尚與得尚中
行之尚同言其所配之四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蔚蔀草名馬云小也蔀雖豐亦小矣二成離之
主而上應陰闇无以相資故有此象初二相比故
曰遇二五相應故曰見斗孟作主說卦震爲主六
二當日中明盛之時而見五之至暗故往得疑疾
二虛明不雜故有孚信以發五之象而吉也以
道自主古文斗字不然離由六二而成豐之所資
世系其暗主何爲至日中見斗哉虞氏以震仰盂
有斗象而四蔽五光爲斗見趾因劉牧曰君斗也
而演之然亦鑿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公羊傳范棘曰沛楊敬仲曰水生之草尤其不茂
九三所事乃極闇則其所謂沛者如沛而已其不
甚于蔀也虞氏曰在震下爲沛礫氏又訓爲之水
沛然皆非象旨矣沬韻會云微晦也三明極將衰
故有微晦之象諸家或改沛爲旆改沬爲昧謂斗
柄後小星非也右肱依姚信作右股互兌爲折三
變則互艮爲股鄭氏云互巽而便於進退爲右肱
亦非也象旨辨見說卦按師左次明夷左股左腹
皆指陰爻則陽爻右也終爲上六蘇氏曰沬小明
也上六明闇雜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爲賊

而可發也爲之用乎則不可不爲之用乎則不敢
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illegible]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以陽居陰位已不當又明盛而衰之時故亦
有豐蔀之象雖非有斗于互坎幽陰之方而爲帝
車運中煩晦明以建德故于四近臣之地言之也
非正應而相比曰遇同體曰夷如睽襄之夷震爲
主故云夷主指五也諸家皆謂等夷指初翻牧之
言曰初交上四動以應之爲一卦等夷之主陸希

聲云初言配主恭四言夷主諸皆非經義虞翻李
鼎祚指窺其意不能明了若朱先生既以初爲同
德之夷主復云當盛遇闇則又似指五言之矣九
四位不中正與六五異豐蔀乃自致故獨言位不
當言行者言近而相得九四剛明之才當有所行
又震動爲行也郭氏舉正謂行上脫志字理或然
矣石守道曰四雖幽暗而遇夷主吉以志行而言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指九四者吳曰五柔下求四剛陰陽相感成
章也劉牧謂乘四之明四來章明於已非交行變

與來于發所謂五兌爲口譽之者是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依說文漢書作豐大屋也虞翻曰豐大蔀小
以三至上體大壯爲屋象故豐其屋四五也變上動
成家人大壯屋見則家人壞故蔀其家非也震於
大壯爲棟宇有屋象屋於室爲外上以陰處極而
最在其外故也家指九三在內若蔀其家言蔀小
其家只謂九四闚戶六五闚戶乃宅之外而屋之
內也離爲目目而近戶窺之象也李鼎祚以上應

三三互巽爲戶易象巽不爲戶矣既屋豐家蔀若
窺地戶闃其无人上歷位三下窺其應故稱三歲
適得其未數也際依鄭作瘵翔依鄭王肅作祥藏
依鄭作戕謂天病之以惡祥也猶高明之家鬼瞰
者 以韭飛釋之非也九三剛明之人使之自折
其肱而莫之用豈真无人哉有其人而不能下以
求之蓋上六自戕之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
當之[illegible]

操說豫象傳見證字 嘆[illegible]指九三
丁思神乎行 右[illegible]作假
鄭郯氏舉正行 埃林蔡 故
施上說志字 遇大豐作章

証音　據鄭氏　鄭玄王肅　據馬融假　作古雅反　陸作齊宫　翔作洋也　陳鄭氏　藏作哉

旅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小謂陰指五也俞氏曰家人與旅以內離外取義內離外巽入而麗乎內家人也內艮外離止而麗乎外旅也旅小亨謂在上者之旅六五是也旅貞吉謂在下者之旅九三是也故彖辭兩言旅以別之俞氏論是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以外為義故先以卦外體明之謂六五柔得中乎外與他卦柔得中于內者異順剛五承上也不折不廢是以為亨或謂雖得所托而非應不成大功非也九三本處多凶之地然材雖剛而能止應雖剛而體明止以麗明非忘動者羈孤窮困不足累之矣石磵易或疑彖傳衍上下小亨而俞氏辨其非愚謂正衍上小亨不足辨也彖與旅皆總陳卦義而結之曰是以故知當作二句分說而衍上小亨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鄭玄王肅云小也艮為小石故瑣瑣今按晁以道云瑣從玉聲亦小石意斯者役之賤者也古訓析薪為斯上應離故取斯義斯者初自謂其指三所取謂二蘇氏曰羈旅之世物无正主近則相依自九三至上九皆陰陽相隣故三之所取在二初六窮而无依隸于六二三焚其次弁以及初故曰斯其所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家易曰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資懷資不露善處旅而免禍矣童僕謂初艮為小子故僕稱童李鼎祚曰六二履正體艮艮為閽寺童僕貞之象也二因三之資以隸初故得童僕初雖四之應而四為三所隔終豈有尤之者哉俞氏曰貞當自為句周禮有秋承貞貞亦占之美辭愚謂此意象也黃楚望所謂象外之象者必此類他爻放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虞翻曰離爲火三動艮壞故焚其次艮爲童僕坤
爲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童僕旅與下謂初旅
說是也其謂六二我之次非也次指三所處者二
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得童僕而
三喪二去初甚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反者俞氏所
謂六二柔得中九三過剛而不中也嫁六二喪其
童僕貞爲句程傳以貞屬謂以貞厲失之也以依鄱
陽胡氏作巳傷謂巳見傷于上而復不攻以待下
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虞翻詩爰處之處徐氏曰居者巳定居處者暫住
而巳李鼎祚曰九四失位而居艮上艮爲山非平
坦之地是巳四體兌巽巽爲木兌爲金木貫於金
即資斧所除荊棘之象我心不快四動互坎爲心
虞翻謂二動非巳所乘若剛不得其所而得其資
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謂差强于三不及二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雉謂上焚巢之鳥于寶曰離爲雉爲矢互兌爲決

矢決於外射雉之象外上也一矢亡虞翻曰五變
乾體矢動雉飛雉象不見故一矢亡程先生所謂
發无不中蓋射以一矢而即亡其雉亡之言死也
終一卦之終指上也傳曰卒成之終謂是矣象稱
上逮明上即終也以用也五成離之主爲言而互
兌說則其言譽命也上居旅之成而五柔得而能
順其剛故上以譽命歸之說者以爲无正位之實
仲尼旅人近之石守道曰上能逮及于巳蓋能承
順于人者也虞翻曰譽謂二巽爲命六五即次于
二二多譽上逮者二之逮五非矣五旅于外順剛

之不暇焉能次二者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象曰以
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鳥焚其巢侯果曰離爲鳥爲火巽爲木爲風鳥居
木上而遇火焚巢之象也旅人九三也三于六爻
居人位兌爲笑離號咷也三四五互兌在下離在
上是先笑後號咷之象謂震爲笑上變則成震象
在前故先笑應在巽巽爲號咷象在後故後號咷
者非也上者三之所次三巳焚次亦巳傷矣徒以
艮很過剛之資直前而不察蓋至于上而后知之

始號咷也離之家曰畜牝牛吉六五之謂牛矣居卦成處離極炎上騎亢而下不比五故喪失之易者上居一卦之窮蓋易之象旅人牽牛車服賈而喪諸境外也終謂卦終莫之聞用離明不用坎順也吳幼清曰卦惟三五爲旅人初言其時二四上言其地處旅之道宜柔不宜剛五柔而中三剛而過是以五得財得人而終譽命三既无可居又不可行而凶也 六二終卦

証句 據俞氏六二貞字自爲句　據六二爻辭及程傳吳童俟貞爲句

誤 以楊升庵 鄭陽明 集石硐易象傳 証衍文 衍下小亨二字

巽☴☴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以申命朱子發曰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毙以道徐氏新義申命之下有命乃行也一句誤寫入註按唐郭京舉正徐氏同何子元云王弼本註命乃行耳有不巽而命行也今連二句讀之上句在註實贅矣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中言之耳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皆據陰故志行自王輔嗣而下皆同獨朱義從虞仲翔指九五非也或疑二五彖傳得中正中而欲從虞朱豈知彖據一爻象指全體而重中皆論六畫卦哉柔皆順剛統一卦言小亨者陰爲卦主陸績言是也所以爲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權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權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言必順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見二五也有其權而无其位非二五之大人孰能容之大人如乾二五皆稱焉蘇獨指九五非也項氏玩辭曰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事必待申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武人與獲武人同皆以陰據陽者虞翻謂乾非也初六柔故疑而進退位剛故志治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二以陽居陰巽而得中之象如此宋衷曰巽爲木
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是也巽義伏二无應
于上退而據初心在于下故曰巽在牀下也用史
巫紛若按說卦互兌也史指三巫指四二與四三
與五同功而異位而二五兩剛本不相應俞氏所
謂非用三四不能達者是也三遠五故爲史以達
二意于五所謂祝以孝告也四近五爲巫以達五
意于二所謂嘏以慈告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變則互坎艮虞翻曰坎爲憂艮爲鼻故頻巽无
應在險故吝也蘇氏曰九三以陽居陽而非用事
之地知權之在初六也下之則心不服制之則力
不能故頻蹙以待之也志窮者荀爽所謂乘陽无
據爲陰所乘號令不行故志窮蓋得之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居陰得正又在上體之下免于乘剛之悔程
先生謂乘剛有悔非巽義矣崔云三品下三爻也
初巽爲鷄二兌爲羊三離爲雉也四居五下巽順
盡事君之禮故初二三皆順之諸家援穀梁乾豆
賓客君庖之說非象意也虞翻知取象然狼豕之
說牽强不通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有其位而能以巽乎正中故象如此俞氏曰卦
互兌爲口所以造命也兌居西方故言庚初在互
兌三畫之先先庚三日也五在互兌三畫之後後
庚三日也俞庚義取馬融先後義取虞翻而少度
之然獨明暢矣先後依陸氏俞氏俱去聲讀馬融
曰八卦兌西爲金巽互兌而五在兌上故言庚十
干戊己土餘八日爲萬物終始甲者始之始庚者
終之始此其說獨可言庚耳而于先後三日了无
所附虞翻謂巽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
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變四至五成離
終止成震震三爻在後庚三日以震言巽辭益紆
曲李氏易傳舍馬而取虞豈謂巽究爲躁卦耶陸
氏曰甲庚者皆申命令之謂甲者德政也蠱以四
德創制象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
庚者刑政也巽以小亨申命故爻言其變曰先庚
後庚所以信而審之也甲出也庚更也以庚變甲

天之道也先後三日使知其意希其令也蠱先甲後甲而以爲終則有始巽先庚後庚而以爲无初有終何也俞氏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既亂而復治則又如其初故于蠱之甲曰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始爲不善既更而後善故于巽之庚曰无初有終其義各有所取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不正不中居巽之極巽牀將以圖四也喪其資斧應在三三互離爲資斧也兩陽不相入故其資斧喪矣

疑文 據鄭徐晁何中今本脫命乃行也四字

證音 蘇陸氏俞氏先後似去聲讀

兌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不謂之說而謂兌者胡翼之曰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爲兌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易有天道焉順天謂上兌有人道焉應人謂下兌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先民者下兌犯難上兌自三至上若坎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敬軒薛氏曰麗澤互相浸灌講習互相益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六爻以相比取義初和兌者比九二剛中之人兩陽相與和而不流故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剛而得中雖比六三而能下與初九同德相孚說之以道故吉而悔亡蘇氏曰君子之說于小人將以有濟非以爲利也初九以遠三而无嫌至九二則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於初九者而后悔亡文與而實不與所以信於初九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之內爲來六三陰柔不中正以九二不與巳比乃來比下以爲悅位不當者俞氏曰巽正位在四乾在五坤在二震在初離在二艮在三坎在五兌在六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謂隱度四互吳進退之象石守道取西方金剛
斷之義不然也介俞氏讀爲句四與三上下異體
猶疆介然矣者疾三陰邪朱義介然自守疾惡柔邪是
也四位柔而才剛故象如此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謂剝卦上六以陰據兌極妄說剝九月爲剝兌
之九五正當剝之六五也厲者五以陽剛中正雖
孚剝而有威嚴也當依俞氏作孚讀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成卦之主居說之極引於九五陰不自守說
而忘返之象三上皆陰質以說爲事也六三復非
其位而介二陽以來說爲兌劉牧曰兌體趣下是
也夫初二不招三而自來兌則其心易知其爲害
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物匿其情而
託于无心以爲兌者故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
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上六有所作好失
光明之德矣蘇氏以引而不兌爲正以俞氏未光之言可讀爲句

渙䷺坎下艮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坎剛卦也巽柔卦也陽剛本居上今在下體故言
來內辭也窮極也陽來在下之中不至窮極也柔
得位乎外謂巽居上體當用事之地上同者四成
巽之主又與五同德也始朱先生謂卦變自漸來
也已復云不見三來居二之爲安二之三爲得位
也于是蔡氏本盧氏虞氏之說云柔得位乎外而
上同四也俞氏曰朱義專取兩爻相比相易故失
正義貴渙其最著者要當隨地而觀爾彼損益皆
卦變固不可用比易之例遂止曰卦體疑皆未然
余氏說固亦非也哉乘木上夾郭京脫利貞二字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拯子夏作拼字林云拼舉也唐陽於陵傳拼臨貧民二方在險
中初思上舉之也二本以初三爲險而當渙之時
三已志外渙而去之不成爲險故初同病相憐思
舉乎二也說卦坎爲馬六質柔而發初剛發剛者
乘壯馬也呂仲木因傳義謂順九二壯馬夫在險
之馬何足稱壯哉蘇氏謂渙之初六有馬不以自
乘而以拯九二忠順之至蓋近之矣初不言渙救

之早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机二自謂也虞翻曰震爲奔　坎爲棘爲矯輮震爲足輮棘有足艮股據之憑机之象一體剛中之德雖居渙時而願上同故渙去其机以就五俞琰謂五衆有動而出險之道爲庶幾矣朱先生謂九奔二机以九爲奔誤因卦變之說若先儒指五爲机程先生謂二陽不能同于渙時而指初皆非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渙躬坎體之上險將脫也渙之諸爻獨六三有應于上三能求援而出離乎險象所謂志在外是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渙群者謂既不應初又不比三也丘薛氏朱氏訓聚謂五互艮也六四成巽之主以入爲志故渙群獨往衆知嚮方而聚之五夷者等夷謂初三也蘇洵有言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則誠非等夷所能測矣虞氏曰渙群雖則光大有丘則非平易故有匪夷之思非爻義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家易曰坎水汗之象陽稱大故曰渙汗其大號是也王卦變否體乾爲首來下處二成坎水者非或曰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難而使之安者號令也汗心液也令出于人君之心而周浹乎四海猶汗出于人心而周浹乎四體也王居虞翻曰五爲王艮爲居是也彖言王假有廟此言渙王居相發之辭難既散而王假有廟則王有定居矣爻二渙命不指王居之渙爲衍朱先生謂散其居積黄東發曰六三六四曰渙其躬渙其群者有所指而散之故朱說爲順此爻乃渙汗大號之下獨言王居不成文故兼提卦名渙曰渙王居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正位似无散聚之意愚謂東發說近是也自荀爽虞翻王弼莫之有改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程象傳渙其血爲讀諸義渙其血去非餡輔逖出无咎亦非虞翻曰應在三坎爲血去逖出言去而遠出即象傳所謂遠害之意上居渙之終去坎遠故

象如此凡在險中者貴乎出險在險外者戒乎入
險三上之別也程傳血下脫去字者非朱先生欲
改洫爲惕按陳文友曰遠害是以遠釋洫字也若
從小畜文洫改惕字於此未安
証疑 依郭京舉本上脫利貞二字 証衍文 五王居之渙衍
証句 據象傳渙其血爲讀去逖出爲讀无咎爲讀
節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剛柔分坎上兌下坎剛而兌柔一剛一柔分居內
外而各爲之主也盧氏謂本泰卦分乾三上升五
分坤五下處三郭雍馮椅皆祖其說朱先生謂三
陰三陽皆不然也說以行險卦之所爲節者兌也
兌施節于坎故曰說以行險九五居尊能受兌之
節而五又成坎之主坎爲通故曰當位以節中正
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有節則分至啓閉晦朔弦望四時不差而歲
功成史繩祖佔畢以京氏卦定之曰自乾至節六十

卦凡三百六十爻應當期之日而謂君子以制數
度數有爲言之是失也 疑非易意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九二
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六三不節
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戶庭李鼎祚曰初九應四四互艮艮爲門闕四爲
內戶戶庭之象也門庭者二應在五五爲艮之上
而在外說文半門爲戶龔原曰門又外曰門內曰
戶楊敬仲以爲九二奇爻阻其前戶數奇六三耦

爻阻其前門數耦參而觀之當得本象但其知奇
耦別門戶以爲阻前者當之而不知卽所居之位
則亦未盡也若通釋以初爲兌始卯時闢戶之象
殆支且巧矣初二皆不出應皆互艮也蘇氏言節
以澤節水者虛納涌流其權在澤初九九二六三
澤也節人者也六四九五上六水也節于人者也
水之未至澤當塞而不通旣至當通而不塞故初
九以不出戶庭爲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戶
庭爲凶言當通也以敵應不相與而不通則失時
而至于極是也其言六三不節若以其居說之極

溢而不節也則嗟若以其爲節之主說以行險
所以說也故能嗟嗟則能節矣故无咎无咎者善
補過也其誰咎之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謂五上道者五爲坎主而能受節之道也呂仲
木曰安言順也承而奉行之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土于味爲甘五變坤坤土按說文甘美也從口含
一一道也傳曰甘受和言五當尊而能受節如甘之
受和也往有尚則數度德行自是制定中正以通

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讀如苦窳之苦國語辨其功苦韋昭以爲脆是
也澤以節水而坎之爲水者五也上非用事之地
坎之權不在焉故苦象傳道窮者是也虞翻乃謂
二三變互兩離火炎上作苦故苦節何其紆曲遼
就哉象言苦不可貞故上六苦節而貞則凶也
証誤
中孚䷼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蘇氏曰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朱先
生言孚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蓋中所抱者實
有物也豚魚者巽爲魚而在兌澤之中以應巽風
有江豚之象鄭康成曰三辰在亥爲豕爻失正變
而從小名言豚四辰在丑爲鼈蟹之微爻得正故
變而從大名言魚三體兌澤四上値天淵二五皆
坎爻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以水灌淵故魚利亥
丑豚魚既强生體例灌淵侵澤以无爲有矣盧氏
以三至上體遯便爲遯魚李鼎祚旣知其非虞翻
復以互體取之謂艮爲山豚所處三爲兌澤魚所

在少變鄭說而近世吳氏直謂江豚一物予行江
久矣風作則江豚吹浪見澤上有風之祥也大川
兌澤之象巽木浮于兌澤之上舟揖之利故可涉
大川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
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
貞乃應乎天也
郭京易舉正云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一豚魚字俞
氏曰及者近似之謂非施及之及也謂人之不失
信比及于豚魚之信猶詩序德如羔羊之意乘木

舟虛鄭以集板爲舟空大木爲虛按卦之陰中虛
之象王輔嗣以爲乘木于川舟之虛則終已无溺
蘇氏云无心之謂是也所稱應乎天者何卦惟二
陰所應皆陽陽者乾畫乾爲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伏兌象緩死巽象獄成而孚輸而孚皆中孚惻
怛之意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吉讀如騶虞之虞謂其樂信于四如非 朱先生謂
其能度也在中孚之象以相孚爲義无能度之旨

吳幼清謂如虞人在澤不遠交而求孚于二既非
爻義輔嗣以爲得專吉亦後微有所不安矣有他
不燕繫心于一不燕睨其他孚之志也金君卿曰
燕當爲變字或然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
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鳴鶴者互震爲鳴爲鶴虞氏謂離爲鶴非旨也在
陰者師曠禽經以爲鶴愛陰惡陽周書王會謂陰
羽也朱義稱九居二者是已虞氏謂坎爲夜鶴知
夜半故鳴在陰今中孚豈坎象而必取訟以成其

曲說哉其子和之俞氏曰鶴澤鳥二陰位三二同
兌體二鳴三和也朱子發謂四二同體震九二陽
大六四陰小有子象二四同志二鳴而四和虞氏
曰震巽同聲相應故子和之或曰互艮爲小子皆
非也二有好爵謂其位得中天爵也爾指三吾我
九二自謂也三乃兌之主爻二稱吾我而呼三爲
爾崇陽抑陰貴中而賤不中也虞氏以爲五蘇氏
謂爲有爵者求我之詞非矣孫子夏傳陸績作縻
巽爲繩繫之象焉荀曰燕爵俱有飛鳥之象意亦
其鑿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
當也
敵匹敵謂四也與艮敵應之敵同彼以應言此以
比言王輔嗣曰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
而不相比以爲敵朱程二先生謂上九皆非也或
鼓者居互震之中欲進而鬬敵也或罷居互艮之
下止也或泣不勝而退懼見侵陵震恐懼也或歌
者喜敵同類震善鳴也六三才柔位剛半動半靜
而又不中不正故有此象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

四動互離虞氏謂月在兌三日在離四日月相對故幾望也王應麟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抗陽凶在歸妹之五以應陽吉中孚之四從陽故无咎也幾郭京作近孟荀一行作既孟云十六日也以道曰古文讀近爲既詩往近王舅是也此實當作近即幾望意孟荀云既不然爻意矣馬互震也四捨三比五有二馬而亡其一故象以爲絕類亡類謂二上者五也三四本陰類六三自以爲得匹敵六四守而不與三比是絕其類于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孚者五孚四與小畜九五皆得四援故同辭巽繩而艮手有攣象中孚之主當使萬邦作孚而專取六四四能絕類蓋正人也故五得无咎虞氏謂二在坎謂孚攣二使化爲邦朱義因之據卦正互變動皆无坎體攣二雖取正應而頗非卦爻象旨王輔嗣曰居尊位主物其言亦大而无當矣故蘇俞以得四言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雞爲翰音巽象居卦極在卦終登天之象王輔嗣曰音飛而實不從極先生因之朱先生謂信極不知變其說皆有礙矣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求顯鳴而求信非中孚之道蓋侯果所謂窮上失位信不由中者是也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橫渠張子曰上處中孚之窮不久將變爲小過初六故初爻曰飛鳥以凶

謹案 據郭京舉正象傳[illegible]之下多豚魚二字 陸績子夏傳作麋 [illegible]金君[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作變 據京氏是氏望之幾作近

小過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卦繼中孚中孚有離離有飛鳥之象變爲小過則有坎坎見離伏見坎不見離則鳥以飛過但聞其遺音也何子元曰中二畫爲腹上下四陰爲翼始朱先生今按此說始來象本翻常識切之自謂離鳥指晉上之三以佐其言則虞國曲說也若朱義緣洞林謂有羽蟲之孽則亦均矣依俞氏古上衍大字依郭京舉正是以下脫可字事 下誤增

吉字依程傳有飛鳥之象爲解者之辭誤入彖傳
上則乘剛故不宜上下則承陽故宜下輔嗣本吉
出仲翔至王肅直習四五失位故上逆二三得正
故下順兼二氏乃得之吉俞氏謂宜艮止不宜震
動於順逆之義不明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有飛鳥之象若卦之初爲翼辭于瞻例仲虎
以鳥用在翼故初上言之象言下順而爻言凶項

俞謂在艮下當止然上應於四妄從震動之舉而
反飛者是也春秋傳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
于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
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王輔嗣曰祖始也初妣者居內履中而正指二六
過初而發二位故曰過祖遇妣虞氏祖妣指初與
三謂坤爲妣者非程朱二先生曰三四與五凡爻
取象位置各當其物今指曰三父四祖五妣雖義
取剛柔然妣居祖上體例位置不明矣遇者春秋

家有其語謂非正應而卒然值之也五則正應豈
得爲過哉艮震皆一君二民之卦小過之君不在
五五徒有其位而已二當艮止之象又居中得正
以承九三三者艮主二之君也臣謂初處二之下
家臣也二柔順中正而體艮止故不及三而遇初
也旣二近三陽之君而自應陰臣亦非經文過義
孔氏正義臣不可自過其位義凡所謂過皆就本
爻言之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弗過防之王深甫曰弗過必有以防之弗過當讀
雙湖胡氏曰亦謂讀如弗過遇之二字爲句也程
朱二先生俱四字斷者非防之者防二虞翻謂之
防四非也蘇氏曰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
三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六二强臣而未之過九
三剛而不中莫能容也故或從而戕其君謂之戕
者明二本无意於逆咎在三也春秋陳弒其君或
曰戕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蘇說得卦爻之情註家
謂上六小人三不能防而復與爲應者誤從指從
三者非爲三所從也蘇氏指二弗過者因二不及

君遇臣而言非應說也程朱二先生俱謂三過乃
乃免恐不然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
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剛居柔非過剛而敢爲大事者故无咎卦名小
過謂小者過大者不過故九三四皆曰弗過程朱
二先生皆謂剛不過而合宜非也蘇氏曰四之所
臣者五六也九四以陽居陰失位自卑臣雖弗過
我則開之過逢也臣未偕而逢其惡故曰遇四體
震動居上卦爲游當之厲故曰往厲震有恐懼之

象故爲必戒不居初而居四隊泥之威不能久之象
俞氏曰此爻皆以兩字爲句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
不雨已上也
虞翻曰兌爲密雲坎象半見故不雨西郊亦是互
兌言之五而稱公明君方失位在四故五稱公耳
吳氏曰公謂四彼謂初俞氏謂小事稱公皆不然
也坎爲弓弋象小過似厚坎也弋小器僅可射近
彼謂二陰在互巽穴中五體震動弋取以自助也
小畜以小畜大而諸陽不爲六四用小過以小過

大而二陽不爲六五用也故辭同繇傳曰已上依
郭京舉正作止王註陽已止下今本誤作上註亦
因誤作陽上故止然則程朱謂已上而不與陽和
失之何子元疑韻不叶亦近于固矣凡象故多有
不韻者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
之已亢也
上處小過之極超乎六爻之外亢而不可復返蘇
氏曰君雖不逢其惡而臣自備矣朱先生疑當如
九三弗過按陸氏釋文以本多誤故特標弗遇之

文明非弗過也離猶詩鴻離之離項平甫曰上六
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于網罟奈何
不凶哉初飛鳥以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
特曰凶且天災人眚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其
福哉已止者陽不升已亢陰不降互發之辭也

證句 據王弼以弗過爲句
證字 已上據郭京象正作已止
證獲 據郭京是以下脫可字小字下誤增吉字
證爻 據俞王弼九四爻辭皆以兩字爲句　據俞氏吉上衍大字　據程傳有飛鳥之象焉誤入象傳

既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

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
窮也
亨小者謂亨于小小謂三陰三陰得位而三陽下
之火珠林曰三陽失位男之窮是也虞翻俞琰皆
以爲二則與初吉乃若複語王弼曰舉小以見大
者之亨非卦象本旨程傳濟時不能无小未亨則
于本文倒置而又加一未字乃足其義朱義與程
伊川无幾異矣蘇氏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
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慍之者水在火上欲炎而
不達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

遂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陰必達陽奮
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爲既濟也或曰離明在内
故始吉坎難在外故不變則終亂三剛三柔皆正
而位皆當則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故孔子特
賛之也終止則亂侻所謂水返而終于潤下火返
而終于炎上者劉牧曰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
爲變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輪四也說卦傳曰坎爲輪四坎體而與初應適當

其後故爲曳朱先生指初非也坎又爲狐初在狐
之後有尾象在水之下濡象也初爻位皆剛有濟
險之才而其應猶在險故竭力救之俞氏曰輪曳
不敗尾濡不溺寧有咎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婦者何也虞翻王肅皆以離爲婦茀者翟茀鄭云
車蔽離有翟象詩翟茀以朝是也爾雅華輿前謂
之蔽後謂之茀初曳輪應四則二喪初之後茀鄰
于坎盜也既濟六爻皆有應六二居二陽之間上
不承三下不比初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也故竊

其茀稱婦者以明繫于五而他人侵之也二本有
柔中婦德而他人侵之已而正應者合則妄求者
退矣故勿逐也稱七日者胡氏云自二返覆數之
歷初數而還值二也今程朱二先生皆謂九五既
濟之時不能下賢是脫九五而疑之過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
之憊也
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離爲兵戈故稱伐三與上
應上爲坎體坎當北方故稱鬼方張說赴朔方軍
詩遠辞鬼方人是也楊用修據西羌傳竹書紀年

以爲西羌靡莫之屬吳幼清曰☲離之終南方之窮國也昔在荊楚居國南鄉而楚俗好鬼故名之鬼方子揆方索象吳楊似蓮經義矣三年克之虞翻以爲變坤爲年坤之爲年於後見之三至上歷三爻故三年三才位皆剛然近坎易溺既濟之民安于无事而難動故上易以致怨而下易以致疑以是爲憊也仁山金氏曰經世圖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三祀己丑歲卦皆既濟又運卦爲需世卦爲旅二卦外卦又爲既濟則其年又既濟之聚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錦之盛也袽衣之弊也六四得位名之美也險而乘剛行可疑也猶盛飾而衣有弊袽陸氏之言是也終日者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之時說文作晝日非也君子不疑在躬而後能濟四方行有所疑而終不爲累者以終日之戒善補其過故聖人許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指二西指五崔璟謂五坎月爲西二離日爲東俞琰因曰[illegible]坎正北而離正南[illegible]離二陰爻爲牛坎之陽爻爲豕月令薦麥夏禴之祭也顔師古漢書註省菜者非程朱二先生皆謂五不如二非爻象之旨實者九五陽爻爲實時所據當用事之時嫌與象異故特表之終亂者道吉來者時將之盛將必有衰者矣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小狐者初六六三于寶以爲坎狐本九家易虞翻謂艮爲小狐非也明在外而險于內狐之疑而心病也險稱小小者才不足終者志不果之辭汔于寶引說文曰涸汔坎本不涸坎在離下无火以作之遂爲伏險而不溢未濟之象以爲涸而可濟耳九二險主不孚也則小狐安能出其中而獨濟小狐汔濟則指下卦柔得中以言離汔濟濡尾以言坎[illegible]朱先生通指一卦非也中者險中不續終指初六下坎象狐初其尾也鄭虞皆訓汔幾何于元因

讀如汻以釜之汔謂幾有濡尾不當謂涸非矣三
征凶初濡尾而亡亦猶故无攸利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辨之使各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叅看者與
矣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績終之
難故曰亦不知極蘇氏曰水火相切極乃致用故
濟必待極亦通李尚祚謂極爲中四居坎中以濡
尾是不知極此但言初耳論其所應非也朱先生

或謂敬或謂極亦於辭象无涉
九二曳其輪貞吉中以行正也
姚信曰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于
五而隔于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俞氏謂五曳二
非矣處中而行故曰貞吉以九居二在他卦爲不
正然以剛德居中而无過故曰中以行正蓋中勝
於正矣曳輪一也既濟備无咎而未濟言初不中
而二中也陸氏曰既濟之初思未濟之難故曳輪
濡尾同在一爻未濟之初陰在下未能自濟故濡
尾而退二雖陽爻復未出險坎性趨下未能濟物

故曳輪而返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居下坎之上又有互坎在前蓋欲濟而尚未濟也
位不當如此故征凶也利涉大川者荀爽曰利不
從坎王輔嗣註二能拯難而己比之棄己委二載
二而行不能溺也何楷未濟盡下卦爲坎二者坎
成卦主爻爲水有大川之象又在互離之中明于
幾事下比于二畜其全力合其同德以擬大難利
涉大川之象也初與三情同而凶異者三入險之
深故曰位不當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變則互震而居震極又四剛而乘柔故震主之
威者也然用其震于伐鬼方國也處臣也先儒或
言震爲長男帝臣之象恐[illegible]豈有伐鬼方而
能吉者當如詩[illegible]耳變四互坤坤
爲年故三年也俞氏曰鬼方指初自四至初歷三
爻故三年矣變坤爲國故賞于大國志行者李
鼎祚曰坎爲志震爲行故志行也仁山金氏曰既
濟下卦離之三動則爲震以三十六宫言之既濟

之三反則為未濟之四故又以震言也亦曲解也
哉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也
君子之光離為火也有孚吉坎為孚也其暉吉
者自孚者言之六五文明之主處中下賢有賢者
及時而孚之象程先生曰君子之光積光盛至于有
暉不然矣不言天子之光而言君子之光所謂承
乘應皆陽剛君子相助為朋者嘗語曰日中為光
朝日為暉及其暉而孚言其早也如是豈不吉乎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有孚于飲酒者孚于五也有孚失是者孚于三也
未濟之家群陰並居以求濟猶所謂若作酒醴爾
惟麴糵經師或謂所乘六五之孚者是坎為酒食
濡者由坎未濟坎在下而言之在五故上五而孚
之无咎也濡其首卦之上為首濡之者三也與三
應而沒入坎水中也三方在險而上已出中猶復
不能忘情乎三不胥溺乎失是是謂上之安地俞
氏指六五非是或曰象傳以飲酒濡首作一非是

朱先生所疑也朱先生蓋知濡首至居渙其血之為
節文以成句而偶不察飲酒濡首之辭與節繇象
同例也節蘇氏謂事之會猶言時節非節止義下
應麟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
上九
孚音句無誤
周易下經象音決錄卷之四

周易繫辭傳彙古決疑卷之五

原任禮部郎中西川富順南沙熊過述

門弟南墩熊迥重校

葉正則曰學者於孔氏易之成書無所得惟大傳以下之爲信雖非淫誣幻怪者然依於神以夸其表爍於文以逞其流於易之道猶曰出入焉於是題折其大旨決哉葉氏因歐陽氏而更張大之毋何歟故吾所不能無疑者乃在序卦韓康伯曰序卦非易之蘊橫渠張先生晦菴朱先生皆謂非易之精不謂非其蘊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尊地卑何以定乾坤太卜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然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惟周易先乾後坤因於天地尊卑之分也自荀爽以否卦立義鄭玄而下無議矣鈎深圖曰自一至十天尊於上地卑於下柢以異耳卑何以先高史氏曰卦畫自下爲始也動靜何以斷剛柔剛非不靜其常在動柔非不動其常在靜斷者虞翻云分也舍陰陽言剛柔俞氏琰曰質可見氣不可見也龔氏曰坎在北震在東西北則乾東北則艮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東南則巽西南則坤皆陰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陽物也而與陽爲羣陰物也而與陰爲羣各以其所各之物此之謂羣分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无失无得貞而已矣或類聚或羣分則得失從之此吉凶所以因其動而生以爲得失之報也方曰事情所向物曰事物善惡以言乎陰陽質證則朱先生未若龔氏之切乎九師曰姤卦陽爻聚於午爲類聚復卦陰爻羣於子爲羣分虞翻曰乾生故吉坤殺故凶之數言皆非也在天成象按虞翻說曰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於文日月爲易虞說當是韓嗣注以爲況日月星辰非也在地成形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後成形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在云者明其一也朱子發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是故摐上以起下之辭剛柔相交而奇耦也馬融
云摩切也盪除也剛摩柔柔摩剛為震
離兌巽翻謂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者是也其言
二摩四四摩八八盪六十四摐之上下起摐不爲
矣然則八卦之盪奈何胡瑗曰一陽生則推去一
陰一陰生則推去一陽頗爲近之然盪陰入陽盪
陽入陰亦不若精矣此言夫天道卦象之流行非
以其卦也錄其事故下旋以雷風雨繼之鼓之
以雷霆雷震也難陽也蜀才疑雷爲電淮南子曰
陰陽相薄爲雷激而爲霆孟云音霆則爲雷音蜓
則爲電春秋穀梁稱電爲霆是也風巽雨坎吳幼
清曰羲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兌以雷霆右起
巽而次以坎潤以風雨也潤係樂記作奮陳騤文
則曰氣和潤生非也運行寒暑五經通義云日在
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吳幼清曰艮山在西北嚴
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爲暑左離次以兌者日
之運行而爲暑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爲寒也
脩江王氏曰吸新觀心鍊精化氣運上泥丸即鼓
以雷霆棄燥如清氣沖虛通身駃汗即潤以風雨
水上升火下降即日月運行
進陽火退陰符即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
乾交坤而震坎艮得乾道成男坤交乾而巽離兌
得坤道成女乾男爲父始其始物之氣坤女爲母
者以其成物之質易象數鉤深圖曰一陽生於子
乾位在西北居子之前故知大始一陰生於午而
坤位西南作於申成於酉故曰作成物皇極通變
以爲乾位在亥知大始坤位在未作成物文王後
天之用二說相通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愷信是
說之皆曰能當作從其正則謂健順所以爲易簡
是也乃又自疑健順不足以盡乾坤至并疑成男
成女之說則滋惑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
可久可大與盛德大業无異也而稱賢人者項氏
曰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矣幼清指爲賢
人別曰易簡理得者聖人也殆不然乎湛子曰理
一而已易簡非二體久大非二功德業非二事以

其類而分言之耳成位乎其中荀爽曰陽位成於五陰位成於二五爲上中二爲下中蓋緣馬融本而誤厥本作易成位乎中非也朱先生謂與天地參是已

訂音 據穀梁及五氏定音 訂字 [illegible]據姚信晁說之以[illegible]定

右第一章言作易之本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聖人設卦觀象而明吉凶吉卦之貞㒹本吉凶下有悔吝字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吉卦之悔剛柔兩盛則爲摩剛柔迭勝則爲推也 予分設卦觀象者羲易繫彖辭者文易然生變化而有爻辭亦文易耳謂周公之易非也易義變通曰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正皆爲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義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吝所以繫天地之變明王事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易言吉凶在人爲失得之象易言悔吝在人爲憂虞之象楊用修云虞與憂對當讀如騶虞之虞言樂也柔變爲剛進之象剛化爲柔退之象剛爲陽明晝象柔爲陰暗夜象吉凶失得悔吝憂虞之象即剛柔相推之變未始一也變化進退剛柔晝夜之象即剛柔屈信之交未始非一也吳幼清專指爻辭者非蘇氏曰變化生而吉凶之理無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爲無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無往而不一也極陸德明訓至也爻不極則不動二老變二少不變也然則六位而配三極者何也十有八變而成卦每爻正得三變其曰極者猶所謂道有變動故曰爻也朱子發引震之究爲健巽之究爲躁欲以例餘卦而曰一生二二生三以三爲易之貞數非此章本旨馬融指三統於爻位無當如鄭韓三才王肅陰陽剛柔仁義之說也則聖人何以稱爻動乎蘇氏曰未極則爲三既極則動動則爲六三六無異道也如蘇氏訓必讀動爲重乎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序條虞翻本作象樂條虞翻本作變荣氏曰謂易
有成序君子之所當居則汎濫而無擇謂君子於
易有當居之序則移從而雖當覩之是矣不知字
誤也按虞翻曰舊讀象誤作厚或誤作序樂作變
云舊作樂者誤與下文觀象觀變義應得之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居指本卦動指之卦
右第二章言繫辭之旨
正字 序虞翻本吉凶下有悔吝字

序虞翻本易之序作象字 樂虞翻本樂而玩作變而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言象即設卦觀象也爻因卦中之變即剛柔相
推而生也說文曰彖走之豕字从互音計彖頭
也象其銳而上見比諸卦辭列於爻上彖者蘇氏
謂彖豕雖泌曰茅犀名[illegible]彖形猶角知幾
知祥彖蓋取於幾非也或謂彖六乎象有六爻之
意亦非也爻本從六交疏之蘇謂折衍要之象

爻物形字義或偶參同矣然聖人奚取焉剽樣
扶大傳言材效動已明之矣乃說枝辭胡爲哉補
過稱善言相近而誤從劉績作善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
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
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陽大陰小陰卦多陽陽
卦多陰辭專取主爻陽大陰小語其常分耳當其
爲卦主則無異也五存者應五言而爲文卦有小
大辭有險易俞氏曰卦以陽爻之大者爲主則其

辭平易如復謙之類卦以陰爻之小者爲主則其
辭艱險如小畜夬之類各指其所之讓上朱氏曰
之者動爻虛齋蔡氏曰之變卦也言本爻之辭正
指之卦之義
右第三章此承上章釋彖爻繫辭之旨
正字 陳鍾繪本從本辭 上文善字例作吉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謂聖人準天地作易也吳幼清曰彌如開弓愈開
愈滿綸如合繩漸合漸大范而廣之與天地一道
此言似亦然彌本弛弓以爲張弓斯害也已碍不

曰彌如弛弓反一愈合乎蓋彌以反本言綸以致
用言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
此皆聖人用易彌綸之事以者用易也故幽明始
終鬼神皆就易言之原始反終依鄭還本當讀原
始及終若曰推原其始則知未來反摺其終則知
已往又或以爲於其終而反求其始則固已辭費
矣朱子發曰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
卦之終也謂之游魂七變而反者卦體復也謂之
歸魂始者生也終者死也反則死而復生故知此
則知死生之說其以初上爲始終而始終爲生死
是也其指六爻之變而謂游魂歸魂者非也物者
陰物陽物並交也變者用九用六也少陰少陽伸
者爲神老陰老陽屈者爲鬼張子有言精氣自无
而有故顯而爲物游魂自有而无故隱而爲變鄭
玄曰精氣爲物者七八游魂爲變者九六皆是也
然曰木火用事而物生金水用事而物變文義違
反亦假合遂離矣鮑宗翔曰推幽明可以知死生
推死生可以知鬼神吳幼清曰天地之道幽明之
故皆言天地也而知幽明三言者仰彌綸天地而
申釋之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言萬物也而知
鬼神二言者卽知死生而申釋之兩節各二句者
言故兩節各三句者言人故申釋之說亦近之矣
而不知幽明死生鬼神之指卦爻耳吳其言一貫
之學也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謂易與天地兩相似也蓋天地一陰陽易之幽明
死生鬼神亦莫非陰陽者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而
其故說情狀皆與天地之陰陽相似故天地不能
違也鄭玄虞翻皆言與鬼神情狀不違解者非萬物者
荀爽曰二篇之策當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
數故曰知周萬物是也以蓍則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餘千五百二十不用其三之積而又虛其三
顯仁藏用也天下者萬物之會顯仁藏用以濟之
寔道濟也旁行者旁燭之旁非邪僻之意不流依天

旁本作不留朱子曰易之用者近是矣宋義折權守正非本旨也易旁行不流故玩辭者變通天道以知天命亦周物不憂似天也樂天依灾論作變天安居易象是為安土安土則心存理得故亦道濟天下似地也樂天知命則智適旣安土敦仁則生意發天地萬物皆就易言之晝夜者剛柔之象剛或化柔柔或變剛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貫通為一則不為變化之所亂而可以知範圍曲成之道矣神者何易之道也隨物而在故无方也何以為易理之變化也易何以无體變化故无體也葉

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體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无體晁景迂云體用本乎釋氏聖人未嘗有體用並言者項氏玩辭曰三知者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四故者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範圍至无體三而者言彌綸之功也

右第四章

證字 陸鄭虞本又綜作扱終 撫京房本不在作不閻 抓素籀本樂天作變天

一陰一陽之謂道

言陰陽得中者為道也今夫聖人之明以示諸有而儒者之高論乃欲引而論諸无大傳云一陰一陽謂道矣今乃復云陰陽氣也其理則謂之道然則陰陽不足謂道乎易稱乾道稱坤道又稱乾陽物坤陰物以明陰陽即道道者所由之路陰陽即乘有之所由出入也今云然者豈非其誤解形下之器哉古老曰偏陰偏陽之謂疾此其自令家之說也陳氏新話云道在陰則陰得其一在陽而陽得其一當別說如仁知所見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明陰陽謂道之義繼指流行言萬物資始事以元元為善長故曰繼善爲一陽之分貞而成終物各有則故曰成性爲一陰之分北溪陳氏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善性字與道字相應從繼而復云指氣指理則亦過矣近世孟子性善之言亦出於此繼善者即性善蓋猶言吉之先見爲良心之本體成性者即性相近者其雜于氣之不中正者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仁知即性之成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知皆得其偏耳仁者見陽而不見陰知者見陰而不見陽非一陰一陽之道顯諸仁則不可固同知藏諸用則不[illegible]仁張文饒曰易明變六十四不變者八變[illegible]六體少用多以用爲主因用以顯其體故[illegible]仁[illegible]六十[illegible]者入不變者五十六體多用少以[illegible]因體以藏其用故曰藏諸用見者[illegible]仁[illegible]不見者爲藏用則[illegible]

无非用邵氏經世之用即周易體藏之數此言是已然此承上言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耳非以卦變言也[illegible]萬物[illegible]顯仁不同憂則藏用是天地之德業也已[illegible]富有[illegible]冒天下之道開物成務顯仁也日新者[illegible]道根本盛大藏用也蘇氏曰我未嘗有即物而自日新者未嘗新吾心一也新者物耳此聖人之德業也已上陰陽自在天在人者言之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以易之陰陽言生生者生陰生陽也申一陰一陽謂道之意一陽生而成象之謂乾一陰生而效法之謂坤效法者依成象而代有終也成象爲朕兆耳中繼善成性之意占者窮過扐之數遂知來物事則貫十有八變因變以成務矣吳幼清曰數者變之已成變者數之未定

陰陽不測之謂神

蓍初揲卦猶未成或陰或陽不爲典要矧可度思故曰神語在俞琰劉績解此言乎陰陽之道用於蓍數也在天在人謂之道在易在占謂之神龔氏曰初言道以一陰一陽爲宗中言易以乾坤爲序末言神以陰陽不測爲妙則易與道陰陽而爲理氣之別者亦太刻畫矣業德易乾坤占事神是一陰一陽之道隨所在而得名者非二理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書廣大故爲道亦廣大晁翻曰乾象動直故大坤形動闢故廣乾天高故不禦坤地靜而德方故正天地之間則備深居馮氏曰人事也屯蒙而下

六十二卦也然則乾坤獨无人事乎哉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不雜故專俞氏曰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直者坤之偶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術是也乾天道無所不包故大坤地道無所不受故廣然乾未嘗不貫是天地非二物廣大非二事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大配天地坤廣乾大也變通配四時度辭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盈乾坤之變也陰陽配日月者荀爽曰乾舍於離配日而居坤舍於坎配月而居深居馮氏止以後明之湛子因曰陰陽交迭升降合日月往來代明恐與變通義複也蘇氏曰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明乾坤非專以爲天地也

右第六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所以發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稱道義之門明其由致廣也蔡節齋氏曰成性卽天地存存仰設位道義之門仰易行其中天之生生不已理之生生不已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剛柔各有其體故曰形容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於衆理所聚而觀之求所通利而典禮行所謂擇乎中行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繹吳幼清此下經中孚九二文言在節初九文言下第十八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繹吳幼清此同人九五文言在否九五文言下第二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繹吳幼清此大過初六文言在復初九文言下第九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繹吳幼清此謙九三文言在大有上九文言下第四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繹吳幼清此下經節初九文言在損九四文言下第十七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繹吳幼清本此解六三文言在憧憧往來文言下第十一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二十字韓康伯本在大易何為者也之上按班固律曆志在天數五上伊川同朱義遂移在此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四十四字韓康伯本在再扐而後掛之下朱義移置在此簡輔曰一二三四五生數也化之漸也當謂之變六七八九十成數也變之成也當謂之化不可以奇耦分也成變化者數也行鬼神指上筮而言所以求數者也故下文遂以筮法言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

減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爲不盡天地之數宋咸易雖曰天地是自
然之數大衍則推衍之數也衍數約以用四十九
劉仲徵爲予述邵先生之意曰小成之卦以六而
變八大成之卦以三十六而變六十四蓋三十六
者六六也然則天地之用極於六耳大衍用四十
九并餘分七七之數也五者蓍之小衍故五十者
蓍之大衍衍[illegible]之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
虛其一而不用今爲河圖衍[illegible]之說恐其不然蔡
文饒云地之二數[illegible]是四用故四十八者在十六

爲三在十二爲四也雖夫謂大衍之數五十總四
十有九之衍數又合而爲一此蓍之體也其用四
十有九自分而爲二言此蓍之用也以蓍之體合
蓍之用四十有九則五十也故一爲虛數四十九
爲十數而一者四十九之所生也丈號傳邵學文
別立意辭何也此與王弼子夏傳太極不用之語
何異耶京房說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其一不用
者天之生數乾鑿度以爲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
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北辰爲馬融說也八卦各六爻
加乾坤二用爲五十乾初九勿用是荀爽說也五行

減五大衍又減一[illegible]說也五十有[illegible]減六以象
六爻姚董說也李鼎祚附之斯六者既牽合矣
八卦陰陽[illegible]五十數艮三坎五震七乾九兌二離
十巽八坤六餘其天一地四无所與承祚說也
而六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斯則李氏所載亦
免小疵談何容易[illegible]明曰蓍以五行運於中大耦
而言則五十小奇而言則五五十五者奇耦小大
具言耶衆大而求小蓋奇而虛耦則小奇之五大
耦之一皆蓋而不用蓋以處閏明爲合卦而遂取
義於日月歲絫入有天九之閒安足謂本實乎

蓋因歸奇之語而誤者鄭武子[illegible]著古法云大衍
不盡天地五十五數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所衍數不及五於五十中去不用也
說者曰太極生兩儀則陽一陰二衍而爲三兩儀
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爲
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衍而爲三十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
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則其數五十然其歷數
兩儀四象八卦皆連本數則已複矣吳幼清言天
地數共十而起於一其對爲二一參之爲三兩儀

之爲四有一二三四而十數具四者正位十者積數以正位之四衍積數之十每一加筭以四謂之衍如數家因法焉仰天地數不一爻四之推故自一而衍四至四而衍十總得五十餘曰本一爻四則五矣又曰大衍之册至四而具亦若湊合㢤劉用愿呂仲木直謂地不可過天五十數方去一圓而爲用則亦疑迂遠矯强矣掛一以象三俞氏曰於所分右邊蓍中取一蓍懸於前鼎立而爲三也舊法掛於小指間則與扐同矣既有中指兩扐又加以小指則爲五扐是五歲之中乃有三閏非矣

蓋掛自掛扐自扐詎可以在前之掛雜於指間之扐哉再扐而後掛不言揲而獨言掛者以明十有八變皆當掛張文饒皇極通變云雖名掛一然三揲實掛者三俞氏說蓋本是矣先儒有謂二變三變不掛者雖初揲五與九再揲四與八其數亦同然其三變之餘爲老陽少陰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一其於陰陽多寡既已乖戾而所謂老陰蓋絶无僅有矣若用三變皆掛之說則六十四變而爲老陽者十二爲少陰者二十八爲少陽者二十爲老陰者四老則陽多而陰少少則陽少而

陰多然而陰陽之變皆三十二而其數適平以此論之三變皆當掛一除去三掛在爲總數其策九千二百一十六者存坎離乾坤所得之本數也吳幼清曰五年之間再閏者再故以掛一揲右揲左象不閏之歲三初扐再扐象有閏之歲二再扐而後掛言第一變再扐畢則第二變又掛一第二變再扐畢則三變又掛一也後掛陸氏曰京作掛再扐而後布掛京陸皆失玆義矣葉正則曰易之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一成一反象類曉然而名義出焉非四十九所

能用非掛非扐非再扐所能通也然則自乾而至未濟皆已具矣已具則必有起數故筮人自是以起之云得某爻當成某卦某爻當變變當之某卦而已此易之淺事也易立在先卦起在後今傳之言若是是不知易之所成而即筮人之所起爲易无惑乎易之不章也又謂象三才四時一閏再閏愈淺末矣以爲筮人之所起是也而遂以淺末不求其說亦過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

乾坤二篇九六之策韓康伯謂三十六策四分之而九二十四策四分之而六皆取過揲若得五八八或九四八通計二十一則過揲得四七二十八亦乾策也若得九與四四或五與四八通計一十七則過揲得四八三十二亦坤策也合十八變乾坤之策亦三百六十若併七八九六為三十以因乾坤十二爻亦爲三百六十蓋九六七八无非乾坤之策也若通計陽爻之七則一百九十二爻積之得五千三百七十六亦乾策也通計陰爻之八則一百九十二爻積之得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亦坤策也併七八九六爲三十以四三百八十四爻俱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易不用七八者九六可

以參兩七八不可以參兩也案沈[illegible]始以揲之餘三少爲乾老陽兩多一少[illegible]則[illegible]主之爲震艮坎少陽三多爲坤老陰[illegible]多則多者主之爲巽離兌本義[illegible]皆有[illegible]四月[illegible]循括諸說得三百六十[illegible]一年十月又以[illegible]大數[illegible]二陰[illegible]陽[illegible]百二十[illegible]四[illegible]

四二百之數也引而後之[illegible]於三百六十六[illegible]又[illegible]

得百元之數然則三百六十者聖人舉大數也

餘分不書實非三百六十也故會之卦六世[illegible]之卦六歲弱運世歲月日時者然[illegible]朔日月[illegible]度積於餘分六十出六以六五行所以成閏三百六十乃歲功之用而六者虛一之義生於一成於六一六相虛三五爲用自然之道也聖人立策衍數必舉此三兩於六行始五合於十推萬而變无出乎此蓋一五而變七十二候三五而變三十六旬三五而變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周而復始不周乎六而周乎五關氏豈不大謬哉萬物之生數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分不滿二千八百八十者過閏之數止於是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一月生物八八相乘之數也張文饒謂天用元之一者殆指此爲一會之數乎道樞易成于每刻積一百五十息十二時共得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息之學皆別詮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四營成易葦溪王氏曰營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

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成之正義因陸績舊說云
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朱先生祖其說曰
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誤也若如陸績之舊則歸奇
於扐者再扐分二掛一揲四是爲五營矣豈得謂
爲四哉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唐一行之
學曰十有八變之間有八卦焉變之扐有多少其
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
爲多五與四爲少少多者奇耦之數也三變皆少
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
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

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
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
七故以紀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
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
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明於陽而陰陽之所以
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
然予常括之凡蓍四揲之九揲而得三十六爲老
陽八揲得三十二爲少陰七揲得二十八爲少陽
六揲得二十四爲老陰皆可通也唐六典易策四
十九其變四單拆交重十八而成卦內貞朝占用

外悔暮占用法異古矣八者天地之體故小成之
卦八大成之卦八八也天地之用六故爻止於六
六十卦除四正體卦六六三百六也而策亦極於
三百六所以象之也今曰四千九十六卦則仍焦
氏臆見而不察於自然之數矣豈不贅哉卦立則
道見卦用則德行神妙變指陽化指陰爻者卦畫
自然之妙用也吳幼清曰自大衍至能事畢言蓍
變之神顯道佑神言蓍占之神凡此皆神之所爲
然變占者惟陰陽三畫而已卽天地陰陽之變化
也崔子鍾曰舊以五行釋變化者荒誕無稽以屈

伸釋鬼神者疏謬無據且无關於生蓍之義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辭象以動者尚其
變爻以制器者尚其象卦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占辭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
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者四營也錯綜其數十有八變之畫也

通其變參伍之變也尚變之事也其數錯綜之數也尚象之事朱義有脫簡吳幼清曰參以變者初揲之餘左四右四再揲三揲之餘左四右三左三右四合掛一及左右之餘得九得八而爲耦者凡三也伍以變謂初揲之餘左三右一左一右三左二右一再揲三揲之餘左二右一左一右二合掛一及左右之餘得五得四而爲奇者凡五也通五之變五四皆爲奇則參天而成天之文象參之變九八皆爲耦則兩地而成地之文此尚變之事也每以三變掛扐之數錯而綜之究竟至盡則參

參參凡九者十二定爲乾之象參參兩凡八者十二爲兌象參兩參凡八者十二爲離象參兩兩爲七者十二爲震象兩參參爲八者凡四爲巽象兩參兩爲七者四爲坎象兩兩參爲七者四爲艮象兩兩兩爲六者四爲坤象定此六十四象與重卦六十四之數相符觀之可以制蓍三句尚象者也朱先生曰三數之五數之既而曰揲蓍本无三數五數之法交互參考而已俞氏從而附之曰參伍非數不過以分掛揲扐之餘數驗過揲之正數參雜也恆辭謂行伍之成列也一以爲初揲一以爲過

揲小變其說參伍皆不爲數而義終晦陸子靜謂著三才變數之始五者變終又爲虛數而未切朱子發曰三畫之卦三變而反六畫之卦五變而通陳亨因例以乾坎演說之曰乾一變爲兌再爲震爲升爲坎爲巽爲艮七則爲離坎一變爲巽再爲艮爲離爲乾爲兌爲震七則爲坤皆參以變反復乎三畫乾一變爲姤再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晉爲大有坎一變爲節再爲屯爲旣濟爲革爲豐爲明夷爲師皆五以變反復乎六畫然曰八卦天其變上而下重卦人其變下而上張文饒頗有斯意

尋疑其矯强至曰天道尚變而無不變者人道體常上爻不變猶大衍虛一則辭益費且支矣一病一爻兆其乎夫參伍變之所生也故文曰以不曰其以不用辭其卽事而不正其稱卽事辭故從用爲義謂用此數以成卦變通數者又或以洛書縱橫皆三五論之蘇氏謂九宮縱皆不經見雖異一行學而不可廢辰翁解則曰逆上稱錯綜理也謂五歲而閏再扐後掛以成一爻之變而倚六畫數卦從下升故錯綜其數則參天兩地而倚數也辰蓋通揲再扐掛爲三以一五歲再閏爲五猶未能明

也夫吳說可謂明暢矣然不察一變十有八變之人
別而謂三變掛扐之數也劉濟亦未能引伸乎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朱先生曰心思无爲寂然不動者言在用象在畫
蓍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揲蓍以爲用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
龔深甫曰易開物也故以通天下之志易成務也
故以定天下之業易冒天下之道故以斷天下之
疑以者用也用易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

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
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蓍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變通不定可知來物卦
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爻位有分可藏往事易變
也張氏曰圓神故能通志方知故能定業易貢故能
斷疑洗心猶春秋傳濯其心之意聖人體具三
者而開物成務韓康伯關朗言洗濯　物　心無
所滯汁藏晦於密無所聞然密猶言未始出吾宗
也以此洗心則無思以此藏密則無爲矣陸績謂
受與蓍之報應決而藏之於心殆淺見也吉凶與

民同患者指聖人作易初志而言知來以神者蓍
之神藏往以知者卦之知以吉凶未至之事已定
之理言之關朗曰知之可及藏之不可及非也洗
心則志通同患則業定知來藏往則疑斷神武不
殺者蓍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義言聖人之資耳
明天道以與神物察民故而開其先有思則與物
雜故齊以齊之有爲則與物敵故戒以警之醫書
言洗心曰齋防患曰戒薛河東取之爲此也龔氏
曰齋可久而致一故德神戒可出而涖衆故德明
吳幼清曰天道謂卦之知其德卽上著卦之德也

神而明之在乎聖人不然則枯草朽莖何神物之
有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戶一也闔闢之則二陰陽之動靜亦一氣耳蔡介
夫謂闔戶之坤統言則爲陰靜分陰陽而言則乾
之靜專坤之靜翕也闢戶之乾統言則爲陽動分
陰陽而言則乾之動直坤之動闢是也變者動靜
相生郭子和謂能闢又能闔也通言闔闢不已也

象謂知太始器謂作成物法者聖人成能神者百
姓與能也蘇氏曰闔闢之間二物出焉故變者兩
之通者一之苟不能一則往者窮於伸來者窮於
屈矣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易何以有太極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
分而爲二故生天地此緯書也猶冏辭官名之書與
實不應者而後儒紛紛爲之解至朱先生曰易者
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夫正明目而視之盈天
地者氣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今求之淺深有甚焉者有帥焉者苟
焉以離經爲學者與夫陰陽未分所謂也陽一動一
靜之間者也一靜一動之間者也中也所謂一陰
一陽之道也陰趨於太極則生陽陽趨於太極則
生陰迭相爲用運而不積者屈信相感之自然也
故極也者即周氏靜極動極之極猶言太過不以
理訓也朱子發曰太極動而生陽陽極動而生陰
陰極復動而生陽始動靜者少也極動靜者老也其
爲說似矣或疑陰陽變易類有一物主之者甚巷
邵氏以爲不然是也既而曰易兩儀四象八卦之

總名太極衆理之總名易有太極名萬殊原一本
也則復仍舊貫矣而何以稱太生乎兩儀之生四
象也四象之生八卦也皆太極之故也鍾離雲房
曰陽到天而難升太極生陰陰到地而難入太極
生陽斯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乎張文饒曰乾爲
一太極也上爻當初變得二類爲兩儀五爻當四
變得四類爲四象四爻當三變得八類爲八象三
爻當四變得十六類爲十六象二爻當五變得三
十二爲三十二象初爻當六變得六十四乃成六十
四卦矣六十四卦實得八卦餘皆重卦也故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㐅
坤爲一以當元氣其變亦然太極元氣天地之配
也而以天上之言變卦而昧于生卦失本旨矣房
氏傳云非有太極方有兩儀方有四象八卦又非
有兩儀太極適有四象兩儀亡有八卦四象隱也
四象者孔氏謂金木水火莊氏謂實象假象義象
用象劉牧旣已譏之然曰五上駕天一而下生地
六下駕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駕天三而左生地八
左駕地四而右生天九則以河圖四十九數爲二
儀所生之象彼哉可謂斯言之玷矣朱先生主陰
陽太少然乎哉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
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
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
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莫大乎蓍龜

平菴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者卽六十四卦也
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其
言伏羲始作八卦者亦謂六十四卦也立下朱義
疑有闕文蔡氏謂當有象字按荀悅漢紀作立象
成器漢書翟方進傳又作立功據文義立象勝矣
富貴聖人蓍龜而繼於天地四時日月之後何也
蔡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時所不及富貴
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
龜決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者何蓍龜也或曰蓍叢生百莖半之應大衍
數五十龜背文段五兩旁各四周二十四腹十二
應大衍用數四十九爻也者效也效天地之變化
也象者像也不言而以象告也吳幼清曰效天地
四時以畫乾坤震巽艮兌象日月以畫坎離亦多
端矣乎羅泌路史眞原賦廣成子以八卦鎭方錄
及卜法授羲故或疑河圖亦人所授非也關朗曰
五十五者爲河圖四十五者爲洛書劉牧兩易而
朱震因之說者黨同非劉牧是關朗焉俞琰又異
略曰四十五數者子華子大戴禮乾鑿度言之易
不言蓋非易數也孔安國註洪範乃曰禹時神龜
負文禹因第成九數禹貢但言導洛不言出書安
國何據耶今觀易之圖書羲時具有也劉班皆循

安國之說則羲時未有洛書不亦謬乎夫河圖洛
書之有數安國之徒曷從而知之而圖之數十書
之數九又果何所據耶書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
序河圖亦玉也河圖玉之有文洛書石之有文聖
人則其文以畫卦耳无五十五與四十五之數也
過按三墳書言伏羲三十二易草木生草月而日河
汎時龍馬負圖始畫卦禮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
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
作易又寰宇記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八卦有壇
若是則豈必待圖書哉況觀取以通德類情大傳
有明文也或曰鉤深圖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
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亦
通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

易四象陰陽太少伏羲先天也繫辭而定吉凶則
文王周公之易也橫渠謂吉凶變化進退剛柔爲
四象侯果指神物變化垂象圖書然不足稱象矣
白雲郭氏以易有四象以下與前文不相屬又[illegible]
別章疑廿八簡俞氏欲移於進夜象也之下按非

右第十一章

脫簡[illegible]

子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illegible]大有上九文在同人九五文
吉下第三郭白雲移置往來之前非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管陽秋荀粲曰理之微者非物象所舉立象以盡
意非通乎意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係表者
也象外之意係表之言固縕而不出矣是其意欲
忘象忘言矣其猶王弼之遺乎陰陽之老者必窮
窮則變陰符曰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
天下之利虞翻曰神易也陽息震爲鼓陰消巽爲
舞故鼓之舞之以盡神盡利盡神則聖人之意盡
復縕而不出故朱義流事言者恐未盡也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謂奇耦之畫縕謂其周流六虛俞氏曰乾坤

縕於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縕於乾坤兩卦是也
縕衣中絮胎也成列者三篇之策奇耦散布得三
百八十四爻而本立吳氏獨指奇耦相對言非也
易吳氏謂奇耦交相易者是謂兩儀一易成四象
再易成八卦非也朱氏曰除日則无歲故乾坤毀
則易不可見易不可見則乾爲獨陽坤爲獨陰生
生之功息矣姚令威叢語吳天用所藏易書云乾
坤毀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水災
多在東南火災多在西北彼哉非正論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
是故者承上辭形卽上文乾坤形上者乾坤所縕
之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形下者成列之乾坤也
道可共繇而通所縕之易未定也器則方體不可
易者裁猶除也自卦變言也陰陽之道以漸化其
將者而除去之乃卦之變推變者而行之所謂變
則通也三用周流六虛占用其變也於是舉而措
之天下矣自道而言謂之變通自器而言謂之事
業今謂陰陽爲形下而其理乃道者有遺論矣繇
氏曰道者器之上謂器者道之下見其本一也謂
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也離其謂
形上卽乾成象形下卽坤效法以分道器誤矣然
曰剛柔有體奇耦有數左右有方者形也形而上
則爲一陰一陽以至一剛一柔故謂之道形而下
則爲仁義爲禮樂以分則有守以貫則有名故謂
之器愚謂循其言得陰陽謂道之義矣葉正則曰
一陰一陽謂之道雖舍陰猶可言也若夫形上則无
下而道愈隱夫道奚爲不可舍陰耶形上下者發
語如此辨而稱以論諸人耳奚至於舍道耶乃知
葉氏之語太過矣呂仲木曰易之事不過立象盡
意繫辭盡言而已情僞皆出於意利神皆出於神
故立乾坤之象易之意可盡繫乾坤之辭易之言
可盡乾坤者包六十四卦而言也夫意在象外者
也故形而上者謂之道言在象後者也故形而下
者謂之器蓋仲木之所謂形亦卽易象之著形者
言之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典禮依姚信本作典體會通典體體用之謂也既曰易无體矣又何以行其典體乎无體者蓍神變之妙典體者著天則之常是故夫象四字依郭京呂氏作衍文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象者聖人立象盡意爻者聖人繫辭盡言欲明設卦盡情偽故又變象言卦賾形而上者動形而下者在卦變剛柔相推在卦通出入互用也象立可以盡其道之意辭繫可以盡其器之言變通神明學形上之道裁有定體行无定用皆所謂意德行則以學形下之器所謂言也不言乃所以盡言故曰不言而信也自形上而效諸事業由微而達於著也自至賾而極於德行由著而歸於微也體用一原顯微无間微矣哉

右第十二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証衍文 [illegible] 呂氏本 [illegible] 衍

証誤 [illegible] 姚信本 [illegible] 作典 [illegible]

周易繫辭傳象旨決錄卷之五

周易繫辭下傳彙旨决錄卷之六

原任禮部郎中四川富順南沙熊過著
門弟南墩熊逈　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爻在其中此伏羲之重卦動在其中此文王之重卦也張文饒以文王重爻用十二蓍若焦氏易林矣非也從侄鍾常爲予言伏羲止八卦則十三卦之象无據若六十四卦已重則九卦之作不協況說卦已言六爻成卦乎疑伏羲止八卦卦各六爻文王乃交互重之爲六十四乎曰王弼謂伏羲鄭玄之徒謂神農孫盛謂禹史遷等謂文王[illegible]繫辭云幽贊生蓍者義何予元因附口以幾也然乾鑿度本緯書安足信哉說易者定於繫辭尚矣繫辭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夫十有八變則六爻矣又九家易曰伏羲作八卦類萬物之情六十四卦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策數一物也以此知孔穎達謂六十四卦而周官經三易其別皆六十四豈待文王而後重卦桓譚新論之言本揚子雲云耳予家之言非本義也變者蓍之變而爲九六也動者爻之動也雖未有之而其理已具故曰在其中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剛柔謂九六承成列重卦變通承相推繫辭言定剛柔如木本之植本卦也蓍有變通乃隨時之適之卦也古註曰立本況卦趨時況爻即其義張文饒曰變通趨時謂用柔伏是或一道也爻剛柔之立本處謂乾剛坤柔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立本朱子發曰不有兩則一不立故爻有剛柔所以立本朱元升漢曰各有定位夫三家者孰聽哉慶氏朱氏其說淺矣

吉凶者貞勝者也

吉凶何以貞勝吳幼清曰貞謂正主之吉勝則无凶凶勝則无吉非如悔吝之可吉可凶也斯言曲而中矣不言悔吝者貞於悔則吉貞於吝則凶非嘉興陳絃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皆以一初生者爲至善故以吉居始者爲正言當從吉也朱子發曰引韓康伯自佐曰此不累乎吉凶也橫渠張氏亦曰吉凶亦有義命焉聖人一以貞勝而不顧人人否亨消損元咎蓋其類也聖人蓋不使人避凶

趣吉乎朱先生尊指夫運乃[illegible]之曰吉凶相勝而
不已擇言雖晉殆未直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
湛乎曰天地日月无不一故止言乎貞有不一而
後言一故以一而言乎人也天地日月人其理一
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
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動則乾坤二用行而吉凶功業生焉聖人準
之命辭而裁成輔相存乎其中矣君子愼動此之
謂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位謂卦爻五爲君位其剛柔中正者天地生生之
德故曰仁獨陰孤陽不生也仁依桓玄明僧紹作
仁本義作人疑因聚人之人幷誤也聚人亦應作
仁財者古與材通孟子稱達材蠱曰傳稱資財者
是其例湛子指爲財材是也聚會仁道象言乎材

也理猶料理理財之材而正其辭以禁民爲非乃
曰義也聖人在位象易簡而立功業不過一仁而
已大德下五言者龍仁夫疑之曰文上下不相合
定經誤入也胡仲虎本亦刊去今仍舊
訂字 仁依桓玄明僧紹作仁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王昭素曰印本地上脫天

字諸本多有非也按太玄云察龍虎之文觀鳥龜
之理陸績以爲朱鳥白虎蒼龍玄武四方二十八
宿經緯之文而安定胡氏從之如是則鳥獸之文
天文也地之宜地理也由天與近複矣神明之德
隱故曰通萬物之情顯故曰類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
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
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

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離爲日日之重者惟網罟故結繩爲之以佃以漁朱漢上曰佃離爲雉漁巽爲魚也耒耨取益卦體下震動上巽入者皆木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也沙隨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唯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於天下市取噬嗑程玄曰離象正上故稱日中艮爲徑路震爲足又爲大塗致民象也坎水艮山羣珍所出聚貨之象也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噬嗑互坎艮勞乎坎成言乎艮也

昆以爲震升坎降則非矣少梅鄭氏曰十三卦始離坎並次噬嗑所取食貨而已與龔氏意同衣裳取乾坤余子發曰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无爲六子用雲間田氏曰衣六幅裳十二幅而乾坤奇耦之畫備亦一備說也翁思善以上之可服九章屬乾后之可服六章屬坤若非十二卦分而乾坤合朱漢上曰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張文饒曰自離至乾坤五卦得陰爻十四者二七也得陽爻十六者二八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刳空其內剡薄銳其首也渙下坎水上巽木中互震動木動水上舟楫之象刳木剡木九家易以否卦九四之二爲言附會以强通其辭本非易義服牛依說文作犕矣幼清曰震自坤而變坤爲牛一奇畫在後者象所引之重物也上兌自乾而變乾爲馬一偶在前者象前路開通无礙所以致遠互巽爲繩互艮爲手所以服乘之也隨之取朱先生曰下動上說按龔氏曰前動而後說凡卦自下始夫龔氏其說斯失虞翻謂否上之初俞琰云隨上六兌之陰爻爲牛初九震之陽爻爲馬皆非是坤爲闔戶艮爲門闕重門之象蒙自了然九家

七

易乃曰下有艮象從外示之震復爲艮兩艮對合
重門之象則亦紆曲矣震動爲有聲之木互艮又
爲木爲融云拆擊以行夜又互艮爲閽人擊柝之
象也互坎爲盜暴客之象也蓋舟車旣設川陸旣
通雖有所利而亦當有所防矣白雲郭氏曰豫本
无備豫之義孔子又明豫於此者以見諸卦之象
无窮不可一義盡也兌爲毁折斷巽木爲杵也巽
木入坤土揄地爲臼也坎陷有臼象而又不止上
動也虞翻以爲晉上之三非矣弦木上漢藝文志
有古者字矣此用上矣近是矣幼清曰坎象弧者

中彌強上下兩稍弱也離象矢者前鏃後括實中
笴虛虞翻謂无妄五之二非也少梅鄭氏以爲離
絲坎弓離絲出李鼎祚未詳何據項氏玩辭互坎
爲弓兌爲上弦之義亦因象生解而已龍溪甫曰
弧矢之用相睽不可以相无而卒所以治睽也朱
先生以爲睽乖然後威以服之殆未盡矣上棟下
宇棟一名甍屋脊檼也宇屋兩邊垂下者至周始
四注卽檐也周禮棟謂而宇甲則吐水疾而霤遠
以覆下爲宇是也震一陽在上卦之下而承二陰
上棟之象乾三陽在下而相比下宇之象以蔽風

八

雨二陰在上而動四陽在下而壯故二陰不能陵
也虞翻復取无妄明其象並惟於錯乎朱先生以
壯同釋之亦有遺矣棺槨取大過俞氏曰下巽上
兌其中有坎坎爲隱伏埋之象中互重乾之人[illegible]
木棺槨之象虞翻曰巽爲木爲入處兌爲口乾爲人
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兩說意互相發也
然曰中孚上下象易則大謬矣康成以爲初六在
巽體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爲木二木
在外夾四陽互爲二乾是君父非也書契取夬書
以刀筆書木簡爲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

畫爭者執左取者操右合之爲信也契但記數書
則有指事象形之變矣幼清曰夬有五奇象書契
之一二三四五至六則變矣故上畫耦者奇之變
也又象契上端分處今按韓非云宋人得契密數
其齒謂以刀分刻入之齒缝則吳說是也玩辭
曰乾金爲言於內兌金爲決於外隆山李氏曰天
下之事不至於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
卦之器象皆終於夬凡諸經師家說及予所解剝
經文如此然若近則曰十三卦亦近世學者所標
指而其說反爲不通有犧始爲罔罟神農始爲耒

耕交易黃帝堯舜始爲衣裳此後乃有舟楫牛馬
臼杵弧矢宮室棺椁書契於易乃无毫釐形似之相
近學者選手與說欲大而反小之也學者袞於與
說誠有之矣以爲无毫釐形似相近斯其言亦太
過哉朱先生未尙象之旨於噬嗑大壯大過夬五
卦直以義訓之則既已非尙象矣獨語錄紀其語
曰蓋字有義聞前疑之以爲蓋取諸云者以意
逆志之辭時人知器而已不知其有所取者孔子
以易道觀知其制作合易非謂見十三卦而後制
十三器也葉氏亦大過哉其後見郭白雲稍同予

說文之佚擇焉

右第二章

証脫遺 釋文藝文志曰下有古者字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承上取象言係俞氏屬前章取夫下韓氏曰
像言易之成卦材言卦之成德動言卦之趨時

右第三章

証脫誤 俞氏鼎夫下 見醫書有二十五字移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
民小人之道也

陽陰所陂有中外本末之殊故曰德行朱子曰君
謂陽民謂陰一君二民一貫萬也二君一民二三
其德矣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illegible]疑知猶知也[illegible]下[illegible]其九四 文言[illegible]在大[illegible]文言之後第十

說文思有所圖曰慮致趣也歸自來言人也致自
往言已也同歸一致言其本然殊塗百慮自憧憧
者言耳義卽易中之爲君子之爲咸感以虛受人
感則通之日月寒暑之往來往屈尺蠖龍蛇之屈
信委形至於下學上達亦待其自致罔思慮近助
長矣致用謂利用利用謂出出致用者屈之信從

德者信之極橫渠張子曰入神僅能入於神窮神
窮盡其神淺深之別也斯言至矣葉正則頗疑倖
義以深而實淺其言曰因往來之已然而遂欲利
用安身於其間是不知德之所崇曾憧憧朋從之
未及尤以窮神而知化彼烏知易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據吳幼清此困六三文言在繫上九文言下第十五

困之六三卦以剛見揜為困爻以柔承剛為辱乘
剛為危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據吳幼清此下繫解上六文言在解六三文言下第十二

葉氏曰如使過而用射反以致寇何利之有用之
則行非待時也舍之則藏非藏器也沾沾焉抱其
所有如賈之售物適以為悖不足以解悖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

據吳幼清此噬嗑初九文言在噬嗑六二文言下第六

不勸依鄭宗作不動不威下依說苑脫小字不懲
下依說苑脫大字此以下皆先泛論事理而後舉
易以明之與前所陳別為例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據吳幼清此噬嗑上九文言在噬嗑初九文言下第十七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

據吳幼清此否九五文言在坤文言後第一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據吳幼清此鼎九四文言在困六三文言下第十六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然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謹按初本此上經豫六二文言在豫九三文言下第五

上交指上於六三下交指二於初六過於恭則諂過於和則瀆故有幾焉見幾而守之介石者果而確也柔指六五剛指九四四由豫之主蘇氏曰无守於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之太早畏者常失於太後旣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常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故萬夫望之以爲進退之候也漢書言之間有凶字朱先生從之愚謂漢書非也此良心之發體撰以長善故曰吉之先見先儒爲幾善惡者不可通於此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謹按初本此復初九文言在噬嗑上九文言下第八

庶近也幾者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蘇氏曰其心至靜而淸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聖人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謹按初本此損六三文言在解上六文言下第十三

天地絪縕謂乾坤陰陽之感男女搆精謂六子陰陽之合不言陰陽而言男女子實謂釋六三之辭主於人事是也義海曰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滿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劉牧曰乾道自然而成男坤道自然而成女序卦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滿也天地旣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序卦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劉牧曰咸卦不繫之於離坎以艮兌而上男女自然而生咸卦而下男女耦合而生曰男女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則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據吳幼清此益上九文言在解上六文言下第十四）
位不能安身時不能易心應不能定交不能益人
而反求人之益者也張文饒謂冬至以中孚生復
者先天也上繫序七爻首言中孚九二夏至以咸
生姤者後天也下繫序十一爻首言咸六四孔子
有深旨王應麟曰上繫七爻起于中孚鳴鶴在陰
下繫十一爻起于咸憧憧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
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
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
陰陽自然之數也

右第五章
此章宜依吳幼清緒正之然釋咸者言无爲之妙
及有爲之迹困解二節言能與不能之利害噬嗑
二節言戒與不戒之禍福否以下言求无爲者在
主敬主敬則能知幾而所謂主敬者又在專一故
稱損恒明之則亦非无意也
証誤（勸依鄭京作動）　証脫簡（不威下依說苑脫小字不懲下脫大字）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二物之德陰與陽合陽與陰合而其情相得二物

之體剛自剛柔自柔而其質不同交互相合以生
六子震坎艮有一剛二柔巽離兌有一柔二剛爲
體撰猶言定也朱子發曰形容天地之所定者
德造化也伊川剛柔有體天神也地明也通神明之
德亦幽顯一源即陰陽合德也張文饒謂此明用
兩卦十一爻大張氏繫矣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依漢書及說文至雜爲句而不越當讀稽其類宋
語錄於稽一本作爲稽其類一本作其類今以義
知其非止九家易稱名爲其名陰陽雜錯而卦象

各有次序不相踰越是悔吝憂虞非上古不識不
知之意蓋生於衰世而然耳蘇氏曰陰陽合德故
稱名雜剛柔有體故不越或曰伏羲自乾一至坤
八有自然之序因而重之至文王稱卦之名則雜
而非伏羲時所序然於義易未嘗差違考上世之
衰蓋有不得不然矣亦通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
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
得之報

往而察來朱子發以自霜至乾爲彰往自噬至
爲察來指圖明易矣開而當名孔疏開釋卦爻
之義使當所象之名亦不煩更字了暢也朱先生
以爲後江夏劉績作開物當名云與卦之貫不背
非矣蘇氏曰道之大全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
之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爲
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
正言者貫之約者也辭者[illegible]者也斷辭卽彖辭
也或曰辨物正言斷辭後天之易也視先天則爲
備矣[illegible]能氏曰可因者因

之可貳者貳之若[illegible]者勿藥以順之所謂因也直
以藥相試所謂貳也失得之報盜貳之以報失則
之以報得耶履謂以貳爲乾坤雖今章首之旨然
係釋通之曰因乾坤以濟民行不得謂文義矣[illegible]
氏以爲兼三才而兩之然易言兩地不言貳地[illegible]
不貳通也

右第六章

證讀漢書及說文疏其稱名也雜爲句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
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
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
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
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
權

履和而至履以兌柔應在上乾剛故履深而說和
爲能悅至爲應乾而亨朱義曰禮非強世事皆至
極辭晦矣雜者恒剛柔皆應而其文交錯也外剛
見爲稱內柔伏爲隱稱之言稱也權之言稱錘也
隱故可行權也隱者藏諸用之謂也九卦之陳履
謙復恒損益所以象其內困井巽所以利於外基
言乎其立之位本言乎其養之始地言乎其行之
處若曰无入而不自得云耳陸子靜言於鵝湖其
意又曰復而先以謙履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
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
神收聚於內則此心斯可待而復本心旣復謹始
克終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
損天理日以滋益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

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左右逢原之
至此則順理而行无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无往
不入此以其義言之朱子發曰履出乾謙復出坤
恒出震損出艮益出巽困井出坎獨不取離者內
文明而柔大難之意胡仲虎乃謂上經自乾至復
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
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
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爲下經之恒
下經自巽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
待可以見文王之心非偶然若對待九十卦置乾

不言乾爲君也文王有事君之小心而不知其有
君民之大德或曰謙下艮上坤復下震上坤取坤
順者凡二履下兌上乾損下兌上艮困下坎上兌
取兌說者凡三恒下巽上震益下震上巽井下巽
上坎巽重巽取巽入者凡四處憂患之中不宜用
明亦通也三陳皆有辨項氏玩辭曰困之辨辨於
已復之辨辨於物井人已之間所極其辨也學齋
佔畢三陳九卦初德次體次用蓋本諸蒼龔氏之
遺而龔說又原於九家易也何子元獨謂始史繩
祖殆亦未考耳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此易道之屢遷也典猶冊
之有典要猶體之有要典要拘於迹者也下既有
典常則以其辭言之耳張文饒曰此明升降也周
易以六十四卦爲三十六對乾坤坎離頤大過
中孚小過八正卦爲四四對者體用飛伏餘五十六卦反
對相從用升降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
保如臨父母

此易書之不可遠也韓康伯註明出入之度使物
知外內之戒朱義疑說誤門人錄其語曰合作使
內外知懼非也出自內卦而往外也入自外卦而
往內也外上卦內下卦也出者度其內之應入者
度其外之應待其屈伸消息之幾剛柔虛盈之爻
凡使人知懼也憂患之故謂幾也師保父母互言
之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辭謂卦爻之辭方謂辭之所指虞氏指方爲坤謂

以乾通坤非是易道也

右第八章

証誤據仲康伯解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在後文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位言之者初上也時言之者初終也道言之本末言事言之始終也其實一時變則事變事變則道變之俱洪上指初難知以下言初上二爻雜物以下皆言中四爻故張文伉以原始要終爲兩及對中爻爲四位呂仲木獨指二五不取互體非也爻有等故曰物謂陰物陽物京氏云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又鄭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也德謂卦德撰鄭作算云數也二卦同各有德有其中四爻之陰陽雜而互之又成兩卦是別算其德也初德之是非未見上德之是非也定故以中四爻辨之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要陸德明釋文作去聲其師絕句作平聲者則句至吉凶今當讀作平與要[illegible]之要同崔憬謂中四爻亦能要定卦中存亡吉凶之事者是也辨是與非原中爻之始也要存亡吉凶要中爻之終也蓋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可得其要也居指本卦之不動者言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言无待於動也以彖爲要則知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者无待於爻所要愈約則所見愈易中爻者六爻之要彖者一卦之要彖辭馬融曰卦辭鄭氏云爻辭者非王肅云彖舉象之要師說通謂卦爻之辭則益非矣彖傳非彖辭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胡仲虎曰雜物撰德指中爻互體此論中爻本體崔憬曰二主士大夫佐於一國四主公孤牧伯佐於天子皆有助理之功三諸侯五天子同有理人之功異位者韓康伯曰有内外也朱先生以二四同陰位三五同陽位疑與下異位之說相左矣陰以降爲用而有待於陽故以遠近等之不成乎四

退而成乎二陽以升爲用而无待於陰故以貴
等之不成乎三進而成乎五譽懼凶功以異位言
之柔本不利遠二遠而譽要之无咎耳非元吉也
其用柔中明其无咎之故柔危剛勝專爲五言耶
疑辭君德以剛爲本亦有柔中而吉者然其功鮮
矣郭京舉正以近也二言爲韓註而今本誤爲正
文子按李鼎祚引韓註云四近於君故多懼卽不
以近也爲註郭見何本而云然今易昔蒙約引其
說註何子元亦未見李氏易故二與四三與五皆
同功異位二四言其善不同而三五不言者二四
皆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善則稱君不敢言
也

右第九章

此章之指俞氏所謂示學者觀六爻之法最明此
爻互體之用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天道人道地道三畫之卦也兼三才而兩之謂重
卦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

不當故吉凶生焉

道三才之道也爻以效其動大傳云乾陽物坤陰
物古註以類釋等謂爻有陰陽之類易蓋陽貴陰
賤猶物類有等于寶以羣釋等謂爻中之義羣物
交集非也朱先生以遠近貴賤釋等貴賤猶可言
也以遠近通之而曰遠近相雜則於辭疑若不暢
矣文不當謂陽物居陰位陰物居陽位也卦必舉
始終而成體故前章以質言爻必雜剛柔而爲用
故此章以文言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
之事耶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懼以始終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辭指爻辭或說爲卦辭或說爲卦爻辭非也按馬
融王肅姚信謂周公作爻辭然易初无明文孔氏
正義引說者云升稱王用亨岐山不應文王自說
又箕子明夷亦武王觀兵後事故不得謂爻是文
王之辭愚謂二說皆非王非文王岐非岐周子於
升辨之箕子非箕子辨於明夷辨之陸德明引劉

向云箕子作荄滋今按漢儒林傳趙賓爲易飾
易文以爲箕子明夷萬物方荄滋也是古人有不
肯爲殷之箕子者矣況蜀才正作其子哉然則謂
爻辭非文王作者益无據矣俞氏亦曰以彖辭觀
未見所謂危辭爻辭則有危者爻不可謂非文王
作占法不變者斷以彖變者斷以爻謂文王不作
爻不知古法之爻論云爾李隆山舜臣李西溪過
言之明指[illegible]謂陳尚所辨得失相半其言季札觀
易象春秋无爲不誤并可見爻辭非周公作矣其
道甚大百物不廢言其大也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言其要也要朱語錄讀作平聲歸也百物之不廢
非遠取諸物之謂也蘇氏曰得其大者縱橫逆順
无施不可而天下无廢物矣得其小者懼以終始
猶可以无咎此庶幾乎危傾易之旨乎

右第十一章

證音 據朱語錄其要之要讀作平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乾坤之易簡上繫言之矣此言乾坤之所以爲易
簡者自上視下所見爲險自下升上所見爲阻[illegible]
簡故說諸心險阻故研諸慮侯之依王弼例略衍
文庚本非諸衆也謂衆人悅心故能定其吉凶研
慮故能成其亹亹吳幼清曰至健以下天地之能
說以下聖人成能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字林云[illegible]爲象母猴側字之意皆以天事言故
右子謂[illegible]行聖人謂云爲即動尚其變吉事劉績
讀作吉祥者吉凶之兆探其始也即言尚其辭象
事知器要其終也即制器尚象占事知來即卜筮
尚占蘇氏曰此言易簡者无不知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蘇氏曰此言易簡者收諸物而足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參言[illegible]自子[illegible]午半[illegible]故震[illegible]其初
皆陽二分之其前陽中之陰故坎離之中皆陰其
後陽中之陽故兌乾之中皆陽又四分之始子半
者陰次則陽又次陰又次陽故震上陰離上陽兌
上陰乾上陽故震陰之始衰也離陽之始長也兌
陰之極衰也乾陽之極盛也巽陽之始衰坎陰之

始長艮陽之極兼坤陰之極盛觀其所乘而言凶
不可遠也然則謂震陽而巽陰有遺論矣此先天
之學也劉仲敬氏會子曰乾起震終坤離起離終
艮巽起兌終坎艮起乾終巽坤起巽終乾坎起坎
終兌震起艮終離兌起坤終震歷坤者歷八位者
也離坎者歷六位者也巽震者四位者也艮兌者
二位者也左旋之謂也情言易之情見乎辭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胡瑗曰六爻變動使人由而勸之以盡天下之利
非本言也利循以利爲本之利言六爻陽老則變
陰陰老則變陽出乎自然耳虞翻曰乾變之坤成象
爲言亦既待擬矣情遷卽相攻相取相感之情也
橫渠張子以情僞言人事則亦幾於析天人然者
不恒有乎吉凶陽之實象實理而備指爲人事可
乎其故承上吉凶情遷而言乎項氏曰相感者
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相取則有得失故以悔吝
言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是已凡爻吝皆
有其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然近不

相得則惡相攻而凶生僞相感而害生近相取而
悔吝生尤爲易見又以三偶則遠而爲應及一卦
主爻亦必備此三條不獨此文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吳幼清曰上文言易之辭皆由情而生此又以人
善之人之辭亦由情而生也今按虞翻云將叛者
其辭慙叛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
也吉人之辭寡良人之辭也躁人之辭多震人之
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兌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

辭屈巽人之辭也王臨川郭白雲馮厚齋俱以六
辭與上不屬或疑爲占者所問之辭楊廷秀李學
易有得者可以知吉皆非矣
右第十二章
証衍文 據王弼例略侯之衍文

周易象辭下傳象旨決錄卷之六

周易說卦傳象旨決錄卷之七

原任禮部郎中四川富順南沙熊過著

門弟南墩熊遐重校

說卦傳

隋經志稱序卦後易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說卦乃止一篇而別出序卦雜卦與隋志不應雙湖胡氏曰費直所傳不及說卦以後隋志所謂三篇恐并序雜言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幽贊者龔氏曰顯相之反也賓主之言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以大衍之法而推天地之數此之謂生蓍自荀于張程皆謂生用蓍之法與朱義異守經揆方箭序張程是已參兩倚數吳幼清指揲蓍一變之後掛扐而言得天一奇數則象天之圓而圍三三各參其奇一之數故以三數倚於天一奇數之旁謂之參天掛扐得地二偶數則法地之方而圍四四者兩其偶數之二故以二數倚於地二偶數之旁謂之兩地鄭玄註參兩之義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必極於數然得吉凶之常或又曰數者有所本而言之也參天爲參兩地爲兩天一天三天五凡三故參之而成九地二地四凡二故兩之而成六天地之數多矣而參兩之法取九六以爲用此之謂倚數倚數者有所託而見也鈎深圖曰九六用生數也朱先生謂兩二一三而爲七兩三一二而爲八俞氏辨之曰七二地而一天八○一地而二天不可參兩故不用也愚謂數家者庶幾乎而未盡康成虛而无當若九六七八之說本指立卦生爻特耳四家者引爲倚數之義以後爲先强比而同之倚義亦晦故斷以吳說爲優也觀變者揲蓍十八變後觀蓍變陰六八陽七九而立奇耦卦畫朱先生謂未說蓍數者非也剛者奇畫柔者耦畫六畫既成則發揮所值剛柔之變而生爻辭以占也俞氏立卦爲三畫卦生爻爲六十四卦不暢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張文饒曰陰陽者用也卦者體也以陰陽立卦者用以成體也剛

柔者體也爻者用也以剛柔生爻爻者體以起用也
象必有數聖人不過參兩之其爲數自有陰陽之
變其爲變自成剛柔之爻聖人觀變而發揮道德
義就易言和順言因其自然而无矯强也和順道
德立道通德之義統言一卦之體理治也理義各
指其所之時措之宜也析言六爻之用窮理盡性
至命以用占者言義即所理之義盡性即和順於
德至命即和順於道

右第一章

舊本說卦以下无章次呂因孔疏分節爲章朱先
生同大抵此章先言生蓍後言立卦蓋以筮言非
謂畫卦必假蓍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
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人之理命天地之理也五陽而六陰初剛而二
柔三仁而四義與云者俞氏謂相與爲用不可廢
一是也分陰分陽以位言之三五陽二四六陰也
朱子乃以卦之乾震坎艮爲陽坤巽離兌爲陰俞
王吾又以 卦之序一分爲二以迄乎六十四則
旣非本旨若朱子發十日之說則去之益遠矣吳
氏曰位之陰陽相間則分布一定畫之剛柔不同
則迭爲用以居六位之中而不定也繫辭物相雜
曰文即此成章之謂孔子曰易有六位之才天地
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
有剛柔人有仁義汝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
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
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
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
地人道之分際也辭容有假託者姑存之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水火不相射息齋曰眞水藏於眞火眞火藏於眞
水眞眞不壞以其能相容也虞仲翔曰坎戊離巳
月三十日一會於壬不相厭射兼二義通之旣曰
天地定位矣曷言乎其相錯也曰非天地定位則
山澤雷風水火不相交也鄭人黃東發以離坎縱
圖較之曰康節移易卦離南坎北爲乾南坤北移

乾西北位以居艮移巽東南位以[illegible]西北
位以居震移坤西南位以居巽移兌西震東位以
居坎離為先天卦位與易係所止方位不同矣從
以朱先生答王子合書佐之曰康節伏羲卦位近
穿鑿附會黃蓋疑康節以希夷數學創為先天圖
云按邵伯温經世辨惑希夷易學主意主象數四
者不可缺一理具聖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
寓陰陽消長數與卦生變圖亦非創作孔子繫辭
述之明矣實指今先天方圓圖也又朱漢上言穆
以先天圖傳种放然則圖豈康節創造哉穆脩京

卦氣遂自西漢其十二辟卦之序與今圓圖雖踈
密不同先後正合矣參同契本東漢魏氏書時時
言乾坤父母坎離匡廓逐及復卦建始萌十六轉
受統又金碧龍虎文尤古雖不然者則此圖亦不
出希夷矣楊殿撰用修因胡一桂語誤謂易圖始
希夷朱子不明言也然朱子常曰先天乃伏羲本
圖非康節所自作又曰伏羲四圖皆出邵氏出者
言自邵氏始傳耳宋人有疑方圓二圖始麻氏心
悟者朱子明其不然柰何謂其不言也殿撰又以
希夷龍圖序為先天大[illegible]有大衍之數[illegible]

設合耶故數往者順知來者逆[illegible]山[illegible]
為說曰八卦順逆皆以乾為主自震至乾[illegible]
坤皆左旋數其已生者故順然乾生兌離震坤
生艮坎巽卦皆右旋推其未生者故逆易數據圓
圖言之朱先生常搆圖言以圖從中起然欲連易
逆數併言則數往非逆先生答董銖曰方圓一向
皆[illegible]圓圖一半逆然試觀圓圖亦正皆逆陳潛室
[illegible]齋[illegible]近[illegible]誤矣按今文上言天地定位則圓
圖也[illegible]知[illegible]圖所指誤胡仲虎行[illegible]朱說曰數
往[illegible]來[illegible]圖[illegible]卦氣之行易逆數指橫圖言卦

畫所以生然於經文是故之語何以相承哉俞玉
吾又以圓圖兼言之震自北而往歷離兌以至南
乾順者也巽自南而來歷坎艮以至北坤逆者也
圖從中起本朱說生卦之序與說非是終以橫圖
言欲明逆數之旨可得以否耶漢嘉安公石易[illegible]
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
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
為易有數往之順數楊殿撰稱其超諸非唐宋諸
儒所及然予所攷見古文公石以前宋龔原曰往
有徵故順數之來無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illegible]

逆知者神之事易具神智者也此所以於來[illegible]
知之而又數之元俞玉吾引或人之說亦曰易之
若占尊爲知來設故曰逆數如所謂占事知來遂
知來物以前民用皆逆之謂詎得指前无古人哉
公石謂易无數往之順要有遺論若蘇氏則又通
幽贊生蓍爲一章其言曰道德之變治其末流至
於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備沿而上之反
從其初有性者有見者一是二者則至於命矣此
之謂逆聖人既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
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所謂因貳以濟
民行者也是故兼三才設六位以行于八卦之中
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
正吉凶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
之謂順然自命言之以順爲往以逆爲來故數往
順知來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末而
反求其本故易逆數也則其說直超詣矣古本說
卦无章次蘇說倘是耶殿撰又謂易畫自下而上
爲逆其說出朱漢上圖自右而左爲逆則吳氏橫
圖之說要朱吳說皆非易本旨矣

右第三章　言先天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程直方曰天地定位圖圓乾坤從南北之中起雷
動風散方圖震巽自圖之中起張氏易東曰風雷
初畫之奇偶雨日中畫之奇偶兌艮上畫之奇偶
乾坤三畫之奇偶震巽坎離以其象言艮兌乾坤
以其卦言動止說以其性言散潤烜以其功言藏
以其道言歲以其景言乾君之君郭京舉正作居
易爲分卦與象自動至烜言乎其出機自止至藏
言乎其入機出无於有氣之行也故言乎象入有
於无質之具也故言乎卦

右第四章　言先天也

証字　藏郭京舉正作乾以居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
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
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
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

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神也者從龔氏義歸第五章　証音　勞依吳氏作去聲

萬物隨帝者何洪範傳云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爲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入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也息齋曰八卦既立帝出乎震齊乎巽木氣極也風木相感火德始彰故相見乎離火氣成塵塵結生土火非生土火息而土自成故致役乎坤土結爲澤澤潤生金金剛有聲故說言乎兌金土相配金爲水母水土之氣互相尅賊故戰乎乾乾金既純水出金母流而不息故勞乎坎水既盈溢將反于元木爲水子母徃就子風水相和水返于風復歸元真故曰始萬物終萬物莫盛于艮八用縱横帝自震出周遊八經元始之妙故曰象帝元遊項氏玩辭曰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震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坤之季夏義在中央故言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成爲說故言秋而不言西方以例餘卦鄭玄云坤不言方地之養物不專一義不若項氏蘇氏曰坤艮皆土也坤位乎西南季夏之位也艮位于東北蓋從坎故艮則得爲從坎季夏土十一月其律皆鍾傳曰水土衍而民用也龔氏曰自帝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則洗四時之終始而具八卦之用也故始於震而終于艮者動静之界也神者陰陽不測之氣妙合而不測者鄭康成云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是也人道內聖而外王天道內神而外帝帝之乘時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與物出而不辭歸而不忤其道則神而已矣故其序爲先萬物次之而終於神傳曰神鬼神帝則妙萬物可知矣

右第五章　言後天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五章六章卦位未義皆未詳其切前以此承上章
皆言文王卦位章末結語不應復用義皇卦位本
末舛逆首尾衡决然未別云伏羲文王卦位不同
生育萬物說如文王所次則其古位非如伏羲所
定亦不能變化旣成萬物胡仲虎謂由後天而推
先天是以文王得天地之用者如此俞易則[?]朱
說曰兌震以長男合少女艮巽以長女合少男皆
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至始終萬物皆則六子之用
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
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若上

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
震艮巽皆非偶也先生斯言核實頗謬未定之見
也人有言後天變化由先天來先天水火相逮以
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撓以次五行之變化
[illegible]交合故變化今本水火相逮據鄭宋陸二王按
漢志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云云有不
字者非矣三章以山澤風雷水火相次未入用也
此以火雷風山澤相次者入用也未用者尚其體
入用者尚其氣氣莫先於水火行者爲風雷雌者
爲山澤皆水火之氣也

右第六章　此由後天推先天也
乾徤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
也兌說也
敬軒薛氏曰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徤兌說離明
震動皆屬陽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陷艮止坤順
皆屬陰
右第七章
臨川吳氏曰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
爲序又非上先天後天之序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

狗兌爲羊
乾馬坤牛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
物也牛故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
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
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龍依虞（王本虞作）駹爾雅面
顙皆白惟駹虞云作龍非不應與乾同晁氏曰荀
爽九家集解乾爲龍陸德明釋文俞陽氣也巽爲
雞吳幼清曰伏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與地
風同感坎豕離雉幼清曰前後皆陰之汙濁而中
心剛燥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illegible]

也孔氏曰坎主水瀆豕處於濕離爲文明雉有文
章可謂擧其一隅漢上朱氏謂豕柔而剛躁似坎
中之陽垂耳俯首尾不足爲本末之陰止得其六外
平菴項氏謂雉化蜃内外殺爲離象又取義太紆
艮狗兌羊龔氏曰外剛而善禦内柔而附人者狗
也内狠而善觸外說而不能害人者羊也玩辭曰
狗直戌而艮在寅火墓戌而生寅也羊直未而主
兌金生土也羊屬土土生金故有角而善觸項氏
於此章悉以十二象所屬言非易本旨

右第八章

正字 [illegible] 予作[illegible]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
手兌爲口

乾首坤腹龔氏曰外圓諸陽所會首也中虛衆陰
所藏腹也震足巽股吳氏曰陽動陰靜動而在下
者足也陽連陰折折而在下者股也坎耳水内景
陽在内離目火外景陽在外吳氏曰耳外内皆白
者陰中凸而實者陽目上下皆白者陽中黑而虛
者陰艮手兌口吳氏曰動而在上者手也折而在
上者口也於艮不取止義王太古曰伏羲八卦之
在上三卦之中故爲首坤在下三卦之中故爲腹
震在下三卦而向左故爲足而足之力在左巽在
上三卦而向右故爲手而手之力在右今說卦巽
手與艮股互置求之於經觀卦上體從巽故曰盥
說者謂手也豐卦九三則曰折其右肱豈非二三
四互巽乎姚氏謂豐之无艮乃欲改股爲肱本之
思耳艮在下三卦之後而爲股今說卦之[illegible]
手互置然在易艮之初六曰艮其趾六二曰艮其
腓咸九三曰咸其股而不以爲手此明證也王弼
[illegible]但姚信正作右股作肱者乃康成耳荀九家

又以艮爲鼻𦝫氏易曰艮爲鼻兌爲口山澤通氣
也巽爲手震爲足雷風相薄也惟晉[illegible]亦以兌
爲西山

右第九章

証説 [illegible]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
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坤六索男女今則王吾曰三男之卦以氣見之則

得乾一爻之奇以體言之則得坤二爻之偶三爻
之卦以氣言之則得坤一爻之偶以體言之則得
乾二爻之奇是故一爻爲氣二爻爲體伏羲卦位
則以體相聯而女從父于東南男從母于西北文
王卦位則以氣相依而男從父於東北女從母于
西南亦可參觀也何子元曰前若夫八卦之說[illegible]
之八索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得[illegible]八八相索[illegible]六十四然此言合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于八卦就八索之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而天下之理得豈獨一索

二索三索而已柴氏云先儒不以此章並於諸象
是或謂之之語而未循本以求又但知男女爲人
而未知物物有男女象也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以
人言之耳不然何別象中有爲父爲長子長女中
女少女等語與此所稱無異此蓋以男女分八卦
言也物皆有牝牡雌雄之異則父母男女之象也
其生皆有先後次序則長中少之象也如是則索
亦不必以訓揲蓍矣胡仲虎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
改正之筆要當以語錄說爲正若專言揲蓍求卦
則無復此卦序也

右第十章
孔子廣文王卦文而釋之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項氏曰乾道大而不極惟天足以盡之運而无極
唯圜足以盡之故以二象爲首句崔子鍾曰主萬
物者天知太始者父爲玉爲金龔氏曰粹而不雜
剛而能變也爲寒爲冰乾尊在上高則寒也或以
後天卦位乾居西北其候水始冰地始凍或又以
寒陰氣冰陰物陰盛之極乃坤而受乾故爲寒冰

皆非也爲大赤漢上朱氏曰赤陽色陽始于子坎
中陽爲赤極于巳純陽也故乾爲大赤蓋加大以
別坎也爲良馬純陽善也若馬若陽瘠馬純剛也
崔憬曰骨爲陽純陽骨多非陽弱也山海經駁如
馬鋸牙食虎豹吳幼清所謂從之最有威猛者是
宋衷曰天有五行之色[illegible]東山駁白解爲駁說
文遂云駁馬色不純郭[illegible]和俞玉吾因疑之不從
乾純粹之義矣木果[illegible]在上之象宋衷曰群星
著天似果實　木非[illegible]徐氏曰以實承實若
艮爲果蓏則下有柔並行焉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積陰爲地作成物爲母旁有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而東西緯皆布象是也或以泉貨爲布取廣布流行之義非也釜熟物以養物爲釜項氏曰六斗四升爲釜坤包六十四卦如釜包六十四升也坤耦半爲乾全爲坤乾與坤交爲六十四卦故惟坤能具六十四卦之體曲而巧矣 三畫皆虛爲歛縮又陰至静而不施故爲吝嗇均猶周稱土均之均鈞陶人造瓦所用轉也以成器物者也崔憬曰生物不擇善惡亦動闢廣均之義性順而蕃育爲子母牛項氏曰乾爲老馬故坤牛皆稱明少且肥皆與乾反也三畫虛所容載者多故爲大輿爲文爲衆奇爲質偶爲文奇則寡偶則衆三畫皆偶故爲文爲衆也爲柄俞氏曰柄一作枘乾性圓轉而曲坤性執方而直故乾圓坤枘相反也崔憬曰萬物依之爲本義猶未盡矣乾極陽爲大赤坤極陰故於地爲黑

証誤 柄依俞氏作枘 舊誤柄彼病反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龍依虞翻作駹以第八章有其文此重出也駹色蒼也剛柔始交天地之雜故爲玄黃得乾初之一爲黃也旉本作專又作旉一說以專爲旉大布王肅于寶音孚花爲旉葉古爲花貌名之數因謂震爲車左氏亦云震爲車從馬或陔塗作專震與萬物之所出故爲大塗一陽爲長子剛在下動爲決躁俞玉吾謂決指陽畫躁指陰畫非也蒼深青竹色筤謂色之美尚在實蒼筤也翠竹也以其蒼而小初生者爲蒹長大者爲萑成則名爲葭初生爲蘆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竹與萑葦皆以本實而上幹虛震象也下實上朱氏曰萑葦之爲蒼筤竹堅而萑葦脆作文而萑葦易枯也氣始生故曰馬爲善鳴爲馵爾雅曰後右足白驤後左足白馵馬左也正義謂馬懸躍者非作足詩騁騁馬斯作之作蓋足能舉也皆言在下之陽畫也的顙如射的之的額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在之虛古皆訓白被是爲白與蒼色不同蕃或謂非的顙白額之顙

辭以震巽同也吉有巽之氣首乾象初往生禮其上二爻遂成巽象在上爲顙亦紆曲附會矣反生芽自下而生反幻向上陽在下也宋氏曰麻豆之屬反戴孚甲而出者也陽長不已其究爲乾之健蕃謂草也與坤文言傳同鮮謂魚即萑葦稷鮮食也震一爻但變則爲巽故爲蕃鮮東得木正氣巽居東南得木餘氣故震得變巽爲草巽爲魚漢上朱氏曰震巽皆木也初草根震初木根巽一三木在上者震一二三草在上者木有枝者木之莖幹有剛者草之不說卦象一陽兩又曰郑

璞謂魚其氣爲有旋毛在頂相局者謂之拚
証誤叢貴讀諸子吉讀作容齋之說 [redacted]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偶下入者木根奇上升者木幹又其性可曲直亦順巽之象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繩直順以達也程玄謂二陽共正一陰者非工謂入而頗白者虞翻曰乾陽在上者爲白故爲白古証說優也吳幼清曰

陽長陰短陽高陰卑中陽橫而達于上故長而高前二陽欲進後一陰欲退將進又退不果於進者也荀爽曰風行无常故進退或西或東故不果爲臭者臭以風傳陰氣在下鬱蒸而不散二陽達之乎外也寡髮虞翻本作宣髮馬君改寡按周禮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正與寡義同陰血盛髮多陽血衰髮少也廣顙闊額盛多白眼者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也玩辭謂換上爻本不上潤故不成血盛之髮遷離中爻於下不成中虛之眼以變遷言不必然也俞玉吾曰巽順而多

有入故爲近利市三倍南方離日之中爲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一陰下爲巽主而在上二陽皆其所有三倍謂在上二陽畫每畫三分則其數六而三倍于一陰之二每畫三分不知俞氏何據爲意陽奇爲三乾有奚利而巽二乾陽畫是三之倍者不知然否李鼎祚曰變至三成坤爲近四動乾爲利至五成噬嗑故稱市乾三爻爲三倍則非矣巽三變成震爲躁卦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待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也吳幼清謂陰卦爲陽卦陽卦爲純陽卦不

欲陽為陰卦陰為純陰卦理或然也

案說卦據鄭虞荀周禮車
又案說卦人寄髮荀宜髮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景坎陽在內又二陰象土之四中陽象水之流行中也故為溝瀆一陽附于二陰為其所蔽故為隱伏矯輮者宋衷曰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輮水流有曲直故為矯輮弓輪者吳幼清曰中剛象弓之弣上下之柔象弓之隈弣中之奇象輪之軸上下之偶象輪之輻才也加憂心病耳痛黃氏曰素問有言西方生金在志為憂北方生水在志為恐以恐對憂則有加矣實氣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莊子云北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心病恐則傷腎腎傷則耳痛孔疏云坎為勞卦聽勞則耳痛亦是也為血卦為赤血在人身水之屬赤其色也漢上朱氏曰黃帝書腎主血心藏血腎坎水也心離火也離中陰也藏血坎離交也坎心亨而此曰心病楊時撰曰有孚則心亨加憂則心病孚之亨盈科而進憂之病飢渴害之也坎為心中實心之體也離為心中虛心之用也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內[illegible]動故心亟前銳後故首不昂下首柔故蹄不厚[illegible]氏曰盈科而進也郭子和云易云見輿曳馬无曳也乾震之馬四而坎之言馬五亦知曳為輿矣當作其於輿也為曳多眚雖在當心病之下曰有孚為眚心與目皆屬離離與坎反故在坎為病為眚通亦以輿言得將則為通失時則為曳坤輿當平地任載物未嘗故書皆在坎輿在險阻陽人居中乘之路艱難進若或曳之也為月依館輔在為水之下以巽離例之月為水精故方諸取水於月坎受乾為體

月依日為光一也為盜揚用脩曰群盜作易者知盜潛於外陰柔[illegible]附俱又為隱伏有穿穴之害柔潛伏弄之狀[illegible]氏玩辭盜者有木穿者意同聯夜竊象坎亦堅者不堅多心中附也

證誤據郭雍為曳當在輿也下作其於輿也為曳據郭雍多眚當在心病之下

以巽離例為月依輔在為水之下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

[illegible]科上編

三五

吳幼清曰火中虛麗於實物中黑者陰光明而上
下赤者二陽也日者天之火故陽燧可取火於日
中一陰象日暗虛上下二陽象日外明也火麗木
日麗天電麗雲鄭玄云大明者日暫明者電也中
女者謂再索所得漢五行志陽奇爲牡陰偶爲妃
故水火牡火水妃離爲中女取此違經造辭更立
新義志五行者誖矣甲胄吳幼清曰上剛象胄下
剛象甲中柔象披甲胄之人也俞玉吾曰胄字與
冒字相似皆從冃從月者胄子之胄也兵戈者上
剛象刃下剛象鐏鐓中柔者其柲也大腹中虛也

乾卦爻曰乾燥物也鄭玄作幹陽在外能幹正也
鱉蟹蠃蚌龜者外剛內柔者也括蒼龔氏曰蠃則
形銳而善麗蚌則內虛而含明宋衷曰陰在內則
空中木中空則科上槁也虞翻作折上槁謂巽蟲
食心則折離火燒巽故槁非也
証字胄下從日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
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下二陰地上一陽降起於地上者爲山震陽始出
爲平地之大塗艮陽上窮高山之上成蹊耳小石

陸績曰艮剛卦之小也一說俞氏曰陽大陰小艮
之陽畫爲山故陰爲小石郭子和以爲山與小石
如坎水溝瀆之類上一陽連亘下陰雙峙門闕象一
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草蓏項氏曰震勇草
木之始艮果蓏草木之終果蓏終而又能始故於
艮象切也閽寺者吳幼清曰外一剛閽人無足而
禦止於外內二柔寺人無陽而給使於內也爲指
據王太古當足指括蒼龔氏曰指於四支之末而
能止者虞翻艮手多節非也爲狗漢上朱氏曰狗
當作豿爾雅謂熊虎醜其子狗蓋虎子未有文猶

狗也虞翻作拘曰指屈伸制物爲拘舊作狗上已
爲狗字之誤愚謂虞說非也艮以止爲義拘物則
動矣鼠與狗皆善齧艮剛在前也郭子和曰坎之
隱伏在君子爲隱在小人爲盜艮之利則狗害則
鼠皆一義而三象也黔喙依鄭氏作黚馬融曰肉
食之獸黔黑色陽玄在前吳幼清與鈐通謂齒牙
堅利如鐵持東物者愚謂陽色非玄黚亦不與鈐
通也郭子和曰艮剛動于上故言喙堅多節剛不
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
于用二卦之辨也

一誤勑棘爾雅及朱漢上作勑黔嫁郎氏作黜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澤者虞翻謂坎水半見俞氏曰坎體則上下俱虛澤體則上虛而下實川壅則成澤澤決則成川也巫吳幼清曰少女外以口媚悅陽神俾陽神降于身內也爲口舌兌上折偶畫口之象中內畫奇連亘舌之象也毀折者前畫缺橫渠張子曰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附決一陰附二陽之外以爲決者氏謂震動斯決无所附兌決附不足于震也孔穎達曰秋物成熟稿稈之屬則毀折果蓏之實則附決剛鹵吳幼清曰兌方於西方鹵在燥地而剛下二陽剛也上一陰鹵也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貨興兌爲妾外柔而有所承少女從姊爲娣也爲羊虞翻作羔鄭康成本作陽是也陽養無家女行賃炊爨賤於妾者郭璞引魯詩曰陽如之何又曰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是其義也後漢西南夷傳夷女爲婸徒

右第十一章

証誤羊孫鄭氏及解詩作陽

胡氏云說卦所論八卦方位之不同初未嘗有先後之分也自邵子發明之朱子表章之然後羲文之易辨明於世而孔子所論方位始各有歸著俾學者觀于卦位對待流行而先後天之分較然矣今觀第六章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至莫盛乎艮是承前章論後天八卦之位自水火不相逮至既成萬物也仍是先天八卦同次宋啓蒙已言之矣自第七章至第十一章啓蒙以爲文王已成之卦推未明之象爲後天之學入用之位何子元曰自七章至篇末十一章皆先天八卦位次而孔子推未明之象以爲說故卦次與第三章第四章同

其逸象乾有四說見九家坤有八牝迷方囊裳黃帛漿吳氏本無當從有三王鵠鼓吳氏曰圭象見益六三誤作玉鵠象見中孚九二誤作鶴當依吳說巽有二楊鸛吳氏楊漸鸛作鴻坎有八宮律可棟叢棘狐蒺藜桎梏離一牝牛艮三鼻虎狐吳氏曰履象六三九四頤六四革九五履革皆無艮艮不象虎狐者豹之誤兌有二常輔頰常何子元曰西方神或曰九旗之一下二畫象通帛下垂上一偶象分槃於杠悉以爲非乃定常作府以上皆因爻

中所有由增俞氏謂非本文是矣胡仲虎曰有相對取象者有反對取象者有相因取象者有一卦中自相因取象者有不可互見者可以觸類而通矣杏答有言若倫理不通斷後多添亦何可盡諒哉愚以爲然

証誤 [illegible]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同人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

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
離離者麗也
証脫簡[illegible]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
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
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

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
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
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
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
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
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
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

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
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
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
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
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
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
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
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
終焉

文中子讀易至序卦云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
與幾矣張文饒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
咸者大也人物之本必藏諸用是皆謂有精義焉
然吾未能无疑者以其辭淺末牽繞也耳泉
溪子曰序卦者君子之讀易至此而有感焉易既
成而象之者也是故其言序者顧其指遠其辭枝
而脩其聖人之疑乎俞氏曰序卦者孔子釋文王
六十四卦之先後次第也上經三十卦約之爲十
八下經三十四卦約之亦爲十八上下經之分也
乾坤陰陽之純坎離陰陽之中爲天地四正故乾
坤坎離居上咸恒損益在下震巽艮兌交也上

經首乾坤天地二體分也下經首咸恒夫婦二
體合也易道貴中坎離終上經既濟未濟坎離交
故終下經泰否在上乾父坤母自交也需訟同人
大有无妄大畜小畜履以乾父交六子故在上師
比謙豫在上坤母交三男也晉明夷萃升在下坤
母交三女也剝復臨觀進而上一陽二陽爲主也
夬姤遯大壯退而下一陰二陰爲主也困井革鼎
家人睽蹇解豐旅渙節六子自交在下屯蒙居上
者三男繼父母用事也屯蒙以坎離交震艮而在
上故噬嗑賁以離交震艮亦在上隨蠱漸歸妹皆

震巽艮兌之交而隨蠱在上長男長女爲主中孚頤
大過中孚小過皆震巽艮兌交然頤大過互乾坤
故在上中孚小過止肖坎離故在下而胡旋芳又
謂本先天圓圖四正在上經四隅在下經乾坤坎
離四純居上經震艮巽兌皆其遇震艮巽兌四純
居下經坎離乾坤皆其遇上經自坎離之外无一
卦无乾坤下經自既未外无一卦艮兌震兼巽上經自乾
坤而後三陰三陽之卦凡六乃乾坤之三變否泰
乾坤之三陰三陽交不交也隨蠱乾坤之三陽三
陰雜居噬嗑賁乾坤之三陰三陽分布餘則乾坤

兩體各司諸卦下經自咸恒而後艮兌震巽相[illegible]
之卦亦六乃咸恒之三變損益咸變之盡艮上兌
下益者恒變之盡巽上震下說與俞同猶上經有
否泰也咸恒之下二體艮巽合而爲漸咸恒之上
二體兌震合而爲歸妹猶上經有蠱隨也以咸下
艮遇恒上震爲小過咸上兌遇恒下巽爲中孚猶
上經有噬嗑賁也餘則艮兌震巽各司諸卦是其
說成巧矣至於屯蒙隨蠱噬嗑賁頤大過无乾坤
正體遯壯晉夷夬姤萃升乃有乾坤非盡艮兌巽
離之合則爲之解曰文王不以此十六卦兩易者

分陰分陽互爲其根也於此又何巧哉予因是願
趙俞義然予觀一行易纂有孟喜序卦云陰陽養
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可觀
而後有所合鄭本引乾鑿度云陽起於子陰起於
午天數天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
中女大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
之偶爲終始也淮南子引易云剝之不可遂盡也
故受之以復說苑引孔子告子路曰易曰不損而
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荀爽傳引易云有上下
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宿王昭素謂離者

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是以正
古易取之増入正文是序卦者經師互有異同亦
容有經師之說參乎其中矣其淺末者覦矣服論
之哉或曰上下經之各十八何也曰以應天地之
數也劉仲敬爲予述邵氏之論曰天地之數各四
而用者各三則爲六又三其六則十有八矣

雜卦傳

雜卦者韓康伯云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類相
同或以異相明也朱先生有言雜卦反對之義惟
反覆則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如反也予按其義
猶未能使心怡然吳幼清曰錯綜其次依文王反
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之序故爲襍卦義以明六
十四卦所主之爻然吳氏亦有不能用其說徧通
之或通之而不暢觀其得者多于是之文中子讚
易至雜卦云旁行而不流守常而與存矣於戲
至哉俞氏曰始至乾爲無易自乾至未濟爲文易

自乾至夬爲孔易其言亦非无見者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乾主上九坤主上六比樂師憂皆一陽統五陰之
卦也比一陽在上爲顯比之主師一陽在下爲行
險之帥虞翻謂三失位輿尸故憂非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吳幼清曰二陽浸長上陰不以勢臨而與之以俟
其進四陰已盛然不進逼陽統率三陰居下求觀
九五中正其羣陰是之謂上臨下下臨上已觀物物觀已
非也俞氏謂二陽在内方進而臨在外之四陰是

我出而與人二陽在上將去而四陰在下仰觀之
是人望而求我臨觀之義未明矣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蒙皆二陽之卦陽皆一也而位不同屯陽見於上卦二陰之中而爲主下一陽動乎險中而利居貞蒙陽雜於下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上一陽止於險外以貞示人郭京以雜作稚恐不必然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張文饒曰方陽交陰而生也離三附震之四變艮之七坎離相遇陰陽成物則艮復以震之四故爲震起艮止夫張氏始一道乎起止者主陽言之耳張說鑿矣龔氏云損之終必益則損乃盛之始益之終必損則益乃衰之始吳氏非之按李鼎祚損泰初益否上衰之始損否上益初盛之始其說近之但損泰三往上非泰初益否四益初非否上耳關朗曰始盛者由衰而益始衰者由盛而損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以艮畜乾而可者艮爲上主而力足以畜大故云時也吳氏必指大壯之四往上者非也以乾行震而不利者震爲下主以上主者爲時則下主者災矣是上下之分也吳氏以爲九不處三而三失位亦非也虞翻謂大畜五之復二成臨時捨坤二故時无妄上之遁初子弑父故災益支離紆曲不可詰矣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升皆四陰之卦萃一陰爲上卦之主而三陰聚於下升一陰爲下卦之主而三陰往於上李鼎祚升五不來之二吳氏謂萃以觀四往上升以臨三來初亦鑿矣不來者主陰而言易以上爲往下爲來也

謙輕而豫怠也

虞氏以怠作怡曰豫樂祖考故怡資氏曰此以怡時哉來叶爾怠亦未嘗不叶平上去入之分自沈約始賛易時固未分也陽在下卦自抑而爲謙之主故輕陽在上卦自亢而爲豫之主故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賁皆三陰三陽之卦噬嗑中陽在頤居下卦震動之上食也賁中陽文剛而光輝於艮實之内无色也吳氏謂噬嗑自否變賁自泰變殆謬說也色謂一色文則无一色矣

兌見而巽伏也

　關子明曰兌見也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柔内藴乎朱義本之張文饒曰方陰交陽而生也兌二得離之三變巽之五及其成也巽五得坎之六離坎相遇老陽成物巽復反兌之二故爲兌見巽伏矣張氏鑿矣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吳幼清曰隨初九爲主聽二陰自隨而无所作爲蠱初六爲主承乾父體壞而有所整治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孫奕示兒編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得反對之義關氏曰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明夷亦昧也非不明蓋傷之爾孫義取此

井通而困相遇也

　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坎水乃出在上蓋塞而後通者也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坎水適在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吳幼清謂井初九升五而坎水上通困上九降二遇陰而揜亦非是也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吳幼清曰咸九三不上感正應而下感近比欲速感也恒初六以柔巽處卑下妻道之可久者也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爲風所離散節九五坎水在兌澤之上爲澤所節止解九二坎陷在内震則出險而動於外内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内外險方艱難也

睽外也家人内也

　虞翻曰離女在上故外女正位乎内故内謂二五陰爻也關朗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故曰睽外明乎内者家自齊故家人内也

否泰反其類也

　括蒼龔氏曰否泰以類相反故多言疇言彙吳幼清曰否三四相易爲漸泰三四相易爲歸妹漸四復反於三就其同類之陰爲否歸妹四復反於三就其同類之陽爲泰故曰反其類以反訓歸予謂吳氏蓋執主爻之說爲支蔓矣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剛以動而曰止非其象矣止蓋上之誤字也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陽退諸家之說紛紜

萃聚會无足取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項氏玩辭曰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爲主在上則人歸乎我是之謂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是之謂親隆山李氏曰離爲火火性炎上上而趨乾故曰同人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吳幼清曰革六二離火在內而兌澤燥涸是剛決之火去其澤之故者也鼎六五離火在上而巽木生之燧改新傳之火取其木火之新者也小過九四主也而爲六五所過蓋陰盛能過陽袁不及也中孚六四主也而爲九五所信蓋陽實能感陰虛能應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荀本豐多故親絶句者非依京氏本故下有也字豐以二四爲主二爲明之主而四爲動之主動乎明中內文明則有所容爲多故旅以三五爲主三爲止之主五爲明之主止乎明下外文明則有所容故无徒吳幼清曰豐六二在內爲主於明盛之中外與四相易而情相得初六在上三亦來[illegible]

旅[illegible]多也旅六五在外爲主於羈旅之中內[illegible]相[illegible]而情不相親相親者寡也謂豐二四相得於二[illegible]不相得本无所據也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吳幼清曰離六五爲主火炎而上故上征而折上[illegible]之首坎九五爲主水潤而下故下比而納六四之約小畜一陰蓄藏於五陽之間所畜者寡少履六三履行於二陽之上所履者剛又不得正位非其所安故行去而不留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九五爲主下三陽以險在前而不進訟以九二爲主水性潤下天性上行而不親
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過以下朱義謂卦不反對或是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按鄭[illegible]成[illegible]則已有是說矣蘇東坡易傳改云顚養正也大過顚也姤遇也[illegible]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illegible]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illegible]

男之窮也以爲相從之交相反之義決漸皆雜太
以爲然然亦時有失韻者矣其後節齋蔡氏易又
改云大過顚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
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
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丘
氏云今依蔡易續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於韻
亦叶但不當僭改經文耳今姑仍蔡舊文折之大
過本末弱又以上應三如首向下皆顚義也既濟
六爻皆當位故定未濟三陽皆失位是爲男窮三
陰亦失位不足言也吳氏既濟必主六二未濟主

九二也若亦太泥哉歸妹之義吳幼清曰六三女
君之娣女之少者既歸則女之事終也漸九三得
男位之正而將往迎六四之女女待其迎而後行
此易終雜卦可反覆爲兩而剛柔吉凶相反變易
之義也自乾坤至困三十卦當上經之數中雜下
經十二卦自咸至夬三十四卦當下經之數中雜
上經十二卦坎離以交中居上經今下附震艮巽
兌以交偏居下今上附其无反對者上經六今附
以二下經二今附以六又皆交易矣十二辟卦除
乾坤上經泰否臨觀剝復陰多於陽者十二下經

遯壯姤夬陽多於陰者十二移否泰於二十四卦
之中而陰陽之多少復如之特在上經者三十六
畫今附者二十四下二十四畫今附者三十六愈
見其交易之妙爾若合論六十四卦上經三十卦
陰爻之多於陽者八下經三十四卦陽爻之多于
陰者亦八今附于上十卦皆陰多三十六附于三十
四卦者陽多亦三十六以反對論上經陰多者四
下經陽多亦四今則附于上者陰爻多十八附于
下者陽多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爲多少陰
陽交易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伏羲之畫文

王周公孔子之言皆天也自大過以下雜物撰德
指中四爻互體而言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
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
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于左取
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半可兼其餘雜卦中取
互體又其最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以困柔揜剛下
三十四卦終以夬剛決柔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
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雜卦之末特別
君子小人其意微矣始乾終夬一陰決盡則乾以
考皇極經世乾巳會之終當堯世欲自夬而乾如

光世者任賢去邪疑謀勿成以為天下胡仲虎言

有可採者因括而附末簡焉

易經升傳象旨淺說卷之七止

讀易述十七卷

（明）潘士藻撰

明萬曆三十四年潘師魯刻本

洗心齋讀易述十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士藻撰。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事蹟附見明史李沂傳。其書上下經十卷、繫辭至雜卦七卷、每條皆先發己意、而采綴諸儒之說於後。前有焦竑序、稱主理莫備於房審權、主象莫備於李鼎祚、士藻裒而擇之。則所據舊說、惟采周易義海、周易集解二書。然大旨多主於義理、故取義海者較多、集解所載如虞翻、干寶諸家涉於象數者、率皆不錄。蓋以房書為主、而李書輔之也。案義海一百卷久佚、今所存者乃李衡撮要十五卷、非其舊本。竑序云云、豈萬歷中舊本猶存耶、然宋志已不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僅見四卷。其一百卷者未見、士藻安得而見之、竑殆夸飾之詞。然衡所編者其源本出於房氏、即謂之房氏書亦可也。

易述序

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与
民同患者莫辨於易故受而修
身出而經世率繇此出而退藏者
其體也但動之變者百姓可与能
而靜之淼者賢智未易知聖人於

是立象倚爻探賾索隱而寓之
於書使人神有以取吉立於陰陽
之先而陰陽之用動乃不窮措諸
事業施諸天下國家豈虛也哉蓋
易用萬變而卦止六十有四卦六
十有四而用止九六藉令陽為九用

而不能用九則亢陰為六用而不能
用六則戰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
周流行六虛非古之微言道家者
流猶得而聞之故耶余友潘玄著
刻心孔孟之學晚獨研精於易仰
思有得時時私草其事緒四之每就

一章未嘗不津津有味其言也已而
數曰易如鴻鵠飛一人射之不若合
衆力之發有中也乃盡取諸家
獄究之博攷前聞精思其義而
加折衷焉大氐王之理而莫備於
房審權鄭玄象而莫備於李

畫卦去華衰而擇之順而圖之補不足表未明以指南來學而引之勝地可不謂易乎去華談易不去口求其書輒拒而不出蓋其意方進而未止也不幸被疾而殁顧其所就者已可傳矣子師魯輩不以自私梓而公諸同好有能繇諸象並棄其根源出入以度外內而不懼者斯其爲已易也夫

萬曆丙午冬瑯琊焦竑書

黄一柱督刻

讀易述目錄

卷之一
乾　坤

卷之二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卷之三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卷之四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卷之五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之六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卷之七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卷之八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卷之九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卷之十
復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之十一
繫辭上
卷之十二
繫辭上
卷之十三
繫辭下
卷之十四

繫辭下
卷之十五
說卦
卷之十六
序卦
卷之十七
雜卦

讀易述目錄終

讀易述卷之一

玉笥山人潘士藻去華父輯

乾☰☰

孔疏乾此卦之名聖人畫卦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於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於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諸卦之首爲易理之初

彭山季本曰凡卦畫皆起於奇偶奇之德剛積三奇而爲乾剛德不已之名也偶之德柔積三偶而爲坤柔德不已之名也

陽明曰乾六爻作一人看有顯晦无優劣作六人看有貴賤无優劣

乾元亨利貞

述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爲用運行不息應化无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而施人事元亨利貞乾所繫之辭也伏羲畫卦首乾而以坤配乾坤生六子因而重之然後六十四卦之名立焉坤雖可以配乾而乾爲諸卦之祖所以總統諸卦者也元亨利貞以贊乾之无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无所不貫季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无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爲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斂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

初九潛龍勿用

述曰荀爽九家易解乾爲龍喻陽氣也易通卦驗曰立夏淸風至而龍升天則初建子之月正其潛時也孔疏云初九潛龍此自然之象易以時爲大時在潛便當勿用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此言潛者晦養以俟時也二見五飛皆初之潛者耳

質卿曰乾初一畫爲陽爻宜曰初陽不曰初陽而曰初九是不用陽而用九也用九以其變也初雖定位陽與陰不可定也曰九則上下无常剛柔相易矣此易所以爲至變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述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二陰位以九居之未爲

得位然初與二俱爲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註家稱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陽氣發動見於地上尤莫如田故以爲象體陽宅中德施周普天下利見此大德之人莫不蒙其利益焉

象旨鄭康成曰二於三才爲地道蓋以六畫卦言之地上卽田也陽大陰小故大謂九以三畫卦言於三才爲人道得稱大人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述曰象旨鄭玄以六畫言三於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也龍神无跡而人跡可擬三四皆明人故不言龍下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居下卦之終有終日而夕之象惕謂怵惕鄭玄曰懼也王註三不中之位上不在天未可以全其尊下不在田未可以安其居此危地也以其重剛不息故能終日乾乾至於夕猶惕若雖厲而得无咎九三爲動心忍性之學而能補過者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述曰已離下體故謂之躍以陽居陰故謂之淵九四陽氣漸進乾道變革之時龍之潛者至是躍上矣時躍而躍此自然之象或躍在淵不敢必躍遠離於淵也淵龍所安也在淵故能變化飛騰必安身而後動審愼如是故无咎

九四陽氣漸進蓋已有升騰之勢矣改革之際疑懼之地也欲進而上猶在乎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故爲或躍在淵之象曰或則其辭疑曰在淵則猶安其所也王註用心存公進不在私疑以爲慮不謬於果故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述曰六畫之卦五爲天三畫之卦五爲人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鄭玄云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孫子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王註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則大人之道亨也夫位以德興德由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

敬仲曰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

而天下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覩作之之謂見
皆蒙其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

述曰窮高曰亢陽在上乾體既備上位既終故曰亢龍此自然之象劉瓛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之理故曰有悔重剛而亢時之所值也乾道常不息故必有悔龍神物也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曰龍變无常能幽能章亢而有悔龍德之與時偕極而不失其正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述曰劉瓛曰總六爻純九之意故曰用九也王註九天之德也體乾聖人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焉乾主知故云見六位皆龍龍不可見也而猶可象也見群龍无首者六虛之用用其虛焉散仲曰用九之道雖見於各爻諸陽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者潛見惕躍飛亢當其時乘其物斯用之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為巳為私好剛好進安得而不為首

質卿曰見群龍无首无首者言龍皆同體无有獨出衆龍而為首者譬如一室皆燈也而有巨燭然其間則燭之光為首矣又如易牙調味只見可於口而不見酸甜苦辣之味若一味稍多便見其味鹽多則鹹見辛多則辣見矣天德无所不在而聖人普用之孔子所以清任和皆不可名而為聖之時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述曰彖者斷也斷定一卦之義也乾者純陽天之象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故曰大哉乾元元氣之始也陽氣初動太和絪縕萬物悉資之以兆始也一始萬始而生而成天之發育皆總於乾元故曰乃統天天者萬物之總名物何始始於天天何統統於元故文天為一大而元之言一也大也始也及夫陽氣漸舒蒸而為雲降而為雨天澤既布土

膏乃潤萬品庶物流出而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
遏太和之滿盈也蓋其亨也
陽大陰小陽明陰暗大明者乾之體終始者乾之
運一乾方終一乾又始則生意於此續而不息故
曰終始大明終始一伏一見一躍一飛皆乾道之
自然也故六爻之位隨時渾成而六龍載焉六位
皆龍而乾德乘之升降无常惟時所用以控御天
體所以運動變化不息也
六龍六氣之運乾元秉氣不爲氣所乘故曰乾道

變化陽變而陰復化而陽一進一反舒斂以時品
物各正其性長茂蕃殖无不遂也各正其命華瘁
殄壽无相害也乾之德能各正物之性命以保合
此太和一元資始之氣凝聚於形質之中而返一
无迹也是乾之利貞也性生之理命生之氣太和
則元氣之生生者貞以含元而又開萬物之始天
地生生不息者保合太和也
元爲乾德之首故能統天而終始萬物聖人體元
首出庶物自然而亨而利而貞萬國皆得寧也

王註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
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虧爲物之首
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
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
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而御大器靜
專動直不失太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保合太
和乃利貞不和而剛暴則物不得利又失其正萬
國咸寧各以有君也
紀聞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

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
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元爲稟氣之始未可區別
故總謂之萬亨則流動形見各有區別故特謂之
品雲行雨施亨之見乎氣也品物流形亨之見乎
形也終謂下乾之終九三是也始謂上乾之始九
四是也一乾方終一乾又始故不曰始終而曰終
始該卦終萬物始萬物亦此意六位言六爻之定
分六龍言六爻之變象六位乃諸爻之所同六龍
則純乾之所獨

章氏曰大明終始貫昚始流形變化各正而言見乾德之无端矣曰時成曰時乘惟其時也只自强不息便是乾便統天御天矣因之曰化字即利貞二字

敬仲曰夫道一而已矣是道超出乎萬物之表故曰首出庶物是道能致萬國咸安寧故曰萬國咸寧所以明天人一致也知天人之本一則知乾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述曰象者像也取其法象卦爻之德天有純剛故有健用今畫純陽之卦以此擬之故象曰天行健

此謂天之自然之象人心與天同體通乎晝夜而深蓋天德之剛本不容人爲之間而非自勝其私者不足以合天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之謂純陽纔有一念雜便是陰便非純陽自强者體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覆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述曰此夫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初九陽潛地中故云陽在下也敬仲曰人能如陽氣之在下寂然无進動之意則與天爲體不失其心矣

德施普者九二已出在世如日方升雖未中天其光已无所不被矣敬仲曰二在下而有中德有德之施安止而自應如天之施而普徧於物也是謂龍德

諸理齋曰乾乾猶行天之不已也只是反覆乎進德脩業之事晉登之曰反復道謂反而復其乾元之初也非乾乾不能復覆必反諸其初復卦七日來復亦曰反覆其道

敬仲曰龍德无體當躍斯躍當疑斯疑无必進之心故雖躍而未離於淵如是而往何咎之有荀爽曰陽主於進故曰進无咎也

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非聖人則不足以當五位曰大人造者言此大人之所造爲聖之事也

荀爽曰飛者喻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者見居天位也

天爲大德猶不干時蓋將有亢焉而誰能違之夫
亢則盈矣不可久矣謂陰將生也所謂有悔也悔
亦天則處不得已而然汝吉以爲亢而後天者趨
悔而後天者還也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
天德不可爲首以天德本无首也天之氣有首有
尾故歲以春爲首日以朔爲首而德則渾渾全全
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无可爲首也使
天德而可爲首則分六龍爲六截豈成片段用九
者全體天德如環无端聖人之自强不息不過如
此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乾元亨利貞
述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之
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
之欲二焉而不可得也
四德皆善總只是生生之心元爲善之長非元无

所資始无所根蒂
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
夏百物休暢
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所而義斯和利者天理
人情之所宜其和也利也如秋之結實利成萬物
天下之人交相安而和也
貞者靜而正也貞則萬事依以立故曰事之幹貞
居隆冬木冬惟幹華葉盡剝以歸根也
項氏曰在事之初爲善善之衆盛爲嘉衆得其宜
爲義義所成立爲事此一理而四名也

君子體仁非故體之仁卽其體中庸曰仁者人也
元德首出庶物故足以長人
君子之心皆嘉美之會三千三百動容曲中合禮
也
君子之心只在利物利者物之所以爲心故足以
和義汝吉曰以巳制物戾也裁物適巳厲也得和
義之意矣
君子之貞自其天性靜正不忒寧極而固故足以

幹事天道藏不固即發育萬物无力貞所以成終
而成始者也
君子能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道非人不
載无君子之健何能行君子之行吳因之曰不是
健了然後行四德行四德就是健
汝吉曰四德天德渾博渾淪不二之命也幾微變
化不已之精也非有爲貯若豫而具也非有爲疏
幷其有緒也天德也惟君子乾乾天行不已於誠
以能性至於命命通乎性人一天而至道以凝蓋

四德待人而行而君子則行此四德者也易元亨
利貞他卦不皆具具之乾有以也夫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述曰初爲龍德起爲世用宜也位適居下與時而
潛道可以易世不求治世无必用之心也隱可以
成名不求成名无潔身之志也鄭玄曰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爲名也遯者藏其身而迹不露也至於遯世終其
身一无所施而无悶瞞其迹弃晦其心雖不見是
其遯世而亦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若行若違
初无容心蓋根深寧極自信者固曰確乎其不可
拔汝吉曰誼无樂行適也憂則違之歸於潛聲以
存身言潛而憂違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龍德天
德而人者之成心盡亡也確乎其不可拔即乾體
剛健堅固之義
紀聞曰潛見飛躍只是一體雖極於五而非有少
加於初雖居於初而非有少詘於五然非有確乎

不拔之潛必无聖作物覩之化
章氏曰霖雨天下龍德也即天德也有天德者必
以仁天下爲心時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未嘗忘
天下也故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若止曰不爲世
俗移易其潛隱之操豈成潛龍
登之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潛龍
也非中庸不稱龍非遯世不悔不稱潛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述曰以下卦言初下三上而二正當其中曰正中不潛不躍之時也聖人在下位修身見於世其道在尋常日用之間而功在幾微宥密之純庸言而无不信焉庸行而无不謹焉庸信庸謹皆所以閑邪而存其誠也二龍德在中位常防人心之危微有僻息便與天則不合閑邪存誠此正幾先之學所以言中倫行中慮能通天下人心之公而善乎一世如春融氣和萬物欣欣自與育於善而不知

也无名无功故曰善世而不伐德博則化不博不化无時不謹信不安止於庸不離乎誠德之積而博也莫不化焉信焉謹焉莫窺其利物之迹而天下皆利見之矣故曰君德九在田未當君位然既離隱身與物交其德已有可見是亦大人之德也
紀聞曰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閑邪存其誠誠无為也凡有為皆是邪皆是妄此大人无我正已之盡然後成眞與天地萬物同為一體然後為體仁為窮理盡性至命為天德為君德然後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如此乎大人之學不可自小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述曰馮琦曰君德著於二君位尊於五自三以往无非養其德業之日而在上下之間處之尤難進脩惕厲求无過以合於道可也進德謂日新不已

修業謂治之使精德是業之渾涵於心者豈是有形迹可見之物忠信便是所以進德也忠信卽人日用之常心卽人不自欺之本心不欺其心然後善可日長惡可日消而德進矣忠信誠也修辭事事不離忠信以立誠也自脩自省言由衷乎非由衷乎必由衷而後言躬能行乎未有行乎必先行而後言言皆有物此便是居業實地居有安居不動之意若出入情僞則業隳矣无業不成德忠信人有之以易之不知其至也心不自欺其中甚眞

其眞甚信至當之德在焉斯不曰至乎知其至而
實能至之則天理發動之幾爲吉之先見者可與
坐照而不迷所往矣蓋幾動而未形不若是非兩
出之可以擬而析也非實至之猶屬影響而不免
於毫釐千里之差夫可與幾者其必知至至之者
也卽忠信修辭人能之以由之不知其終也事皆
不欺可以盡倫可以盡物天道之極歸焉斯不曰
終乎知其終而實能終之則天理時措之宜爲物
之止歸者可與執定而不易所守矣蓋義成而不

毁非利害分數之可以搖而奪也非實終之猶閒
虛妄而不免於有初鮮終之弊夫可與存義者其
必知終終之者也忠信人心也知至而可與幾則
念念皆道心之微而德以進修辭立誠人事也知
終而可與存義則事事當天則之實而業以修修
業所以進德也是故居下之上德業日盛而已不
有何有於驕居上之下進修方勤而人不忌何有
於憂其乾乾終日而猶夕惕也雖以剛居剛且在
危地而得无咎矣乾之爲德惟於惕字見之知至
知終惕若之眞體也

矣因之曰不是至之終之外另有可與幾可與存
義德進業脩亦不是直待可與幾可與存義處纔
見得只至之終之便完了

忠信全在至之理面用然不是懸空忠信便會至
之都有修辭立誠修辭立誠全在終之裏面用也
少不得靠忠信作主故曰不可截然開看知至者
此理之不可復加者都自我身上融會了如此則
於理之微茫界限把持得定拏得穩决无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弊病故曰可與幾知終者此理之不
可移易者都自我身上體驗了如此則裁制之宜
在我而終身可隨取隨足故曰可與存義若不到
可與幾可與存義田地也不喚做至之終之可與
幾不可訓作知幾也是知幾意思但不是徒以識
見論因業用居字故義用存字

、汝吉曰學自下基自內積故內卦以德學言內卦
體外卦用故外卦以時位言

乾象天乾六爻達天矣然无甚深希有之行惟約

之庸言庸行忠信修辭而曰至曰終皆不外也示人易知易從之吉躍知矣然不學欲至之終之无由焉故夫子言忠信不如好學而誠意必先致知也

登之曰業以不脩辭而隳者什之九誠以修辭而濟者亦什之九故人道莫要於修辭立誠雖有忠信之心而動多乖於天則修辭之功疎也修辭自不妄語始

至何所至終何所終知至難矣知終尤難天地无終萬物无終聖學爲得有終此言知終蓋自聖人一貫之的言也通於一萬事畢知至亦知終矣然知至至之才可竭也知終終之才不可竭也至於從心不踰矩而聖學之成終愈不可窮必也明終始之大人乎有開必先之謂幾聖人不動念而動幾唯變所適之謂義聖人不存幾而存義可與幾則所存者神可與存義則所過者化

紀聞曰知至至之以知至爲重而至之爲輕知終終之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爲重能知此幾則進退存亡皆先知之能終守此幾則進退存亡皆不失其正此幾之所在天地造化之體用皆統焉大人之所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此知此幾耳

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

接上卦故可以進終下卦故可以居王註處一體之極是至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者也故可與成務矣處終而能全其終知終者也夫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可與存義焉其惟知終者乎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敝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惕怵惕之謂也處事之極失時則廢懈怠則曠故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述曰九四在下之上故有或躍之象在上卦之下故又爲在淵之象進則躍退則淵上下進退未有

定擬故曰或也爲邪則入於枉道之私離群則從其獨善之便所以言上下无常或躍或處而非爲邪无必上之意也進退无恒可出可處而非離群无必退之意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而進也

憬曰至公欲及時濟人故无咎本位不中而得正故曰非爲邪群指下三陽

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時者是機會一日也先不得一日也後不得先一日便爲躁厲後一日爲固滯及者不先不後恰好正中機宜之意但此處重在不後一邊纔是欲進欲上本旨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述曰此廣陳利見之義蓋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巳詳於九二閑邪存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也物无不從其類者聲氣无形相應相求以同乎也水火无情流濕就燥以性從也龍變化而雲從虎有感而風從神理之感通也皆出自然一毫人爲不與焉以發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意覩之者親之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地之間共相感應各從其類若此矣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巳至於聖人作覩无一物不覩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故統乎萬類萬物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聲氣水火皆无識而相感雲龍風虎明有識之物感无識龍神物虎巨物皆大人之象虞翻曰同聲相應謂震巽雷風相薄故相應也同氣相求謂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乾爲龍雲生天故從龍坤爲虎風生地故從虎聖人應乾五位五動成離日出照物皆相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朱子曰天下所患无君不患无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无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眞箇龍虎若是眞箇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述曰九五貴之位也上九在五之上故貴而无位何妥曰既不處九五之位故无民也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則民不隷屬矣自四而下以陽居陽皆在下位之賢人聲應氣求雲龍風虎皆從九五與上无與故曰无輔其亢如此升極當降故有悔象言爻言悔孔子言動悔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无悔矣

登之曰龍有亢乎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若慮亢之有悔而先處於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爲耳豈曰龍德

亢龍與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居易俟命甚无樂乎處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重而難反是以悔悔亦聖人之情乎曰聖人未嘗遠於人情也情有喜怒哀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哀事有吉凶悔吝聖人必不趨吉而避悔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述曰此申解爻繇之情下謂在下而當潛藏時舍謂龍初出潛時寓於此猶傳舍之舍虞翻曰二非正位時暫舍也行事謂進德修業之事在上在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試也量可而進自試其時行之道也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治三王以功治皆大人尊居五位治之上者也亢龍處位之窮窮則變變則通災斯免矣龍德无必災者也

乾元用九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健不息非剛而能柔之謂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爲所用能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王註此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陽也陽剛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

故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爲德不爲妄者也（宜潛而潛宜見而見）潛而勿用何乎必處窮於下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爲人以位爲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述曰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而合之人陽氣雖動猶潛地中卽人之潛隱勿用也陽氣在田萬物化生天下文明卽君德之見也與時偕行九三乾乾行事一隨其時時不息而進修亦不息也此言天人之合天人无二也乾道乃革離下體入上體適當變革之時龍之在淵革潛而爲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也龍潛龍見龍躍皆非其本位惟在天乃還其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天德與位爲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爲飛龍在天與時偕極知變也雖處乎上之位而不亢矣人卽時時卽人皆以明乾元用九之道潛見飛躍皆有其則不可亂非人爲也故曰乃見天則

登之曰天位所以待天德也故惟飛龍之靈適爲位乎天德以是知上古有大聖人必受天命而爲天子也

紀聞曰天下文明以文明之運言之乾道乃革亦以天運言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

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化與時偕行須講得斟酌蓋无時而不謹者君子守身之常因時而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也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上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也

登之曰用九以九爲用也用卽德性用事之用純陽之卦用皆天則无一毫之陰滓也冠以乾元謂以統天之德而用純陽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一者元之體九者元之用體與用合而成變化肖象

於龍六爻之位則九之所乘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述曰乾具元亨利貞之四德夫子嘗以乾合元言之蓋乾健宰天、一氣之運无方无體而始於一元乾元乾始也、惟无始有始斯亨、始而亨者也、其曰利貞卽乾始者之性情也、性爲本體情爲發用若非乾元之德常爲之宰何能以性制情使情皆如性而得其正利而貞貞卽元之成就也是乾能以亨嘉之美利利天下已乃卽諸美利斂而歸諸不言无所不利而若一未嘗利此乾之所以爲大也大哉乾乎其剛不斷其健不息其中不偏其正不邪純乎无雜粹乎无疵宜乎精乎亘古而不變者也蓋乾德之備如是聖人以三畫成乾重爲六爻發揮以盡其義一畫爲奇剛也三畫純陽健也卦有二五實尸六龍剛健中正也而莫一毫陰氣之雜焉莫一毫厲氣之間焉純粹且精也胡瑗曰乾之六爻或潛或見或躍或飛而迹皆不同故發越揮散可以見聖人出處進退之情仲虎曰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大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其行雲行其施雨施其治陰陽博暢天下和平之道也言聖人之功卽乾也
吳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了故第三節承而贊之只看開場獨說一箇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始亨者乾之始亨性情者乾之性情乾之性情只是健健者一元无間斷也當始亨之時少不得也是乾之性情但此時未見其健惟至於利貞則是元始之氣直至於此而未息綿綿延延底萬物於成終收化育之全功其健何如故惟性情可見全要根原說來言當初這一點生意直到如今尚无住頭亨不已而繼之利利不已而繼之貞非至健不能也
天地之化雖兼動靜然靜是主動是客靜是內動是外靜是常動是乘時作用故元亨雖亦是天地

乾爲剛健但看之
純四但看兩中之交
純但看純粹精之全
皆之不離其全之純
粹者良其全之粹良
四德具全之粹之純
全之不離之義也

性情却是性情發越處未見其眞惟至利貞乃歸
其本根還其命脉乃見其眞性眞情本義云性情
之實實字最要看此不獨天地之化人心動靜之
理亦然若欲明一元統貫之意則前後好聯屬乾
始節更不消費力只看着上交贊他便是程傳云
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
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
情包在美利一句内了甚渾融大哉節上論乾德
備矣故此遂極其形容以賛乾之大時乘節雖說
雲行雨施以上屬元亨天下平屬利貞然本文語
意不可盡斷但總見可也聖人之治德意旋布處
是元敷演无遺纖悉具備是亨漸漸成化是利化
已成是貞要之自始至終只是越初一點德意流
注便是四德皆統於元之意
紀聞曰釋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
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彖言元
亨利貞屬之乾文言以屬之君子乾之德固在君
子躬行中也彖傳言雲行雨施屬之乾文言以屬

之聖人乾之功用在聖人發用内也上言利不言
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
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剛健中正純粹精只
在乾四德上見剛言四德之運到此時便始亨到
此時便遂成初不容阻撓健則年年此始亨遂成
亘古亘今此始亨遂成不容停息者也中言元亨
恰好這些氣候利貞恰好這些氣候此无太過彼
无不及正則元亨行始亨事利貞行遂成事此无
侵於彼彼不犯於此純是純一不雜如七分醞釀
始物之氣却有三分陰柔不始之氣雜之便不純
矣惟乾則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亨之
時純是一段生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无
一毫陰柔之氣雜乎其間焉粹是粹美无惡如元
本冲和之氣始物矣若稍有一毫厲氣雜之便欠
粹矣惟乾元始之氣極其冲和休美至亨利貞皆
極其冲和休美更无一毫邪惡之氣雜乎其間焉
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
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乾體

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
粹精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述曰此以下申釋爻蘊之至精君子以成德爲行
本上章行此四德之義總言其德行有諸身當章
著於用者此君子之常不應潛隱今曰潛者以時
未可見故須潛也金貞亨曰行而未成非謂德未
成蓋時猶未可行耳或世道未亨或君聘未至未

能成其所以行是以君子弗用也

敬仲曰潛有二義有德已成時未可行而潛者有
德未成未可以推而及人者此言時隱而未見德
行而未成君子不敢遽用於世也龍德天德苟未
盡精一之至於天德猶未渾成而一也二謹信三
進修四及時易夕至五爲成德之地初在下故言
未成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時當潛而所行未著
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述曰君德即九二乾體學問寬仁以進德也夫德
患其不聚爲已有耳不學則不聚學者著察於庸
言庸行之間日覺與我湊泊也所謂聚也學必問
者防聽見也問以盡人人合而聽之則天故曰問
以辯之夫不大其心不能體天下之物惟寬則容
容乃公惟寬則虛虛乃受是居德之地也然必无
私之盡庸信庸謹渾然本體爲一而後德斯成也
故曰仁以行之歸於體仁長人之德焉此之謂君

德而文明之見德施之博在其中矣

楊廷秀曰夫學以取善故衆善集問以明善故一
不善不入也寬居謂涵養寬裕使心大而百物皆
通仁行謂心之全德生生不窮與天同運无一息
間斷

吳因之曰庸言之信四句是成德此是德之所由
成坤六二直方大是成德敬義是德之所由成周
用齋曰學聚問辯寬居仁行有自强不息之意乾
道也坤六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有收斂愼密之

意坤道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述曰彭山曰重剛者因六爻皆陽而發唯乾可以言之先儒皆謂九三以陽居陽爲重剛則與九四之重剛相礙而非所以語乾矣不中者九三不在中位也三當內體之上人位之陽未至於天則非五之可以大行矣已離於田則非二之可以自善矣至危之地也因其時而乾乾惕若不少息焉然後可以无咎也

諸理齋曰先言重剛者其惕厲自重剛來也上不及五下已過二此正言其當事任而爲危地也獨言二五以中言不中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述曰九四重剛不中與九三義同上而在天造其極者也下而在田守其常者也三爲人位而猶在下體四則離下而上矣時方在進不可退步進亦不可輕也時亦不可失也故或之者疑之也疑者停[illegible]慎重之意无咎之道也
諸理齋曰蓋言其離下而上改革之時也故遂承言其非已在位非方出潛非正修德業所以上下无常進退无恒也或者迹之未定疑者心之未决疑故審自審而進故无咎虞仲翔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仲虎曰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
敬仲曰在他卦重剛而不中必有凶而此則雖危

疑而无咎者乾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他人之重剛則爲剛過此之不中乃謂所居之位不中他人之不中爲德之不中隨卦象而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述曰大人德合天地合乾坤之元德也明合日月序合四時吉凶合鬼神乾道之變化也皆大人上治之功如此存之爲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爲天道

故曰後天總在上四句都包有了下面抽出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天不違天之從之也奉天時天與之應也諸理齊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其能違之而不利見之乎況於鬼神乎其能違其感應自然之機而使其不利見之乎

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各有所司存如風雲雷雨社稷山川之類皆鬼神所在鬼神言其功用天地言其主宰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

息无私之謂序禍福无私之謂吉凶九二大人於道不容不用力至此則與道爲體无所容力矣

吳因之曰先天二句總是一件文言只要狀他橫行直撞與天爲一故分箇先後形容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分四時別五常制禮作樂綱常舟車天地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地間未有之事然畢竟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前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之所原有則曰後天其實一也天弗違者道理不能違大人奉天時者大人不能違道理一是默契一是奉行見大人渾身是天

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程子云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大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先天後天二之則不是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天下有道其鬼不神大人握先天之柄故莫之能違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述曰潛之爲言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潛也亢之爲言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能亢也登之曰亢亦龍德非聖人不能亢非亢不足見聖人蓋龍德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不至於極重不反之地而亢獨不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得不思喪時勢之所驅迫至於履盈滿被疑謗冒天下

之大不韙所不避也非聖人能若是乎聖人實非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也而當亢之時以進爲正安得顧其退以存爲正安得慮其亡然則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其所以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不失其正也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再言聖人以見亢之爲龍也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據其亢之迹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究其亢之心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亢致悔往往有絶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爲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了故只見這一邊更不見那一邊縱必敗之形已兆徑當面挫過不見若此等人僅可旁觀不可當局聖人胷中无物原不曾留戀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規避退亡失之心故那邊如燭照數計語云身在薩中不見薩此語最有味知進退存亡不是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不失其正不是在進退存亡上處得來聖人自是大綱咅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開闢日月四時之禪代陵谷之變遷鬼神之屈伸人物之代謝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一件不是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流行變化於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此事從天下看聖人處得妙遂以爲神化莫測在聖人直如饑渴飲食家常茶飯不足異也

、王汝中曰乾之爲卦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位雖有六不過出處兩端而已内體主處外體主出潛處之極也亢出之窮也見與飛上下之交也惕與躍内外之際也六者君子終身經歷之時知處而不知出此心固也知出而不知處此心放也皆所謂意必也乘龍御天莫大於時君子素位无入而不自得以其无時而非學也良知者氣之靈謂之乾知亦謂之明德大明終始明乎此而已君子之學也故曰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之

時義大矣哉
、用九見項氏曰用九者乾之坤坤之文言即用九之文言也用六者坤之乾乾之文言即用六之文言也乾爲用九故可變爲坤使用七則終於乾矣坤惟用六故可變爲乾使用八則終於坤矣是故用九見群龍之无首首者終窮之地忽焉俱化不見其終此用九之所以爲善變也用六利永貞者乆也言用六則能乆以其善變也乾爲大坤爲小坤之終見乾而不見坤故以大終也乾主知故曰

見言吉在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九六變七八不變者揲蓍之法遇純則變故也

大哉乾元節此彖傳辭所以釋卦辭也說者曰孔子之辭凡彖皆以易象與天道雜言見易之所象皆天道也以人事終之者見易以天道言人事也六十四卦之例也大哉歎辭乾者純陽之名元者陽氣發生之始在易象則奇爻一畫之始也凡物以一該衆曰統萬化皆始於元之一字足以統天之全德萬變皆起於奇之一畫足以統易之全象此元之所以爲大也

楊氏曰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廓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无息謂之道融而无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禀而禀其和者曰性孰爲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統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正其變也新故爲无常其化也消息爲

无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无物耶品物流行何爲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爲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易爲變易爲化是不可勝窮也試觀雲行乎炳而黄黮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

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
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
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
國咸寧者歟
九五曰項氏曰三與四同其危者也三在下故專
言進脩四在上故言進修之用二與五同其安者
也二在下故專言中德五在上故言中德之用聖
人作以解飛龍在天萬物覩以解利見大人此章
上下文皆演說此一句聖人者先得我心之同然

者也故為同聲同氣之義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故
為各從其類之義此皆為聖作物覩言之
上九曰項氏曰天德者貴下喜中而忌上者也四
在上卦而能居下五在上卦而得中位三在下卦
之上猶有下義亦可以无咎也惟上九一爻无中
无下惟有上義而已无中則无位无下則无民此
最天德之所忌也然而所忌之性无所凝滯窮則
能變必无遂亢之理故爻辭不言凶咎止言有悔
悔則能變也象與文言亦皆言時而不言德又曰

窮之災也明出於天非人為也蓋有龍德者必不
至於上窮而不返故雖亢矣而猶稱龍焉以見時
有亢而德無窮也
乾元者節上四節申前意已盡乾之六爻此釋乾
元亨利貞以申首節之蘊乾統諸卦之首元貫四
時之中故曰乾元又曰乾始物既始則必亨既亨
則必利利之極必復於元貞者元之復也以入卦
言則震其元也故為出巽則既出而將相見也故
為齊離其亨也故為相見坤則既相見而將利之

也故為役兌其利也故為悅乾則既悅而將入於
貞也故為戰坎其貞也故為勞艮自貞而將出為
元也故為萬物之所終始合而言之曰太極其乾
元之謂乎始而亨者乾之事業利而貞者乾之性
情性情指本體言利者散而為萬貞者合而為一
已散而復合已萬而復一言乾性純一其情不貳
故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其所謂虛一者未嘗
動也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无過不及正者其
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朱子以此為乾之德則元

亨利貞不可爲乾之德明矣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剛健中正以奇畫言之純粹精以立畫言之聖人以一奇立萬化之本體剛健至尊至一其用中正至當至平復以六畫備一奇之變自始至終无時而不剛健自進至退无往而不中正此所謂純粹精也

坤☷☷

彭山曰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坤也坤順也健順合德而後陽剛不過故坤次乾焉

吳因之曰乾道本至正坤道本至順然陽之性體往往過剛妄動又有不正可慮陰之性體往往柔躁不能自守又有不能常順可慮只爲得乾坤而未純耳若得其純自是至正至順何嘗有此

坤滅乾之半此他本來資稟才力分量之不同雖均是聖人却有天道人道之別坤之資稟雖稍不如乾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不爽一切好勝客氣終始一毫不起如這事未該到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上便會趨時如赴也決不挫過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天地間也只有這兩樣異人

蔡汝柟曰坤六爻初言坤之機二言坤之學三言坤之分四言坤之時上言坤之極而五爲君道焉易有坤之聖人有坤之君道其質不同協於道則

一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述曰彖旨坤順乾之健。故亦爲元亨牝馬貞於牡以陰從陽也說卦傳曰乾爲馬坤言利牝馬明其

配乾也子寳曰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牝馬之貞順中有健也陽明陰暗陽先陰後陽唱陰和理之常也君子有攸往先乾而行則迷而失道後乎乾則得乾爲主而利虞翻盧氏得主爲句者是利即有常也西南得朋後天卦位坤居於西南也記曰陽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陰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蓋西南坤之本鄕兌離二女同坤居之是爲得朋出而從乾震艮坎三男同居矣故喪朋龍昌期謂陽朋陰朋者得之章氏曰在東南以得朋爲利陽已藏而坤用事代有終也在西北以喪朋爲利陽方進而坤退聽地道无成也皆以乾爲主而安於牝馬之貞故言安貞吉

坤爲純陰陰之純則順之至順之至者順乎陽也所以乾元亨坤亦元亨而所利者牝馬之貞紀聞曰物之牝者皆能順陽求其從一不變莫牝馬若也故稱牝馬之貞章氏曰陰畫中虛受乾取象牝馬配牡有資生不窮之義焉元亨利牝馬之貞已

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詞蓋乾无不統坤統於乾者爲人臣子之道也

吳因之曰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宋得這柔順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氣之始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形之始也此一元也乾始之坤順承之順天以藏順天以舒而爲元氣之輿也故賛之曰至哉其

至也厚也蜀才曰坤以廣厚之德載育萬物无有窮竟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也汝吉曰方静而翕含萬斯物歛之其腹内充自腹迫時而闢其含爲光昭明六合炳炳章章品物於是咸亨矣蓋元也亨也坤之所以合德无疆也於言其利必也牝馬之貞乎侯果曰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馬之所以行地无疆者以其柔而伏人也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後乃亨故惟利於牝馬之貞君子法之以攸行也至柔理氣大順秉心

不敢以貳而利其貞无爲物先先之斯迷失道其矣失道失坤道也曰惟處後以順所主隨而不失應而靡唱則得坤道之常也方西以南坤爲致役齊乎巽見乎離説乎兊得朋也方西以北載乎乾勞乎坎成乎艮復出乎震喪朋也得朋而坤德茂以代乾也喪朋而坤德藏以從乾也物之成始成終皆乾德坤之東南西北无往不順承乎乾故曰乃終有慶也是牝馬之貞也安處其貞順以健全應地配天吉也夫安貞安止也曰應地无疆地道安止之盡也

吳因之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這箇只爭一施一受之閒如父精一施而母受之男女之氣便從此始了此時雖母氣融合然全是父氣所施者爲主及既受此氣而醞釀之男女便始有形了此形雖根原於父氣然醞釀之功母氣爲多凡施者必先一歩受者必後一歩雖先後只爭毫末然就各有所重故資始資生分屬天地其實皆不相離亨利貞道理亦然

質卿曰坤地也陰也主静主受陽施陰受合而成造化乾之元能統天坤之元乃順承天也夫乾元資始萬物而統天其德无疆矣坤包於天而能配乾者坤德至厚足以承載萬物是以乾元一施而坤即順以承之方資始而遂生之合德於乾元之无疆也坤虚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咸亨皆一元之流貫也坤元豈不至矣哉曰利牝馬之貞者牝馬柔順而利貞君子法坤者之所常行也辭不云乎曰先迷後得先

之迷失柔順利貞之道也後之得得柔順利貞之道也非君子豈能審於先後之分耶曰東南得朋西北喪朋一得一喪皆柔順利貞之則也故乃終有慶非君子豈能審於得喪之間耶凡此皆安於牝馬之貞而吉所以應地无疆也地以其順而合天之无疆君子以其順而應地之无疆歸於天道之无疆而已矣紀聞曰乾言不息其至久之德邪坤言无疆其至大之業邪

王註地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乾以龍

御天坤以馬行地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形者也兩雄必爭二主必危有地之形與剛健為偶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順乎若夫行之不以牝馬利之不以永貞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

章氏曰其所以攸往者往西南則得朋類往東北則失朋類以八卦方位言之巽離坤兌居西南皆陰之朋乾坎艮震居東北皆陽之朋以定位言之坤位西南而致役乎坤得朋也所以坤代有終者皆陰也艮位東北而成言乎艮失朋也所以艮之成始而成終者皆陽也得朋固與巽離陰類而同行失朋則可從陽艮終而有慶是西南東北无往不順承乎乾健者坤之道也彼以陰必從陽離喪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者是專以東北為利也以坤常減乾之半必又之西南則終有慶者又專以西南為利也諸家惟見涉一偏故於卦辭則以主利為句至文言後得主下疑脫利字皆非也知得朋喪朋之皆利為地道之正所以君子體此攸行

不擇地而安故安貞之吉應乎地道无疆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述曰地道无為其勢卑順高下相因之无窮故曰地勢坤坤柔德之積也積德之厚則无物不載矣敬仲曰為物所動者不足以言載物不足以言厚德君子中虛心實无疆无驅則何所不容何所不載章氏曰地之所以厚載者以隤然處萬物之下也君子卑法地而不能處以下人奚可哉汝中曰天常本厚天常者人生所稟之常性厚於躬則身

修厚於倫理則家和厚於下則邦寧厚於風俗則
化成合諸說而厚德載物之義備矣
初六履霜堅氷至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
其道至堅氷也
述曰坤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徵坤始何以象履
霜陰主殺也陰氣始結爲霜盛則水凍爲氷故其
象履霜卽知堅氷之至其端甚微其勢必盛其初
不可不慎也聖人謹初每類此履卽初象履霜象
初六堅氷象上六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

堅氷之禍
褚氏曰陰陽之氣无爲故積馴履霜必至於堅氷
以明人事有爲不可不制其節度故於履霜而逆
以堅氷爲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於始也
彭山曰馴狎習也其道陰道也陽亦有資於陰者
一陰之生卽有隕自天之意非必不善也但陰以
從陽爲正旣往而陰无所繫則躑躅而不可制矣
敬仲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善陰爲惡惡之
始萌戒不可長故兢兢業業以研幾也敬則幾善

不敬則幾惡智者於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故兢
業愚者則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禍君子以此治
已以此治人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述曰象言朱先生曰德合无疆坤之大也以六居
二得坤道之正則无私曲故直居坤之中則无偏
黨故方敬仲以爲坤之至與乾之大非有異无所
優劣不習无不利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

此坤體合乾之妙
象曰六二之動指君子言地道亦以人事言六二
之道卽地之道也六二獨言地以見坤之主爻无
不利得時當位居中處下也乾六爻莫盛於五坤
六爻莫盛於二乾者剛健中正之卦九五者剛健
中正之爻坤者柔順中正之卦六二者柔順中正
之爻蓋惟其柔順中正故爲直方且大惟其得坤
道之純故不習无不利也
六二以陰居陰乃曰動曰直以方皆於虛中之象

見之而實本諸乾所謂動者承天而順動也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之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豈待學習而後利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述曰象旨三有陽德爲章以陰居之有收斂之意故爲含章是其可貞之道也以其位陽而居下卦之上故云或從王事三五同功而非正應稱或陰體臣分故從而不造不敢居其成功以居下卦之

終故代終也龍昌期以成訓制終訓就義爲近之

徐氏曰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成謂專成无成謂以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故仲曰天始地終君始臣終道之常也吳因之曰无成代終仍歸於含章

三多凶故於乾坤之第三爻辭又獨詳焉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可貞固守之又可常久而无悔咎也可貞方能時發未有不能含章而能可貞者亦未有不能可貞而能時發者夫子以知光大明之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存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

吳因之曰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歛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歛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即已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着處雖强欲遏抑終止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同閉終必泛溢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

須用閉費力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述曰六四何以象括囊二中正有直方之德三位陽有含章之美四重坤之交履非其中以陰居陰純陰无陽當自括結其囊以求无咎无譽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括囊象四之括囊時勢所宜非過愼也干寶曰此蓋寧戚蘧瑗與時卷舒之交不艱其身則无咎不顯其功則无譽理齋曰愼不害者言其无失也不言與有得也得則譽矣

陸希聲曰四處多懼變化之際猶臣居高位權勢之間若盛而致譽有逼上之嫌退而近咎有敗事之累惟慎所出納使得其正乃可以立大德建大功也

凡在上下之交者多具二義三有陰有陽故有發時晦陰故爲閉爲括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述曰天玄而地黄上衣而下裳黄者坤土中央之色裳則法坤爲制而有五釆之施著盖中德在中而發於事業之象也五以陰麗陽而居中正位得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黄裳之象此坤德之至元吉之道也蘇氏曰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有陽德故曰文在中也王肅曰坤爲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

鄭伯熊曰說者謂坤无君位非也謂坤爲臣者對乾而言也單言之則君可也臣可也凡民可也謂爲不然易道若是泥乎求其人則周成康漢文庶庶幾矣中順文明三君有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述曰象旨上六非龍龍者乾也說卦曰戰乎乾戰於卦外故曰野朱綬曰十月陰極必交於陽謂之野戰言非常度也含陽而孕長男先天之象吳幼清曰丑玄丑黄上六之血也

王註陰之爲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至于戰侯果曰坤十月之卦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戌窮陰薄陽所以戰也上六道窮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是故君子謹履霜堅冰之漸卦終陰極陽生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則坤終而乾又始矣朱穆所謂陽道將盛而陰道負也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述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也乾主成而坤惟順順以健行曰惟安貞貞不可息利永貞而已矣坤代有終所以象曰以大終也陰能順乎乾剛則以陽終斯永貞无不利矣此用六之道也蘇氏曰易以大小言陰陽坤之順進以小也其貞終以大也

顏鯨義林曰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在常永貞固是故國有理亂而臣懷不二之心家有廢興而子竭无方之力遇有險夷而婦堅從一之節其義一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述曰六爻皆陰是至柔而動必直遂則剛也地體不動是至靜而賦形肖質截然不易德方也剛故乘乾不違方故生物有定夫坤不爲先而居後其後也乃得主而有常爲无成代終之道坤靜翕而能含其含也乃含萬物而化光成乾道變化之功然則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時所未至弗敢先也時所可承弗敢後也曰承天則健在順中見陰之未嘗无陽陽之未嘗无陰而造化之妙用不可窮矣

章氏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蓋坤動則震矣於剛義似有着落其實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小象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可見動靜剛柔皆坤道所以有者

故曰德合无疆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述曰象言順作愼者非也文言曰坤道其順乎堅冰馴至亦以順積漸難辯聖人將使人察於順也

蘇氏曰惟其順故能濟其剛如其不順則辯之久矣

孔疏由辯之不早辯也臣子所以久包禍心由君父欲辯明之事不早分辯故也此戒君父防臣子之惡言順習陰惡之惡積微而不已乃致此弒害陰爲弒害故寄此以明義

紀聞曰文言釋履霜因言積不善以積善配括囊因言賢人隱以草木蕃配配則相形而其理自別此文言所以爲文之格也積善餘慶之慶即乃終有慶之慶子安於正以從父臣安於正以從君不安於正不能有慶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劃地激出事來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述曰直則心无回曲而常守貞故謂之正方則事有區分而皆得當故謂之義內所以直非敬不能外所以方非義不能敬即正中之斷制義即敬中之條理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一行之修一善之具謂之孤又或專於涵養而應用則疎或曉於事宜而存養則缺亦謂之孤惟敬義立而德不孤此所謂大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坤之六二本體中正故能如坤體之順不容於著力者也即程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意

敬義是內外夾持而敬為本領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若无敬也不知義之所在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事各得其宜論語義以為質并禮遜信皆在其中了然須要又屬敬內故聖人曰修己以敬如斯而已矣孟子曰義以行吾敬君子敬存而心自直義自行外自方表裏洞然事理渾一更无毫髮之疑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述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三為陽位而六居之章美其焉當坤之世居於下體雖有美貴於含藏其或從王事制義者王而我從之也如之何敢成也有敢成之心便失含章之義矣凡地之於天妻之於夫臣之於

君其道皆當如是則得以陰從陽之正也无成陰之分有終陰之事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而代有終也地道靜專而无為自然之含章發之以定萬世之臣極也

象貞俞氏曰天數止乎九是无終也地數終於十則有終矣是故乾能始物而不能終物坤繼其後而終之即坤之所以為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坤不有其成而有其終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述曰坤雖純陰然初三五猶居陽位二四上則爲重陰二其中也德莫盛焉上其極也道則窮矣四居上坤之交迫近於五而无相得之意故爲重陰閉塞之象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天地交而變化草木无不蕃衍氣之通也天地不交而氣閉賢人從而隱遯一通一塞皆從天地之氣所以爲易之道

章氏曰陰本閉含其四宜慎一闔一闢陰陽交通天地變化則生氣暢而草木蕃四居陰上而又重陰則天地閉隔賢人隱遯所以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不罹於咎難以事指也无得而稱不以善名也慎之至也象謂之慎文言謂之謹所以致重陰之戒者深矣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述曰坤也者土也居中色黄虚而中通脉有其理者也五具之矣五本柔而陽明蘊焉渾然在中經緯有融萬事萬物无不綸貫无不理解黄中之所以爲妙也正位者正其位於五宅中建極之象居體者居此德於心安止不遷之象正位居體與乾五位乎天德一例看此二句皆謂之美在其中也有美在於中必通暢於外暢於四肢外内俱善能宜發於事業所營謂之事事成謂之業美莫過之美之至也所謂黄裳元吉也裳配玄晃備五釆之飾故暢四肢發事業皆美之所發以明裳字之意而非以正位居體言裳也正位居體无下體外見之義也

黄中通理未發之中也正位居體隨時處中之中也他也會討四凶也會一怒安天下但此不說及耳如中庸九經條條件件各當於中此正是君道恰好正當處故屬中道故以爲美之所暢所發四肢事業皆管攝於心心既中則心之所管攝者无不中其暢其發自不容已蓋信乎其爲通信乎其爲理豈非美之至者

六五陰居陽而陽不散故曰美在其中陽明內蘊陰體虛含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四肢充暢之容理之通者動於體也理不中通神不宅體四肢皆形骸也皆不御乎用矣通暢發揮雖在坤而實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爲尤盛也

三爲坤之全體猶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焉耳若五則陽而發揮之矣故曰美之至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君子敬義夾持涵養熟矣操

存固矣胷中洞然事理渾一更无疑滯謂之黃中通理居體居此體也非正五之位雖欲居此體无由焉六二直內方外兩致其力至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夫玄而地黃

述曰天下未嘗一日无陽坤純陰之卦陽實主之上六陰之盛極也陰極陽生陽動而微陰進而抗故亦龍戰於野曰野者陽始下生非居中用事之時也主戰者陽而曰陰疑於陽必戰明陰之爲逆德而陽之能自强也

章氏曰凡戰必兩者相敵純陰果何戰乎上六陰極必交於陽故戰不言坤戰而言龍者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純陰有无陽之嫌其實坤行至亥下有伏乾故稱陽於極陰之時稱龍於牝馬之類即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是也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氣陽而血陰陰之類有血血之辯有色言血爲陽所傷而見血也既戰且淆未判其類故

稱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雜也无復天地之正色矣莊氏曰上六兼有天地雜氣故其血玄黃陰氣旣盡則天自天地自地玄黃之色一定不易矣何雜之有蓋陰於是乎終而乾又始矣蔡汝柟曰在初曰辯之不早辯在上曰陰疑於陽必戰辯則不疑疑由不辯也

坤元亨節項氏曰易之元亨自奇而出其所利貞亦復於奇而已耦卦倚奇而立是以能元能亨故

其所利貞卒歸於牝馬二字以明始終從竒也下文又以人事推之曰君子有攸往此一句總起下文曰先迷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爲主也虞翻得主爲句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言當貞於陽方不當貞於陰方凡此皆見所利所貞止於從乾更无他道牝馬之貞牝取其順馬取其行順者坤之元行者坤之亨利者宜此而已貞者終此而已不能終此更无所利也柔順者多不能終惟牝馬爲能終之蓋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莫牝馬若也故聖人取之以象坤焉。

彖曰至哉坤元節項氏曰自至哉坤元至德合无疆言元字自含弘光大徑地无疆言亨字自柔順利貞至應地无疆言利貞字行地雖稱牝馬然止言其行尚屬亨字自此以下乃屬利貞爾牝馬地類四句此明卦辭君子　攸行以下皆是推利牝馬之貞一句言牝馬之德與地相類即其順行而不悖既足以承天德之无疆至於柔順之中獨有

利貞之美則又君子之所當行也自此以下皆言君子之事先則失牝馬之道故迷後則得牝馬之常故利此推明上文利字也西南得朋則從其類非從牡也故雖得而无終東北喪朋則牝馬之從牡者也故雖喪而有終終則安貞有慶則吉也此推明上文貞字也得喪二字孔子恐後學誤認其意將有以得爲吉以喪爲凶故釋之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所以發文王言外之義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仕於君婦之歸乎夫皆喪朋之慶也上文明

言君子有攸行先唱則迷後主則利則是西南爲迷東北爲利自可類推但得孔子賛之則愈明爾旣取貞象又言人事者卦辭自坤始用物象恐後人不明其義故以人事演之以起六十四卦之例也彖有三无疆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无疆天德也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言地之德合乎天之无疆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言牝馬之德能行地之德合无疆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言君子之德能隨應

之德合无疆也下兩无疆皆指上一句言之此一句又指其所合者言之故曰无疆者天德也

六二直吳氏曰直之厚上下相去三萬里方之廣輪各三萬里有形之物其大无可與比以此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蓋坤六爻莫盛於六二且直方大之德得於不習之自然爲往而不利哉承天而動其功順成地道光顯豈習而後利哉

按乾以九五爲主爻坤以六二爲主爻蓋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於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即至柔而動剛也六二之方即至靜而德方也其大即後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其不習无不利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也六二蓋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无位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

地道至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

六三爻項氏曰六三以陰居陽謂不得位而在上下之交故靜則含章而可以守其貞於下動或從王亦足以發其知於上也靜者六也動者三也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爲始而爲終雖含章而有終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可謂亦可如此非決辭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爲可貞爲當貞也爻辭於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含章猶秋冬之時從王事猶春夏之時人但見陽居大夏而成歲而不知藏畜使有今日者皆地之智含之則爲知發之則爲光大也

上六爻項氏曰龍者陰似陽也戰者敵辭也野者廣大之地明坤之極盛也其血玄黃說者曰陰陽傷按文言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則血獨言陰初不及陽也又爻辭本惡陰道之盛故陳其禍敗以爲戒小象亦曰其道窮也皆指陰而言无與陽事也其所以稱玄黃者明其上下无別此所謂雜

也曰疑於陽曰嫌於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
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楚公子圍之義矣
君哉也然終以野死則熾盛而上僭者亦何利哉
文言曰項氏曰坤之所以爲天下之至順者以其
順天而行也苟積陰自厚不從陽而行則天下之
大逆也陰動而從陽臣動而從君小人動而從君
子皆以動而成其順者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
時行楊氏曰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陰陽
之回斡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

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
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㓙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
之道其大如此以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
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然何以動而剛曰發生
必達
楊敬仲曰君爲臣主夫爲妻主後即得主利莫大
焉乾言變化而坤言化得乾之半也含萬物生意
於中動闢則化生而有光輝矣張橫渠曰效法故
光朱漢上曰坤光即乾之光夫道之在天地无有

相假借者彖傳稱含弘光大象傳稱地道光稱知
光大乾有乾之光坤有坤之光此分殊之辨也
積善之家彖曰至哉坤元乃承順天文言又言坤
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蓋坤之至善惟在於順然
於初六一爻獨惡其順者以其非順乎陽乃自順
其陰也順而承陽則爲至德自順其陰則爲大逆
此辨之所以貴於早辨也
直其正也項氏曰直字訓正方訓義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此言直方之所由致也敬則心无私曲故

直此六二之正也義則事无偏頗故方此六二之
中也敬義立而德不孤此以不孤解大字陰爲小
陽爲大陰與陰相守則孤孤則小陰從陽則不孤
不孤則大六二爲地道之主內不私於其意外不
偏於其黨則可以順天而行與天作合而不孤矣
婦能如此則得乎夫臣能如此則得乎君皆陰德
之不孤者也
陰雖有美代者繼也陽施盡則无繼矣陰受其亥
實而胎養之以待嗣歲之復生所以繼之使有終

也成歲者天而傳種者必資於地故曰地道无成
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四近上近君而无相得之意故爲隔絕
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
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則賢者
隱遯四於閉隔之特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
无咎言當謹自守也項氏曰草木且蕃况於人乎
言蕃者要其終也賢人隱則物從之矣言閉者記
其始也

陰凝於陽項氏曰易以變易爲書用九用六以其
能變也故爻辭多取變象爲言至本爻義重者則
自從本爻不必盡然也或者專用變象則反爲執
一非所謂易也然乾之二五與坤之二三皆明用
變象今特發之使學者知變化之說不可忽也乾
之變離爲乾之同人故爲見龍爲文明爲利見皆
離之象也田取德博施普之義即同人之同人于
野也乾五亦變離爲乾之大有故爲飛爲利見亦
離之象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即大有之得尊位大

中而上下應之也坤二變陽爲乾在坤中有內直
外方之象故孔子釋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
不動則有方而无直也陽爲大故曰直方大陰得
陽則不孤故曰德不孤陽爲光故曰地道光也坤
三兼變常二象其曰含章可貞則指其不變之時
言之曰或從王事无成則指其變時言之從王即
從陽也六三變艮爲坤之謙其從王事則謙之勞
也其有終即謙之之終也陽爲光爲大故曰知光
大也此皆變象之明者故略舉之以例諸卦

讀易述卷之二

彖旨屯蒙何以繼乾坤上下體之有[illegible]長也釋經之家以爲坤交乾而成者也乾坤之交震其始也故先焉

屯 ䷂ 震下坎上

按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盈天地之閒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盈塞兩閒故繼乾坤之後爲屯其卦以震遇坎以二象言雲雷之與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震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爲屯其爲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故其名爲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乎

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充牣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

王弼卦畧此一卦皆陰爻求陽也屯難之世弱者不能自濟必依於彊民思其主之時也故陰爻皆先求陽不召自往馬雖班如而猶不廢不得其主無所馮也初體陽爻處首居下應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述曰卦震動而之坎險故爲屯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爲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難主初一陽言也故屯乃元亨初陽得正所以能濟故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皆初九之象勿用者屯難在前不可輕用以往王註所謂往益屯也民得主則定震一君居內而主二民侯象也

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張清子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爲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爲屯也又其義爲動乎險中初陽正位本足濟屯崛起在下時値坎陷能震動奮厲於危險之中世難可平而亨焉所以大亨由夫貞也震爲雷坎爲雨皆陰陽始交之所爲雷厲雨傾在在滿盈萬物萌生屯而未達之象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

造始之時草雜冥昧衆力並爭民無所定其時一陽動於下衆陰之所同歸者宜建之爲侯以收拾人心也雖建侯自輔而五陽陷於上險難未出方荒作之不遑而遑有寧居必如是而後可以大亨貞焉言天下屯難惟有主則亨屯之首務也建侯不寧由於方動遇險亦因以戒之云耳

象旨屯勿用有攸往而利建侯何也因屯而必往以求功則已勞而物且爭故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與天下同利而民有成主難與爲亂善建者不拔謂是也

動乎險中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非貞何能出屯古之君子雖流離顚沛而身不失道雖死生危迫而心不違仁故終能弘濟艱難天賛令圖而不失乎元亨也不貞亦非獨是有此苟且凡急躁不寧者亦是

象旨天造草昧草指震震爲蕃昧指坎水内景不明於外也荀爽曰天地初開世尚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動而遇險故不寧也

劉濂曰在險而動是當天下屯難而舉事創業開國之象也元亨利貞者乾德也屯有君道必體乾德乃可以濟大業勿用有攸往者險難在前豈可遽有所往震一陽御衆惟剛明之才可以濟時靖難必延攬是人而分之以土愼動多助皆乾德之用也

紀聞曰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爲能克豪强故曰利建侯

章氏曰凡卦爻一字一義皆是實象以此卦觀之剛陽象柔陰象始交乾陽初交坤陰之象動震象險中坎中爻之象大陽象亨震動之象貞陽居陽位之象雷震象雨坎象滿盈天造草昧總是屯象勿往初下之象建侯震初之象不寧坎陷之象各卦爻辭象俱倣此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述曰雲雷屯陽蒸陰則陰氣騰而爲雲陰蒸陽則陽氣奮而爲雷二氣和則雨謂之屯者時乎雷動

雲合二氣絪縕彌滿空中畜聚未解將以致雨而尚未雨也故爲屯之象屯難之世人皆惶恐喪沮不敢有爲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此開物成務之道紬繹圖爲以解世之棼結者君子之雲雷也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雨澤降而天地解經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

、坎不言水而言雲未通之意郭子和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在下爲雨故雷雨解雲而未雨所以

爲屯也彖言雷雨象言雲雷彖言其動世變之屯也象言其體人道之常也經以象雷之震綸以象雲之合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述曰張橫渠曰盤桓猶言柱石磐大石也堅强安固之物桓柱也威武碩大之物初陽剛爲卦主是有元德而堪大任故象磐桓要非磊塊小器枝梧細材濟屯之具也屯難之初以陽居下上應陰柔

險陷之爻未可輕動然居得其正故利於居貞也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利於建侯卦主震震主初居貞卽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

九在動體之初雖磐桓大器而利居貞當斯時也天意未定人心易生非貞何以濟陽剛有主宅心以靜不以艱危之際乘利擇使而失其正曰志行正也易道陽貴而陰賤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

以貴下賤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能以貴下賤所以大得民也象旨以貴下賤萬世濟屯之常道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述曰陰柔無濟屯之才必附陽剛故屯難之世陰必從陽六二柔順中正初能下之欲得二以爲亨屯之助而二屯如邅如其象乘馬班如震陽爲馬二乘其上馬强人弱故班布不前也初非爲寇欲

與爲婚媾耳但二柔中之德守其女子之貞而不許字至於十年之久而終字焉陸希聲曰初雖難二非欲爲寇以二近已欲爲婚媾康屯之情可以見矣女子者明未有所從也此未可以適變猶亂世之正臣不從撥亂之君也

屯者陰陽之始交初與二皆得正而在始交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初剛以貴下賤二乘其上豈識其爲眞主故邅回班布不敢進而從之匪寇婚媾對初尢言非指正應草澤並起近於寇盜二之所

以疑而不從也二得中柔體無早見剛決之才故象女子之貞女子以不字爲非常十年乃字爲復其常蓋至於十年則初於此時人心已歸天命已定數已極矣然後乃字而從之六二擇君之審也非謂從五也彭山說如此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述曰六三居震動之極非陽而居三無德而有求民之心無應而舉濟屯之事卽鹿無虞象也趙汝楳曰田者必夷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無虞不驅禽卽我我反從禽以我從禽故曰卽鹿也鹿善走險逐卽奔林禽不可得惟入於林中有陷而不得出之象蔽於所欲卽陷害在前莫之覺矣仲虎曰幾動之微六三互體艮止聖人於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曰往吝戒其動也

彭山曰凡陰必資陽以有爲六三陰柔居剛不中不正而二四又皆以陰柔相比遠於陽剛陰柔既

不能濟屯居剛則不免躁動又無應援將安之乎故爲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之象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質卿曰君子只看見幾不如舍舍往便吝更無商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述曰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欲進與初同事以濟屯也當草昧之初身在坎險欲進而不前有乘馬班如之象初爲得民之侯以四正應求以爲婚必得

媾合所以往吉無不利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象旨六四雖與初九正應必待其求而後往故爻稱其明

仲虎曰凡爻例上爲往下爲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又變例也男下女爲婚初下四求婚媾也四之往者應也初居下而應於巳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如是而後合男女婚媾之禮必如是而後見士夫出處之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述曰膏者坎爲雨也詩謂陰雨膏之卦坎在上爲雲而不爲雨屯膏之象九五剛中居尊雲行雨施以澤萬方斯其事矣而時方在險掩於上下之陰有膏澤而不得施此屯之所以屯也陽大陰小孟康言小貞臣大貞君人臣陰柔之小而當其屯此有司出納之吝於義正而吉九五陽剛之大而滯於羣小屯難其膏則無以收人心而濟大事雖貞必凶也五爻位得正以坎體屯膏故有貞凶之象所以失衆陰之歸而亨屯在震之初也

張清子曰光陽光也五陽德本明以陷於坎中爲二陰所掩如雨爲密雲所蓄故曰施未光質卿曰膏不可屯者也在天爲雨露之澤在人爲血氣之液在民生日用爲穀帛飲食之需一日而不可屯者雨露不施則槁矣氣血不流則憊矣日用之無需則離散矣人君奈何屯其膏民心已聚而復駭大事幾定而復蘗凶之道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述曰象旨上乘馬以乘九五言處屯之終三非巳應而五在坎中不足歸又去得民之初最遠也故乘馬班如坎爲血卦爲隱伏故有泣血之象

上六乘馬班如與二爻四爻不異二與初比事定而從四與初應待求而往九五君位巳定乘馬班如將何待屯道之窮無所歸命故泣血漣如泣者無聲而出涕血者出涕如出血也漣如泣貌此與比後夫凶義同

六二爻項氏曰凡卦爻稱馬者皆陰爻也三陰皆爲乘馬馬本地類於辰爲午卽坤初六之氣也對午言之則馬屬乾就午言之則除艮老瘠駁之外皆不屬乾也屯六二用震馬四上皆坎馬晉用坤馬賁明夷渙皆用坎馬諸卦各有坎象然皆於陰爻言之義可知矣屯稱乘者卦中四陰爲乘也四馬之中獨六三居剛故無虞而徑進二四上居柔故皆班旋而不行當屯之時柔者皆不能行也班邅磐桓皆屯之象六二柔順中正守常而不知變

謂初九爲寇而不知其乃婚媾也稱女子者見賢而不從世難而不救此女子之貞非丈夫之事男子以濟世爲貞不以小諒爲賢孔子所以大管仲之功也初九康屯之主而以寇亂視之豈明識之士哉然而方難之初近乘初九方與之震抗而不荅其事至難故於四陰之中獨有屯邅之象雖不爲濟世之才亦可謂人所難能矣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初九上歷純坤始得君位與二相應坤爲十故曰十年乃字反常

九五爻項氏曰屯不以九五爲主者天地開闢始建侯以爲主五本在高位非建侯也初九動乎險中故爲濟屯之主天造草昧皆自下起物之始生陽氣在下五能主事則不屯矣故九五不當復有主義凡立事皆當艱難膏澤一事不可艱難五以坎水在上當屯之時艱以施澤者也況濟屯乎故曰小貞吉大貞凶言小人小事守此則吉大入大事守此則凶

蒙䷃坎下艮上

象旨蒙承屯以次乾坤之後何也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師之道皆利於貞

程傳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

楊廷秀曰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蓋稺而未達耳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述曰蔡介夫曰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蒙之所以得亨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不告也以九二陽剛得中者言也觀六五獨言童蒙則知我爲二自謂教者無求於學者學者有求於教者而後師保之道尊學者之求教者如叩神明而不瀆教者之告學者達其誠心而不以言瀆然後師保之言入利貞者蒙之所利與發蒙者之所利惟貞而已矣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閡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蒙亨蒙可以亨也亨蒙者何能以亨蒙之道而行以時中也當其可之謂時無過不及之謂中凡陰之蒙必求陽明以致亨九二獨以陽居中應五有爲君者師之象師嚴道尊教乃可行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

也志不相應其蒙未可發也以剛中而發人之蒙如蓍龜待問惟人之求初筮極誠是以告之誠感誠應受命如響至再三則不信初筮之告矣不信初筮之告是不信神明而褻瀆之矣故瀆則不告若又告之是告者反瀆蒙者也不瀆其心使之一於誠也匪剛且中何以得時中之教哉以此養蒙開其誠心動其憤悱是謂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貞之所以利蒙之所以亨歟王註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然則養蒙以明失其

道矣

楊廷秀曰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

敬仲曰明者深念蒙者之性至誠至靈特不自見自信致此蒙塞甚念啓告之必待其求我而後告者以非求之切其蒙未可發也故曰以亨行時中也

紀聞曰初筮告瀆則不告者何以言其不告也誠意專一而筮則神之告之卦辭爻辭應合所問如占婚姻與之咸恒曰納婦吉曰勿用取女曰歸妹征凶占征伐曰利用侵伐曰在師中吉曰不利行師曰勿用師占田獵曰田獲三狐曰田獲三品曰即鹿無虞田無禽若此者皆所謂告也若夫卦辭爻辭不應之事此即誠意不至所謂不告也

彖旨我謂二童蒙謂五初謂初六再謂四陽一陰二兩其二而爲再三指六三崔憬曰三應於上四隔於三與二爲瀆故二不告荀爽曰再三三與四也皆乘陽不敬故曰瀆按卦以二爲治蒙之主崔荀說是也諸儒自王弼而下指上九失象旨矣利貞者虞翻曰二五失位則變之正故利貞此於卦體灼然有見蓋如是則大觀在上作之君作之師矣蒙之師猶在下也陽也者宜上者也程先生獨指二似少偏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述曰游定夫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

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夫純一未發之謂蒙泉靜而淸之體也尚無所汨尚未之行也君子思以開其德性之蒙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蓋泉出險而常流吾之行以之夫以涓涓之微而能必至於海者惟其行而不息也非勉勉循循則不至也泉淵深而常寂吾之德以之夫以大人之德而由不失赤子之心者惟其養而無害也非勿忘勿助則不成也然則蒙者其混沌未鑿之天乎故天命之性

山下之泉也溥博淵泉盡性之聖也果行育德作
聖之功也淮海曰果行始足以育德如水泝有本
而後靜深也敎者能果行育德則敎有本而不匱
學者能果行育德則學有本而不匱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

述曰發蒙者以初近於九二二以陽處中明能照
陽能發初六之蒙也何以遽言利用刑人也初六
下民之蒙發蒙者撤其障蔽則當明刑禁以示之

刑設而民始知法法正而民始知威然後敎可行
也用說桎梏者足械曰桎手械曰梏皆刑之重而
不可解者庶民滅趾不懲必至滅耳刑人之用正
欲其小懲大戒不至陷身於此爲刑戮之民也若
不禁之於初過此以往不復能改而吝吝則趨於
凶蒙轉成頑矣發蒙者早見此亦九二以亨行時
中之意

王註刑人之道道所惡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孔
疏利用刑人者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故刑罰
不可不施於國而鞭朴不可不行於家程傳發蒙
之初遽用刑人無乃不敎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
乃所以敎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敎化在其中
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
也

述曰九二陽剛六五陰柔以下發上體爲不順而
九二得中以亨行時中者也有包蒙之象發蒙全
貴於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含

而遜入之禁其邪萌於未發而開其善端之自動
蒙發駿然若受江河之潤吉也納婦者所以明包
蒙之意如納婦爲則吉婦人至蒙納而不距以明
容暗暗亦可明豈非吉乎包蒙之吉如納婦之吉
如此則主德成就天下有君以臣道事亨蒙之責
任之象爻在下體中央有家象以二應五任內理
子克家之象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
事克家之象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
象位尊有父象婦六五尊敎者也子九二尊受敎

者也、

、象曰剛柔接也六五柔中之主下應剛中情親至協故得包而納之是謂子克家敬仲曰凡下明上暗者必其情如父子之親必有父信其子之心而後可、

、質卿曰人之至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紀聞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也二

之於初惡其乘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於五喜其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述曰九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發之不能包之不可非可納之婦矣故戒之曰勿用取女六陰象女而居陽位柔暗而多僻躁動而易邪女之見金夫不有躬者也陰不自持見金即說金即其夫而以身從之如是之人何攸利焉其必勿取之矣斥之示不屑之教也象曰行不順也女子所持者身待求而應不貳其行是之謂順若乃見利輕忘其身則逆行也故曰勿用道之棄也、金夫或指九二或指上九蓋卦惟二陽六三之所比應象旨謂陰柔易於近比又坎體趨下見九二納婦而從之此女子不有其躬者與程傳同王註則謂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也女見剛夫而求之亦不有其躬之象以陰柔位不中正故也彭山依朱義泛論今從之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

起義五應二則爲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爲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爲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述曰陰資陽以爲明者六四陰居陰位而上下又與二陰相比獨遠於陽闇莫之發故曰困蒙質卿曰欲自振之則限於師友之無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思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爲鄙吝然知困亦一機矣

註疏陽謂九二之陽陽稱實也初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惟此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陽主生息故稱實陰主消損故不得言實

、彭山曰困亦卦名也與蒙相似皆以內體坎險有以柔掩剛之象但外遇兌則爲險而說說有徐通之意困之而名困外遇艮則爲險而止止有靜養之意困之而名蒙其別如此然困甚於蒙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述曰王註以夫陰質居於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不勞聰明功斯克矣故曰童蒙吉敬仲曰六五雖陰而未明而能應乎蒙之主柔順而聽如童蒙然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艮爲少男故象童蒙

、順以巽也六五本互坤爲順有應於二動而成巽順則以陰從陽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攻說而不繹雖是明師亦無可成之理六五兼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稚之蒙以下學於九二之賢蒙之所以作聖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訪於箕子得順巽之義矣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述曰上爲蒙之極也蒙極教道窮矣則當擊而治之陽剛在上能用威者故有擊蒙之象但擊其蒙而已剛極而不中故有不利爲寇利禦寇之戒禦寇者用擊擊之而生之也爲寇者亦用擊擊之而害之也三爲坎盜而上九應之有寇象擊蒙過當非我爲寇乎寇蒙則我反失道而蒙反成頑不利孰甚焉艮止能止坎水有禦寇象但去坎險之爲蒙賊者使內惡不萌外誘不入而蒙德成矣蒙之利莫大焉者也利亨也

、或曰擊蒙擊三也九二發蒙之主童蒙之所任艮陰之所歸獨三陰柔其行不順非所謂寇乎上九陽剛以正處己以正治蒙至於用擊故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治其蒙禦其寇道當如是而不過則

上以順施下以順從雖蒙者當亦順聽而心服夫
由道而行、其效如此、
紀聞曰蒙至於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
包者容其發之所不逮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
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以至於擊教
之成有如王制所云不變者斯擊之矣
質卿曰甚哉蒙之當發也曰刑人曰桎梏曰寇一
毫蒙蔽皆此生之罪人賊子也祛而去之始成其
爲人

、天下之理順而已矣順之斯爲明逆之卽爲蒙矣
三之勿用以其行不順也五之童蒙惟其順以巽
也故禦寇之利上下順也大抵人心虛明如水常
流通但一塵飛而蔽天便於順者逆矣上之順順
在法雨之施皆能生物非益其所本無下之順順
在受天之澤皆成潤益還其所本有
、初六爻項氏曰刑之於小所以脫之於大此聖人
用刑之本心也所以正法非所以致刑也用擊師
之猶爲禦而不爲寇蓋聖人之於蒙哀矜之意常

多此九二之包蒙所以爲一卦之主也歟發蒙者
利於初過此以往其習已深雖欲止之亦吝而難
脫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之於初者正法以示
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坎爲
法律在卦之始艮爲守禦在卦之終象之示人可
謂明矣以爻象推之往則入於坎中故爲吝脫則
坎變爲兌是因險而得說也
六三爻項氏曰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
動者也又三變則巽爲長女勿用取者三雖應上

然陰性本柔而又坎體趨下舍上正應不能遠從
近見九二納婦而從之此女子之不有躬者金夫
九二乾爻也乾爲金故稱金夫女德以順爲正從
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詭而從之不能保有
其身之象非順也取女而得如是之人無所利矣
故爻言勿取象言不順言不以順爲正也婦以從
夫爲順苟非其夫皆謂之不順三稱不順則從二
明矣五稱順則不從上明矣蓋三陷於不中非能
有其身者五止於三不當稱見曰見金夫明爲近

利而夫之也上艮爲躬曰有不躬明棄上也此爲學者非蒙非婦以利而來者聖賢所不荅也如陳相下喬而入幽卽六三舍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卽六三見利而失身斯事獨可用乎用之無所不至矣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所擊之蒙莫近於五四然皆他人之應非治之所當治若擊之是爲寇也於理不順獨六三在下與上正應乃見金而背上恃險而爲盜若擊之是禦寇也蓋上以剛禦三三以柔從上於理爲順故曰上下順也正以明上之應在下則其敵亦當在下不當近取上體之四五也在六三爲行不順在上爲上下順兩順字正相應

需䷄乾下坎上

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爲人所需者需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爲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爲人所需者旣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健剛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張氏曰需合乾坎成卦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須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述曰彖旨五爲成卦主爻有孚光亨貞吉皆言五也利涉大川乾知險也大川坎象仲虎曰乾陽在下皆有所需而九五坎陽在上又爲衆所需需而無實無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無吉且利之理

趙汝楳曰九五坎中實體即乾中爻一體相信是爲有孚曰光亨乾晦於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曰貞吉九五居正與乾合德非苟信者故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無難矣

卦以乾之坎成需乾剛可以濟險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故曰剛健而不陷此必非陰柔者可能蔡介夫曰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不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需有孚遂

光亨貞吉者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正中乃天位本然如此不正則邪不中則偏可謂天位乎五宅天位而正中是故需而有孚與三陽同德而不疑其進也則得所需矣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九五所以爲需之至善故能利涉大川而有功何晏曰大川者大難也須之待時本欲涉難既能以信而待故可以利涉大川矣

、吳因之曰坎之一陽與乾同體所以能孚五在險中此時痾瘵之念如何放得下聽變如何姤不踏踴只是雖切隱憂胸中又却寬閑無事坦坦平平前邊没一箇快快的念頭後邊没一箇冀望的念頭此謂之有孚又有一箇大來歷直須尋求可功求成之意些子不留纔能有孚所以聖人從無取必又曰惟有孚然後能貞

質卿曰需有孚如何便光夫知險知阻豈是瞎懵者能之如人有燈燭在手便處處能破黑暗面前坑坎豈能陷之却不是光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爲者能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亦有功只能需

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蘇氏曰乾之欲進凡爲坎者皆不樂也是故四德之抗傷而後避上六知不可抗而敬以求免夫敬以求免猶有疑也物之不用疑者亦不以敬相攝矣至於五知乾之不吾害知己之足以禦之是以內之不疑故曰有孚光亨貞吉光者物之神蓋出於形器之表矣故易凡言光言光大者皆其見遠

知大者也其言未光未光大者則隘且陋矣
章氏曰涉川者冒險爭先則危需則利需之道於涉川爲最切是故坎中陽爲能需乾卦三陽爲可需總是言需之義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述曰孔疏坎不言雨雨是巳下之物不是須待之義不言天上有雲而言雲上於天者若是天上有雲無以見欲雨之義故云雲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天恵將施而盛德又亨故君

子於此之時以飲食宴樂也
項氏曰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此所以貴於有孚飲食以養陰象坎宴樂以養陽象乾飲食宴樂需容之具也然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强者以剛制之故需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剛健而不陷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述曰王註居需之時最遠於險能抑其進不犯難行也雖不應機可以保常故无咎坰外曰郊平曠无險之象乾剛得正利在安守其常也
程傳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之於郊不犯險難而進矣雖不進而志動者未能安其常也九陽在下安靜自守志雖有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恒也
質卿曰天下之事只當需不需是犯難而行夫事從其易而行之无所不濟故乾德行恒易以知險只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性中

无常主或爲才能所使或爲事勢所激或爲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行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述曰九二漸近乎險故曰需於沙荀爽虞翻皆曰水中之陽稱沙謂與五應也履健居中亦未嘗進而需焉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象言二何

以致言當是時知其前險者責之以禦身知其不
陷者責之以拯溺拯溺者失於見幾禦身者至於
亂倫而二之終吉以陽德平衍易以知險又在下
卦之中而能需也
、仲虎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
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
害其爲吉衍在中者有次寬衍綽有餘地不以進
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如是終吉趙汝楳曰
以衍在中終與五位正中者有孚而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
致寇敬愼不敗也
、述曰荀爽曰親與坎接故稱泥須止不進不逼於
四不致寇害趙氏曰水涯之泥善陷切近於險之
象四坎陷寇象三逼於險居位則然非致寇者然
才位俱剛進不顧前能無窮乎致寇之云欲人遠
險如艮戒人卽險如三也
、災在外也災謂寇之爲害者外外體也敬仲曰雖
處逼險之地致寇則寇至不致寇則寇不至彭山

曰敬愼不敗卽所謂剛健而不陷也汝吉曰乾體
健能敬敬而加愼於泥中需焉可以無敗何也敬
自我者也夫泥中不可須臾處者也而需焉惟乾
德者能之終日乾乾無不敬也敬天則也天則不
以泥中而忘也
問敬愼之別曰敬字大愼字小如人行路一直任
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顚蹶便是愼愼是惟
恐有失之意三能敬則雖逼坎之險而不敗四能
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述曰坎爲血卦血陰之傷也四交坎體而抗三陽
之進抗則傷矣履傷之地安柔之分退伏不動卽
爲需於血坎兩偶之畫象穴穴者陰之宅也處坎
之始居穴者也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辟順
於九五而聽三陽之進是自穴而出於外矣故曰
出自穴六與四皆柔有順聽之義古註云以戰鬬
言其出則爲血以居處言其處卽爲穴
紀聞曰需於郊者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

焉以剛而能守也需於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
安也而安焉以柔而不競也吳因之曰不柔則好
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
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
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愼亦是如此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述曰王註需之所須以待達也已得天位暢其中
正無所復需故酒食而已獲貞吉也徐進齋曰九
五爲需之主以一陽處二陰之中以待下三陽同

德之援者也陽彙而進陰引而進自此坎可平險
可夷矣於此復何需哉需於酒食爲耳無爲而需
庶政之理需無事而需百工之熙需需而忘其爲
需也是天德之中正所以坐致太平者也
項氏曰六四以順聽稱需九五至剛亦稱需者一
卦之主也三陽恃其有孚是以堅忍以需之若上
無九五則賢者絕望久矣又何需焉需者飮食之
會也在禮速客之辭曰主人須矣三陽方來爲客
五爲主人其酒食以需之故曰需於酒食明其爲
主也需已至五獨曰貞吉者當需之時所恃者九
五耳可不貞乎五坎體也使其正位而不中則必
與二陰比爲險不容三陽之來使其雖中而不得
正位則亦不能主持三陽而使之進也惟九五既
中且正有德有權雖在險中不沈溺於險而能爲
主人以速往客以保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故
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獨上六不稱需險已終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述曰上六在坎之終需極而變矣陰止於六乃安
其處故爲入于穴三陽須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
陰安其所後者必至象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主人
無意速客客來遂修主人之禮故敬之終吉上柔
順有敬之之象吉者得安於穴也原只是敬而順
之非因不能禦而後順也
需以五爲主能需三陽之進上六非能主三陽者
故曰不當位然與人恭而有禮雖不如五之當位
愈於四之大失也象旨四順聽矣何以爲失血出

而聽。以爲聽之晩矣。
崔子鍾曰六四貪而以位爲安妨人之路故敎之
出上大卦終則變進無所之則敎之入趙汝楳曰
四出穴羣陽也六入穴安陽也陽有棄狂之漸陰
安退伏之常皆需也君子以需而得遂其進小人
以需而得安其所敬仲曰易爲君子謀未甞不爲
小人謀爲小人而謀得吉乃所以安君子也
紀聞曰九三爲內卦之上而敬愼不敗上六爲外
卦之上而敬之終吉內外二爻之需一於敬矣自

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上不言需者時旣終
無復有需矣或問剛者能需六四是柔何以亦能
需曰六四柔而得正者也剛之能需猶乾之健而
知險柔而得正者之能需猶坤之順而知阻順之
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初之恒二之
衍三之敬四之順五之貞六之敬此六者所以需
也反是六者則敗
六四爻項氏曰坎爲血爲穴血者坎之初事之淺
也穴者坎之終事之終也故四爲血上爲穴者卦

體不以乾需坎坎非需乾者也四亦稱需者能順
而聽是亦需也三陽上進六四居淺以俟之故曰
需於血不入於深故曰出自穴諸儒不考象辭而
惑於血字皆謂四爲陽所傷而出不思傷則必當
相拒非順以聽也以六居四豈有拒乾之理旣謂
需則不拒可知坤文言亦但以血爲陰類不謂爲
傷也宜矣
上六爻項氏曰上六入於穴反六四之出也不速
客反六四之需也兩爻皆以柔居柔而相反如此

者上陰已終無所用出乾陽已至無所用需故入
穴者非上六也不速之客也不速者非主人也客
自來也六四之象曰順以聽言陰能順陽則陰猶
主上六曰不當位言陽已居陰則陽自爲主也其
曰敬之終吉爲需道已成以戒陽也三將入險險
猶在外則戒以敬愼恐其敗事也上已入險處於
險中則戒以敬之願其終吉也聖人之爲陽謀其
備如此夫陽來居上而行事要爲不當其位然而
不當之失小不敬之禍大王允之誅董卓五王之

訟二張皆已勝而忽不思所以終之也幾年需之
一日敗之可不惜哉善需者勿以小失爲嫌而以
大禍爲憂險雖已濟猶不敢忽必入其穴終其事
而後已則可謂敬也已矣

訟 ☵☰ 坎下乾上

程傳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
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
卦乾上坎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無訟乎又人
內險阻而外剛强所以訟也

蔡汝楫曰訟卦以惕中爲戒爻以不訟爲美不貴
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
意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
直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
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
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
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卽
命渝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
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若論後邊改過則莫
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
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述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皆以坎中陽爻發義坎中
陽實爲有孚之象一陽陷於二陰爲有孚窒之象
坎爲加憂有惕厲恐懼之象九二陽剛得中不克
訟有中吉之象爾有孚而見窒窒而後訟訟而能
惕不敢過中則吉也乾體三陽在上健而不已有
終極其訟之象則凶矣九五剛中居尊爲訟之主
有利見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

大川之象
紀聞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爲主特需之坎在上
爲光爲亨訟之坎在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
反訟者爭之尤也中者不偏於已無過於爭也曲
直未明故窒勝負未分故惕中吉虞芮之相遜是
也終凶雍之納賄而蔽罪邢侯是也訟之吉者四
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
訟也
訟上剛下險以險遇健不相下而有訟在一人則

內險外健在二人則彼險此健訟之所以爲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者坎剛來而得中也剛本上物
自上而反下爲來柔自下而升上爲往爲進終凶
者訟不可成訟至於成所喪必多利見大人尚中
正也中正訟者之所求也不遇大人則中正者誰
險詐者勝亂之道也凡終訟者皆冒險爲之爲入
於淵言其入險愈深不可出也剛一也剛而在下
則能與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
而吉剛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

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矣
書呂刑云咸庶中正則中正者聽訟之道也虞芮
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鼠牙雀角之誠僞必欲見
召伯此爲利見大人又或不與之校如直不疑或
爲和解如卓茂或使其心化如王烈或爲之辨明
如仲由皆訟者之利也
汝吉曰訟爭也人有欲則有爭訟小爭以言也上
剛齮齕下險陰賊內坎穽毒外健抗格訟也坎體
中實是爲有孚孚而見窒窒乃求伸猶且不敢負

恃在險惡戒寧無惕乎夫訟非獲已也得中而止
無窮怨也無多上人也吉也上剛終之能無凶乎
大人無已中以爲平正以爲止五是也於以質成
終於無訟必利見之矣訟象大川然以實履險柔
險微全渠安能全殆其入於淵哉象雜物撰德以
爲言而訟吉凶之斷盡於此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述曰天一生水其始本同一氣二麗於形天上行
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

也孔疏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
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存必剛健在先以
爲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當防此訟源凡
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汝中云卦象曰中吉
曰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謀始
莫要於自訟
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愼或以是非求勝其
界別於毫茝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
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

也謀之於始自訟於心不以片言起釁不以纖芥
睽情塞悖爭之源杜好勝之實不爲形區類別之
見而一反於始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訟端自
息矣此無訟之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
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述曰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
其事難以吉矣故於訟之初卽戒訟不可長也旣
訟不免小有言終得吉也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

言爲初象其辯明也故終吉凡人不爭者辯易明
謂之所事則亦訟乎公庭矣曰不永猶未說到完
結也辯明而吉方是事結
盧植曰初欲應四而二據之暫爭事不至永蓋二
爲强求初應在四故不永事也小謂初陰初變則
成兌爲口舌雖小有言其辯明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
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述曰九二險體上下二陰皆有正應二以其比已

而爭之故訟四近君而剛上居上而剛九二乃特其剛欲爭有初而與四訟欲爭有三而與上訟是謂以下訟上不勝宜也故曰不克訟而二得下體之中遂能自戢歸而逋避隱伏其身免於禍患六邑人三百戶无眚不然掇禍無救矣三百戶下大夫制猶騎邑三百云耳无眚者周禮馮弱犯寡則眚之眚四面削其地也惟九二歸逋以避咎故其邑三百戶无眚得免於削地之咎

象旨坎爲隱伏故逋坎爲眚坎變則坤故无眚荀爽曰坤爲邑二者邑中之陽人也稱三百戶虞翻曰二變應五乾爲百坤爲戶三爻故三百戶坎爲加憂故象曰患至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述曰三應於上以柔從剛非訟者也故不訟王註在訟之時體夫柔弱以順於上不爲九二自下訟上是也食所饗也上所施予爲德汝吉曰飲食有訟以求多也三柔自克爰食舊德不僣不忒無求羨餘貞也孔疏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閒而皆近不相得故須貞正自危然柔體不爭係應在上衆莫能傾故曰終吉也彭山曰王事訟事也以乾爲君道故曰王事三當上乾之交爲地道臣道之位巳則不訟或者出而從正之事事不在巳也但以柔道順而從之不主其成爲亦以訟之不可成也六三以無爭處天下者也坤六三雖無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倡而巳訟六三止云無成則始終皆無矣

象釋爻辭只從上二字下從上柔從剛所謂食舊德從王事槩該之矣諸爻象俱倣此

初三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訟而吉苟知柔而不訟者吉則知剛而能訟者凶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述曰九四位不中正而履三應初初三皆比二而三又應上四之所以不能無訟心也九四之命當得初六而巳三非巳有豈可妄爭以剛居柔故不

克訟退而就初自改而安於貞之象正應者合故曰不失也葢衆詩云舍命不渝大雅詩云敬天之渝皆訓變訟非善事四捨其不善以復於善蓋無訟而有訟心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陽用也故前念之惕卽爲後念之貞貞心之忘卽爲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

仲虎曰否九四曰有命指氣言此曰卽命指理言皆以乾故皆曰命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乎天理之正然

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

敬仲曰九剛四柔有始訟終退之象人惟不安於命故欲以人力爭訟今不訟而卽於命變而安於貞吉之道也渝變也始訟始不卽命不安正雖爲失道今不克訟復卽命而安貞則今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述曰處得尊位爲訟之主建中表正德威德明允所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者出於以使制險之外故大善而吉王弼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

訟卦五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既中且正爲可尚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相訟者或卽中而求正好訟者或見正而中止此訟中之最善者故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爻與象皆稱訟何與聽訟之事哉五爻爲德之尊或爲位之尊不必專指人君也諸家爲君位所惑故謂君無訟理遂以聽訟解之殊不思君豈聽訟者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述曰上九剛健之極恃高用剛不勝不已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使終訟而勝尚爭之世或有錫之以命服者然以訟得之其能安享之乎不崇朝三褫之矣是成亦毀也得亦失也何貴於終訟哉

上九近九五之尊六三又以柔應之三體應上二與四常欲有之上終以訟而得之終訟而勝有錫鞶帶之象諸理齋曰以訟受服正使其受而不褫

亦不足敬也不足敬雖受猶不受也況必褫乎故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終卒以此而訟

初六爻楊氏曰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懟忿而無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懟而不敢於大訴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靜非首訟也九四以强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强弱弱者多勝强兩辭有應感感者多

不勝應故初與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則强者以後罷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効也

六三爻項氏曰六三爲上所訟上終訟之人也不可與辯三貞守舊德而不敢動猶懼其見危也或不幸而與爭王事則明其事理而讓其成功以存從上之禮庶乎其可吉也象曰從上吉也此從字謂從上六與從王事不同初以訟爲所事則三之

王事亦爭辯之事爾訟之六三介於二陽之間進不敢居其前退不敢從其後此其所以爲貞厲也歟

項氏曰六三之舊德坤也坤之中爻動而成坎初六六三皆舊文也曰貞曰或從王事皆六三之舊辭故聖人引之以實其義所以發凡起例使人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舊也

六四爻項氏曰訟爻皆以祿位爲象二有邑戶三有食有王事上有錫帶則四之命亦爵命也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以剛居柔可以不克訟矣而在訟之終居高而用剛不勝不已此終訟之凶人也亦不足敬三褫自三至上所歷三爻故爲三褫褫字鄭康成本作拕言三加之也因象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拕爲褫今按不足敬謂終訟之凶人雖受服爲可鄙非見其褫服而後慢之也六三與上爻辭皆有或字三之或從即與上從事也上之或錫卽三錫之也三本坤之六三因二變而成訟三守舊德含章不變自無訟理或因王事不得有爭

則亦務存謙順不敢以成自居也上本乾之亢龍以剛終訟於法當凶自無勝理以三從之故有或來之錫或者言出於望外三理勝而上受服也三上相應者三之從上曰或上之錫帶曰或居訟之時未必之辭也鞶帶者柔服之象帶柔而在身之中猶六三以柔在卦之中也合二爻而觀之則或字之義明矣

彖旨褫作拖如拖紳之拖吳幼清以褫訓挖蓋上剛之極本以訟得三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拖之以

誇於人也象曰受服程朱二先生從荀虞本曰褫服豈彖義哉

師 ䷆ 坎下坤上

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卦坤上坎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衆陰順而從之爲將統師之象六五以柔居上應下九二剛中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

趙汝楳曰卦主九二。五陰之情皆繫焉。二爲大將。四爲全師之將。三爲敗師之將。初爲出師。上爲班師賞功。五則命將之主。

蔡汝楠曰師者將道也有丈人之貞自有出師之律。故彖言貞不言律爻言律不言貞。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述曰汝吉曰師衆也禮伍兩卒旅具而成師大爭以兵也卦偶多爲衆章氏曰師以貞爲本一陽在下爲衆陰所主故爲師貞在下卦之中有將師之道故象丈人孔疏爲師之主惟得嚴莊尊重之人

監臨主領乃吉也彭山曰丈人剛德宅中有嚴有翼能靜能動可以統羣陰專閫外之寄故吉也兵本凶事宜有咎者故又以无咎言之王註興役動衆無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

質卿曰古者聖人有刑罰之辟又有征討之命師之所由來矣卦以坎遇坤坎險道也坤順道也師之興至險也而亦至順也故險與順合而名爲師師之道在貞在丈人貞師之名也將師之主也兵出無名事固不成君不擇將以卒予敵師誠貞矣又得丈人以主之斯吉斯无咎兩者用兵之大端也

卜子夏曰五天位也而以非陽居之或有戰爭之事二剛陽也而能正衆可崇任之佐其尊而臣也丈人之謂居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殺戮毒其人而人從也事其命令則吉復大矣又何咎焉

徐進齋曰將不剛則無威嚴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無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師所以貴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師所以貴行險而順也

蘇氏曰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夫能以衆正有功而無後患者其惟丈人乎故曰吉又何咎矣

吳因之曰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吉者無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内元氣未嘗耗損

聖人甚生惡殺說一師字胷中先自戚然不樂了但捍外安内又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詳箇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已貞固是出師有

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廼降若兩皆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與師丈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便只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也只是一忠厚之叢彖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其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丈人是能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

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
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
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寸心
悅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報捷
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殲渠魁宥脅從封忠臣
孝子之墓恤孤兒寡婦之家存問父老表揚遺佚
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之心即王者之
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如前所解丈人者

皆是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述曰坤爲地坎爲水地無不容聚之即爲水民無
不容集之即爲兵此卦之取象也夫水浩蕩無際
而地善涵水性潰決不測而地善滙有容故也君
子厚德容民宅爾宅畋爾田樹之長立之宗農政
厚生並與安宅無不納也無不保也不出比閭族
黨州鄉之民而伍兩卒旅軍師畜焉畜之無事之
時用之有事之日此民即此衆也於此知兵農合

[illegible]

[illegible]

地水自然之勢也析兵農而二之民之所出費於
兵者十九民不聊生而兵於何畜乎悖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述曰在師之初故曰師出師以九二爲主大衆初
動大將在前出有紀律故爲師出以律之象象旨
以初居六陰柔不中且在險陷之始故爲不臧之
戒否臧即失律敬仲曰師之常談惟整者勝又云
師克在和此不易之論吳因之曰師出以律所謂
節制之師只是能以衆正內一件

王註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
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
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律否臧皆凶李鼎祚曰初
六以陰居陽履失其位位旣匪正雖令不從以斯
行師失律者也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
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故不言吉出而
失律凶立見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
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述曰九二一陽在下卦之中爲卦主所謂丈人也上與五應得閫外之寄以專節制師中故爲在師中之象剛而得中威和並至乃可調輯戎行以戡邦國而有成功故吉而无咎王註承上之寵爲師之主任大役重無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王三錫命或制誥或車服恩命之加至於三所以推誠盡禮於將臣也程傳六五在上旣專委任復重其禮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亦難以責成功凡在師中雖專制之自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也

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王三錫命以其有功能招懷萬邦也二以陽居柔以王者戡亂安民爲心故功成不擾而洊被恩眷也上

子夏曰王者天下爲心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述曰師承九二爲將而行師者言程傳師旅之事任當專一六三旣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得成功若或更使衆主之凶之道也以三在二之上失位乘剛故發此義汝吉曰師重制命制命者將將一而已三附二裨將象命於將者也柔不中正居剛好上欲以其智尸之豈有當哉是輿尸也輿尸衆主也是代帥制命也無帥矣不止無功而至於大無功也甚爲將將者戒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述曰王註得位而無應無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象旨崔憬曰偏將軍居

左左次常備師故左次以受二命三以輿尸則凶四左次何咎哉師以二爲帥二與四同功四以陰居陰蓋能順者軍中聞將軍令謂是矣如謂次以避敵師何利焉其何以爲无咎也

趙汝楳曰凡軍勇士居左右主用也左次之師蓋屬於軍而別行者四以柔居柔非六三之比左則不主於用次則不敢專制聽命於將而爲進退雖不即立功猶得完師以待其會故无咎

[illegible]

質卿曰兵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於失常一失其常則顚倒錯亂何能審强弱之勢而决進止之機故左次之无咎知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述曰程傳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丘仲深曰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故利執言聲罪致討兵出有名故无咎象旨五柔中不爲兵端之象也擇將授師當以長子

帥謂二也五應剛中之象弟子謂三五柔居尊不足於斷故有輿尸貞凶之戒五居坤土之中坎豕爲禽二互體震爲長子三體坎坎震之弟處言是也田有禽利執言師之貞也貞矣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

、象曰以中行也言使之而當推轂授鉞乃由中道而行也弟子輿尸乃假設之詞與家人嗃嗃繼以婦子嘻嘻同長子即丈人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

一倏字繫民命之死生國家之安危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述曰師之終論功行賞之時也大君有命以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帥師長子以定亂安民爲功所以能開國承家自其所受之封而言曰國自其所造之基而言曰家開國者拓其疆土也承家者世其德業也坤爲地爲方有國象上變體艮門闕有家象損艮變爲坤故稱無家師坤變爲艮

故稱成家大君有命以正功而言小人勿用以明行師擇師必謹始也一陽在下多陰象小人故示戒用小人僥倖而成功則難於不賞使之開國承家則必亂邦豈聖人君國子民之道

、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師中之吉必於長子不使弟子得尸之蓋已慎於始矣聖人之師其始矜衆以小人故其終可以正功　　氏曰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丈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紀聞曰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奉天之辭而不自爲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爲才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初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

師之次序然也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自卦辭至三四无咎皆恐懼重民之意

初六爻象旨按九家易坎爲律在師之初故曰師出以律師主人和失律則不和矣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宫則軍和士卒同心商則戰勝士卒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坎方黄鍾之本故云然也若必謂紀律云者抑末矣

六二爻項氏曰在師中者明其爲將也吉者戰勝也无咎者民之無怨王三錫命君寵之也爻辭本是三事小象特交錯其文使互相解釋以暢未盡之意言在師中言以其承天之寵是以錫命解在師之吉也言王三錫命以其能懷萬邦是以无咎解錫命之蕃也是明二所以勝非己之功以與五相應得君寵也五之錫二非喜其能勝以二用中德衆陰從之賞其能懷吾民也將而知此則無恃功之心君而知此則不賞殘民之將聖人著此以

爲後世君臣之法師自五之二歷三位故爲三錫猶此自二至五爲三駈也二卦反對故各以生爻言之九二象辭蓋與彖辭互相發明彖之剛中而應即爻之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彖之行險而順毒天下而民從之即象之懷萬邦也九二爲將上得君心下得民心如此古之人惟伊吕足以當之湯必求元聖武王必得仁人庶知此義矣

六三爻項氏曰令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

瑕六三以柔懦之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腐而士不服令褻而下不承則是衆爲將也不惟令出於二而已主之者衆動有所制尚何功之有或者疑辭六三體坎加憂故多疑言用人不一也

比䷇坤下坎上

紀聞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爲比得臣位者爲師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趙汝楳曰凡卦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

徐之祥曰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述曰卦惟陽貴以一陽爲衆陰所親輔故曰比比卽吉也質卿曰萬物相附則生生民無主則亂民之不能不比於君臣之不能不比於主理也亦勢也故比卽吉比之所以爲比全在九五一爻初筮得坤純陰民象也再筮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體元居貞同天不息於以長人於以作君當天下之歸而无咎也不寧方來後夫且凶民之比之豈

有外哉自非然者君位惟艱民心易離而比之難矣故再筮乃得之也五位天德而在坎中至險莫如君位也不寧者坎險爲勞卦後夫凶亦坎險之義此卦五陰一陽有五家爲比之象

象言比之初筮下卦得坤再筮上卦得坎坎陽在內剛中爲成卦之主所謂元永貞者故无咎厚齋馮氏曰萃比下同體坤萃四有分權勢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貞於彖言也王應麟曰彖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比之剛中

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也故蒙曰初筮而比曰原筮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

孔疏比所以得吉由此者人來相輔助也謂衆陰順從九五也敬仲曰人相比輔何爲乎不吉下情順從何爲乎不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九五剛健中正天德也所謂元也永貞則此德之常存而不息耳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君所以能比天下如成湯子惠困窮元也而猶慄慄危懼永貞也所以有來蘇之望徯後之歸

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多躁動而無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柔者所向常在私邪一邊陽剛者所向常在公正一邊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一箇養得不能純便千病百痛並見雜出殘忍間斷私邪一時都有纔養得純一了百當自無三者之雜蓋元永貞總是天理條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之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爲元永貞無疑

干寶曰天下歸德不惟一方故曰不寧方來來者五爲卦主故內辭下指下四陰上指五四陰比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上六爲後夫不得言應矣後夫上六後於九五之象也敬仲曰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寧者皆以方來其獨後而不服者凶矣神之所共惡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之道窮

、吳因之曰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因王者大公之道而爲九五之顯比者也

、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無愧當正法耳

紀聞曰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商以離心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焉

援舍隗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酈生說田横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述曰物之相比莫過地與水何晏云水性潤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潤此比之義也象旨制民五家爲比建萬國之原也理齋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繼以相聯屬建國愈衆民愈不疏遠矣親族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然也

王註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

、吳因之曰建國親侯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諸侯體吾之意各爲盡心於所屬之國其意專其情一比補耕助歛救死扶傷弔災問苦當纖悉委曲無所不至而吾德意之流貫於天下眞如循手至足呼吸皆應不隔形骸觀水比地何異之有建侯矣而無以親之則吾與諸侯先自間隔如吳越人漠然其不相親彼又安能曲體吾意而悉心盡意以深入於天下

、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無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

、質卿曰地中有水水藏乎地中而不可見也地上有水水行乎地上而有可覩也聖人法地中之水藏天下於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焉聖人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得建國親侯之道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甚奇

一述曰王註處比之始爲比之首者也夫以不信爲比之首則禍莫大焉故必有孚比之乃得免於比之咎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無私繫著信立誠盈溢乎質素之器則物皆歸向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吳因之曰終來有他吉只是論有孚感動君之常理如此他字正從有孚上來有孚者自眞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纔是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相比之道惟初爲得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比之初有之失初則否象辭二有孚皆略之不舉所重在初惟能有孚本原好根基定則能至盈缶而有他吉

象旨初有孚比之比二也以陰比陰宜若有咎在比匪之世與卦主遠近與二比而二則有孚於五者也故初六比之爲无咎然不獨无咎而已九五之孚既盈於六二之缶必且自二而及初矣初與五本非正應而得其吉故曰有他吉坎卦五爲有孚坎之所以爲水者盈缶猶言貫盈在五比二因可通五也虞翻曰坤器爲缶坎水流坤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江夏劉績指初比四相信四牽初比五言似而非比以暱近爲義四則稱應不爲比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述曰內內卦也六二居內處中上應九五當陽之主雖雜處羣陰之間而柔順正位克配陽德陰陽正合自有聲應氣求之理故曰比之自內得親比之正道曰貞吉

卦惟五陽當尊有元永貞之主自有六二正應之精二在內卦之中爲貞靜之體其正應不求而合不介而親如伊尹以道要湯然故曰不自失也

、紀聞曰比之自內如舜因堯之求而起自歷山以相堯伊尹因湯之聘而起自莘野以相湯傅說因高宗之求而起自巖穴以相高宗其身不出待聘者也外則其身出而杖策來從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述曰比二四皆陰而內比外比皆吉以其承陽應陽故也三亦陰柔不中不正即爲比之匪人之象夫陽明剛正者比於陰而能自拔與陰應而能相濟六三近則昵而已矣然則匪人之傷得非三之所自爲乎王註四自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則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述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不內應初而外比九五故曰外比之貞吉卦惟一陽剛而中正下伏

羣陰稱賢爲六四舍其私黨外比於賢以柔而比剛以不中而比中得比道矣而五又居四之上故曰以從上也夫六四捨內比外與六二自內不求於外皆曰貞吉兩爻以柔居柔皆懼其不能固也正已而不求於人與割所愛而從賢斯二者非有貞固之德皆不足以守之故得正而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述曰陽剛中正居卦九在五位皆然而莫盛於比當比之世衆陰皆伏尤獨居尊上下無陽以分其民聖作物覩之象也陽明爲顯比王中心無私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者皆無容心也其象爲王者之田所用者三驅所失者前禽而邑人亦不誡吉可知矣三驅者立因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以法從事而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誡象著於好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上意有惟恐失

之之心則舍無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爲王者之畧不誡人而人自知故爲王者之比象旨前禽初也五雖周而不比然初本不與五接顯比之主亦不以爲心也虞翻曰驅下三陰不及於初故失前禽是也坤爲邑人誡期約也舍逆謂驅逆在表外者即初也諸家以前禽即爲後夫而指上六上在五後對五故可言後自五而可言前禽乎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

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舍逆取順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使中謂使之由上之德使不偏也蔡汝楠曰邑者天子之私邑近君而多恬者也不誡而知失前禽上有以使之矣程子所謂天則不言而信者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述曰比之初六比之有首者也故終來有他吉上六陰柔居五之後不能率先以比五者也故有无

首之象即所謂後夫凶也卜子夏曰無誠於附道窮而比豕斯及矣何終哉凡比之道有始則有終無始則無終象旨比卦五陰下四陰皆順從一陽惟上居卦外而不内繼上體不完猶人无首之象凶也

小畜☰☴ 乾下巽上

仲虎曰自乾而下也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述曰内卦乾乾力健巽之一陰爲卦主其力本柔以柔畜剛畜之者小也陰本小故名爲小畜所畜者小而陽自亨其象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乾爲天巽陰上乎乾故象密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

不雨

項氏曰畜陽者四畜之主也四本象風以其互兌而在天上故謂之雲兌正西故爲西郊至西而遇巽風故爲不雨主四言之故爲自我

汝吉曰畜蓄也止也上經主乾卦貞乾乾大德而主陰名小畜何也卦陽畫五而六四一陰一者貴也柔得時得位於外主畜上下之陽胥應焉爲所畜也卦名小畜而陽猶亨蓋乾健也健體必上升

者非巽所能畜也四雖成卦之主而九五剛中用
事於上下援同德上升之志得行陽之所以亨也
其象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密雲者方畜之勢也畜
不能固陽之氣猶尚往而陰之施未得行小畜之
不能大有爲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彭山曰西
郊陰方但取陰義非謂陽倡則陰和而成雨陰倡
則陽不和而不成雨也雲蓋有西方與而雨者此
文王自謂可以意會
朱子曰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

亨横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亨皆是
說陽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陸伯載曰小畜何以言亨也小畜之卦以陰畜陽
陽之處巳固自有道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未嘗
爲之損獲也故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陽氣尚往
施豈能行小畜象也施與畜正相反
張中溪曰彖既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何哉蓋志
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爲亨也施未
行者主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

王註小畜未得位而上下應之謂六四也成卦之
義在此爻也體無二陰以分其權故上下應之也
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能陵小畜之義也小
畜之勢足爲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爲雨也何由
知未能爲雨未能爲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
後烝而爲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
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爲劣也下方尚往施豈得行
故密雲而不能爲雨尚往故也
吳因之曰密雲不雨二句是從亨上看出言君子

猶可以得亨則是陰之畜未極而施未行若其畜
已極其施既行君子方懼何亨之有此卦辭其辭
則幸之之辭其意則全是危之之意畜極而成勢
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畜之淺處如否如小過畜之深處如剝如明夷若
更進一步則坤之龍戰是也
仲虎曰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
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
之意謂四陰過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

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易固爲尊陽作也本義以爲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小畜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不能大有所爲文王覩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述曰九家易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令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君子以懿文德文德命令之本也不内懿德而文其言末矣詩曰

辭之輯矣辭之懌矣非内有章美之畜而能出之乎陰陽相錯而後文生焉德文之根柢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之柔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也汝吉曰巽象命令首見經故原本於德爲風行天上隸上經象内懿文德天下有風隸下經象命誥四方重巽隨風象申命行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述曰乾體初爻復之義也陽剛本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一陽初動得正前遠於陰動於下而升於上乃復其自道四雖應已不能距違何咎之有此所以吉也初九以剛正能復自道曰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象曰其義吉也如九三之不能正安得吉

仲虎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與卦不可一例觀也蓋在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爲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況於初以陽居陽雖與四陰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述曰彭山曰牽復以一陽之初復者牽連而進也九二陽剛得中非陰柔之所能畜亦吉道也孔疏九二牽連而復在下卦之中以其得中於已不自有失也三則不中而自失矣

象旨初復自道二牽復而進初進則二之勢益昌蓋一陰得位之時喜陽復升如此吳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其相入最易又屹然自做主持無所繫非二則非四之正應

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
咎與他卦不同此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
彼許此之意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
述曰象旨馬融及諸儒皆以乾爲車輻依說文陸
氏作輹與大畜輹同車下縛木也輹指二與三自
謂也九三陽剛不中密比於四雖不畜而情有所
·眷三往趣上二下牽初說輻之象朱先生曰陰陽
相說爲所繫畜不能自進殆亦非也三乾爲夫四

巽長女婦象初四正應爲妻初能自復而相絕三
以相比而逐妻之然四上合志離目不下視三又
陽性不可終畜而四體巽雖志畜而性入故多白
眼而反目也以妻乘夫而出在外是何能正室者
哉
·輿乘以行者象乾之上進輿脫輻則輪轂無所枝
柱而輿不可行象三欲復爲四所牽不得行也三
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皆當位而兩不相下剛性
躁暴不能居恐而爭柔性善入能制剛而乘其上
故反目而不相得曰不能正室語自失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述曰有孚孚五也一柔獨立以畜羣剛柔必不敵
何能無傷以其巽主位正體虛有孚於五五陽同
德志在同升而四孚之共同斯誠不行其私不忌
其進故血可去也夫四操畜陽之權羣陽之所疑
·畏可無傷與能知憂懼避巽以出不敢固位以妨
賢路善之乎其自處也始猶惟剛之敵今能惟柔
之安蓋巽德善下能補過也故无咎

·仲虎曰三陽健進四彊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
無傷故曰血傷之也曰惕危之也六四上比於大
君則必孚於五下不與三競則幸免於傷然猶不
安其居惕懼而出小人不敢害君子又能引辟此
小人之无咎也若需之六四以坎拒乾致傷而後
出則有間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
也
·述曰四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又用六四者也四與

上合志五與四同體四陰虛五陽實有陰陽虛實相孚之義一體固結攣如而不可解也巽爲繩攣如之象五誠孚四因四以孚三陽向之欲畜而歷之者咸畜聚而爲吾有是謂富以其鄰陽與陽爲隣乾陽皆五之鄰也富即畜聚之義陰虛不富而欲畜陽有欲富之心焉有獨有其富之心焉九五剛中志行其孚以道而無一毫自畜之私故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陽德君子可以力畜乎哉允孤立寡助無鄰者無德以孚耳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述曰巽爲長女陰卦以九居上處畜之極同四之體從九五以成畜道者也故稱既雨既處彭山曰既者已然之詞由九五言也密雲不可反遂成雨矣陽止不尚往遂與處矣蓋巽體尚德以載乾陽陽不可復進而受畜所謂德即有孚之德也婦貞厲虞翻曰巽爲婦巽婦畜乾夫以上畜下故貞非陰道之順故厲月幾望者陰之盛也幾望而進必盈且虧君子有乾德者上九擬乾之進而終畜之故以征行則凶終極而征又凶故初復自道吉也

馮厚齋曰上九既雨既處巽之陰於是乎尚德之載然使爲婦者以是爲貞則厲也戒巽也巽於是乎爲幾望之月使爲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夫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於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使不至於極也

象言尚德載下三陽爲德德積載積三陽而載之也六四合於剛中而志同所謂德載也四載則不

復輿說輻而不行矣蘇氏曰巽皆陰也六四固陰矣九五上九其質則陽其志則陰故巽一陰與五陽合德以載乾知乾之難畜非德不止故積德而共載之此陽也而謂之婦又象之月明其實陰也仲虎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示戒陰雖貞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

王註處小畜之極能畜者也陽不獲亨故既雨也剛不能侵故既處也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爲陰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者也婦制其夫臣

制其君雖貞近危故曰婦貞厲也陰之盈盛莫盛於此故曰月幾望也滿而又進必失其道陰疑於陽必見戰伐雖復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

、紀聞曰此卦六爻自五陽爲一陰所畜而言則五陽爲君子六四一陰爲小人自四五畜下三爻而言則又以下三爻爲强梁跋扈者流矣巽體二爻同力畜乾此乾字如唐諸藩鎭之類九五如唐憲宗四上二爻如裴度杜黃裳諸臣以此而畜象陽斯皆在其所畜之中矣爻辭二句本相承說象傳

攣而明之正以見有孚尤爲本也

項氏曰既雨既處尚德載此二句言畜道之成故曰德積載也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此三句戒畜道之過故曰有所疑也象於首尾各取一句包之如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凡五句而象辭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亦取首尾二句凡象之例多類此按易中載字皆訓爲積重坤之象爲厚德載物象其積也小畜之尚德載象以德積載釋之大畜之大車以載象以積中不敗釋之則載之爲積明矣

讀易述卷之二終

履☰☱ 兌下乾上

王註六三爲兌之主以應於乾成卦之體在斯一爻故彖叙其應雖危而亨也象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體而指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咥也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矣故此一卦以陽處陰爲美也按字義履只訓行當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反對

一楊廷秀曰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决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一述曰王註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爲主也成卦之主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爲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有不見咥者說而應乎乾也章氏曰兌德爲說柔不忤物乾居其上天德天位在焉說而應乾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象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者謂九五也三以一陰爲成卦之主勢無兩大蓋難乎其爲君也而五剛健中正以履帝位爲諸陽宗雖有陰邪之臣不能干之而且爲用無疚病矣此陽剛之發用盛德之光輝而不可掩抑者故曰光明也卦中具此履道之至善所以危可使平歟

質卿曰凡卦乘剛者危此卦取三柔乘二剛直危之曰履虎尾明人之涉世皆危機凡履皆虎尾也履其尾不濡其齒者鮮矣故不咥人即爲亨

象旨履者三柔能履二也虞翻曰明兌不履乾故言應二虎也三履之莫咥以三爲說主與五同功而應之三者權在斯須五者尊有定位也九家易曰承上以巽據下以悅其何不亨哉二五正位兩剛不能相下令援以巽順之三而二受其履二爲三用而三爲五用五無病矣光明者三互離之主

而見用於五也
吳因之曰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但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傷之象耳孫淮海曰六三言虎尾以乾爲虎也九四言虎尾以君爲虎也
汝楳曰九五剛中而正尊履帝位下有六三之强臣名爲相應勢實凌逼而能乾剛獨運威福由巳不至下移强横以忝大位故爻稱夬履主夬一陰

而言也使五剛不中不正則彼必乘得時之勢以肆侵凌大君之權爲所蝕寧能保其光明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述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澤視天則最下最卑者也此天地自然之分君子因其自然制爲典禮隆殺等級截然不亂貴役賤尊役卑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爲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使民各安其分定其志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由上下之辯不明等威無别僭亂易生天下不可得而治也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出也君子識履之所以爲履本至卑至下而率履不越則民所視履即此在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述曰初處最下而陽剛才可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敬仲曰素有質義有本義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惇固所以爲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紀聞曰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

中豈能安履其素哉無其素而欲行欺也不於其志而於其身汙也故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顏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吕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爲素履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述曰九二剛中履即爲道此道甚夷無疑無阻坦而又坦者也二内卦之中象幽人上無應與内心不動人皆擾擾巳獨恬如既不奔進亦不退避守

其貞正而無不吉焉只中不自亂便見其幽乃幽靜玄澹之人世味不入者也明非多慾之人所能也

王註履道尚謙不喜取盈務在致誠惡夫外飾者也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居內履中隱顯同也履道之美於斯為盛故履道坦坦無險厄也在幽而貞宜其吉

、趙汝楳曰六三得時而據高位挾震主之威方且肆然而履乎二之剛而二幽人也內守其正自然得吉小人在前君子由中而行不干時不動心富貴必如是乃可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述曰三固多凶以六居三固不當位然在餘卦位有陰爻以分之則其害猶小今乃主此卦之時莫有貳其權者故眇而自詭能視跛而自負能履眇則不審於履跛則不良於履適居剛上肆然履之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其象剛武之人為羣陽所與得志而逞暴以有為為大君用之故曰為於大君章氏曰大即五陽有恃其一陰以君五陽之意者卽卦主之義

、趙汝楳曰位陽能視而陰居之為眇位剛能履而柔居之為跛通指卦體則備說之性指一爻則析兌之說三自恃陽剛與乾不應為咥人六三居兌之成兌為毀折故稱眇跛

三為陽位本自不中而六居之又復不正虎尾之危正在於此象言兌有虎象三虎首也下臨二剛自履其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咥人倚剛為用也彖言虎不咥人爻言之以彖統一卦則上為虎首一而不折故彖不咥人即本位言之則於三才為人又為兌虎之口虛而闢如人在虎口故為咥人也

王註居履之時以陽處陽猶曰不謙而況以陰居陽以柔乘剛者乎故以此為明眇目者也以此為

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見咥者也志在剛健不修
所履欲以陵武於人爲於大君行未能免於凶而
志在於五頑之甚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述曰侯果曰履乎兌主履虎尾也承上文而自取
義象旨以四下應初爲履虎尾恐未然四本多懼
之地而所履者志剛之臣其危益甚故愬愬畏懼
以存謙道雖有深憂可保終吉終以上有陽爻而
言象曰志行近君也乾體本健而承夬履之主其

志得行所以愬愬而終吉六三陰躁自恣以迫大
君而志徒剛九四剛而能柔以承九五而志得行
王註迫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
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
其志故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述曰夬決也九五以陽剛健體居尊位剛決乃其
所宜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夬履也貞者五
位得正厲者君威嚴厲不正則剛失於過不厲則

陰易以乘孔疏所以夬履貞厲者以其位正當處
在九五之位不得不決斷其理不得不有其貞厲
以位居此地故也
象旨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夬履者在履而當夬
位也六三成卦之主以柔履剛五與二德同位應
欲爲二決去之故云夬履劉牧曰厲嚴也剛而居
尊故嚴非危也或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不能
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
故戒其夬履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
也
述曰履之陽爻皆言吉未有不善者也祥者吉之
兆上九處履之終於其終也視其所履以考其祥
蓋吉人用心常以自考吉事有祥兆於先幾果履
也而其旋不愆於素不渝其貞周旋完備而無所
缺此之謂求福不回元吉也
象旨據俞氏視履句考祥其旋句石介曰以高應
下有旋反之象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

往而今旋是也上以重剛居履之成健而不息能
視其所履稽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福
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
之旋則災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
吉祥於一念旋復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乾九方能視與眇能視正相應一卦惟上剛與六
三柔順相應故象其旋
質卿曰人之制行初心猛烈欲得元吉無難末心
頹懈欲得元吉不易元吉在上則彌高彌邵愈久

愈精不惟有慶而大有慶也所謂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樂只君子胡不萬年者此也汝吉曰夫人一
成而不可易者行一往而不可悔者事記曰苟有
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則其旋難矣故履
道懼以終始而已矣
●紀聞曰小畜上九取畜之終履上九取履之終但
小畜之終專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履之終統
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凡事善而或一事之
未善一事中九分善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

非大善而吉也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
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圜從來却到那起
頭處大有慶方是實說福初上履之終始也初言
往上言旋
六三爻項氏曰眇者跛者象六之柔也能視能履
象三之剛也柔而履剛本無可行之理故曰不足
以與行也履虎尾者行危道也喩六居三所履不
正也本不足行又行危道安得不傷故曰咥人之
凶位不當也武人粗暴之人也不足行而行不可

履而履皆粗暴之象大君者一卦之主也六三以
一陰統五陽爲履主質雖甚柔而所履者剛又當
不處之時而得爲一卦之主是以粗暴如此故曰
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言非剛才而有剛志故其
象如此夫六三當履之時而在下體謂之跛可也
又有視象何也六三互體爲離離目不正故謂之
眇亦以見人之妄行者皆由於不明也
、九四爻項氏曰六三履剛故爲虎尾以象其危四
履柔亦爲虎尾者凡卦以下爻爲尾乾爲虎四在

其尾以象言之也三剛而尚武與五爭爲主故凶四柔而懇懇上巽乎五故終吉三言志剛可見四之志柔四言志行可見三之志不足行皆互文也諸爻皆以位爲志初爲行願二爲中不自亂三爲志剛四爲志行皆主位言之蓋其所自處如此則志可知矣

九五爻項氏曰六三爲彖辭亨者以下卦言之有和說之德也於本爻爲凶者資本陰柔履位不正宜其凶也九五於彖辭爲不疚者以上卦言之有剛健中正之德也於本爻爲厲者以剛行剛志在夬決所決惟三而三當權用事方爲一卦之主其理雖正其事則危也故小象獨以位之正當爲言其義明矣凡彖多言卦德凡爻多論爻位

泰 ䷊ 乾下坤上

仲虎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唯泰卦爲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作其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

馮琦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卽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出之難而衰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爲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慘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滅無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凜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

陽之夬又極盛矣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方進有方興未艾之勢而無盛極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之中可爲陽道慶者莫盛於此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述曰彭山曰泰之爲卦陽在下而陰在上二氣相交而流通無滯故泰取通義通則志相得矣小往大來陽進陰退也退則出外故曰往進則居內故曰來吉爲君子言也吉則無所不通矣故言亨

、紀聞曰否泰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大小之義信而任之則爲內疎而遠之則爲外內陽而外陰應天地交來內健而外順應上下交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又專統君子小人爲言蓋小往大來本言陰陽以氣言陽者天地之生氣陰者天地之殺氣也時則造化生生之仁布德和令而主歲功其摧折剝落之威罔置諸空虛不用之處矣健順以德言夫健君德也順臣德也內健言內當爲主者方剛毅果斷無少委靡之意外順言外當聽令者方恭謹忠順無敢凌犯之意內君子外小人不是君子皆在朝小人皆在外內只是爲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君子小人以人言道長道消以道言長者一

步長一步消者一步消一步所以爲泰聖人所以慶幸若長到沒去處則爲盈消到沒去處則爲虛盈則極而必反矣如夬卦只好用盈字却用不得長字了

卜子夏曰泰象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上下交而人治成陽內得時而陰外也健發於內其道順行於外親內君子疎外小人君子之長也是以損削之道往而豐大之道來吉而通者也崔憬曰陽爲君子在內健於行事陰爲小人在外順以聽之

闗朗曰卦乾來乎内坤往乎外君子闢小人闔故名泰反是名否作易者其闢君子之道而通小人之闔乎故各以君子名其卦吉來則凶往有變則能通故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述曰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爲泰當泰之時元后爲泰之主仰承天施俯察地利中修人事天地有自然之道以生萬民而患氣序之或舛也天地有自然之宜以養萬民而患化工之不足也於焉裁而成之使不過物各得其正輔而相之使必及物各適其宜要以匡直輔翼左右乎民俾各盡其性自至於中而成天下通泰之美焉象旨乾坤而後陰陽各三十畫而後爲泰無過不及矣乾左也坤右也左右之使無過不及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述曰初一陽在下始進三陽已于此乎類進矣故有拔茅茹以其彙之象夫致泰在初而以之者初也一正進則所進皆正同類並進正道益昌故征則吉象曰志在外也彖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初之志其在兹乎袁樞曰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也

旨傳氏云彙古偉字美也謂其應猶詩言子美

指同類非外謂外卦

王註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爲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述曰泰當内君子之時而九二與五正應爲泰之交故治泰主二而言剛居柔位在下得中本有虛含容納之度故象包荒乾體本剛健果决故象用馮河三陰在外泰本上下相交故象不遐遺初三剛失中九二不以同體相比本至公無私故象朋

精透

亡尚之爲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中行謂五所謂中以行願者是也卦以上下交爲泰故繇以尚中行爲辭得尚者慶辭也保泰以包荒爲重事於包荒非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三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欲一爲於中行遮矣如保泰何哉以光大也九二陽德中體虛心平情也不執定因循一路也不執定發揚一路一切先入之見有我之私分毫無有沾帶鑑空衡平順而應之何等光明廣大所以能中

四件一時俱有蓋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不一時取必畧其微細不察見淵魚却斷然要去不肯偷安是用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爲海隅蒼生之計爲百世萬世計是不遐遺縱然此弊一去輙不便於左右近習勳戚故舊親也決不爲他中止之是朋亡

中行雖兼剛柔畢竟以剛爲主馮河朋亡固剛也包荒不遐遺豈委靡者所能亦剛也看來治天下國家陽德是本領合下便靠他做主不但純靠不得也要柔來參酌大抵七分剛三分柔若對半就犯太柔則廢乾用九道理正是如此亦不獨爲治造化亦然天陽地陰雖是合而成功然天倡之地纔和之其所和者又非自爲一氣不過即天氣而醞釀培植全靠陽做胎骨

三臣也却將包荒四者治泰之道盡發於此五君也治泰之道全不說及只說得虛心任二此可見君逸臣勞君擇相相代終各自有本體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述曰程傳三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盛而否又萌故爲之戒曰無常平而不陰陂者謂無常泰也無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此天道之必然方泰之時諸陽在上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勿用憂恤曰惟其孚孚者開誠布公孚初二之朋聯内外之交以共

維世運則可以得持盈保泰之道而於食有福也
解 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未有不由大臣自爲一心同類解體以至失事幾者周公勉留召公敬德用賢以迓天休故處盛而不滿保常治而无咎害所謂孚之有福如此

陽自上而下曰復小往大來也陰自上而下亦曰復大往小來也故曰无往不復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處其交履其會思其所終處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則可无咎

凡處平心常忽易動失正道故禍端敗幾往往伏於泰通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勿恤其孚作兩句讀當泰處危遡用其心且疑且防此夫不知天命者也天命倚伏不可測也故勿恤惟孚我同心共此艱貞以祈天祐於食有福食猶饗也言孚之必食報而爲福所歸也

象曰天地際謂此乃陰陽消長之際則然明人道當以艱貞致福也彭山曰此爲泰之三陰而發見陰之順陽亦陽艱貞之所致耳

汝吉曰唐虞之世四凶在朝朱均在室平陂往復之運幾爲微二帝明目達聰兢兢業業勑天命於時幾也豈能以上下並福於終古稱郅隆哉故聖人之至於命也不制於命者也

王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則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復也无平而不陂也處天地之將閉乎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无咎也

信義誠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故曰勿恤其孚於食有福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述曰劉伯子曰翩翩飛而向下象也陰爲虛不富也以其鄰五與上也不戒以孚三陰同志皆承乾者也彭山曰當泰之時三陰在上皆順乎陽不敢爲主故六四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之象不戒以孚出自誠心不待告戒也二言朋亡三言其孚至此

羣陰相率而下不戒以孚共爲一朋此大道爲公之盛所以爲泰也

彭山曰皆失實也言三陰從陽而不爲主也陽實則能爲主陰虛則但順承乎陽而已不有其富之義也

象吉俞氏曰泰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小人兩不相疑又何戒備之有三陽以其類交乎上故三陰亦以其隣交於下三交於上勿恤其孚故四交於下亦不戒以孚象言失實者陰之從陽猶貧依富今三陰在外皆内向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述曰程傳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明陰必以從陽爲正也六五陰居尊位下應九二剛明之賢柔中虛已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泰本以上下交而名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蔡氏曰天地交泰而品彙化生陰陽配合而百順駢集故曰以祉元吉質卿曰泰至五位陽道將潛伏矣陰氣已流行矣自是可以凝陽德之亨可以消陰機之萌福祉自天世道攸慶元吉之象也

二五以中相應故象言其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中道合而行其願也人莫不有下賢之願而非中莫能行六五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誠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以祉元吉宜矣

象吉六五坤之主祉謂四上二陰六五下嫁九二而二陰從之也卦互歸妹故象占如此以祉元吉帝女之歸非以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故曰中以行願如是而後元吉也

按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述曰象旨虞翻曰按同人乘墉言於乾則城者乾也坤爲積土子夏云基土培扶乃得爲城今崩而復隍卽泰復於否之象勿用師坤爲師也王介甫曰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於潰散而速其禍故曰勿用師自邑告命坤爲邑邑非所以出令也天下皆不用命窮守一邑播告之脩亦何爲乎故雖貞亦吝坤爲吝嗇也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介甫曰下不承上外不衛内小者擅命故曰自邑告命

王註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不下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於隍卑道壞已勿用師不煩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六五爻項氏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六五九二上下相交其志同歸於中行所以泰也九二之陽上交於五如舜之尚見於帝故曰得尚乎中行九二之中行卽指六五中以行願也六五之陰下交於二如帝女之下嫁於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獨以心享其效而已故九二之爻辭言事甚多而不言其福六五之爻辭言福而不及事人君之道莫善於此故曰元吉

楊氏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人君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言莫予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娣之從夫則有百從而無一違矣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

泰之福溥於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爲帝妹

九二爻項氏曰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無所偏倚聯在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無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朋上合於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旣濟以此處泰不亦光大乎五爻二成離故有光大之象二致五成坎故有馮河之象

不利君子貞爭否
宜以君子之惡

否☷☰坤下乾上

羅彝正曰否閉塞也三陰長出地上六陽也消其半天氣上而不下地氣下而不上二氣不交所以爲否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述曰否之匪人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石介曰爲君子過否者言之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負陰而抱陽也此封内陰外陽有匪人之象仲虎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絶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爲主於内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爲人矣匪人也孔疏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彖旨不利以宣俟俞玉吾斷句讀曰不利君子貞者非君子之正道未有不利者正道無常形居泰與否曰不相爲謀矣易中之例以不利斷句者否以無不利斷句者謙否之象聖人不爲小人謀也

、何妥曰泰中言志同否中言無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乖散而亂邦國也泰言健順否言剛柔言内當爲主者反柔懦不振而外當順從者反强梁方盛蓋君弱臣强之時也内坤爲内柔而朝廷根本之地方懦弱之象外乾爲外剛而羣臣諸侯方强盛之象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述曰天地不交時否矣君子者若天奉時與偕否者也宜收歛其德以辟小人之難不可榮以祿君子道足裁成輔相心在左右斯民其德與時俱泰其受祿不誣時方閉塞存吾道而已矣守之以約歛之若無不彰不耀以取匪人之忌是爲辟難知幾識微志在相時雖被寵祿泊然無榮之之心焉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以運其幹旋之極也處

[illegible]

否之道如此儉德坤之嗇也不可榮以祿天之嗇
也三陽在外爲辟難坤邑爲祿愚謂儉德辟難是
彖所謂君子貞者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
君也
述曰初處最下其位本陽坤體初陰未嘗不善從
其本順之性則有安貞之德故初一進而同類牽
連並進亦象拔茅茹以其彙與泰同第否運將乘
陰道浸長不可不謹之始進之初也故示以能貞
則吉而不失通泰之亨貞者志存正固行不易友
同而不黨滅私以公也

象旨初處最下而遠於陽然位本陽也孔子觀象
而得之故曰志在君變外言君泰五柔中不如否
五剛中也剛中者君德也劉牧曰初以處卑而應
上故吉亨二以中正而應上故否亨
聖人於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
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
其彙協力以防亂也可見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

無君子君子處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不在天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
群也
述曰否以陰陽不交而言羣陰正盛持衡用事者
善處之則彼不吾疑然後有所轉移變化若庸而
不納動與爲忤祗甚否隔之患耳六二介二陰之
間居中得正上應剛中有包承小人之法蓋柔不
忤物虛能含容善與之羣而不亂其群此所以吉
也當不交不親之時而能如此大人之否其可亨
乎是以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劉濬伯曰包象

坤之爲腹荀爽曰乾坤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
否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虞翻曰物三
稱群謂坤三陰
象旨據鮑山楊氏曰包承小人爲句二包三初承
二上下皆陰陰爲小故言小人卦明有此象二柔
而得正當上下不交之際不敢自異以取疑故吉
九五大人亦以其柔順應已故能休否也然則六
二雖與上下二陰同體而羣不亂矣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述曰象旨簡氏輔曰六三否過乎中承應皆陽小人之道將消故謂包羞之象在下卦之上以陽居陰以柔承剛有轉否之機矣其曰包羞非聽陰邪之爲者本與同體巳居其上未能損消否道蓋其羞也有含垢忍耻以待機會之意故不言凶吝三陰爻初以得正而吉二以得中而吉六三不中不正不能從上陽剛以成休否之事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述曰四變巽爲命命謂五所命也否過乎中將濟之時四以陽剛健體受九五大君之命足以輔上濟否矣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多懼之地動易獲咎四爲首復之陽以剛居柔其所以處否者无咎也九家易曰以據三陰故无咎疇者類也四應初據三與二同功故陰類皆離祉也離附祉福也陰皆附之故曰有福謂下三陰離受四之福有命无咎志行也謂志行於羣陰也雖其有命行而有咎三陰未順何以志行故復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

入無疾朋來无咎也朋亦指五陰或以四入乾體小之來者自此而往大之往者自此而來轉否爲泰之機爲有命呂仲木曰君歸諸天命則不可言志行又豈君子持否之心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述曰否之九四巳有命志行九五陽居尊位有休否之象人依木息曰休否者消卦以陰消陽九五當陽轉旋世道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

未離於否也若休而復來只轉盻呼吸之間耳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故曰大人吉大人當休否之時常懷危懼之心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於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於苞桑也休否尚未至於泰到繫于苞桑則泰矣
汝吉曰五剛中正時否居休與時遵養與之優游四凶在朝見而弗黜元愷在下見之弗亟夫非帝者之時乎有否焉舉天下而並休息之也微大人正位天德變化闔闢有幾有式其孰能面稽天若

休否而吉也哉大人乾德常懷恐懼其亡其亡危之至也乃能以生德下復固國祚於苞桑彼以息孫無猷爲爲休者益以否爾

象曰此與六二相應六二曰大人否亨此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大人具乾剛之德此爻位正當之所以休否而吉也卦詞否之匪人故休否必乾剛之大人章氏曰其亡其亡二五交儆之謂繫於苞桑上下交也

、敬仲曰休息否道惟大人則吉非大人則否亦未

易休大人得道大全應時乘乾萬物快覩羣陰退伏故爲休否程傳不居正當之位雖有大人之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述曰上九否極以陽居之則德浸長而爲泰也否未終尚當漸圖終則直言傾否方未傾時否猶故存及其既傾而後喜可知也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汝吉曰否既終矣塞且通矣剛德乘之諸否惡之積可危可慮可諱惡者可一決而去矣夫否而蓄諸憂也終則自傾無有存者可無喜乎何也塞意亡而泰也

尹和靖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卽暗於理者也問所謂機會豈非當泰之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斂德辟難否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

、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斡旋氣

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辟難以存吾道不榮寵禄志在濟時豈爲保身堅隱哉拔茅以集君子之彙包承以發其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有命否道將消猶必處之無咎使羣陰並離其福而後志行至是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爲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奉奉焉故知盡人回天在一念乾乾中矣

劉伯子曰否貞卦也三陰皆貞德也知否而否者初也貞德也見小可行而不遠行者二也亦貞德

也濟時之念易於從俗求通之心勝於欲速躁於知者以射覆爲眞躁於見者以闚觀爲全皆得其小而不知德時之所乘也否之思泰如冬日之望陽如痿之不忘起也二居下中而上應乎九五純其昧於時位而有急於自見之心故於二示以否亨而於五示以休否下能羣故上能位處小人之吉而後得大人之亨爻之義微矣

六二爻項氏曰易中稱包者皆謂陽包陰也泰之九二君子自內而包外故曰包荒荒者遠外名也

否之六二君子自上而包下小人在下承之故曰包承承者下戴上之名也泰之君子固爲光大否之小人亦足致吉者以其得中不爲已甚之事也然而君子當否之時欲包小人而受其承非有大人之道者不能於否中致亨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湼而不緇。磨而不磷。惟大人能之。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乃若君子之常道。則爲儉德辟難而已。否六二所稱之大人卽九五之大人也凡木根衆而土深者謂之苞九五以乾陽下包而六二以坤主承之故在五爲苞桑在二爲包承包字皆指五也

九四爻項氏曰否之九四變初爲益天地變而風雷作風雷皆命令之象故爲有命當否之時羣陽將復苟無天命四雖有志可若何哉故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蓋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興廢豈非天耶世之治亂。豈非君耶。按泰九三於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於无咎之下言疇離祉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

過之時也泰之三知其將變能脩人事以勝之使在我者無可咎之事也然後可以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當變能修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時而无可咎之事則不獨爲一已之利又足爲衆賢之祉也是二者苟有咎焉其禍可勝言哉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否旣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傾者倒也否者泰之倒體否極則倒而成泰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

然及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
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按泰之上六泰復爲否否之上九否復爲泰聖人
於泰之終則追惟其所從來曰其命亂也於否之
終則幸其速去曰何可長也爻辭以傾否爲喜亦
幸辭云易以陰陽相交爲喜先不相交而後交矣
故曰先否後喜按上九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
言以剛陽之才位剛陽之君而能剛制其喜而不
敢先爲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其臣

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而後斯可以泰矣

同人䷌離下坤上
象言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同人十二卦坎體凡
六見矣離自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體見之至同人
十三卦而正離見十四卦而六離之用始與坎等
然離之用隱者過半矣聖人處憂患而用明如此
矣
鄭玄曰乾爲天離爲火卦體有巽巽爲風天在上
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於天也火得風然後炎
上益熾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同
而事之以是爲人和同者君之所爲也故謂之同

人風行無所不偏偏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
於野亨
金賁亨曰此卦彖以大同爲義爻以擇所同爲義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述曰鄭玄曰野喻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乃

得亨通與人同心足以濟難故利涉大川與人同利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貞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指二之同乎九五也五外卦野之象也二為同人之主能同人於野則無所不同始為亨始可以涉大川此乃乾體之所行非二之所能也故特言同人曰乾者剛健之勢與剛健之德合也雖不得乾豈能致如此廣大之事業何謂利君子貞離為文明乾為健六二居中得正上應九五中正曰文明則不迷於非幾也可以見柔中之美曰健則不撓於萬變也可以見剛德之善曰中正以應則不牽於邪僻也可以見剛柔正合之妙此乃君子之正也惟君子能以其正道通天下之志而大同於人也亨與利涉大川皆本於此總謂之乾行

程傳天下之志萬殊而理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已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質卿曰同人之道貴公不貴私貴廣不貴狹故同人於野則亨於野取遠與外之義無所障礙之象也心無障礙即不同乎一人而非所以為隘即大同乎千人萬人而非所以為廣如是則盡乎大地之內皆融徹之境而德大行故曰同人於野亨

彭山曰此言利涉大川於卦象無所取但卦中有此義耳後凡言涉川多有不取卦象者皆此類也

楊廷秀曰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趙汝楳曰人心莫不有此正此正相通不約而同也故苟得其正雖胡越可使同心不然則父子兄弟亦有不通者

通天下之志所謂志者一於正而已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通默行金石不能閒水火不能隔也人心天機動處止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無別地他岐可以多方雜出雖欲强自閉隔其道無由故能通之而無間惟通其志纔謂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

、蔡氏曰同人於野野者無人之地也立於無人之

地則同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故利涉大川苟不得共誠同與之俱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濟矣涉川而不濟者誠同故也

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大有之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爲所有故曰元吉同人之陰在二而上下五陽皆欲同之故曰亨曰利君子貞劉伯子曰易以比與同人名卦比同最易溺於情而難於貞也比者坎一陽在五爲衆陰所比而坎陽中正故卦辭曰元永貞同人離一陰在二爲衆陽所同而離

陰中正故卦辭曰利君子貞惟其貞也此所以爲顯比之吉。而比卽周。所以爲於野之同而同卽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述曰程子云不曰天下有火火在天下而曰天與火者天覆於上火炎於上是天與火相同也天與水相違則爲訟天與火相同則爲同人天與火同於陽同於上而君子以類族辯物者異中之同也蓋象天之兼覆火之鑒形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辯矣汝吉曰人之與人同也類以類聚羣以族羣非類不聚非族不羣故人不昵非類神不歆非族者天也君子明於物則各以其類族辯焉類同相通異使相遠族同斯羣不同斯分別宜分類選賢與能同而異也豈智計也哉

吳因之曰惟類族辯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此是零碎同處總來人各安其分物各止其所再無僭亂乖爭再無瀆擾侵害穆穆熙熙又是大段同處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述曰王誼居同人之始爲同人之首者也無應於上心無繫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於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爲咎彭山曰門非與野相對而爲二義也於野本同人之德言同人不必言於野矣而於門則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於此故无咎也象旨初前遇六偶爲門象

崔憬曰剛而无應比二以柔近同於人出門之象

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則人旣同矣又誰咎之此同人初九所以无咎也不節之嗟則知節於將來矣又誰咎之此節九三所以无咎也
吳因之曰初之於門卽所謂於野者也二於宗則失於野之公矣五之後笑正以其爲君子貞也三伏戎四乘墉則非君子之正矣同人而不公不正不如無同故上以於郊免悔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述曰六二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此同人之所以爲同人也以其柔體去五尚遠而近繫同體之陽有同人於宗之象彭山曰二本美德而爲比所動未遂其上應中直之願故曰吝也觀五以不得同二而號咷則二之情可知矣五陽剛能以大師克三四之閒而遇二二雖柔克不能勝剛能無羞吝乎卦以六二爲成卦之主而所以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是乾之所行也非二之所能爲也故曰吝道也非以偏繫所應爲吝也

劉伯子曰於門同之初也於野同之至也於宗異之始而爭之首也秉墉伏莽起於於宗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於宗非二之德也戒也二乘承皆剛而又同體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於公其於彖正相發而非有二義也夫比初與三爲私應五爲公以應五爲吝失其旨矣
二之德象具矣利君子貞亦微有戒辭焉於宗吝卽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述曰王註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黨相分欲乖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於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不興則五道亦以成矣安所行焉
象旨三互巽爲伏互離爲戈伏戎之象巽又爲草木林莽象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高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爻在三乾爲歲故三歲不興不曰凶者

既不敢發故不至凶劉濂曰九三過剛不中上無正應惟二一陰欲近比而同之又懼九五大師之攻乃伏藏於林莽之中升於高陵之上三歲之久終不敢與其象如此項氏曰伏戎於莽處下卦也升其高陵望上卦也三歲不興終不與五爭也。安行者安分而行也始望而終安之故不言凶

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覬四因同而攻皆起於不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述曰九四剛不中正又無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倜然起憑陵之心焉有乘其墉之象象吉離二中虛外周象墉九三爲六二之墉乘二之墉將攻而取之其才陽也而處九三之上故乘其墉其位陰也而處九五之下故不克攻而吉敬仲曰夫乘墉力亦强矣其弗克攻乃以非正應非義而動人心不從鬼神不祐自不克也既不克攻矣故吉其所以得吉者困而反乎法則也於此見知困爲善機而不遂非之爲貴也理齋曰於義不克故困則義理之不可踰者困於不義反於義矣。故吉

吳因之曰三不與特阻於勢故不見與四之弗克則審於理故與之吉正與訟之九二九四同

王註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五應三非犯已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不克乃反其所以得吉困而反則者也

劉伯子曰易爲乎攻欲也在三之上勢易逞也卒以近君多懼不克而反故知居上好凌所以爭也。居下憚上所以戰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述曰九陽位五居中得正同二之道裕矣三四爲間故有先號咷之象以其中心義直終必得同故有後笑之象三四皆剛曰伏莽曰乘墉非易克者九五乾剛爲能克之故有大師克相遇之象克者

理直而勝也既克三四而忽遇二喜之之詞汝吉曰同人之時莫危於間也二五同心物猶間之況其他乎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以間而離者多矣九五剛德中心義直絕訛與疑用大師克之而濟也微大師豈能克哉微克豈有遇哉五失所同而悲象號咷遂所同而喜象笑始間而終合幾在自克大師克相遇語自克也自克則能同人矣紀聞曰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

卦以二五中正而相應名同人故九五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剛強之間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中不正者以同二彖以同人於野歸之乾行者以此象曰同人之先指二也中謂居下卦之中直坤爻之德也九三九四下欲奪六二之上應上欲間九五之下應豈惟六二中而不貳微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於君哉質卿曰不用大師何以克三四之强不至於必克何以遂同心之遇不至於相遇何以慰號咷之情必如是可謂同人於野合卦名之德也[illegible]伯子曰五之號咷而笑克而相遇皆中也中者二五同然也使二以應五爲吝則五之應二不得言中直矣知五之爲中直則二之吝非應五也斷可識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述曰同人於郊不用而在外之象卜子夏曰居外已過其同無與同者爭恚之禍則免矣求同之可得乎爻詞凡同人者無繫應也敬仲曰雖無三四之爭亦無九五號咷相克之難相遇之笑亦無悔

尤志亦未爲得也居遠外避悔吝未爲同人之大道紀聞曰志未得乃象傳論上九之意若上九則自无悔也

象旨郊者俞氏指邑外爲郊在野內內體言五去二遠爲野外體言上去五近爲郊同人之世物情未能無爭五雖同體而自處其上其爲同人功過俱亡故无悔而已其何以通天下之志哉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正反

揚氏曰郊野一也同人於野爲亨爲利同人於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無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王註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不能大通則各私其黨而求利焉楚人亡弓不能忘楚愛國愈甚益爲它災是以同人不弘剛健之爻皆至用師也孔疏此乃統論同人一卦之義去初上而言

彖曰項氏曰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此句當連上文

解之其說謂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其卦曰同人而同人之爻又曰同人於野亨也蓋本之以中正而無邪行之以剛健而無欲故能忘已而同人又能忘人而同於野也故以兩曰字明之先儒皆以連下文故其說不通下文利涉大川乾行也獨以健行二字解利涉一句耳乾在外故曰乾行言出於外健則能涉也故彖以利涉大川爲乾行明利涉者乾也非離也離有伏坎在下爲川又有互巽在上爲舟雖有涉川之象然非乾之健行不能以利涉也訟天與水違行故不利涉同人天與火同故利涉未有違天而可濟者也未有不健而能濟者也文明以健則其健也非妄行中正而應則其應也非私繫發之以明行之以公此君子所以合天下之志而正夫一也同人之道矣

項氏按同人以一柔爲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用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爲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

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爲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焉此乾之所以爲大歟再按下卦大有與本卦皆以離之中爻爲主而以乾爲應者也同人離在下以德爲主故曰應乎乾者應其德大有離在上以位爲主故曰應乎天而時行者應其命也履兌在下四應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倒也易

中孚辭有利涉大川者八卦非乾則巽乾北方屬水乾行涉之巽居東南巽木涉之需訟同人大畜四卦皆以乾行爲象者也需之乾自下而上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訟違乾而下行故曰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同人曰乾行大畜曰應乎天皆專以乾爲訓也蠱益渙中孚四卦皆以巽木爲象者也蠱之巽自下而往故曰往有事也蓋自震而巽二木相繼故曰木道乃行渙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虛皆專以巽爲訓也頤之爻辭六五以柔不可涉大川上九以剛利涉大川亦四卦取乾之義也謙之爻辭初六用涉大川以至二四有扶爲川然以無乾巽不得言利涉也

九四爻項氏曰乘其墉則非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言能顧義知困而反於法則故吉蓋六二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觀此則知訟卦九二之不克訟亦非不勝而歸盖九二居中履柔能自反而逃其患也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惟其陽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訟不克攻訟之九二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可例見矣

大有 ䷍ 乾下離上

蔡清曰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有如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者所有之大也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陽爲大五陽皆我所有故卦名大有伯子曰卦皆陽也而虚其五天位不居天德若虚故曰大有有者坤之五也易陽爲大五非大與曰五坤之正中正位居體而不自有以應乾也以其不有而成大有者其五乎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述曰彭山曰大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姚光祚曰於卦象見一人照臨萬國之義於卦體見四海會歸一人之義故名大有元亨者事得其理民得其安治化四達海宇清謐王業永保而無虞也

五德位兼隆之地故傳曰尊位中曰大中與同人六二之得位得中者不同矣諸陽羣往君宗之上下應也離在上以位爲主有其位有其德又有其時所以爲大有剛健剛不息也文明明得中也項氏曰先剛後明秉天德以照萬事也應乎天而時行虞翻謂五以日應乾而行於天也卦雖主柔而以言其德有剛健文明之體則以剛爲主有應天時行之妙則得剛之助此大有之所以元亨也象旨何以謂之大中五大而二小以別之也諸爻

得位失位並無凶咎以其皆應五也五雖得應而才終柔不足爲主必有待乎陽剛而後亨同人履應其德故曰乾大有應其時故曰天同人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者乎大有曰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者乎

王註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滞文明不犯應天則大時行無違是以元亨也

、楊廷秀曰同人大有二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

、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述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得上下之應可謂天之休命矣何以順之善者天之心也惡者非天之心也君子秉心如天有日惡無不見也見無不遏也善無不見也見無不揚也順天休美之命所以治大有者也火在天上明照萬物有別白善惡之象有大者易混而無別則惡孽萌於其間故象發斯義卦中自有此象

、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辯大有明在上而由已出故極於遏而揚遏惡揚善離象順天休命乾象

、李獻吉曰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既無所不照物無遯形善惡必露使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耶又能盡爵之耶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遏遏之又過則法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非有我者遏之揚之吾何心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述曰何以謂之无交蘇氏曰无應於四无交於五也二爲五正應三通於天子四與上近焉獨立无交者初而已大有貴交以上下交乎爲利而初獨无交則害楊廷秀曰初九稟陽剛之資不曰無德逢大有之世不曰無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無君下有衆陽之賢不曰無類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耳非其咎也趙汝楳曰當上下皆應之時已獨不能固曰居位使然猶當艱艮自持歉然有不克奉上之懼乃可无咎若自以爲咎不在我而

侈然怠肆則咎將生矣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曰大有則其時曰初九則其位時位如此是以无
交害也
項氏曰大有與同人反對大有之初九卽同人之
上九皆遠於柔者也故同人六爻獨上九爲不得
志大有六爻獨初九爲无交然而六二當同於人
在上九獨不見同此二之吝非上之傲也故爲无
悔六五受人之交而初九獨不往交則害於大倫
矣故爲有害然豈其咎哉居勢適然豈容强合若

能危行言遜艱以自守則雖無上下之交亦足免
於咎也若以无交害爲無害則小人害也亦可爲
小害乎凡言害者皆不利之名也爲衍梁鴻之在
東漢皆居大有而无交者也衍退而自脩可以无
咎鴻作五噫之歌爲章帝所惡則失於輕易進初
九克艱之義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
不敗也
述曰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

健則材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無過其德如此所
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
也可以載之而往敬仲曰言其力之有餘德之大
者無所不備無所不濟泛應曲當通行而無碍必
无咎王註大車以載任重而不危也健不違中爲
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
象旨坤大輿指軫方能載者言二體乾稱大車以
全體言也二虛足以受九剛足以行故象大車以
載有攸往虞翻曰體剛用中可以任重有應於五

故所積皆中而不敗是也
紀聞曰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
常變之用不運不轉者非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
下之至重通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
然積中不敗所以有攸往无咎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
子小人害也
述曰三居下體之上是諸侯君公之象剛而得正
處大有之時不以有自私有亨象乾體已盡漸近

離五故爲亨於天子之象此本陽居陽位故能爾
小人則重剛不中故弗克也象旨以四離惡人當
之前三之應五四或間之爲未能遽進之象
人臣而居高位爲公公者道德全備之稱公則能
以所有之盛爲天子之盛蕃育人民爲王之屛翰
豐殖貨貨待王之徵輸小人無德而居此往往私
其所有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象又
曰害也觀當强而驕盈恃盛大而滋横患斯及之
程傳所謂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
害也害與无交害之害同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述曰九四過中是大有盛時也處其盛則咎害隨
之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王註四剛履謙
專心奉上諸陽並進治極物豐其盛且多皆五之
有也已何有焉有匪其彭之象如是乃可以免咎
矣彭本以皷聲遠聞爲義盛多之貌匪其彭自是
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爲求
免疑忌之故

明辯晳也盛者衰之漸謙者益之基不敢以大有
之極盛自居不敢以大益之盈滿爲主由離明足
以辯晳其幾也四居離之初能明於初故爲辯晳
吳因之曰君臣尊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
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勲猷日著不覺心滿便
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辯晳者當局不迷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
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述曰六五大有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

之以柔心忱下下而諸陽皆爲其孚也誠信所結
不約而自堅有厥孚交如之象柔德居尊疑於無
威而五文明之德下應乾剛厥孚既交德威自著
有威如之象此其所以吉也當大有之時而上無
威嚴則玩褻易生處群剛之間而獨用柔順則主
威不振自古虛已任賢之君往往以優游不斷致
積弱故必威如而後可以言吉
王註居尊以柔處大以中無私於物上下應之信
以發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

疑於物物亦誠焉旣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敎行何爲而不威如爲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上交者下之志下交者上之孚五虛體有孚故能發信從之志而成上下之交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易而有備猶存億逆之心確然其易無所防備自然道德之威足畏民志所謂不怒而威於鈇鉞者也

象旨六五下應九二之剛而得其助故威如庚果日爲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無所防備物威其德翻更畏威是也然則有大者可易而無備乎曰非信以發志者則必際交相爲用耳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卦通天下之志志字同皆指本心之發見眞懇處而言原是人人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沒其發見彼又不得自主惟賴上之能觸發與否耳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述曰卦主五柔上下應之上九亦應五者也繫辭發履信思順之義則五備矣其曰又以尚賢者正指此與大畜剛上而尚賢意同陽剛居上位爲五所尊尚卦明有此象當大有之極能崇尚賢德而師傅之尊以不臣之禮超然事外則厥交之孚文明之順至矣是以自天祐之祐五也吉无不利五之所以處有不盈而常保其有也上者天之位故有自天祐之之象象旨彖傳上下應之陽多陰少少者爲主故雖上稱應

、趙汝楳曰九陽也在五之上爲天之象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爲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爲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无不利斯其所以爲大有歟大有之上所以吉者自天祐也大傳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此釋六五柔順人之所助者信也此釋厥孚交如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又以上爲師傅之賢蓋陽在君上其象爲天賢在君上其象爲師傅

、吳因之曰大有之勢皆天所爲獨於此言天祐何

一也當大有未極天運自宜隆盛不見祐助處今至上九正天運將衰之候了幸格天有道而天以其祐德之心易其必然之運宜衰而不衰宜亂而不亂故獨舉天心以明之

〇項安世曰大有之卦以六五爲主初之无交害逸民也上九在上賓師也二大臣也受大有之任故爲載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爲亨二中故无咎三不中故戒君子用亨則爲桓文小人弗克則爲曹馬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寵故爲匪其彭五離中虛中孚爲信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所慮者居易無備故必威如乃吉欲其克自警畏也

項氏曰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尚賢故孔子曰又以尚賢也盖當大有之世受群下之應未足爲大羣下已至而又能尊賢乃足以爲大也有羣下易有大賢難武王必得箕子而後爲大有不至此不足以言大有之成也故大傳以此爲六五之全德而象辭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爲大君也小畜上九論畜之道至此而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非謂上九爲婦也有必言大明小能大非本大也猶大畜以陰畜陽指陽爲大也

謙䷎艮下坤上

程傳爲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下謙之義也

、王註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而皆無凶咎吝者以謙爲主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哉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述曰象旨虞翻曰君子爲三艮終萬物有久於其道之象鄭玄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下下謙之象也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艮一陽卽乾三爻乾三以君子稱坤三以有終稱卦辭兼之

、謙爲美德由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爲令終遹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挹損而并人已兩忘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無滋亢也讓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含歛之無而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頭愈有几几之安德彌盛禮彌恭旣耄猶抑抑之戒君子之有終也

、汝楳曰艮之陽止於上有天之象今在坤下故曰

下濟天道陽明地道陰晦唯能下濟故天光臨照率土文明地道雖卑得行於上皆一陽謙下之所致也章氏曰此明謙亨之義天道指九三也一陽在坤地之下以爲卦主故云下濟艮有光明之象坤道指上三爻坤本下而今居艮之上故云上行艮陽在內坤陰在外天道垂光下濟而地氣順之上行陽降陰升品物露生此謙之所以亨也汝楳曰天主氣陰陽代謝盛者衰衰者盛天之虧益也地主形山有時而隤水無有不下地之變流也鬼

徹高明神與正直驕則人叛不伐者不爭人鬼之福害好惡亦莫不然陽在上本尊三位賤故卑謙尊而光艮有光也卑而不可踰艮之光明出乎陰之上也是君子之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義而又獲謙之福也彭山曰君子有陽剛之德者以九三言三以陽剛親下於坤謙尊也故謂其卑三爲成卦之主非此不得爲謙也

吳因之曰造化人事從不相離未有造化之所棄而爲人之所歸者亦未有人之所歸而非造化之所與者人精神一動天地臨之鬼神鑒之其盈其

謙冥冥之中自有予奪人能謙是天之所益地之所流鬼神之所福人道之所好其有終宜矣

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成始成終一般非先屈後伸之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述曰劉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謙謙之爲道降巳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體之義故爲謙象謙者持盈之道紫溪曰裒多益寡是就心上剸量人心知人與己等則謙但知有己則盈凡下人之心寡上人之心多正爲己心重耳裒是全然損盡益是只管崇起抬得上人之心盡便渾是下人之心人己平等乃謂之平稱猶權之稱物稱物低昂無低昂心稱物輕重無輕重心歸於平焉耳吳因之曰多的裒損下來雖善蓋天下視之若無雖身處人上常居下體寡的增益起來雖一才一藝不敢輕忽雖瘝寡孤獨不敢狎侮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殷士望曰君子

有終終於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述曰荀爽曰初最下爲謙二陰承陽亦爲謙故曰謙謙二陰一陽成體故曰君子象旨稱自牧養以待用之謂艮止之象也彭山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川不可以爭先爭先則急於進而有患以至謙之道涉川則無所云而可安也六而

居下非利涉之才故不言利而言用耳吉以心安言

象曰自牧卑損之至血氣自平内心自寧如牧養者使之不躁而時馴擾之之謂質卿曰卑地道也謙謙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述曰二柔正位處下體之中其謙也根諸心得之性篤以不掩暢於聲音發於詞旨爲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心所自得非勉爲之故不覺發之於外耳

位以德躋德以位表二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而能虛心咨善卑已受益以盡謙之道如禹拜臯陶之謨曰師汝昌言拜益班師之言曰俞皆鳴謙也非中心之自得鮮不以貴位而移矣又如孔明相蜀發教府屬令勤攻吾闕不難違覆此亦鳴謙之意

象言卦主九三六二承之相親相得樂而鳴也豫初六應九四曰鳴豫鳴豫則凶鳴謙則吉以言乎陽唱陰和則同上六應三亦曰鳴謙得者德也謙者心德也鳴謙嫌於外飾故表之曰中心得蘇氏曰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誠也中孚鶴鳴子和象曰中心願也與此同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述曰王註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無陽以分其民衆陰所宗尊莫先焉居謙之世何可安尊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是以吉也孔疏萬民服也釋所以勞謙之義以上下羣陰象萬民皆來歸服事須接引勞謙匪懈也周公當上下歸服之時明保冲人勤勞王家整齊百工吐握下士可謂勞謙彭山曰此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德之可久者故曰有終

薛溫其曰居上下之際接兩體焉非勞不可亦乾乾之義也

楊氏曰六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夫成天下之

功非剛明之才不能也一陽立羣陰之中上倚而下歸曰萬民服彖音蘇氏曰艮之制在三而親以艮下坤故曰勞謙九三居艮之終故以彖詞君子屬之

伯子曰乾惕也者勞之本也含章也者謙之原也在乾三曰君子坤三曰有終而謙之九三兼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述曰王註處三之上而用謙撝則是自上下下之象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無不利指撝皆謙不違法則也仲虎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而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故无不利撝謙說文云撝裂也又如人手之撝撝去其謙自不違則則者以柔居柔之則也初自牧以下人三致恭以存位六四无不利撝謙蓋謙德既成謙光彌著自然几几自然抑挹自然休休有容故不違則也非謂更當發揮其謙也

、四何以能无不利撝謙艮止之上而加之以厚坤

順之下而居之以柔得謙內外二體之全者四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述曰陸氏曰以陰居中謙而不盈是尊而不富也不富形容其陰虛六五柔中虛體不以富有之盛自居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故不富而能用其鄰也富者衆之所歸唯富乃能用其人今不富而能用鄰則謙之至也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故曰利用侵伐

、彭山曰謙沖之主亦不廢討叛之師柔而能剛是謂得中所以无不利程傳征不服也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也

王介甫曰得尊位而無應故有征不服之詞

、敬仲曰謙德之柄也言謙之足以用人也謙者天地之所益鬼神之所福人之所好施謙卽能用人人樂爲之用而況於六五居君位而謙六柔坤本又柔而謙之至乎故不必富而自能以其鄰者以

人君而至謙足以深得人之心也有君如此天下
所咸服而有不服焉天下之所共怒以咸服之人
攻所共怒者其利孰禦
張氏曰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
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曰以起其暴也周禮大
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
不服則侵之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
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征伐之道不
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觀此乃知謙

五利用侵伐之義舜之格有苗文王之降崇皆用
謙德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述曰敬仲曰上六居一卦之外有鳴謙於外不由
中之象謙不由中其志未得也夫不以中心與人
而外爲鳴謙人所不服也所不應也曰可用行師
征邑國易傳曰邑國已之私有謂用剛武攻治已
私之意紫溪曰一念之私甚於外寇克已之功如

用師克所以爲謙之善也
當謙之時上以柔居柔與三爲應陽倡而陰和故
鳴謙與二同以其居高不中非安於謙者特以勞
謙其配而貌應之與六二自得於心者不同故象
曰志未得也謙用涉大川利用侵伐涉險行師皆
其能事上六名在於謙實則不足利用行師征邑
國已焉故謙欲其自得之也謙豈易言哉董氏曰
五上皆坤體坤爲衆爲順故象行師坤上故象邑
國

豫䷏坤下震上

程傳豫者和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豫之義

汝吉曰彖通全體以所樂樂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樂身私已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贊卿曰豫者陽氣也試觀積陰之後皎日一出則

人心和暢隆冬之後陽春一布則萬象融利此豫一義也若夫人心得意而欣乍合而喜安樂而歡娛皆一人之私情不名爲豫卦坤震相合雷出地上陽氣和暢衆心皆豫故以豫名卦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述曰象旨九家易曰震爲建侯坤爲行師蓋震長子主器又雷震驚百里一同古分壤之則說卦傳坤爲衆四互坎險以一陽統衆陰卽師象也國語稱居樂出威得之吳幼清指坤爲震侯國震爲坤衆帥也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衆斯二者非人心之豫順和樂不能也

象旨四主衆陰成卦之主不曰上下應而曰剛應

何也豫有君弱臣强之嫌且非五應亦不得行其志也聖人明微據實爲之辭曰剛柔云耳五柔四剛也

程傳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爲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爲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吳因之曰說了豫順以動就該貼上建侯行師聖人因見得順動道理大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

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因
爲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又其小者矣順動動字不
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萠動皆是喜怒哀樂未
發之時已先有順底根原了所以能合三才而一
之上下文順動皆然
汝吉曰夫順動天地之道也以運日月而行四時
溫涼燠寒之節應焉萬物太和矣聖人之順動亦
天地之順動也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省刑慎罰之
政成焉萬民太和矣日月過而四時乖刑罰繁而

民風衰將能豫乎故豫順之道大也天地萬物一
體也說豫順以動則刑清民服在其中說天地如
之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在其中非有所加理齋曰
氣運周流不乖其候愛憎取舍不徇其私天地聖
人之順動也南陸北陸一寒一暑刑罰不繁民心
歸化和樂之應也極於天地聖人而和樂之應必
以順動致之其時義大矣哉項氏玩辭曰豫隨姤
旅若淺事而有深意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
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跛涉皆非美事有時

或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
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
天地人感應之理總是自然而然人之一身觸頭
則尾應觸手則足應一體受病渾身不樂何也其
血脉貫也宇宙間只一箇太極天地與我大家在
這裏出來一根一派盡爲三才與人身所體總爲
一脉何異然則人一呼一吸一喘一息如何不與
天下相呼應故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一夫懷怨六
月飛霜人哀亦哀人怒亦怒哀怒如此喜樂可知

齊民如此天乎可知故其順其逆無不如之此繫
實事非獨論理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述曰趙汝楳曰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出
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及二月震雷發聲
則寒沍渙釋品物無不和暢故爲豫程傳先王觀
雷出地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宣崇盛德
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

有殷奠殷薦樂亦以殷薦爲極盛象旨易繫帝出乎震震在上上帝之象互艮爲門闕互坎爲隱伏有宗廟祖考之象

雷出地奮蓋天地自然之氣所以發萬物之生意者在是和之至也先王作樂一則象其出地之聲一則取其和豫之義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於熙明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息德之療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薦上帝歆祖考

、吳因之曰聖人制禮何嘗法天澤作樂何嘗法雷震但以其相似故云聖人從不曾有一件要比擬天地所以無一件不相似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述曰象旨初陰柔居豫初失位不正志安夫豫又有震由豫權臣之應震爲善鳴而初和之故爲鳴豫之象蓋不勝其有矣其凶以盈滿也卦初非窮地故以志表之

、蘇氏曰豫之所以爲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志窮質卿曰人之不可測量者惟此志在初而鳴其豫志不遠矣以應之故不勝其樂志窮於是安得不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述曰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當豫之時初與四應三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無所附麗有介於石之象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幾之先見立起而圖之有不終日之象夫豫之溺人非汨沒而不知也以不能定之於始耳平居之豫其介如石臨事之豫不俟終日是謂得正而吉王註處豫之時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求苟豫者也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是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明禍福之所生故不苟說辨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終日明矣

、敬仲曰六陰二又陰陰靜也柔至靜不動之象不爲悅豫所動不爲動所亂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自

無所不照動雖幾微已知吉凶之判矣繫辭所謂
吉之先見是也
、象言四互艮爲石則二爲艮始介說文云分畫也
凡物兩間爲介介所以分也初應於四者二與之
介下交不瀆也四爲權臣而三比之二以重陰性
靜不待至三能早覺由豫之爻上交不諂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述曰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上承動豫之主進
而上視有喜樂其豫之意三陽也悔其不容已於

心也陰體遲疑不能早決淹於事會猶豫已比其
及也能無悔乎故知見幾在於素定而悔過在處
也
、周宴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
不中正寄位不當位故耳象言以其居順極而又
互艮之中故知所悔然以陰居陽不能帥志窒欲
至於遲豫又有所悔也蓋不可與立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
志大行也

述曰王註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
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
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盍簪也虞翻曰由
自從也震體乘下順而動動而衆順故大有得盍
合也坤爲盍盍聚會也坤以衆順故朋盍簪象言
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一
剛志大行者剛應而無他爻以分其權也以其樂
與人同存心於天下之所爲也
程傳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

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無同德之助所
以疑也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
則何患乎其無助也故示之勿疑汝吉曰以其豫
豫天下以其由豫者公天下而不疑也朋其來乎
如簪斯合矣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括
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象
、爻本豫主而乘應皆邪二獨貞貞者難致邪者易
昵昵者聚而難致者望而不至夫惟開誠布公者
不以樂己而附不以守貞而遠權在己應在人而

無己私之與焉。則吾罔其有不同者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述曰疾者對豫而言。當豫之時。四陽震動於下。專權執勢。而五乘之。五居正位。不能不賴六四之由豫。豫不自由在我。常若不豫者。故曰貞疾也。以正自守。不可動亦不復安。豫之象所以恒不死者。柔得中而無太過。雖爲陽剛所逼。猶能以貞自全也
蘇氏曰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爲貞者異。故二得吉五以貞疾也。二之貞非固欲不從四也。可則進。否則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之於四也。其實則陰。其居則陽也。實陰則力莫能較。居陽則有不服之心。爲夫力莫能較而有不服之心。則其貞足以爲疾而已。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爲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恒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凡國有强臣。權相君。必不能自安。其過於柔弱。與

本柔而豫動。必不勝。皆得死。六五得中。故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述曰象旨上以陰柔居豫極。迷而忘返。五柔同豫如結成之象。然極則必變。且震動之終。不容不改。故冥豫雖成。又爲有渝之象。理齋曰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何可長者。自其不渝言之也。
章氏曰初六鳴豫。即曰凶。上六冥豫成有渝。乃曰无咎。初坤上震。才固不同。而渝則能改過矣。夫何咎。即此可見始雖微不可不慎。終雖成尚可改圖
仲虎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於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爲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爲强援。故應之以爲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
、紀聞曰。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過其

惡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悠於終者所以啓其善

冥瞶也與升上六之冥同一陽止於坤之下故謙之三有不伐之美一陽動於坤之上故豫之四有近逼之嫌比五剛君故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强臣故宗者吝而介者吉鳴謙則吉鳴豫則凶謙可鳴豫不可鳴也

易者言變易也渝安貞官有渝成有渝無弗得善蓋善用易也成有渝所謂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成有渝變之於其終官有渝變之於其始上之渝可以介於石矣初之渝可以繫丈夫矣

讀易述卷之三終

讀易述卷之四

隨 ䷐ 震下兌上

蔡淸曰兌震合體兌爲說震爲動兌上震下陽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爲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震爲雷兌爲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

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爲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孚誠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述曰隨以陽動陰說爲義荀爽曰震春兌秋震陽動而說陰說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

彖言剛柔震剛而兌說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陽下於兌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內辭也王逢曰上能下下下之所以隨上貴能下賤賤之所以隨貴隨之義剛下柔也剛下柔而動以時物無不說隨之也王註爲隨而不大通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爲利正災之道也故大通利貞乃得无咎也爲隨而令大通利貞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惟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

、道本惡隨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而天下隨時

、凡施當其可之謂時達於勢之謂時協諸義之謂時審於幾之謂時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斯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蘇氏曰夫時不齊故隨之世容有不隨者也責天下以人人隨已而咎其貞者此天下所以不說也故是大亨而利貞者无咎而天下隨時時者上之所制也不從已而從時其爲隨也大矣

、劉伯子曰夫無成而後能無係無係而後能隨係已私隨天德也隨之三陰皆係以爲隨者也學不能無我而妄意於隨其能出於係者吾見亦罕矣

、吳因之曰隨元亨據其所隨處行無不通此已是貞已是无咎了若不貞則朋從爾思隨而不廣利盡則疎勢去則散隨而不久隨之以力不隨之以心且不成箇隨又安得元亨彖傳云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惟貞然後爲天下所隨可見隨以貞

而成不貞便不成隨了朱子雖大亨而不免有咎恐未的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述曰象旨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於澤者得之震東方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兌西方卦日入之地曰昧谷今自震東趨兌西嚮晦之象卦互巽入艮止入而止息之象也

、澤中有雷雷隨澤而靜故曰隨日入而息人事至

微者止法天運如雷在澤也莫動於雷而息於澤
隨時故耳周寔曰交明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
息歎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爲大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
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述曰主守爲官人心執掌與官同稱震爲長子主
器官之象夫法之畫一莫嚴於官而初爲動主有
渝之象以九居初爲得其正心無所係動不從邪
有貞吉之象二陰耦門象交交二也二柔亦正故

出門卽交有功二與四同功而二多譽故稱功官
有渝是震動之體旣有隨而變不主故常必所從
得正則吉也初剛本正出門交二兩正相依不爲
詭隨故曰不失也凡近比而交者多失正能不失
則不害於變矣
卜子夏曰隨主於見可而變也不隨則不吉隨而
喪本亦不吉初無專應得其理也剛不失正得其
吉也與二相得出門交有功也非應而合之不失
其隨時之宜不隨則獨立無功矣

違切

吳因之曰同人卦惟君子貞然後爲同人於野此
交惟出門交然後爲貞貞之量原廣濶若有所私
昵隘而不廣只此私心便是不正故必出門而交
然後爲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夫所謂私者不必
溺於親愛然後爲私如有勝心客氣而不能相下
亦私也泥先入之見而不能洒然一空以察人之
善亦私也因微瑕而棄白璧亦私也忽芻蕘之善
而不採亦私也反善未充其量而遽自足亦私也
或以近故畧之或以遠故遺之亦私也此類皆非

出門交之義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述曰王註陰之爲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
也居隨之時體分柔弱而以乘夫剛動豈能秉志
違於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處已上初處已
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劉濂曰初陽在下而卑
小子象五陽在上而尊丈夫象
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
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陳琛曰人之所隨

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一苟係初則必失正應弗能兼與也為昵小失大者戒也

、吳因之曰二陰柔他質地原不好了故因初之近而遂係之係者臭味相投而眷眷不舍之辭失者聖人惜之之辭三之係則地近情親而眷眷不舍之辭其失則聖人幸之之辭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illegible]

、述曰程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

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上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彭山曰四陽當任而三從之以柔隨剛以昏隨明隨有求得凡有所求皆得也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隨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仲虎曰士之病莫大於有所求三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初九陽居陽貞也故言貞吉六三陰居陽不正故戒之曰利居貞

、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為從違實非真見四之為君子而當親初之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若自已陽剛其取其舍灼然不眩便斷不為邪媚聖人何必防範他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

、質卿曰係與隨正相反初九出門交有功不失也故謂之隨以其心無所係也若心有所係必有所

失六二所係者小子則失必丈夫理勢然也故象曰弗兼與民為同胞物為吾與即小子亦當有包涵成就之義乃可若志在舍下便非一體之道即小子何賴焉其原在係心一有所係便偏着如何得不舍下

陸希聲曰三非正而隨其義可尚者以承陽為順也二以正為隨而反不足稱以乘剛為逆故也

、仲虎曰易之例不問陰陽小子皆指初而言隨初九陽稱小子漸初六陰亦稱小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述曰王註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巳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彭山曰九四以陽剛當有爲之任得陰之從有獲之象隨以陰從陽爲正故陽剛在四亦得爲貞但位不中又在說體隨而說之以爲巳獲疑於暱矣四多凶近也況有植黨自私之嫌哉故貞凶質卿曰斯地也斯時也惟有孚可以感人惟在道可以持巳孚以感人則覬覦之心息

道以持巳則朋比之念消此非苟且以遷就事機者所能以其明也如此則隨者不厭其多獲者不傷其正夫何咎也非明難矣哉

陽剛中實有孚也以陽居陰剛柔不偏在道也此惟陽明晳於事幾故能如是以明也居凶位而免於咎非天下之至明不能與於斯故象又以爲明功

、有孚在道乃爲臣者家常茶飯此處只不改其常耳處危疑之地只有一片誠心至誠可貫金石蹈水火臨不孚故能在逆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矣須從有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

象旨三非正應故曰孚自四言之也震爲大塗曰道互艮光輝曰明言四所孚之三在震道之上以明相接猶言不敢自他途以進也功也自爲何五多功故稱功言四之志率所隨以赴五非植黨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述曰敬仲曰孚信也嘉美也九五所信者美善所

用者賢也用賢人君之吉也章氏曰惟中正之君然後能信用中正之賢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中正所謂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心誠信而隨之者也故曰孚於嘉五非有係而有失二非隨求而有獲蕩蕩平平一德一心之孚也吉道也

、夫配曰嘉偶昏曰嘉禮言陰陽相得也隨之世皆急於求合故陰爻皆有係四陽貞而凶惟五陽不苟隨而隨出於孚配合禮嘉其吉爲何如

、鄧賓曰九五孚於六二而不知其小子之係君道

也六二係於初九而不知丈夫之失臣之道固如是乎雖然此隨之時也故以二之中正尚不免於負俗之累況其他乎是故君子愼其所係而嘉德成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述曰上六以柔居柔得其正處隨之極進無所隨而獨係於五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盖柔順之至無以爲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縶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

聽況可得間而離之乎此亨西山升亨岐山周公係爻之時西伯已追王矣故稱王其曰西山岐山云者皆取其不越祭也隨爻重隨意升爻重升意以見固於隨不妄升耳揉上之象其隨之之誠雖用亨於西山神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也

虞翻曰乘剛無應上窮也六二舍五而係初九四舍初而係三皆介陰陽之間有得有失而皆偏係之私至於上六進無可隨故曰窮也文王處紂之時以之爲臣而係於君陰隨陽之正理也卦爻彖象總是隨時之義雖上九至於拘係縶維如文王蒙大難不忘天王聖明之念正是隨時之極

蠱 ䷑ 巽下 艮上

、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左傳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其義也、

、器久不用則蠱生之謂蠱人生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蠱

序卦蠱者事也雜卦蠱則飭也觀卦象固見蠱之所由成而卦才則皆足以治蠱者也程傳陽剛尊而在上陰柔卑而在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居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其位不易其道則變下巽於理上止於則巽艮合而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

王註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施令旣巽又止不競爭也有爲而無競爭之患故可以有爲也

、易道不重在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終始相承則爻中所謂父母與子之象亦有着落不必各爻另尋父母之象蘇氏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述曰質卿曰蠱從蟲從皿物必腐而後蟲生之蟲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也而後弊生之弊積而世斯蠱矣卦象巽止合體而爲蠱蓋積漸使然也夫蠱亂之徵也亦治之機也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世誠蠱矣則起弊維風從此而可振改絃易轍從此而可行塞而大通理有必然故爲元亨蠱而元亨天時也乘天時而效治道人功也及此時而疏瀹整剔俾前之積蠹拔其根株而無遺其芥蒂如涉大川乃爲利焉是何也天地間最難得者時時也者君子濟世之大本也世之有治亂猶陰陽之有代謝也而治亂之相爲循環猶代謝之相爲迭運也故有先甲之三日必有後甲之三日天運流行始終相代乃一定而不可已世至於蠱必有元亨之期苟至元亨必當效利涉之風

是之謂天人相待之理行所無事之道先甲之三
日子寅辰也後甲之三日午申戌也有子寅辰必
有午申戌、如環無端、千古不易、
、梁寅曰言蠱極必治、而治蠱有道也、蠱元亨者蠱
之旣治也、不先言治蠱之道、而乃先言其效者、明
亂之可治也、利涉大川方治蠱之時也、故謂之往
有事、先甲後甲、卽所謂有事也、
、蔡汝楠曰、蠱者亂之將傾、君子慮豈之盈、不慮蠱
之壞、天道人心、向於有事、可以慮始矣、故天時爲

元亨、人事爲利涉大川、先甲三日、欲逢其機、後甲
三日、欲要於久、此乃所以涉大川而圖元亨者也
作新者逢之道也、變化者久之道也
、吳因之曰剛上而柔下、不專屬君臣、天下人才只
是剛柔二種、剛者須賴柔以裁其激、柔者須賴剛
以作其懦、二者相交相接、如房杜之謀斷相資、然
後可以維持天下、今剛者亢然自高、鄙柔者之不
足與有爲、而不交於柔以求濟、柔者俛然自卑安
於剛者之不吾與、而亦不交於剛以求濟、二者判

隔不相爲用、則激者無所於裁、懦者無所於作、各
任其偏、同於僨事、而天下日壞矣、本義艮陽居上
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上下便是不交、剛上柔下、巽
而止、非蠱也、乃所以致蠱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欲其有涉川之勇也、涉字最
有力。須如救焚。如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交說
幹字便是涉大川之意、此非有剛果之資。如何做
得。
、先甲後甲是一時、是一件事、先於此推其所以然

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
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
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
可久。
、蠱者極壞也。惟極壞然後有事、是從空另做一番
故曰先甲三日。若將衰未衰時、用些維持挽回之
術、只是因仍舊貫補緝其間、非有事之謂、處大壞
極弊田地。乃旋乾轉坤之日。豈脩廢舉墜之日。惟
其重新整頓、自我作古之事、所以最難下手。多有

華弊之人能反一時極重之勢不旋踵而難端不
發於此而發於彼方稱治蠱蠱又復來此係慮淺
謀近坐狼疾人之病故有後甲三日之戒
彖言三互震東爲甲也三日指互震三畫言巽固
進退不決苟非艮止於上則亦未蠱若巽而動則
爲恒矣先甲三日爲巽初致蠱之由後甲三日則
震上飭蠱之極故恒曰終則有始蠱亦曰終則有
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述曰張猷翼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
渙之風在水上亡所阻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
於内而已亡能達也故曰有象言山下有風則何
以蠱邵子曰蠱者風之族也蠱以風化故字從蟲
今夫山下有風則木多滯淫而蠱生爲蠱之象也
君子治蠱有道民心之蠱以玩愒頽靡未知所振
作耳振者鼓舞興起之意故曰作新民育德者從
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啓其自新之機所
以振之者不徒條敎之設號令之申盖治其本也
譬之良醫之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
也
風播長空則舒慘變寒暑遷而歲功成今在山下
則回旋鬱滯不能條暢動盪蠱之象也巽之弊失
於愞懦風則能振動萬物者也艮之弊失於苟止
山則能畜養萬物者也君子體之日新其德於以
振起民倫而長養其新心人人皆振如風之鼓外
物涵育其德如山之涵内氣如是而天下之蠱爲
元亨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
蠱意承考也
述曰蠱以漸積在初尚易爲力初最下爲内卦之
主子象以陰居陽以柔行剛幹蠱象克體父志不
墜其弊爲父補過是爲有子而考得无咎當事之
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汝吉曰父子一體
也曰父之蠱明無得諉爾幹蠱者以權濟初巽主
稱隱以行權故善之而質柔故戒之厲焉
質卿曰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爲有子不然與無子

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
事可以無憾然幹蠱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
愼動厥愆尤故厲終吉
巽爲木幹蠱以內蠹而剥落象木幹朽然根本固
在也幹立而枝葉附之以立故曰幹蠱
敬仲曰意承考者初六有柔順象不得已而幹父
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
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
父之惡也故有孝子不明其義一於順承因仍蠱
弊殊爲失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述曰九二幹母之蠱尤難幹父者必於承家當事
之時而幹母則承歡慈闈之日也王註居於內中
宜幹母事婦人之性難以全明宜屈巳剛既幹且
順故曰不可貞蘇氏曰陰性安無事而惡有爲是
以爲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
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
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以免矣象曰得中道也

可見柔行巽入乃爲幹母之中道也
質卿曰治蠱易得中道爲難得乎中道則所幹者
皆慈祥愷悌之發一念不巳之眞情非徒爲其事
之當而巳
林希元曰五以陰柔居尊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
不可貞本以剛承柔來凡剛多有所違拂而柔必
有所不堪故以爲戒紀聞曰母者陰尊之號如晉
之稱王母亦謂五也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爲
正也有母在而以剛行之有時而違拂矣
彭山曰蠱以卦陽剛止於上安靜而不理事所以
致蠱者在此彖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唯元亨然後
可以振起否則不可爲矣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貞者陰靜之德而陽剛則元亨之發用也不可貞
則當用元亨矣所重在陽所難在幹母之蠱故特
於九二發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
无咎也
述曰九三居下之上才位皆剛能幹父蠱者也三

巽體剛正以正斡父得人子之大義但處位不中容有過差處未免小有悔而無大咎過剛不中巽體得正一時俱有巽因之曰子之於親豈容有小悔程子云有小悔巳非善事親也然孔子以其幹蠱之功大故直許之曰終无咎汝吉曰終无咎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一自信焉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述曰彭山曰陰柔得正但非强幹之才其體艮止亦非進而飭蠱者寛以居之而已故爲裕父之蠱

之象此非有不正之德縱蠱使之日深也然蠱豈優游無爲者之所能持乎由此而往以止自安見吝必矣言裕爲蠱之害如此象曰往未得也未得所以見吝曰幹蠱所患不在不能矣患其大過耳故初曰厲二曰不可貞三曰小有悔曰裕蠱所患不在不審矣患其不果耳故曰見吝曰未得使之反裕而爲幹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述曰五陽剛得中之位可以有爲六柔居之體和履中承應皆陽柔以剛濟不貞不裕能幹父之蠱也嗣君以成就先德爲孝故曰用譽榮譽之道也傳稱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終始成就榮其祖考也可以明六五幹父用譽之旨

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正應剛柔合德幹不違中以成元亨之治恢弘舊業掩飭前過而美譽施於其父曰用譽象曰承以德也德本中而言是爲善繼善述之道不獨意承考而已

或謂用譽卽九二之賢臣譽也又二多譽卜子夏曰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矣則任賢正六

五所以爲幹蠱者非以用譽爲用賢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述曰蠱物壞而有事也諸爻皆汲汲幹事皆事王侯之事者至上則事外矣陽剛在上位則亢也處蠱之極時當止也故曰不事王侯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崇之於上也艮爲止有不事王侯之象一陽在五之上有高尚其事之象

如大畜剛上而尚賢之意山下有風蠱而此爻在山之上故不以蠱象最處事上而不累於物其志爲可則王昭素曰取不貪之志以爲法也觀上志未平則其志亦可則矣漸上可用爲儀不可亂也皆一義也

汝楳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而高自事蘇氏曰見蠱之漸也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

君子不事事由趙說則功成身退之事由蘇說則陋巷簞瓢之事皆所謂以無事爲事也治蠱在於振民育德故有取於高尚者不事而曰其事蓋與往有事者同用矣

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必剛柔中適剛則急治而失之自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臣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此蠱之所以不終於蠱也古今稱幹蠱者無如周宣王考其時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其承德弘矣鴻雁安集車攻飭武不貞不裕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攻載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和天下之蠱既已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爲幹蠱之悔天下事從此日非矣雖然寧爲幹之悔無爲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初六爻項氏曰蠱之成卦乃因坤之上六來爲初六則初六者成卦之主也故聖人於此爻詳言治蠱之事專取卦主爲義不論其才也况去柔居剛亦有志於治蠱者故象取其義而爻戒其危焉幹

父之蠱迹若不順意則承之迹隨時而遷父則有弊何可承也孝子之於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初六有幹蠱之志九二有內幹之才九三有外幹之才大抵蠱下三爻皆能幹者以其巽體主於行事也

上九爻項氏曰居蠱之終則無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然當事者以幹蠱爲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爲事亦各事其事故不曰無事而曰

高尚其事事得其宜非宜幹而不幹者故曰志可則也

按蠱六爻皆以剛爲貴初與五以爻位剛亦得吉譽九三剛而不中在他卦多凶而於蠱獨無大咎惟六四一爻位與德俱柔遂以見吝以此見幹蠱涉川非剛不濟也上九無預於事亦以剛介爲尚蓋蠱卦之體巽伏而不動外剛而內柔有致蠱之象而其諸爻乃有治蠱之才九二以柔行剛能幹母之蠱也九三以剛行剛能幹父之蠱者也初六

六五皆資柔而志剛亦有幹蠱之志初在下而承乾故爲意在承考臣之事也五在上得中而應乎乾故爲德足以承考君之事也初當治蠱之始故爲厲五享治蠱之成故爲譽方承繼之初驟有所改以迹言之但見其危安得有譽惟識者察之如其意非悖父爾及事定之後人被其德乃始信其爲孝而稱譽之治蠱之難有如此

臨 ䷒ 兌下坤上

劉濂曰二陽浸長以臨於陰故爲臨陰爲民陽爲君大君臨民之象也

王註此剛長之卦也剛勝則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免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述曰臨盛也傳言之大也陽大陰小一陽初復尚

微浸長至二陽四陰順之而往也可大已臨也十二月之卦也臨且泰而元元始而亨而利而貞六陽純乾天道成焉大終矣而反之姤之遯之觀四陰浸消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

汝楳曰一陽之復雖已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則九二居臣位之正猶乾之見龍爲天下所利見可以出臨羣陰其爲亨也視復爲大於時陰猶盛陽之臨之利得其正然至於八月則二陽浸消而有凶

矣有亡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
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勝臨曰剛浸而長
遯曰浸而長自臨而長爲泰自遯而長爲否浸漸
也二陽浸長進臨羣陰是有臨人之象故曰臨也
內兌爲說說則二陽之進也爲不逼外坤爲順順
則三陰之從也爲不逆剛當浸長過則爲邪而二
爲剛中則陽德方亨而不過柔正用事權在於五
而五爲正應則剛柔合德而有爲此臨之大亨以
正是乃天之道也

王註陽轉進長陰道日消君子日長小人日憂大
亨以正之義也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故曰有凶汝楳曰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
消息爲主以臨與觀反也臨爲二陽之長觀爲二
陽之消少進一位卽爲剝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
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斯際已垂淩
消之戒覩剝復否泰言消長於二卦者其憂深思
慮爲尤切淩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
亂也
汝吉曰八月之卦陽放退藏能無傷乎則夫長而
消固不久也明於勝復之運者當時撫幾功成不
尸毋亟疾以迫之度夫書稱帝臨下以簡詩稱天
臨下有赫禮天子有臨天下之稱此訓大以德下
下而後能有臨也無訓迫者别有淩乎淩之上之
也其所由殆於八月有凶之戒異矣
吳因之曰元亨利貞是言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
八月有凶是言後日將衰益見其不可不貞

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
復與泰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
方興爲最盛臨之浸長方興之勢也蓋盛莫盛於
臨故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當其剛浸長
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卽爲
之戒戒貴乎早也
象言大亨以正亨通也天指二之剛中也敬仲曰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與物通者往往失正而况大
亨乎六亨而不失其正者非人之所能爲也大亨

人亨也正人正也而曰天道明其不加人爲也人心至動至變無思無爲是謂天性之妙天之道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述曰澤之上有地澤之所以特有隄防安靜而不至于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無垠也君子之於民亦然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臨之以教教無窮也教思無窮肫肫無已之意澤之深也包容之保育之以莫麗民而無疆無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此大德臨民之道君子所以法澤地之象者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三代之下一決則横流矣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述曰剛君德也剛長爲臨咸者臨之體也一陽初復在下有應於四心無私係徧感羣陰以至公而咸大順臨民之道也故曰咸臨所居者正所感而應者皆正故曰貞吉象曰志行正也陽在下未當臨陰之任而曰咸臨貞吉者以與二同德而升志行其正也志陽剛有爲之志蓋必進而上行矣卦以二陽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亦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

陽本天氣也地感天氣之臨曰咸臨章氏曰三陽在下爲交泰天地之氣相通也二陽在下爲咸臨陰陽之氣相感也質卿曰只是志行正便自心相感通故爲咸臨君意在感人便屬有心如何成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述曰二陽浸長與五正應其志得行故爲咸臨吉無不利四陰在上猶盛二陽自下臨之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徧感羣陰而得其大順曰咸臨咸

無心之感也感也而忘其咸臨也而忘其臨故吉無不利是以象曰未順命也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無不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咸臨不强其順而徐俟其自順無追促以勝之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之象也所以吉無不利者以此

蘇氏曰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强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强

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無損故
九二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陰免於害故
無不利
象旨未順命者六五在二陰之間故雖知臨其命
未必皆當二體兌說嫌於舍我所學以從上然本
剛中而應故有都俞吁咈焉孔疏斟酌事宜有從
有否者是也趙汝楳曰二五雖爲正應然羣陰方
在五左右五又陰體易與比昵君側之小人易肆
其奸二之未順命正陽剛中正之妙所以調停君

心制伏陰氣而使之無不順也故曰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
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述曰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
陽以上臨下主位言也三陰柔不中正臨浸長之
剛兌口柔說故爲甘臨之象善柔之性則然也虞
翻曰失位乘陽無應故无攸利趙汝楳曰剛長之
世非甘言諂佞之所利也以位陽而比剛德故能
憂既憂之則變其甘說之意而順陽剛之正咎可

免矣憂與甘正相反曰甘臨位不當也陽剛當位
乃可臨人今以六居三在下之上是處不當位也
既憂之可以補過咎亦不長項氏曰六三以甘媚
臨而無攸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二陽
之易事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述曰四處下體之上陰柔得正而應於陽剛之初
居正位而親下賢誠意切至相感通也故爲至臨
之象剛勝則柔危柔能順剛乃得无咎象旨至臨

者坤兌之交地澤相依臨之至也以六居四正也
去其正而止曰位當何也象傳歸大亨以正於剛
中故不予陰以正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
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雖在多凶之地而无咎蓋
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
也
述曰趙氏曰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曰知臨六

本柔闇承比皆陰而稱知臨以應二也二咸臨君德臨之權在焉五尊位柔順居中委而聽之無一毫自用之私為知臨也大君臨制萬國職惟親賢今舍親比而任正應濟柔以剛握中以運已不勞而天下之治成此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卦主二爻剛長五與正應故為知臨專重陽剛言象旨劉績引緯書陽氣在內中和之德膺乎盛位浸大之化行於萬民庶幾近之初九志行正九二未順命至六五陰居尊位以中合中咸臨之德得行於天下大君之宜莫大於此象曰行中之謂也即舜之用中於民而為大知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述曰敦厚也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上六陰柔居高臨下然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臨上六之為敦臨以感於陽氣之大亨以正而又無比應牽係之私所以為地道之至順而成臨之美也吉又无咎甚為陽剛亨之

蘇氏曰敦益也內下也六五既已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既已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章氏曰地上高堆曰墩坤艮皆土也故取敦臨敦復敦艮之象、

○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無心之感也甘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協心王道已成上六敦臨夫亦敦篤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內也

張氏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大君臨涖小民之道也大象之臨與卦辭所謂臨者有二道焉初二之咸臨卦辭之所謂臨也剛正剛中皆以正矣五之知臨大象之所謂臨也吉則教思容保之遺矣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二咸臨下臨上剛臨柔也甘臨至臨知臨敦臨上

臨下柔臨剛也諸爻無不言臨者既憂之者反甘
臨而爲至臨敦臨也兌終爲悅甘臨者小人之事
艮終爲厚敦臨者君子之德剛多善亦不必偏善
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宜賛以位之當咸者臨
之體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也知者臨之道言
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甘者臨之賊言邪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項氏曰澤上於地人所防之澤
陂堰是也澤有時而決其所容亦有限地中有澤
自然之澤鉅野洞庭是也澤無時而窮其所容亦

無限以教臨民猶地中之澤教民之念既無時而
窮則所容保之民豈猶有限哉放勳曰勞之來之
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曰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所謂教
思無窮者此之謂也

初九爻項氏曰初者臨之始也以九居初既正而
所感六四又正固守其正者也雖其心可尚然不
周於用吉在自守而已夫初九九二皆臨陰者也
以陽臨陰反在陰下有男下女之象故皆爲賢夫
之臨婦其道如此

楊氏曰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哉臣之臨事臨民
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而處下位
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宜起而
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爲吉者蓋士之從
人患在不審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
賢且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無審如固從竇
融從冀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
行志也惡不正也

九二爻項氏曰九二不主於貞而主於中則善用
其臨者也此以中感彼以中應君安之衆信之故
不獨其身之吉而行之於世亦無不利也蓋二陽
初長四陰方盛猶未肯順聽其命必用中而後爲
利若直行吾志必不利於行也故象於初九則曰
志行正也於九二則曰未順命也於六五則曰大
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聖人當剛長之時其爲君子
慮可謂深矣陽進至三爲泰剛外順矣九二六五
猶以中行爲福而況於未順命之時乎

六三爻熊氏曰三不中不正又兌口柔說互坤土味甘故謂甘臨之象與甘節之甘異矣動則成乾三陽若爻象也故无咎同或曰與泰艱貞无咎同以三變成泰剛長之世將泰之世也故初九升聞之君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厚德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陰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逼然孤而無與亦何能爲哉挾兌說之極行甘諂之言取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諂而不獲利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長也故曰言甘誘我也忘誘者自

、六五爻項氏曰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處後世必有以苛察爲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偏知也如堯舜之知急親賢是也如家人上九曰威如吉處後世必以刻下爲威者矣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威在自與不在威人也

上六爻項氏曰按臨以下卦臨上四最在先與下

卦相遁故爲至臨上最在後與下卦隔四陰故爲敦臨敦者積厚之名也五不先不後獨當其中與二相知故爲知臨相知者宜於得吉相遁者僅以位當而得无咎上與二无交者從當位之例无咎可也而又得吉何哉蓋臨之上二有相交之理非他卦比也臨與頤互相易頤之上二相交而成臨臨之上二亦相交而成頤以交二而言則可以得五之吉以當位而言則可以得四之无咎是以爲吉无咎也夫子釋吉字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內即九二敦即順之上艮也明與二合志則上爲化艮遂成由順之主此其所以兼四五之德而有之也

觀䷓ 坤下巽上

程傳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王註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為尚遠之為吝

趙汝楳曰九五尊居天位四陰雖盛不敢逼也仰觀而已故卦名觀然不音觀瞻之觀而音觀闕之觀者取九五示觀之義爾雅闕謂之觀晉兩觀是也猶示教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也陰壯於內陽

消於外聖人特主陽以名卦其意深矣或曰主陽可也若例以十二卦之義何亦不言陰壯曰臨之八月有凶聖人固嘗為之戒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下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述曰卦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為觀鄭玄曰五互體艮艮為鬼門又為宮闕此天子宗廟之象王註王道之可觀者莫盛於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祭未有不薦者但觀之取義以誠敬在未有事之先故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不待有事而大君觀示之義萬民觀感之意具象中矣有孚謂五顒若君德有威容貌詩曰顒顒卬卬君德之謂也

仲虎曰此獨就觀示上發盥而不薦之義以象二陽在上無為而化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可仰也觀法莫此為親

切質卿曰觀是無為之妙纔涉有為便不是觀天下惟陽為大為上二陽在上為下四陰所觀故曰大觀其德順而不逆巽而不忤又以陽剛處中正中則不過正則不偏以此居尊所以能觀天下

范長生曰柔下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順巽兩卦之德也順為之本巽以出之順者順人心之所同巽則不強人之必從為柔服羣陰之道曰中曰正則羣陰之取衷也王註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統說觀之為道不以

一 於四字可合天道人
二 於觀之萬人理
三 義則實爲一事
四 不用之矣

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吳澂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無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爲下

吳因之曰觀示絶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

看之觀都不着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只是觀字註解將祭而盥盥而尚未祭這時節胷中是甚麽境界肅然齋然一毫妄念雜意也自容着不得爲觀者須常是這樣光景不論內外動靜而精神之愈斂愈神愈收愈潔無一息不似盥而未薦之時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矣文王不顯亦臨無斁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此眞所謂不薦之孚也故模寫得如此親切

曰中正曰神道設教純是示示以意曰化曰服純是仰仰以意化者漸運默移之謂服者心安意肯之謂順巽説他性情其合下資禀質地如此中正則養之德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是和平安妥無躁動決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隱約收斂沉而不浮潛而不露之意所以養得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薦之意思無別觀天之神兩神字粘着觀示説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設教就是爲觀其觀示處不露形迹聲臭

故曰神聖人以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述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於地風得省方觀民設教之道民有方方有俗俗有風移風易俗在因民而設之教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僄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

、理齋曰設教者教之以中正也所以爲觀也又當知不爲之化遠以神觀民之教近以實
歐陽永叔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或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述曰觀者觀九五也五陽剛中正之君惟近之乃見其光初陰柔在下去五最遠如童子之觀不能遠見也小人謂下民初民位下民之觀於上趨順而巳其爲童觀不足爲咎在君子則大人在上而失利見之會可羞吝矣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甚言非君子所宜有也
項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不著不察則可羞矣六二闚觀胡氏謂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述曰二以陰柔之小在內雖與五爲應而隔於三四猶在門內而闚門外以闚爲觀所見者狹也居內處中寡所鑒見體柔履順不能大觀故曰利女貞婦人之道也
湛原明曰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以君子之人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但覘覦朝美一班於形似之粗如女子之闚觀也丈夫而效女子之見不亦醜乎
、吳幼清曰初居陽象男童二居陰象女子觀艮之互體少男爲童李鼎祚曰六二離爻離爲目又爲中女互艮艮爲門闕女目臨門闚觀之象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述曰象言我者三自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以爲生者觀八月之卦刑中有德故以生言生陽德也四陰壯盛陽氣淩消生機漸微觀五陽觀示羣陰使觀感而化不至於剝陽所謂觀我生也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六三可進矣故示之觀我生以爲進退象言六三居下之上而近

於巽雜卦傳曰巽爲進退故六三自觀其生以審
所學非内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
觀我生
張氏曰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
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三之位可
進可退使不觀我生是不能量己豈能應人
象曰未失道也道觀之道也陰爻主於觀五惟四
得觀之道童觀闚觀則失之矣三有應於上而所
處不當故觀我生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至失道

他卦三不中多不吉二中多吉觀獨以遠近取義
皆欲觀五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
也
述曰象旨觀陰消陽之時以六四爲主爻當用事
而逼近九五五以剛陽臨坤土之上國之光也觀
國之光與童觀闚觀相反與五我生相應五之我
生卽國之光周史謂光遠而自他有耀是矣項氏
曰國有光則賓無光可觀則敵當觀之時聖人懼

焉坤國象光陽光也又互艮有光五君位王象四
近五賓於王之象
趙氏曰國光猶言邦國之光觀莫明於近六四已
離下卦密邇大觀之主觀見國之道德光華也若
人也蓋賢者能者宜用賓於王矣四旣親見人君
道德之光則必爲王者所賓與賢禮士有道之朝
如此利者四之利也四柔得正與五剛中相得又
四爲巽體柔在下而巽上剛故其象如此
敬仲曰六三未決於進者六四有進之象矣六四

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九五賢明中正在尊位
上九亦陽明在賓師之位國多賢聖有道之光象
曰尚賓也者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國有道
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禮賓之道
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重己所以重
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述曰象旨觀作平聲觀之變剝在此然刑中有德
故九五以我所生觀示於人彖所謂中正以觀天

下者是也故有君子无咎之象君子者履中正者
也
彭山曰我對下三陰而言陰至於壯陽德生長之
機微矣五爲觀之主曰觀我生即彖不薦之孚也
通天下以生生之仁而示之極也惟君子乃无咎
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羣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
以觀何以使下觀皆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
爲大觀之主故曰君子无咎也孔硏我敎化善則
天下著君子之風敎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

君子風著已乃无咎彝氏所謂難乎其无咎也
汝吉曰夫王者通天下爲其身五觀我生必觀之
民民若於道且歸於仁不賞不怒而勸以懲則乎
之乎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海隅蒼生未其康共
王之視之乎瘝乎痌於自反何窮哉此王者之觀
也
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五任天下之
重觀民之俗以察巳之道百姓有過在乎一人上
爲化主故觀我即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述曰其對我而言他人之謂也最處上極不當事
任而德之爲人所觀者猶九五亦九五所觀法者
處天下所觀之地雖無位乎其心通天下以生生
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
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爲非巳咎哉
象言觀者上觀之其指下陰而言於是陰生益盛
二陽漸消之勢決矣上未能中正以觀天下以陽
居陰乘五之上亢而能悔不以無位安然放意此

所以无咎而象表其志也四陰浸長應曰小壯而
名觀者陰本巽順也上必中正然後下觀而化上
九之志未平有以也夫
一臨之八月有凶指觀也觀本陰壯陽消小人逐君
子聖人特主陽以名卦爲小人觀君子之象故五
上二爻曰君子无咎明二陽向消君子方危能如
五如上皆君子乃可无咎耳五以位上以志皆以
陽德感化羣陰陰本巽順乎上君子之道猶存於
世而不至於剝也故曰當觀之時聖人懼焉

覩盥而不薦項氏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
以禮樂相覿而已此所謂觀也然猶假禮樂未足
以為大觀必也篤恭於上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
聲無臭而萬邦作孚方謂大觀故曰盥而不薦盥
者祭之初歩方詣東榮盥手於洗凡祭之事未為
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
氣无不陳也齋明盥潔无所陳希而有孚顒若已
不可掩蓋相觀而化其神如此故謂之神道也盥
而不薦恭已而无為爾非重盥而輕薦也如所謂

不動不變豈以動為不美哉但不變動而已
六二爻項氏曰六二在中饋故曰闚利言其於觀
也如婦人之目所闚者狹也婦无公事所知者織
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不失為貞男
子而寡見諛聞則可醜矣故曰利女貞亦可醜也
初六六二皆小人之安於下者也故獨論其德以
為非君子之事而已
六三爻項氏曰五為一卦之主以中正觀天下為
天下之所尊仰凡言我者皆指五也觀卦四陰進

亦倚一觀

逼二陽初稚二貞未有陵陽之勢六三以不正之
小人在下卦之上其志剛躁將進而逼陽以成四
陰之勢者特以九五中正尚未失道故未敢遽進
方觀九五之所為以為進退故曰觀我生進退未
失道也臨以二陽逼四陰九二尚用咸以臨之而
不敢遽進者以陰方強盛未順命也觀以四陰逼
二陽六三尚用觀以伺之而不敢必進者以陽方
中正未失道也此兩象辭皆指所敵言之而諸儒
往往求於本爻所以未得其說兩辭皆稱未者臨

終當為泰觀終當為剝方長之勢決不但已特未
而已非終於不進也
六四爻項氏曰國有光則賓光光可觀則敵當觀
之時聖人懼焉以四陰方盛勢與五敵所幸九五
未失君道故四止於尚見而為賓使其以不正相
過則為敵
△九五爻項氏曰以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觀專指
六三不正之小人方覗九五以為進退九五知其
如此則當自觀我之所生以為休咎之決民向之

則我爲君子民背之則我非君子故曰觀我生觀民也民即在下之衆陰也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當剝之時在卦之外无民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已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稱其生此即剝之君子觀象之時也陰進則滅陽爲坤陰不進則陽存而爲碩果道之興廢皆未可知故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觀本是小人逼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之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

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稱小也此即唐武宗之時內之宦者外之牛李之徒皆欲攻李德裕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未敢動一日事變則萬事去矣按我字凡論全卦之義皆以主爻爲我蒙以九二爲主故彖辭稱我者九二也小畜以六四爲主故彖辭稱我者六四也頤以上九爲主初九所稱之我即上九也小過以六五爲我中孚以六二爲我觀以九五爲主六三所稱之我即九五也皆統一卦之義者也獨需三解三鼎二旅四自以本爻之吉凶而稱我非一卦之事也

噬嗑 ☲☳ 震下離上

程傳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矣因之曰此除害之卦非安常無事之卦惟人事則有之若造化孰爲之間孰爲之齧哉惟雷震而元氣以舒頗略相似然始焉元氣未舒乃天地自節候未至非有所以間之也及雷之震亦非有所

除而去之也雷震正是元氣發舒處又非一去而一合也與噬嗑之義何干大象曰雷電噬嗑蓋二物並見有合之意此只取嗑意不取噬意非卦名本旨此孔子之易非伏羲之易也大衆限定在卦象上取故只得假借言之程傳謂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邦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若君臣父子親戚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此言甚當又謂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不知爲天地之間者何物而天地之去間是何等作用隆山李氏因謂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爲造作之梗者必用雷電擊之尤不可曉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述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合者以有間也齧去其間則得合噬合而亨矣楊

中立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

程傳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用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質卿曰彖言頤以實爲體以虛爲用順之中豈可使之有物哉有物則隔其上下若噬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王

註有物有間不齧不合無由亨也剛柔分謂震剛在上離柔在下總大體而言一剛一柔不相混雜故謂之分分則動而有威明而能照威照並行而不偏矣其動也雷之奮也其明也電之爍也雷鼓電作合成天威造化震耀之用至章也故曰雷電合而章陰居五位是柔得中而上行也𦚧䪵所謂能爲齧合而亨通必有其主則五是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侯果曰以陰居五雖則失位文明以中斷制枉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

卦德動而明本剛柔分來雷電合而章則動而明之象也宋衷曰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無威不足伏物故雷電並合而噬嗑備敬仲曰治獄除間之道人情多失之偏太柔則無威過剛則多有不察今也剛柔明動合而成章不偏不亂豈心思人力之所及哉無思無爲感而遂通如雷電合作天道自然之威用變化之神中節之妙也仲虎曰雷電有時獄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順中有物强梗者爲之閒獄豈宜用哉旣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

紀聞曰昔五侯僭通罪狀顯明成帝得於親且非不明也乃不能如文帝之誅薄昭臨賺赦而不誅則雷不與電合矣趙蓋韓楊之死宣帝非不斷也然皆罪非當死則電不與雷合矣此卦卦象雷電並作則是當罰即罰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罰所當罰刑所當刑如電之光而與雷合有以克協乎獄理克成乎獄道矣故曰雷電合而章六五上行當用刑之權也柔得中者若周之呂刑雖

一篇之中殊極哀矜惻怛之意然至大辟亦與其贖則是姑息之甚未免柔而失中矣此卦六五君位也據其以陰居陽處不當位如舜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卯不免於有獄也以卦具四者之善則利用獄

象旨噬中有物則爲噬嗑賁何以不爲噬嗑俞氏所謂噬者必下動賁無震也剛柔分震剛離柔分居內外非謂三陰三陽也柔得中上行對賁言之謂居尊在上而行事也簡輔曰先言得中後言上

行因賁之離居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簡言是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述曰雷電威明並用曰噬嗑雷電相隨有相合之義天威之章著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則於明罰勑法見焉夫罰以寛刑之用或罪疑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其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勑法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勑法是平日與其有關而後治之不若未關而豫防之所謂爲之刑威以類天之震曜者也離火也不爲火者五卦遇雷則爲電噬嗑豐是也遇地則爲明晉明夷是也重離亦以明言之

侯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勑法以示萬物欲萬方一心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述曰象旨初上不言噬無位受刑之象初在卦始其過淺薄刑以誡使不復重犯陽剛橫亘於震足之下遮没其趾之象震動於下不禁則行象曰不行止惡於其初也卜子夏曰戒爲治者不可以不禁其微王註居無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

石守道曰屨校以桎其足使止而思其故初九以陽剛震懼能思以止過故无咎上九不能思所以有滅耳之凶

紀聞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梏足械也械亦曰校罪之大者何之以校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上因之始惡與怙終者中四爻治獄者初之无咎因之无咎二之无咎指治獄者三五之无咎因不得而咎之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述曰噬齧也齧者刑克之謂也象㫖膚胏肉之大𦣝謂二中正而乘初剛噬之沒鼻則其噬合矣疾果謂乘剛噬必深非專尚深刻也人之噬肉豈有掩沒至鼻假以象其噬之合耳

吳因之曰噬膚若說服之甚易則與滅鼻相矛盾這易是自家身上易六二中正心無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一審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不待擬議已得明允是爲噬膚

以下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胏難於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於腊胏其爲間之大小用刑之淺深亦於各爻見之禮祭有膚鼎膚者牲腹之下柔軟無骨之肉六二柔得正而乘初剛治之易易故象噬膚小物全體而乾曰腊腊之言夕也朝暴於夕乃乾曰腊肉藏骨六柔三剛有此象也乾胏乾肉而帶聯骨至堅難噬尤以陽剛居四已入上體此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胏之象乾肉胏之去骨者五

正位而六以陰居之蓋獄成而讞於王雖有强梗其詞已服故爲噬乾肉之象草廬吳氏謂六二六三二柔畫爻詞並云肉謂無骨者也九四一剛畫爻詞不言肉而言胏謂有骨者也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艱貞曰貞厲皆象其宅心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述曰象㫖三在膚裏稱肉離日熯之爲腊或曰腊取三剛象肉取六柔象肉藏骨柔中有剛亦通王註處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豈惟堅乎將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然承於四而不乘剛雖失其正刑不侵順故雖遇毒小吝无咎

敬仲曰彼實强梗而又陰險三噬而除之而反遇毒者三無德也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人無有服從之者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彼爲間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爲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於无咎也噬嗑以柔中爲貴三本柔順

之簽非乃法過刻者而又應上九剛明之人能辯
明邪正審察獄情所以終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
光也
述曰九四當噬嗑之任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三
皆刑官也九以陽剛居四已入於上體是爲間之
大者故云噬乾胏肉有骨謂之胏乾胏至堅難噬
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其剛矢取其直九陽德本
自剛直以剛克彊以直理枉故爲得金矢之象王

逢曰以剛直之道刑人非艱難於正則不吉四動
而不正故戒以艱貞劉牧曰居臣位之極履近乎
危又獄事不可輕慢故艱貞乃吉
彭山曰治獄之任雖非柔弱者所能勝然四尚未
得中正其剛直則於哀矜折獄之意容有不足矣
吳澂曰戒以艱貞而得吉是其道之未光也石守
道曰以陽居陰失位刑人其道未光不能以德服
人也三不當位故遇毒四當治獄之任以不得中
故未光五柔得中而上行然猶曰貞厲无咎乃知

治獄難矣
紀聞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而受噬者卦詞
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之則任除間之責者
與三陰同噬初上者也彖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
得中而上行利用之言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爲
主吉之爲言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
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物至於噬而後嗑
德下衰矣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

當也
述曰六五君位獄成而告於王王聽之之事也而
謂之噬乾肉彖言林黃中曰折肉拔筋而爕之似
剛非剛似柔非柔也其疑於剛柔以六居五也黃
中色金剛物五成離之主剛位而柔中能斷獄而
得其情者也故云得黃金然實柔體故戒其貞固
而懷危厲乃得无咎貞者正也厲者離火之嚴所
以爲德威也離初故未光離終故不明此離之中
故得當也彖言不當而爻言當猶漢獄失當得當

之云位與事之分也在一卦柔居五位本不當在一爻則居中用剛而能貞厲故用獄則得當矣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以剛柔相濟亦皆用獄之道

紫溪曰九四陽德剛直剛則不靡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艱焉貞焉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卽鼎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述曰中爻言噬嗑之事至上九罪人得而眞刑施矣梁寅曰初卑下而無位上高而無位故皆爲受刑者過陽之極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鄭玄曰互坎爲耳離爲槁木木在耳上也滅耳校之厚掩過其耳不見也何校滅耳皆自上取象孔疏罪已及首性命將盡非復可誡校既滅耳將欲刑殺非可懲改凶莫甚焉王註聰不明也故不慮惡積至於不可解也耳本聰且爲離體而滅其耳正以罪其聰之不明也離上亦有不明之象

蘇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爲事者也自二與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

䷕ 離下艮上

蔡清曰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或就本爻言自取賁義如初五上是也或以相比而爲賁如二之附三三之得賁於二陰是也又或以相應而求賁如四之於初是也又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賁者則賁之變也

紀聞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只是換了一爻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皆據成卦而言非謂乾卦中升降也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凡以柔居五者皆曰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述曰賁飾也賁飾爲文文不能自行須忠信爲主本故曰無本不立陽剛是也本立矣柔從文焉有無亨乎亨於有本之文也文易渝亦不能久行必反之本質而後爲賁小利有攸往陰進而反於陽也所謂復歸於朴至文也卦離明在內陰麗於陽

有燦然其[illegible]之文爲艮止於外陰爲陽止有不盡飾之意焉故曰賁亨小利有攸往

仲虎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而彖傳以陰爲小者此也王註剛柔不分文何由生象旨天文上據郭京舉正脫剛柔交錯四字吳臨川曰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

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
朱氏曰在人則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婦柔朋
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燦然
有文天理也非人爲也上下内外尊卑貴賤其文
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故曰人文觀乎天文可
以察時變而聖人之脩政和民以天文也觀乎人
文可以化成天下而聖人之神道設教以人文也
乃聖人用賁之道也化謂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
俗

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
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
質不爲陋固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雅道之中
眞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人情自質而
趨於文也易自文而反於質也難人之喜文如水
就下聖人一說到賁飾便慮到末流之弊便須爲
之隄防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利有攸往
天文與時變原是兩件但其氣則相通耳若化成
天下不過令天下皆成人文而已觀人道有自然

之文見得人有不可不著之文明有不可不止之
定分如此則知所以立教之準故能範圍天下示
之文明示之以止使皆燦然無有鄙陋秩然無有
踰越共由於人文之中而天下化成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述曰山下有火賁之象離火明於内艮山止於外
明不及遠也明庶政無敢折獄只根象上明不及
遠意來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述曰初九陽剛在離體之始剛正則不屈於慾離
體則本有其明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
在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以爲趾之賁也賁之時
六爻雖交相賁飾初比二而應四二與上與不下
文初四待文於上初亦不得其文惟以義自潔而
已象曰義弗乘也素貧賤行乎貧賤行而宜之之
謂義也初九得居下之理亦賁之道
敬仲曰軒車人之所以爲貴者初九在下義不乘
車窮不失義也以義爲榮不以車爲榮義在於徒

其榮在徙義在於趾其賁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
聖人於是發之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述曰象言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
然成離之主而性炎上故爲賁其須之象須待也
指九三而言象以文剛交賁之曰此與上俱興者
也王註得其位而無應三亦無應俱無應而比焉
近而相得也須如詩所謂卬須我友柔必須剛以
興起文明之盛故有斯義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

成賁不麗陽剛安得賁乎故曰與上興也
吳因之曰卽陰陽相與便見其賁九三之賁亦然
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成文陰之從陽陽之受
陰皆理所宜亦見順理成章處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述曰九三陽剛處文明之極而二比之陰陽相錯
賁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賁飾之盛卽生光彩光彩
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濡如也賁懼其盛也濡
懼其溺也三本剛正惟永貞而不變則吉三與二
非應而相親故有永貞之戒
羅彝正曰陵生於狎三能永貞二雖比已而終莫
之陵下陵上卑陵尊相賁者而至於相瀆則剛之
自失也
王註處下體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比俱履其正
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飾又得其潤故
曰賁如濡如也永保其貞物莫之陵故曰永貞吉
也
象言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有坎水自潤故
曰濡如據而兩獲之象章氏曰三四剛柔相雜且
離艮相連故曰賁如此又以兩卦相賁取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
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述曰六四以柔居柔在艮體之下求文柔之剛以
爲賁者去之尚遠而密近於三爲剛所迫內懷疑
懼雖履正位未果其志故有賁如皤如白馬翰如
之象四所乘者三之剛有馬象三爲互坎之盜有
寇象三既貞於二而無他則匪爲寇者而四遂成

其爲婚媾矣始雖懷疑終受上九之文無尤也
象旨睦績以震爲白爲馬震爲白馬者馬爲白足
顙爲白顛皆出震而震四之互象也檀弓戎事乘
翰翰白色皤白馬白與艮陽白賁同象宛然從受
賁之意六四艮體其賁將止而文將反於質矣當
位疑何也欲退則失上之文欲進則懼三之難或
飾或素鮮潔其馬翰如以待故曰疑也或言四與
初正應爲婚媾然卦主剛上文柔而言四上乃陰
陽正合之偶如屯二言婚媾指下初陽不指正應

之五況初既義弗乘矣以四爲往求初者泥也三
貞於二無强要掠取之意故曰匪寇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
有喜也
述曰五居中履尊下無應與六四近不相得而上
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於丘
園之象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五爲賁主不賁
於京朝而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獨任其質獨守其
約其賁飾之時而儉嗇若此於人情誠謂之吝然

任賢則於事可久守約則漸反於眞終成吉也鄧
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於文勝之
時而爲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
凡卦尊陽故履大畜蠱賁觀上九皆尊尚陽剛之
象賁上本文柔之主五以柔中親下之束帛戔戔
以將誠意雖吝而終吉終也者上也五得上之文
而喜可知也寧不吉哉象旨艮爲山丘爲果蓏而
又在震林之上則上丘園也束帛者匹兩爲束六
五以兩拆成爻之象又以坤畫九家爲束帛象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述曰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以
剛居之其本色也本色無色故爲白賁之象文極
而反質素賁於是乎止矣夫何咎孔疏白賁故无
咎守志任眞得其本性者也何以謂之得志在上
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無
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與他卦居極者異
矣
夫禮莫大乎去僞曰白賁其人心之本然乎周文

之敝。繼周者當用忠質。亦人心之所厭也。昔孔子謂子貢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又謂子張質有餘者。不受飾。達此可知聖人之學易矣。彖旨上稱白。賁賁者文飾也字從貝諧卉聲貝水蟲。背有雜文如錦者陰蟲也。談卦曰坤爲文今上以乾畫居。賁終則以陽漫之故其賁白謂不雜也得志者。蘇氏曰柔之文剛也往附於剛以賁從人也。剛之文柔柔來附之以人從賁者也。以賁從人則賁存乎人以人從賁則賁從乎己此上九之所

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其所賁故曰白受賁受賁者白也

一吳因之曰人雖正當騷擾紛華之日其心中定有一點厭薄處此是眞心此之謂志曰賁无咎便不汩沒了這念頭能反而得其太素太朴之眞心故得志

剝 ☷☶ 坤下艮上

述曰卦之所以名剝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勢必剝盡一陽而後已也爲卦坤順而艮止故剝至四而極五能順而止之此一陽所以不盡剝窮上反下而爲復也

馮椅曰五陰一陽之卦一陽在上下者爲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也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爲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爲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述曰荀爽曰柔變剛者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爲陰所變故曰剝也一柔變剛爲姤姤言柔遇剛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剝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爲矣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小人勢猶鈞等觀五陽在上君子无咎至剝則柔變五

剛而居之無復君子之道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爲君子危之也坤順而艮止卦象曰觀此卦象不可顯其剛直順而止之使不爲害可也小人既極其盛盛極則衰亦有可以順止之理隨消息盈虛以行其道逐時消息盈虛天道之所以行也

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可往而大有爲也謹身晦迹巽言銜命不犯手不觸時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爲世道計雖剝之時猶隱約委蛇於小人之間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吾之身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

順而止之卦有此象小人方盛不可逆止蹙亢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故六五爲剝主爻言官人以明君位也止權在五則羣陰皆順而一陽免受其剝矣此反剝爲復之機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言陽消至極必反而息無終盡之理見可以順而止之也

仲虎曰消息盈虛皆爲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

李氏曰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知其爲天運之必然其變也不可挽而其後也必復故爲順而止之之道一陽無恙來復於此而基焉乃知復之以順行養一陽於初動也剝之順而止全一陽於方危也皆爲君子言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述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民生厚下本坤言安宅本艮言

山高絕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孔疏剝之爲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剝也王註厚下者床不見剝也安宅者物不失居也厚下安宅治剝之道也

山附於地陸績曰譬高附於卑貴附於賤君不能制臣也君子以厚下安宅虞翻曰君當厚錫於下賢當卑降於愚然後安其居

殷士望曰卦言下剝上象言上厚下者譬之良醫得病之源者彖辭也得對證之方者象辭也各爻

象或從治或反治均之愈病易之道也噫君之剝喪元良自剝其良心惡能厚下安宅哉故崇德以培其基者不容已也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述曰剝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之所處也人以床為安床以足為安剝始自下故為剝床以足陰自下進剝陽而先及其足漸至於身也蔑陸氏以為削蔑也巳蔑貞謂蔑陽之正道也剝初卽滅下勢必至於蔑貞其凶可知此卦是據

見成五陰剝上九一陽初六之剝都是剝上九

項氏曰剝六爻小象皆以君道言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乃人君切身之利害也初為民位剝初則無民矣故曰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辯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辯未有與也

述曰辯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牀之辯殆必蔑貞而凶也與應也謂二與五應也二若有應則陰得陽以相濟而與陽相為體用無與則但從陰之故與陰為黨同一蔑貞而已以其位之中正故發此義

象旨鄭玄云足上稱辯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伸則相遠也愚謂二俯則聯初仰則望五正辯之象然皆陰類而無應故崔憬曰至三有應二未有與也二小人之惡若上有剛德之與則知有忌憚若五為陽剛則大觀在上而服矣

項氏曰二為臣位剝二則無臣矣故曰未有與也剝本不假言凶初二言凶者初患未深二德中正當可救正未遠凶也無能正之者夫然後凶故蔑

貞凶蓋猶有責望之意也

楊氏曰辯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與五陰一陽陽孤且外孰為之與故曰未有與也

丘氏曰凡陰陽相應為有與困九四應初六言有與是也陰陽不應為無與井初六不應六四言無與是也咸六爻皆應則謂之感應以相與艮六爻

皆不應則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言當
剝之時在上未有以應陰無以止陰之進也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述曰荀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無剝害意是以
无咎孔疏上下羣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違失上
下之情而往應之故得免剝廬之咎趙氏曰三以
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
家榞曰剝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爲善以有應於陽
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此爻

是也故不爲剝
六四剝床以膚凶　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述曰膚者牀之膚崔憬謂薦席也六四在下卦之
上陰愈上進與上九同體而切近有剝牀以膚之
象身卧膚上剝膚則切近於身非以膚爲身膚也
象曰切近災也五君位其象身也剝床及膚災近
於身小人近尊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
勢日成災其君必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
尤也
述曰五爲衆陰之長凡剝者皆其類也故雖體艮
欲止而在下者將依以進五位得中能部率羣陰
如貫魚之次第以順承乎陽有貫魚以宮人寵之
象魚陰物宮人陰類貫指一二三四而以之者五
也以宮人寵使均被恩眷此外無假借也如是何
不利之有蓋一陽在上羣陰所剝非五以柔中之
德總領以承陽則剝必盡矣剝至於五剝之極也
盈而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止之而更不言剝
王註處剝之時居得尊位爲剝之主者也剝之爲

害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者也若能施寵小人似宮
人而已不害於正則所寵雖衆終无尤也貫魚謂
此衆陰也駢頭相次似貫魚也
象旨五統羣陰如后統衆妾四爲夫人佐后三下
卦之長爲九嬪以主九御二爲世婦初爲御妻汝
吉曰一陽在上王象五陰居尊王后象上一陽御
衆陰王在宮象五統羣陰大順承君象貫魚然以
六宮嬪婦叙御於王寢望前先卑望後先尊

敬仲曰魚宮人皆小人之象貫以柔制之也寵以愛御之也皆順而止之之道制小人良難恐其不利也如貫魚如寵宮人則無不利矣故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逑曰此爻爲艮止之主一陽巋然在上不爲所剝有碩果不食之象果含生意碩果陽之實而在木末又爲上之象王註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

於碩而不見食也程傳碩果不食將有復生之機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者也君子指上陽小人指五陰一陽以五陰爲輿蓋陽所乘以行五陰以一陽爲廬蓋陰所入而處君子當剝之極必得其輿小人當剝之極則及其廬矣廬亦取在上之義陸績曰君子全得剝道安其位小人終不可安也象旨艮爲果故上九象碩果矣徵曰坤爲大輿五陰承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爲得輿也周宴曰艮爲廬象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小人剝極無所容身之象也

劉牧曰果不見食者葉爲之蔽上九不見食三五爲之蔽六三應上九而寧失羣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羣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

質卿曰碩果不食蓋天意所生人不得而食之既不食必復生息盛大生息盛大而君子得輿小人必食所安而剝其廬矣是睎剝其牀終必得其輿

其剝牀者乃自剝其廬歟象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乃所以深警之也

孫淮海曰碩果不食其義最精果中有核謂之仁醫家謂桃仁杏仁之類是也凡一樹之根株花葉結實皆在此仁之中復者復此仁耳此仁復而天地人之道歸矣然非剝之不食必不能致復之亨故剝之上九之象既可喜又可危也

義林曰飛廉惡來之黨方熾而四友十亂已產於周朝李斯趙高之惡方炎而蕭曹陵勃已生於漢

世陽其可盡剥乎若小人則商鞅出亡而無所舍
剥廬之慘何所逃乎

讀易述卷之四終

讀易述卷之五

復 ☷☳ 震下坤上

程傳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陽
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
故爲反善之義

朱子曰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
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
陰來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
來物事陰來謂之姤是偶然相遇觀姤復之名義

凡乾健坤順乾君坤藏可並言之哉

薛敬軒曰卦辭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述曰何妥曰復者歸本之名羣陰剥陽至於幾盡
一陽來下故稱反復陽氣反復而得交通故云復

亨也趙汝楳曰陽自下而上則爲剥今由上反下復於其所故卦名復陽在剥則窮今復則道亨出乎剥入乎復一元生生不息之理正會其時故無疾也五陰之朋咸來順之善補剥時之過故曰无咎陽之初復其氣甚微五陰方盛懼爲所阻塞而不得亨通无疾无咎則一陽動而五陰順之象也陰陽消長之道反復迭至復者剛反而復其道也卦有六位至七而變陽始消於姤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來復也陽消既久而復其長有不可過之勢復之所以亨也故利有攸往侯果曰七日七月

也函詩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周之二月古人呼月爲日明矣

象言剛言反見元貫終始而今循之反舊也剥上九剛爲止反遂成震爲動剛反即動也動而以順行者當剥極之後陽之始生不敢與陰正坤上龍戰之時動而不以順行之則無以養微陽之體而甚陰干陽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陽順而長陰順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爲復之道也道

者天運自然之道故曰反復其道

彖言天行者蠱剥復三卦蠱亂極而治復陰極而陽生乎剥往者以初初者復之主爻剛所自長也

丘輔國曰剛反言剥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章氏曰所謂剛之反者復其道也其復之數則不過乎七何也如時序自午至亥止於六月至子則

復矣易卦自初至上止於六爻至初則復矣七日者數之所必不能越乃天行一定之運也如是可利有攸往以陽剛一復則其漸長也必矣而不至於純乾不已也是復也其見天地之心乎蓋生物者天地之心也剥則一陽生生之機幾乎息矣但七日則必來復陽剛震動於下則乾元資萬物之始者已於此乎萌焉是復非天地之心而復不可以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見於一陽初動而非見於靜伊川先生發之已詳

况得快暢

王汝中曰易中凡言恐懼言惕言厲言號言悔吝危言驚之類皆指陽動之機而言故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合動靜之功也

質卿曰復如何便亨只是剛反而爲吾一身之主自然亨所以困只是剛掩无妄只是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看來剛不可一日而不復不可一時而使掩不可一念而不主於內

復者已之心也而實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已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已之心自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何生生不息之心也見之即入於無窮之門徵矣哉

濬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生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

復見天地之心要說得見字親切人當積陰之時以爲剝不復亨至於復乃見天地生物之心不可滅息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矣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地之心矣七日八月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天地之心矣剛柔消長皆天地之心而剛長則見天地之心矣

天地有天地之復世道有世道之復人心有人心之復天地以冬至爲復世道以亂極而治爲復人心以既迷而悟爲復人心迷而能復便足以合於天地之復而能默握乎世道復治之機卦合天道人事而論至爻乃皆以人心之復而言其義不可繹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述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王註復者反本之名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也卜子夏曰冬至陽潛動於地中也帝王者體化合乾故至日閉關絕行不務察事以象潛之勿用與時更始也卦以靜息爲主關宜開者而閉之商旅出於途者而不行皆取靜息之義魏莊渠曰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蔡氏曰商旅至賤后

至貴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爲事也
象旨先王也者先代之王也后爲時王也避先王
之遺意而廣其條也閉關象坤之闔戶商旅象坤
之衆俞氏說如此震爲大塗商旅之路坤爲靜不
行之象坤爲地方之象項氏曰彖取陽之復來故
可以出入象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述曰一陽震動於五陰之下剝之反爲復也剝於
上則反於下故曰不遠復陽本天地生生之心剝

而復如寐而寤往而來由未復前觀之故謂之復
震无咎者存乎悔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曰无祗
悔明初陽之復即天地之心不能不復者耳悔從
何來此天命純粹至善之體人心復還天德之元
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眞機吉之先見者也故曰
元吉
復之初爻即乾之全體當剝極之餘一陽來復於
下其體震動得正爲五陰之主此乾道由貞而元
無斷無續無間可息故曰不遠復此不遠即道不

遠人之不遠復而未嘗有失也能默識此體乎心
之復即復天地之心一陽爲主形色皆天身無有
不善者矣故象曰以脩身也於形著以檢身未已
敬仲曰意起爲過不繼爲復不繼者不再起也是
謂不遠復復於意不起之始也意起即覺其過覺
即泯然如虛之水泯然無際如氣消空不可致詰
人心自善自神自明應酬交錯如鑑中萬象鑑不
動而萬象森然意微起焉即成過矣微過即覺覺
即泯然無際如初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微動於

意而即復不發於言行則不入於悔其曰元吉吉
孰大焉象曰以脩身也明乎脩身當如此而脩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述曰復主初之陽剛六二以柔中之善密比於初
陽氣上進而柔體能順有必復之機爲休復也吉
矣象曰以下仁也初仁人密比於下在二有不容
不復者只以爻象剛柔正合之意言非謂二之能
下乎仁也
象旨休讀如休休有容之休二才位俱陰柔順中

正剛之來復而無所競故稱休復正與下仁之旨符會仁指陽不遠復以合下就是仁體顔子當之矣曾子追思其虛受之學不校之仁故曰進於誠休復下仁之吉也文中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王註得位處中最比於初上無陽爻以疑其親陽爲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鄰復之休也

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爲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爲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爲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退爲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述曰剛反之世柔不能競自二而上皆求復者也六三處震動之極過中失正困乃思復有頻復之象王註頻頻蹙之貌蹙而求復蓋微降發色而復愈改者以尚近初復也故能自惕厲而得无咎復貴於速曰頻復則去而迷復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以其震體有懼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述曰四雖非中位而六以陰居之爲得其正又處羣陰之中在順之體下與初應依中而行獨得所復者也故爲中行獨復之象復之所以爲復全在初爻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唯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象旨二以初爲仁四以初爲道者道自行言率性之義取四爲外體象也凡卦三四皆可言中如益三四皆以中行言又卦五陰二三近陽五上遠陽四居遠近之中在震大塗之上故曰中行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述曰六五之於初非比非應固應有悔然五位陽也體則坤之中坤靜而中有主能下順陽剛得居尊之體故曰敦復无悔象曰中以自考也自考如考中度衷之考五本中位得其本心故能自考不遷於物不動於意進於不遠之復亦免於悔也中之可貴如此繫辭曰復以自知此曰中以自考蓋亦庶幾矣

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五陰之中而

獨復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己之中有不善未嘗
不復于善也
李隆山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
嘗不附而順之無所於逆故復爲一陽之長而六
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爲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
臨爲宜泰爲三陽之長而六五則帝乙歸妹爲祉
大壯爲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於易无悔諸
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
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戒之旨所以爲君子
地云耳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於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述曰彭山曰迷復復而迷者也卦以初陽爲復六
在羣陰之上而遠於復陰暗之極者也故有迷復
之象孔疏最復後是迷暗於復以迷求復所以凶
也有眚災者暗於復道必無福慶唯有眚災也程
傳迷而求復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
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數之終師敗君凶至於
十年而不復甚言迷復之不可如此彭山曰言十
年者當復之時無終迷之理十年之後猶可復也
若以迷復爲終迷不復則初陽之復當遂滅息矣
王汝中曰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
主本逾求復而愈遠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
也吳草廬曰君道謂初陽所復之仁也迷復之凶
不仁之甚者也
虞翻曰坤冥爲迷陰柔而居坤體之上所謂先迷
也故爲迷復康成曰異自内出爲眚害物爲災荀
爽曰坤爲衆故曰行師謂上行師而距於初陽自

上升必消陰終有大敗是也虞翻曰坤爲死喪故
終有大敗其君謂五虞翻謂坤爲邦國故國君凶
矣十年者李鼎祚曰坤數主十也乾無十坤無一
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爲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
十則自爲坤之終故凡言十坤終之象江夏劉績
曰迷復凶有災眚此言不從陽之凶上六比君欲
爲六五征不服然終不克此言敵陽之凶是也反
君道者五中以自考上六不中也

、質卿曰易之凶未有大於復之上爻者蓋人心不過迷悟二端復不可迷也若迷於復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甚其辭耳

復亨節晁公武氏曰自剝至復入也自復至夬出也臨泰復之朋也爲內卦曰來反復音覆與剝相反剝卦覆而成復故曰反復其道剝之初升爲上上降爲初一與六爻則其數七故曰七日來復而句皆以剝言之不必泛指他卦也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剝曰君子尚

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二卦對言道之興廢要之皆是天命然易之意凡以爲君子謀聖人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吾以是見聖人之心

六三爻頻蹙也六三不中不正不可以言復然當復之時親與下仁之賢相比猶知有復也但其覺不早其過已形其反而得本心也必至嚬心蹙首而後能爲翬復之象雖不如二義无咎也楊廷秀論休復微曾子子夏不聞喪朋之過微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此正可以明頻復之義

上六爻項氏曰二與初比四與初應三與初同體者也獨五上二爻與初無交上窮陰而不反故災眚凶敗並至而不可解陰勝之時君道常爲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又曰反君道也事若在君則爲亢陽不爲窮陰矣上六居純坤之極故曰至於十年不克征泛言災害恐與諸卦同故別言行師用國之禍以明其凶之大且久也上六即坤之上六龍戰之爻故有行師之象蓋與初戰也、

无妄䷘震下乾上

程傳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金賁亨曰无妄誠也史記作无妄蓋有所期望非誠矣其義一也各爻辭兼有此意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述曰震主初陽由乾索也震乾合體爲動以天彖旨妄者二陰耦畫之象无妄者一陽奇畫之象陽一在内則不二故名无妄元亨利貞无妄之德也趙汝楳曰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曰利貞況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焉妄得不利於正乎不然則眚從内生其於往也將何所利震之初陽即乾之初畫剛自外來是外卦純陽之剛來下爲卦主也震一君二民初陽爲主二陰順從之象動而愈健純乎陽德所主之剛不隨動而衰也剛中而應孚於柔中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使有妄之道滅无妄之道成非大亨以正而何何如動以亨也動以正也何如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故曰天之命也明剛自外來者非由外鑠自乾而來象自天降命也所謂无妄正而已震動而歸之靜也匪正則失其貞靜之本體矣故有眚而於往不利无妄何以有匪正乎既已无妄而更有所往動無所之動非正也妄也天命弗祐焉凶悔吝隨之吾得行乎哉正言之曰何之矣又反言之以歎曰行矣哉甚言其不宜往也

按卦辭重正字九居初六居二正也六三不正故有災九四可正故免於咎九五得中故疾而有喜卦詞其匪正有眚則上九當之咎

象言卦以下爲内上爲外陽本在上故稱外來對大畜之辭也大畜以艮止一陽爲主剛在外无妄以震下一陽爲主剛在内内動而外健故大亨五剛中而應二故正正釋貞天命猶言乾道天地之中正即道道即命也其匪正有眚說文目病生翳曰眚人心一无妄其有妄如目有眚眚非實有妄

也

淮海曰程子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又曰離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亦妄也得經旨矣朱子解无妄以爲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實即是理理即是自然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故无妄者正也卦詞曰大亨利正初九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宅心之實也所謂正也動而健行義之勇也所謂正也五剛中而二柔中以應待物之誠也所謂正也正者天之命也故大亨也卦詞曰匪正有眚不利攸往則反是也天之命即實理之自然无妄者吉凶禍福悉付之自然雖吉凶禍福之來無常而吾之正則有常故吉與福亨矣凶與禍亦未嘗不亨以亨道在我也不正則雖吉與福何亨之有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者天之命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述曰應言天下雷行无妄今云物與无妄者欲見萬物皆无妄也先王以此无妄之盛養育萬物盡物之性而不爲私其斯以爲動以天乎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胥此矣而總則盡性之事性誠也

湛原明曰天爲純陽雷者陽之動陽動而萬物發生句者萌甲者拆蟄者驚藏者發洪纖高下物各付物而天不與焉不與焉者動以天也動以天者无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聖人體无妄之道也茂盛也動以天故盛也因其時而施因其物而付聖人无與於時與物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體天而无者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述曰李舜臣曰震陽初動誠一而分剛實無私以此而往動與天合其又奚必有應而後能往哉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主卦體剛得正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

象旨初九即剛之爲主於内上應九四兩剛不相牽係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故曰得志趙氏曰陽在下者必升於上況乾父在上乎初无妄之體動而上往可得上升之志以得志爲吉也升初六曰上合志也取義同得與合微有優劣无妄陽而升

陰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述曰耕農之始穫其成功也田一歲反草曰菑三歲悉耨曰畬无妄主震初動於六二坤土之下二以柔順中正而從之二又應五爲臣從王之義蓋不造其事而主之初不擅其美而居之五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六二貞靜之體如此不發首而耕不創新而菑陰道無爲承令而已不自功而穫

不自利而畬陰道無成代終而已未嘗或有富之之心焉此之謂无妄則利有攸往言則者見匪正之不利也陰虛故未富敬仲曰未富者虛中無實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

卜子夏曰剛正而在乎前柔守位而上應也其可妄乎不舍初以首事不與隣以謀富故不耕不菑穫畬而已矣承令而行則利其往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述曰質卿曰六三无妄者也履非其位已則不妄而災或罹之曰无妄之災其象如何如或係之牛彼無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無故而去也而邑人受其災則亦以無故而罹也無故之事則人所不能爲之必也行人之與居人兩不相值得牛之與失牛事有相因蓋適然之遭如此君子烏得而避焉紀聞曰或係之或得之皆無與於邑人而災不免焉无妄之災也若邑人之牛非无妄也象旨陰不中正居震極而至艮止不能攸往故象如此

象又以行人得牛明邑人之災理之所有也夫無故而得妄得也有得者必有失者程傳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之失牛乃是災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述曰卦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九四陽德陰位本非正以乾體乘二陰之上而於初震之動無所係

累不至于匪正故有可貞之與可貞則免于咎矣
可之云者因其以剛居柔得恕之也與坤六三可
貞之義同象曰固有之也乾初體乃震一陽所自
來是貞其固有者此所以爲可貞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
也
述曰九五卽剛中而應无妄之至也凡疾生於有
妄无妄則何疾焉以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
治則有喜也

五爻本乾剛中正六二應爻亦陰柔中正曷爲而
有疾卽雖剛柔俱中且正也然乾健在上震動於
下動而未正剛而不中亦足爲五中正之疾此所
以謂之无妄之疾若又惡其震動而必欲止之則
乾剛之體與震動隔絕不通非一體之道而何以
爲无妄之主哉
侯果曰位正居尊爲无妄貴主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當无妄之世而有妄者五何能不憂疾也大禹
泣辜成湯罪己皆以妄爲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者
疾非以有妄而致自當緣无妄而愈所謂勿藥不
外求也註疏藥攻有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
試也若其試之恐更益疾也如人無罪忽遭禍患
不須憂勞救護亦恐反傷其性程傳五旣處无妄
之極故戒在動動則妄矣
蘇氏曰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
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養其大正也烏
可無哉故曰勿藥有喜
質卿曰大舜之祗載瞽瞍夔夔齋栗周公之身值
管蔡亦爲几几用此道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
也
述曰李過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
也乾體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行則有眚矣無攸
利卽卦辭不利有攸往王註居不可妄之極惟宜
靜保其身而已故不可以行也
象旨上九以乾主爻健極而居卦終故其象如此
无妄之德動而健非禁其行者此蓋由位生也禍

福无不自己求者无妄而更欲行則異自内生已
非无妄又况於行而窮之乎敬仲曰窮之則災是
也窮之也者窮之也往說文云之也由是而之爲
故吉行則進而有爲也崔子鍾所謂下三爻貴動
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
諸理齋曰三之有災者位也上之有眚者時也理
無不可行而時有所阨君子安於時而已矣不行
何眚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君子所以不與時俱
亢也

淮海曰九爲乾體初爲動始所謂動以天也動以
天爲无妄爲往不吉故初九曰无妄往吉其動也
若柔順中正循理而行不存謀利計功之心則人
皆可處地皆可居事皆可爲故六二曰不耕穫菑
畬利有攸往動能不妄或處不得正亦意外之事
君子安之蓋災至無媿君子之所能无妄免災非
君子之所能以災非无妄之所免而妄動以求免
災君子不爲也故六三曰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
人之得邑人之災已能不妄而下無應與則但當

守正不可妄動取咎故九四曰可貞无咎无妄之
至中正相應而猶有疾疾非以有妄而致自當緣
无妄而愈故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處時之
極雖能无妄不可違時而行以其窮也故上九曰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初之吉二之利三之災四之
貞五之喜六之窮皆无妄之時也或有往或無期
必或順受其災或固有其貞或不試藥或不行皆
无妄之道也君子之所以動以天與所以必合正
理與

初九爻項氏曰无妄之時以誠滅妄以陽滅陰凡
陽皆勝凡陰不利初九剛自外來而爲无妄之主
所往皆吉可見陽之得志矣故曰无妄往吉得志
也往說文云之也由是而之爲故吉
六二爻項氏曰六二居中守正異於他陰猶戒曰
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加一則字蓋疑之也
故曰不耕穫未富也陰爲虛陽爲實六二以陰居
陰雖在无妄之中猶未得比於陽必能盡絕人爲
專用其天是併穫與畬皆不爲而後可以往配於

陽也以田事考之耕者禾之始穫者禾之終菑者地之始畬者地之終六二當无妄之時居中守正上應純陽有去妄存誠之志然必併其始終而盡絶之無一毫私欲遺種於其間則妄盡而誠存矣苟有一毫未去便非純誠猶未得爲无妄二之利有攸往往與五應五之有喜喜與二應二爻相應本皆中正无妄聖人以六二爲純陰故於二爻皆深戒之二之不耕穫菑畬所以深絶其妄種也二之陰柔使其有妄則徒戒不足以止之且息妄之

事亦非他人之所能預必其中心自不耕穫自不菑畬然後爲眞耳故皆曰不以見其自不爲也若待戒而止則可以爲難矣未可以爲无妄也

大畜 ䷙ 乾下艮上

程傳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藴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趙氏曰大畜之義在已則爲畜德在人則爲養賢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述曰天下惟陽爲大亦惟陽爲能畜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彭山曰畜以貞靜爲主艮陽在上乾之三陽上進賴此以止故曰利貞有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藴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爲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不家食吉以艮止於上取義利涉大川以乾健在下取義

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于中形于外自有不能

已者見大畜之所以為大也彖言賢謂陽尚賢者五尊上九之陽也小畜巽陰畜陽非正大畜艮陽畜陽則正不以止健之功歸於二陰之小也養賢蒙上文尚賢而言五能養賢與食天祿使樂於其養一遯素飱然後賢者不在家自食斯其所以為吉也上九一剛屹然在卦之外非尚賢之君隆師臣之禮彼豈肯受其養故言不家食吉武尊尚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尚賢也利涉大川大畜養賢之功用也卦以上九為主不曰應剛而曰應天

總以上卦應下卦故不取二五剛柔之應知此則知大畜之貞矣

大畜內乾健外艮止彖傳云能止健獨與他彖異蓋止即穆穆文王緝熙敬止之義非止其健而不進之謂也止健並重但玩味能字畢竟上九為大畜之主爻

象言大畜大壯皆四陽占皆曰利貞何也仲虎曰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無禮畜而不貞其畜也傅而寡要又云陰生于巽巽陰之微也故曰小畜陽終於艮艮陽之究也故曰大畜艮畜乾貞巽畜乾悔也

王註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剛上謂上九處上而大通剛來而不距尚賢之謂也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大正未之能也不家食吉養賢也有大畜之實以之養賢令賢者不家食乃吉也尚賢制健大正應天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述曰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天為大器山則極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姜廷善曰天積氣也今虛空中無往而非積氣亦無往而非天山有空洞處積氣未嘗不在焉謂天在山中實有之也王汝中曰山之體小而能蘊天道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約禮多識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

蘇氏曰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於不學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厚其學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述曰大畜艮止畜乾健也初以陽剛健體居下必上進者也而當艮畜之初艮爲小石與初相磨厲也利已者受其磨厲也子夏傳云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意近之矣災謂艮山之阻石介曰乾雖剛健前遇山險必不能通

汝吉曰初九以微陽當畜之初剛德自勝潛體能下不犯災行止而止也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述曰九二剛健與初三同爲乾體故有輿象二在中有輹象當大畜之時陽剛得中遇止而止象輿說輹自說其輹而不行也輿而說輹特說其車下之縛而其中如故不失爲輿也二本中位中故無尤汝吉曰剛健自克內心寧極蓋中無愆尤而德以彌畜也自畜者善也

象旨環溪吳氏曰輿說輹一也在小畜之三未免反目在大畜之二則無尤以其中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述曰健極則行止極斯通三上同德心志合而從焉象良馬逐也馬非逐不行乾爲良馬爲行健九三得位而初二隨其後故曰逐蓋比德齊力並驟齊驅之象以艮止在前未可輕進有利艱貞之象進毋傷易艱則不危進毋失正貞則獲安猶且日

閑輿爲日閑衛爲特慮而不知備說進而不知戒鮮不及矣象旨輿指二衛指初九三居終日乾乾之地與二陽同心日討國人軍實而爲行計也如是則不失其馳安行執道利往也夫張氏曰二之輿說輹而不進三閑輿衛而不輕進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大畜之權在上故曰能止健健而自止此三所以合上之志也

卦以畜德爲義乾陽因艮止而自畜也且如人之

有剛德健質者篤於上進其志固爲自强矣然不受磨厲躁決過當適足累德又或少遇沮抑輙懷慫尤不能中心寧耐或恃有同德之助快心以逞如馬趨風驟而傷易不良於行豈能成攸往之利故三陽之善自畜也初乾之下而遇艮在上曰有厲利已者受厲也不必言四止初也九二得中象輿旣駕自說輻而不行不必言五止二也九三在止體二陰之下本欲進而不輕進象良馬逐而猶利艱貞日閑輿衛而後利有攸往蓋止於至善之意與上九艮體合志而成大畜矣三陽之能自畜

乃以剛健之體進於篤實而輝光日新者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述曰彭山曰牛陰物六之象也六四爲艮之初童牛之象牿即詩所謂楅衡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也自畜者言六四柔而得正童牛未角之時而即牿之牛習于牿而忘其觸焉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惟四有順正之德故大善而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喜其當大畜之時能畜止其陰不爲陽剛之害功不勞而性無傷也

卜子夏曰牛陰類也而又童焉居牢而安能止其健不勞備而得其用則何往而不濟焉故大吉有喜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述曰六五柔而位則剛畜之當早不畜則陰躁亦足爲害居大畜之五位畜之得其道故有豶豕之牙之象牙閑之之具也豶豕閑之之早也柔中有剛閑之方馴所以爲吉四喜深而五之慶則邦國

之福也牛豕皆畜獸於大畜係之牛爲純陰係之六四豕陰而躁係之六五牿牙皆於本爻艮止取義但借陰以見陽之自畜耳若謂四畜初五畜二是小畜大矣初二亦無牛豕之象

六四柔順得正能自防自檢如童牛及其未角而牿之不待禁而無牴觸之患矣六五以柔居剛能自克自制如豶豕而閑之牙不待禁而無躁突之害矣自畜者言則爲遏惡於未萌止邪於微眇自畜人者言剛爲履霜而識堅冰羸豕而孚蹢躅湛

原明曰治己治人其道一也
陸佃曰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杙也今海岱之閒以杙係豕謂之牙按爾雅釋獸豕子豬豶豶注曰俗呼小豶豶爲豬子然則豶者豬子也
△四五陰爻之言畜者畜德之難難于止健止健之難以陰氣之累也先儒言英氣於害事養之未成以英氣爲正氣每傷於躁動爲陽德之害故以童牛之牿豶豕之牙象陽之善自畜也四得正五居中皆爲艮體得止健之道陽氣消盡則剛健爲純陽之體是之謂大正是之謂大畜可以受養賢之與成濟川之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述曰上九畜之極卦之主也隨畜隨發不足爲大畜惟畜之極而大發何所不通故以何天之衢象之四通八達無所障礙曰何喜之也亨即不家食利涉大川之意艮陽在上本上行者天道也畜而至此矣則用事乘乎六虛入於無礙之門故象曰道大行也畜之大故行之大也艮爲徑路在上則天衢之象行字正與衢字相應何與商頌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同虞翻曰謂上據二陰乾爲天道震爲行故道大行也
畜以止爲義以養爲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行也養之欲有以行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輹止也閑輿衛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爲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始達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騁駕於天衢之中其亨可知

頤 ䷚ 震下艮上

趙汝楳曰、頤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頤本虛而下猶動、故動之體凶○止之體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弔凶、以動極也、四叢乎正、五居正、上厲、故皆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述曰震艮上下二陽內含四陰下動上止故爲頤養則頤之義也頤養惟正則吉彖言頤貞吉指艮卦似離目有觀象觀頤震觀艮也口容止上九止體之成故得專頤名震動有求義初動而凶故示之觀頤自求口實六爻總以由頤歸之於上此卦當以上九爲主

頤主上下二陽言陽爲實陰爲虛陽實故能養陰陰虛則受養於陽震陽在下動於衆順失養人之義則凶艮陽在上止于其所羣陰皆由之以養則吉自養養人無二義也故自求口實頤之則也彖曰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與孟子以善養人中養不中才養不才義同養及於天下則與天地養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爲大極言養道之大而贊之養物養賢養民皆使之以動止爲義也○養物養民天地聖人之所養如此、天地無心而民自生自成○聖人無欲而民自靖○天地父毋萬物聖人父毋萬民而皆非已養也○天道王道貞而已矣○故曰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也○

頤貞吉姚信曰以陽養陰動於下止於上各得其正則吉也

趙汝楳曰其正云何觀頤之畫知其虛且動之不可也故自反以求口實蓋虛則爲頤有物則爲噬嗑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爲實也外假則以動爲養不以止爲養無所外假烏乎而能實釐頤之虛合之則口自實無所實而實焉斯其爲正而吉也

按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二卦始終萬物、故曰天地養萬物、萬物衆陰也聖人養賢及萬民上下兩陽

爲賢四陰爲民

鮮于侁曰六爻與彖違戾者上下不順也九頤之道以尊養卑以上養下今震下艮上長反動而求少少反止而養長故諸爻皆以顛拂言之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述曰孔疏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爲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愼言語裁節飲食皆取止其動爲義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

故於頤養而愼節也陳皐曰言語者禍福之幾飲食者康疾之由動止得其道身乃安頤苟禍患未免于身何以養人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述曰卦以養爲義故重二陽四陰皆其所養也初九動體以一陽而處於四陰之下有靈龜下伏之象觀亦動意朶頤震反生下垂之象也初時淺位下不能養人徒自顧而垂下其頤以求食所志鄙劣凶之道也爾我與中孚同不主初四相應之說離爲龜頤卦內陰外陽似離故初象靈龜靈龜紹介天明爲國大寶所以可貴非徒取其咽氣足以不食而已初九陽明本貴當養賢之世局於處之卑動於情之欲舍其靈龜之明兆徒顧口實而朶頤不能公其養於人而私其養於已也以非天地生賢以養萬民之意失頤貞之吉故凶象曰亦不足貴陽貴陰賤陽專自養不能養陰失其所以爲貴也玩亦字可見豈如舊說朶頤謂四舍已而徇

人之爲卑賤哉

梅氏古易考原曰九爲卦主故稱我初處下不當養人之任爲靈知自養之龜然雖下伏而猶上觀乎上九蓋羨上之能養乎下而不無舍已以爲人之意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述曰象旨說文曰顛頂也謂上九卦由頤者傳義謂倒恐不然丘說文空也王肅謂六五是矣由頤

不在六五空顧耳丘覩顛爲下六二顛頤拂經於
丘頤征則必凶二居柔位與五應五雖無養人之
德而位在焉二雖中正然震體妄動求養於顛頤
拂經常之理越六五丘頤而之上知由頤之爲利
而不顧凌上之非義其求妄矣故征凶象曰行失
類也以非其應也
質卿曰人各有類行無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
易動卽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之
征凶正以行失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
道大悖也

述曰上爲正應三居震體求養於上本爲正理然
履不得位行不得正王註所謂納上以諂者也拂
養正之義故曰拂頤貞凶處頤而爲此行十年見
棄者也立行若斯無施而利金賁亨曰養正宜靜
而三居動極則尤凶雖與上正應而自處悖道故
曰貞凶初九以陽居陽未至全悖於道六二以陰
居陰不征則免於凶六三以陰居陽位不中不正

敢動於欲道大悖也
紀聞曰初之示戒欲其不溺下以從欲二之示戒
欲其行不失類必求正應三之示戒欲其不徇利
害義縱欲傷生也質卿曰拂頤大悖乎養道如以
藥石養生以粱肉伐病以嗜欲殺身以貨利殺子
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心皆拂頤之類也故
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
之吉上施光也

述曰象旨六四亦顛頤然同體艮故吉也艮爲虎
卦肖離目有視象眈說文視近志遠馬君云虎下
視也四下正應初故視下爲近上與四非應非比
故志上爲遠初九舍四不養四不下視初逐仰而
求於由頤以下求上以陰求陽於義不悖有吉之
理故以虎之求養於外者象之虎之威在目故視
眈眈上九由頤能應其求故其欲逐逐而又逐
饜其飢渴之情也陰求口實乃其正故无咎初指
上爲龜者肖其全四自爲虎體其位上指上九艮

有篤實光輝施光言養及四也

上九爲順之主。養君德以養天下。皆其能事。故六四之吉。曰上施光。六五之吉。曰順以從上。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述曰虞翻曰失位故拂經王輔嗣以陰居陽拂頤之義也五君位以養人爲經而才質非陽不足以養天下二三拂之位不當而失民故曰拂經艮爲君頤主九而居貞吉象也爻何柔而體艮止艮之

主爻適當其前故不利涉大川也

程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才質不足上有陽剛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養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必居貞則吉以陰資陽正也居貞而不變斯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吉也然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趙汝楳曰夫涉川濟險乃陽剛者之所能五方以陰虛委養人之責於上九則何能任濟川之事耶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者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體則反是

仲虎曰五獨不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由順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順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頤之時以柔承剛也六二亦拂頤而彼曰凶此曰吉者何也下三爻動皆凶上三爻靜皆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述曰象吉上九以剛居柔當卦之成施止之權在焉養君德以養天下卦之所由頤也艮爲小石厲象心匪石而不可轉止之義卦有舟虛之象故又利涉也王註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爲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貴而無位是以厲也高而有民是以吉爲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也

敬仲曰上九有公師之象一陽在上四陰隨之有舉天下皆由上九而得其養之象故曰由頤人臣而居盛勢雖危厲之道而上九以陽明之德居公師之位又以六五好賢柔順有順從之象故吉觀時物之宜雖濟險可也何危之有舉天下咸賴之故曰大有慶也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趙汝楳曰頤以止爲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羣陰之得所頤者由於上也上居亢極羣

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利涉大川不亦宜乎

慶不易得也慶而大有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柢於厲之一辭故知敬與肆蘊於心者甚微而理欲之分吉凶之判所係者甚大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齊人由陳氏而得養至於殺逆不知厲也苟知厲矣則君臣上下皆遂其養寧非大有慶也

大過 ䷛ 巽下兌上

程傳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彭山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卦名爲剛過但謂任重之過耳先儒以過之大與大事過爲二義則支甚矣温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述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二陰居四陽上下不勝其乘弱故爲棟橈之象程傳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中强而兩端弱是以橈也棟橈則當修而卦才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攸往乃能亨也

象旨史繩祖曰本末字皆從木以一陽藏於木下爲本以一陽散於木上爲末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皆處於外猶之木焉上缺下短

本末弱是也剛過而中四陽故稱過皆在内二爻故稱中非謂二五皆中二五繇辭皆無中意也剛雖過而當於中不用壯矣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說行。則可權。故本末雖弱而利往也。

陽爲大爲君子當大過之時剛實於内朋聯勢合操持太嚴議論太高刻覈太至不能消濟柔和平懷虛已以至激厲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凡陽盛者陰必衰而卦之上下皆陰本末弱也本末弱而中剛之重不可支故棟橈曲也室以棟爲主棟橈

室將傾焉此大剛則折之象也大過之時非剛則無必反之力非居中勢盛亦必不能反非内巽而說以行之則無善反之機如此過而不過可以抑中强之弊扶本末之弱故利有攸往乃吉也即所謂棟隆吉也

仲虎曰既言棟橈又言利往而後亨是不可無大有爲之才而天下亦無不可爲之事也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大過之時大矣哉君子有爲之時也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述曰澤在木上澤水漲而没木也澤者滋養於木木反爲澤所滅大過之象澤能没木而不能使之仆以其植根固也君子體之故用之獨立不懼舍之遯世無悶章氏曰常人獨立不免有懼心遯世不免有悶心元陽不充故無定見無定守也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懼何悶之有此所以大過乎人也觀卦象可見

質卿曰澤以說木者也而至於滅木過矣過矣君子以大過之時皆衆志所趨而致然也人皆以尚同爲高而已則獨立雖遯於衆而不同於衆也獨立則謗議所叢矣即叢之而亦不懼也人皆以遯世爲能而已則遯世雖處於時而不耀於時也遯世則文質俱隱矣即隱之而亦無悶也此非以其過高之行過乎人也正以其堅持之操挽乎過也世道之攸賴正在乎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述曰初六陰柔在下以承上之陽剛故有藉象茅
柔物白茅則至潔者巽爲白故云藉用白茅彭山
曰大過之初柔而處下承二應四陽剛得此不至
於大過矣文言傳以爲慎之至亦謂其能濟剛之
過也故无咎先儒以藉用白茅爲過於敬慎非也
蓋大過止是陽剛之大過柔之在下正所以濟之
敬慎安得以爲過邪
象曰柔在下也爲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爲藉
善陰之辭也二比初故無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

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六之柔故遂有棟
橈之凶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
女妻過以相與也
述曰象旨稊者陸氏謂楊之秀上應兌澤故生楊
近澤之木故以象也大戴禮云五月楊稊稊者發
乎朱先生云根非也卦以初爲本至二則非根矣
虞翻曰巽爲楊乾爲老老陽故枯楊在二也十二
月時周之二月兌爲雨澤枯楊得澤復生稊老夫

自互乾言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故曰女妻大過
之家過以相與老夫得其女妻故無不利虞翻謂
二過初之長女與五五過上之少女與二是也朱
義本馬荀說曰比初陰非象旨矣王註老過則枯
少過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
榮是或方技之所祖乎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述曰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棟之橈
於卦以四陽也四陽之中猶有二四爲陰位九三

重剛棟而過重勢必難勝且居下卦之上而末又
弱安得而不橈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
木所能支三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故棟橈之凶九
三獨當之象曰不可以有輔也輔三者上也上柔
不能輔而九三過剛自用不可輔寧免橈折哉虞
翻曰本末弱故橈輔之益橈故不可以有輔也陽
以陰爲輔也
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
上棟隆於上之象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

本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橈乎下其下不橈其棟爲得不隆隆非有所加也不橈乎下而已矣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以有輔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述曰棟之剛柔適中則隆然在上而室安九四以剛居柔下應初六有白茅之藉故下不橈而棟隆矣所以吉也象言有它吝子夏傳曰非應稱他指三言朱先生以下應初六爲有他非也三與四比同是棟也三橈則亦爲四之羞故曰有它吝彭山曰見三終爲大過之害而四不可不知謹也象言下亦謂三四以陽居陰不至於大過故不因下而橈凡畫卦者自下發而上故三視四得稱下

初六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四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觀象玩詞何待註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述曰象言爻辭承九二言五陽之極以過二與初枯楊之稊至是畢達而華初巽長女爲老婦至是得五互乾爲士夫剛過而在中故无咎居羣剛之上而當大過之極故无譽彭山曰枯楊至五而復生華則陽剛盡發後無結實之功雖其起於九二而未甚過者亦與諸陽俱至於此而盡矣故爲老婦得士夫之象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女妻猶可生育士夫有老婦無復生道矣

何可久也枯楊已非可久之道况復生華是速之也彭山謂棟橈之速也五陽得位居中故象士夫老婦得其士夫則老婦爲主其義則陰柔爲主蓋

九五重剛汰侈已甚陰反得而乘之象老婦得其士大夫不能制義而婦反能奪夫剛是柔之過而剛反柔也故曰亦可醜也生華不久其此類歟

諸家以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居柔陽未至壯而得陰助故有枯楊生稊之象在人則老夫得女妻之象上九陽剛大過而上比過極之陰不能有益故有枯楊生華之象在人則老婦得士夫之象

虞仲翔論過以相與異於諸家第謂二過初之長女與五五過上之少女與二二則似未瑩二五皆陽陽亢而無與則不發生當是二過其應與上五過其應與初所以枯楊皆能發生獨大過之時得過其應故謂過以相與是實象若以二比初五比上則於巽長兌少之義爲悖惟其過以相與故名大過而非它卦剛柔相比相得之常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述曰上六乃末弱易搖之地當諸陽過甚之時如

老婦得士夫勢不能久棟橈必矣才力本柔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無救棟橈之凶王註志在救時不可咎也雖凶无咎不害義也虞翻曰兌爲水澤頂首也上之象下應於三如頂沒兌澤中也乘剛咎也得位故无咎與滅耳同義也

象旨大過二陰事陽過泰矣幼清曰初柔居下得所故仰承者謹而又謹上柔居高不安故下行者卑而又卑如行過涉水愈趨於下而沒其頂也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澤滅木棟橈棟隆老楊生稊枯楊生華皆自兌澤巽木取象、

質卿彖辭解曰大可壯不可過也大者一過勢將偏矣害可勝言如周之文初甚郁郁及其過也遂至於文滅質再如東京之節氣初甚凜凜及其過也遂至標榜過高寖成黨禍大之不可以過也如此在卦四陽居中而過甚故爲大過是大者過也

卦之初上皆陰初爲本上爲末是政本之地與旬宣之人皆不舉其職則大者之勢雖過徒有其名乏其實如室雖宛然而棟則橈矣棟橈而室將巽頹也棟既橈矣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卦之陽雖過而二五之剛皆得其中是布之庶位者猶有持平之人又內卦之巽爲主而又以說行之是輯和人心者猶有說豫之澤也以是利有攸往乃可以少持其過而得亨爲求大過之時相率而趨於浮動也甚易相持而入於和平也甚難相習而流於

委靡也甚易相勉而底於勤厲也則難非明炳於幾先者不能燭其微非心持於公平者不能挽其末其時大矣哉

蘇氏彖辭解曰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于內謂之小過小者過也過之為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無臣之世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

之為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為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棟橈屋將壓焉故大過之世利有事而忌安居君侈也甚而國无憂患則上益張而下不堪其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于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急人患至而人急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剛過而

中說而巽行利有攸往乃亨

坎☵☵ 坎下坎上

、程傳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

、李舜臣曰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卽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卽神寓於心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

○質卿曰乾坤之外坎離爲要皆伏羲氏始畫入卦之正卦也坎爲陽陷陰中離爲陰麗於陽夫陽天下之主也陰天下之副也主以得正爲貴不可有所陷陽一陷必入於陰一入於陰便成危難在人心爲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在世道爲艱難險阻之場必以出離爲貴故坎之六爻能超出者便是吉也陰以相依附爲道不可無所麗

陰一不附麗乎陽便失所主一失所主輕則爲錯尾重則爲焚棄故麗者陰之正道也六爻亦以此辯之

章氏曰六十四卦獨於坎曰維心亨入卦獨於坎曰爲心病信乎坎中一陽有象於心也有孚則心亨多憂則心病人人同此心也安得常亨而無病哉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述曰坎以陽陷陰中而名內外二卦俱陷故名習坎陽實有孚之改陽明在中心之象處坎中不亨矣維心則亨不爲其所陷也誠心而行則能出險而可嘉尚止而不行則終於坎矣坎以能出爲功也薛氏曰坎非用物以習爲用故名異它卦蓋言用坎之人也

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水流猶云洊至皆明重險之義流而不盈未能出乎險中也水行險中不失其信此所以爲有孚也荀爽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虞翻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象旨維心亨身尚未亨也以剛中指二五也行有尚者坎忌不流然本勞卦也故行則必通坎流水與兌澤盈科後進者異虞翻曰行謂二尚謂五二位震爲行動而正應五

故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指上坎地險指下坎天險地險故曰重險互艮爲山丘陵象本卦象如川也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天險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

章氏曰習坎有孚只是行險不失其信便是出險之道故曰維心亨否則行險僥倖同歸於初上失道之凶地險王公守國之險皆有形象險天險無形象心之陽剛善用險者能保坎中之陽以自拔於衆欲坑坎之上而不爲所陷斯得天險不可升之義矣

王註坎陷之名也習謂便習之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也內亨外闇內剛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也坎以險爲用故特名曰重險言習坎者習重乎險也險峭之極故水流而不能盈也處至險而不失剛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習坎之謂也便習於坎而之坎地盡坎之宜故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國之爲衛恃於險也言自

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非用之常用之時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述曰陸績曰洊再重習也水再至而益通流不捨晝夜重重習相隨以爲常有似於習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象旨陸司農曰趨而下者至也常德行則險而不變坎剛中之象習教事則險而能應重坎象也

彭山曰常者內實而有常之意常德行一陽爲主動不失中坎險有孚之象習如水之洊習修道之

謂教教事謂我所學之事也惟變所適其事不一習之則處險如夷百險如一坎派不失其信之象習教事即所以常德行也諸家以教事分屬治人於坎義不切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述曰象旨窞王肅云坎底也在習坎之下故曰底說文云坎中更有習也習坎以全卦之時言入坎以二體之內言彖言習坎而爻繫於初者重險之下才弱而無以自拔也道謂處險之道中正是也

初陰不中正無以出險也

趙汝楳曰習坎云者指爻之位以其道在重險之下也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於坎窞之中宜其凶也象曰事無險易處之皆有道焉苟得其道雖險可易雖凶可吉初不中正失行險之道故象曰失道凶也猶謂得道則免不可盡諉之於時位也

質卿曰坎之六爻初與上皆失道蓋處坎有道濟坎亦有道得其道即可出離失其道終於陷沒其道惟何要歸於有孚也一或不孚蔽胥及溺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下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僅求小得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述曰九二陷於兩陰之間故云有險以剛居中而質本陰柔其求可以小得方在險時未可遽望出險但求小得足矣處險之道當如是耳

象旨小得險中所得也陰小指六三九二才剛志柔未能出險與五皆以險相臨而不相應三方在險相待而全故易求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述曰王註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

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支而不安之
謂也出則無之處則無安故且險且枕也來之皆
坎無所用之徒勞而已趙汝楳曰六三才柔位剛
在上下卦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遑寧
居矣奈身居兩坎之間徒費心力無所用之故曰
終無功也皆不中失道所致也
象旨入於坎窞謂六三居坎之成流而趨下以附
九二相與爲固也三與初同入坎窞而凶與勿用
異者二三同患相恤初自以爲專外可免挾其險

而不附故有失道之凶也五上亦然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
簋貳剛柔際也
述曰王註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
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無
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
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
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故終无咎也
蘇氏曰樽酒簋貳用缶薄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
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
五無與爲主五非四無與爲蔽餽之以薄禮行之
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虞翻曰坎爲納也四陰小故約貳用缶故納約自
牖得位承五故无咎象旨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
象四五相締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也六子本卦
重者多不相應義取近比而已坎四柔近比五剛
故曰剛柔際崔憬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近
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修其潔誠進其忠信則雖

禮物省薄明德惟馨故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
牖
卦中處險之道六四一爻盡之矣六四已出下險
之上而比於五四柔得正五剛中而正剛柔相際
略無間隔故得以朴忠實意自結於君從君心之
所明者納誠以啓之則君心並明君臣益和終無
尤咎險可濟矣
質卿曰將恐將懼寘余於懷詩人所以興歎四與
五俱在坎中時危則勢必相倚是以剛柔自爾其

相接剛柔一接形迹自忘故相通之情超於薄物
之外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述曰九五剛中在坎上體且出坎矣然猶有一陰
在上故爲坎不盈之象五雖未能盈乎坎外然祇
既平焉平則可行乎險中而不陷於險故无咎象
旨祇依鄭作坻按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
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者九五坎中之陽流而
不盈適平於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
故无咎也二五俱險陷之主二有險而五既平上
下之勢異也

許衡讀易私言云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
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坎中未能遠出故諸卦
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
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惟待爲可待而至於可
則无咎矣

蘇氏曰九五可謂大矣在坎而不敢自大故不盈
也不盈所以納四也夫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

之故不盈適所以使之既平也象傳中釋坎未大
釋不盈言九五剛中處險之用耳朱先生曰有中
德而未大夫既有中德矣而未大者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
失道凶三歲也

述曰上六陰而又陰柔闇而居險極在上而乘五
剛陷陽之重使不得出如獄囚之牢禁然故有係
用徽纆寘於叢棘之象蓋言維繫陽剛於險中也
上坎第三爻故爲三歲之象得謂上六之情與陽
相得也三歲險道之夷也險終乃反故三歲不得
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言失道之凶唯三歲
之後可免也馬融云徽纆索也劉表云三股爲徽
兩股爲纆皆索名以係縛其罪人矣九家易曰坎
爲叢棘傳曰叢如今之棘寺也仲虎曰係之徽纆
而又寘之叢棘重險之象

丘氏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也上下皆坎
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爲陷之太甚故
上坎爲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

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於坎窞上言寘於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無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六三爻項氏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獨六四一爻進而承剛得免於咎初六上六皆以失道致凶六三亦陰柔之人止言勿用止言無功而不言失道凶者初六入險最深上六處險之極皆無出險之道坐受其凶者也六三志剛而不安於位來之坎坎甚矣其有志於出險也惜其天質陰柔不足以往故戒之以勿用諭之以無功示之與往有功者異爾若論其志正坎道之所尚也其何失之有來之坎坎先儒以其有兩坎字便稱來往皆險非也之者往也坎坎者勞貌也詩人坎坎伐檀是也此止言上下往來之勞下文始言險之多爾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進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無所施此所以戒之

勿用也象曰終無功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無出險之效也味終字可見坎坎之爲勞矣

上六爻項氏曰初上兩爻凶同而情異者上六居重坎之上爲險者也爲險者凶必及之既係用徽纆又寘於叢棘重險之義他爻之險皆過險而陷於其中上六之重險則人設之以治罪人者故曰係曰寘皆執治之辭也蓋六上失道而乘剛者也故以刑爲險以防其犯上係以徽纆使不得動寘之叢棘使不得安下罪者一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上罪三年而舍昔之聖人所以制爲圜土之法若是其峻極者所以困犯上之人而使之知君長之可畏也三歲者上三爻之終也起居動作皆不自得至於三歲之久其凶如此誰敢復犯之按坎卦六爻下卦在下而受險者故下三爻言出險之道上卦在上而治險者故上三爻言設險之道

離䷝離下離上

羅彝正曰離麗也明也取其一陰附於上下二陽則為麗也取其中虛象火象曰則為明也二離相重麗而復麗明而復明也

火本無體以物為體似是陽麗於陰今謂陰麗於陽何也曰物無光着火而光陰無用麗陽為用故謂陰麗於陽也

章氏曰有乾必有坤坤者乾之牝也有坎必有離離者坎之牝也故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

○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交而其用行

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姤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允執厥中

經 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艸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述曰離上離下二陰分麗於四陽之間故為離離本陰體麗陽之中為正中虛而明乃亨通也王註柔處內而履中正牝之善也外彊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故畜牝牛乃得其吉柔處二陽之間非至順而有健德者不可以相與也離象牝牛取其順以受陽如坤象牝馬取順以承乾之義象吉坤為子母牛柔相依附也離得坤中爻而麗二剛非其類故止云牝牛蓋牡牛善觸乘

匹則益悍老子曰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是也

彖曰離麗也二五皆陰麗陽中日月麗天附陽氣以長有其明此五為天位麗天之象也百穀草木麗土附陽氣以永保其種此二為地位麗土之象也上卦下卦為重明人道效法天地自然之麗日新又新明而又明以麗乎正斯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極言離道之大通於天地人此利貞之義也柔不能自亨惟居二五之位則得中正以中正

爲德故亨畜牝牛爲柔麗中正之實象

象言重明者本明而又明也其在人心則虛明神用無所不通意動故昏一日覺之緝熙於光明則不識不知順乎帝則而無不皆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以之爲言用也用重明即麗正非有所作意矯强也

質卿曰離以麗爲義物之生也必有所麗陰必不能不麗於陽陽必爲陰所離卦之上與下皆離是彼此相爲附係如君臣之合父子之親夫婦之偶自相依附雖欲離之而不可得者程傳謂爲所麗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illegible]貞則又[illegible]貞則固故曰利貞亨畜牝牛柔順而能[illegible]生者柔順則相麗之間皆有生意故畜牝牛則吉

觀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神明之麗乎人者可知也已趙汝楳曰不依形而立不倚贖而行道而已有形則不能無麗上則日月麗天下則百穀草木麗土大君成位乎兩間將何所麗亦正而已耳明者易流於察亦易昏於所寄流於察者非明也寄於邪私明之害也重明繼作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於行難於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

紀聞曰賁以離爲下卦既以化成天下賛之矣於離之全卦仍以此賛焉則化成天下其惟離之文明乎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述曰陸佃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薛敬軒曰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王汝中曰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匱明之兩者其明續而久兩明明明相繼照於四方明明德於天下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述曰程傳陽固好動又居下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雖未進

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無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象旨初當趾爲履居離之初附麗方始其履錯然文章歷𤣰之象又以陽剛而處明體爲能敬以辟咎也辟咎者不近於咎之意欲其詳審非欲其無進也

蘇氏曰六爻以相附離爲事而火之性炎上也故下常附上初九附六二者也以剛附柔寧敬而無瀆瀆其所以附則自棄者也故初履錯然敬二以辟相瀆之咎

坤離皆陰卦坤初象履霜離初象履錯皆防微謹始之義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述曰六二離之本體柔而宅中故曰黃離黃中色土之質色正而純是謂得中所以大善而吉象曰得中道也惟中故虛受惟中故明通惟中故元吉

欲仲曰黃中也離麗也麗乎中道故曰黃離離明也明而不失乎中正故曰黃離離火也有火之明不入於躁是爲得中故曰黃離章氏曰坤六五在上象黃裳以中德而居乎陽也離六二在下象黃離以中德而麗乎陽也故皆云元吉

郭京曰王註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也柔居中正處得其位初則上敬而我比焉爲卦之主能通其道體明履順吉之大者故曰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述曰初爲日出二象日中九三爲過中而昃王註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没故象日昃之離彭山曰缶瓦器質素之物民間所常用以爲樂者鼓缶而歌安常樂天養志無爲之象不能如此則大耋之嗟凶也八十曰耋自此不反謂之大耋理齋曰何可久也正言其爲天運之常而不可爲也

象旨九三不歌而嗟何也震爲鼓爲聲九家易曰

離爲大腹缶象樂器也離變則所鼓非缶矣人之
老不以生爲樂則以死爲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
受正命則皆樂而不憂矣嗟亦震聲蘇氏曰火得
其所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九三於四不得其
傳而過其窮也按莊生薪窮火傳之旨識此則死
而未嘗死也又何大耋之嗟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
如无所容也
述曰九下離下體而升上體離之繼明火之重炎

也以陽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
盛之勢突如其來如其氣燄焚如殆必至死如棄
如後已所以象曰無所容也言必死棄也四承六
五柔中之主其剛躁陵爍之氣肆無前忌以迫至
尊承上若此逆德也天下誰能容之質卿曰觀四
突如其來無所容則初敬以辟咎之義益見
象旨突如者下體之象突竈突也三四當繼明之
時而二剛相值三以舊火上升接四如火氣之出
於突四以薪火逼乎五其猛烈如火之焚承繼可

謂不善矣九三無所附九四人莫之附皆窮者也
然九三咨嗟而已九四位過乎中壯火之氣衰矣
不順忽出剛暴陵爍孰敢親而麗之欲得五而五
拒之矣何所容哉
仲虎曰離以二五爲主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
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
如其來四迫五也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
於此深有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
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

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於坎窞而後已火本
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然坎之三
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
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突而迫乎五三亦上
突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
也
述曰九四剛居臣位失承君之義故極其凶六五
柔居君位得繼體之道故保其吉出涕沱若戚嗟

若嗣天子之孝有此象六五爲重離主體柔履中不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居廬不言而已以柔德嗣剛位有不堪之懼焉以後明繼前明有過佚之恐焉此其時當然惟體文明而麗中正者乃能深憂如此所以吉也若以位爲樂在戚而有嘉容安能保其吉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以王與公相麗陰陽相資也五指王公指上六六五雖柔實附麗上九之剛上爲五折首獲醜寧不吉乎在坎剛柔際而成出險之功在離王公麗而成繼明之

盛一也

象言内卦言日外卦言火劉氏曰火乃日之用故分離文體用也仲虎曰坎中有離自牖離虛明之象也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憂之象也九三大耋之嗟以生死爲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下離麗兩剛之間四剛而逼於五爲疢疾之益上剛而威於五爲禦侮之助此所以柔麗中正而成文明之化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述曰九以陽居離體之極剛明及遠能敵王所愾以正邦國有王用出征之象象言五爲成卦之主與上同體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彭山曰折謂屈折而服之也屈折其爲首之人而不濫及其脅從之衆也仲虎曰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爲嘉故无咎兵猶火也夏官掌之上在卦外有出征

之象離爲甲冑爲兵戈征之所資

王註離麗也各得安其所麗謂之離處離之極離道已成則除其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故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乃得无咎也

李氏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啓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無他意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而

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仲虎曰坎水内明而外暗上九暗於外者也故必陷於刑離火内暗而外明上九明於外者也故可用行兵

初九爻項氏曰初九履之初也不可不謹邪正錯然並陳於前一舉足履之便有得失榮辱之機所以欲其敬者未論求福且欲避咎也

六二爻項氏曰坤之六五黄裳元吉及索而成離乃以六二爲黄離元吉者自坤言之六五坤道之

最勝者也處勝而用柔中故爲元吉若離則乾之本體而坤來文之其義以明爲主乾之九二本自文明而坤之六二又以地道之光來居其位光明如此而以柔順中正將之故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五又加重明焉居剛在上而明熾於外此固知道者之所憂也安得元吉乎

九三爻項氏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句法與不節若則嗟若同日既昃矣不動而求樂則坐而待憂也

九四爻項氏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前明將盡急於求繼故言繼承之義然四以陽剛離體而處非中正突如來迫非善繼者也上六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燥陵爍之勢若不可撲滅者以氣焰而言故云焚如然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若熄而死若灰而棄爲耳四之上陵其君不順所承逆子也致焚死棄天下所不容也

六五爻項氏曰六五之出涕戚嗟說者爲九四所迫非也九四突如其來豈爲六五哉爲九三既老前明將盡急於求繼耳九四逆子也突然而來迫

天地之所不容也故曰焚如死如棄如無所容也六五順子也以繼父爲悲以承業爲憂不以得位爲樂凡天子諸侯之初嗣者皆當如此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六五麗王公之位居文明之世故其象如此

上九爻項氏曰六五嗣位之主固當以憂畏爲先上九正位之後然亦不可以不振有上窮而不復者則動而用其明去其首惡安其黨與則有正威

定國之美而無反側不安之咎矣若察見其黨而
盡殲之則人皆不安咎孰大焉出征言王不言公
公初嗣位無擅征伐之理征伐王者之事也首者
上窮之象離折其首則變爲豐宜照天下所以爲
有嘉也醜有二義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醜爲羞辱
離之獲匪其醜漸之羣醜負且乘亦可醜二醜
爲朋類

讀易述卷之五

讀易述卷之六

咸 ䷞ 艮下兌上

仲虎曰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
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天地分爲二卦氣欲
其合故山澤合爲一卦八純爻皆不應泰否天地
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女相應恒益長男女相
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至者故首
下篇

趙汝楳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爻象皆
近取諸身感之至眞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喻
咸以止爲感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止其取人身
爲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它卦言位應蓋拇與心
腓與脢股與輔在人身皆不胥應故也

荀爽曰於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
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
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李衡曰相應者同志之象志同則合是以相應然
事固多變動在因時故有以有應而得者有以有

應而失者亦有以無應而吉者以無應而凶者夫九三以援小人而凶剝六三以應君子而无咎蒙六四以無應而困吝咸貴虛心而受人故六爻以有應而失所斯皆時事之使然故不可執一論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述曰卦以艮男下兌女陽下陰而陰從陽一感一應故為咸咸有亨之理上下交相感應則自然亨通也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三陽上陰男女皆正故有利貞之象以此義取女則吉也孔疏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貞取女吉也

咸之為義感也非感則獨何以為咸卦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交感無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而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授與所以為咸亨也彭山曰即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萌動之意陽感陰應六爻皆有相通之情故謂之咸止而說艮止而兌說也能自靜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也艮為少男兌為少女男女之情少者最切男先於女而下之所感於女者誠矣則女之應感其誠豈有不至哉人心感應之誠類皆如此所以為

通而吉也孔疏婚姻之義男先求女親迎之禮輪御三周皆是男先下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取女吉

卜子夏曰二氣之相感應也中無間也故得萬物變化乎其內天氣下降地氣上濟陽下陰而陰從陽也止於所說其利之正也故取女以之吉也而感應之道取焉聖人無為與天地準寂然虛中通天下之情因其情而通天下之故而感得其治則天下和平矣夫相下而不私則感之而通也觀天

地萬物之情而感一也彖語其感大者如此也至於爻則形相趨也利相逐也豈及於感之至哉天下忘於情而有累於質者則於萬物不盡矣故見利則躁後時則絕皆凶悔之道也蘇氏情者其誠然也雲龍風虎無故相從者豈容僞哉

王註凡感之爲道不能感非其類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類之義也同類而不相感應以其各亢所處也故女雖應男之物必下之而後取女乃吉也

彭山曰程子曰有動皆有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

爲感故感有自物之所觸而言者有自幾之所先而言者而皆以不動爲體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動者不動於物而成其爲虛也感從虛出則自然能通故咸亨利貞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陽先感而陰應之男先女而女說之感之能通者如此取女之所以吉也

象旨咸本訓皆而彖傳以咸感爲言宋李舜臣本字說遂謂無心之感也人相感誠不外心然若有所係則意必之私耳何以爲感哉

孫氏曰和平二字妙矣咸之所以能感者和平耳和平者天地萬物之情也失其和平則非情之正非情之正則失其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述曰澤非山上所有也而有焉澤氣上蒸於山而山受之謂山之虛也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閭之元俞琰云山澤之氣相通以其虛也惟其虛也二氣感應以相與不虛則窒而不通安能相與程傳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

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孫氏曰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太公所謂虛也內外兩忘所謂虛也

、質卿曰咸之六爻皆主於感人者也而皆未足以感人如咸拇則微心烏足以動衆咸腓則躁動何足以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憧之念甚咸其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無實矣此無他感以虛爲妙用而自拇以上則皆實之感

以通爲極則而自咸拇以上則皆窒之故曰觀其象思過半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述曰彭山曰咸以靜爲體六陰當卦之初而在止體之下宜靜者也而與四相應卽先有所感故爲咸其拇之象象曰志在外也志在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孔疏初應在四俱處卦始爲感淺末取譬一身在於足指而已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以其本實未傷於靜故無吉凶悔吝之辭

紀聞曰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咸拇感之未深而艮性能止故不言吉凶恒初未可求深而巽性善入故雖貞亦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述曰彭山曰腓足肚也以其位在拇上亦有行動之義故以取象非以爲行則先動也但二與五相應恐其因之而先陽以感故有咸其腓之象而以爲凶亦戒辭也居不動也六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象言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故凶然本體艮蓋咸則動而體巽進退居則不變爲艮止故不害也王註陰而爲居順之道也不躁而居順不害也二五正應非咸其不感欲感而後應不可躁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述曰程傳九三以陽居剛爲艮之主而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咸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不能自由隨物而動者也故以爲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陽剛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下卦二陰皆欲動者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三居互巽進退而失艮體之止其象如此陰則隨陽是隨者柔之道也三剛而往隨上九之陰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

質卿曰安身而動所謂處也即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居之即吉矣故三之不處猶二之不處既曰咸其股即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執字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變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亦不處釋咸其股之義志在隨人所執下釋執其隨而致吝之之意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述曰四在三陽之中當心之位咸之主也四本象

心而不言心正見咸之不可以有心心之不可以有所也心之本體不落於思慮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謂正正則吉則悔亡一入思慮失其心體則憧憧往來不勝其擾是謂思思則朋從則不正則悔

敬仲曰九四貞吉貞即虛以受人之虛心本神明動靜皆定如水鑑中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凡物感而不以正則至於害貞則無適不正無感不通未有私

感安有災害故吉而悔亡苟未能無思無欲猶為往來所動雖貞正亦未光大也此為貞而未極乎虛者發也

胡一桂曰四不正而云貞吉悔亡者貞則吉而悔可亡戒之也蓋四與初為來往之爻而二爻皆不正故戒以憧憧往來則所感者狹而不廣矣非所以為咸也虞翻曰憧憧懷思慮也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憧憧往來之內為來之外為往四在上下卦之間故為往來三陽相比亦有朋從之象四

雖剛而體說故象如此張氏曰日得朋曰朋來曰朋盍簪皆出無思以得其黨此惟欲思運動以求相應未能忘懷息照任夫自然故有憧憧往來朋從爾之所思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述曰象言說文脢即脊也心繫於脊故詩言脊力經營九五陽剛中正當咸之時不能恢弘感道普以無心而係於所應適當脢處故為咸其脢陰柔之質自瘁其脊以力用而不能以神用故僅免於

悔王註進不能大感退不爲無志其志淺末无悔而已孔疏志末云者末猶淺也感以心爲深過心則謂之淺末也

陸伯載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感天下之道也九五以陽剛當位下應六二柔闇之臣門志淺末感非其感感其脢者也脢者肉在背而無動非感之處也烏能成其感乎感非其感所感靡成无悔而已豈足以語聖人感天下之道乎

、象旨卦以感爲義而爻以靜爲善何也凡感貴以神橫渠先生所謂咸卦六爻皆以有感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以虛受人也虛受人者卽所謂神之咸而無意必固我諸爻動而無靜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述曰上六陰柔兌體爲說之主咸之極也於人身當口舌之間與九三爲正應然彼止而我說其說以言耳故有咸其輔頰舌之象兌爲口舌王註輔頰舌者所以爲語之具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在滕口薄可知也

項氏曰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當感之時柔在內者必應於外柔在外者必說於內皆其常理又所應皆正非妄感也故無凶悔事有當用播告者滕口說非鄙之專倚則亦非美也故不得言吉

蘇氏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况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屨則屨之爲累也甚於桎梏腰不忘帶則帶之爲累也甚於縲紲人之所以終日躡屨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別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粗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屨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爲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屨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爲爻也方其爲卦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猶其爲人也見而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

全人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

紀聞曰程直方云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拇腓股義取下體無感人之道者勞而無成脢輔舌義取上體無感人之實者煩而無益心通萬變出令而非受令應物而不留物苟明屈信之自然貫物我爲一體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朋亡不足言矣六二陰柔之咸

本無吉也而居焉則吉九三陽剛之咸宜無吝也而隨焉則吝居吉者非以不動而吉也若徒以不動爲吉則五之咸脢何以謂志末二之居吉不妄動者五之无悔不能動者童景孟氏云以心志感人所感已狹況滕口說以求咸其能感人乎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偏狀其滕口說務感悅人也

六五爻項氏曰四與五皆在上體其尊相近故分主心脊之事五官之治皆主於心以九四當之五藏之絡皆係於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之象故爲思而在心五以剛居四之外故爲脢而在背心有思則有得失故必貞而後悔亡無所思故無悔

恒䷟ 巽下震上

程傳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內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趙汝楳曰男下女者婚媾之禮夫尊婦卑者可久之道故卦名恒

范氏曰諸卦以有應為吉此六爻皆應而無元吉者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之時故以剛柔皆應而不獲為吉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述曰巽下震上長男在上長女在下男尊女卑男外女內剛柔一定故為恒恒亨無咎九家易曰初四三五雖不正而剛柔皆應故亨无咎矣利貞貞固不易之理也彖言貞所以為恒而在既亨无咎之後者上下來交則不見可貞者恒之始剛柔適職而情深通可久之道也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欲及其未窮不見更端終始之迹非一定不易之謂也呂仲木引大傳窮變通久為言然至窮乃變非先天不違矣

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

彖曰恒久也恒之義也剛本宜上而上卦為震柔本居下而下卦為巽得其順序乃恒道也震雷巽風陰陽交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為常理震動而巽順以順為體動無違逆所以可常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六爻剛柔交相應和無孤媲者故可常久此四者皆可久之道也卦之所以名恒也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得其所久故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震巽陰陽之始艮兌陰陽之終咸恒相

反而終始見也震終於乾則一陰生而爲巽而陰
以始巽終於坤則一陽生而爲震而陽以始終始
相受循環無端天地變易之常道也日月得天運
旋而能久照四時推移變化而能久成聖人應變
隨時久於其道所以能使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言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
恒也
汝吉曰風雷有氣無質而動恒時動其時動恒相
與以動神理之至變至恒者巽而動常德也天地

之道浸也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以得
其貞常無息不然日月四時其敝者者耳恒亨常
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即終即始闔闢無
已天下貞一常久之理也
張中溪曰不能體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
不可以體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
蘇氏曰物未有窮而不變故恒非能執一而不變
能及其未窮而變爾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其
未窮而變則無變之名此其所以爲恒也故居恒

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夫能及其未
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無端
將明恒久不已之道而以日月之運四時之變明
之明及其未窮而變也陽至于午未窮也而陰已
生陰至于子未窮也而陽已萌故寒暑之際人安
之如待其窮而後變則生物無類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述曰王註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君子
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湛原明曰君子

何以立不易方也所以體恒也知雷風相隨亘古
不變之象而自立於大中至正之矩爲可久不變
之道也何以爲易也變也何以爲方也所恒也時
變而所恒不變也何也剛柔之上下陰陽之升降
日月之代明寒暑之往來極古今之變而不能易
其常也不知者以經權常變二之以爲對豈知道
者也
王陽明曰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
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恒爲

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述曰初爲恒始最處卦底陰性沉滯有浚恒之象卦爻初四剛柔相應恒也震動而上不能下初初六體巽權而性善入乃遂深浚爲恒而不復求交不交則兩情不通非剛柔應感之常而不適乎利往之道故雖貞亦凶无攸利

象言浚如春秋浚洙詩小弁浚泉之浚謂深之耳

蘇氏下沈曰浚即巽入也入者內辭如朱義四不應初初不能度勢狃於入深以常理求之則外辭矣下巽爲婦故內三爻言婦道上震爲夫故外三爻言夫道蘇氏曰初六以九四不相下故求深自藏以遠之使九四雖田而無獲可謂貞矣然陰陽之否而不亨非所以爲恒之始也故凶始不亨而用貞終必兩廢故无攸利曰始求深言始未可遽求深入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述曰程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二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所以悔亡程可久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九二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象言咸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非貞也恒之二不曰貞而徑言悔亡咸九四不正不中恒九二不正而中中重於正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述曰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而不變也然以其過剛不中又巽體其究爲躁卦而當雷風之變志從於上不能自守故爲不恒其德之象郭雍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爲不果進退無常不恒其德者也或進之羞雖貞亦吝

石介曰重剛而不中剛之過也巽而順乎柔巽之

過也不恒如此或承之羞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詞言人皆得以羞辱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象曰无所容也三以剛而當兩剛之間旣不能安處於巽又不能仰承乎震進退皆無所容欲免羞辱得乎

王介甫曰夫可以爲常者莫如中故九二失位而能悔亡九三得位而無所容以中爲常則出處語默其趣無方而不害其常也

孫復曰恒以陽居陰上爲德今九三反居上六之下是失恒德況乎履不得中宜其羞辱隨之不爲

時之所容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述曰田取震動馳騁之義以喻有事也无禽者田獵不獲以喻有事無功以九居四而在恒時久非其位故勞而无功也蔡淵曰四爲震體而處不當位好變者也以好變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故曰无禽蘇氏曰九四懷非其位而重下初六初六其所欲得也故曰禽上亢而下沉欲以獲初難矣

胡旦曰以陽居陰不正也位又不中不中不正而居大臣之位是無德而忝位者故爲治則教化不能行撫民則膏澤不能下

仲虎曰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然九二亦陽居陰而曰悔亡者唯中則可常久二中九四不中故也師之六五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故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述曰彭山曰六五柔中而應剛中有恒其德貞之象蓋陰道如此則得其常故爲婦人吉然五爲尊位而六居之以順爲常非陽道之所宜故在夫子則凶也見恒以惟變所適爲貞當五成功之位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已矣豈利有攸往之貞哉王註居得尊位爲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孔疏五居尊位在震爲夫二處下體在巽爲婦五

係於二子是從婦凶也
敬仲曰天下固有靜正之德而未剛大者如六五
之恒其德貞是也故婦則吉至於夫子則當制義
當有剛健無所不通之德而尊靜柔從則爲凶也
不介曰一陽也陰之爲物當從陽而終程傳五君
位也不以君道言者在夫子猶凶況人君乎君道
尤不可以柔順爲常它卦六居五位而應剛則未
爲失
董景孟曰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九三之剛太過

六五以柔居中故也仲虎曰剛而中可恒也柔而
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所當常也又曰咸其股戒
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承之
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
故二爻皆無取焉易貴於知時識變固如此哉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述曰上六在恒之終終則復始之時宜靜者也然
震動之極陰柔不能固其貞靜而復有所動故有
振恒之象王介甫曰終乎動以動爲恒者也動靜

宜不失時以交相養以動爲恒而在物上則其害
大矣王註夫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
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
爲恒無施而得也
象言振張作震動也上六振恒震體也公羊傳
曰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上六柔而不夫居震
之極處於恒終而奮迅輕動三不恒而強振之爲
恒亦終於無功而已大謂陽盖三也在上明其振
之謂也

蘇氏曰恒之始陽宜下陰以求亨及其終陰宜
下陽以明貞今九四不下初六故有浚恒之凶上
六不下九三故有振恒之凶二者皆過也易地而
後可
艮兌合而後爲咸震巽合而後爲恒故卦莫吉於
咸恒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已而不見彼則
其所以爲咸恒亡矣故咸恒無完爻其美者不過
悔亡恒之世惟四宜下初自初以上皆以合陰陽
爲正故九二九三六五上六皆非正也以中者用

之猶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則無恒之人也故

九三不恒其德

恒之終陰宜下陽者也不安其分而奮於上欲求有功而非其時矣故凶

彖曰恒久也項氏曰剛上柔下其分正也雷風相與其情通也巽而應剛柔皆應循理而行內外應之其事順也有是三者足以久矣此卦之所以爲恒也亨者以此而亨无咎者以此无咎利貞者利固守此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其道

即上三者可久之道然非其道則有咎矣行何由而亨守何由而利哉守常者多不通多失之過多不利於行故此彖歷言之猶損之无咎也可貞利而攸往也恒之彖以貞爲利而爻辭皆不利於貞者彖論卦德爻各言其位也卦得其道故當以貞守之爻多不正正者又不得中皆失其道不可貞也聖人懼恒者以執爲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懼暗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

攸往終則有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則廢廢則不久矣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即道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變化即不已也日月得天以一日言四時變化以一歲言天形一日一周而日月因之以進照故曰得天天氣一歲四變而四時因之以成歲故曰變化

九三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爲兌欲悅之隔四意無所定故不恒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爲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者謂正居

其所不與陰通也無居自容故貞吝矣

遯䷠ 艮下乾上

王註遯小人浸長難在于內亨在于外與臨相對者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故剛遯也

邢璹曰遯以遠時爲吉不係爲美上則肥遯初則有厲

仲虎曰遯以二陰之義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爲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爲主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述曰彭山曰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謂程子謂甯武子能沉晦以免患卽此義也遯而處世道猶能亨但二陰方長當順其勢而處之不可大有所爲以露形迹故云小利貞貞之義生於止體而小之義則生於二陰也彖言遯亨以乾言小利貞以艮言體艮止而不遽以侵陽乃艮之貞而彖傳浸長之意

王註遯之爲義遯乃通也剛當位而應非否亢也遯不否亢能與時行也陰道欲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故小利貞也程傳五以陽剛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無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于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

遯而亨者遯中已有隱藏善處之術故能卽亨也剛當位以九五言應以六二言陽剛當五可以有爲而所應者二則因陰長之勢而順以處之順時而行卽是以遯道處世也浸而長者謂二陰也二

陰方長不可大有所爲唯當以貞而順二陰之勢以處之則所以爲貞者亦小利也

質卿曰遯者聖人知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道難爲拘方者論也如遯而避之可名曰退辭而遠之可名曰去惟遯則無頭腦無圭角藹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機先有對面相遯而無痕迹者是眞遯也若勢已亟而圖所以遠之殆矣殆矣

遯矣如何得亨惟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在人事

猶有可爲疑於不必遯者只是時非可爲遂乃與時偕行超然以遯此其心之遠覽如何所以亨遯之時遯之義皆君子處時之妙用哲人先天之大機豈不至大

遯非專爲退避也處功名富貴之中而非世網所能拘蓋其胸中有獨得者心無所牽物無所係然後謂之遯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遯世

吾人處世無意用世無意忘世惟其時而已剛當

位而應乃所以能順時也剛當位卽剛而得正陰柔之人多有所係而不能舍偏曲之徒多有所拘而不知變惟剛則不屈於物當位則不局於偏且有應則有同心同道之朋此所以能與時偕行浸而長明其所以當小利貞也遯之時正與時行相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述曰崔憬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

孔疏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者地之高峻今上逼於天是陰長之象天體無窮山高有限相去勢甚遼絕遙望之天與山勢若相接連何惡之有及到山頂則山自止於下天自行於上天若遯去山與天遠不可干嚴非嚴乎王逢曰君子之遠小人如天道默運不下接於物

沂原明曰天下有山主天而言也主天而言之者主陽而言之也陽止陰於下而脫然高上不爲所凌之義遯之象也不惡也者無大聲厲色以絕彼

之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無有作惡而嚴以自守乃君子之常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彼雖上凌而追之而遯其不相及矣此之爲君子之遯也夫遯者早見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於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述曰彭山曰尾指陰而言以其在下故謂之尾凡

易之取象多以上爲首則在下者宜爲尾矣尾如蠆尾之尾以其毒也故以尾象之非遯而在後之謂也陰之初長幾雖甚微然履霜有堅冰之漸勢能剥陽故爲之厲蓋爲陽危之也君子當此之時豈可以有所往哉此與姤初六羸豕孚蹢躅義同初處止體止而不往卽所以爲遯

象言卦之名遯以二陰浸長而迫陽以遯初非自遯也傳義謂遯而在後非卦象義矣四陽將遯初尾其後猶遠于陽體艮止而不相犯故厲而不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述曰二柔浸長爲成卦之主蓋迫陽以必遯者然體艮履正上應貴主未遠有侵陽之志則猶善機也君子於此順其本善之心而執之使不能脫夫故有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之象黃言中牛言順革言堅皆本六二柔順中正之象而用之者君子也以順處順不爲違忤以中處中不爲高亢使之上不違所應以自結於君下不與衆暌以自托於君子自然善機膠固不可解脫此善處小人之道亦六二本質之善猶可處也彖所謂小利貞者卽此是也不如是而絕之太甚則惡而嚴矣安能化其浸陽之漸哉

錢毅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固因執而言志者小人本善之心因黃牛而言

敬仲曰二居中有道之象六與二皆陰有柔順之象二正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非遯者故爻

辭不言遯柳下惠當之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是爲柔順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故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偏於和矣是爲中是爲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說猶脫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述曰象言九三當陰長陵陽之界既與之同體而下比之故爲係遯之象而不免疾厲畜臣妾吉畜下二陰使制於陽而不陵上則吉也畜如畜君何

尤之畜止也臣妾者艮象觀旅得之初位剛臣二位柔妾九三陽剛得正而逼於二於遯最急牽於同體雖欲遯之其實係之所以不免疾厲也艮體光明係於私比非其所安寧無疾乎旣爲牽係不免屈辱能無厲乎象又曰有疾憊也言其德弱無剛毅之氣因九三純剛而言惟當下畜二陰如畜臣妾乃爲吉耳見其不可繫也象曰不可大事也陰方浸長必不能大有所爲但以畜止臣妾之道畜之亦可免疾憊而吉耳卽彖小利貞之意

章氏曰大畜卦乾下艮上艮能畜二陰遯卦乾上艮下亦以畜臣妾取象蓋畜之者陽畜陰也若謂大畜六四六五爲以陰畜陽蓋卽此爻畜義而並觀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述曰二三私比則爲係遯四初正應故稱好遯四乾剛之體柔不能干又在柔位善與陰處不以應之故有偏係之私亦不以遯之故失存身之道曰好遯也此惟君子能之君子剛而能柔超然玄同故能好遯而吉而小人不能也如曰有所好而絶之以遯語意不似

九四好遯猶云好好的遯藏了處陰長之世將進而害陽於是乎遯迹以存身而爲救時計不崖岸爲異不褰裳以避己不潔其身道委蛇而信雖同類者不測其意雖忌者莫尋其隙如陳平對王呂之問陳寔赴張讓之喪皆好遯之類也

敬仲曰四已入外卦有好遯之象四與初相應君

子陽德能審於幾故好遯而吉小人陰類溺於其黨故不能遯象吉九剛可爲君子四柔亦能爲小人故設小人之戒矣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述曰九五爲遯之嘉者剛當位而應也陰雖浸長位猶在下須命而應五能剛中自正其志故能固二之志使不爲陽害陽雖賤迹猶周旋其間不至於遠害而去者則五之爲也此所以成遯之美而

爲貞吉也、
象吉二雖淩長然以中正體艮尚可轉移而九五
亦有治遯之才能嘉美其遯俾不犯陽兪謂九四
剛而不正遠小人以情。九五剛而中正、遠小人以
禮。以別好遯嘉遯者是已象曰以正志也、五剛中
自正其志故能固二之志中順相結剛柔相濟處
遯之世陰不至剝陽陽猶能畜陰徒以此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述曰最處卦外無應於内心無疑戀超然遠擧故
爲肥遯之象肥充腴之貌劉牧曰陽爲豊富以安
閒而居豊富故遯而能肥當遯之終在九在成功
之後德盛無爲心廣而無形拘處不逃名遯而不
遯也出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間綽有餘裕
何所不利哉陽九而無位則不攖世累者也在遯
而遠陰則絶無罣礙者也故曰無所疑也
仲虎曰三且遯且係依違牽制非遯而亨者也遯
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乾爲天與山絶遠故皆得
於遯非特剛健之力亦其界限素嚴故能飄然遠

逝而無礙上以陽居卦外猶其寬裕自得者三與
二非應而係故疾憊上與二陰無應無係故肥肥
者疾憊之反也、
孫復曰太公之亨於周四皓之亨於漢知三將變
否脫然高擧孼未牙而介於道厲未階而潔於身
行之蔵之繫我獨照而已
六二爻項氏曰以全卦言之六二爲淩長之陰逍
陽者也以爻位言之以六居二柔順中正止於其
位蓋君子之固志於下確然而不拔者也六爻惟
二不言遯者以初之危猶不必往二亦何以他遯
爲哉固宗中而不可解郎其遯矣二爲貴六爲朱
艮止爲執革者固執之物也其取象如此以義言
之當遯而執亦有改革之義
上九爻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文言曰則不疑其
所行也遯上九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小畜上九
君子征凶象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
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是以君子超然不以其
身處嫌疑之地故無入而不自得爲遠小人者最

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遠之而無所疑也上九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决不无所疑乎按遯六爻下三爻艮也艮主于止故爲不往爲固志爲繫遯上三爻乾也乾主於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在下位而不徃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其志者季札子臧也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爲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無憂者四皓與兩生也

大壯 ䷡ 乾下震上

趙汝楳曰四陽在下而進至上卦矣乾健上升而震動於外其壯孰大於此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王註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章氏曰乾一也震動於上爲大壯艮止於上爲大畜皆四陽之卦故卦辭皆曰利貞彖傳曰大正大壯以四爻爲主大畜以上爻爲主故二爻皆善

質卿曰大壯陽盛長也此乃時之值其盛時既值其盛此外別無巧法但利貞爲第一義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述曰程傳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朱子發云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者

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仲虎曰三
畫卦初爲少二爲壯三爲究六畫卦初二爲少三
四爲壯楊文煥云姤者女之壯也大壯者陽之壯
也彼羸則此壯彼壯則此羸女而壯者非女之所
宜陽而壯者則爲陽之常理
王介甫曰君子之道不壯則不可以勝小人壯不
可過也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
貞雜卦傳曰大壯則止也
按乾震本陽卦則大者壯也皆其本體王註羣陽

盛長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利貞也天地之情正
大而已矣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敬仲曰
天地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
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天然義見故曰剛
以動故壯大與正初非二物人自有二道無二道
心無二人心有二正大之道卽天地之道彖旨一
陽來復見天地之心四陽見其情仁者天地之心
情其所發也咸恒萃言萬物之情而大壯不及萬
物讀易者由是以知萬物之情不能正且大如天

地矣
邵二泉曰大者壯也壯之體大者正也壯之道正
不離大道不離氣也君子勉於正則大在其中矣
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章氏曰陽居上卦爲正上卦五位爲正大壯四陽
在下乃曰大者正也何哉覩陽居二四位本不正
皆曰貞吉初三位若正矣曰壯趾征凶曰用壯用
罔而於五之喪羊者則曰无悔是可以識正大之
義矣質卿曰大壯六爻以不用其壯者爲貞以用

其壯者爲匪貞貞則吉匪貞則凶非禮弗履大壯
之貞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逃曰王註雷在天上剛以動也君子以非禮弗履
壯而違禮則凶凶失壯也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
也卜子夏曰雷在天上陽氣大行君子得其道也
非禮弗履保其壯也介夫曰造物以雷在天上爲
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爲大壯橫渠先生曰克己
禮壯孰甚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述曰象言初九在下先動壯於趾之象雜卦傳曰大壯則止陽止俟陰之消未可遽進故征凶彭山曰初九非有凶道也陽剛中實本爲有孚特以此時不當即壯在三陽之下而無援於上安得不窮故象曰其孚窮也

敬仲曰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壯之象陽實又有孚之象方在下未宜壯也而遽於爲決意前往征往也其凶有宜然此等人必非巧黠圓變之士蓋

愚質拙貞之人其忠信可守而果決妄發乎以致凶是爲孚信之窮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述曰王註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故貞吉

敬仲曰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趙氏曰易以當位爲正凡不當位而言正者非戒之以正則爲其能守正非謂因中求正也秀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吉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但各叶韻耳

趙汝楳曰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壯而得中此所謂利貞也聖人於陰陽消長之故一陰言女壯先事而慮以曉天下也二陰則陽遯三陰則道消至於四陰五陰聖人蓋憂深而慮切今反爲四陽宜可爲君子之幸而諸爻多戒勉之辭唯二以中正而吉非抑之也愛之也愛之以德其壯乃無躁決之失然後陰小不得乘間竊隙而勝之爲壯無窮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述曰大壯以不用壯爲貞九三本未爲壯然重剛不中在乾體之上過於剛而果于用者小人血氣未除自矜其力而用壯君子理義未純自恃其智而用罔罔亦君子之壯也爻位雖正以壯爲正其正必危如羝羊好進而喜觸羊壯以角也藩籬在前怒角以觸之藩不可決而乃羸其角用壯貞厲其象如此

蔡淵曰用壯無禮之勇也用罔不慮之決也趙氏

曰九三居健之極欲往從乎上六而九四在前藩
籬甚壯三以其障已之途猶羝羊性很怒角以觸
之以遂其行不知反爲所羸是用壯之過也蘇氏
曰九三之壯施於上六以陽觸陰正也而危道也
是以君子不觸也
、大壯利於正者、壯以理義而非壯以形氣故久以
剛居柔位爲善、九三純乎剛小人用壯不免形氣
之累君子罔也、亦未得乎理義之中也若九四則
眞壯者也。大壯利貞、四當之矣。

敬仲曰九三雖益進勢雖益壯君子之心未甞以
爲意焉惟小人則自恃已勢之進而益肆益壯是
謂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無也無則不必言用對
小人用壯爲言故言君子用罔象曰小人用壯君
子罔也不復言用矣趙氏曰壯非可用也。用壯則
失。故乾之用九以無首。明非可用也。用明則察。故
明夷以用晦而明。九三本未爲壯小人恃其重剛
矜而用之若君子視壯如无壯曰用罔且守正而
危厲若不能頃刻安者乾上三君子惕厲象也羝羊

觸藩言小人用壯之象未有用狠力而不至摧困
者故小人以是取敗而君子不用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　象曰藩
決不羸尚往也
述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壯之主也。四陰位靜體而
九居之壯而得正故貞吉乘諸陽之進志在消陰
疑其迫也不能無悔正則不極其壯而悔可亡矣
唯其如是故能藩決而不羸大輿而壯其輹益可
通而無阻藩決者、坦懷示人、不用壯也、不羸者羊

不觸而角不羸也外無所觸則大輿之輹其載甚
厚其輻甚堅直前而行、有不可禦之勢矣、震爲車
輿以大言大者陽也輿壯在輪輻壯在輹輹爲車
軸縛甚健乾剛在上承震而動有輿輹之象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震體故上往前無所阻可
以尚往而消二陰故貞吉悔亡趙汝楳曰羸角則
尼吾行藩決則尚於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
剛其可妄動乎
王註下剛而進將有憂虞而以陽處陰行不違謙

不失其壯故得貞吉而悔亡也已得其壯而上陰
不罔已路故藩決不羸也壯於大輿之輹無有能
說其輹者可以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述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三陽方長而
並進若遂謙過亢以犯其剛必有悔也六五柔居
尊位以柔道待之諸陽忽然不覺其止而下無壯
矣故爲喪羊于易之象六五據剛之上乘壯之權
有柔之德柔中虛體不設藩籬所謂易而無備者

蘇氏曰人皆爲藩以禦羊而已獨無豈非易之至
也歟有藩者羸其角而易者喪之羸其角者無攸
利則喪之者无悔豈不明哉質卿曰三剛而亢六
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五柔體剛位不純乎
柔不用其剛而羊且無矣于悔何有
君位當陽今四陽在下而陰居五曰位不當也故
變剛之用而用柔和亦時位使然耳程傳若以陽
剛中正得尊位則下無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
設喪羊于易之義

楊萬里曰六五當衆陽盛强於下之時乃能使衆
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
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
爲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
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述曰羝羊謂三上本三正應羝羊觸藩承三言也
象言藩上自謂也上以重陰居五固藩之後欲退
羸角之三下有九四壯圭比之而不能也遂進也
居一成之地進無所之不遂也無攸利矣艱則吉

知艱而碎也壯終震極不詳審而發故曰不詳不
詳審時位之可否也上窮故艱知艱則不以壯終
而吉

蘇氏曰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觸
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二者皆不討其後
而果於發者三之觸我我既已罔之矣方其前不
得遂而退不得釋也豈獨羊之患雖我則何病如
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也故无攸利均之

爲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爲吉
九二爻楊氏曰九二居大臣之位爲衆陽之宗當大壯之世爲不大有爲以慰天下之望而僅能貞而吉者何也陽旣壯矣壯旣大矣又扳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致吾大壯之世乎此九二貞吉止以守中道爲吉也
九三爻項氏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恐人以用剛居剛爲得正也大壯之時方以過剛爲戒位愈正則愈危矣

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制必至于觸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故必如九二九四以剛居柔而後義正而事吉也君子用罔説者不同然觀爻詞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婦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辭似難與小人同貶象詞釋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全與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類詩書中罔字與弗字勿字毋字通同皆禁止之義君子用罔言不似小人用壯也
楊氏曰九三强之極也其强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勿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爲小人勿用則爲君子小人如羝焉喜於鬪而狃于勝喜于鬪故抵止於一觸之勿狃於勝故怒及於無心之藩然藩無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羈縻其角而後已羸與縲古字通也故雖貞亦厲而況不貞者乎用罔無所用也
九四爻項氏曰九四以剛居柔有能正之吉無過剛之悔貞吉悔亡四字旣盡之矣又曰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者恐人以居柔爲不進也進陽以去陰豈有可倦之理故象以尚往明之自四以往

爲夬故爲藩決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動而成壯故爲壯于大輿之輹輹在輿下者也四爲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壯至四猶曰尚往夬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曰剛長乃終此除惡務本之法自治與治國皆當如此不可以小惡爲無傷而弗能去也
六五爻大壯之時其性大狠故六爻皆惡當位而嘉易位九三止於純剛故麁狠用壯而羸其角上

六止於純陰故愚狠不詳而羸其角惟九四九五易位而處四以剛居柔故藩決而悔亡六五以柔居剛故羊喪而無悔四性剛未必能安於易位故先貞而後吉先悔而後亡五性柔能安於易位故爲喪爲易爲不當位而居然無悔也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又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狠故無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上六爻項氏曰上六居動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於咎故曰艱則吉咎不可長也此雖教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象聖人亦因其才之可至而教之臨之六三无攸利象曰既憂之咎不長也大壯之上亦有无攸利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臨六三變則爲泰大壯上六變則爲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

按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三爲健之窮上爲動之窮故皆有觸藩羸角之象然三能用罔以化其健而爲坤上能用艱以止其動而爲艮則皆可免於羸藩窮有變理也

晉 坤下離上

程傳爲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上而益明故爲晉

陸九淵曰晉上離六五爲離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而二陽爻反皆不善

金賁亨曰卦內柔爻多吉晉之道不利於剛也

趙汝楳曰卦以柔進得名然初極下二猶在地皆欲進而未能至三始出地上率衆柔與之俱進晉之爲晉六三當之五爲接柔之主四以剛居下以

良伏如鼠爲正上以剛居外不得不伐以正之此六爻之情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述曰趙汝楳曰康侯有康功之諸侯即冬官梓人所謂寧侯康侯在外朝覲則進于王畿故係以康侯之辭錫馬蕃庶侯亘王之禮錫猶師錫錫貢之錫馬地類也蕃衍也庶富也覲禮曰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立九馬隨之是錫馬蕃庶之類也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凡稱日者兼晝夜爲言晝日不及夜也離之象也覲禮奠玉奠幣王勞之皆延升即三接之類也三接行於終晝之時見其情親而禮縟也康功之侯進而朝王其用以錫貢之馬盛多若此天子乃於晝日之間三接以撫勞之此晉之所以爲晉也象言康侯以順而進來朝之侯也考工記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即其義錫馬蕃庶互坎馬美脊也坤爲衆故蕃庶

錫謂下與上也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姚氏曰覲禮廷升一也致享升致命二也享升上勞之升成拜三也

崔憬曰渾天之義日從地出而升於天故曰明出地上坤地道也日君德也臣以功進君以恩接是以順而麗乎大明接晉以離爲君坤爲臣坤之物廣大博厚有土諸侯也坤順故能忠貞以自效離明故順者得附盛德之輝光柔指坤之六三柔進至三出地上而親附離日也非明則柔順者不得

進非進而上行不謂之麗乎大明錫馬蕃庶所以進也晝日三接喜其來而親之至也卦六三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剛柔進而上行指三言明矣趙氏曰柔之上行凡四如噬嗑如睽如鼎晉言得中唯晉不言蓋三卦六五本在初與二進五而得中故知上行爲六五晉六五不動無所謂得是六五爲下接康侯之君而三陰爲上行近君之侯也

蔡汝楠曰明出地上則其照遠順麗大明則其德應柔進上行則其益大明不出則爲隱德順不麗則爲遺賢柔不進則爲停機不足以言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述曰彝正曰明德者離日之象自昭者出地上之象汝中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民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

鄭玄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

自强不息我用我之强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述曰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晉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仲虎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象曰獨行正也無進無抑唯獨行正道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卽賜不受命之謂初始進知履正而未能受命則以罔孚之疑遂動其心故以裕告之

蘇氏曰三陰皆進而之離九四居於其衝欲并而有之衆之所不與也初六有應於四故進而衆摧之也夫初六之應四正也故曰貞吉位適正應而無私係之心乃初之獨行正道始進之愼如此耳象言以爲獨行則正不必以衆也罔與罔孚之罔同虞翻曰應離爲罔孚謂二三猶云夷伯季氏之孚也初在二三之下有罔其所孚晉以應四之象以柔在下而體順有裕无咎之象蓋衆允之志不在於四未肯受命須寬以居之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述曰卜子夏曰得位而進無應而愁如也夫以進愼中正憂勤其進非惟獲吉抑受其福也五以陰而降德也苟能立身行道當時大明何必待於應乎王母陰尊而幽遠者猶知福之況其明王乎王註進而無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無應而回其志處晦能致其誠者也脩德以斯無聞幽昧得正之吉也故曰貞吉母者處内而成德者也鳴鶴在陰則其子和之立誠於闇闇亦應之故其初愁如履貞不回則乃受茲大福於其王母也介助也福者天之所助故曰介福象曰以中正也雖不假中正以求福而大福在茲矣二無康侯之功而曰受介福者康侯美其成六二褒其始也

象言二無應援欲之五而四將據之上疑五之不斷下防四之見害又動則成坎加憂皆有愁象柔順中正靜而有常四亦終莫能閒蓋吉象也王母

者吳幼清曰六三之陰在二上猶母也九四之陽尊於三猶父六五之陰又尊於父猶王母

王介甫曰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

初六晉如摧如仲虎曰欲進而退六象上互艮有欲進而止之象凡始進必資爲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摧抑者六二晉如愁如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無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皆戒之曰貞吉不以應之有無爲吉凶惟

以不失在我之正爲吉賈卿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銳不要太順有摧有愁皆是好事若一氣做將去後來亦少意趣聖人之望人如此故有貞之訓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述曰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悔之所以亡也敬仲曰坤衆象羣承耦比有衆允之象仲虎曰三居下卦之上爲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

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亡

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摧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於大明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述曰蔡介夫曰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不中德之蔚也不正行之邪也而在上體切近明德之主欲進而重自疑有晉如鼫鼠之象貞固居此危厲之道也象言鼫鼠以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三陰欲麗六五大明之君九四以非類畏忌羣陰自疑其往也晉之時象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是貞於厲者位不當當讀平聲言不敵衆允之勢未能撫而有之也

九家易曰鼫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

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鼫鼠也

翟玄曰鼫鼠晝伏夜行貪猥無已謂雖進承五然潛據下陰久居不正之位故有危厲也

趙汝楳曰六五居尊九四上進有逼君之漸故以正厲戒之晉晝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居四則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述曰六五柔德宅尊爲離明之主諸柔皆進而上

行以相附麗故雖居不當位宜有悔而悔亡矣王註所謂明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此大明當中之體自能盡諸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屑屑得失之恤如是而往則吉而無不利五必往而後三陰成上進之功故五之往有慶即三之志上行也

晉道用柔而九四一剛橫隔於上下之間初晉而摧二晉而愁三衆允而後悔亡其難如此五又柔主其志惟欲得下之進又恐失其所當得而不進能無憂乎夫居離之中為大明在上象日中天陰

翳廓如其悔亡矣以明得順四不得而阻之故勉以失得勿恤但往吉无不利趙汝楳曰自此以往君臣親附上下交驩吉也大政小事自王朝而侯國旁行四達无不利也而文明之治成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述曰孔疏晉其角者西南隅也上九處晉之極過明之中其猶日過於中已在於角而猶進之故曰進其角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

維用以伐私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鄙吝矣邑坤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

楊中立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無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陸氏曰五以柔得中而行文明之德上以剛處極而任强武之亢角者剛而上窮九四剛而偪止為竊位之臣上九則剛而抗有角勝之患所謂不寧

侯不庭於王所故抗而射之者也維用伐邑五伐之也離為兵戈故稱伐離體焰烈故稱厲如是乃可得吉而免過柔之咎離明之君德威不足而至用兵貞而吝也故曰道未光也以柔德治者不能威肅天下終多用師趙氏曰唐室之强藩悍鎮天子優禮無節卒至驕蹇跋扈不免移師以伐之幸而克捷猶非大明中天之事況其不濟乎

初六爻象曰裕无咎未受命也程傳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

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故以
未受命釋之恭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
不可居也
項氏曰進也者君子之所難也初未爲衆所允則
不可急於進也有進之者有摧之者吾一以正處
之而無所遷就則常吉矣吾獨行正人未受命吾
以裕待之而無所怨尤則无咎矣此君子將進之
道也
六二爻項氏曰二旣進而當位則憂患之原方起

於此但當固守中正不改其度則致吉之本也至
誠上通君必福之不可他求左道以幸容說此君
子旣進之道也
六三爻項氏曰六三晉而在上晉道已成衆志皆
信則異於摧如愁如矣當是之時進而上行麗乎
大明復何疑哉故曰衆允之志上行也然必至於
三而後衆允則君子之進豈可以易言哉
九四爻項氏曰晉之道以順而麗乎大明以柔進
而上行皆主乎順者也三雖不正以其能順故得

信其志而上行四雖已進乎上以其失柔順之道
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若固執而不悛危必至
矣故三五皆不當位而獨於九四言之也
六五爻項氏曰六三六五位皆不當本皆有悔者
也三順而五明得君臣之道也故皆悔亡五雖君
位然以六居之在卦義爲柔進而上行有人臣進
而遇君之象自失得勿恤以下皆爲進者言之也
君子之進得遇大明之君則不當復以失得爲憂
但往而事之自然吉無不利象辭又曰往有慶也

皆勉之以仕蓋明可爲忠信不當復爲身計也此
又因君之明而極言仕進之義三與五爻辭皆不
稱晉然三之上行五之往吉非進而何
上九爻項氏曰晉如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
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爲技窮之鼠上已窮而
猶進故爲晉其角角亦窮地也是道也皆不可施
於人維用以自攻其私使常惕厲而不安則可以
致吉而免咎然亦終非可久之道久則可吝矣

明夷䷣ 離下坤上

京房曰積陰盪陽六位相傷外順而陷於明處暗不分傷於正道曰明夷

虞翻曰夷傷也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明入地中故傷也程傳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

王世安曰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爲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爲之矣

張掄曰易以初上二爻爲定體以中四爻爲變繫

辭傳謂之中爻先儒謂之互體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八卦互成剛柔相易之道非此無見焉坤與坎曰師而長子帥師之象蓋出乎震坤艮曰謙而用涉大川之象出乎坎雷在天上大壯而羝羊象乎兌明入地中明夷而曰蒙難則有坎存也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述曰鄭玄曰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被擒抑也坤象君離象臣孔疏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

象言大難關天下之難內難一家難也處義者緐於外順處恩者忌於內溺內難能正其志此獨指六三言之朱先生謂六五蓋爻辭誤之也

彭山曰夷平也即陵夷之意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明平於地則入於晦矣明入地中未有傷意明夷之時其明當晦故利艱貞貞者萬世之常道君子所以援天下之本也用其道而晦其明主於濟天下之難以全吾貞明之體曰艱貞明在內而順在外即晦其明之意大難者大難處之事也文王當紂之時事之難處莫有大焉者不但羑里一囚而已此以卦之全體言文王之明夷以發艱貞之義利艱貞晦其明也語意承上起下內難者

其心有難處之事而晦明於內也晦明而明在內
即志之正也此以六二一爻言箕子之明夷以見
艱貞之意
汝吉曰明夷時之窮也而道則彌窮彌通者也其
當文王箕子與紂之事耶內明外順以蒙大難奉
昏主以明聖拘羑里而卒免也其明夷其艱貞也
而道在文王矣親遭內難卒正其志不殞身以存
道不枉道而遂臣也其艱貞其明矣也而道在箕
子矣古明夷未有如殷受之世古明夷之世未有

如二聖之艱貞者故經惟明夷以二聖並贊於以
見時命大謬而至德凝焉至道存焉非聖人不能
行易道非易道不能濟聖人也
趙汝楳曰離三爻明者也坤三爻昏者也合而言
之昏離之明者坤並五爲時之主初去五最遠故
可飛舉以辟世二與五正應爲當內難欲拯亂以
圖存三居公侯之位代五以除昏四近於五知不
可依而自遠上則昏之終也然則六五何以言箕
子曰以君道也不以君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述曰象言莅衆坤爲衆王註以明夷莅衆用晦而
明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辟也章氏
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
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矣
質卿曰用晦而明是千古莅衆之法天下之事所
以破壞而至於大失人心者只緣用明而明何嘗
用晦而明智者乃能用晦愚者却只用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述曰象言離有飛鳥之象於旅見之初居下無責
又去災尚遠而離以察幾故垂翼而飛王輔嗣曰
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故明夷於飛懷懼而行行不
敢顯故垂其翼是也章氏曰凡鳥於將棲便不高
舉於飛垂翼戢翼歸巢之象言其知明夷之早也
君子行而去之即三日不食無懷貧之稔有攸往
主人有言無即次之安皆所不顧也處明夷之初
如此然亦危矣

雜卦云晉晝則明夷爲夜故初爻明夷於飛垂其
翼著日將暮之象卦坤居離上昏主傷陽之明初
居離下自夷以全其明於飛垂翼初九明夷之象
也去明夷之主尚遠其傷未及早見而遠避斯免
於傷矣君子於行祿位可無戀也三日不食困窮
可無恤也去主而他有攸往不免主人之言主人
主我者言即傷也非所以爲見幾之明也此太公
去而東海伯夷去而北海之事象曰義不食也荀
爽曰陽不居五陰暗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也

貞之初不可兼而不兼明夷之初不可食而不食
卦皆下離夬去祕之義於早者非明不能也象吉
君子謂初初與四應六四互震之中晝爲大塗於
行謂自初適四也三日歷三位乃之四也離似頤
有求口實之象變則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主人
謂四猶睽之主皆指其應離爲言洪範亦以言揚
爲火左氏曰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言必讒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
順以則也

述曰六二在內體與五對而不相應柔而得正用
夷其明未爲闇主所疑雖已見傷而傷未甚曰夷
於左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爲切也夷於左股
不强於行猶得居位尚可艱難而行也此身既可
艱難而行則國難猶可匡救之日須用拯馬壯以
佐其急乃吉二麗兩陽之間陽爲壯健之馬行地
無疆者藉以濟艱難於萬一耳謂之曰吉乃爲之
在我者當如是其濟與否弗論也六二柔順而中
正故象曰順以則此箕子當內難拯亂以圖存之

爻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
之志乃大得也
述曰九三離之上爻臣之高位離南方之卦狩田
而去害之事昏主在上羣陰乘之從君於昏皆民
害也九三以剛德在明體之上志與上應爲君除
之故爲明夷於南狩之象殲厥渠魁得大首也不
可疾貞以明尅暗以至仁伐至不仁必不得已而
動無遑剛欲速之心乃得爲貞貞即艱貞意也趨

汝楳曰此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戡黎遏密之事也

朱氏曰三公之位極明至剛得位而應故其象如此離上爲王出征折首與此爲君南狩得首同但明過遇剛欲速卽爲疾惡之私故以不可疾爲貞象又以南狩之志言之當明夷之時臣子韜光歛跡之際而志在除殘救民水火昏主不之疑寔惡不敢肆所謂乃大得也

諸家皆以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爲武王伐紂之事須假五年爲不可疾貞之證非也彖利艱貞釋彖實以文王箕子臣節爲萬世法者若以南狩爲牧野之師得大首爲獨夫之誅抑與彖旨戾矣大抵諸爻皆發人臣艱貞之義上六則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

不可疾宜舒徐也或曰不可嫉惡也二義皆通如湯事葛以善養之至迫於不得已而後征之此不可疾貞之明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述曰荀爽曰腹者謂五居坤坤爲腹也入於左腹謂當時明夷之腹也四自下卦初爻於坤有入左腹之象坤偶畫象門有出門庭之象干寶曰一爲室二爲戶三爲庭四爲門故曰於出門庭矣象言凡稱先陰後陽先左後右畫卦先下後上言左腹取其順也孔疏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腹者懷情之地六四體柔處坤與五相近是能執卑順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意也旣得其意不被疑忌不勞遠遯而免於難曰於出門庭事明夷之君非親親之義則以爲出門庭爲安此對遯其殼中之時言義在違難不敢遠也文王脫羑里之厄受西伯之任身雖出而心不敢遠猶然以服事君此六四之艱貞也

世謂所爲僻曰左君心頗僻不信正而信邪不從是而從非猶云左見左道也曰左腹則蔽錮也甚包藏也深非正詞正理所能開悟文王全用柔道憂懼自心其曰天王聖明臣罪當誅蓋順之至也

不覺䝉誠感動而入之深故曰入於左腹猜忌之
情不辯而自解西伯之任深信而不疑紂之心遂
爲文王所獲曰於出門庭稍遷之也非入於左腹
而能得其心乎不得其心而能遠其難乎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
述曰六五以柔居尊爲明夷之主而彖曰箕子之
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
箕子之貞也

鄭伯羔曰五爲君位而云箕子事何也有紂而後
見箕子言箕子所以明五爲紂無道時也六二中
正體離箕子之明也爲六五晤君所掩是箕子之
明夷於紂也在難之內而能保其中明知以藏之
愚以出之得其正而時不能遷明豈可息哉
象旨箕子蜀才作其子俞氏曰其子卽箕子也不
敢顯稱箕子之名遂微其詞而曰其子孔子遡知
文王之意乃於彖傳顯言其爲箕子後人因彖傳
稱箕子遂於爻辭併加竹作箕文王本文蓋卽是

其子非箕子也其子也其子指六二六五爲明夷
之主六二在內正應其子也俞氏説是矣此所謂
文王之危辭也若諸家以六五爲箕子而以上六
爲明夷之主則不可之甚固當從俞説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
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述曰上六坤卦之終如日入地中地之上皆晤故
爲不明晦之象五上爲天故象初登于天坤地至
上方成故又象後入于地夫厲其明以照四國者

自極其明者也自極其明必反爲晤如日之初登
於天至暮則入地理有必然夫人心之明本不可
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爲明上六
失君人之則故强明而實晦爻象不主紂言蓋六
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於箕子之明夷見之矣
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象旨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夷三之明也初登
天得三之應也闇極而不能援然後三竟匿坤地
之中矣鹽鐵論文學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

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曰疑爲文言矣

六二爻項氏曰夷於左股加一夷字言已傷也左爲小右爲大股在下肱在上豐折右肱故不可大用有臣而無君也明之始夷也臣雖受傷未忍忘君思用拯馬盡力而出當戡黎征葛之時夏商之王苟能用伊尹祖伊之言幡然而改遵道而行則其興也勃焉何患其不吉哉明夷二動則爲泰何吉如之然而此非上六之所能也但爲六二者臣

子之法當如是爾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按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渙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按二爻雖柔皆自有坎馬正合順字諸家必欲外取剛爻謂六二以九三爲馬初六以九二爲馬豈未考小象故歟渙之初六坎初爻也明夷自二至四爲坎六二亦初爻也坎爲亟心之馬故壯馬壯則能力行矣然於柔爻言之者貴其順也當險難之時力行順事則可以反凶爲吉若力行剛克則愈凶矣爻

辭意在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明夷六二當位之臣恐傷以救國事合于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渙之初六在下無位避難而自救故止曰順也申豐盡室而行蘧伯玉從近關出皆以順用壯而自救其身也救禍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則者道之常也言以六居二得正得中明於臣子之常道也明夷之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誠上三爻惟六五無去之之心皆中順之臣也上六失則者亦謂

失人君之常道也

家人䷤ 離下巽上

張邦奇曰內離外巽相麗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內明而外巽處家之道也

文中子以明齊內外爲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之義也

金賁亨曰初三五上皆陽男象也曰閑曰嗃嗃曰假曰孚曰威如所以責男者詳矣二四皆陰女象也爻辭所以責女者略矣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效必觀乎女也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述曰馬融論家人女爲與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稱女貞按卦下離上巽二四皆居陰位執柔道以順三五之陽剛女之貞也女貞則男正不知而一家之人莫不正矣故曰利女貞巽切清曰五爲巽女之夫居三畫卦之人位三爲離女之夫居六畫卦之人位故曰家人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彖曰利女貞卦體自上以下諸爻位各安其正有一家之人咸安於正之象

按女正位乎內謂二與四也男正位乎外謂三與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言女也荀爽曰離巽之中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邵二泉曰男女交天地之大義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

故又推本於父母之嚴王肅曰凡男女之所由以得其正者家人有嚴君也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爲家道之正各正其家無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家人關係之重如此

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爲夫婦及其嗣續則爲父母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一家有所嚴憚故稱嚴君丘氏曰謂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

毋嚴則家道弊。

趙汝楳曰、或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非不慈
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
媟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
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正
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
兄弟、而莫難於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非自正也
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
身。正身以行言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述曰、孔疏、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之初因風方
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則風自內出、象也。汝吉曰
火不必風、風不必自火出、而火之風固自火出。其
言精矣。家人風化之本也。君子知風之自、則反躬
急焉。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誠心
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
不在諄諄告語、切切防檢也。

荀爽曰、風火相與、必附於物。物大火大、物小火小
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故言有
物也。大暑爍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冰、火不損其
熱、故曰行有恒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述曰、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初九陽剛、下於四之
巽、順男女始交、有家之象、卽能閑之以禮、使邪僻
之意無自而興、而悔可亡矣。初剛得正、有正家之
本體、離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
之。賈誼所謂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貴絕惡於未萌

而起敬於微渺也

王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
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宜必
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
也

述曰、六二居內卦之中、上下皆陽、婦德柔順、無專
成、故無遂事。婦正位壼內、職饋祀、故在中饋。遂者
行其志、專其事、有其功之謂。往者守位而不離也

此六二之道所以貞而吉也離一陰麗二陽之中
所謂无攸遂在中饋卦畫昭然亦可想見順巽之
義
象旨二不變則互坎二變則互兌皆有飲食之道
爲中饋矣以婦職故舉以明之易象言順以巽者
三蒙六五以本爻之變言漸六四以本爻不變言
此指所應爻言皆有巽象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
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述曰彭山曰家人一家之人居上而令下者也嗃
嗃嚴厲聲嘻嘻嗟嘆聲九三以剛居剛在離體之
上治家過嚴而發於聲之厲者也故有家人嗃嗃
之象然界於上下兩陰之間能悔其過危厲自謹
不敢過用其剛則吉道也如顯尚其剛嚴厲太過
使婦子有怨歎之聲則情義乖離无感化之機心
欲治家而終可羞吝矣
趙氏曰齊家固貴乎嚴亦戒乎過嚴義以勝情法
以維愛家之節也嗃嗃雖嚴而未失或甚而使之

嘻嘻則失其節矣節猶竹節竹於虛之中以實爲
節過於實則閼其生意家人於恩之中以嚴爲節
過於嗃嗃則乖其輯睦傷恩相爽其失甚矣三之
剛與五同而失節與交愛異者三不中也
象旨嗃嗃依劉向作熇與詩熇熇同離體之象九
三重剛離極惟悔厲乃吉然使其婦子至於嘻嘻
則吝吝言乎其小疵也嘻字書嘆也一曰有所多
大之聲禮嘻甚周頌噫嘻皆嘆辭也嘻嘻甚於嗃
嗃蓋不堪而歎無以訓笑謔者自漢來皆曰嗃嗃

反宋王回疑重剛無嘻笑理以謂歎意獨得卦情
矣三顯尚其剛使婦子不能容而嘆豈有不吝者
亦異於上九之威如矣威如、如者如威而已不顯
尚剛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述曰虞翻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富
家大吉章氏曰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有富盛其家
之象巽爲近利市三倍亦有富義能富家則能正
家矣既富方穀理之常也所以大吉

王註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
家何足爲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
近至尊能富其家也占法陽主貴陰主富記曰父
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卽家之富
小畜九五稱富泰六五稱不富陽實而陰虛也家
人六四陰也而稱富陽主義陰主利也二在下之
婦也四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李去非曰初閑之
二饋之三治之四則享其富此治家之序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述曰九五乾德巽位爲天下國家之至尊剛而得
中威而能愛四來承之順正於下此人君身脩德
刑單於王宫也爲王假有家之象汝吉曰夫家難
而天下易也故王者以恭己正家爲兢兢王格有
家則不勞憂恤而自吉矣何也通可遠也風之自
也皷一之能化也吉也古假格通至也感通也
三剛而不中失之過五得中嚴而能愛嚴以分言
王家之義愛以情言假家之義彭山曰假於有家
如文王雝雝在宫之時故至於其家人卽化之不

待有所爲也
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
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
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
得爲假有家之道也
象言天下爲家者勢大易忘勿恤者蘇氏所謂蕭
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者是也或曰九五何以不
言天下而言家曰堯之協和時雍始於睦族故一
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四海無不

交愛此正家之所以爲大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述曰風化自內而出始家邦終四海上九一卦之
終陽剛在上天下咸仰望爲表儀者也初閑有家
五假有家上居其成有孚信之象陽德尊嚴在九
五大觀之上不用威而威儼如夫誰不仰而畏之
則而象之乎此王者德教刑於四海之事而家道
終矣故曰終吉汝吉曰正家之難難於有終有終
之難難於反躬故威如反身之謂也身端則不戒

自孚不怒而威矣

孔疏處家人之終家道大成刑于寡妻以著於外信行天下故曰有孚也威被海内故曰威如威信並立乃得終於家道而吉從之也

程傳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失恭順

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卦終言之

象言吳幼清曰家人卦初上二爻以卦之初終取義下體在下之家也以有家之臣而言三爲夫二爲婦上體在上之家也以天下之君而言五爲主四爲后不取遠應爲配而取近比者家道尚親也初上治家之道也閑其邪於始正其範於終家斯正矣女正位乎内不過无攸遂在中饋富家大吉是巳男正位乎外不過閑有家假有家有孚威如而巳家道之正豈有外於此哉曰男女正家道正所謂正者皆有整齊嚴肅之意曰嚴君大所嚴憚者矣閑者防閑而不敢易忽之辭故上曰威如之吉三雖嗃嗃猶未失也威如而曰反身之謂則所謂正與孚者皆有孚在其中匪孚則不免悔厲矣然則威者正家之本也孚者所以成其威也富家六吉者以庇民也若民多曠者而義取富焉是勸民以自封也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王假有廟幽可以治鬼神也王假有家明可以治天

下矣

讀易述卷之六終

睽䷥兌下離上

程傳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許愼曰睽目不相視也睽耳不相聽也睽違也日月相違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述曰鄭玄曰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志異也故謂之睽虞翻曰小謂五陰稱小得中應剛故吉趙汝楳曰卦言小事吉以六五用睽之才不可以大事也程可久云火澤無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孔疏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小事謂不待衆力者雖睽亦可

蘇氏曰有同而後有睽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睽自家人反明本同也惟本同故睽可合燎而麗於高上之處者火也沉而豬於卑下之地者澤也故曰動而上動而下婦人以嫁爲行少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林黃中云離火兌澤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其終未嘗不睽耳彖先釋睽義次言睽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孔疏說而麗乎明不爲邪僻柔進而上行所之在貴得中而應乎剛非爲全

弱雖在乖違之時卦爻有此三德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

汝吉曰小事吉蓋睽之吉也抑睽者異也以異而同天地萬物於何不通高卑定位圓方動靜何睽也而絪緼化醇合以育物其事同矣男女正位異姓殊體何睽也而剛柔唱隨合以成家其志通矣萬物芸芸別生分類又何睽也而性情聲氣相應相求其事類矣蓋必有睽也然後其用可以合而同令有陰而無陽有柔而無剛不合異以成章將

能行乎、正如火澤不睽則胥息而爲害耳曷不善於睽而三才之大用由焉故易無用不行也易莫妙於反對於睽尤見反對致用之妙

楊廷秀曰物聚則朋睽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睽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無爲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

大乎故曰睽之時用大矣故易窮則通也

質卿曰物有必不可不合者一或相乖即爲睽如動物必兩足而後行羽物必兩翼而後飛苟缺一焉必不可君之必不能不與臣合也父之必不能不與子合也夫之與婦也上之與下也皆不得不爾也一或乖離何能濟故天下國家之事敗於睽然究觀天地萬物之理成於睽睽吉小而用大也

蘇氏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彖言革亦二女同居而大亨革以九居五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胥反焉所以僅小事吉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述曰火性炎上而又在兌澤之上澤性潤下而又在離火之下上不逮下下不奉上故爲睽違同象兌澤之悅異象離火之明代淵曰火與澤混同則有害用不相通則功不成而物不濟以明其體位

須異而其理須同所謂同而異也荀爽曰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君子觀象於睽以同而異蓋得其所以爲同者而後睽可合也性同而習自異源同而流自異道同而事自異心同而迹自異正猶兌離本同乎坤之體而火澤自異乎卦之象同也而不害所趣之異異也而乃爲致用之同夫安有所謂睽也睽之爲卦合異爲同之道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述曰初九睽之初也初陽動於下四陽動於上宜應而敵焉動而成睽悔也陽剛得正與四同德俱在睽時終能相合其悔可亡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馬乘而進者也之四無應非喪馬乎所以有悔四往無所適無歸之馬也馬逸無歸其勢自復馬復則悔亡矣惡人與我睽者四不當位剛敵而久不同心也初剛能下下無亢迹顯異之意故見惡人无咎時方乖離而位乎窮下上無應可援下無權可恃若以其與我不相得也遇可見而不見則嫌疑遂深咎之道也安能化異去閒而使之合乎

初九之處睽也夫睽之時人情離矣斯時也人分上一毫討求不得惟自已分上自盡其道而初九陽德兊體也剛動而正不起疑妄兊初而和不生乖違身心之悔皆亡而無歉然不足之意則天定矣天定則人情自順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喪馬動而成睽之迹凡有所喪而必逐者內自歉也悔亡則不以得失動其心而睽者終合有見惡人无咎之象惡人動而相睽之人凡不相得而不相見者內自疑也悔亡則不以同異動其心而睽情頓釋初九陽剛有主故能相安相忘如此

質卿曰馬所以行行有不得者吾不可以求之人惡人世所嫉人所共嫉者我不可以不容之也見惡人正所以辟咎豈其為咎蓋世道之有睽者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耳故必量足以容天下乃可以能於天下仁足以養天下乃可以寄於天下

蘇氏曰人惟好同而惡異是以為睽故異者不必不復從我而來者未必忠拒我而逃者未必二以其難致而捨之則從我者皆吾疾也是相率而入於咎耳故見惡人所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述曰程傳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

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婉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象言主謂五說文巷里中道何休云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是也離中虛有巷之象不言家而言巷二五皆不當位卦由此成睽然俱求其黨註家謂之出門同趣不期而會蓋卦名睽而爻義則貴

其合二本五之所求彖傳以爲應剛者是也得其正應又何咎耶說者謂二五君臣之睽如此二五之睽雖緣三四之隔實以陰陽皆不當位之故臣位反剛剛易亢也君位反柔柔易疑也則相合難矣合睽之道全在陽剛爲九二者必能遇主於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紬其剛枉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曰於巷必欲拘堂陛朝覲之常理執吾之剛以矯拂之則終不合矣張氏曰睽而不遇彼此不無不見之

疑疑之旣亡彼此又若一旦之遇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二亦五之所求其位雖隔其志終通故二得爲於巷之遇於巷非遇主之地而无咎者以不失乎相從之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述曰睽之爲睽以有可疑之迹爲人所疑而自生乖異也六三正應上九而位在二四兩陽之間爲疑地故致正應之疑而三遂以疑成見輿所以載

己者牛所以引車者三欲進以應於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自尼而不進若見其輿曳矣又見其牛掣矣又見其人天且劓而刑之矣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劓疑故其見如此皆負塗載鬼之類心使然也夫其始之不能不睽也是无初也其後之必不能以終睽也是有終也三雖陰柔應剛乃其正理求遇而不獲故疑橫見生而睽已甚終則疑亡見釋還爲婚媾遇剛故也上九陽剛之明旣徐察而與之合矣故曰无初有終

象旨三互離爲見非正離也互坎爲車爲曳非正
坎也曳者緣地而不能行義取坎陷無牽退之意
也互離又爲牛掣王註滯隔所在不獲進說文作
觢牛角一俯一仰不能駕與行也無前掣之意六
三以說爲成兌之主而麗文明之君然才弱難進
故象如此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
且者未必然之辭劓者上通之物劓之則逆其上
通吳幼清以爲三車曳牛掣而乘車者復將遭上
劓鼻之災也兌爲毁折所謂無初三上蓋夫婦之

睽者

陳皐曰以澤應火各居其處殊類特甚求合實難
所應之人居離之極峻絶威明不可通也居上猶
天既尊且嚴三以澤積之極仰之如天畏之如刑
然有所遇者正配也

柔居剛位已本不正而承乘應又皆不正之陽是
以邪見之攀起也凡人心疑而意見皆無中生有

仲虎曰見輿曳无初也遇剛獲其正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
行也

述曰王註無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己睽故曰睽
孤象旨初四皆無應而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
在上不可無輔也處無所安比非吾與必以氣類
相求爲助故遇元夫元夫謂初陽德也質卿以爲
喪馬弗逐之仁人也四與初皆陽同處體下當睽
之時俱在獨立自然求之而遇始之睽而卒以遇
其志交孚無閒而且交相厲也故得无咎象曰志
行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

相交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

紀聞曰四如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
狥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川司馬張
東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
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
慶也

述曰六五處睽者也處睽只在自己悔亡以陰居
陽宜有悔然得中爲文明之體應剛無偏係之私

其悔得亡則於已無憾而睽有可咎之道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也往則必合夫何咎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

厥宗謂二也五柔居尊須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宗二依五以爲主五親二以爲宗同心相倚之機其合也猶噬膚之易一噬即合而入之深非以私比而防已應者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有慶也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

故五六當先往

趙汝楳曰爻止言何咎釋遂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德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

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爲其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爲其慶也

卜子夏曰取天下之物成天下之事異物相制或以相合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蓋取諸睽合衆材各睽其小體以成大器夫濟天下之務者豈於一才乎觀良馬逐用拯馬壯則知喪馬之義矣知喪馬之爲睽則知四之合初五之合二之爲濟睽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述曰上四皆言睽孤者四無應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於孤也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於二陽之間有疑迹遂生疑心見三如豕之汚穢背負塗泥若將浼已而不可近又見六三所載之輿爲載鬼一車若將祟已而不可與爲類豕猶有之

鬼無形安可載疑情所結怪妄並生故先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故後說弧而不射則疑少釋矣既而大釋曰六三非寇我而從不正者也乃守其正而與我爲婚媾者也往而從之必得其和陰陽和而爲雨則疑釋見亡睽者合而吉矣故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敬仲曰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剛明之過因迹致疑因疑積意遂至於此極群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

王註處睽之極睽道未通故曰睽孤巳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以文明之極而覩至穢之物故曰見豕負塗彭山曰三陰豕象兌澤塗泥豕負塗汚於外者也此因六三可疑之迹也載鬼一車則有歟無形者無所不至矣雖是疑情亦緣三陰鬼類孔疏鬼怪若斯懼來害巳故先張之弧將攻害也物極則反睽極則通故後說之弧不復攻也以上光明故也匪寇婚媾則大釋然矣往遇雨吉雨者兌澤之通也衆異併消無復疑情往得和合故曰吉也

張氏曰匪寇婚媾在屯六二則對初九言非對正應言在睽上九則對正應言非謂二陽也

紀聞曰匪寇婚媾返求之也遇雨之吉反得其和也其始睽也無所不疑故云羣疑過於所故過於疑過於疑故無往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雖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

彖傳言睽物性之定分六爻言睽物我之私嫌睽者乖異不合之名也然六爻之中初則自復二則遇主三則有終四則交孚五則噬膚上則遇雨無一爻睽者何哉以諸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初九爻項氏曰初以正人無位而在下本自與人無應故雖在睽之時以不與世事而悔亡馬者人所乘以出行也四爲坎馬而孤初无應於外而不得上行故爲喪馬之象勿逐自復往者不追也見惡人无咎來者不拒也此君子在下无應之時處睽之道也見與遇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初以四爲惡人險而不

正有惡人之象其見之也以辟其爲咎免於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九四爻項氏曰初以四爲惡人其見之也以辟其爲咎耳非望其有所行也四以初爲善士與之相遇誠交而氣合則化孤爲同化厲爲安巳不作咎則志得上行矣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四近君而初在下四不正而初正故其辭如此

蹇䷦ 艮下坎上

程傳爲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爲蹇也

趙汝楳曰初三四上皆以往而致蹇來則獲免爲義初之譽爲知幾三之反爲溥於險四連於三則得剛之助上來附五爲碩若九五六二居君臣之正位任濟蹇之責二不爲一蹇而止五能合羣爻以皆來則不必它往而蹇有可濟之時矣

張邦奇曰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險中以初爲主

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屯蹇二卦上爻皆陰柔而功效不同以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述曰蘇氏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無難之地也處蹇之時必決擇其利與不利曉然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難之所在往益難矣故言利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指九五而利見之者上六也五剛正中上柔正位而從之難由正濟故貞吉也

利西南利在出險也不利東北東北險地當止勿往也卦以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

蹇名卦重艮止止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

非適然而然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爲知知者艮有光而又互離爲見也卦惟二陽利西南指九五之陽爻進而居五則得上卦之中可以濟蹇也不利東北指九三之陽謂自初進至三爲下卦之終入於阨塞故其道窮也彖言往謂在上以解體反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於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彭山曰四以上皆言反謂反身脩德也至五而成大人之德

五以大德而當大蹇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無不反求諸己者所謂得中者也至于上六而始利見大人之德始得行故曰往有功蹇諸爻皆不言吉惟上一爻言之則貞吉者本因上而言也蹇自二至上諸爻雖皆當位而正之可以言吉者則唯在上故當位亦以上言也蹇至極而後能有爲故彖辭皆取義於上往進也往則得中往則有功進而至此何蹇之可言哉

趙汝楳曰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

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期躁於進則僵仆徐行緩語雖難而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始而不審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上爻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於正聖人之用蹇其大有如此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述曰程傳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阻之象上下險阻故爲蹇也君子體之行乎艱難險阻之世必反求諸身而益脩其德敬仲曰懼己德之未善也懼己德之有缺也懼己德之有違而致此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張簡曰雲漢宣王治蹇之詩也

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於善耳故曰脩德屯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因事舒迫相已進退而酌成之已耳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述曰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象曰往以坎言來以艮言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於止而不行也終於止何譽之有

質卿曰士君子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及上下治亂去就離合存亡之間凡情之所不能通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不可禁者皆蹇也斯時也指足足難指手手難下口口難第一要審察往

來若不審情不度理不察勢徑往赴之必遭陷敗
莫可救藥惟回心寧耐始有商量始有處置蹇庶
幾其可濟也所以蹇諸爻只貴其來不貴其往初
方入蹇所以往則蹇而來則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
也

述曰蹇蹇訓蹇其時之蹇也沈存中云王五也臣
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二應於五不以
五在難中私身遠害雖蹇未可濟蹇時難圖而相

機遘會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匡王
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以居二柔而
得中義不避難知不犯難知與忠而俱盡者以剛
濟也

凡二皆王臣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
之時分見之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上憂臣辱亦二
之蹇也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不尤之者嘉其
志而恕其才也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
蹇閩之雷氏云初以不往爲有譽二以匪躬爲無
尤有位無位之間耳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述曰趙汝楳曰卦以九三成義居乎險止之間往
則陷止則免間不容髮往來之當謹莫謹於此爻
也身蹈於險冒危而輕赴則陷溺其身有不得反
焉者矣唯艮之性本止知夫往而蹇也故惕然而
來反安於故位雖百險而不能陷也反與反身之
義同王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內卦三爻惟九三
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二在內卦應五爲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
手一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爲剛明有濟蹇之才今
幸而知反可資以共事斯二所以爲之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述曰六四本柔而在險體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
則連於九三九三剛實四牵連之共濟五難當位
而又得濟之實也處險難不以剛實濟之柔者安
得濟乎陰本虛來連於陽則實卜子夏曰四得位
矣可以承其上而不可獨濟也故往則蹇矣來則

當其位而連於實得所附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述曰一陽陷二陰之中大者蹇也故爲大蹇之象
處蹇之時獨在險中以當世難所謂遺大投艱於
朕身者此爲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焉蓋
大蹇非陽剛中正之主莫能任也夫同德爲朋陽
剛有爲之才也昔之往而蹇也以時未有任大蹇
者耳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指九三也觀四來連
而象稱當位實上來碩而象稱志在內皆指三言

三來則衆陰附之大蹇可濟矣朋來之云所謂利
見大人也象曰以中節也得位居中咸當其節故
致朋來而足以當大蹇此所以有功當位能正邦
也
鄭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爲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
之來自外反內朋來之來自下趨五象曰以中節
者羣策畢舉衆才並效險難紛紛未定所向非陽
剛中正之大人何能節之酌其木品部之節取我
其機宜謂之節制若漢高知人善任唐宗謀斷兼

資當以中節者也
象言大謂陽明九三陽類三五雖非正應然異位
同功猶解九四解三而俟二也以中節也諸爻皆
取不往而來九五正位不動無往無來天下之濟
難者朋來而取節焉大蹇之世易於姑息朋來之
衆難於齊一故其中道可節之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述曰當出險之時上六陰柔往猶蹇耳來應九三

之陽剛則碩大而吉且利見九五之大人合朋來
以成出險之功也必得三然後可以援五故來碩
而後利見一卦惟上六爲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
之上卦之外蓋蹇極而通矣彖謂利見大人貞吉
此爻得之孔疏志在內也者有應在三是志在內
也應既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得之所以往則有蹇
來則碩吉也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
象言碩指三之陽陽大陰小不言大以別於大蹇
也故曰志在內明其下應三也上能出險故吉利

見大人比九五也趙氏曰蹇之道阨塞窮處上當出蹇之旹得陽剛之助阨塞者解窮蹙者紓有碩大之象故云來碩吉

解䷧坎下震上

序卦解者緩也孔疏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爲解也程傳震動坎險動於險外出乎險也爲患難解散之象又震雷坎雨雷雨之作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爲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趙汝楳曰爲時之悖者六三也九二獲之如狐上六獲之如隼故六五柔中坐享小人孚退之吉九四以剛居柔不能奏解悖之功初六則剛柔交際之始與三無涉而得无咎者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述曰解利西南蘇氏曰所以爲解者震與坎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者所解之地也無所往其來復吉言乎二也有攸往夙吉言乎四也蹇解本相反之卦蹇九

五往在上今來居二是陽復於下卦之中矣故無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爲艮止不動今往居四其體震動爲往故有所往夙吉上下二卦皆以陽爲主惟陽能解乎陰也褚氏云世有無事者求功故誠以無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也

彖言西南得衆者何也西南所解之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紀聞曰蹇未解且利西南旣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於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仲虎曰解之時以平易爲利略有苛急卽非利以安靜爲吉久爲煩擾卽非吉復之爲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大蹇旣解陽無所往來復居二處中無爲其來復吉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卦體震雷坎雨爲解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百果草木皆甲拆也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賛解之時大矣哉

李氏曰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旣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無事自怠

來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復如舊若蹇難已平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兆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須來復乃吉乃爲得中解者解其遺患餘孽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所往夙吉夙者朝而不暮也謂斂疾決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易言夙吉而遲疑猶豫者凶此漢竇何唐五王所以蒙害也趙汝楳曰有攸往指九四震體如迅雷之擊使人掩耳弗皇而威已震然後姦邪不得起謀以間我故曰夙吉

紀聞曰屯象草穿地而未甲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拆分裂也剥之碩果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解之甲拆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皆甲拆者形也解之雨卽屯之雲崔

說云坎在上則爲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爲雨澤已及物也解也趙汝楳曰離言百穀此言百果者四陽之月百穀猶未芽甲也

質卿曰有蹇斯有解解則不蹇矣方其處蹇之時不敢輕易便是解蹇之道解之利西南卽是蹇之利西南非有二道早往早復就是利西南之事主於解難別無意也

蹇以能止而稱知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爲慎動動而止

乃稱能止此見天下無二道皆一易之流通

蹇之利西南爲得中解之利西南爲得衆惟得中故得衆其來復吉乃稱得中此之得中止蹇之得中於來復得其用於吉得其效非二道也

隆冬冱寒萬類閉藏是天地之蹇也一氣旣動春意潛萌是天地之解也天地一解而雷雨自作雷雨一作而百果艸木皆甲拆居之終伸之始往之復來之端其解也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非解無以運其心百姓非解無以遂其性人工非解無以施其能大哉解之時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述曰汝中曰雷作於上雨沛於下天地鬱蒸之氣渙然解散此解之象也眚災肆赦赦過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王王命三公三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宥罪也一赦過宥皆所以滌除壅鬱回生枯槁法雷雨時至以解民於險也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述曰解者解也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蹇難始解陽來復中爲下卦之主六陰柔弱自下承之故得无咎象曰剛柔之際剛指九二謂初與二際而成得中之美也劉牧曰爲險者坎也當蹇之時初爲難始今遇解之時初不能固其險以承乎剛何咎之有能速改過以遷善也石介曰陽爻皆能除難初六有應於四而附近於二故无咎也

薛温其曰屯則剛柔始交未相知會動乎險中故有難生之理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義

必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
道也
述曰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其
中剛足制柔中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
田獲三狐象旨二於地稱田九家坎爲狐卦多陰
故象三狐黃矢互離爲矢居二爲中黃中色矢直
物程傳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俞氏
曰衆皆疑而我釋之故言獲陽剛中直黃矢之象
所以田獲三狐者蓋由於此故曰得黃矢貞吉象

曰得中道也即彖傳來復之得中也
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旣解陽來復中其道
在開解羣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於
此九二蓋用泰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
豫四之勿疑以釋羣邪疑惑之情也吳氏謂三狐
皆爲九二所獲則陰之難解矣上子夏曰剛中而
能濟難衆之所附初承以奉之五正而應之衆來
附也非我之求也得中之道正之吉也

孔疏狐是隱伏之物三爲成數舉三言之搜獲備
盡九二以剛居中而應於五爲五所任處于險中
知險之情以斯解險無險不濟故曰田獲三狐黃
中之稱矢直也田而獲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
枉直之實能全其正者也故曰得黃矢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
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述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來復得中初居其下而
得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上負四乘三爲負且乘

之象負爲人役乘民所載也民役而爲人載忝位
已甚何以靖民難解方始而小人竊位且復召釁
致寇必矣此有國家者之憂也貞吝正九二貞吉
之反象曰亦可醜也醜即羞吝之意醜之使自解
而貞勢不能自還至上而悖極有射之已爲劉瓛
曰坎輿象亦寇象六三不中不正居險之極而乘
陽之剛是爲負乘處非其分必爲寇盜所奪此竊
位之小人所當解者
劉牧曰初二三俱爲險難初二遇解時而應上是

不固其險也三據險極以柔乘剛以陰居陽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而又不應於上是固其險者也險固不適難何由解故云用財之石介曰六者小人之才三者君子之位六之爲小人也乘非其位而又上慢下暴所以致寇也以解爲道解緩也而不能應上故曰上慢以柔乘剛故曰下暴宜寇之來也王逢曰非止速寇伐又起天下之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述曰王註失位不正而比於三故三得附之爲其

拇也劉牧曰朋謂二也與四同功又俱陽爻故謂之朋二居險中不固其險亦應於上是信而不違解也張獻翼曰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小人情狀最爲不一孤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賊害負乘以言其竊位拇以言其附麗也孔疏曰若當位履正即三爲邪媚之身不得附之也既三不得附四則无所解須解拇由不當位也

象旨拇王弼謂二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爲足三在足下爲拇程朱二先生謂初爲拇按初剛柔之際義无咎不應解之朋至蘇氏謂九二王弼謂初按朋同類四與二同功皆陽則蘇說是也二四俱爲解主四雖比三然爲震主體動有能解去之象故二不致疑至而相孚也解拇何以未當位三以負爲羞知其不能承四之位當承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述曰六五以柔居尊正應九二近比九四陽剛爲

輔是有君子之德君子心本平易事從解散盡釋疑衷以開羣情蕩然赦過宥罪之仁廓然天地雷雨之解曰維有解也敬仲曰君子在位無所不解則人心無復懷疑而吉有孚于小人小人即所解去者質卿曰小人之退不必只爲身退方爲退能引發人之道心消弭其人心便是小人之退便是小人之孚彭山所謂化爲君子不敢爲不善猶言不仁者遠也

質卿曰君子維有解只是自治更不於小人身上

求之便吉我之有孚自孚於小人而皆輸其誠心在小人惟有結在君子維有解維有解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處之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曰六以柔居卦上而稱公高而無位德盛而無者也故用能射隼隼鷙鳥象爲害之小人解之至於上六極矣無所不解矣而貪殘小人猶據高位隼在高墉之上之象上六居動之極當解之

成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象曰以解悖也至解終而猶有未解者悖之甚也以大公而解荒悖何不利之有

彭山曰當解之時至於六五已能化小人爲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讒慝民之雄鷙也則公爲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孚小人攸芘無不利焉解之盡也射蓋示人以正於力不勞而夙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損䷨艮上兌下

鄭玄曰艮爲山兌爲澤互體坤坤爲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自損以增山之高猶諸矦損國之富以貢獻於天子

趙汝楳曰損下益上卦之義也上卦得益則四有喜五元吉上正宜吉也下卦當損而初酌損二弗損所損者三而已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述曰損之成卦在三上二爻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由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兩卦合體爲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之義也主三而言故以損名卦有孚二五中爻虛實相應也陸希聲曰下以剛中說於上所以爲損下上以柔中止於上所以爲益

上下說而上不止則無損於下上止而下不悅則無益於上說而止剛中而應乃得有孚元吉也王註損剛益柔非以消剛損下益上不以盈上損剛而不爲邪益上而不爲諂則何咎而可正以斯而往物無距也行損以孚二簋至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玩卦之三爻有二簋之象此卦原爲損此一爻故成損

孔疏損之爲義損下益上損剛益柔損下益上非補不足者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也若不以誠信則涉諂諛而有過咎故必有孚然後大吉无咎可正而利有攸往矣李鼎祚曰損三而益上也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矣朱震曰六爻皆應有孚也荀爽曰居上據陰故元吉无咎以未得位嫌於咎也艮男居上兌女在下男女位正故可貞利有攸往謂陽利往居上損者損下益上故利往居上崔憬曰曷何也言其道上行將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以喻損下益上惟在乎心何必竭其不足而補有餘也

仲虎曰損之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占之辭繁而不殺自坤彖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無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雖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占可如此爾

彖言損而有孚元吉无咎蘇氏曰爲上卦言也可貞无咎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蘇氏曰爲下卦言也蘇意以損道上行而舉而之上則無下皆貞而不往則無上可貞利有攸往有貞者有往者故曰曷之用曷之者擇之用謂用損之道俞氏指六三之偶非也可用者荅辭也言可用者其爲物薄適時之變非其常也兌本乾而九三獨上故爲陰初與二意向之猶祭之設簋精意以享之我非實與而神非實取也

其道上行自陽而言也二簋應有時者初九遄往而九二征凶故二簋雖應而往有時也經言二簋用享吉乎其損也傳言應有時裁乎其物也故不同也損剛益柔有時三益上之時輔嗣以爲剛爲

德長損之不可爲常也與時偕行通損益盈虛之時輔嗣以爲自然之質各有定分損益之加非道之常也傳九三言時蓋極論損下益上損剛益柔在損時則可非其時有不必然者矣章氏曰惟時然後損此所以備衆善也

王逢曰損生乎泰泰盛之始也益生乎否否衰之始也損泰之九三爲損之上九泰之上六爲損之六三故曰損下益上損否之九四爲益之初九否之初六爲益之六四故曰損上益下孔子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蔡淸曰享祭享也古人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則祭享宜不可損者今言二簋可用享則其他無不在所損舉重以見輕也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薄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逑曰王註山下有澤損之象也可損之善莫善忿欲也孔疏君子法此損道以懲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旣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劉調甫曰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又忿者氣高有山之象欲者沉溺有澤之象懲忿如摧山窒欲如防水皆本卦自有之象顧所謂懲窒者有道禁於未發而已君子有大忿行已有恥之謂也君子有大欲欲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有大忿則小忿自懲有大欲則小欲自窒象山曰學者未知道縱令懲窒得忿欲全無亦未是學問此言當深味之

彭山曰忿欲皆因乾剛之本在三者而言損以益坤之上則爲止止則能懲窒所謂損也

紀聞曰澤滅木則大過者澤也上有澤則虛受者山也下有澤則損者山也風得雷則益者風也象各有所重山澤二者其氣相通山體中虛而受潤於是澤氣上通而山上有澤是爲咸之象山下有澤則澤殖山而山塞澤澤也日壅山也日削是爲損之象揚子雲曰山殺瘦澤增高是巳卦名損兌

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益並言以見損下益上之
意此云山下有澤不復兼取益艮山之意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
志也
述曰損以下陽益上陰也初四正應而初以陽居
陽則盈矣四以陰居陰則虛矣以已之盈益上之
虛初之事也以爲已事而速往以益之則无咎又
因陽剛好進初體輕銳而戒以酌損之仲虎所謂
當自酌其淺深之宜而不自傷其本量其所受隨

器而止酌之義也王介甫曰損已益上不以已事
出位者也在下而剛不中故可損之損之已過則
亦不中故當酌損六四能納已者也故曰尚合志
遄往剛往也
漢上朱氏曰已事止事也事有當損於初剛正決
斷如救焚拯溺可也事已成則不可損然過則非
四所堪不及則損之無益尚合乎六四之志而已
事有當損不損而至于敗豈非志哉遄謂如魯人
欲以璠璵葬夫子歷階而止之是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
志也
述曰九二陽剛得中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
損若有所往而着意於損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弗
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九
二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
若不守其剛貞用柔說以奉說主適足以損之而
已非損已而益上也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居剛而宜

酌損亦欲其得中耳
象旨卦以損下爲象九二何以征凶也五雖柔而
居剛非不足二雖剛而居柔非有餘則二不可復
往故利貞征凶其迹不往其心往也弗損晁氏客
語爲讀者是初九之遄往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
九二獨心向之耳故曰中以爲志守其剛中所以
益柔中也傳言二簋應有時謂此蘇氏曰夫以損
已者益人則其益止於所損以无損于已者益人
則其益無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已者

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無損於已者益人
以其無損於已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
人行三則疑也
述曰象旨三人郎下兌三爻一人六三也損一人
郎一人行也互震爲大塗三人位故曰三人行得
其友虞翻上據坤應兌之三兌爲友故稱得友是
也本義一陽上而一陰下何以言損下哉
六三損之所以爲損者皆順其理之自然而不容

參以一毫人爲之私也三陽並進則六三獨損之
爲陰以兩而分一也一人獨行乃得上九爲應以
一而成兩也仲虎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
後一卦陰陽各以兩而相與象曰一人行三則疑
也正繫辭所謂致一之理也一則得友三則生疑
損益之道微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
也
述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在損之時而正應

初剛陰虛能納以損其疾也損柔之偏以從剛也
損不善以從善也疾何可久唯使之遄速則有喜
而无咎王介甫曰凡不得陰陽之中而有所偏者
皆謂之疾以陰處陰而承乘皆陰所謂疾也偏乎
陰者資之以陽則其疾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嘗
失之緩故遄乃无咎
蘇氏曰遄者初九也下之所損者有限而上之求
益者無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則夫遄者喜
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酌

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
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
吉自上祐也
述曰象旨六五虛中損已本受九二不損之益而
上九與之相比故曰或益之莫知益之所自來而
益之者不一也或益之絕句如益上九莫益之龜
爲靈物十朋之龜爲大寶所以紹天明者而五能
受大益心地靈通神明其中足以盡盈虛之理矣

變化之機雖朋龜獻兆不能違之其爲益大矣質卿曰夫土宇版章之益益之昭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益之默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益之大也故六五之吉爲元吉

○質卿曰人之益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爲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啓之○行若翼之○其必有默感而黙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王註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足以盡天人之助也崔憬曰大龜背上有二十貝曰十朋龜之最神貴者以决之不能違其益之義故獲元吉劉牧曰五居

尊而曰上祐必天道也

否泰之初上相易故茅茹象同損益之二五相易故龜朋象同未濟之三四相易故鬼方象同卦變之道於是乎觀

爾雅云十朋之龜謂神靈攝寳文筮山澤水火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述曰上九乃受益之地彖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陽剛在上艮體不動而比者應者咸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己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無方矣益不自留故无咎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於斯劉牧曰陽居亢極而務益非所宜也得无咎以其下濟也王肅曰上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內外相應上下交接貞而吉也如此而往亦無不利陽稱君陰稱臣夫剛物所歸也剛長居上衆陰仰承而歸有得臣之象雖曰得臣非己所有蓋上處無位之地贊成六五之治而不自以爲私也故有無家之象卜子夏曰高而無

位賛五之功雖應得臣無自有也

象言俞氏曰益九五之君以益下爲心故大得志也損上九乃臣也亦大得志然則君臣上下皆當以益下爲心也

九二爻項氏曰損以有過與不及故損一益一以求中也若九二六五則既中矣二非有餘五非不足一有增損則反失其中矣二當此時守中則利上往則凶故爻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中以

爲志也六五本無待於補九三亦不補之而上九之陽忽補其上補自上來者神天之降祐龜筮之弗違蓋福祿之補非損下補上之補也故曰或益之又曰自天祐也

六三爻項氏曰六三上九成卦之爻也六三損剛以補上是泰之三陽損其一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上六因六三之行而得其友旣已得友則不可復損矣故曰弗損益之損由六三之損而得名故爻辭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

辭極論損之成效六三不可以不損六三一損而初二四五三上皆得成稱六三不損則三陰三陽皆成參雜極天地男女之義亦不過如此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

上九爻楊氏曰上九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已以益上上又能不損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無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無自私其家之益如大禹菲食而天下無飢民文王卑服而天下無凍老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其得損之上九之義也歟

益䷩ 震下巽上

紀聞曰損益二卦之得名只據見成卦體言不必推原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上卦本乾下卦本坤蓋艮兌合而爲損兌之所以爲兌者以其上畫陰艮之所以爲艮者以其上畫陽也兌上陰爲虛爲損艮上陽爲盈爲益卦體兌下而艮上是爲損下而益上巽震合而爲益震之所以爲震者以其下畫陽巽之所以爲巽者以其下畫陰也震陽下實爲益巽陰下虛爲損卦體上巽而下震是爲損上而

益下

按卦以損四益初名五二中正相應以爲益者也三孚二附四四巽主附五而五孚之乃大得其益下之志初陽最下能受上益也陽亢居上益之所不及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述曰孔疏益者增足之名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聖人利物之無已也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無違何往不利故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大川

陽本在上損上卦四爻之陽爲陰而成巽陰本在下益下卦初爻之陰爲陽而成震陰柔民象民得益故民說無疆上下定位而以上之初爻下於下

之下爻自上下下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大光也故爲益益以九五陽剛中正爲主六二以中正應之以此攸往利益天下君臣慶會而天下賓同受其福慶矣震巽皆爲木震動爲行故曰木道乃行王註木者以涉大川爲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難同乎木也以卦德而觀人事人心之陽剛震動於內而行以卑巽則日有進益无疆限也若動而驕亢必得損矣何能成大益以卦象而觀造化天以陽氣損而下施而地順以生育其利益萬物無

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豈所以爲天地之益言無疆言無方益之爲大如此王註益之爲用施未足也滿而益之害之道也故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趙氏曰損益盛衰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無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

臆說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泛論其理而意歸於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而言所當益其道上行利之歸於上也其道大光利之被於下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述曰孔疏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後萬物皆益如二月啓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之爲益其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劉調甫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本相益也君子觀象於風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此舜之所以若決江河子路之所以聞過則喜也是可見君子所以受益余在一見則遷一有則改若稍涉繫吝遲回善不爲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斯聖人所以取義於風雷也雖然善未易明過亦未易知也執爲者以爲善而不知其善卽過也安望其能遷改乎

汝中曰六子皆有益於物必曰風雷者水火山澤惟能結聚萬物散之動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風雷

章氏曰雷風一也易爲有恒益之分盖巽長女也入而在內震長男也出而在外陰陽各有定位故爲恒而大象取不易之義震本動也入而從風巽本入也出而助雷陰陽相與呼應故爲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此易之所以變動不居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述曰此卦損上之一陽而益下所謂自上下下也則初九一爻爲一卦受益之最陽剛初動震主也所應則巽主也震體能幹巽權又能任之宜爲上與大益之事利用爲大作也陽本大震在下有大

作之象居下而得上之順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
善而吉、乃無過咎陽剛好動歡然協於其旅則何
以濟大事、大事不濟、何以塞己咎、以盡善之道、運
正幹之才、事成而免於咎、蓋益之以德也、象曰下
不厚事也王註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
處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得无咎也
陸希聲曰初處下體為二陰之主不宜厚事以擅
九五之民惟志於奉上乃元吉无咎
象旨大作虞翻侯果皆本繫辭以為耒耜之利易

道設虛以待有不止於耒耜矣朱義受上之益不
可無所報効易道屈伸自然之感非論報施也倒
體卦益之下即損之上皆正受益者也故上九利
有攸往而初九利用為大作上易有為功則利倍
罪則責薄故損之上僅能无咎而已正且吉下難
有為功則利歸于上罪則先受其責故益之初至
於元吉然後无咎其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　事
之重厚者猶詩北門王事敦我之云謂不當任厚
事非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述曰二居益下之時虛中能受不獨受上益也故
曰或益之子夏傳曰柔得其位受上之益得中之
道能損意以奉五通於人而信於神也故自來非
常之祐十朋之龜不能違與損之六五同矣其位
臣也故以永貞於五為吉夫陰之所利在於永貞
而二能盡之王者用以享上帝亦吉也家語曰賢
者神明之主王者薦於上帝使之主祭帝必享而

受之永貞吉德曰益也享帝吉受帝益也
漢上朱氏曰或益之者益之不一天下之善皆歸
之也天地鬼神人道貴謙得益如此故十朋之龜
不能違受益者當守而勿變愈久而不厭則來益
者無窮矣
象旨王輔嗣曰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
齊巽者也六二居震之中而應於巽故享帝之美
在此時也二地上也祭天者歸地而行禮因吉土
以享也王逢曰為臣若是王者用之可享上帝是已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述曰當益下之時以陰居陽不能謙退在上而益
之嘉寵斯謂美疢損矣三本多凶益之用凶事者
處震之極震動警省乃所以益之也如此然後可
以无咎彭山曰有孚者誠合於六二中正之德也
中行謂上盈宜損下虛宜益以中道行者三本不
中由受凶事之益而有孚中行乃可告公用圭公
謂六四三居下之上宜承上者也安得自任而擅

爲益告公以取中用圭以示信明益民安國之事
可執以見天子而告成功象符瑞之信也六二得
中與五爲中正之慶而三與合德見同此益民之
本六四巽主在卦操益下之權而三爲通信見同
此益民之志也不曰告王而曰告公公事公言之
又益下以大公爲德也
益之上來益三也三以陰居陽上以陽居陰皆不
中失正而三居受益之地上當益人之任故有益
之用凶事之象虞翻所謂三上失位當變是矣又

三居震極有震動愬愬不寧之意上巽躁卦極則
反常益用凶事凶害非常之事也易道百物具備
卦損上益下最吉有益用凶事者益之無方也繫
辭益長裕而不設
益道無方顧其位何如耳二居中正之位以履順
爲益三居多凶之位以應變爲益故象曰益用凶
事固有之也
象旨三多凶爲得凶事說文凶象地穿交陷其中三
互坤而震極未有不陷所以爲凶事之象也无咎

者干寶以爲處震之動懼巽之權者蓋言其時位
矣有孚謂二以非正應故曰孚中如中行獨復之
中震大塗有行象二五之中自貞悔言三四之中
自一卦言非其中爻不備也六三之用凶事无咎
矣然四者益下之權在焉而又近五爲公象虞氏
謂三伏陽爲公五可爲王則三爲公楊敬仲曰上
九皆非也震善鳴有告象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
益志也

述曰象吉中行謂三益下之權在四故三告而四從之四成巽之主有順從象彭山曰以中道而論陰當益也陽當損也二五皆以中正之德相應三孚二而以中行告四承五而以中行從上下同志何往不利利用爲依遷國遷陽於下遂成益民之事矣遷國必有所依陽自四遷初則當以依於二爲當二臣之正位王用享帝者依之以遷夫是故定國而奠民所以利也陽在四不中不正當損而爲益則得爲中行與二五中正有慶合意矣

孔疏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以此中行之德有事以告於公公必從之故曰告公從也用此道以依人而遷國者人無不納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也遷國國之大事明以中行雖有大事而無不利

薄氏曰三四告公不告王者事有緊細義有緩急至於上施不廣故聖人許下之行不拘以義也

張氏曰遷重大也遷國猶可凡當損上以益下會於中行者皆是也姚氏曰凡遷國必有依也周之遷也依晉鄭邢衛之遷也依齊得其所依也許之遷也依楚蔡之遷也依吳失其所依也故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象止釋告公從謂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遷國出於不得已故不釋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述曰人君施惠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於已惟求諸心而惠自下於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乃膏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爲惠也豈顧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其生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則此其大善而吉者矣以中感中以正感正遂得六二之有孚惠我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則五之能益二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之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

中矣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施於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於心而無方又何問焉惠我德大得志也吾之德孚於臣下而益下之志不於是大遂也哉

益道以孚爲本二中正三孚二四從三皆以益民之志上承於五而五剛中正有孚惠心眞誠所溢交信無間臣下用告而君上勿問之矣孚之至也此自上下之本所以元吉也

紫溪曰益字俱從實心做出來故中行曰有孚惠心亦曰有孚不孚而中只是一箇遷就之爲已則何補不孚而惠只是一箇功利之私人則何濟此脩身平天下所以起於誠意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述曰五以中正人皆歸之極亢乘尊過求莫附雖有其應豈附之哉求多於人人所忿也益窮反損故有或擊之者莫益之偏辭也言衆心所不與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言非所料而自至也震巽爲恒

巽震則非恒矣故有勿恒之象損彖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下之道時暫而已益彖曰日進無疆其益無方益下之道則宜恒久故上九立心勿恒有凶象

象言上處巽之成進退無常當益之極益終當變不能益三非四五之志故擊之者至三四五互艮艮手有擊象四五非上應故稱或位則不能安其身時則不能易其心應則不能定其交其立心勿恒矣

蘇氏曰上者獨高之位下之所疾也而莫敢吾擊者畏吾與也莫益之則無與矣孔子曰無交而求則民莫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故擊之立心勿恒凶戒詞也衆莫不益下恒義也我獨立心勿恒凶其宜矣

紀聞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

紫溪曰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於立心勿恒也則驕泰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象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卽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爲天下之益者哉

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爲否泰爲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爲損初

二上而爲四五者不謂損損四益初謂之益上五下而爲三二不謂益益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爲民央不可損也故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之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則其爲益民也可知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按損益二卦凡物以下爲本故損下則謂之損益下則謂之益而上之損益皆不與焉草木之根墻屋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凡稱損益盈虛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山非不實也上實而下虛故其卦爲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散而內盈故其卦爲益皆主下卦之言也山吸澤之氣亦損下也風動雷之威亦益下也觀損益之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

按益諸爻无无益者獨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辭也言在益之時獨不受益也或擊之小象恐人以爲六三故以自外來釋之言上動則坎來也莫益之一句乃指六三初與四二與五皆以正相交故能爲益三與上以不正相交故不能爲益謂

上九爲無交而六三之益稱固有之明亦不能益也

九五爻梅氏古易考原曰二爲五之正應五當心位言二孚而益之之心不問可知其吉也然二不但孚於九五而惠五之心又孚於初九而惠初九之德初爲卦主故稱我二五應遠故曰惠心初剛實爲二所食又相比近故曰惠德六二亦言受九五之益而又得初九之弗違與此爻辭意正相同此因言五之所應而并言所應之所比彼因言二

之所應而幷言六二之所比

夬 ䷪ 乾下兌上

孔疏夬決也此陰消陽息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爲夬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述曰五陽正長一陰獨在上有揚于王庭之象五陽剛實有孚之象兌爲號令之象兌口在上爲告自邑之象剛長必消陰有利往之象

夬之訓決以決柔也內健則無情欲之牽外說則無偏戾之迹以此而決則決而和矣決小人之善道也象言五互體乾爲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乘一陰居五陽之上又與五同體故曰柔乘五剛兌說小人在君側善固結彌縫而君不疑揚于王庭肆於君側也李舜臣曰孚號有厲有之爲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無一跌之虞矣程傳君子之治

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巳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一陰力固有餘然不敢極其剛至於太過如蒙上九之爲寇也不利卽戎卽從也從戎尚武也卽戎以除君側未有不亂者夬之所尚在決不可施之君側故窮應大猷曰陽剛雖盛尚有一陰是剛長尚未終未可遽止故曰利有攸往往而決盡一陰爲純陽剛長乃爲終極

徐進齋曰夬以盛進之五剛決衰退之一柔其勢

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夬之一卦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所以周防戒備者無所不至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衆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爲乾矣故虞朝之去四凶周室之誅三監讒諂賢才之盛無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夬夬之義而勇于一決機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衆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何可勝數可不戒哉

質卿曰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流行其盛衰有漸其消息有時此正淑慝之分而君子小人之介也故陰之進而盛也其勢必剝乎陽陽之進而盛也其勢必決乎陰聖人於剝欲其觀象而止於夬欲其健決而和意深遠矣

趙汝楳曰剛長始於一陽至臨有八月之凶泰有復隍之懼大壯有羸角之憂積至夬良不易易而一陰猶在使不遂芟夷之寧保不復出爲惡五剛猶唐五王一柔猶一武三思在宮中也不幸而薛

季昶之言中惜哉是以利於有終

彭山曰夬五陽長而一陰未盡將決去之故曰夬揚高舉在上也五爲王居而一陰在五陽之上揚于王庭之象言一陰尚顯揚於上而未盡也先儒以揚爲正名其罪則爲興戎之道矣健而說卦德也決而和德之用也決陰之道主于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自消所以其決爲和孚誠也號呼也孚號衆陽使之一德而常有危厲之心然

後萬全而無害其危乃光也告即號也所謂孚號
但告自邑而不利即戎若謂吾勢已盛彼勢已衰
恃其剛而快於一逞所尚乃窮夬之所尚者決一
決而遂於窮不利莫甚焉如是而利有攸往往則
決盡一陰而爲純乾剛長乃終也君子道長至於
終克己焉盡之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述曰澤上于天取潰決之義澤本下也氣騰而上
於天勢必決而下爲雨露之澤未有積于天而不

下者天下以貢賦供一人非澤之上於天乎君子
觀象以施祿及下惠於臣工徧于萌隸如澤決而
下天道自然之施也宜施而施天無留澤之理上
重積而不散居其有而屯其膏忌矣決附之義利
施而不利居也
張希獻曰雲上於天需澤不及下澤上於天夬則
天之所以澤萬物者決矣居則積而不流德斯匱
矣故忌紀聞曰乾下施者也故而施德施皆於乾
言之夬以乾爲下卦故大象曰施祿及下姤以乾

爲上卦故大象曰施命誥四方以坎遇乾彼此皆
陽故坎水之氣上騰于天則未能成雨是謂需之
待兌陰卦也以兌遇乾陰陽和合故兌澤之氣上
騰於天則成雨而下降是爲夬之決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述曰象旨吳幼清曰初爲趾四在下卦三陽之前
與初同位前趾謂四也丁氏易東曰四陽爲壯五
陰爲決大壯初曰壯趾此因大壯初趾而加前以
別之非矣初居卦下而欲急進超升大壯四陽之

位近九五以決上六故壯前趾之象也不勝爲咎
呂仲木曰位卑而無應言之無與爲倡行之無與
爲隨以其憤心而往不惟決其前趾矣爲咎者其
咎乃自爲之也
紀聞曰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存
壯之名壯之初而壯于趾征凶有孚夬之初而壯
於前趾往不勝宜矣李仲永云一是當壯之初而
戒其用壯一是當夬之初而戒其好勝
[illegible]初九居夬之[illegible]籌策然後乃往而

體健處下徒欲果决壯健前進其趾以此而往必
不克勝非夬之謀所以爲咎王註象曰不勝而往
咎也不勝之理在往前也
質卿曰初九當夬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乘去小
人而可决却只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新進後生
養旣未充見又不定何敢輕於舉動且彼當權之
人取諸物也弘植其根也固何能爲汝而動搖故
爲壯於前趾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
也不足惜也不知舉動輕於一擲利害及於衆朋
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貽君子之調劑其爲咎
也大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
也
述曰九二處中彖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爻得之
當衆陽决一陰之時志不忘决而善用其剛内懷
兢惕外嚴戒備自治之密也小人陰類陰謀不測
意外之變卒然而起爲莫夜有戎之象勿恤可也
莫夜戎皆上六陰象能靜而不忘儆有儆而不憂

恤得中道也汝吉曰中無定體時其决卽惕號爲
中故曰得中道
質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
也陰在卦之中秉權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
而德足以運且中可以無小人也然猶不敢遽於
一决惟惕惟號常恐爲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戎
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
事之人所能知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述曰九三以陽居陽在乾體之上而處不得中過
剛者也故有壯于頄之象與小人處而剛壯見于
顔面有凶道矣壯頄非夬道也九三乾乾君子剛
斷在心棄夫情累决之不疑能夬夬者故雖獨行
遇雨若濡有慍而終以此道决去小人何咎之有
諸爻皆無應而三獨應上上成兌之主雨者和于
兌之象遇言其適然爻位所值也遇雨疑於濡故
曰若濡若濡則必有慍者矣而終无咎蓋君子夬

夬斷於義不動於氣獨行則不必諧衆而違正應之情遇雨則不必自睽而生不和之端若濡不慍污迹有慍不避違言其用益密其夙夜警惕有岀於尋常孚號之外而未嘗必露其幾正與壯頄之象相反所謂決而和也

王介甫曰頄在上而見於外體之無能爲者也九三體乾之上剛亢外見壯於頄者也陽未上行未可以勝陰之時也應在上六未可以決之之位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辭也必乎夬與壯於頄何異以

其能待時而動知時之未可而不失其和也應乎上六而與之和疑於污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若濡則有慍之者也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然君子與之和也僞歟曰誠信而與之和何僞焉使彼能遷善以從巳與之和同而無夬矣

紀聞曰復六四曰獨復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捨小人從君子夬九三陽處陰中獨行以應陰捨君子從小人故皆言獨獨者違衆自立之辭壯於頄

則有凶而和以決之乃无咎也

夬夬深勉九三之辭言當夬而又夬不可繫累於陰也質卿曰九三當夬之時内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夬其夬者自有獨行之法覩之於時審之於心籌之於夙夜而斷之於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巳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也有慍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夬不信於心而苟同於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者淺也皆不得言

夬夬也微不以形迹自絶不以形迹自明者宜不能及此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述曰九四兌下之爻與陰同體外剛而中柔非能決者其象如此臀无膚孔氏所謂四據下三陽位又不正下剛而進必見侵傷是也臀之无膚行不前進故曰其行次且非以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對言決柔以剛爲主四居柔失其果決而乘九三之

剛又居兌下毁折傷而不良於行也牽羊悔亡說
卦兌爲羊上六之陰如羊之在前也凡牽羊者縱
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象兌陰
不可力去惟順其已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
則決陰之功可成而悔可亡矣兌爲口舌故曰聞
言即告自邑之言也同體兌說故以聞言不信戒
之

質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
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夫

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
於此效牽羊者從容和緩遜其先而隨以進則悔
可亡只是他聞言而決不能信也麻之能勝人也
如此氣之難自克也如此天下之事何嘗不壞於
此等氣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
機括在此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
也

述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九五以剛尊
之主而決一陰如莧陸然特惧心有所繫焉不能
決故策之曰夬夬蓋九五原爲上六所深入彖所
謂揚於王庭者所以要夬而又夬始爲中行而得
无咎象又破九五尚未有慊之心以其平素相入
之深今雖以義不可而決之其心未能無係谷永
所謂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是得爲中正之盡
乎得爲陽德之光乎故曰中未光也

象旨莧虞翻本作莞爾之莞陸蜀才同虞翻作睦
謂和睦也明以識焉蓋兌說有莞睦之象按莞睦

過於和壯頄過於剛決而和此臣之事而非君之
德君德貴剛宜以大義斷象取莞睦則兌說之體
也近習易昵甘言易曜雖剛中之主猶若有所係
者故必夬而又夬自勝其私始爲合乎中行而得
无咎免之夬夬其行得中但可補過而已未盡中
正之道也故曰中未光也

易中於陽德貴其光明光大此云未光朱子所謂
這是說那微茫間有箇意思斷不得蓋陽剛中正
之體如日月之光不著纖毫若一有係即私一有

向郎欲豈夬夬自克中行獨復之謂哉上與三應
而專五與上比而昵故皆以夬夬言之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述曰彭山曰无號謂不以孚號自治也如此則陰
道終難盡去而小人之禍胚猶在故終有凶當夬
之終一陰將盡恐君子不知危懼而有所忽也故
以此戒之泚原明曰何以為終不可長也當夬之
終不可使一陰之復長也陽盛而陰將盡豈能有
復長之理聖人於夬終為之戒慎終保治之道也

蔡汝楠曰夬決去小人初恃剛長二須戒備三戒
壯頄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
議不可不從也故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於陰為
近君所狎暱不無係愛然大議不可不斷示之夬
夬中行所以責君凡小人在朝係戀於君依違於
柄臣而小臣動昃機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邵寶曰五君子而去一小人何其難也五君子者
初有志二有謀三有術四有耻五有德有志者病
於躁有謀者病於疑有術者病於勞有恥者病於
怯有德者病於係其位使之然也去其所病而聞
道成矣

姤☰☴ 巽下乾上

張清子曰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之來而與之邂逅故名曰姤

蘇氏曰姤者乾之末坤之始故彖傳言天地相遇

王世貞曰剝亂成也姤亂萌也聖人不憂剝而憂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述曰虞翻曰消卦也與復旁通巽長女女壯傷也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象言女壯謂巽爲長女初比二故四勿取朱先生註曰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其說本鄭玄一女當五男之意而實不然也卦義本謂所遇而合無所應安在其爲當五陽哉一陰方生而以爲壯程子所謂漸壯而敵陽者也劉瀛曰姤纔一陰而遽曰女壯積而至於坤皆初六之爲也女壯則男弱取以自配必害乎陽

彭山曰姤以柔遇剛而爲遇幸陰之得所制也先儒以邂逅不期爲說則似非姤義之所切耳長消長之長陰長則陽消矣故陽之於陰當有以制之不可使長也天地相遇亦以柔遇剛言孔疏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庶物無由彰顯李鼎祚曰姤損下乾上有以坤之初變乾初九之義是爲天地相遇之象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建午之月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育於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剛遇中正瞿玄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於天下也姤本以柔遇剛成卦而謂剛遇

中正天下大行易之貴陽也如此吳幼清曰彖辭雖處小者之始生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而道得行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爲主者陰來而伸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曰蕤賓則陰爲主而陽已爲之賓矣是姤主陰遇陽而爲言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九家易曰陽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於巽既成轉

舍於離坤出於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明章
也蓋本相見乎離之意蘇氏曰剛者二中正者五
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爲遁始無臣也自九五
之亾而後爲剝始無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
君子之欲有爲無不可也程先生二五皆中與正
俞氏謂剛爲四皆非象旨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述曰趙汝楳曰乾爲天巽爲風上乾下巽是爲天
下有風此與風行地上義頗不同姤爲太虛之風

自上而下觀爲地上之風旁行而徧歷太虛之風
吹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后王尊居雖與民接雖
清問咨訪何能家至而戶曉唯敷言下逮而後君
民之情始遇象旨乾爲施巽爲申命告四方者所
謂夏至之日施令命誥四方所以助微陰也張希
獻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
令所以鼓舞萬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述曰巽爲繩有繫之象金柅指九二九家易曰絲
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二也彭山曰
陰以從陽爲正故曰貞吉謂專心順二也有攸往
見凶初爲二所據應四則見凶章氏曰往見凶者
往在陰則凶在陽也陰性甚躁壯必傷陽如豕雖
羸已信其壯之蹢躅陰之不可與長有如此二泉
曰金柅羸豕象也貞吉往凶占也觀象者可以得
一陰躁進之狀玩占者可以得五陽制靜之幾矣
象旨豕豚類巽象陰躁蹢躅巽爲股爲進退股而

進退則蹢躅也初應於四二爲所據不得從應故
有爲所孚者蹢躅之象卽所謂有攸往見凶也初
六在下尚微不必以剛制二先生以柅爲止車物
非柔道牽矣
王註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初六處遇之
始以一柔而承五剛體夫躁質得遇而通散而無
主自縱者也柔之爲物不可以不牽臣妾之道不
可以不貞故必繫於金柅乃得貞吉也若不牽於
一而有攸往行則唯凶是見矣羸豕牝豕也猳强

而牝弱故謂之羸豕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

蔡汝楠曰姤得坤之初爻復得乾之初爻故謹復之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履霜以謹其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述曰象旨魚陰象巽爲魚故初六得稱魚姤者主

求民之時近而先者則得之不論其應否嫌若有咎故曰无咎朱先生謂不制而使遇衆害由是廣此可謂治姤之道而非二相姤之情矣不利賓姤以初爲成卦之主四對初之賓也賓主相對爲正二以近比而姤初則初不復應四矣此豈四之利哉

初六以陰居下當遇之始適遇九二之剛中陽大陰小以陽包陰故爲包有魚之象雖非正應惟在遇時以遇爲主遇則親焉故无咎在常時則爲不正難免於咎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近者利則遠者不利此義理之自然勢之必至也故曰義不及賓也

漢上朱氏曰一民不可有二君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得道則歸往失道則維持而去初無遠近內外之間顧遇民之道如何耳敬仲曰得民心而有之民爲文王武王所有則紂不得而有之矣得小國而有之鄭在晉則不在楚在楚則不在晉矣得賢才而有之齊有管夷吾則他國不得而有之士會入晉則秦不得而復有之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述曰程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既處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難進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

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
止則不至於大咎
徐進齊曰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無係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其行且次
夬四姤三各以同體次且然四位柔而又處上柔之下故牽而不決三位剛而又處初柔之上故不

遇而未牽也象言九三過剛不中而無所遇之象行未牽與柔道牽相反以其未牽于初而不行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述曰九四本與初應當相遇者也今旣相遇乎二矣則初非四有故爲包无魚之象德不中正位又相遠失德而遠民凶於是乎起矣象曰遠民也陽爲君陰爲民陽旣遠乎陰雖欲包之而不可得君自遠乎民民其有不離心者乎易象或以陰爲小人以爲小人遠之可也或以爲民以爲民民不可遠也
二剛得中以比近而得初之從四剛不中正以位遠而失初之應民可近不可遠其義於是著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旣離變將作矣
張氏曰剝五陰曰貫魚姤一陰但曰魚包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遇之於外也姤之有魚將爲剝之貫魚矣李去非曰貫魚包有魚皆

陽能制陰故剝無不利此亦无咎初六取象不一於本爻則曰豕於二四則曰魚於九五則曰瓜皆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勢之將蹢躅義之不及賓終必至於大潰也以杞包之則不使及賓而不至蹢躅矣不利賓恐其失之睽含章恐其失之激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述曰九五陽剛居尊爲治姤之主初陰最小五陽

最高本不相及而以大包小有以杞包瓜之象五月瓜始生故以瓜象初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五與初無相遇之迹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瓜雖始生而必潰九五剛健中正歛其陽光自嚴自防靜以制之爲含章之象一陰午中起於重淵象有隕自天然豈可以意及哉豈可以意防哉蓋陽極必生陰陰長必消陽命也九五含章盡中正之道雖陰陽迭勝之命必不可常然中正之道盡已無毫髮之媿而後可以言命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汝吉曰以杞包瓜此漢祖封吳濞唐宗防女主時也而釁孽實自象之有庳之包朱均周公之包管蔡微乎微乎勑天於時幾基命於宥密所謂含章中正志不舍命如斯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述曰汝吉曰姤思下遇而剛在上象角然剛極而亢與初相遠何遇之得當哉當遇之世處於上窮而遇其角所以吝无咎者陰方長遇而失正不免

陰邪之害咎矣上無所遇而亦不近陰邪可免於咎也

孔疏角者最處體上上九進之極無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角非所安與無遇等故獨恨而鄙吝也然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

仲虎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無所遇故雖厲而無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爲過咎也

趙氏曰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爲君子計亦不可無以蓄小人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剝一陽窮於上忽下生而爲復夬一陰窮於上忽下生而爲姤一消一息必然之理陰始生遇剛而止不進迫以害陽故言繫於金柅剛繫柔以爲用也天地相遇陽得陰而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剛善

用柔以含其章也故曰天下大行生育之功成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九四包無魚起凶陽之不可無陰猶君之不可無民也上九姤其角則亢陽之極而吝失其所以爲姤遇者益見九五剛遇中正之善也

讀易述卷之七終

讀易述卷之八

萃 ☷☱ 坤下兌上

劉濂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上以說感下以順應又澤上於地物所萃聚故爲萃

趙汝楳曰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比唯一陽故九五爲顯比之主萃之九五羣陰所萃也九四或貳之一則聚二則分故初之亂萃二之引三之嗟如以見下之萃於上爲難五之永正上之涕洟以見上之萃其下爲不易然諸爻皆得无咎者萃雖難而志不分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述曰孔疏萃聚也聚集之義也能招民聚物使物歸而聚也故名爲萃擁隔不通無由得聚聚之爲義其道必通故亨王假有廟假至也天下崩離則

民怨神怒雖欲享祀與無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大人爲主聚道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故曰用大牲吉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民聚神祐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

萃聚也衆柔萃於陽剛此萃之得名也衆不易聚卦德内體坤順而行以和說九五剛中二以柔中應之故聚也聚於五也王註但順而說則邪妄之

道也剛而違於中應則强亢之德也何由得聚順說而以剛爲主主剛而履中履中以應故得聚也

王格有廟陸績曰王五廟上聚百物以祭其先於廟五親奉上也註所謂聚全乃得致其孝之享也

利見大人亨大人體中正者也以正而聚聚道乃全若四之不正非所聚也故卦詞謂之利貞物聚可以備禮故用大牲吉人聚可以集事故利有攸往皆歸重在五姚舜曰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乃萃之時當然豈徼福妄動哉若夫損之時用大牲剝之時有攸往則逆天命矣孔疏聚之爲德剛不違中今順以說而以剛爲主是順天命也動順天命可以享於神明無往不利凡物之所以得聚者由情同也情志若乖無由得聚蘇氏曰不期而聚者必至情也惟剛中則順說而得其所聚之正天地萬物之情皆是矣徐幾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程傳萃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起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古今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

蘇氏曰用大牲者猶曰用大利祿云爾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所聚者大則所用者不可小矣天之命我爲是物主非以厚我也坐而享之則過矣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劉牧曰人之來聚聚於貨食能

人君聚而能散謂之仁散而能節之謂政且天道惡盈物又不可以終聚故聚而能散散而能節斯順天命也

象吉蘇氏曰萃未有不亨而其未見大人也則亨而不正者爭非其有也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無應則四萃三近五而無應則五萃上從我者納之不從者付之其所欲從此大人也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汝吉曰萃坤合兌母合少女情至篤不解者德順

以說為聚人至德卦主陰廟象坤牛兌羊澤豕大牢象卦二陽而五尊王大人象張氏曰國之將興其君齋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神享而民德民神無怨假廟用牲之謂也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潔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用大牲也神保是格神嗜飲食神其萃止皇尸載起非孝享而能然耶

章氏曰坤兌皆陰故萃卦假有廟用大牲二爻利用禴象皆有取於祀典者陰幽之義也何必謂其互艮互巽而伏坎耶凡象義不原本卦皆妄也

萃以兌坤成卦秋成則萬物畢聚故可以假有廟用大牲合全卦用大牲吉二以坤中則利用禴用各有攸當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述曰澤水之鍾也宜在地中今上於地乃萃盛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潰民聚而不戒備亂之所生郎伏於此聖人有深慮故曰除戎器戒不虞除者修

治以去敝惡也王註聚而無防則衆心生象吉俞氏曰兌西方殺氣屬金故言戎器互巽工故除坤藏而不露故言不虞兌為口故言戒

趙汝楳曰兌為澤坤為地凡陂澤雖衆水所聚然其形勢高於平地為澤上於地之象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瀦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簡治也戎器兵械也不虞不慮度也萃聚之時居安則防危故慮有所不及君子體水聚之義方

國力富盛有申警軍實之資除治兵械以備不虞所以保其聚也抑之詩曰弓矢戎兵用戒不虞蓋古人之常訓夾谷衣裳之會也夫子具左右司馬以行卒却萊夷之兵戒不虞之謂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述曰初四正應有孚其初心之誠然柔而不堅弱而不固有初而無終有有孚不終之象心懷疑貳則情意迷亂二陰爲比萃不以禮乃亂乃萃矣亂

者萃之反陰柔雜聚悲喜無常故有若號一握爲笑之象言笑號雜也此其志亂也居萃之初萃雖未成而上有正應勿恤陰類往應四陽因四萃五則可補過而无咎

坤順之始有信者也未及於中誠信未定故不終也乃亂者退而亂於三陰之中乃萃者欲進而與四相萃其志惑亂不定是以有孚不終若四在上號召之三陰不正惡初之往合於四有一握爲咲之象一握謂聚而爲笑也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

陰從陽動而得正何恤小人之笑而不往哉自古不知堅守其節從應以動捨君子之正義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於非義皆不知萃之道汝吉曰萃不自亂其志亂也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其孚以算陽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述曰六二正得臣位故正言事君之道初三二陰皆已萃於四已獨守中與五爲應復在坤體志於

靜退與衆異操不爲苟就必待五引之而後徐得其吉矣何咎之有五以陽君陽必須同德之輔二以陰居陰正無自進之理引而後爲萃萃之正也

中德有孚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非薄而祭不尚備物薦其誠而已乎乃利用禴謂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乎者萃之本也夏物未備僅以聲樂交于神明故夏祭名禴

象曰中未變也二居中得正雖與羣陰同處而中

德不爲所變此所以引吉无咎也
蘇氏曰陰之從陽以難進爲吉六二得位而安其
中不急於變志以從上者也故九五引之而後從
引之而後從則其聚也固是以吉而无復有咎禴
者禮之薄者也故用於既信之後上以利祿聚之
下豈以利祿報之哉故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爲
有重於此者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
上巽也

述曰象旨萃如者六三之本志嗟如上六不應故
无攸利往往從四也四與五比陽爲陰歸故得所
萃而无咎但有小吝耳吝者不足之詞象曰上巽
也三四五互體巽順不至相忤故往亦无咎俞氏
曰孔子於此文明以互體示人王弼輩不取互體
殆未深究耳虞翻曰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
无咎動之四故上巽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述曰象旨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有聚

物之權咎之所歸也以其體兌能部率三陰順而
萃五故有大吉无咎之象朱義謂九四上比九五
下比三陰故得所聚不然也夫萃人心者九五之
尊而九四位不當也德匪中正萃匪正道非大吉
何能勉於咎哉
九四無它辭而直謂大吉无咎者何顯戒之也夫
萃之世弱趨於剛闇依於明四臣位也陽處之始
以說以澤而接三陰民樂歸之者也若不專君惠
吉非大者乎五得貴位惠未孚而民不趨萃道固

鬱矣五志之未光由此也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
爲无咎
一說大指九五言謂陽剛中正發用者大而大其
吉也待大者吉而四之咎始可以无見四之時猶
不免於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亾　象曰萃有位
志未光也
述曰象旨卦以二陽萃陰五萃之有位者也有位
而得民之萃豈有咎哉呂仲木曰萃位非萃德者

不然陽剛中正不謂德乎九四比羣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此必然之象朱義謂若有未信以疑辭明實象殆不然矣五志則何以未光以四之分其萃而有匪孚者也俞氏曰比唯九五一陽天下皆知比於五故元永貞言於彖萃有二陽天下莫知所萃故元永貞言於五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

程傳以陽居尊有位矣得中正之道無過咎矣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當自反以修其德所謂德

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思不服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彭山說萃聚德之義也聚德卽所以立誠王假有廟言其精誠之聚者如此也九五陽剛中正其所萃者爲大人之德矣天下之所利見正用大牲利攸往之時故曰萃有位聚之貞也故得无咎匪孚非謂民心之不孚也以格廟萃亨之義推之猶恐其誠之不至不免於悔勉之以元永貞而悔可亡矣蓋大人之德以貞而萃苟有未萃則永貞而已至誠無息之道也此終彖利貞之意六四所謂大吉也

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萃也志亂者謂其孚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也中未變則孚有終而志已光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述曰象旨齎將也咨依虞翻陸希聲作資上變乾

爲玉爲金資象也上以陰居外而下無正應齎資涕洟而急萃於五故象以未安上明之

王註處聚之時居於上極五非所乘內無應援處上獨立近遠無助危莫甚焉齎咨嗟嘆之辭也若能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至於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三上不應皆處卦極三失萃而嗟所謂庶婦羈臣靡室靡家者也以順體而比陽剛故決其往亦无咎卽小吝非咎矣上六無位失萃而齎咨永嘆涕

洟其漣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以兌體
象悅極而悲不得其萃憂戚如此故无咎當萃之
時以萃爲時用也
項氏曰大抵萃聚之道陽以溥爲貴陰以專爲美
四之志亂乃得无咎五中不變反爲未光皆貴其
溥也初六求四雖號无咎六二從五以引爲吉皆
美其專也
項氏曰齎咨兌口之嘆也涕洟兌澤之流也上以
無應之故至於齎咨涕洟若可羞矣而聖人不以

爲无咎者蓋以當萃之時孤特無與雖在上位豈
得自安故萃之六爻皆不嫌於求萃然則爲上計
奈何曰不安於上而萃於五五易上爲晉則五光
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決辭明有
可變之理也九四位不當而受三陰之萃上六當
位而无所萃此所謂受天命也然四必大吉而後
无咎上雖未安而固无咎聖人之意深歟

升䷭ 巽下坤上
趙汝楳曰巽由坤索坤母在上長女歸之於升爲
宜故卦名升卦以初得名陰陽之性合則配不合
則忌柔欲升而剛當道其有不尼之者乎唯二應
乎五而三從之是以在四爲岐山在五爲升階而
上升之志得行至上則時位皆極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
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述曰升元亨自下升上有大通之道也利見大人
勿恤南征吉謂升之時當見大德之人宜適陽明
之方若以陰之陰彌足其闇也故南征吉象言升
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俞氏曰利見者宜
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爲則見之陸德明曰本
或作利見非也項氏玩辭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
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
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南征吉巽東北之卦
也又升則益南故謂之南征

彖言柔謂巽陸績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被巽之升非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耳其不言坤升者卦主巽且言其自下而升坤在上則無所於升而說卦但曰坤者地也本不可以方言俞氏并指坤爲南方之卦殆亦不然矣

柔升而元亨者卦下巽上順二剛中而五應之是初柔內巽陽剛外遇坤毋剛柔正合一氣相招以此而升故得大吉也趙汝楳曰初爲升主位下而中間二陽或憂其有所疑阻故言用見大人勿恤

大人九二六五之所應者上得升階之主下與天下之賢同升諸公初與比近而用見之則勿憂恤君臣會合福慶大來其升必矣南征吉亦主巽言王註以柔之南麗乎大明或謂自巽進坤涉乎正南虞翻曰二之五成離故南征皆非也南征者由巽位而適乎坤也吉者志行之謂也世道升於大猷主德升於明聖故曰志行

蘇氏曰彖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而六五爲升階由此觀之非獨巽之上即坤亦坤之下援巽也巽之求坤坤之求巽皆會於南而往吉二者相求之謂也

質卿曰升非難在於知時時非難在於用柔柔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能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此元亨之本也況又巽而順剛中而應其大亨無疑有慶也志行也皆元亨之實要皆以柔道得之仕進之途絕無利於用剛者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述曰汝中曰地中生木長而上升升之象也因其生理之自然而無容私焉之謂順木之生自毫末以至於尋丈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順德坤地之象積小以高大巽木之象

質卿曰君子知晉之道惟用於明德則光昭之體自著知升之道惟用於順德則高大之積必升易道存乎所用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一述曰初六爲巽之主也巽二陽而居其下凡剛柔居下者勢必上進以柔之體處升之初得坤之援允矣其上升也吉孰大焉象吉所以爲升者在巽所以爲巽者在初故言允升徐進齋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衆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朱義誤因九家初與二陽合志俱升五位之語非也上謂六四巽坤本合體雖同柔爻而稱合志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述曰二三之剛聯比乘初之上而初柔巽剛剛亦順柔無相間阻故能聯比以升九二孚乃利用禴以剛居中而獲上之象註疏與五爲應往必見任禮夫剛德進不求寵閑邪存誠志在大業用心如此乃可薦其省約於神明矣下伸其悃上享其誠雖非其位得其道也故无咎此初能附之以升也彖詞見用大人勿恤有慶全重九二之孚其曰有喜者君臣道合剛柔交濟初喜於遂升五喜於得初之升獨二之喜也與哉

象言用禴與萃二同六二求萃於上九二亦求升於上也萃先无咎而後孚升先孚而後无咎所應剛柔之異也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況於人乎喜而後可知也當升之世以剛德有爲之臣輔柔順謙冲之主中誠相感虛實相應故曰孚也惟孚乃可盡其誠以大有爲而盡去外飾之虛文楊廷秀所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而不爲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爲悖皆用禴之義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述曰三之言升卽初之柔升而至此三爲陽所宅得位有應二既上應三亦同體剛正而巽以廣同升之途初於是進臨坤地前無難之者直達無礙有升虛邑之象坤象國邑坤體虛虛邑象二爻初用見大人此爻初之南征象曰无所疑也剛在上而不疑間乎柔柔順剛而無疑畏於剛此巽道之極也

象旨是以道曰四邑爲丘四丘爲虛非室虛也馬云丘虛得之蓋易之言邑者多坤而坤未嘗以虛言邑自三升四故得言虛邑矣朱先生曰陽實陰虛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述曰四居下卦之上近君之地在升之時無可復升其體坤也其位柔也陰居柔位能止其所以順事乎上得臣道之正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故爲王用亨於岐山之象程子曰止其分升其德深得此爻之義夫順乃吉道而略無情繫夫固守正順事厥德不回無所畔援歆羨者也此所以吉无咎亨即四之升也

仲虎曰隨王用亨於西山本兌言此曰王用亨於岐山本坤言山皆在上卦取象

王者升中祀天登高望秩於天下名山大川不偏祀一山也文王帥彼天常但脩祀事于岐山是文王不敢有妄升也吉者得臣道之純无咎者無僭分之失質卿曰易之道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順易道而進之於德即爲順德用易道而行之於事即爲順事不順便乖所以天地聖人皆以順事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述曰五君位以陽居之宜也今柔處之然履得其中虛而能納委心剛德秉志不二是謂貞固而得其吉爲巽所由以升之階也若非六五貞吉則信

賢不篤任賢不終二雖見援而上無迪知忱恂之主初安能有所據而升哉階堂之陛人所由升者

象旨五貞於二而應之巽因以升故六五有階之道君臣一心賢才並進由是而致治故五大得志也荀爽曰陰正居中爲陽作階今朱義謂五升而居尊位恐於彖傳不協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述曰上六處升之極進而不息者也進而不息故

雖冥猶升也升道本無已極故六四之順事臣道之貞也其何息之有惟反用冥照緝熙此心不息於正則利矣不正則不利消之道也坤極則冥卦至上則消是以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蓋非陽爻無陽明之德所以消不富也郭雍曰不富無復增益也消息一理耳息則富消則不富

象旨豫上六冥豫道之渝升上六冥升道之貞豫上體震動因其動心而欲變其豫升上體坤順順其進心而欲移於貞存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故上

六消而不富也

紀聞曰初允升言合志二言孚三言無所疑四言順事五言正六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於升而求升於巳凡志之不合與有疑與不順不正不恒者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所謂升也

九二爻項氏曰萃與升相反而孚乃利用禴皆在下卦之中爻何哉蓋禴所以享上也六二求萃於上九二亦求升於上故其義相同然小有異者萃之六二自下萃上上喜而引之固巳吉而无咎矣而又於其時義當用大牲惟二之事五可以不用故以无咎之下別明此義也升之九二自下升上非上之所樂必如二五之孚有喜而无忌乃可用情於五而无咎也苟上下之間未能以情相與而强于之豈所謂巽而順乎故此句在无咎之上爲本爻之主意也孚者五用情於二禴者二用情於五禴夏祭也即南征之義萃之六二坤之中爻也既濟之六二離之中爻也故皆稱禴既濟九五爻

辭正指六二言之

上六爻按升之六爻下三爻皆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凡陽之升皆非陰之所樂惟九二與六五以中相孚乃能不以外物相責望乃者難亂以九二之孚使得无咎其難可知九三雖與上六正應然亦乘其虚空消盡之時而入之始无所疑使當其富貴之時能无疑乎惟初九一爻與六四合志而相允且不獨四也凡上三陰皆與之合故其升也上皆允之所以在六爻之中獨爲大吉由

初視四其勢遠絕故如升山自下干上疑若不順
然欲其誠意以感通之乃順以事上非干上也故
有福而无咎此舜尚見帝之時也既已至四其勢
平矣故二之升五止如升階二五相交而正故曰
貞吉此堯遜舜之時也既已至五无所復升惟有
默升此道而已故曰冥升九三自巳向申盈變爲
虛上六從申入亥虛變爲冥此乾居西北之時也
故曰貞自物言之消而息謂之不富自道言之貞
復爲元坤之上六乾實居之何不利之有故曰利
不息之貞

困 ䷮ 坎下兌上

彭山曰困剛揜也坎陽爲二陰所揜蔽也以二體
言坎以陽卦處兌陰之下故成乎困則坎中一陽
受困之主也先儒兼取上六在二陽之上亦有剛
揜之義而爲困則兌以一陰在上豈能揜四五之
二陽乎

仲虎曰卦名困以剛爲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
剛困柔亦困矣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
者桂枋之木纒繞之艸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於
飲食於金車於赤紱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崇
陽抑陰之意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述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困而亨也困亨困而能
亨必是履正之人虞翻曰處困無應宜靜故曰貞
此指九二大人九五也大人能濟乎困然後得吉
而无咎坎中陽實信象兌上口不揜有言象有言

不信坎兌相暌也、
困剛揜也坎陽為二陰所揜成困之義剛見揜而
不失中所以亨貞象吉能仁夫讀困而不失其所
絕句亨自為句屯蹇皆以坎為險而皆在外困坎
在內欲動如屯止為蹇不可得矣唯說而順受則
不失其所而亨、趙汝楳曰其唯君子乎以貞故也
不撓而折於困不躁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為善處
以其德蘊於中則曰君子以其德位兼盛則曰大
人九二剛中不困於險所以為貞九五剛中得位

所以為大人若正而不大未能濟困處困能濟濟
乃得吉故曰大人吉以剛中也剛中之德不言而
信所以能通困修德之卦也尚口乃窮無可通之
理矣王註處困而言不見信之時也非行言之時
而欲用言以免必窮者也其吉在於貞大人口何
為乎荀爽曰兌口為有言失中為不信動而乘陽
故曰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述曰澤必資水以利萬物、水在澤下是水漏於下

而澤枯之何以資物故為困體坎陷以致命體兌
說以遂志致命猶言至於命也遂志直遂其志只
是不失其所質卿曰致命遂志舍此則苟道命者
天所付受於我之全理即我之所以蘊之而為志
者也命不致志如之何其能遂致如致齋三日之
致保全恭敬迍邅然惟恐殞越之則外面之艱難
險阻一任其天之自定而我不知焉志不期遂而
自遂是處困之大法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

幽谷幽不明也
述曰處困之時陰爻失位最居窮下沉滯卑困居
無所安若臀之困于株木也人之體行則趾為下
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既不
獲安其居宜回心向明則近亨坎谷流下動則轉
之幽暗是愈遠所亨故曰入於幽谷三歲數之成
也久也求亨而入幽暗之所雖久無所覿矣
程傳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免於困則益
昌險妄動、入於深暗、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

困無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王註有應在四而二隔之居則困株進不獲拯故曰入於幽谷困之爲道不過數歲者也以困而藏困解乃出故曰三歲不覿

象言干寶曰兌爲孔穴坎爲隱伏隱伏在下而漏孔穴臀之象也臀巽爲困於株木四互巽爲木木中曰株四互巽之中也四欲拯初而初入幽谷坎爲隱爲溝瀆爲隱伏有人幽谷之象也三歲不覿自初至四歷三爻故以爲數焉言久而不能自拔以出於困而上覿四之正應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述曰彭山曰困于酒食與需於酒食義同謂當以飲食俟時而不可强求其通也蓋困之可爲者惟致命而已若其通則豈人力所能爲哉九二方在困中而剛中之德能安俟其至者故有此象

坎爲酒兌爲食二處坎中而應兌之中酒食象酒以養陽食以養陰生人之常曷言困也九三爲陰

柔所揜時雖困矣而日用飲食不失其所曰困於酒食心亨之象也朱紱命服恩澤象心亨之人福祿自臻以其在困故曰方來當困之時在利用享祀享祀之道七日戒三日齋精白一心以通神明不敢輕動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謂不以酒食俟時急於求通則祇甚其困凶斷至矣然九二剛中之德非妄行者故得无咎也

王註居險之時處得其中體夫剛德而用中履謙應不在一心無所私夫謙以待物物之所歸剛以處險難之所濟履中則不失其宜無應則心無私特以斯處困亨莫大焉故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

程傳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

章氏曰需於酒食自養以需時也困於酒食困而不失其所自養也征凶與困于酒食相反象曰困

于酒食中有慶也二有中德所以困而不失其所
者慶君臣慶會之慶二雖以五不應而困然五爲
同德時方在困相求之切所必至者故有朱紱方
來之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
曰據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述曰困之爲卦初既以柔揜剛矣六三陰柔不中
不正自恃其險以揜九二之剛剛非所困而困焉
如石之堅不可轉移益自困耳困于石也蒺藜刺

不可據之物三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
不安猶藉刺據於蒺藜也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
之主也危困已甚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此
失位無應之象無應而入安得配偶不祥莫大爲
祥善也吉也必有凶也
象旨陰柔不中正承乘皆剛而無應與之象兌爲
剛鹵亦有石象謂四也苟九家易坎爲蒺藜謂二
也三內體固言宮上兌女三坎男之妻三失位而
才柔雖有離目然妻在離之外二柔不相應則隔

絕而不見朱先生以妻爲六恐不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
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述曰受困者二也二方掩於上下兩陰之中至四
甫出坎險幸即有說通之機故曰來巳交說體不
能遂通故來徐徐而未以說言蓋處困之時陽剛
難於自拔如此金車象大臣任載之重金剛物車
載物四之志欲下得九二同德之助以其來徐徐
而未即來四方困於無與也雖居高位而志不克

舒徐不克遂困於金車之象所以爲吝有終終之
必來而困可亨也
諸家以爻言來者內辭故皆以四下就初爲來似
爲援初之險而發則所謂有終有與者又何于於
四也况初六方困株木入幽谷何足爲九四之與
而九四當困時顧欲藉之有終耶故知來徐徐主
二之來也象曰志在下者四在上位其志則下求
二以爲援助四以二爲與猶大蹇朋來以三爲朋
皆陽也凡陽之困于陰者力不足以勝而又無與

有與則非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志在下雖來
徐徐必來也九四雖不當位而有剛德之與終能
就五以成亨困之功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
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述曰彭山曰受困者九二也九五所謂大人吉者
而言劓刖則本二剛爲上下兩陰所掩之象五以
剛德居尊位以濟天下之困須二爲助而二遭困
若此五上則不能引氣下則不能有行曰劓刖也

志能有得乎曰困於赤紱五之困於無助也赤紱
臣下之服赤紱朱紱不必分別總爲命服自九二
在困中而必爲九五所用則曰朱紱方來自九五
推本九二之方困而已不得通則曰困於赤紱五
說體也二困則五志不得何能有說五剛中而正
終能合九二之中以來徐徐未可遽合乃徐有說
也有說則情通志投歡欣交通而困亨矣利用祭
祀者言五感說之道必須盡其至誠如祭祀之通
神明則天下並受其福也

五居尊二不應已困無由濟故曰困于赤紱兩剛
不相應而在困特同德相求五以說感二將必來
而合故象曰乃徐有說朱氏曰五居中而正動以
直行中則思慮情審直則其行不撓如是則君臣
相說之志久而必通豈能間之故曰乃徐有說以
中直也
程傳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
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
敬則能得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故曰受福也二
之亨祀人臣竭誠事上之象五用祭祀人君致敬

御下之象
處困之道惟陽剛者能亨陰柔觀其所附而已初
三附於坎陷故皆入困上附於說則可動矣陽剛
則無所動心而俟寵與之至故二四皆言來而五
言徐說也乃徐有說當困時不可求亟通也
剛交困於酒食无咎困於金車有終困于赤紱有
說陽剛受困皆非自取困而亨也柔交則困於株
木者不覿困於石者不見困于葛藟者僅許其有

悔征吉所謂有悔者取其悔揜剛之過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述曰象吉虞翻曰巽爲草莽稱葛藟謂三也五居互巽之上既高而不安上在五上則愈危故象上文而不復出困字止稱臲卼也三柔而牽巳五剛而難乘曰者兌爲口舌故自訟也蘇氏曰上六困之極而不能去則謀全之過也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其不動乃所以有悔也上無揜我者則

吉莫如征也

爻至此有變通之義陰柔能悔而不能決疑動得悔而不翻然變動終有悔矣故勉之以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陰柔疑慮之過也居至困之地正謀通之時而柔懦不斷葛藟滋蔓處於臲卼而不能去斯非謀而未當乎惟能斷然曰動悔有悔悔不可再一脫其纏繞之非而去之則吉矣

陸希聲曰君子之窮動則生悔天地之道困極必通不可以動而輙悔遂窮不思變知將有悔思變而行困窮而通理當獲吉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知吉而行故曰吉行行而獲吉故曰變乃通也趙氏曰物無終困之理爻則必亨未可行而躁動則激而益其困時可行而不動亦終於困而不得伸矣

上之一爻有處一卦之上者有處一卦之外者處上則爲尊高之極乾之上九是也處外則爲吉凶之輕困之上六是也諸卦繫祭祀之詞者四渙萃之義大矣隨之上六誠之極也困之九五如之其

九二中實有積誠之象焉觀之盥損之簋既濟之禴雖非爲祭而吉然得之亦吉觀以敬損以儉既濟以中虛虛誠也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君子窮不易德困不變常屈伸卷舒由諸道也讀困卦者至矣夫

九二爻項氏曰九二在下未得行道以酒食而自娛此所謂困也朱紱方來君道將應此所謂亨也利用亨祀誠以感神忠以逮上此所謂貞大人吉

一也循此而行萬一不利雖凶亦无可咎此所謂无咎也九二成卦之主故爻辭與卦辭相通

六三爻按下三爻初六在坎之下故爲入於幽谷即坎之初爻入於坎窞也九二在坎之中故爲困於酒食即需之九五需於酒食也六三在坎之上進則困于九四之石退則據於九二之蒺藜動而入巽則爲大過之棺槨不復與上相見三者无一可居此即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也

九四爻楊氏謂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以類相從

九二徐徐而來隔於六三之閡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却然陽進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吝於始必通於終四之志在於二二雖不當初之位當困之世君子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速期於終不爲小人所掩而已

九五爻項氏曰困上加劓刖二字指九二也二方掩於二陰之中上爲三所劓下爲初所刖故曰劓刖五有賢臣而未得其用故曰困於赤紱言臣道未應也乃徐有說猶九四之徐徐而有終也初在卦之始以得上卦爲有終二在坎之中以得兌爲有說二稱享祀享主天祀主人下自中而進上也五稱祭祀祭祀而祀天人言上下皆受其福也二五本非正應特以中相得故二之象曰中有慶也五之象曰以中直也以紱言者程子謂主於行蓋困蹇之時以得行爲亨故六爻多以行取義初言臀二五言紱膝四言車行具也色之赤黃者爲朱朱君紱也赤臣紱也二五无應而以中相應故以君臣言之至三上无應則直謂之不見其妻云志皆謂所應四志在初而未得故來徐徐五志在

二而未得故乃徐有說

上六爻項氏曰六三非所以當牽而牽之故爲困於蒺藜九五非所當乘而乘之故爲困於臲卼此小象所謂未當也所處如此徒用兌口禦人以動而生悔爲辭不肯決然捨去則又可悔之甚也此彖所謂尚口乃窮也若能斷葛藟而不牽辭臲卼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上六徒動而不去則成訟故自謂動悔若去而之初則爲漸之吉志在

必行而不在徒動故曰吉行也

井☵☴坎上巽下

鄧伯羔曰坎上巽下坎水巽入巽乎水而上水井也謂木上有水可謂風上有水亦可木與風總是巽總是入耳入者何物缾也甕也皆陶器非木器也

謝枋得曰困井相表裏困爲塞井爲通困澤中無水井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孔疏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缾引汲謂之爲井此卦明君子修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

無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以修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

述曰張希獻曰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自古國邑之建必

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於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邑雖遷移井體無改井以不變爲德也惟井之不變故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无喪无得也汲者往而來者汲不撓不汨絜淨之體自如井井也家傳但言其體而用已該矣汔幾也至謂至井而及泉也繘汲水之綆亦未繘井謂繘在井而未收也程傳井道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陰中有陽故爲泉出於井之象統觀全卦有井字之象細分三奇三耦有井井之象繘井有巽入之象羸瓶有坎險之象

象旨周禮四井爲邑春秋井田記曰因井而市交易而退是邑有改象以井困倒體明之巽爲邑升下卦无妄互體見之向在上之兌今改爲巽邑然在上在下皆此坎爾是井不改也卽井爲革者浚其泉而已所謂我固有之也六三往上九四來下則坎水在上六四來下九三往上則坎水在下故

曰往來井井

周宴曰坎體在上常盈而不竭巽體在下巽水而上出是巽乎水而上水也巽乎水而上水則其出有源其用無窮故曰井養而不窮巽取本義不取木義章氏曰改邑不改井以剛中也剛中指九五卽泉出於中之象困反爲井坎位下今位乎上在上在下不同而中爻陽剛不動是邑改而井不改也故曰乃以剛中王註以剛處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變也彭山曰二之德雖亦剛中但無喪無得往來井井則九五成功之事也二尚未能有此未有功也汔至亦未繘井則人未獲其井養之利故未有功也巽以入井值坎之險則并其瓶而羸之凶也

仲虎曰澤無水爲困命也澤雖無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而羸其

猶人之於性知之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蔡汝楠曰剛中養德有定體也未有功且凶臨事不善用也所用一非所養併其所養敗於此矣故戒懼之學不可以不密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述曰木上有水即巽乎水而上水之象所以爲井井養而不窮君子體之以勞來其民而勸勉輔相以相生之道周宴曰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則所以爲養者無窮矣汝中曰此即同井相助相交之義所謂五家相保五比相愛五閭相葬五族相求五黨相賙五州相賓是也巽在下井水浚深而上出入于深而達於上故取木上有水之象非謂木器承水而上之汲水之象也
王宗甫曰荀子曰不足者天下之公患也苟知勞民勸相之道而以不足爲患者未之有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述曰[illegible]下而無應之象于寶曰體本土爻舊井在下未浚不能汲而日新是以爲舊井也坎失前禽故無禽長寧周氏謂井旁餘瀝禽來飲食者禽無侯井其言是矣不食者遠於人口其始無人其終無禽則所以爲井者亡矣故時皆舍之謂時舍者明非初罪時止在此耳程先生作上讀與乾時舍義異是矣三渫而四甃非他井也井亦未嘗變變者時耳
王註最在井底上又無應沉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則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一時所舍也井者不變之物居德之地而處窮下物無取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述曰程傳二雖陽剛之才而居下上無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也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而甕破敝不足以[illegible]水而反漏乎水也象曰無與也若上有與之

者則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象旨無應於上而下比之象井二自窞谷鮒皆指
初谷說文泉出通川之稱鄭玄曰艮爲山山下有
井必因谷水所生是也鮒魚陰蟲巽爲魚初處井
下體又陰爻鮒之象也初在陰爲泥二陽爻剛土
在井甕象也井底周圍障土儲水如甕然鄭云停
器也說文謂汲瓶非敝漏者九二剛畫象水實甕
中初偶象甕之敝舊下漏又互兌爲毀折二也
在介曰喻中人之性不能應上從師友之訓而反

習於下自敗其材器之象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述曰九三居得其正巽入之功已畢故渫然在下
之上不得其中非井邑所會之地也有不食之象
上與之有應故爲之心惻上比於五其力可以汲
三故可用汲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爲互離故爲求
明王五居井之上有出水之才爲水渫有必出之
理王明則汲之理以及物故爲並受其福項氏曰

上六之心惻非爲私應也行者皆惻吾安得不惻
此以明好賢之公心也九三求王明非爲三也將
使上下並受其福此以明慕君之本心也爻言心
惻象言行惻辟奇寶橫道而不收則行道之人皆
歎息之矣況在上而爲之應者能不動心乎故象
以行言之所以深明其當然也
陽剛水象渫者去夫初之泥也以陽居陽履得其
位得井之義也當井之義而不見食功未濟物物
思其仁故爲我心惻不下注而應上故可用汲也
王者明其德在上則見昭明既嘉其行又欽其用

故曰王明並受其福
紀聞曰泉美陽剛二三俱陽剛也功貴及物二三
俱不能及物也三則惻之又從而期望之終於及
物爲二則不足之意見於二象若有終不能及物
者何也謂之無與蓋深惻之矣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述曰子夏傳云甃亦治也以塼壘井修井之壞謂
之爲甃四坎體在所當修修則坎不爲險四近五

陽剛爲井之郛郛亦有甃井象離下卦而上有坎舊爲新之象四位不當中未能施其井養之利然居得其正可以修井之壞補過者也荀爽曰坎性下降嫌於從三能自修正以甃輔五故无咎也

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木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修而潔之則無汚壞之咎無汚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

呂仲木曰咸儀一玫則身危紀綱一亂則國亡矣

君子常井井乎其有條也故无咎者善補過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述曰洌清潔也水清而潔則寒故曰寒泉泉動於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卽九二之所出也三渫之四甃之皆修德以待汲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是王明在上井洌寒泉乃得汲而爲人食所謂並受其福者孔疏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潔才高而後乃用象曰以中正也者若非居中得正則任用非賢不能待寒泉而後乃食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故言寒泉以表潔也

象旨五變坤作甘故洌剛居剛故潔坎正北方之卦爲寒泉居兌口之上食象也寒泉之食何以中正呂仲木曰居德而不中正則貫然有偃渥之耗疏遠無沾濡之益是斜口井也惟中正則四方皆被其澤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中是也

井以陽爲泉者水固天之一陽所生也井至五初泥已浚二漏已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

正在此爻寒者水之性洌潔也三之渫潔之也渫之可食矣至五位在上中正而後井冽之寒泉適爲人食井食而一邑之人被澤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述曰劉瓛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繘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爲孚有常而不變源源而不窮也象曰元吉在上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

王註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井收也項氏曰上六當井口之成勿幕足矣又曰有孚元吉者何也上推賢揚善出於惻怛之誠心則井渫見汲而天下並受其福矣在上者必如是而後爲大成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上六之有孚卽九三之心惻也人之相與苟非中心惻怛何以見其有孚耳雖相與而中無惻怛之念者多矣此上六必有孚而後元吉也

初六爻楊氏曰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以潔清也今既泥而不潔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况人乎人之棄而不食將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觀井泥不食可自喻矣

九二爻項氏曰初與二爻辭皆具兩象初在最下而上無應既如井中之泥水而人不食然泥猶有禽也又如舊井之無水而禽不居則併禽无之矣故象曰下曰時舍二亦在下之中而上无應既如井旁泉穴止能下注泥中之鮒又如敝甕不能載水以上出故象以無與解之明二爻皆無應但初無水二有水爲異爾水屬陽故卦內陽爻皆爲水陰爻皆不爲水谷者井中之泉穴已離於泥而未至於渫者也渫且不食而况於谷乎况於井泥乎三爻皆在下故也初之禽卽二之鮒也常處泥中得水則活故舊井無之

革䷰離下兌上

汝吉曰革變革也卦於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已焉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革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述曰王註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亡離為日巳日乃孚蓋離三爻也革言三就言有孚悔亡又言有孚然後改命吉非事巳而後孚也蓋革道在審之未革之先離三爻皆愼重義也。

王註允不合然後乃變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者也故取不合之象以為革卦澤水在上離火在下炎上之勢重則水為火所息革以火息水為義也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所以為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也夫所以得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內離文明慮變巳熟研幾巳精外兌和說比時順物宜民安俗能本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人情壅鬱而解釋之政事盬戾而振起之窮則變變則通大亨也更革非常之事變通之際易於失正今觀二柔五剛得中且正非以正乎為革而大亨以正可謂當矣革而當當天心當民望當時物也其悔乃亡信在事前也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巳日之前驗其孚者在巳日之後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巳而不巳乎章氏曰離屬夏兌屬秋夏革為秋離兌者一歲中之革天地之革四時所以成也應天順人革之大者湯武革命時不得巳耳革塗炭而衽席之革暴虐而寵綏之斯乃天之歸民之戴湯武不得不順而

應之也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卽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卽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

紀聞曰井以相違爲睽相息爲革旣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火炎上故息二女謂離中兌火中上火下有家之漸如此若火上中下其序有乖志不相得不但如志不同行兩志不相共事盖譬釁已生若傅使奸之於馮使奸趙飛燕之於班使奸始有兩不相容者矣

凡變革人情之所甚難革已乃信之盤庚之未遷人言聒聒已遷而信之矣文明則莫見時之當革不失幾也說則能以說道順人心也自其顯於變通而言則曰大亨自其本於中正而言則曰以正以此爲革所革者當而悔亡也陰陽變易是天地之革也變而不失其序則爲時能順四時之序則歲功成矣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革命之君也然皆順天應人唯其時而已天地之變通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故贊其大

鄧伯羔曰湯武革命時不得已耳孔子贊易順乎天而應乎人是言革有此義非言湯武能盡易也

汝吉曰天下之革莫大於時變亦莫信於時變故革必其孚天地之道浸無亟疾革者故孚必已日天地陰陽燠寒以時叙而萬物從之一不當沴已故革不過物必當物易下經卦元亨利貞四德具唯乾坤革也明革以天耳　一時一息之變化皆革也言天地革盡造化之消息矣一人一事之廢興皆革也言湯武革命盡人事之汙隆矣故易無不體也

劉牧曰革者謂炎水以熱物也火之炎水必漸至於湯湯必漸至於熱其可速乎熱徹于中物乃熟信徹於中民始行故卽日不孚已日乃孚也

漢上朱氏曰先儒已日作巳事之巳當讀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庚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己者浹日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故

革即日不孚浹日乃孚乃難辭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述曰革爲變更虎變豹變亦取變義兌爲澤離爲火澤中有火所謂澤有陽焰所謂陰火潛然皆水火不時之變故爲革象紀聞曰澤以瀦水今乃有火革之大者也夫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曆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天無時不動欲以一定之曆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虞翻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

治曆明時也吳氏曰曆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秋冬夏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李季辨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窮之革曆貴乎革者三辰有差曆亦爲變也

張氏曰夫曆數者先王以憲生殺之期而召信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述曰象言初體離明以陽居下而無應故象如此離爲牛黃謂二也離之二曰黃離有中順之德而初附之初蓋以得所附而利者故象以鞏用黃牛之革彭山曰黃牛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六二文明之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離初爻上而附乎二鞏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初剛能固守故言鞏

象曰不可以有爲者有爲謂適時之變有所云爲

也鞏用黃牛初剛在下不中離始體躁不順宜堅附二以從其革不可以有爲也

仲虎曰易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爲黃牛之革鞏而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二中正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無位上無應不可有爲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

嘉也
述曰以六居二柔順而中正又文明之主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處革之至善者也而必巳日然後革之巳離象離日方中蓋未巳也故未可遽革六二中順之道如此以正應在上不敢自專而征行從五則吉而无咎王註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玩巳日乃革之云若有所待而又云征吉无咎象曰行有嘉也不輕許其變動而惟征行始有可嘉

之功徐氏曰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於嘉遯之嘉遯是也
象旨彖言巳日乃孚爻言巳日乃革之何也卦以六二爲主文明之賢而上應剛中之君待上之孚而從之俞氏指侯國以別於王朝是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述曰彭山曰革道所利在貞柔道也六二之中正乃謂貞故六二之征爲吉九三以陽居陽爻位雖正非革所利之貞而在澤火之際革之時也謂時其革而用剛以往凶矣貞同居此危厲之道也三與初兩陽同附於六二者而三居其上過剛不中故言征則凶貞則厲正當以二之中順爲主耳革言當革之言自初歷二以至於三革言三就審慎之至也有孚謂與二合德而足以爲人所信也蓋三雖過剛所當戒然已盡離明之體則可以好謀而成至於革言三就其有孚必矣
革至三而言就未即變改故曰言亦革而當全在

於此離爲言明夷見之言揚火也初鞏用黃牛不言革二巳日乃革不輕革九三以征爲戒而貞於二以爲革當革之言至是三就象曰又何之矣言可革也彖言巳日乃孚主離言離至三爻盡離日矣上卦兌體水性皆從革者也
周宴曰居下之上水火相息而三當其會故征則凶居則厲也然時當革也固不可以不革又不可以易而革必革言三就然後有孚可革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述曰上體皆以所革者言九四兌初說體離下而
上當革之時剛柔不偏又革之用雖無應宜有悔
而悔可亡矣則革而當也有孚下孚二上孚五也
陽剛中實上下交信孚於未革之先以之改命乃
可獲吉改命者改為也謂革之也以革言三就者
更改為命上安而下從吉之道也程子曰四非中
正而為革之至善何也曰惟其處柔也故剛而不
過近而不偏順承九五之君乃中正之人也
象旨有孚改命虞翻曰互巽為命四動互坎改巽

故改命吉亦離改為兌之象將革而謀謂之言革
而行之謂之命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
深之序也四當二女同居之際其志本不相得且
位比於五有逼上之嫌而當改革之會尤難遽行
天下有改革極孚當而君不免於疑民或以駭未
孚故也豈得為善故革而當悔可亡矣且忠悃結
於君誠愛諒於民有孚如是則改命吉象曰信志
謂上下皆信其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
也
述曰大人以九五言謂有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
位也虎大人之象虎伏百獸大物也剛物也九五
為革之主以大人之德革天下之事無不當也無
不時也二應於五離之文明自內而見於外故為
虎變文炳之象變者革之成也占所以謀革未占
而衆皆信之大人盛德天人集命動成變化天下
孰不快覩而服從之哉
虎變就大人身上出體剛則有道德之威用中則
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靡未占

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本矣此所以
為大人之革也
劉牧曰三以革言三就命令已申四以改命信志
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
敬仲曰未占有孚信在事先此非權術而致之也
大人之心天地也其心即道由心而變無非道者
其變如虎其文炳然虎之有文天也自爾也大人
之變天也自爾也其發如風雲其威如雷霆未至

於此未可謂大人也未可謂虎變也
虎變謂仲夏毛希而革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
澤是離夏革而爲兌秋故以虎變爲大人象虎變
文章外見如離之明兌之澤故曰其文炳也紀聞
曰乾飛龍革虎變皆大人造之象
馬融曰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喻舜舞
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脩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
占有孚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
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述曰陰稱小人卦之上猶人首也故以面言上六
以陰居兌之上高而無位貴而無民其玄德若豹
之澤霧而同類小人猶感而革面以從五蓋變之
達於聲音笑貌者如此說之極革之成雖無位者
猶足以化民成俗又何面從之疑哉
趙氏曰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握移風易俗之
權作成而變化之故進德脩業之君子有月異而
歲不同之功遠外之小人鄉之不率於教訓者今

皆革面而內皆虎變文炳之爲章於天下者革道
至是成矣
王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
人樂成則變面以順上也改命創制變道已成功
成則事損事損則無爲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
擾而凶也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
之征凶既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於貞彖詞大亨
莫利於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貞而厲終
爻又勉之以居貞石介曰居正吉垂拱而天下治

也紀聞曰惟居貞吉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猶以
爲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以爲遲
象旨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豹虎類而
小者王德卿曰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
蔚蘇氏曰易稱風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
不能神其別虎豹悉矣革貴於變變豈終不同乎
楊子雲曰貍變則豹豹變則虎言革之情物矣
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早
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

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不曰未可以有爲而曰不可以有爲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晁錯削七國之禍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己之常分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而嘗爲委吏嘗爲乘田自不至於出位而曠職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然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自不妨於進退之餘裕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陳墮費之言趙鞅無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春秋以爲叛六二獨得專於革乎

彖曰革湯氏曰聖人於革卦而有懼焉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欲革乎故其辭曰巳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願之將革而民從之相慶其孚于既革之後當如兌之悅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其大如此可不懼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項氏曰水在澤下謂之无水言當有而伏與无同也火在澤下謂之有火言非其地不當有也火旺於離過兌而伏澤巳在上火巳在下寒當革暑陰當革陽无可疑者然而方伏之時火氣猶盛人見爲有不知其將革也革之所從

來久矣

初九爻中順者六二之德也其言於初九者何初九用六二之德也故曰鞏鞏者外束内也方事之初未可革也而初九以剛居之故爲之設戒但當束以六二之德而不可以自用也六二自大壯六五來大壯六五卽遯六二之反對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以自守則曰執以制他人則曰鞏明以遯二制革初也革主變更此皮革也亦得借用居初

而用二亦革也從人之意也
九五爻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而居尊位大人也爲革之主故有此象以大人之道革天人之事乃足以當之耳變乃大人之變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之矣非謂占得此爻也革至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葢天下無灼然之理則聖人無决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事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兌說之上當大君之位兼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之炳也尚可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爻項氏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如面墻正面南面皆是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遷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君子本與君同向因是而追琢成章爾小人本不同向故以革面言之九五革之主故曰大人以君德言之也上六革之效故曰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

鼎䷱ 巽下離上

鄭玄曰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體乾兌乾爲金兌爲澤澤鍾金而含水爨以木火鼎亨熟以養人猶聖君與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

程傳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取其義則木從火也以木巽火亨飪也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述曰劉濂曰鼎之用大有元吉之道焉鼎之用通有亨道焉故彖占爲元吉亨孔疏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維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巽火有鼎之象故名爲鼎焉變故成新必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乃亨也以卦爻論之初滌鼎出否取新也九二剛德在中之實也所謂雉膏所謂公餗也五柔得位而鼎耳齊舉其用及人故曰元吉亨

鼎象也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象卦畫也初陰下峙三陽如腹果然五虛中耳上衡亘鉉鼎形成矣以木巽火亨飪也鼎之用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爲亨飪飪熟也調和在中之實而養人者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事上帝而下以大亨養聖賢也蘇氏曰大亨非亨也取鼎之用而施之天下謂之大亨鼎之用極於享帝而已以其道養聖賢則亨之大者也故鼎之爲器重矣是器也惟

有德者主之德重則器亦重德輕則器亦輕巽而耳目聰明內外合德也上離爲目離五中虛爲耳非心能下下巽入稱隱耳目蔽矣巽以爲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離體柔順進而上行德之凝而鼎命新也離體中虛下應乎剛德之助而鼎養行也皆主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能奠鼎之重盡鼎之用而致鼎時之大亨也

鄧伯羔曰諸卦以義名獨頤與井與鼎以象名故

曰鼎象也蓋於鼎示之例也所謂象事知器者此
也紀聞曰巽乎水而上水者非井也井汲引之用
也以木巽火非鼎也鼎烹飪之用也
巽而耳目聰明離火中虛有耳目聰明之象離爲
目而兼耳言之者以六五爲鼎耳而取也象言巽
爲耳自鼎象言之子夏傳云中虛爲耳朱先生之
說是也五得中而應乎剛則所以爲耳自巽也虞
翻曰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乃稱聰明
䀢能視不足以有明聞言不信聰不明皆一離一
坎非也

汝吉曰革去故象改歲鼎取新元春故革四德具
鼎專以元亨言之人心通乎道微巽不入微耳目
啓知不達巽入矣而耳目聰明則學問思辨具而
德成此人達天之要柔進上行得中應剛與睽彖
文同皆主離尊離周禮烹人掌鼎鑊給水火之齊
鑊爨牲體魚腊之器既熟乃脀於鼎烹調之說 又
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字形象析木而炊
胡旦曰五以謙柔居尊下應九二之賢臣上又有

上九賢臣皆巽納聖賢之象所以得大吉而亨通
孔疏聖人既能謙巽大養聖賢聖賢養則憂其事
而助於已明目達聰不勞已之聰明則不爲而成
矣
漢上朱氏曰乾爲天在上爲帝指上九也在下爲
聖賢指二三四也享上帝之心推之以養聖賢人
有不樂盡其心者乎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述曰水火相交所以成鼎之用非木火則爲無用
之鼎矣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正位如鼎之

端峙不敧側凝命如鼎之安固不動搖房玄齡曰
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寶之位位天所命
也鼎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君子居中履
正成位乎兩間以凝天之基命定命所謂協上下
以承天休者也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顚
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述曰王註凡陽爲實而陰爲虛鼎之爲物下實而

上虛而今陰在下則是爲覆鼎也鼎覆則趾倒矣否謂不善之物也鼎之顚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在於寫出否穢之物也取妾以爲室主亦顚趾之義也處鼎之初將以納新新貴也施顚去穢所以從貴也然則去妾之賤名而爲室主亦從子貴也

介夫曰初居鼎下趾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顚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因顚趾而出矣顚而出否豈謂悖哉世固有顚而爲正賤

而爲貴者易道然也得妾以其子是巳彭山曰妾陰象指初子陽象指二二鼎中實也亦象女子之孕鼎以剛實爲貴二是巳初滌鼎告潔否出而鼎實納其中故曰以從貴也或曰鼎初巽主初顚趾偶畫向上爲兌象故言得妾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述曰九二陽爻爲實二五正應而密比初柔陰陽之匹而非正是初爲我仇也非正而相悅冦我者也故曰我仇有疾九二剛中自守以正彼自不能我卽是以吉也趙氏曰愼所之也恐其能卽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鄰衆鼎之柄二當愼所之以從正應不可求也不可遷也我仇有疾何能爲我尤哉

紀聞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爲泉鼎以陽剛爲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爲泥二視之則爲鮒鼎初爲否二視之則爲疾皆陰

惡之象也井二無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鼎有實則可薦諸上帝可薦諸聖賢可飽夫天下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爲享者也冦我而能我卽則此必受其卽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九二剛中自固之道其大如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述曰鼎耳六五也耳五而言於三兪氏所謂耳雖

出於鼎口而根於鼎腹三爲鼎腹者是也革謂變
異三五異體一鼎分而爲二變革之象凡物之行
以足獨鼎行鉉故以耳鼎耳革行塞失其所以行
也雉膏指九二九二實之美可食者以三鼎耳革
其行廢而莫之舉矣雖有雉膏安得食哉雉者肉
之珍膏者雉之珍此鼎實粹美之至也時未出鼎
不爲所食故有虧欠不足之悔方雨言將雨也二
五陰陽正應方將和合而爲雨方雨而未雨今雖
虧悔而終則吉終吉者俞氏所謂三五同功五受

上鉉而行三亦與之俱行而二之雉膏見食矣雉
膏卽鼎有實公餗卽雉膏無二義象曰失其義也
鼎以耳行而耳革爲失舉鼎之義也卦下巽上離
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之象雉膏不食離爲雉
此巽也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腴
六五文明之主所必資者程傳所謂上聰明而下
巽終必相得也故云方雨虧悔終吉
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爲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
無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無耳故

九三之鼎耳革紀聞曰顛趾爲四而顛也折足爲
初而折也耳革爲上而革也相因而取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
何也
述曰彭山曰九四以剛處於二三兩剛之上任之
重者也而巽體一陰在下才弱不能承之四又居
位不中德薄而無基本可恃則不能自立矣故有
鼎折足之象餗者李鼎祚曰雉膏之屬也亨以享
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餗鼎折足則公餗盡

覆矣其形渥言折足之狀也大臣以凉德取充位
至敗壞天下之事若此凶可知矣象言鼎重極於
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爲溢地故三受
不食明不可復加也至四則溢而覆矣初未實鼎
則顛趾利出否四已實鼎故折足爲凶語其位也
鼎自二至四腥胾盈而易覆所任重而難勝而初
以柔爲之足不克勝任其象如此敗養人之功虧
鼎位之重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象曰覆公餗信
何如也不量而受以至於滿而溢也始不自量望

於力不能支而國受其敝身蒙其耻信何如也趙汝楳曰授任者貴器使受職者貴自量非器而授棄其官也不量自處不自有其躬也

汝吉曰初四皆不正而應初上交象顚趾四下傾足折矣顚可正也覆不可復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

述曰離中言黄畫中虛而對植有耳之象金象五位之陽剛耳所以舉鼎者中色黄故曰黄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六五柔順聰明爲鼎

之主虛中而能納剛堅而不渝象黄耳金鉉而鼎胥以舉也非虛中不能受鉉之貫非堅剛不能勝鼎之重言利貞以要其成爲汝吉曰五柔體也其惟貞秉德純一勿貳以二黄中如結以任剛正斯惟舉鼎之利也

象言六五中而不亢柔而有容故曰黄耳五變體乾爲金鉉所以扛鼎者宋衷互兌非也虞翻謂三貫鼎兩耳乾爲金朱先生因謂下應九二之堅剛非也三非鉉二亦非鉉也

蔡汝楠曰中者虛也虛則能受故曰中以爲實程子曰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爲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九二鼎有實言愼所之六五鼎出實言利貞其義相爲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剛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述曰上九處鼎之終鼎道之成也鼎旣烹而施鉉其上故曰鼎玉鉉玉比金爲良稱鉉德也鼎有實以不食爲憂鼎旣盈以覆餗爲虞用竟而玉鉉在

上鼎之重安而無事矣於是二五相應剛柔得節大烹舉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故曰大吉无不利

蘇氏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於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趙氏曰玉鉉者君之德在上者君之稱金以爲質稱其舉也玉以比德故曰剛柔節也仲虎曰上九一陽横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

于寶曰玉又貴於金者允烹飪之事自鑊升於鼎載於俎自俎入於口馨香上達動而彌貴故鼎之義上爻愈吉也鼎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君臣相臨剛柔得節故曰吉無不利

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養爲利

質卿曰鼎之器雖全鼎之用雖妙在初有顛趾之患二有實而我仇疾之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覆餗惟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吉無不利嗚呼難矣此無他也不知器之重而正位凝命之意微

故難如此

汝吉曰舉鼎在耳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足鼎所載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正二比之爲疾四應之爲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爲耳革上舉之爲鉉玉貫中也

彖曰鼎象也楊氏曰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六爻畫而鼎之形以具二體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木入離火而烹飪之用著矣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享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巽之順以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之柔中以應陽剛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且夫革去故鼎取新何獨鼎者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勳革鴻荒而新萬法孰有大於革茹毛火化之初乎

一初既立而萬法類從矣

震☳☳ 震下震上

崔憬曰鼎所以烹飪享於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嫡以爲其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長子也

程傳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其象爲雷其義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宋咸曰一陽居二陰之下陽剛而動陰柔而順陰雖二而不克制故陽得其震動焉

蔡清曰震六爻初二與五則始於懼終於無懼三四與上則終於懼其終於無懼者非以中正則以陽剛也其終於懼者非以不中正則以陰柔也不

然以剛處柔也

趙汝楳曰二陽皆震陰者也而初爲主四陰皆受震者也而下卦爲甚初九始發聲之雷也其威盛故二必逃於九陵三稍遠甫行即無眚九四洊震之雷也故五往而復來上既極征則有凶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述曰孔疏此象雷之卦天之威動故以震爲名卦取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氣從下以達上則陰氣迸開萬蟄俱動蘇氏曰震者陽德之先震陰而達陽者也故亨

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愼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此眞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惕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

啞即在震來虩虩之內不在震來虩虩之後震一陽而君二陰象諸侯百里之國震爲長子主器奉匕鬯以祭者雷震驚乎百里之遠則近者恐懼可知而不喪有事神明在念匕鬯在執與奏格無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匕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於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

震來虩虩虩虩顧慮不安之貌只此恐懼之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則此心安平寬舒樂然後笑時然後言本體常寧天理畢見故曰後有則也震

圖雷象然天下之至畏卒然而至無所不聞者莫
如雷故曰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
喪匕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汝吉曰出
繼世可守宗廟以爲宗廟主守社稷以爲百神主
正釋不喪匕鬯之文而藏其辭匕鬯表誠敬所出
也
象旨吳氏曰乾陽君也坤地國邑也分乾之一陽
以主坤國邑諸侯之君也一陽象雷二陰象百里
之地下震象匕互坎象鬯互艮象手執之不喪匕

鬯以艮執之固也俞氏曰遠謂卦之外邇謂卦之
內內外皆震有遠邇驚懼之象
鄭玄曰雷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出
教令能驚戒其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
不亡匕鬯也人君於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
餘不親也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鬯秬酒芬芳
修鬯因名焉
質卿曰天下事不過利害兩端君子處世非安則
危未有常安平而無禍患者當禍患之來卽聖人

亦不能不爲之動心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是也聖
人不能必禍患之不至但患吾無以應之其一要平
時有手脚其一要立得住其一要進得步其一要
退得步平時手脚誠敬常存是也立得住不喪匕
鬯是也進得步震行有事是也退得步喪貝躋陵
是也舍此則震遂泥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述曰彭山曰雷在虛空之中遇聲而動故曰洊雷
雷之震震在雷也卦以言德則其震爲恐懼之心

但以雷取象耳心本動物震在我也此卽吾心之
雷非因雷所驚而始動也心有所感動也因雷而
動亦動也以我爲主常恐常懼卽中庸戒謹恐懼
也修謂治其所偏省謂察其所缺恐懼所以脩省
也
君子以恐懼脩省所以體震也夫人無所驚則昏
昏者心之所由死也有所驚則惺惺者善之所由
生也恐懼動則善根生如草木之萌芽乃雷霆之
所鼓而生也是故善根生死之機繫於有與不警

而已震之用其大矣哉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脩省四字此四字工夫只是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故恐懼非惶惑也脩省非矜持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脩省可謂奉天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述曰初九一陽動乎下爲震之主足以當全卦之義故爻辭與彖同而以吉贊爲增後字表初義也
註疏體夫剛德爲卦之先剛則不暗於幾先則能有前識故處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致福而獲其吉也

范氏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罹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
蘇氏曰二陽震物者也四陰見震者也震之爲道以威達德者故可試而不可遂試則養而無窮遂則玩而不終初九試而不遂者也以虩虩之震而繼之以啞啞之笑明其不常用也惟其威之不常用故知其所震物者非以害之欲其恐而致福也有則言其不遠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述曰六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初動而上奮震來厲矣六二乘之卒然自失有大喪貝之象貝者人之所寶二之所寶者位也註疏以爲資貨糧用之屬也因震而動動而無應必至超越陵險極其所之有躋於九陵之象九陵甚言其高震厲所不及之處也二以柔居柔足以自守不過爻位一周則復其故常有勿逐七日得之象蓋震之剛威速

矣而非可常也來即厲往即安故二雖喪貝而七日得
餉輔曰乘剛自危必失其有去而躋陵迯追之狀極矣履正居中義當來復未有畏威順命而不能保其位者也
震之爲義陽震陰也輔嗣所謂威駭怠懈肅整惰慢者也陰柔非遇大震動則懷其所有而無振奮

激發之意二中正有主善承震者處喪善徙善變
通其喪也乃所以為得也故震之能益人也始以
震而驚終以震而定汝吉曰人情係於物不能遺
物而震安喪貝人情見近震於震而震躋九陵此
處震之善人驚悸必自失故震厲言喪陽性好上
不可乘故易乘剛多凶
饒令氏云大也占用其變則互離離爲蚌貝也躋
於九陵從至艮之下故稱陵震為足足乘初九故
稱九陵虞說是也七日得胡氏云二至上上至二
七數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述曰震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潰喪之狀三在下卦
之上本剛位而以柔居之不中不正當威嚴之世
有震蘇蘇之象蓋中無主而不自振矣能因震懼
而勉於行可以无眚則初九之餘威而六三受震
之益也眚由內出內自修省故得无眚震蘇蘇震
驚之震也震行震起之震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
三不中正能行則无眚

質卿曰六三於震之來也蘇蘇其處亦危矣斯時
也若無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若
有變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無眚是也蓋人於震
蘇蘇之時只判得一下則不與事俱因便謂之行
便謂之无眚震之貴行而賤泥如此皆易道當然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述曰震剛德之首初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
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處柔失剛健之道居
四無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
也故云震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

陰安能免於泥乎遂無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
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
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
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
震行即心光亨如雷行迸重陰而出豈有泥哉初
是已
蘇氏曰震於已震之後遂而不知止者也故泥者

以言其不能及遠也故二陰皆以處而不避爲吉
象旨遂依荀氏本作隊泥虞翻曰坤土得雨也位
在於陰坎中而震隊泥之象與屯五同故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
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述曰象旨初始震爲往四洊雷爲來五當震主往
復來之時厲雷聲之厲也六五雖往來皆厲而隊
泥之咸不復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
非若二之純陰而乘初剛者之比故大無喪其所

有事所有之事謂中德也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
中靜而有主動而常定萬萬無所喪失也
彭山曰震至五成德之地恐以成則動以生定其
事在中即所謂必有事焉者夫何喪乎
敬仲曰易遊以得中爲貴六五之事自在於中不
倚於意不憧憧往來時保時惕安安翼翼豈有在
中之事而尚有所喪也哉曰大無喪斷斷之詞也
蓋不喪匕鬯以爲祭主也
質卿曰六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

經事變無時而不危也與危而行爲震往來厲則
更於變故者熟矣操於心慮者久矣以是能大無
喪有事故曰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
易道從來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
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
戒也
述曰索索志氣殫索之狀矍矍顧瞻皇惑之狀上
六過中震終動極懼而索索隕獲不能自存之象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若徐中自持則不至於索
索矣凡人震驚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爲視
矍矍如此而往安得不凶見上六終不可動也能
自戒懼不動則雖處凶地而无咎矣仲虎曰四震
之來也緣上之懼不於其躬之時而已懼於及隣
之際則庶乎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於婚媾之有
言也上於四同體如婚媾之連四震動而終連及
之蓋勢之必至者不可不畏隣戒也震爲善鳴有
言象蘇氏曰六爻皆無應故九四兼二陰而有之

得稱婚媾也
胡旦曰震不於其躬於其隣者謂九四之剛感不能及已之身隣謂五犯九四之剛有往來之厲則已能觀此隣戒以自修省其身整治其行故无咎也
趙氏曰震於躬而畏戒常人也咎則已懼震于隣而畏戒非智者不能是以无咎程傳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隣戒而能變之義本至於極當有可變之道也聖人於震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

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倡始逸豫所以貽凶除上六征凶外皆無凶者皆有恐懼之福而無逸豫之凶也
六二爻楊氏曰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也以六二之靜應初九之動詘也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與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靜馭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則剛自衰則吾無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羽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二之義矣
項氏曰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二之所謂來者自取之也故二之自省在其所懷之貨爲有所喪故曰喪貝言喪其資也五之所謂往來四五無與也故五之自省在其身爲無所喪二雖喪貨仍得中位故戒以勿逐逐之則貨與位俱喪矣五雖無喪不當但已必有事焉所以示脩省之義也勿逐者守其中也有事者行其中也六二爲正中五爲大中故曰其事在中大無喪也

六三爻象吉蘇吳切淸作穌死而復生也六三終初震雖遠於四震則近上蘇言下震之聲將盡下蘇言上震之聲復生位在二震之間故其象如此互坎疑於多眚然居震動之上又動則坎象不見遠於敵應居外而震不能及故無眚矣
周易述卷之八終

讀易述卷之九

艮☶☶ 艮下艮上

程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

按艮以人身取象一陽隆然在上者背之象也卦主陽故云艮其背覲上下兩卦亦有相背之象鄭正夫云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夤限不言臍有背面而立之象易者象也象者狀物以明理也故頤如人之頤噬嗑如人之噬背如二人相重背而立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述曰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是陽則止之所也止於其所止爲艮其背之象背止於身而不於身之運用是以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背後一無所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象旨背北堂身所隱息也在庭之後謂上九身謂六四艮爲門闕之間庭中之象謂三也三當人位坎爲隱伏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朱先生爲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所以无咎夫苟動靜各止其所則是傳所謂光明之道矣何但无咎哉且既各止其所則主靜之云似爲剩語也

象曰艮止也艮之義也非謂一於止而不行也時乎當止則止時乎當行則行或行或止略無將迎略無凝滯是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止之義所謂止至善也以道本無方所也若艮卦所謂艮其止則止其所矣既有方所可居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與陰相敵應陽與陽相敵應上下相敵實不相應渙然兩無所與截然若不相干夫固一於止而不知時止時行者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可无咎

象言艮雖以止爲義而卦象一於止者上當陽窮故止三體互震爲行此光明之道也孔子於釋彖辭之象別賛艮道如此與文王彖旨少異止其所下乃釋文王之辭背乃止之所上下敵應釋不獲其身行庭不見人之義八純皆敵應而獨艮言不相與者艮主乎止也艮其背則其止有所矣艮止之義廣艮背之義狹也故必察光明與无咎之分而背止之義乃可以別也

孔疏艮其背者此明艮艮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見者在前而背則無見之物也夫無見則自然靜止止而無見則所止在後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旣不獲其身則相背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乃得无咎

史孟麟曰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以行適於其時道乃光明也翼經推而進之時艮其止者不能也艮其止者止其所止非時之止也知止而不知行者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非爲其善止而

與之也夫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爲艮其背塊然止矣是以內不得已外不得人无咎者吉與悔吝之間乎

章氏曰細玩艮之卦畫上一陽有背象爻於四謂身三本屬人而一陽限隔於庭中故不見人近儒便以不見爲性體又以知止爲聖學其亦未知艮之所以爲艮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述曰思不出位取諸兼山艮象凡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惟兩山並峙則止而不動也心之官則思其萬感萬應此心凝然不動心之體本如是也憧憧往來者滯於有沉空守寂者淪於無皆非不出位之旨也觀兼山艮象可以悟不出位之思矣程傳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揉乎草廬吳氏曰人之至難止者心能使心之所思各止其位不貳不雜則可以言止矣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三君子

位

質卿曰大象之辭如射之有的是學之準止之則也如咸之以虛受人乃爲咸如恒之立不易方乃爲恒而六爻之中得此義者與道相近不得此義者與道相違蓋分數不可一毫爽也兼山爲艮有止而不遷之意思不出位還其本止也蓋心之官則思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一出其位便成越思而流蕩忘反矣是位也聖人屢發之如乾九五曰飛龍在天乃

位乎天德言天德還此本位也如坤六五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言此體還此正位也勞謙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位謂存此位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實位謂實此位也思不出此位則其思也始爲何思何慮之思其位也始爲正位居體之位是艮之象止之義也非君子孰以之而卦之六爻未免厲于天下之動能不出位者鮮矣

劉調甫曰君子近思故不出其位不出其位以時爲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孰非由知止得之知止者止於無位之位也若有所可止爲妄而已又安能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也哉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述曰初六在下象趾在足爲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象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於欲也脚跟不定全體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陰柔以貞靜爲德止有終身之

義焉故曰利永貞象曰未失正也艮以一陽止二陰陰止而聽於陽此艮之正也行則有咎止則不失其正利永貞卽上九之敦艮也

趙氏曰永正豈終於止者時運而亨位適乎宅時行則行又以行爲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述曰腓足肚趾之上限之下也二之象也初艮其趾以不動爲貞六二中正乘初之上而止爲以其

腓之象夫腓不能自止隨上而止者也在艮思艮
本不欲隨隨而不拯豈能無違甚哉得止之難也
以有隨也隨不止矣此其心豈有快哉陰者陰隨
陽下隨上指九三艮主也三剛不中不得止之宜
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拯救故有此象然則欲
自快於心者必識止無所止而後止得自由柔動
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
紀聞曰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士之
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

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
之於子敖冉有之於季氏也咸於二言腓三言隨
隨二而動者也艮於二言腓又言隨隨三而止者
也三列夤不得止之宜二陰柔不能救其所隨然
視咸之執其隨者有間矣二與三占皆在象中皆
有一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
乎二故厲薰心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
也

述曰敬仲曰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限也身雖有
上下之限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今九三失中截然
固塞艮止不復通和象艮其限列其夤夤列則厲
薰心矣言其心之病也象又曰危薰心者再言其
心之病當反求諸心不可求諸外也此爻乃固塞
不通執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者通也無不
通也孔子曰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今九三艮其上
下之限而不用其情不可行也
章氏曰九三一奇橫一卦之中有限之象一陽間

隔四陰有列夤之象程可久云限分上下夤列左
右各止其所無相資相待之意故危薰心二艮腓
是徇物者三艮限是絕物者皆止其所者之失也
止何可有方所也
王註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故曰艮其限夤
當中脊之肉也止加其身中體而分故列其夤而
憂危薰心也艮之爲義各止於其所上下不相與
至中則列矣列加其夤危莫甚焉危忘之憂乃薰
灼其心也施上體中其體分焉體分兩主大器喪

矣疏曰大器謂國與身爲二也君臣共治大體若身大體不通則君臣不接君臣不接則上下離心列夤則身亾離心則國喪故曰列其夤厲薰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述曰三居上下之間可言限四則中上稱身故爲艮其身四近君大臣之位以天下爲一身度時通變施政濟時乃爲止乎其所當止也四柔止之才惟自止其身則可无咎耳无咎者柔順得正不爲躁動也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豈艮止之義哉

六四爻位皆柔故爲身之象大都事不可爲便韜才歛迹揔行存身皆艮其身之象象言止諸躬王伯厚云傴身爲躬見躬而不見面說文躬從呂從身呂背脊也猶言艮諸其背耳爻言艮身其義不止无咎也而僅曰无咎故象以止躬明之以四之位正可當背故也趙汝楳曰不獲其身心自與身對不見其人已乃與之人對今言艮其身殆行庭不見其人者

許魯齋曰六四以柔止之才承上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頻順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剥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述曰張中溪曰輔者頰輔也言之所由出也柔居尊位發則爲綸綍之言而中倫之難五得中於人身當輔之處爲能艮其輔言有序之象止其輔非

不言也不輕言也言不妄出則秩秩德音自然有序而悔可亾悔謂以陰居陽六五虛中有頰輔之象柔中有剛其言必訒有艮輔之象孔疏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明艮其輔亦不易能本之以中正之德則樞機之發自審不然如制驛馬如過決川安得而止之

趙汝楳曰言有序出令有緩急發語有先後治事有本末緩者急則民不信後者先則機不密本者末則事不成儻有序爲千里之外應之悔斯亾矣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述曰上九陽剛居艮之極爲成艮之主剛健能止衆止以至於篤實也則一身有所之止不足以象之故爲敦艮是爲止於至善而其道光明所以爲吉象曰以厚終也上本艮之終艮成萬物之終艮爲成德之事故以厚終言仲虎曰艮山象兼山敦艮象其厚也彌固其象爲敦其占曰吉

程傳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白氏曰述爻本動各强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終也

章氏曰玩艮者若以止所爲知止以敵應爲順應盍併敦艮之爻而玩其意乎

丘氏曰艮者震之反也艮之三即震之四震之用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者震四之陽則下連二陰爲互艮之體失所以爲震矣艮之用在上故艮陽最上者獨吉若艮三之陽則連上二陰爲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爲艮矣汝吉曰震主初剛內反也

故備震元德艮主上剛上極也故敦艮大終四亦震主以內荏而泥三亦艮主以强陽而厲

漸 ䷴ 艮下巽上

程傳爲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漸也故爲漸也

李鼎祚曰自二至五體有離坎爲飛鳥而居坎水鴻之象也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卦明漸義爻皆稱焉

紀聞曰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時以未成夫婦而名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女歸統言之歸妹有帝乙有君有娣則國君之配長子歸之長子即君之當位者女歸之漸非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男親迎而後行之類如是乃得女歸之善而無失巳之嫌故曰吉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述曰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故曰漸卦體中二爻交也艮男在內而不遽往巽女在外而有所待徐而不速謂之漸也女之生有外之義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婦人之嫁備禮乃行女以漸歸吉之道也利貞卦主三四二爻位皆得正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

程傳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耻之道女之從人最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艮爲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

漸之義不重於進而重於漸彖言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女歸爲大耳凡進亦然進得位往有功也明女歸之吉也四者陰之位而六居之女巽於外待禮而行其進以漸而不急速故往可有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明女之進而漸也進以正也三止于內以正而往四巽於外

以正而交故上下陰陽皆正曰可以正邦也其始不正有以正終者乎女進不正有能成刑于之化者乎故利貞也其位剛得中也指九五也明諸爻得乎有位之大君也婦道無成以有功正邦之本歸之君非四所能專也内艮止也外巽巽也人之進也以欲之動躁而不得其漸則有困窮矣在漸之義内止靜而外巽順其動不窮也動言三四動動而正所以不窮

漢上朱氏曰四者陰之位六往居之得位也位者

待才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無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故曰進得位往有功也四者諸侯坤土在上爲邦君子之進正己而已己不正未有能正人者其始不正終必不正三以正進四以正交則四爻皆正邦國正也猶女得所歸男女既正家道不期於正而自正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此兩者以六居四言漸也

敬仲曰士之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不以漸則躁則近利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也進得位而後可以有功此位剛得中之位也君體剛而又中而後可以有爲可以有功若夫人臣雖進皆不足以言位人臣之位皆君之所命人臣之功亦君之所用故以正邦之功歸之君而臣無專成也

汝吉曰剛德止巽合德方其在下若將終身進以巽行委蛇屈伸其進也漸也其漸也正也吾知動必不窮矣則漸之吉也敬仲曰止者寂然不動巽者隨時順理止非强止道心無體本無可動變化進退巽動無窮雖動猶不動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述曰山上有木非人力栽培灌溉之所及也而自然生長非一朝一夕之所成故取漸意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遷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非教令之所能善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修而不勤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隆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之所能望也

鄧氏曰地中有木土沃矣陰陽和風雨交矣故木生見其升不見其漸而名升山上有木土磽矣上多勁風其寒也凝氷故木生見其漸不見其升而名漸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述曰卦有以名貫六爻者觀卦立象以一象貫之未有也鴻則易為而言鳥飛獸行皆無倫叙唯鴻至有時羣有序翼次而肩隨其飛其進其集皆有

漸是故以取象鴻漸於干始進而於水涯也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象初為小子位則下也德則柔也上無應援則孤遠之迹也何能免於危厲且常有言之傷矣盖恐恐焉遂罹於咎然而无咎者程子曰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得安也無應所以能漸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又有援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象曰義无咎也以義揆之寧有知危而陷于過者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述曰介夫曰鴻漸於磐彖進於位飲食衎衎象享其祿於磐衎衎皆安意也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則非竊據高位者矣又上有九五之應則得君以展布事功而無尸素之歉故為鴻漸於磐飲食衎衎之象諸理齋曰德足以堪之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象旨磐依漢郊祀志作般孟康云般水涯堆二當互坎可稱水涯之堆吳澂謂艮為山石非也互坎為飲二變互兌為食朱義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

安夫鴻水鳥也據於石則又何飲食乎敬仲曰六二無求進之意飲食衎衎和樂安暇若將終身焉故吉人情大抵好進惟有道者不然飲食衎衎疑於不事事而素餐故象釋人之疑曰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述曰艮上平原象二漸於磐三則進於陸矣進而

之陸與四相比三四比而俱無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無應則無適而相求非其正矣故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象王註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亦不能執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體而棄乎羣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至使婦孕不育見利忘義貪進忘退凶之道也趙氏曰三過剛然得正不正之配覥爲寇讐而禦之則利利禦寇順相保也艮爲止故禦寇爲順艮男少而巽女長男下屈而女上伸其道不順順以相保夫不離羣而後

漸進之正婦不失貞而成嗣續之功斯爲善於用剛者乎鴻羣不亂止於相保亦有禦寇之象

劉瀛曰夫征不復者少男無應而上比於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無應而下比於三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

象旨爾雅高平曰陸水中平地三動則成坤故爲陸夫指三鄭玄曰坎爲丈夫水流而去虞翻曰三動陽死坤中坎象不見也陽本上物艮止於下之象婦指四巽爲婦離爲孕三動成坤離毀失位亦三近比四無以正室孕子之象利禦寇離爲兵戈甲冑坎爲寇盜秀巖李氏曰四非婚乃寇是也自下禦上三動坤順坎象不見而又艮體而止巽順物莫能違故利用禦寇也蓋動與不動皆有其象矣

胡雙湖曰嘗合卦爻辭觀之卦辭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辭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有歸艮男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爲正不當相應之位者爲邪四女無歸三男

之理也特相比而相得爲私情之相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已可見於言外矣

紀聞曰漸之九三象之上九皆以過剛而許其利禦寇然一則曰上下順也一則曰順相保也其旨微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述曰仲虎曰巽爲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

以一陽畫衡於下有桷之象鴻漸於此則愈高矣鴻之掌不能握木木雖高非漸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

孔疏六四進而得位故曰鴻漸於木也之木而遇堪爲桷之枝取其易直可安也六四與三相得順而相保故曰或得其桷既與相得無乘剛之咎故曰无咎順以巽也者言四雖乘三體巽而附下三雖被乘上順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栖由順以

巽也敬仲曰順巽則不含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安平之道

象吉四巽體爲木之餘木桷皆巽象巽爲進退故漸木而或得其桷李鼎祚謂四爻陰位正象桷是也卦以漸爲義漸木者進得位卦之正也爻以巽爲主得桷者所以成巽也故象獨曰順以巽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述曰象吉爾雅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釋名謂體崇高以其在艮之上張中溪曰此人君處九五之位象也五剛得中與二正應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歸於五者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敬仲曰六二之不孕異乎九三之不育九三不中六二中正終不與正合故九三終莫之能勝邪不可以下正中正者卒得所願天地鬼神所共與人心所同歸也安得不吉蘇氏曰三歲不孕終莫之能勝也六二之爲婦而貞也則願就大焉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不求之人而求之身雖服天下可

也

紀聞曰九三夫既征而不復則婦孕不育矣象之相因而取者婦三歲不孕又專取婦象凡言三歲不興終不興矣三歲不覿終不覿矣此雖三歲不孕終莫之勝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仲虎曰三與五皆言婦三四夫婦之邪匹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者也故凶五二夫婦之正配婦雖不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觀二爻之吉凶而卦詞所

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
爲儀吉不可亂也
述曰敬仲曰上九又在九五之上若不可言陸而
曰陸者上九之應在三三爲陸上居巽體之上故
降而從陸歟退巽如此故其羽可以爲人之儀則
其曰不可亂者人心爲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
克退巽能退者必其心不爲進退得失所亂矣王
註進處高潔不累於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

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仲虎曰鴻進以漸而不失
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
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
五比四三上比四下比二二比三則相說而可亂
故三四遂爲不正之匹偶二五中正其始亦有間
阻終乃能勝耳惟上九下無應與不與陰比獨居
九五之上而超然一卦之外无物可亂其志曰不
可亂也亦鴻不亂群之象
楊廷秀曰漸之進至於九之漸於陵高之極也不
可踰矣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
至於高平之陸而止九三之漸於陸也自干自磐
而陸其進已上雖平而高上九之漸於陸也自木
自陵而陸其進爲退雖高而平上九以剛陽之德
秉謙巽之極其位彌上其心彌高其進彌徐其退
彌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
出一世而爲天下之儀表乎
初六爻項氏曰鴻水鳥也初始離水而至于其進
不速猶在水土之濱窮迫之地小厲小故時時有

之然而能止於此而不進則於大義固无失也
象言初稱鴻婚禮納採用鴈鴻鴈之大者彖言女
歸吉故爻用之以取象也自二至五體有坎離爲
飛鳥而居坎水鴻之象也干者小水從山流下之
稱艮爲山爲小徑坎水流下山故鴻漸於干也小
子厲有言艮三索得男爲小子艮又爲言也初六
遠則无應近則遇二兩陰不能相容故小子厲有
言然漸道當然非志於利者故无咎按六爻取象
初在艮之麓而爲干者水涯爲干上有互坎也二

高於初故爲磐石漢郊祀志作般孟康云水傍堆也堆固高於涯矣三又在上故爲陸陸在水中則塒上路也　然者三正在坎中也四在巽木之初當爲根以在上卦故爲桷三四皆人爻陸在人下桷在人上也五爲陸上爲逵皆對下卦言之五對二爲高故爲陵陵高於堆者也上對三爲高故爲逵九逵之逵高於水中之陸也人立於九逵之逵而望飛鴻之羽其勢又高巽爲高而在上卦之上故其象如此

六二爻項氏曰二已離于而至於磐去水土而得石有飲食之樂矣則又止而不進非徒安於自養義不可以輕進也兩爻皆柔而能止故得漸進之義如此

六三爻項氏曰三爲艮主自應能止然以純剛之質當漸進之時乃在互坎之中正得山上有水之象聖人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辭爲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三征則離艮而入巽故有離其群醜之悲孕生者下首今乃上進故失生育之道凡行上爲逆行下爲順剛止於外下蔽二陰與之相保以共禦夫寇賊則爲順道也群醜謂儕類也詩吉日從其群醜是也九三言征孕禦寇者在坎中也坎爲難征則有兵難孕則有產難設險守國則利禦寇

六四爻楊氏曰四出艮之上爲木爲風鴻乘風而升於木夫以九三之剛而進於陸六四以陰柔乃超然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於可桷之卑枝則庶幾无咎與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得其桷者

順以巽也君子漸進於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而人不忌之者以柔居柔爲順之至而又能巽乎剛所以進而得安也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漸道之成著於九逵之衢國人望之以爲儀表此蓋元老舊臣筋力已衰而在賓師之位譬如望飛鴻之羽於九逵之逵但見其次序之不可亂亦足以儀刑衆庶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不待見之行事也

歸妹 ䷵ 兌下震上

按兌少女謂妹也三說主而比震初有說以動之象故謂之歸妹卦以三爻得名別於女歸以漸之正也卦二三四五剛柔皆易位故無攸利

虞翻曰互體坎月離月俱歸妹象陰陽之義配日月則天地交而萬物通故以嫁娶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述曰歸妹者以少女而適歸於人不曾待夫時亦不曾待夫禮正與漸之女歸相反漸女歸巽外之辭歸妹兌內之辭也

汝吉曰歸妹妹少女之稱非其時而歸歸不以漸也兌震兩體相比有說以動之象按年未及六禮未行而遽歸於人以說而動惟好是歸所歸妹也卦主六三以位不正而得凶以婦乘夫而无攸利易彖繇無不推甚焉彖詞推而廣之天地萬物卦名歸妹雖違匹對之正實象天地少陰少陽長陰長陽之氣共相交接天地之大義存焉若是天地不交通而萬物不繁興生類或幾乎息矣歸妹長少之交於以嗣先於以著代人之終始也厚莫重焉胡可苟爾以說而動忽其始矣凶无攸利卦彖固有然也永終知敝安得不始之慎哉

俞氏曰九四陽爻在上卦二陰爻之下六三陰爻在下卦二陽爻之上是天地交也胡氏曰出震見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兌爲少女女之終震爲

長男男之始亦有人道終始之義趙汝楳曰說以動非兼指男女偏主於所歸妹也蔡汝楠曰動以說爲歸妹止而說爲咸無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象旨或誤指震爲兌夫失卦名義矣且就震言說兌色而不知說非震就兌言動於欲而不知動非兌也

雜卦傳曰漸女歸待男行也三四各得正位長男在內巽女在外有待而行女歸之得其正也歸妹

少女歸內長男居外位皆不正有說以動之象說而歸之主女而言未甞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得其正者也漸止而巽歸妹說而動二卦正相反

男女之道謹於始合長女待男而行男止則女尚未歸爲漸少女未甞待年未甞待六禮之備惟說是動而遽歸之爲歸妹女狃說而忘其順男牽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敝其終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隨卦亦震兌合體有元亨利貞之詞者何隨動而說陽先陰隨正也故吉歸妹說而動陰先陽隨邪也故凶

程傳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孔疏謂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姊嫁故謂之歸妹聖人制禮令姊姪從其姑姊而充妾媵者所以廣嗣續以象天地少陰少陽長陰長陽之氣共相交接所以蕃興萬物也天地以陰陽相交而得生物不以人倫以少長相交而得繼嗣不絕歸妹豈非天地之大義人倫之終始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述曰兌爲澤水鍾而不流雷震其上澤如鼓沸騰涌陰說陽而動之象故曰澤上有雷歸妹蓋情欲之動一時之感非其恒也不可久也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愼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非夫婦正合而可恒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敝矣俞氏曰歸妹女之終兌毀折敝也互離爲明所以知其敝而永其終也

質卿曰天下事但襲取於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於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慮其始念其久得不愼於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述曰歸妹主兊之三爻初處三下娣之象也歸妹本配匹而曰以娣初位在下上無正應側身奉君不當室主若娣姪從嫁爲妾媵者故稱以娣也初剛本能行而以娣自居行不敢正有跛能履之象如是而往吉孰甚焉孔疏爲妻而行則凶爲娣而行則吉是也象曰以恒也凡事惟得其恒者爲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恒之變而曰以

娣不居其正以是爲可恒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歸妹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初以陽德安卑下之分爲恒而承事於君故征吉與彖征凶異旨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述曰九二從上歸妹以娣之詞也陽本能視以娣自處不敢正視象眇者之能視也居中處內同乎幽隱之人守其貞正無邪競之心則利矣胡旦曰以陽居陰履非其正能盡卑下之節以承於上猶目之偏亦不廢於視也然上有六五之應不可以越其位分而上進上進則專當室之權故當退處其分守其幽靜之道而不廢故獲利也雖有其應不妄求進是未變常也

象曰未變常也常即恒義恒之變爲歸妹以初與三易位也九二在中曾何變乎不變常便是幽人之貞

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其貞一也婦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戶取象跛能履眇能視履不直前視不遠瞻也幽人猶如靜女二居兊中處於三下亦象幽人幽人深居處休獨秉貞德不變其常所以爲善六三則不然必反歸以娣如初而後免於征凶也

劉牧曰履之六三以其位不當故凶歸妹九二雖居中而云眇能視者以陽居陰爲不正也履九三幽人貞吉同此爻辭者以其履道尚謙不貴處盈

務致至誠惡夫外飾者也二以陽居陰處於謙也況乎幽人之志專靜而卑退無所侵越猶娣之禮務卑退也婦人以陰處陰又居內爲得位故家人六二在中饋貞吉今九二雖以剛處柔然位不當正合娣之義利幽人之貞不亦宜乎

象言以如江汜不我以之以以娣妹以之也帝女之嫁必有媵娣以廣胤嗣歸妹以娣下爲德初剛居下而正二剛居柔而中皆有娣德者故象歸妹以娣六三兌主不正故象歸妹以須九四震主不

正故象歸妹愆期然愆期待時正理也以此當兄嫁妹爲得之爻故天下之動無定執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述曰卦以歸妹各在此爻居下卦之終爲兌之主而與陽比說而失正其德不中乘而上剛其行不順如是而賤矣古者謂賤妾爲女須故曰歸妹以須此初九歸妹以娣之反也不反歸以娣征凶必矣反歸反而歸正之意初下得正象娣位歸妹之所以吉也反歸於下乃有以娣之義陸氏曰歸妹以須未當也歸之不當而反歸以娣順以正也四爻皆失位而此言不當以獨失歸妹之義也初與三易位此恒之變爲歸妹初位得正象歸妹以娣有順承之義亦恒也三位不正象歸妹以須有乘剛之失非恒也能反歸於下如初之爲以娣媵自居則復於恒矣易之變動不居如此象言未當者以六居三柔乘剛賤乘貴皆未當之意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述曰九四之爲妹以陽處陰不居其正合歸妹之義初陽正而象跛履二陽中而象眇視歸妹以不居其正爲得宜也四下體之上位過於少女而在震之家是歸妹之愆期者雖遲歸也而歸有其時九四所以愆期不爲苟就有所待而行也所謂動必以禮不以說而妄動也正與六三相反程傳愆期之志以明由已而不由人也

仲虎曰六三九四皆失位無應三以其無應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娣四雖無應不輕從人而愆期

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哉三陰柔不中正為無
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為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
賤自貴如之

蔡汝楠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吉在出處即抱關擊
柝之道也愆期遲歸乃出處之正汝吉曰孔子曰
我待價言待也惟恒德為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述曰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下應九二是帝
乙所嫁之妹能謙降以從禮者帝乙商之賢王最
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有
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以為言君女君也貴人之
歸豈假容飾以說人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故
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在德而不在袂
也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
女德之盛無以加於此矣故又有月幾望之象鄰
聖與日月者至陰之精而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

幾望言女君之謙盛而未盈也望則盈矣吉宜家
之謂也

袂承袖所舉以為禮者有妹娣連袂之意其良在
袂亦有娣不如君貴之意其位在中是其貴也娣
袂雖良終在下位五有中德之貴而行自不尚飾
矣行本於震動連袂而行出嫁之謂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
无實承虛筐也

述曰上六陰柔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
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惟虛不應
故承筐无實女不成為婦也士刲羊无血无婦則
不成為祭矣故无攸利震有筐象體兌羊象象曰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不言士者卦為歸妹而發因
其無終不以歸妹許之仲虎曰卦无攸利以六居
三失夫婦之正爻无攸利以三上不應婚約不終
然歸罪於兌之陰則一也

蘇氏曰歸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豈無敵者哉
上六則敵之所終也陰柔本虛不應於下女承筐

無實士刲羊無血皆實亾之象其始有名其終實
亡故曰无攸利歸妹人道終始生長嗣續以配天
地大義者至上六其道之窮如此君子以永終知
敝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趙氏曰君取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君共
有敝邑事宗廟社稷今承虛筐士無與爲偶不能
奉牲以祭何往而利
初九爻象旨以如江汜不我以之以三反而以娣
也虞翻曰震爲兄故嫁妹謂三是也初在下動而

應四故稱娣恒卦名以恒者初三易位則成恒言
三能用恒之道以下逮也跛能履初動成坎則三
爲曳跛三雖能履有初之助象所謂相承之道也
楊氏曰九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日歸妹以娣是娣
聽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妹媵之卑剛貞之德而
能體妹娣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而相承也恒
者能安其分之當卑也
九二爻象旨九二剛中非眇者眇謂六三也虞翻
曰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能視蘇氏曰六三不

中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初二屈爲之娣而各致其
能使三得之以履且視蓋上下之常分故象曰以
恒曰未變常曰吉相承皆妹之道也已有能而不
用使無能者享其名則九二幽人也
六三爻象旨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故子夏
孟京皆作娣媵之妾上六陰爻無位須女也三以
說上而應之故稱以須虞翻謂自初至五體需象
非也鄭玄有才智之稱亦非也震爲反反歸歸馬
也初二處三之下三忽其剛而乘之蘇氏曰六三

不知托行借明於初二自謂能履視也是以棄娣
而用須須未足當娣也失二娣之助則以跛眇見
黜宜矣歸然後知用娣故曰反歸以娣
九四爻象旨四互坎月離日爲期四變日月不見
故愆期虞翻謂三非本爻占變也坎爲曳震爲行
行曳故遲歸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故歸有
時四長男爲歸妹之主將爲三擇配而上無正應
此其志不無有所待矣諸家指四爲賢女失卦名
義矣

六五爻象言帝乙謂震主九四所歸之妹乃五蓋王姬也又別取義虞翻謂震帝坤乙者大矣君女君亦謂五乾爲衣一衣二袂乾三畫皆奇變其外一奇爲偶者袂之象下卦六三娣之袂也六五變爲奇則上六女君之袂裁改而成不如六三之袂自成者之良也娣以容爲悅非制遇之謂月幾望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相望故曰幾望幾望而光未盈柔德居中而謙也

豐䷶ 離下震上

程傳震上離下震動離明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孔疏彖及序卦皆以大訓豐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爲豐德大則无所不容財多則无所不濟无所擁礙謂之爲亨豐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述曰崔憬曰離下震上明以動之象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矣金賁亨曰王假之言惟王者能至之蓋盛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勿憂云者勿憂才力不足以致豐宜日中云者豐之時日中矣日中左右之陰不至文明中正之體也王者保豐之道宜如是也震動有恐懼憂疑

之彖離明有日中普照之象故云勿憂宜日中
明以動故豐觀雷之震動而天下之大動者無踰
乎震觀日之離明而天下之大明者無踰乎離離
明而震動明動合而成豐大也人之才非震雷之
動作人之識非離日之照臨或才識不兼備明動
不相資皆不能致豐大也所以明以動故豐乃實
象亦實事
王者有天下之大固非淺知狹量所能周亦非小
小規制所能範圍王之假之所尚者大也所治者

大所尚者大以其明兼其動何憂智力之不足宜
如日中之盛明以徧照天下也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既平其勢必至于
極盛故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
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
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
者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
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象言敬仲云孔子有言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上

則天下則地中則人人之聖者爲王王者代天理
物日月所照霜露所隆皆王者所統周官職方氏
盡掌天下極于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王
者之職乃如此其大也是故王者惟恐其不大故
象曰尚大也勿憂其智力不足以給宜如日之中
天日無思無爲自無所不照王者德性未始不光
明帝堯光宅天下文王光于四方皆無爲而光照
天下治無不舉此日中無所不照之旨也朱先生

曰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若此者苟以
示戒焉可也而非處豐之道矣
劉向說苑引孔子告子夏曰豐明而動故能大苟
大則虛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卽繼之以聖人不敢當盛而已無人與鬼神之
語
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唯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
嘗過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爲大反是
則爲盈

仲虎曰盈虛消息惟剥與豐言之剥則君子之道巳消而虛故有息之幾豐則天下之勢巳息而盈故有消之幾天地鬼神乾卦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待盈豐則自盈必至于虛此固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所謂不可過乎中者也

贊卿曰豐與泰大有大壯全不同泰大有大壯乃陰陽消息盛長而然不由人爲也若豐則全是人爲鼓舞而然如漢武帝乘文景恭儉蓄積之餘便制作文爲東征西討一時朝廷赫然美盛皆明與

動所運故曰豐古之帝王持盈守成兢兢然懼其盛大正爲此也況又敢鼓舞之使大乎曰豐而亨意欲何不遂爲惟王者能至之王者有此勢力有此作用其實天下之元氣損傷多矣此聖人之所以爲深憂正王者之所以爲不必憂也能憂則有思思則有懼懼則便可爲計故曰勿憂宜日中正在日之中以徧照天下豐自我而致亦自我而保必有承前啓後之圖必有垂裕萬年之計其日中也正所以爲宜也不然豐亨豫大之念亂其中其不至于見斗而見沬者幾希

聞古之聖人小心抑抑不聞以豐爲大也惟明以動之人以豐爲大曰王假之正謂其所上者大好大喜功將何不爲必不能坐照天下而有偏蔽不通之患矣故曰勿憂宜日中者言此心宜照天下也蓋豐不易致如日中天矣乘此光明照燭天下則民隱動于中必有惻然而不敢尚大者矣何也日至于中可喜也亦可懼也謂其中之必昃不能保其常中也猶之月盈則食豈能保其常盈也又

推之天地之一盈一虛皆與時而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信乎日中者時之正盛用之以照天下則可用之以驕動天下則不可然則王者之治亦何取于豐大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述曰蘇氏曰傳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易至于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刑威時須是明見下情折衷至當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也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噬

噬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箇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

紀聞曰折獄象雷之照致刑象雷之威雷電交至威發盛大故曰豐雷電合而章蓋陽氣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電止一氣而雷爲主高帝無離之電則躡足而威不解無震之雷則刻印而銷不隨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述曰初爲明始明未大也明未大而四爲配主本

不相應而爻位適遇之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故雖旬可以无咎而往有嘉尚十日爲旬周匝之義他卦陽太盛則爲過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況在卦之初不嫌于剛而可以助發離明之光顯故雖至于浹旬而无咎也往就于四其必有尚矣象曰過旬災也戒不可求勝乎配也浹旬日之未中過旬則明太盛而以好勝闘捷之意加于上患當至矣庸非災乎

蘇氏曰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離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闇其德也故三離皆上適于震旬之爲言猶曰周浹云耳尚配也九四以陽居陰不安于闇者也方其患蔽而求發則雖兩剛可以相受故曰往有尚言其與配同也

俞氏曰陰乃陽之配以九遇六配也六二乃下卦離之主故言配主章氏曰一卦六爻爲大旬自初至二爲一旬旬即離日之象初爲明始浹旬則日之正中其明方大故曰无咎而往有尚象曰雖旬

无咎過旬災也過則有昃食之災矣二爲離之主爻初陽二陰相合成離故曰配主四爲震之主爻離明震動相合成豐故曰夷主離震本等夷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述曰六二爲離之主日中象而應五暗主震動于上正當日中乃爲雷震所障蔽昏而無覩故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其豐也豐其蔀也其見也見夫斗也日中見斗昏之甚見之妄也于此往從之

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爲發其明彼方以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爲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能无疾乎兩陰无相應之理故有此象惟有忠信以啓發其君則吉六二履中當位有孚者也程子曰君子之事上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發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

蔀覆蔀光明之物離處震下有掩覆之象六五震體而以陰從陰有疾之象離中虛爲有孚之象離

明有見之象暗中有見其明不過見斗之明非眞明也此又以意爲象者也日中見斗妄見安得不疑開發疑見惟在誠信所以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孚與疑相反發與蔀相反外豐蔀故有疑內有孚則發若故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述曰九三陽明而所應者上六陰柔之極其蔽其于蔀曰豐其沛其闇昧甚于見斗曰日中見沬也三互兌爲雲雨象豐其沛是雲雷而沛之以雨雨澤滂沱其勢故日中而見小明九三受上六幽暗之蔽如此則必不可有爲不止于往得疑疾而已故又爲折其右肱之象肱左不如右力以明其終不可用不用則无咎用則有咎三以陽居陽自處未失其正故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程子曰三應上上陰柔无位而處震終他卦終則極有變動震終動極則止矣三之折肱爲不可用亦時位然耳

蘇氏曰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闇之甚也沛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沬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于全蔽而甚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明也力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

按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以陰適陰其始未有
不疑者也六二雖陰而所以爲離明之所自出也
故始疑而終信也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明
闇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
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爲无時而可發
也爲之用乎則不可不爲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
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
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述曰金賁亨曰九四豐蔀見斗辭與二同二之蔀
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蔀在己以陽居陰故曰位
不當曰幽不明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章氏曰
位不當者以九陽震體不宜居四也蔽重則幽故
日中見斗不徒曰不明而曰幽不明焉訶視之加
詳見與二之豐蔀見斗異旨也遇其夷主吉者震
動則行行所以吉也猶行於幽暗之中而得明者
引左而左引右而右可用以行而免於昏迷之憂
也

劉濂曰當豐而遇闇主事多憂危下就同德其助
必多故吉王註所謂同是陽爻互相助發者也豐
之爲卦明以動之卦也尚于光顯宣揚發暢者也
故居陽位而應陽爻爲善其要在于惡暗而已矣
汝吉曰遇其夷主吉此大臣以人事君發主之蔽
保時之豐非陽明同德之助不能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述曰震掩離者也二爲震所掩四以震自掩六五
以陰當陽爲豐之主出四震之上不爲所掩矣其

質柔闇非能章者而居中體虛能來九二之章以
誠致孚以明輔闇則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
而吉赫然如日之照天下而萬國咸仰其輝光矣
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也程傳二雖陰
有文明中正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
能用二則彙征矣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
相資之時有相爲用之義故在二曰往在五曰來
五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
也兼天下之明總天下之動慶莫大于此者

質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氣魄煞大志
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卦
內夷主配主有孚之賢皆以離明往適于震五能
虛己以來之遂致慶譽而吉蓋離震合體終能大
有爲者豐時許大氣魄許大障蔽許大隱憂一來
章遂有慶有譽爲保大定功之主此易道所以爲
妙
來章指九四者吳曰五柔屈體下求四剛陰陽交
錯成章也朱子發曰四剛上行之五則初應四二

應五三應上六爻並用成豐大之慶有譽允爲尸
譽之者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述曰上六居震之極最與離遠其躁動其障蔽有
甚焉者當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保豐大
之功在乎剛克而體陰柔象豐其屋處太高也而
祇以蔀其家居不明也自蔽如此人誰親之象闚
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言終无發其明者也凶
孰甚焉汝吉曰夫豐其屋以爲家也而蔀其家用
明生見見蔽其明象之滿假已甚揚厲周章指天
援神詎不謂天際翔哉而覆自蓋藏已焉故君子
自下自小自昧昧以來章焉夫豐于明夷遠矣而
豐上六辭于夷上六幾焉可懼也夫
子雲曰炎炎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矣
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義
質卿曰豐六爻大段以五爻爲豐主二之發若發
乎五也四遇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

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五得中豐暗而有
可發之明六則豐闇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九去
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蔀
彖言日中宜照天下而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
斗見沬之異明之過反爲不明也君子不憂盈而
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
則過中日昃時矣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
以无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

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旡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覿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二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爲用此吉凶之斷也

彖曰豐大豐者盈滿盛大之時孰致之王致之王曷爲而致乎此也明而顯照動而有爲明動相資是以致之而成豐也凡物皆有豐唯王者之豐爲足以極其大故曰王假之尚大也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既豐矣而言勿憂者惟大則患失其大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此古今之至情也聖人曰是不必憂愈憂則愈惑非保大之道也惟昭吾明德如日之中照臨下土豈有陰慝敢干其間哉如此則不必憂矣雖然日月高矣猶有虧食之虞天地大矣猶有

盈虛之變人之智不免於死生鬼神之靈不免於聚散則豐亦豈吾之所當享就使失之亦常理也又豈憂慮之所能如何哉此聖人極言勿憂之理而因以足卦辭日中之義使知中者人之所當勉而昃亦非人之所能爲發明卦辭外意亦不可過中也大抵豐卦皆以明爲主故下三爻皆自明而旡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爲吉不能求明爲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六二爻項氏曰二五皆陰六二以五爲蔀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爲章在下而明也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譽二之不往非忘君也積誠以感之則其蔀可發而去也故曰有孚發若吉

九四爻項氏曰六二九四爻辭同用蔀耳而其意之所指則不同六二指六五爲蔀斗故不可往往則入于暗而得疑九四之蔀與斗皆自指也故利于行行則遇明而得吉象恐人誤以二爻同釋亦以四之蔀斗歸責于六五故九四之象最詳曰豐其蔀位不當也言九歸四不得比六二之當位也

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言九四之幽暗不得比六二之自明也曰遇其夷主吉行也言九四之當行不得比六二之不得也此二爻以象辭考之然後見其不同

六五爻五以柔暗之資居豐大之時而爲之主君能虛心謙德以招來衆賢之章知初九之剛明可尚身雖在遠而不忘君也我是以用之於先知六二之中正孚信雖疑疾而不改度也我是以用之於佐知九三之志于致君澤民而欲建大事也我是以用之于輔知九四之在左右前後能勞招初九以協恭于我也我是用之以自近是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佳譽昔也以吾君爲柔爲暗今則譽爲剛爲明是用人之剛即已之剛用人之明即已之明何其吉也又六五陰爻而雷質雖柔而實剛君雷而佐電雖暗而亦明與他卦六五異矣

旅 ䷷ 艮下 離上

楊廷秀曰山內而火外内爲主外爲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爲旅也

俞氏曰家人與旅以離内離外取義内離外巽入而麗乎内家人也内艮外離止而麗乎外旅也

仲虎曰以内言之初六不及乎中故瑣瑣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言之四不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内則無尤外則得譽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述曰卦取火在山上山止火去離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卦主五柔陰柔本小故旅小亨謂用柔道也用柔之道以止爲本旅之貞也故曰旅貞吉

旅以外爲義故先以卦外體明之五位外卦之中而六居之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也順剛五承上

也其柔得中卽所以施諸順乎剛者此離明之體
也然必内得所止而有主乃能柔能順隨其事變
無所動其中故旅之義以止爲主止而麗乎明則
爲旅之貞而吉
一柔在外衆承皆剛弱而爲客之象夫剛爲物長
陰皆順陽五爲羈旅而乘剛逆德也何以得亨惟
其得中乎外以承于上陰順于陽不爲乖逆是謂
小亨以用柔而亨也旅雖用柔而下體艮止剛爲
主也上體離明剛爲輔也夫旅不能不暫止艮爲

主有隨寓而安之意旅不能以無附麗乎明有外
比于賢之意處旅以此得正而吉也汝吉曰羈不
在内親寡曰旅小亨吉遠巳而能以小亨也以貞
吉也故旅非細故惟時有旅旅處惟時而義在焉
主于用柔不失其貞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旨小謂陰指五也旅小亨謂在上者之旅六五
是也旅貞吉謂在下者之旅九三是也故彖詞兩
言旅以別之俞氏論是也 六五柔得中乎外與他
卦柔得中于内者異順剛五承上也不折不廢是

以爲亨或謂雖得所托而非應不成大功非也九
三本處多凶之地然才雖剛而能止應雖剛而體
明止以麗明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累之矣
吳應回曰旅凡客于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之旅
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
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
有聖賢之旅孔之轍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
喪人在上謂之蒙塵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述曰丘氏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
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
使久處于山囚徒不可使久留于獄也明象火之
燭物愼象山之靜重取象于旅正恐其留獄也仲
虎曰明如火愼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述曰胡氏曰柔弱在下爲卑賤動其心苟合苟容
鄙猥巳甚其志困窮是以取災也程傳瑣瑣猥細
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無能爲也

況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爲大臣之位者異矣

趙氏曰凡旅必有所志志者旅之大者也士君子之旅志于行道商賈之旅志于貿遷旅之初不能識其大者而瑣瑣屑屑錙較而寸量之志窮于此所以災也象旨瑣瑣鄭玄王肅云小也艮爲小石故瑣瑣

陸績曰艮非其正應隸之始雖爲火艮爲山山以應火焚自取也故曰斯其所取災

蘇氏曰羈旅之世物无正主近則相依自六至上九皆陰陽相隣而初獨孑然處六二之下其細已甚故曰旅瑣瑣也斯隸也六二近于九三三之所取也初六窮而无係隸于六二役于九三三焚二次并以及初故曰斯其所取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述曰二卽陰之本位爲卽次之象卽次皆止也柔巽在中以虛承實爲懷資之象懷資不露也初爲小子而二履之爲得童僕之象貞言此皆六二處旅之正道也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夫在旅之所與處者惟童僕耳既得童僕然後卽次懷資皆无所失旅道之正莫踰于此終何尤哉

象旨九家易曰以陰居二卽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資童僕謂初艮爲小子故僕稱童李鼎祚曰六二履正體艮艮爲閽寺童僕貞之象也二因三之資以隸初故得童僕初雖四之應而四爲三所隔終豈有尤者哉

王註旅不可以處盛故其美盡于童僕之正也過斯以往則見害矣童僕之正義足而已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述曰象旨虞翻曰離爲火三動艮壞故焚其次艮爲童僕坤爲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童僕旅與下謂初蘇說是也其謂六二我之次非也六指三所處者二卽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得童僕而三喪二去初甚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及

者俞氏所謂六二柔得中九三過剛不中也據六二喪其童僕貞爲句程傳是厲謂以擬爲失之也以俟鄱陽胡氏作巳傷謂巳見傷于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趙汝楳曰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巳也今又焚之巳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焉如家始肯衞其主乃不能安之致彼有不堪行旅之心以此與下雖無棄僕之心其義則應喪也

汝吉曰旅道尚柔而三行行過剛旅道用下而三肆于人上平居不能得此于人而况于旅乎焚傷喪而巳矣三曰義喪上曰義焚宜也非過也山有火必上焚林故三上象焚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述曰朱震曰二三止而得位爲次舍四巽爲入未得位行道處而巳入對出言之爲處陽實爲資足以自利剛斷爲斧足以自防皆九四之自有者故曰得其資斧然未得位上不足以發五之志下不足以致二之賢猶爲旅人耳故我心不快趙氏曰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資以潤身斧以斷事旅而兼得無羈寓之愁無狐惑之患若可安矣然旅貴于行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于此雖得資斧不免爲旅人故我心不快

理齋曰非其正位則所以自處者猶未盡善上無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則所托以主之者又非其人我心不快謂當旅時猶有不能盡如其意者

旅求所合而合非所合其心豈慊然哉

象言處猶詩爰處之處徐氏曰居者巳定居處者暫住而巳李鼎祚曰九四失位而居艮上艮爲山非平坦之地是巳四體兌巽巽爲木兌爲金木實于金即資斧斫除荊棘之象我心不快四動互坎爲心虞翻謂二動非巳所乘者剛不得其所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謂差彊于三不及二矣

九四爻姚舜牧曰九四離下而上其爲旅也載質

出疆之君子也旅於其國而僅得所處得其資斧不得居其位行其道其心能快然乎哉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去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述曰六五人君之旅所謂柔得中乎外者五本文明美德而越在草莽思復其所取的於文明之位射雉也當羈旅寡親之時下無應與一矢亡也離爲雉爲矢互兌爲決矢決於外射雉之象離畫中虛一矢亡之象不下據初而仰承於上上下交歸

終以文明美譽受天祿命也中德爲譽中位爲命

象曰上逮者美譽之所歸上逮於天也

或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爲助故有射雉之象卽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故六五射雉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程傳此爻雖不言旅而射雉卽出旅之義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終以譽命譽命則非旅也

章氏曰解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中陽畫象矢故云得旅五射雉一矢亡離中虛故云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述曰王註居高危而以爲宅巢之謂也客旅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於上極衆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故曰後號咷子夏傳牛順物也如旅之爲道全于順也剛而亢居喪其順也旅者人之所容剛而無順人何容哉

故喪于無難凶其宜矣

劉濂曰離爲科上稿巢象又飛鳥象又牝牛象上九處旅之上離之極過剛自高故火延上而焚其巢失所安矣旅人處高以爲快意故笑既而失其所安故號咷牛者順物也今以過剛不順而喪之于易巢焚牛喪欲歸則無所欲行則無資凶道也

潘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則愈亢則禍愈深矣故三其義喪上其義焚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

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上剛亢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喪牛于易之象同人親也故先號咷後笑親寡旅也故先笑後號咷喪羊于易可以无悔喪牛于易不免于凶羊壯而喜觸不可不喪也牛順而能守不可喪也

彭山引程氏曰人心做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惑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今按旅卦爻象之辭正以發明此義學者當求其指之所在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初六爻楊氏謂此專指小人之棄逐而在旅者乃經營瑣細之鄙事以自封殖如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詛蓋小人無道義以養其心得志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故瑣瑣以取災也

六二爻楊氏謂六二公侯大臣失位去國而在旅者也如晉文公之奔也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是能柔順以下人也文公有禮好學而不貳凡十九年守志彌篤是能中正以立已也廣而儉懷安而能還是懷其資而不露其貞正如此故至楚楚饗之送之齊秦齊秦妻之秦納而歸之可謂即次矣腹心則子犯子餘股肱則魏犨賈佗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童僕矣其无悔尤孰大于是

上九爻項氏曰鳥者離之象巢者附麗之至高者也焚者離火之失性者也笑者喜其高離之鼓缶而歌也號咷者悲其焚離大耋之嗟也旅之上則離之三也旅離在上故後號同人離在下故先號離性炎故多怒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後成兌故後

笑旅之五先以成兌故先笑兌性說故多喜也大壯九四與六五相易而失其壯狠故曰喪羊于易无悔旅上九與六五易位而失其柔順故曰喪牛于易凶六五失其剛故所亡者一矢上九失其柔故所喪者牛六五亾矢而得離之中位故爲射雉上九喪牛而得離之上窮故爲焚五上皆在一卦之終六五爲文明之火故終以譽命上九爲失性之火故終莫之聞言无譽也

巽䷸ 巽下巽上

程傳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爲巽也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於陽順以其承于陽伏以其藏於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爲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無所不順也

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楊廷秀

曰伏一健于二順之下健者安得不怒而爲雷閉二健于二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璟而爲風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爲矣

張氏曰巽與謙相類而不同謙主陽中實而若虛其至也德盛而禮恭巽主陰內柔而性入其弊也諂畏而失已蓋有時乎巽而不可過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述曰巽小者之道也剛爲大柔爲小巽主柔上下全以巽爲德是以小亨也巽悌以行物无違距故曰利有攸往其往也利見陽剛中正之大人巽順不于大人未必不爲過也

朱子發曰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卦體陰陽雖不交而陰皆承陽有命令下入之象巽本善入而上之用巽一順乎人心以命令之我以爲順人不以爲順未可也上順下而下未孚未順也旣命之于前復申命之于後人心其孚命乃行

也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申言之耳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皆據陰故志行柔皆順剛統一卦言小亨者陰爲卦主所以爲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權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權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言必順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爲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二五也如乾二五皆稱爲蘇獨指九五非也章氏曰小亨利往

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爲成巽之主然其所以亨而利者非上從二五陽剛之中正其能然哉柔順乎陽剛剛巽乎中正此所以爲巽乎

李氏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禍隘而爲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爲諂故剛順乎中正柔皆順乎剛所以爲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爲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述曰荀爽曰巽爲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爲上貴其必從故曰行事丘氏曰巽爲風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致其令于行事之先行事者守其令于申命之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述曰所以爲巽者初也初柔居剛非巽正位進退不果其能免乎進无所應退在窮下心无所定如此惟利剛武之人能用其貞者武人濟以謙巽則正也苟非武人之正不利又可知矣

爽正曰進謂從於陽退謂安于下進退不決巽之象也以陰居陽故利於如武人之貞則有以濟其不及而果於從陽矣理齋曰志治所以治其疑心也巽在內心故傳累以志明之

仲虎曰此與履六三皆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此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辭也履之三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爲于大君危之辭也故小象于此曰志治于彼曰志剛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述曰二以陽居陰巽而得中之象如此宋衷曰巽爲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床之象也巽義伏二與九五兩剛不相應退而據初心在乎下故曰巽在

床下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不安所處也卑甚矣正則入于過咎矣然九二以剛中之德行至卑之道以事九五心之懇到意之丁寧象禱祀者之索諸幽用史以祝用巫以報至于紛若之多欲必求其通也志在感格非有邪心故吉而无咎過矣

孔疏史謂祝史巫謂巫覡並是接事鬼神之人也紛若者盛多之貌人有威勢易爲行恭神道無形易生怠慢用史巫紛若誠意之肫懇用之于神祇不行之于威勢所以得中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陽在中有中實之象用史巫紛若似若已過而惟求通其誠以行其志非有諂巽也亦巽而不爲過矣苟誠不足於中而過于卑巽奚可哉姜廷善曰九二以事神之禮事其上故得中而吉

象旨用史巫紛若按說卦互兌也史指三巫指四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而二五兩剛本不相應俞氏所謂非用三四不能達者是也三遠五故爲史以達二意于五所謂祝以孝告也四近五故爲巫以達五意于二所謂嘏以慈告也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述曰象旨蘇氏曰九三以陽居陽而非用事之地知權之在初六也下之則心不服制之則力不能故頻蹙以待之也志窮者荀爽所謂乘陽無據爲陰所乘號令不行故志窮蓋得之矣

敬仲曰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巽者巽不出于本心勉強而行之故曰頻巽吝不足也夫其實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後巽其志亦窮矣

汝吉曰九三頻巽巽貴用柔亦美能下三剛居剛操上人之心爲巽非其本體也即勉爲巽能無頻乎頻能無吝乎以其剛而不能柔也非中也故謂之志窮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述曰六四以陰居陰巽之正位以巽而入二陽之間所謂柔順乎剛者可亡乘剛之悔且用有獲焉田武事有剛德之象乎以濟巽柔之所不足也曰悔亡尤慮其有悔也第往而田可以獲三品下三

爻有貴賤之等故曰三品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
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巽乎
正而德所附也
王註乘剛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柔御
剛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强暴遠不仁者
也獲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獲三品象旨
翟玄曰三品下三爻也初巽爲雞二兊爲羊三離
爲雉也四居五下巽順盡事君之禮故初二三皆
順之

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柔處柔以
順重順居上卦之下上則順乎一陽之君居下卦
之上下則順乎二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
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獲三順善處如此故得悔
亡猶如田獲三品及于上下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述曰九五君位發號施令更革事宜者也處巽出
令以中正爲善九五巽體剛德居中履正有通變

宜民之本貞而吉也凡巽之可以致悔者皆亡矣
則何不利焉巽以行權權在五也無初有終以巽
入也先庚三日恐其無初也後庚三日欲其有終
也更革以順民心與之慮始未有不駭聽者故未
令而先示之詳未至巳日則必有不孚者故既令
而申示之審則巽乎中正而能如此所以吉也
庚更也出令以變更其舊取天干過中則庚之義
見天道運行之不容已者也
凡有所變更未能申命行事而遽然更新之爲快

者有初也而有終則難主終而言故有取于重巽
之義先庚後庚是謂申命所以有終也
王註以陽居陽損于謙巽然秉乎中正以宣其令
物莫之違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也化不以漸卒
以剛直用加于物故初皆不說也終于中正邪道
以消故有終也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
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
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申庚皆申命之
謂也

象言五有其位而能巽乎中正故象如此俞氏曰
卦互兌爲口所以造命也兌居西方故言庚初在
互兌三畫之先先庚三日也五在互兌三畫之後
後庚三日也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陽剛位乎
正中所以貞吉悔亡无不利也所以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重巽申命盡乎中正之道也
邵寶曰先後甲三日重甲也甲者始也先後庚三
日重庚也庚者更也蠱亂而治有復始之道故曰
終則有始巽變而通有因終之道故曰无初有終

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床下上
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述曰上九陽剛本足有爲而居陰無位極巽過甚
有巽于床下之象二巽乎初以得中也巽而不失
其剛也上過中失正乃亦效二之所爲欲圖六四
以爲用過巽而失其剛有喪其資斧之象雖貞而
凶矣在卦剛巽于柔本爲貞上九過巽無斷何貞
之有凶也斧剛斷之物謂九也爲上所資故云資
斧

二巽床下巽初六也上巽床下巽六四也二得中
而吉上上窮而凶
上九處卦之上陽剛亢極窮上反下故曰上窮貞
凶旣喪其資斧矣可以爲貞乎凶也未有由正而
行而失利而無斷者也失利無斷足以見其失正
之驗
紀聞曰上者巽之極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
之道則其過也甚矣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
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于用
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于過柔故巽極以剛

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爲邪强者用之
爲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爲諂勇者用之爲謙
九五爻項氏曰巽多疑之卦也九二已中矣猶以
不正自疑紛紛而不能决惟九五中而又正其吉
無疑故凡巽之疑悔至是俱亡曰無不利者决其
無疑也曰无初有終者言初疑而今不疑也言之
重辭之復皆爲疑設也巽之將惟此爻爲美其多
疑猶如此可見巽卦无大亨之用矣故曰九五之

吉位正中也言其吉獨此一位爾九五制命之主故又於爻義之外統論重巽之義庚更也續也事已而更爲之以續前事也先事之初三日初疑二紛三吝皆未保其吉也後事之三日四有功五无不利始亨其吉也此當于上九言之其實後庚三日總言上三爻也上之窮而不反亦以其无下爻之疑是以不可回爾或曰先庚三日巽之下三爻行事之初我與民皆未敢信也後庚三日巽之上三爻行而又行我與民皆信之故曰後庚三日吉明初猶未吉至終而後吉也以人事言以吉終之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爻辭與九二同皆以陽居陰也當巽之時惟此二爻以陽而失位巽中之又巽者也故皆爲巽在床下言失位也二雖失位而得中中大于正所以吉而无咎上既失位愈巽極而不反故爲喪資失斧之人而猶固守其窮凶之道也以上兩句解下兩句不須推論而義自明凡爻以德爲資其本質也以位爲斧其利用也上既失位矣併其剛德而亡之故資斧皆喪也巽上九與旅九四同稱資斧者旅之四即互巽之上也巽爲利市三倍故稱資斧旅四特其所處故爲得其利巽上九無位故爲利喪焉

兌☱☱ 兌下兌上

仲虎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于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無心之感兌取無言之說

趙汝楳曰卦以象得名說者象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

致說析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也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无象辭亦簡嚴與它卦異

象旨兌說也不謂之說而謂兌者胡翼之曰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為兌也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述曰孔疏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為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于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故利在于貞正

質卿曰兌一陰見于二陽之上陽為根本陰為枝葉必陽氣充實而後說斯見也大抵萬物之生意

飽足于中則說自暢于外若人心有所歉便是生意不飽足如之何其說

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夫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者三才一道故也如此說以先民則民咸從之咸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咸赴之咸忘其死說之大至于民咸勸矣哉此說非有術以使之也非違

道以于之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
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于神矣
說有天道有人道上下兌之象訢合交暢天道之
說也由畜而通其誠一无妄之體也欣喜歡愛人
心之說也由豫而生其大公至正之情也說而能
貞天人合矣則于民何不得逸之說也勞之亦說
也生之說也死之亦說也民孰不憚勞亦孰不惡
死忘勞忘死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
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則聖人之逸我而不欲

勞我生我而不欲死我者有以先之也是以說而
自勸也民以說自勸天下皆在歡欣鼓舞之中矣
是以聖人大之
項氏說以利貞言以利與貞而得說也利者說之
情貞者說之理柔在外爲利利者萬物之所說也
剛在內爲貞貞則天人之理得矣順乎天兌上也
應乎人兌下也生民者下兌犯難者上兌天人皆
通所謂亨也亨者說之効故極言之掖革與兌皆
言順天應人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公則革无私

意說无邪心革者天下之大利說者天下之美名
此二者最易于失正故革曰元亨利貞兌曰亨利
貞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述曰兩澤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講兌象兌
爲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眞說
資朋友而得也
楊廷秀曰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
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況九澤與衆友乎是以

君子說之
邵堯夫曰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
無說于此故言其極者也
紀聞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卽易之麗澤兌乎摩如
兩石相摩麗則兩澤相麗石以剛摩象忠告澤以
柔麗象善道合二者而朋友之道畢矣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述曰象旨兌六爻以相比取義初和兌者比九二
剛中之人兩陽相與和而不流故吉卜子夏曰以

剛正之說首出門而和人者也守正和人何往不
吉
無所疑也徐氏曰疑謂疑于陰也卦四陽惟初與
陰無係故无所疑二與四則疑于三五則疑于上
矣商兌未寧正公私介限處不可不審其所從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述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爲說體宜
有悔也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則非妄說者君子
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所以吉而悔

亡象曰信志也志存乎中者也說由中孚于已爲
慊于人爲當雖不說者亦信而莫之忌矣大都誠
實之人難說而易事其志無纖芥可疑而亦無不
信之者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述曰兌主柔易流故貴剛初剛正二剛中孚兌誠
和兌公也六三爲上兌之主陰居陽位過中失正
以說爲事不能自已者也上無應者乃來就二陽
求與之說夫已能守正雖不即人人將即我來而

說何爲者哉凶已程傳之內爲來上下俱陽獨之
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質卿曰來兌者和不能如初以已同衆孚不能如
二以誠感人欲孤立也則妄說之情不能自已欲
相說進則非道之求人所不契故不免于來兌章
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說于人即此便爲凶
德
象言位不當也俞氏曰巽正位在四乾在五坤在
二震在初離在二艮在三坎在五兌在六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述曰商度也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也九居四
位不中不正非有特立之操而下比六三柔諛之
小人易爲所動正在商度擬議之間蓋心知其非
正而實樂其易悅故有商兌未寧之象然體本陽
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如是
則進於兌說之正而有喜也
商謂隱度四互巽進退之象介俞氏讀爲句四與
三上下異體猶疆介然疾者疾三陰邪也四位柔

而才剛故象如此孫氏曰三之來兌本下趨四重兌巽體自有介限之別而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善此天下之大分不可不審所從也故次之

介疾有喜

質卿曰四之所可嫌者在商兌所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邪心也敬仲曰有慶者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繫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汝吉曰其疾惡若夬其進善必果其有慶也能無喜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述曰九五剛中宅尊下與陽不相得而比于上六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也剝者柔變剛之名謂上六陽剛有孚非私昵也然爻位相近易合陰陽相得易親不虞其害而誠信之則剝之勢成矣能無厲乎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本說體恃其剛正有孚剝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然所比者上六陰柔之兌主上體純陰居卦之外善匿其情以爲說非若六三來兌顯然求說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害跡不顯而每爲剛正者之所信說蓋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狃于暱情矯僞以不求說爲說者故九五有孚于剝之戒象旨剝謂剝卦兌爲正秋過此則爲九月之剝兌之九五正當剝之六五也厲者五以陽剛中正雖孚剝而有威嚴尚未受剝也以在說時故爲之戒四曰商兌五曰孚剝皆

以時取象商八月剝九月也

上六引兌　象曰引兌未光也

述曰敬仲曰上六超然一卦之外有高尚之象然非中無得道之象近比乎九五陰陽有相親之象則亦有引之說之之象陰不自守引之斯說未爲光明光大也蘇氏曰夫難進君子之事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

艮兌皆少陽少陰之卦然艮陽止于上多吉故本爻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他如蒙上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蠱上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賁上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何天之衢道大行也頤上由頤吉大有慶也損上弗損益之大得志也雖剝上亦曰碩果不食在本爻尚無大害若兌陰說乎上則多不吉故兌本爻曰引兌未光也他如大過上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咸上咸其頰輔舌滕口說也夬上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萃上齎咨涕洟未安上也困上困于葛藟未當也隨上拘係之上窮也獨革上稍善亦有征凶之戒茲類其詞而玩之兌上本陰居陰位而艮上則陽居陰位同有與象異矣其實艮陽止體宜乎上兌柔說體不宜于上所以柔說在上多凶知此則觀象玩詞殊省力也

按兌六爻以六三爲主凡諸爻稱兌者皆謂三也初九與之同體爲和兌九二與之相比爲孚兌六三來而成兌爲來兌九四當三五往來之衢爲商兌上六與三相應爲引兌九五不稱兌而稱剝者卦中獨此一爻與三非同非比非應捨三而去自與上比也陰來比陽爲兌陽往比陰爲剝其戒深矣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辭也陰爻稱來曰引皆柔辭也陽爲實中實爲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爲孚兌五爲孚于剝雖所用不同其爲孚一也

周易述卷之九終

讀易述卷之十

渙☴☵ 坎下巽上

程傳爲卦巽上坎下風行于水上水遇風則泮渙散所以爲渙也

按渙卦凡陰爻皆從陽凡陽爻必宗五初六用拯拯二也六三渙躬應上也九二奔机就五也六四渙羣奉五也上九渙血渙陰之盡遠陰之害以全陽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述曰渙坎巽合體水得風則渙也陰之渙皆歸陽陽之渙皆歸五故知卦主九五爻言而陽剛在坎中者則主渙之本蓋有誠爲主于內至于渙汗大號而仁恩遍及于天下如風行水順渙其沛沛渙之所以亨也渙雖有散義以人心離散言舛矣渙亨渙有亨通之道也剛在陰中故爲王假有廟之象巽木坎水又有利涉大川之義巽坎二卦皆剛中渙之所以亨在此故曰利貞

象旨坎剛卦也巽柔卦也陽剛本居上今在下體故言來內辭也窮極也陽來在下之中不至窮困也柔得位乎外謂巽居上體當用事之地上同者四成巽之主不應內而上同于五也孔疏剛得暢而無險困之難謂柔邪之累也坎剛掩于二陰爲困柔履順而無違逆之乖此渙所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剛德不暢柔不同剛何由得亨通而濟難利貞而不邪乎

王假有廟祖考之精神既渙散假廟所以聚之王者爲渙之主須明聚散之義爲敎化之宗故曰王假有廟九二在下卦之中有剛中之德可以格廟故云王乃在中也若止云王在廟中其義淺矣程傳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善皆主于中也特取王假有廟之象耳渙二大號王者之事卽坎中之陽發見于巽之九五者王乃在中之作用也又取乘木之象薄氏曰二不窮下四同于上以坎爲水巽木乘之必不沉溺所以

利渙有功也

紫溪曰王乃在中非在廟中也王者聚精會神全無散漫渾然在中則不薦之孚無言之格足與神天以固人心此王居正位之道若陰若陽皆渙其宮渙者而宗之也吳氏曰九五互艮上畫爲廟互震爲七鬯居五是王在宗廟之中

汝吉曰井渙具體巽坎極木之用于水也井木巽水而上水養而不窮渙木乘木以涉水用濟不通人官物曲之利于天地乎通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述曰巽爲風坎爲水坎北方卦于時天地閉塞加凝爲氷春風一動釋其否結解其氷凍水渙渙然人心浹洽動盪之象也先王得渙之義制爲郊祀合萬物之精神以享上帝立之宗廟聚萬國之歡心以祀祖考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教治渙之大端也彭山曰享帝立廟即王假有廟之意蓋精誠聚而有以爲統一人心之本矣

劉調甫曰風行水上播蕩披離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于享帝立廟物皆有本知本則聚精會神于此而不馳騖故不至于渙聖人本天天者無聲無臭而體物不遺夫苟意識不作歸于其天則其精神更無渙漫一起意則神馳而精不定往來憧憧渙莫大焉是故先王之聚渙皆取于格廟之義其旨深哉人心之至誠肫肫淵淵無聲無色然而足以聯一家聯一國聯天下萃渙之妙眞非思慮之所可及言辭之所可觧故曰苟不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述曰下卦坎體象人心之坎險也世道莫險于人心內外上下人各有心判然其不相屬而爲渙渙也者渙去下險陰渙其私以從陽也初六比于九二故用拯二初本無位未有世道之責而能以柔順往拯陽剛馬坎馬也馬壯言其急也陰體悠緩因循今用壯馬若拯焚救溺之急初六之自渙其私也蘇氏曰渙之初六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九二忠順之至是矣

原明曰六質柔而履初剛履剛者乘壯馬也又馬少則壯老則弱初所以爲壯馬也又初爲渙之始始渙而拯之則有力亦壯馬也救之不早不力也救之早則爲力也易此初六柔順從陽之道也若以二有剛中之德爲壯馬然人乘馬上而二反在前非象旨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述曰九二得中二本九之所安有机象渙奔其机以就五也二于五同德有相就之願故奔机爲得

願初六柔渙其不振之氣而乘壯以拯二九二剛渙其宅中之安而奔机以就五渙躬渙羣皆此意也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爲遲疑猶豫故言奔渙奔其机則就五之願得而二之所以悔亡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述曰六三陰柔不中正有私己爲己之象于此不渙悔尤積矣然以陰居陽在坎之上而正應上九居陽則不昵于陰能渙也坎上則當渙之時應上則得渙之助故有渙其躬之象與剛合志無我可得故得无悔而可以濟五之渙矣何也渙其躬而後可以明匪躬之道也

象旨六三坎體之上渙躬險將脫也渙之諸爻獨六三有應於上三能求援而出離乎險象故所謂志在外是也

敬仲曰躬有傍而就下之象六三近比于九二陰陽有相得之象而六三不然渙其躬身在于內而正應上九是志在外也斯其所以无悔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述曰六四出坎險之上柔得正位以承至尊王註內掌機密外宣化命是也四與下二陰爲羣而獨居正志在上同心無私繫能渙散陰類之羣所以大善而吉也成巽之主同體五陽渙羣獨往衆知獨方而渙成聚矣大聚曰丘羣不渙則心皆散漫而無所聚故蘇洵曰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渙衆異爲同衆私爲公渙二陰之小羣而

成五陽之大聚此非等夷思慮之所及也二陰等
夷皆知羣之爲羣而豈知羣之當渙知羣之當渙
而豈知渙之爲聚故曰匪夷所思趙氏曰陰之渙
至此極盛故以光大贊之
敬仲曰六四居大臣之位則當行天下之大公不
當用其私黨故渙其羣元吉此非小賢之所能也
于渙散之中有聚合人心之事業平等思慮所不
能及足以見其公忠誠篤是謂之光大
汝吉曰卦乘本有功四巽主濟渙所任也卦三陰
初二皆失正羣象四體柔正在渙羣象渙躬不私
巳也渙羣不私與巳也公巳公人之盡也
程傳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
也四巽順而正五剛中而正四以巽順之正道輔
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元吉光大
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于四言其施
用于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
位也

述曰九五陽剛巽體當巽申命之時大號令以詔
誥天下如渙汗然汗心液也出于中心浹于四體
一身之閉塞以通號令出于人君之心浹于四海
無不暢然調適如汗也故爲渙汗其大號之象是
大號之渙渙之以王居也王居卽彖所謂王乃在
中者王居渙然之中有格廟之誠大號布而渙然
風行草偃之順矣夫何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者正位天德乃可渙大號而无咎五巽之主也
醫家謂陰陽表裏閉隔不通者得汗而解解則二
氣和暢腠理浹洽四肢百骸無不調適流通以汗
象渙極形容之妙
渙之六爻陽間陰陰間陽四爲陰渙之盛五爲陽
渙之盛
象言陽稱大故曰渙汗其大號王居虞翻曰五爲
王艮爲居正位居五四陰順命故王居无咎正位
也彖言王假有廟此言渙王居相發之詞五上俱
以坎水在下有渙血之象渙之者巽風也故五爲
渙汗上爲渙血

象學曰巽爲風天地用之感動萬物者也故取王
者號令詔誥爲象五爲王位四爲大臣五以主渙
是號令之所出四承五德意而申布之者也四柔
正位故能渙散乎在下之羣小坎爲隱伏爲矯輮
爲險爲盜皆羣小之象也羣小相聚將害于正今
渙散之是以元吉五剛中正其德足尚故能渙汗
其大號令之出如汗之渙言其周浹四體無不至
也羣邪之所未散疾苦之所未解皆由此而散矣
所係重大非在天位者不能當故曰渙王居无咎

言惟王者當此渙汗之兆也下此則爲咎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述曰血爲陰坎爲血卦上與坎三相應三渙其躬
喜其應陽而曰志在外上渙其血不欲其應陰而
曰以遠害可見陰柔爲陽剛之累易係而難遠旣
渙其血且去而逖出蓋亦巽之極而禍患自遠也
故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巽順以遠乎陰柔之
害卽所謂去逖出也
、紫溪曰渙之爲義以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天
下之事至于破壞皆由此也故勢隔九閽則輿利
除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
養交則背公死黨之徒出小臣顧身則分猷胥慼
之念微此等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拾渙
也者渙去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氷
釋而水流盪也是故初六乘壯以拯二九二奔杌
以就五皆渙也三渙其躬四渙其羣小臣不背公
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絕陰私之盡也而五
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曰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

民而後天下四海關節脉絡無不貫通精神意氣
無不聯屬茲渙也固所以爲聚與而本原于格廟
在中之一誠
六四爻項氏曰六四下離二陰之羣而上爲成渙
之主巽以出陰正以居上渙之最善者也然而渙
散之中自有丘聚之理非群陰所知也方渙其羣
之時二陰以醜夷之情相望固不免于懟及渙事
旣成初得吉而三免悔衆陰聚而依焉然後知六
四之功也渙其羣渙之始也渙有丘渙之終也義

各不同故兩言渙以別之四在二爲坤坤爲衆故
曰羣四升而上同五爲艮艮爲山故曰丘
九五爻項氏曰四臣也五君也君不主渙而臣主
渙宜若有咎然臣道當勞君道當逸臣以有事于
險爲渙君以无心于事爲渙自君言之雖端居不
爲亦无咎也故渙王居无咎正位也渙汗其大號
渙之于下使民无事也渙王居渙之于上君无事
也九此皆六四之功所主不同故亦出兩渙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爻辭渙與血韻叶皆三字成

句不以血連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與此不同
此血已散不假更去又惕與逖文義自殊據小象
言遠害也則逖義甚明不容作惕矣卦中惟上九
一爻去險最遠故其辭如此散其汗以去滯鬱散
其血以遠傷害上三爻皆以巽渙坎者也故汗與
血皆指坎言之二居險中爲汗汗心液也三居險
上爲血血外傷也後人因汗出又生不反之說非
此爻本義
按六爻下三爻皆處險而待渙者也初六在否之
之初急于自救離而去之則變爲无妄而无與于
當世之渙故獨不言渙二自四來奔而否始爲渙
故加渙字自九二至三出險上而有應于外身與
險相離矣然未能及人也上三爻皆涉川之木能
渙者也四離其類而上同而渙事始成爲卦之主
故稱元吉五居王位當既渙之後無所復爲惟施
發散之令以釋天下之疑離事爲之類以享正位
之逸而已上乃處渙之極與坎三有應能渙遠之
不罹其害皆乘木有功也坎爲血有傷害之象初

六爻辭詳具明夷六二爻中

節☰☰兌下坎上

章氏曰卦取坎爲流水澤爲止水下澤以注乎上水之流故爲節坎爲兌所節也所以初象不出戶庭水初積也二象不出門庭則過于節矣三象不節之嗟兌上缺也四安節五甘節惟上則節之極而終于坎陷之苦也

象學曰節者限制裁抑之名兌爲川澮坎爲水泉古井田之制大而川澮小而溝洫錯綜阡陌隴畝之間以備旱澇旱則引川澮以灌溝洫澇則瀹溝洫而隄川澮使稼穡穫遂民生賴之故曰節亨

丘輔國曰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原缺

紀聞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節柔來節剛剛上節柔猶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也賁以剛柔純質而無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無節故節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稼穡作甘以待中央之土也火炎上作苦亦以焦土之極也剛得中而受節乃爲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爲上九之苦大抵節意于剛一邊尤重剛尤最易至于過故又舉卦體剛得中爲言以見節貴亨其道指苦節底道理窮謂窮極而難通故不可貞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述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節下保其潤上得其安汝中曰君子觀節之象知民事民行不節則過而流故爲之節以制數度數以爲度度辨于數也多寡大小惟分所限而貴有采章賤有衰序焉裁制于心一天道秩然之品節也以議德行德以爲行行軌于德也進反盈縮惟衷于度而賢不得過愚不肯跂而力爲擬議自心一天則自然之中節也制數度定萬用之限議德行嚴一身之限

敬仲曰議德行擬之議之以求中節耳如孟子議
禹稷顏子曾子子思同道之類[redacted]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述曰初九陽剛有應于四然在下而无位[redacted]
[redacted]遠而之應則入于坎陷不可進
也處節之初知節之早故爲不出戶庭之象初陽
得正能謹于微者也如是則可免于咎矣象曰知
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節之道也險塞于前時不
可出此初之所以中節歟[redacted]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述曰二在初之上已離乎陰九陽居之可以有爲
之時也然失位不正與五兩剛不相得居內自守
固以爲節有不出門庭之象卦以剛得中而成節
謂二也二當節之時不能上從九五中正之迹成
節之功其失時亦極矣故凶張敬夫曰初九无位
之人雖愼密不出而亦无咎九二有位大臣則不
出爲凶時之通則出爲是其不出者非也時之塞
則不出爲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
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
節者也
象旨戶庭李鼎祚曰初九應四四互艮艮爲門闕
四爲內戶戶庭之象也門庭者二應在五五爲艮
之上而在外說文半門爲戶雙扉曰門又外曰門
內曰戶敬仲以爲九二奇爻阻其前戶數奇六三
偶爻處其前門數偶參而覩之當得本象但其知
奇偶別門戶以爲阻前者當之而不知卽所居之
位則亦未盡也初二皆不出應皆互艮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
也
述曰兌說以行險險者兌所節也三陰柔不中居
說之極兌口開而承坎水常流而不塞故有不節
若則嗟若之象其心蓋知有節而不安于不節此
善機也失而能悔无咎之道也
彭山曰象曰又誰咎也非謂三之過不可免而无
所歸咎也曰不節之嗟嗟則能節矣又誰咎之聖
人人善補過也

劉牧曰節之義惟居中得正者能立節二當節而不節有後時之凶三過節而不節有悲嗟之歎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述曰六四以陰居陰當位五爲坎主能受節得中正之道而順承之安于節者也呂仲木曰安言順也承而奉行之也胡旦曰六四以柔順之道上承于君以行節制率天下之人得以亨通是承君上之道也

敬仲曰六與四純陰有安象居近君之位而謹于承上之道正位居體安止無越則亨斯乃承上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述曰九五陽剛當位居尊而在二陰之間有所收歛而不敢肆所以爲節甘節者甘九二之所節也九二剛得中而爲制主五剛同德中而且正衆受其節而以節節天下蓋於己則安行於人則說從所以吉也如是而往有可嘉尚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建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象言土于味爲甘五變成坤坤土按說文甘美也從口含一道也傅曰甘受和言五當尊而能受節如甘之受和也往有尚則數度德行自是制定中正以通矣

薛溫其曰甘臨無攸利者在下用甘佞而進也甘節往有尚者在上用甘民悅隨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述曰上以陰居節極過節之中苦節者也當時勢之難出于不得已以是爲正則凶矣而我則悔亡荀爽曰乘陽于上無應于下故其道窮道爲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艱難困阨于一人而未可公行于天下或可勉强植立于一時而未可通行于萬世皆窮之凶也

象曰節亨鄭剛中曰无位者不能制節制節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五既得位又中且正所以能主節也推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

序矣故一年四季皆稱節焉聖人立制度以爲節所以法天地之節也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也人之欲無窮而天之生有限苟非節以制度使上下有分名器有等則侈肆貪縱其傷財害民也必矣

象曰澤上有水楊氏曰水之在澤盈平則鍾此節之象也兌說坎險說過則流僾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三陽盛三陰節之一陰盛一陽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

也約民以制以制爲節也先民以身爲制也故曰制度數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爻楊氏曰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節一家必始于節一身不出戶庭之閒而制度數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具矣塞則行之戶庭而準通則行之四海而準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戶庭无咎

九二爻初在兌下兌爲戶而主言爲互震震爲門而主動兌者闔戶之時當其不可言雖戶庭之近不可出也震者闢戶之時當其可動雖門庭之遠不可以不出也凡事當密而不密與當盡而不盡皆謂之失節初九在一卦之下不與九五相當故其節在于謹密九二與五正對五動而二不動則失時之節矣故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極猶準則也義與節通此所謂議德行也

六三爻項氏曰三兌主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

則成嗟嗟與說相反者也小象又謂咎也凡三同人初九解六三與節之六三三辭皆無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出門同人我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慮得失由己我所當省不節之嗟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然亦得補過之方於本義无悖矣觀當九二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救之以自反非必謂之貶辭也

六四爻四以陰居陰安于正也下應於初有節之

象四坎體水也水上溢无節就下有節如四之義非强節之安于節者也節以安爲善故能致亨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言承上道者上謂五五爲坎主而能受節之道承上道而奉行之也楊氏曰六三之不節上六之苦節皆不中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水之趾安爲自節而斷然不濫者也方九五之君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上之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九五爻楊氏曰九五以剛德爲節之主然甘而不苦以其位乎中也中則不過不過則可美而易從矣禹之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何其嗇也然致美黻冕致孝鬼神又何華也此其所以得中无往而不可尚天下皆受其吉康歟

上六爻項氏曰上六以窮上爲苦苦者炎上之味也對九五甘節言之也甘者五行之中味節亨指九五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指上六也故曰其道窮上六苦節之極貞而不變以此施于當世其道則凶乃若其心則信正而行之而不以爲苦故曰悔亡

初九爻邪寶曰節之貞爲兌兌澤象也澤漏則枯故聖人於初繫漏言之戒兌爲口言象也觀於物漏而節宜之道可知已三之道節二之道宜節節也宜亦節也

中孚䷼ 兌下巽上

程傳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爲中虛以二體言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

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孚攣如二鶴鳴子和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聖人名中孚之義如此

張子厚曰上巽施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爲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爲與之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述曰象言中孚蘇氏曰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朱先生言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豚魚者巽爲魚而在兌澤之中以應巽風有江豚之象大川兌澤之象巽木浮于兌澤之上舟楫之利故可涉大川

中孚有信在中也六三六四以柔在內是中虛所以受信九二九五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爲信此中孚之義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無往不孚則無往不化固可以化萬邦矣有孚在中而化萬邦中孚之德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澤物風性風動澤中豚魚信于未發之先皆浮水面以迎之信及風澤之豚魚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木舟內虛外實可以順風上下而涉川濤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也中孚而貞則皆天機之自動誠感誠應如風信于豚魚與虛舟之乘風往來澤中有莫之爲而爲之者矣中孚必如是而後爲正也

汝吉曰孚信也中孚心一于信也柔在内是氣聚于虛之體剛得中是眞實主宰之精至虛而至實中孚之所以出也下說上巽其中必有感化而出者是覆育長養之道也

陸希聲曰二五殊位而志同二得中而說于內所以正情性之本也五得中而巽乎外所以行敎化之方也中孚有天性之道敎化之所由生也敎化之極必始性情之際若自孚自殼然後羽翼成焉故中孚變爲小過有鳥之象

彖旨郭京易舉正云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一豚魚字俞氏曰及者近似之謂非施及之及也謂人之不失信比及于豚魚之信猶詩序德如羔羊之意乘木舟虛鄭以集板爲空大木爲虛按卦之陰中虛之象王輔嗣以爲乘木于川舟之虛則終已無溺蘇氏云無心之謂是也所稱應乎天者何卦惟二陰所應皆陽陽者乾畫乾爲天也

巽兌本各以陰在上下卦而皆有取于剛中中孚本合以巽兌二陰成卦亦謂柔在內而剛得中所以三得敵四馬匹亡不與其中孚而鳴鶴子和有孚攣如則在二五彖詞中孚以利貞兌之不貞則爲六三之妄說而不孚巽不貞則爲上九之信窮而不孚

述曰質卿曰中孚爲何豚魚亦吉蓋聖人在上天地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草木魚鱉咸若以能爲之主也中孚之人隨在爲主隨在爲物之主則隨在爲物之天物得其天未有不熙然而遊怏然而育者此豚與魚之所以吉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述曰汝中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體中孚之意以議獄緩死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心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巽象獄成而孚輸而孚皆中孚惻怛之意也

紀聞曰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感得人心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

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述曰初九與六四爲正應而六三其同體也孚信之始貴以正合不可私係初九本剛正之體有初筮之誠與四相得而正相歡謂之曰虞如是則吉初念最純係心于一不燕昵其它孚之至也它指六三象上虞吉讀如騶虞之虞謂其樂信于四非如朱先生訓其能度也在中孚之象以相孚爲義

無能度之旨

象曰志未變也一卦二陰非此則彼其志易變而他初剛正其志本一于正應不變志而燕于他也此初九之自能亦因以防之也兌主說虞說象不燕不說之云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述曰王註處于內體又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不徇于外任其誠者也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爲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象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九二陽剛有實仁義忠信皆其所具好爵也好爵我之所自有非惟我好有與同德詎無同好吾與爾皆靡之有孚于心若攣係而不可解也至誠無遠近幽深之間何彼何此何我與爾一鳴一和如鶴與子而孚五之本具矣

鶴知夜半亦有信之鳥鶴之聲長而遠聞由其發之中者大故孚之遠也小雅所謂鶴鳴于九皐聲

聞于天者是也鶴之鳴雖在二陰之下皐澤之中而其子和之同聲相應不期然而然耳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中心以人之好我者言孚以心不可解于心曰中心願

象旨鳴鶴者互震爲鳴爲鶴虞氏謂離爲鳴非旨也在陰者師曠禽經以爲鶴愛陰惡陽周書王會謂陰羽也朱義稱九居二者是已其子和之俞氏曰鶴澤鳥二陰位三二同兌體二鳴三和也二有好爵謂其位得中天爵也爾指三吾我九二自謂

也三乃兌之主爻二稱吾我而呼三爲爾崇陽抑
陰貴中而賤不中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
不當也
述曰象言敵匹敵謂四也與艮敵應之敵同彼以
應言此以比言六三陰柔不當位過中失正心無
所主非能孚者故不足以孚正應而妄詭于近四
近不相得故有得敵之象是以或鼓而進或罷而
休或泣而悲或歌而樂動靜欣戚不得其常皆妄

也
象旨或鼓者居互震之中欲進而鬬敵也或罷居
互艮之下止也或泣不勝而退懼見侵陵震恐懼
也或歌者喜敵同類震善鳴也六三才柔位剛半
動半靜而失本體之正故有此象
紫溪曰人而孚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人而不孚
則一室之近孰非吾敵曰得敵則吾之身不能以
自安而吾之性情不能以自主作止哀樂皆失常
度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述曰六四體巽應說柔得正位而處中孚之中以
誠信而孚于上者也陰德月象月本無光受日之
光以爲光六四柔體之虛而承剛實如幾望之月
于日光無所不受以位近五而原與五同體也故
其象爲月幾望三陰不正與巳爲匹如馬並驂有
牽係之意四則惟知上從乎五而不下係于三又
爲馬匹亡之象履正承尊絕無私累得中孚之義
所以无咎象曰絕類上也係三則從上之心不純

無以成孚之功也
象旨王應麟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抗陽凶在
歸妹之五以應陽吉中孚之四從陽故无咎也馬
互震也四捨三比五有二馬而亡其一故象以爲
絕類上類謂三上者五也三四本陰類六三自以
爲得匹敵六四守而不與三比是絕其類于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述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有孚之實爲孚之
主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中謙

固結有孿如之象故无咎胡氏曰至誠發于內以
牽孿天下之心上下內外皆以誠信相通得君之
道又何咎也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隣而後貫于億
兆爲孚乃化邦之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理齋
曰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不以剛健中正居尊位
則雖有臣亦疑之而不能用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述曰仲虎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
有信故于中孚言之參貞雖巽象居巽極在卦上

登天之象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求顯鳴而求
信非中孚之道徒果所謂[illegible]上失位信不由中是
也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
反也橫渠張子曰上處中孚之窮不久將變爲小
過初六故小過初爻曰飛鳥以凶
趙氏曰和在陰之鶴凶登天之音信由中則此感
彼應雖幽隱而必和信不由中則聲大實喪雖揚
謝而不長
彖曰中孚項氏曰柔內則剛得中以三四二五之

四爻言中也說而巽孚以兩卦之德言孚也豚魚
吉以兩卦之象言之豚主風魚主澤也乘木虛舟
以成卦之象言外實而中虛也利貞而應乎天以
五兩爻言四爲人五爲天皆以正相比也五上皆
天爻也故上亦有登天之象應乎天與登乎天不
同應者以心感登者以力求也豚魚天下至陰之
物而皆有陽性故二物皆屬坎以其爲陰中之陽
也中孚直坎之中氣雖窮陰之時而陽在其中故
謂之中孚二物皆受其氣而生故得此卦者以參

二物至微而中氣在焉孚之本體如此故曰信及
豚魚也巽兌二卦各得坎之半體巽得下體故豚
主風氣而喜下入兌得上體故魚爲澤物而喜上
行豚與雞類性皆主風故巽自坎之豚而爲雞魚
與羊類目皆不瞑故兌自坎之魚而爲羊皆坎之
分氣也中孚肖離而氣直豚魚猶小過肖坎而乃
爲飛鳥之象明坎離之通氣也中孚以利貞與兌
之說以利貞小過之過以利貞利貞皆是二德非
謂在于貞也利者利于事貞者貞于理說而用此

是以巽乎天而應乎人中孚而用此則與時行也匹夫之諒賊生以害理非中孚以利貞也干譽之說害政而違道非說以利貞也陳仲子之過廉離兄毋而從妻非過以利貞也

九二爻項氏曰九二鳴于澤中不求人知而以三同體自來相和二有好爵樂與三同此所謂以善養人故中心悅而誠服之也二得中位故謂好爵靡之猶共之也九二六三之相和則但以其中而已故小象下二言中二鳴于陰而三應于外其道

光明正得中孚之義此中孚之主爻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吉出于中中乃孚之至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

六三爻項氏曰三內主也四外主也二陰之勢等而三之志剛求四也急故稱敵四之志柔不與三競故稱匹稱類三不正而躁不知自反而求乎于四進退悲歡其狀屢變而四方與五以正相孚如月月之中正而相望自然下亡其匹而絕其類无復顧三之理矣中孚以中正用孚三皆无之本无孚而求孚于四則足以得敵而已謂之得敵則不必更言凶咎六三爲澤水之瀦居柔說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自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信之六三巳且不自信又何孚于人柔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也

六四爻楊氏曰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處巳而不盈以一陰承九五孤進而不黨不盈而月之近于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兩馬曰匹亡其匹言孤

曰中心之信人信之君信之又何咎矣絕類上謂絕黨以承上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巽極而躁不中不正以巽鷄之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鳴登聞于內不足而求孚于外聲聞過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求之于古其殷浩房琯之徒歟

小過䷽ 艮下震上

按小過與大過義正同過乎大斯爲大過過乎小卽爲小過卦陰多于陽故有小過之名

蔡汝柟曰聖人立小過卦以見權衡之妙可小事宜下孔子獵較鄉人儺麻冕從衆之類皆是此理當知小過卽是時中關朗曰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述曰周宴曰小過亨者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利貞者可過而不可過乎常也故其道又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小過之所宜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小過之象也大吉非常之吉非一物一事之吉也陰不過陽其吉甚大

荀爽曰陰稱小謂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故曰小者過而亨也章氏曰柔得中指二五也柔本小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指三四也剛本大是以不可大事也可與不可各以卦位言之正所謂利貞時行也飛鳥之象卦之全體象之内二陽象鳥身外初二五上象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彖言上則乘剛故不宜上下則承陽故宜下精翩本旨出仲翔至王肅直謂四五失位故上逆二三得正故下順兼二氏乃得之旋過於不順凶莫甚焉旋過于順過更變而爲吉也紫溪曰逆卽逆時順卽順時正與利貞時行相應卦上震下艮亦有宜止不宜動之意

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小過之時而過于大則力不能任而爲所不當爲矣有飛鳥之象焉鳥遡風而上則爲逆此與人之力小謀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爲順此

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爲順而不常守
爲其大也
象旨小過卦繼中孚中孚肖離離有飛鳥之象變
爲小過則肖坎坎見離伏見坎不見離則鳥以飛
過但聞其遺音也
敬仲曰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飛上則
逆下則順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上
則犯分忤物下則不犯不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述曰吳氏曰山上之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
天上之雷但能小過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
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乃大過之事恭
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汝中曰特有踰禮而
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乎儉者君子矯
之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慢可過乎哀不可過乎
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爲不可甚過恐
恭之慎爲足恭哀之甚爲滅性儉之甚爲吝嗇也

雖小有過而不害其爲過所以爲善體易
項安世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
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述曰初六陰柔在下乃與九四動體相應而當過
時行過之事躁然以動動無所止故爲飛鳥以凶
之象象旨卦言下順而爻言凶介項謂在艮下宜
止以應之故妄徼震動之舉而反飛者是也飛鳥
見以于巽不能過止以犯上逆之失凶可知矣故
曰不可如何也

朱氏曰以初柔能存有之日以四動體而躁初艮
體不正柔則止不當過也有應在四爲四所以不
當過而過其過至如飛鳥迅速雖欲救止不可如
何其凶必矣與鼎信如何也同象是謂惡成而不
及改者
仲虎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于三四言
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
初二五上皆翼也何獨于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

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已有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述曰象旨王輔嗣曰過而得之謂之遇在小過而當位過而得之之謂也祖始也謂初也妣者居內履中而正者也過初而履二位故曰過其祖遇其妣過者春秋家有其語謂非正應而卒然値之也艮震皆一君二民之卦小過之君不在五五徒有其位而已二當艮止之象又居中得正以承九三三艮主二之君也

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居下得中。率陰之分而不過乎則者。惟此一爻。故以小事之可得而過者。發明六二之不過乎陽。所以无咎也。

初二皆陰而初艮始有祖象至二則當柔之位也過乎初而適合乎中無違越之非有順事之止是爲過其祖遇其妣艮陽在上而止二陰有君象在二則當臣之位也內不踰中而適居三下無乘剛之失有順陽之美是謂不及其君遇其臣處小過之時其過者乃家庭小事可得而過過之乃所以爲中而其不過者適合于地道臣道如此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者臣不可自過其位也蓋凡所謂過皆就本爻言之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述曰王深甯曰弗過必有以防之二字爲句程朱二先生但四字斷者非防之旨蘇氏曰弗過指二因二不及其君過其臣而言陰雖弗過然已有浸長之勢則當防之三重剛好上弗慮弗詳謂苟無害也謂苟無傷也則或從而戕之矣或不指六二明陰過必害于陽咎在三也是當防于未過之時也

卦以陰過陽名而九三艮主下止二陰則猶未過也雖曰弗過然陰過之世必用防之剛德不中特而不防致令小者或過至于亢極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戕害之凶至矣三多凶所以戒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述曰蘇氏曰小過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小過不可以大事正以九四失位不中之故進而有爲則失飛鳥之宜故爻詞戒其動

當陰過陽之時陽輕動則有咎九四无咎以居陰而應下于震體爲墜泥之咸非過剛而敢于動者得无咎也弗過遇之者小過之義以中爲所過也

四體陽爻陰弗過也與三同而上比于五又適遇之主德非强臣亢在上如欲遂往而任大事則危厲及之故必戒必勿用而惟保永久之貞則終无咎也九卦四五合德剛柔交際然後可大有爲小過君臣易位剛失正而柔乘剛所謂上逆正指此也故其詞危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言四之位則然自守免咎可矣安能進而爲大事過之前遇乎陰也遇乎陰往則危厲必戒以從或戕之爲戒也勿用五爲小人之長勿用之以啓上逆之端也終不可長言不可使陰之長也象旨震陽居四爲洊雷之厲故曰往厲震有恐懼之象故爲必戒不居初而居四墜泥之咸不能久之象俞氏曰此爻皆以兩字爲句

仲虎曰戒三之從者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而從上之陰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述曰卦以二陽爲君故六二曰不及其君而六五亦取大臣之象稱公雲升而不爲雨者陰陽和則雨六得五位是小過于大陰之盛也而畏之陽爻已止于一卦之下而不交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西陰方陰雖極盛不能成功而僅取六二同類之陰以爲已用故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程傳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同類相取兩陰

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象曰密雲
不雨已上也謂不宜上也已上即過之之意亢者
過之極也
初上象飛鳥在亢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穴之象
不言射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于高墉而言
在穴皆謂陰小之不足大有爲也
象言虞翻曰兌爲密雲坎象半見故不雨西郊亦
是互兌言之五而稱公明君方失位在四故五稱
公耳吳氏曰公謂四彼謂初俞氏謂小事稱公皆

不然也坎爲弓弋象小過似厚坎也弋小器僅可
射近彼謂二陰在互巽穴中五體震動弋取以自
助也小畜以小畜大而諸陽不爲六四用小過以
小過大而二陽不爲六五用也故辭同係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
過之已亢也
述曰四以陽承五故弗過遇之上以陰過中故弗
遇過之以陰在上過之極也曰弗遇則不知有陽
曰過之則已上而亢矣故爲飛鳥離之之象離猶

詩鴻離之離項平甫曰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
動而成離則麗于網罟奈何不凶哉初飛鳥以凶
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是謂災眚災自外來眚
由內出失中故也石介曰小者爲過越大者之事
至于亢逆之甚則天下之所疾也天曰災人曰眚
天人一道也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
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災自已
致復何言哉

仲虎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
曰弗遇過之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
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
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
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無復遇之
期故四言過而上言弗遇亦可見也飛鳥離之取
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禍也

既濟 ䷾ 離下坎上

按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爲既濟謂萬事已濟也六爻初與二爻三與四爻五與上爻陽爻于陰則既濟可知矣又卦水上火下有既濟之象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述曰既濟亨小亨于陰柔之小也小謂三陰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言亨小六爻剛柔正位故利貞章氏曰初吉終亂以柔不二則吉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治極而偷安亦陰柔爲之也

趙汝楳曰濟有亨之理而六二爲主卦之主是以亨者小也九五大中宜尸既濟之用乃謂小者之致亨何也水火之用以立義也火性炎上即以炎上爲用水性順下用亦如之坎今在上爲屯爲需而用猶閟離今在下實司鬱烝發達之權凡交濟之用皆由于離離之主陰是小者能致一時之亨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水賴火以致用剛賴柔以成功故也蘇氏曰坎上而離下剛柔正也剛皆居剛柔皆居柔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小者不可復進以貞爲利也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蘇氏曰柔皆乘剛非正也以濟則可既濟變而反其正以此終焉止而不變則亂矣鮮于侁曰終止則亂者反本之謂水反而終于潤下火返而終于炎上故有終止則亂之戒劉牧曰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爲變

既濟者以皆濟爲義者也小者不濟乃爲皆濟故舉小者以明既濟也剛柔分而當位則邪不可以行矣故明正乃利也初吉柔得中也王註柔得中則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爲未既濟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濟爲安者道極无進終惟有亂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爲自亂由止故亂故曰終止則亂也

蘇氏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静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緼之者水在火上欲炎而不達火之所以

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陰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爲既濟也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項氏曰柔得中則初吉謂六二矣其道窮則終亂謂上六矣二之柔所以濟泰卦之三陽而使之中也故謂之既濟若終止于柔而无剛以濟之則其道入于窮而不中矣此其所以復亂也既濟責于能濟如此六二之所以爲利貞者二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剛柔相濟爲利當位爲貞體固有三剛三柔皆正之象然卦辭所主則謂六二若泥言之則失彖義矣

象曰水在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述曰汝中曰水火既交各得其分爲既濟小火之性亢則必復復則爲變君子處既濟之時慮患于後因豫防之于其先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可以保其終矣

劉調甫曰大抵亂世之主其心多困治世之主其心多逸逸則生亂困則生治此東隣之殺牛反不

若西隣之受福其所處使之然耳聖人爲戒毋于方盛之時其旨深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述曰初九始濟者也陽剛離體始濟未涉于躁象車將濟險而曳其輪無造易心其謹戒也如此獸涉水必揭尾濟將及岸復濡其尾汔濟之象也俞氏曰輪曳不敗尾濡不溺故无咎卦取剛柔相濟此取濟坎之義輪在下尾在後皆象初剛正不輕于濟曳輪象在坎下濡尾象初濟而有曳輪之慎

其義豈有咎乎
濟必轉輪當濟反或其輪象如不欲濟者則無敗輪之虞濟必揭尾汔濟復濡其尾象如未濟之前則無淪胥之及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述曰王註居中履正處文明之地而應乎五陰之光盛者也然居初三之間上不承三下不比初夫以光盛之陰處兩陽之間而不相得能無見侵乎故曰喪其茀也稱婦者以明自有夫而他人侵之也

趙氏曰其稱婦者以陰適陽二之所以行也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逐失其所以自守者六二柔順中正不干乎時不失其主久而正應者合又爲勿逐七日得之象

六二柔居正位有可行之道茀在似戒行喪茀是不可行喪茀勿逐不亟于求行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而二中道在我久之將自定不得行于今必得行于後

王肅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人之義也坎爲盜離爲婦喪其茀鄰于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

張清子曰婦二也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茀以朝是也

朱氏曰七日得自二數之至上爲五復自初數至二凡七日以中道也中道者天地之所不能違故坤極生乾七日必復而況人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述曰九三在內卦之上內治已濟動而之外亦陽剛當位之所有事者故以高宗伐鬼方之事明之以中興賢君伐遠方小夷不貪近功不幸苟勝三年而後克之蓋盛世勤民之難也高宗可謂善用剛于既濟者矣既濟之時啓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九三離日將昃剛得正而位不中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爻詞致警深矣坎險在前上

大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爲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
至上有三年之象竊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或
曰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
在高宗爲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仲虎曰六爻皆警戒意于初則勉其戒謹于二則
戒以勿逐于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惟旣濟之時
惟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
象旨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三與上應上爲坎體
坎當北方故稱鬼方張說赴朔方軍詩遠靜鬼方

人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述曰象旨繻錦之盛也袽衣之敝也六四得位名
之美也陰而乘剛行可疑也猶盛飾而衣有弊袽
陸氏之言是也終日者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
方升之時說文作晝日非也君子不疑在躬而後
能濟四方行有所疑而終不爲累者以終日之戒
善補其過故聖人許之也

趙汝楳曰繻繒采也袽絮縕也六四當坎之初初
吉之時已過而終亂之兆已萌猶繻美而有殘弊
見也故終日戒
敬仲曰大抵四爻以離内卦變爲外卦故多變乾
九四云乾道乃革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謂泰
陰已至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皆有變濟至于
四誠患生之懼人心既安則易于怠忽誠有所疑
疑其衰敗之至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述曰九五剛居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在險
體中而易滿故借東隣西隣兩家祭禮以示警懼
夫祭時爲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
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
祭實受其福在于合時不在物豐也蓋即兩隣而
言其一旣濟者非時特殺而誠不足有止而不進
象其一未濟者時舉常事而誠有餘有進而受福
象旨隣以省五使知所戒也旣濟之時其盛無以

加其終不可反可懼之甚也孔疏吉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也

祀聞曰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時之過如月巳望而將虧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于望之時也蘇氏謂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卦詞初吉終亂東西卽初終之意也

質卿曰九五既濟久矣禮樂文物依然如舊制度儀等依然如舊然行法者非其人心守法者非其

舊人僅有文具而已夫文具之法何足以感人而格神通行而爲持久不變之道也彼新造之國百凡未備然其人則是其心則堅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吁可懼哉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述曰坎爲濡上爲首既濟之極水火反復之變必矣陰柔處之怨而不戒以之于其窮有濡其首之象危可知矣彖詞所謂終止則亂也既濟之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既濟故亦曰濡其首

劉牧曰詳夫既濟之爻辭皆不稱既濟者何以其各得位而互于逐爻明其義也且二以中女既濟故稱婦喪其茀三以過時既濟故引高宗之伐鬼方四以臣居既濟故稱繻有衣袽五以君居既濟故矣西鄰之禴祭初上居前後故以首尾言之

汝吉曰初戒濡尾謹始也上危濡首慮終也六二中正以既濟而喪茀而時則終得九五中正以既濟而用牛而時則已過三剛居剛三年克鬼方而

憊四柔居柔有衣袽而終日戒既濟所以防微而保大也既濟矣經幾終而六爻之詞危乎危無吉利亨之文故易惧以終始也

楊氏曰上六既濟之極如巳濟大川自謂没世無風波之虞矣不知既濟其一又遇其一來載而無宿舟求涉而無善游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濡至于首則溺其身可見坎水故濡在上故爲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與

未濟☲☵坎下離上

崔憬曰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易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按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火澤皆陰卦脊息而爲睽睽則不濟坎離以陰陽中氣交然乾坤之本性故存未嘗不流通非不濟也未者有所待之辭故卦名未濟言有時而濟也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内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鄭玄曰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無窮極之謂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述曰未濟者未能濟坎險也上卦離中執柔應剛有可濟之理故曰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以未得濟曰无攸利

狐陰類坎爲狐陰小稱小狐指初六言卦體明在外而險于内狐之疑而心病者也汔涸也小狐力弱汔乃可濟坎水本不涸而坎在離下無火以灼之遂爲伏險而不溢狐以爲涸而可濟耳九二陽明見其不可曳輪而不進小狐安得獨濟哉是謂

未出中也以陷險故象濡其尾以未得濟曰无攸利始濟而力竭于斯未續終也卦諸爻皆不得位所以爲未濟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應則陰得陽以爲助而終濟矣故亨也蓋申未濟亨之意

小狐小者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當未濟之時必剛健拔難然後乃能濟小狐勇于濟而無餘力故終于未濟而濡其尾爲不續終也濟險難者必有餘力也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雖剛柔應而不得中猶不能濟也程傳狐能涉水濡其尾

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氷而聽懼其陷也小
者則未能畏懼故勇于濟趙汝楳曰狐尾豊于身
濡則身隨以溺老狐負之以涉故能濟小狐力未
强汔濟而尾爲之濡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也
孔疏未濟之時小才居位不能建功立德拔難濟
險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
所以得通故曰未濟亨也汔者將盡之名小才不
能濟難事同小狐雖能度水而無餘力必須水汔
方可涉川未及登岸而濡其尾濟不免濡豈有所

利故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述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爲未濟未者有所待
之辭非不濟也待時而濟爾歐陽永叔曰火在水
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
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象
旨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述曰象旨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

登岸而濡尾者異矣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
不自審其續終之難故曰亦不知極也
卜子夏曰以柔濟險初始涉者也近淺猶濡尾況
其深遠必不濟矣不知力之極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
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
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以濡尾爲終濟之象而
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
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
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述曰敬仲曰曳其輪未濟也時在險中勢未可濟
不敢欲速易之道也貞正之道也故吉中者无過
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不犯險而過涉不畏險而
不涉中以行正與時偕行其出險而有濟必矣象
旨姚信曰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
于五而隔于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
曰貞吉

王註體剛履中而應乎五五體陰柔應與而不自任者也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中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故危難經綸也蹇者也用健拯難靖難在正而不違中故曳其輪貞吉也

程子曰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五以柔處君位二乃剛陽之才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故戒曳其輪倒曳以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恭順不足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吉也於六五言貞吉光輝蓋君

道之善于九二言貞吉中正盡臣道之正上下交相盡也

陸氏曰既濟之初思未濟之難故曳輪濡尾同在一爻未濟之初陰在下未能自濟故濡尾而退二雖陽爻復未出險坎性趨下未能濟物故曳輪而返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述曰王註以陰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濟而求進焉喪其身也故曰征凶也二能拯難而已比之棄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故曰利涉大川

未濟有必濟之理二未出中則同舟共濟之人三在坎上以出險爲功故有利涉之象

荀爽曰利下從坎二者坎成卦主爻爲水有大川之象又在互離之中明于幾事下比于二蓄其全力合其同德以拯大難利涉大川之象也初與三情同而凶各異者三入險之深故曰位不當也苟

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

干寶曰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故仲曰所處之位不當征往也言位者明其位在此不可出位而往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述曰九四上比六五陰陽有相得之象時已出坎險可以動而濟矣濟天下之事非剛健之才不能也四以陽剛居濟時之任失位過中有遲疑退悔之象故戒以貞貞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

悔者也震動也四剛動而承五柔有震主之威而
用以伐鬼方爲天子勤遠畧也然陳師鞠旅有截
其所不加殺戮而終以柔服至于三年之久功成
而行天子之賞蓋旣出内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
下之事故有震用伐鬼方之象始出于險其德未
盛未可遽求其濟故有三年賞于大國之象象曰
志行者九四失位而得貞吉悔亾以其正志得行
也處未濟者志存必濟乃可謂貞鬼方之伐九四
之所爲貞也

大國天子之國功成凱旋而行賞以明志之必得
行而事之終有濟也

敬仲曰四應初初六有陰遠鬼方之象坎水趨下
不應乎上故大國命伐之

馮椅可曰未濟之爲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
中者其責重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
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
功上下所倚藉也

質卿曰九四離下卦而上時已大通有不濟濟斯
順矣有不行行斯通矣故九四之貞貞在濟時能
貞則吉則悔亾其貞也豈但小有振作而已哉當
振其威武以伐鬼方至于三年成功而有賞于大
國焉

伐鬼方卽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事伐鬼方用
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
之賞。旣濟之世利用静。故發其伐鬼方之憊。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
其暉吉也

述曰六五以柔居中虛其心而陽爲之應得君道
之正也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無
不待于亡也五文明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
之光離體本有光而秉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
濟而成光輝王註付物以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
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是巳離體中虛陽剛之
所以附故曰有孚吉五爲未濟之主終能无不濟
而吉者以有孚也夫以誠交物者物亦信焉物皆
竭力功則克矣上言貞吉下明貞吉之在誠也

君子之光其輝吉也吳草廬曰散輝及物爲光歛
光在體爲輝言君子之光照萬國被四表發越之
盛皆有孚之誠積中而不可掩者也故重云吉
象言君子之光離爲火也有孚吉互坎爲孚也其
輝吉者自孚者言之六五文明之主虛中下賢有
賢者及時而孚之象程先生曰君子充積光盛至
于有輝不然矣管輅曰日中爲光朝日爲暉及其
暉而孚言其早也如是豈不吉乎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

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述曰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孚于陽剛與
共濟天下上九處無位之地以不用爲用者也以
剛孚柔成君子之光者也時獲濟矣君臣同樂之
時矣上孚于五而濟雖亦孚于五而宴樂于以飲
酒未爲失宜蓋時節之會如此何咎之有若飲酒
不已至濡其首則有孚非所當孚而我自失其是
矣蓋自未濟而之濟時當安息休以無事則可若
自以身處事外不以事驚心而事將廢既濟之所

以失也人心易放故聖人諄諄
象言有孚于飲酒者孚于五也有孚失是者孚于
三也未濟之君羣策並屈以求濟猶所謂若作酒
醴爾惟麴糵經師或謂所乘六五之孚者是坎爲
酒食濟名出坎未濟坎在下而亨之在五故主五
而孚之无咎也濡其首卦之上爲首濡之者三也
與三應而沒入坎水中也三方在險而上已出中
猶復不能忘情于三不胥溺乎失是是謂上之安
地節蘇氏謂事之會猶言時節非節止義王應麟

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
彖曰未濟亨項氏曰雖不當位指六五言之雖六
爻皆不當位義但取五而已曰小曰狐皆陰類也
濡其尾卽是不能全濟之象險且未濟他又何所
利乎故无攸利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
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
有致亨之理此夫子所以贊易也
初六爻楊氏曰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
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强于才者也已濟

而濡其尾貿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于才
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棄其濡而不濟也故吝亦不
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
然雖不知其中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
濟爾志其不濟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力不
足之辭也
九四爻項氏曰未濟之時所喜在剛三徒以其志
之剛猶爲利涉況九四乎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
四皆以其剛故能任天下之大役以此見弘濟世

道非剛不可也九三全剛而位正故直稱高宗以
伐之其言三年克之者以見其役之大小人勿用
者以見其才之難得无九三之才其可以任斯事
乎九四則所居者柔比九三爲有悔必貞以勝之
然後能任其事而无悔故曰貞吉悔亡又加震字
九四之動爲互震也而居震極又四剛而五柔挾
震主之威者也然用其震于伐鬼方國之虎臣也
變四互坤坤爲年故三年也九四出離之上亦爲
三年至上則飲酒策勲故言有賞於大國九三之

象曰憊也則以三年言之九四曰志行則以解貞
吉悔亡言其志必行而不屈然後得吉而悔亡也
六五爻項氏曰六五雖不當位而與九二剛柔相
應同心以濟難者也離雖爲光而人君之光非一
人之所能獨成乃因與賢臣有孚以致其光故其
光[illegible]由非剛明自任之光也故曰君子之光有
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輝吉也蓋以深辨此意按
管輅曰日中爲光朝日爲輝夫中則日在上朝則
日在下在上之光以在下之輝而獲吉則五以二

而獲吉明矣先儒謂輝爲光之散非也輝者光中
之氣詩曰庭燎有輝周禮眂祲以十煇爲十輝皆
謂光中之氣五離爲虛故爲光二坎中實故爲光
中之氣也未濟諸爻皆失正凡用事之爻皆曰貞
吉九二九四六五是也九二剛中不假言悔六五
柔中故言无悔九四不中故言貞吉悔亡言不如
是則悔不亡也六五兩吉字貞吉者六五自謂也
有孚吉者謂九二也小象甚明上九之兩有孚亦
以三上兩爻言之

上九爻項氏曰既未濟皆取義于濟故兩卦初上皆稱濡然得失不同者旣濟自二始濟則初雖濡尾而不害其爲旣濟也故无咎未濟正坐濡尾不能續終所以爲未濟也旣濟之中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人事之危未濟之中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爲孚則上九之孚者六三也濟以孚爲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從離酒自下升而入于上則飲食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于酒

則濡首之象也我飲食彼則彼可以出險而成既濟之功彼濡我則併我而入于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所以謹于辨物居方之事所謂亦不知節者正謂不明于辨也夫人處患難之爻幸其將平方欲相與以樂其終而反因樂以壞其終此何等時而作事如此亦可謂不知節矣

讀易述卷之十終

讀易述卷之十一

繫辭上傳

草廬吳氏曰繫者謂如綴繫於物辭者易書之言也文王所作之辭繫於各卦之下謂之彖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各畫之下謂之爻夫子述此篇以釋文王周公繫彖辭爻辭之意故曰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金貴亨曰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學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可見易道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乾道易故易知坤道簡故易從知與從以君子學易言非謂他人知我從我也旣易知自不能離故有親言與道相親也旣易從自日加益故有功不離道則德

自久日加益則業自大君子體易之實功也
述曰象旨天尊地卑何以定乾坤大卜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然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惟周易先乾後坤因於天地尊卑之分也鈞深圖曰自一至十天尊於上地卑於下祇以異耳卑何以先高史氏曰卦畫自下之序也易道貴陽而賤陰動靜何以斷剛柔剛非不靜其常在動柔非不動其常在靜斷者虞翻云分也置陰陽言剛柔俞氏琰曰質可見氣不可見也虞氏曰坎在北震

在東西北則乾東北則艮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東南則巽西南則坤皆陰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陽物也而與陽為羣陰物也而與陰為羣各以其所名之物此之謂羣分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無失無得貞而已矣或類聚或羣分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動而生以為得失之報也方曰事情所向物曰事物善惡以言乎陰陽實體則朱先生未若龔氏之切乎在天成象按虞翻說曰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於文日月為易虞翻說當是輔嗣注以為況日月星辰非也在地成形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後成形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

項氏曰此章論伏羲作易本於天地自然之易邵子所謂畫前原有易也是故觀乎二儀之判而奇偶之畫已定觀乎卑高之勢而三極之位已陳觀乎動靜之理而七八九六之性已斷觀乎氣類之

分合而比應攻取之情已生觀乎法象之著陳而飛伏變互之體已見朱子發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

彭山曰尊者能主乎上之意卑者能屈於下之意定者一定而不易也尊卑以位言乾坤以德言尊非健不能卑非順不能尊者不能自尊卑者不能自卑則乾坤毀矣不可以為定

胡氏曰天地卑高既定則人事萬物之情皆在其

中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貴賤高卑之
位是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定矣
朱氏曰動而不屈者剛也靜而不變者柔也動靜
有常則乾剛坤柔其德斷而無疑矣
彭山曰動靜者乾坤起伏之勢也動顯於外而靜
中亦有動此動之有常也靜藏於內而動中亦有
靜此靜之有常也乾本剛德剛則常動坤本柔德
柔則常靜動而無常則易變不得為剛靜而無常
則易躁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

乃為不已之德剛而不已所以為健柔而不已所
以為順此言乾坤之德不過一剛一柔之斷而已
胡瑗曰以人事言之君以剛德居上為動出令而
臣行之臣以柔道居下為靜納善而君聽之君臣
動靜既有常理則剛柔常分可以斷矣此經論天
地之德亦兼總萬物之動靜也
韓康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
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
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

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
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
也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
不同故在天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
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眞
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
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
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

之始也
張氏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無往
來星辰無顯晦山川無聳伏潮汐人物無老壯榮
枯則滯而不通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日月星辰山
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
伏潮汐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
以成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述曰象旨是故接上以起下之辭剛柔謂爻畫奇偶也馬融云摩切也盪除也剛摩柔爲震坎艮柔摩剛爲巽離兌虞翻謂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若是也其言二摩四四摩八八盪六十四殊之上下起接不屬矣然則八卦之盪奈何胡瑗言若十一月一陽生則推去一陰五月一陰生則推去一陽頗爲近之然盪陰入陽盪陽入陰京房義精矣此言夫天道卦象之流行排以當卦也錄其事故下遂以雷電風雨繼之雷震也電離風巽雨坎吳幼清

曰羲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以雷霆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以風雨也運行寒暑五經通義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幼清曰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爲暑在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在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爲寒也王註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

紀聞曰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圜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圜轉去殺他摩轉他底意思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後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

章氏曰陰陽剛柔相摩相盪絪緼變化生生不窮天地人一也日月往來一寒一暑一歲十二月一月十二時莫不然乎

質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是一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

卦有八卦也不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於乾坤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述曰象旨乾交坤而震坎艮得乾道成男坤交乾而巽離兌得坤道成女乾男爲父者以其始物之氣坤女爲母者以其成物之質易象數鉤深圖曰一陽生於子而乾位在西北君子之前故曰知大始一陰生於午而坤位在西南作於申成於酉故

曰作成物皇極通變以爲乾位在亥知大始坤位在未作成物文王後天之用二說相通也
彭山曰乾坤者天地生物之大德而人得之以生者同此德也乃以男屬乾道女屬坤道者蓋自陽之生而言則生於陰也陽在陰中勢必發揚故得乾初爻爲長男得乾中爻爲中男得乾三爻爲少男自陰之生而言則生於陽也陰在陽中勢必退縮故得坤初爻爲長女得坤中爻爲中女得坤三爻爲少女男女雖同具陰陽之氣而主於陽者必

健主於陰者必順其勢各有所重爲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朱氏曰六子致用萬物化生不越乎乾坤震坎艮之爲三男得乾之道也巽離兌之爲三女得坤之道也聖人用之天下合乾坤也父子君臣乾坤也夫婦震巽坎離艮兌也長幼其序也朋同類也友異體也五者乾坤而已矣
胡氏曰萬物始於無形乾能知之時下降而生之坤則能承陽之氣以作成萬物之形狀也說者曰知猶主也作者發動鼓舞之意始始其氣也成成其質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述曰諸卦受畫於雷風山澤水火諸卦之畫無一非雷風山澤水火雷風山澤水火無一畫非乾坤乾本氣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簡者無爲之別名惟其易故易知易知者自爲主也惟其簡故易從易從者順乾行也曰有親曰可久只是一箇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箇易從之妙天下事不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一意所知者皆人可與知簡則不着纖毫之力所能者皆人可與能或以朱義心明白而人

易知事要約而人易從是謂向外去非也此合內外之道韓注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親親切也功功效也親切乎中自亹亹而不息故可久功同乎人自積漸而日益故可大賢人言其德業過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張邦奇曰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高者卑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羣分者成象成形者莫不由於易簡而各得順其分位也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其中云者承乾坤之謂應天尊地卑而言也夫天一形也地一形也人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當三才之一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者謂其不才也

象言可久可大與盛德大業無異也而稱賢人者項氏曰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吳幼清指爲賢人別曰易簡理得者聖人也殆不然乎湛子曰理一而已易簡非二體久大非二功德業非二事蘇氏所謂隱顯之別也此乾坤之辨也不可不知也

一淮海曰天尊地卑以下其易之定體乎剛柔相摩以下其易之運用乎皆自然也定體自然便是以不動爲運用卽先天也運用自然便是以運用爲不動卽後天也先天後天一也自然者易簡之謂也天地所以爲天地人所以爲人其理易簡而已賢人可久可大是得此易簡卽可作聖人也聖人之成位乎中是得此易簡卽可參天地也所以中庸提出率性二字惟率性則易簡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述曰聖人設卦謂伏羲也始作八卦重爲六十四卦矣八卦以象告不言而見吉凶觀象繫辭謂文王也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繫之彖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吉凶因得明吉因失明凶也剛柔交之九六也九陽六陰迭相推盪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卦象之有吉凶悔吝皆本於此易乾鑿度曰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

皆爲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實義善雖微細必見
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明王
事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
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
之道也
述曰象言易言吉凶在人爲得失之象易言悔吝
在人爲憂虞之象虞與娛對當讀如騶虞之虞謂
樂也柔變爲剛進之象剛化爲柔退之象剛進柔

退明晝象柔進剛退晦夜象蓋卦爻剛柔相推以
成變化而變化將來又成剛柔循是晝夜相繼爲
其柔之變復爲剛者猶晝之仍繼乎夜也剛之復
爲柔者猶夜之仍繼乎晝也
蘇氏曰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
理無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爲無定而兩之此二
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
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是以聖人既明吉凶
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

至於無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
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
於無窮人之觀之以爲有無窮之異也聖人觀之
則以爲進退晝夜之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爲
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爲非向晦
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
立無往而不一也
六爻之動動卽變化也陸績曰天有陰陽二氣地
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此

三才極至之道也極陸德明訓至韓注兼三才之
道故能見吉凶成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詞也
述曰易之序謂易中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也爻
之辭謂六爻所言之吉凶悔吝居而安各得其所
之意也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
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
孔疏觀象而知其所處若居乾之初九而安其勿

用者居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所居而安者易
位之次序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善則思齊其事見
惡則懼而自攻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爻皆有辭
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君子尤所愛樂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述曰紀聞曰觀象與觀諸卦爻之象觀變只觀所
變卦爻之象耳占以揲而值之將用之以為決斷
故謂之占易以變為占于占言變蘇氏曰至於占

而君子之處周矣是以自天祐之
卜子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自卜之明也聖人極陰陽之度窮變
化之會而得其易是以合於天而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仲虎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
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
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無非易即無非
天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

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
凶悔吝三焉故上之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
易之事此獨吉而無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項氏曰此章謂讀易之法必自文王之易始故上
章論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五事而此章獨自
吉凶變化起義者蓋有畫之初乾坤貴賤剛柔之
迹已著而吉凶變化之象未明有卦然後見易之
有變化二端皆文王辭也復以二端析為四類而
詳言之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則

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
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有悔吝始觀變化者必
自剛柔始文王觀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觀
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入而不利
矣序即爻位居此爻之位則玩此爻之辭以處之
然後能隨所遇而安樂之或以序辭象與作變以
與下文合似不必爾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吳羔曰首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前章

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
辭至此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
述曰卦者彖也成卦之體上下內外無不備具而
彖之辭或舉其一或舉其詳或不言焉而皆足以
相明此彖所以言乎其象也爻者九六之數也兩
地則二四爲六叅天則一三五爲九九畫奇六畫
偶兼三才而兩之則六畫成卦所謂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此爻所以言乎其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

者善補過也
述曰爻之所以吉者言乎得若元吉征吉貞吉往
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爻之所以凶者言乎失若
征凶貞凶終凶見凶有凶之類彭山曰得正言吉
心之安處也失正言凶心之不安處也悔者不肯
自安於不正心切悔悟此趨吉之路然未至於吉
吝者不能自克其不正心竊羞鄙此趨凶之路然
未至於凶故曰小疵小疵者未成失得猶許其改
也无咎本亦有過以其善補是過以无咎朱氏曰

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爲休而依之過於當
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爲咎而違之惟其缺而補之
然後无咎吉凶悔吝无咎皆舉爻詞以明通例見
人心皆安於天理之正而不正者自覺其凶少有
不正自不容已於悔且吝此皆反正之幾欲人自
得其本心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
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述曰五存者應五言而爲文天道貴陽而賤陰陰

陽有貴賤之位皆卦爻之所列也陰陽各有貴統
御謂之齊陽大陰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辭專取
主爻陽大陰小語其常分耳當其爲卦主則無異
也胡氏曰六十四卦皆以陰陽得位失位分吉凶
君子必當明辨之比之六二居得其正則其辭曰
比之自內貞吉小畜之初九以陽居陽則其辭曰
復自道何其咎吉隨之九四以陽居陰則其辭曰
隨有獲貞凶觀之初六以陰居陽則其辭曰童觀
小人无咎君子吝噬嗑之上九以陽居陰則其辭

曰何枝滅耳凶是吉凶之文皆在所繫之辭君子若辨明吉凶之事觀其辭則可知矣彭山曰憂者危懼之意介者辨別之端善惡所由分之界也當初悔初吝之介而不憂則必至於凶矣震發動也當其過時惕然驚動此卽悔心之萌也能悔則復于無過矣龔氏曰悔則无咎介則无悔不近於知幾乎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述曰俞琰曰卦以陽爻之大者爲主則其辭平易

如復謙之類卦以陰爻之小者爲主則其辭艱險如小畜夬之類各指其所之之者動爻虛齋趙氏曰之變卦也言本爻之辭正指之卦之義朱氏曰詞有易者之于吉也所謂能說諸心詞有險者之于凶也所謂能研諸慮也

〻質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辭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有定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有易拙而不可惑以險途者全在於此

淮海曰君子之居而動也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于不善之謂過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欲改而不及則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可以改或不及改或不肯改則爲吝當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以求補過則爲无咎言積疵則爲失積過則爲疵積疵則爲凶積補過則爲无咎積无咎則爲得積得則爲吉此其一念之微而其著甚遠君

子之所以貴愼獨與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孟子之所謂間卽大易此章之所謂介系天地在此盡人物在此淪夷狄在此入禽獸在此可危也哉可懼也哉所以學易之道全在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句君子有終身之憂其此悔吝之介乎

項氏曰自彖者言乎象至无咎善補過皆解繫詞之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讀繫辭之法也彖詞所言之象卽下文所謂卦也爻辭

所言之變即下文所謂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吉凶言存乎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有憂震之心者然後能用力于其微焉至於吉凶則得失之大者讀其辭皆可辨也是故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材之小大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知所適從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述曰此直贊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有卦畫而無

言無言而無所不貫無所不在精示意見而不可以形迹貌象窺測者人全具之人不得而執之故言易與天地準朱氏曰乾準天坤準地九準陽六準陰與之平等無低昂輕重之間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象旨彌以反本言如弓既張而彌之愈反愈合綸以致用言如絲既分而綸之漸合漸大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述曰象旨此皆聖人用易彌綸之事以者用易也故幽明始終鬼神皆就易卦畫言之卦畫內外上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故知幽明之故荀爽曰謂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幽謂天上地下之不可得覩者也明謂天地間萬物陳列著於耳目者也卦畫一變爲始六變爲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荀爽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卦畫陽奇陰偶物也精

氣聚焉用九用六變也遊魂遷焉張子曰精氣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用遊魂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李氏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知故曰變章氏曰鬼神之情不可窺鬼神之狀不可見何從而知之精氣爲物物則有象有象則終壞而爲鬼遊魂爲變變則無方無方則不測而爲神是鬼神之情狀不于精氣游魂而知之乎

朱氏曰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爲氣

明而微也氣聚成形幽而顯也仰觀乎天凡地之
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
不具是理故分而爲二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
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原
於太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
彖言原始反終依鄭虞本當讀原始及終若曰推
原其始則知未來反摺其終則知已往又或以爲
於其終而反求其始則固已費辭矣朱子發曰一
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

遊魂七變而反者卦體復也謂之歸魂始者生也
終者死也反則死而復生故知此則知死生之說
其以初上爲始終而始終爲生死是也其指六爻
之變而謂游魂歸魂者非也
章氏曰精氣即遊魂之所凝聚遊魂即精氣之所
運用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
之變魂之于物也直寄焉耳精氣遊魂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惟精氣全而遊魂定則發揚昭者雷動
風散鬼神之變化其非我也聖人只教人從自家

身中認取 精氣遊魂具而爲人故曰人者陰陽
之變鬼神之會
精氣爲物形之謂也游魂爲變神之謂也形有生
滅神止往來耳於此了徹修身以俟不以夭壽貳
其心斯命自我立矣
精氣爲物坤之道也游魂爲變乾之道也魂升魄
降人死則然其生如之何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
述曰幽明陰陽之顯晦死生陰陽之消息鬼神陰
陽之聚散而皆盡之於易可見易之道即天地之
道也天地一陰一陽以成變化而易與之相似故
其故其說其情狀自莫之能違也朱氏曰萬物者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故曰
智周萬物天下者萬物之會知周萬物乾知太始
也道濟天下坤作成物也易無物不知是知周乎
萬物天下皆養是道濟天下故不過者所爲皆得

其宜無有愆過使物失所也九家易以旁行周合
六十四卦卽卦之反對反復為用正見其應變旁
行未嘗遂流而不返使人明天道之常數知性命
之始終任自然之理故不憂不憂者自得于己也
安土敦仁萬物之情也易順物之情使各得其所
敦厚于仁故能愛養萬物胡氏所謂物旣遂性則
父子兄弟親疎且遞相親睦而敦仁愛之心是己
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
心無一毫紫累謂之樂常人多憂因不能樂天不

能樂天因不能知命而不免有憂易理旁行不流
卽齒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於天地萬物之中者
何莫非命知命則一身之生死得喪同於屈信代
謝何憂之有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
心無係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
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土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
有己不知有人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
遇其敦仁一也其能愛一也其知天知命一也
象旨旁猶旁燭之旁非避碍之意不流依京房本

原缺

作不留朱子發曰易之用者近是矣朱義行權守
正非本旨也易旁行不流故玩辭者變通天道以
知天命亦周物不憂似天也樂天依虞翻作變天
安居易象是為安土安土則心存理得故亦道濟
天下似地也變知天命則智迹泯安土敦仁則生
意發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述曰天地之化滔滔不窮如一爐金汁鑄化不息

易為之鑄寫成器使入模範匡郭而不過乎中也
曲成者順萬物之理而成之非一方也易與物變
化明中正之道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無不各
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漏而不成者天地萬物皆
以易言之晝夜者剛柔之象剛或化柔柔或變剛
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貫通為一是謂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則不為變化之所亂而可以知範圍曲成
之道也荀爽曰晝者謂乾夜者坤也通於乾坤之
道則無不知矣自此以上皆神之所為也神則陰

之萬物出入死生之不齊而不可爲㪽數由其道得其宜極其高大莫不安其性命之情而致曲以成之易而已盖帝之於萬物所以出齊相見與夫役說戰勞而遂至於成也並一理而足哉此之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

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

象言神者何易之道也隨物而在故無方也何以爲易理之變化也易何以無體變化故無體也葉少藴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體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無體

淮海曰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也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即死生死生即鬼神鬼神即萬物萬物即命命即晝夜曰故曰說曰情狀曰道曰化皆易也此知放而彌六合卷而藏于密吾心不慮而知之知是也若一入於慮便不神便不易便不能放不能卷便入聞見便落見解非德性本然之知矣德性本然之知乃同於天地萬物而能生乎天地萬物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合天地萬物而爲一體是爲格物如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而通於知是爲致知致知則得易易者心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心之不測便是神心之生生便是易非致知

其何以哉故知致則理窮則性盡則命至

項氏曰自仰以觀於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故者以事言也說者以理言也情狀者以象言也易有象有理有事知斯三者而易之蘊盡矣昔者伏羲之始作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形於是制爲奇偶之畫以準其象使萬物之情皆以類而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而爲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畫之所由始二分四揲之變皆起于至一无朕之中要盡之

所以終三變六扐之餘復歸于至一无朕之始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知矣氣聚而爲物奇偶之畫所以爲有象魂遊而爲變九六之化所以爲无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矣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下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範圍天地三言以見其彌綸天道之道也蓋易有奇偶二畫所以匡括天地之變化而天地不能越其外所以曲成萬物之終始而无一物之或遺通幽明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是故天地之

神无陰陽之定方而易奇偶之變亦與之周流而無定體此所謂易與天地準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述曰易以道陰陽天地人物萬般不同其實不越陰陽兩端陰陽原不相判渾合而成不偏不雜此一元太和之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乃所謂道也

彭山曰一陰一陽者陽明陰晦陽主陰而陰從陽隨時變通无所偏倚之謂也陰極而不變則滯於陰陽極而不變則滯於陽皆著物而入於器矣惟其變通不滯則主之者陽從之者陰剛柔適得其中而无太過不及然後爲道故道以形而上言非以陰陽爲兩物而道在其中也象山陸氏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莊渠魏氏謂一偏者不足以爲道得之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指虛明者而言陽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指成形者而言陰也此陰陽之大分也陰用事則陰陽不交而爲否陽用事則陰陽交而爲泰故道也者陰陽之交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蓋謂此也

陰陽合德則爲道陰陽合德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偏於陽則陰隨陽而散漫偏於陰則陽隨陰而沉淪此則墮於氣矣象山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謂其不偏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述曰繼之者善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性人之得

於天命自然乎繼者陰陽相續貞又爲元此太和渾淪之體所謂善也成者陰陽化生成男成女此秉彝各足之眞所謂性也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无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而不滞於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體未免失其中正落於偏倚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或偏於陽或偏於陰仁與知遂分而爲二至

於百姓則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述曰君子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在天地爲元在萬物爲含生之仁造化以貞復而孳生物理以歸根而反生顯諸仁也一陰一陽妙合而凝也然而莫測其出機爲莫測其入機爲藏諸用也一陰一陽機緘不露也仁即生理之根柢而於是乎顯所以綿綿而不絕用即發育之盛大而于是乎藏所以混混而无迹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道之妙也天地无憂聖人有憂而同此顯仁同此藏用盛德大業至矣哉如天施焉如地生焉無不有也我不自以爲有而覆載生成皆其所該是富有也所過化焉所存神焉如天地之運而无息故者不留積盈而來者不匱也是日新也

仁言顯即用是體用言藏即體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无間總是一陰一陽之妙蓋顯即陽

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降與藏即陰之靜而斂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爲顯而藏藏而顯不可以意見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仁者知者滞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而聖人之盛德大業與天地鼓物而不憂者同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述曰聖人盛德大業本易道而成故推言以盡其

意生生者生而又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隨時變通此易理也自其生生之成象謂之乾自其生生之效法謂之坤象謂理先見而未成形者以其健而主陰故曰乾效呈也謂法乾制用而成形者以其順而從陽故曰坤數蓍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數可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卽所占卦變而通之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變也占之於心而通之於事則乾坤之理與時偕行而不滯於迹此陰陽之不可測也故謂之神上章言易无體此言

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

象旨言陰陽得中者爲道也今夫聖人之明民示諸有而儒者之高論乃欲引而淪諸无大傳云一陰一陽謂道矣今乃復云陰陽氣也其理則謂之道然則陰陽不足謂道乎易稱乾道稱坤道又稱乾陽物坤陰物以明陰陽卽道道者所由之路陰陽卽群有之所由出入也今云然者豈非其誤解形下之器哉告老曰偏陰偏陽之謂疾此豈獨命

家之說也陳氏新語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在陽而陽得其一當、加說知仁知所見也

象旨此明陰陽謂道之義繼指流行言萬物資始繼貞以元元爲善長故曰繼善屬一陽之分貞而成終物各有則故曰成性屬一陰之分北溪陳氏曰繼成字與陰陽字應善性字與道字應繼善者卽性善意猶言吉之先見爲良心之本體成性者卽性相近意蓋有累於氣之不中正者矣

仁知卽性之成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知皆得其偏耳見之之之謂道也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

不能盡知其性之所有者而全之也繼善成性以造化之流行分陰陽仁陽知陰以在人之禀受分陰陽

上章說聖人之仁知知與仁合而爲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爲二道无陰陽本自无滯仁者之見滯于陽而不知有陰知者之見滯于陰而不知有陽百姓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君子一陰一陽之道也不知其性者爲百姓知之而入於意見

者為仁知之偏以皆落於成性之後而未覩乎繼善之初也

蘇氏曰屬目於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為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為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淮海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聖人之見即仁知之見但聖人不落於仁之見知之見仁知者即落於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日用即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却人情物理何者為日用克己復禮之學全在視聽言動上做發育峻極之體全在三千三百上見曰知曰見知此合一見此合一之易理耳其知也无所知无所知則无所不知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其見也无所見无所見則无所不見故曰望道而未之見

龔氏曰仁者體也道以之顯用者知也道以之藏

言顯則知用之為知言藏則知仁之為體至於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則寂然不動之時也聖人有思有為者也故吉凶與民同患道則无思无為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朱氏曰聖人有相之道不以其所可憂者而同乎無憂以謂配天地立人道者存乎己易之道是已則聖人盛德大業豈不至矣哉象言富有者冒天下之道開物成務顯仁也日新者惟變所適根本盛大藏用也蘇氏曰我未嘗有即物而有故富如

使己有則其富有畛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吾心一也新者物耳

象言此以易之陰陽言生生者生陰生陽也應一陰一陽謂道之意一陽生而成象之謂乾一陰生而效法之謂坤效法者依成象而代有終也成象特為朕兆耳應繼善成性之意以其生乎未始有象之先純乎健而為主故曰乾以其生乎既始有象之後純乎順而從陽故曰坤蘇氏曰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象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也紀聞曰

象言成則法已具而未定法言效則道盡見而无隱效呈效也出諸幽隱以示人也法者未然而已然千古當然不易之定體也張忠定曰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未判生殺輕重在我已判更不可易

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无數也故未嘗有窮物有數也故可極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蓍之用四十有九而卦止于六十四則數

爲可極故也數爲可極則來物爲可知此占事也

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象言占者窮過物之數遂知來物事則貫十有八變因變以成務矣吴幼清曰數者變之已成變者數之未定朱氏曰窮則變變則有術以通之此之謂事

象言蓍初揲卦猶未成或陰或陽不爲典要知可度思故曰神此言乎陰陽之道用于蓍數也在天在人謂之道在易在占謂之神龔氏曰初言道以一陰一陽爲宗中言易以乾坤爲序末言神以陰陽不測爲妙則易果道陰陽而爲理氣之别者亦太刻畫矣業德易乾坤占事神是一陰一陽之道隨所在而得名者非二理也

今按[illegible]此章以天道明易道也日新之謂盛德以上言天道生生之謂易以下言易道生生之謂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以太極言也成象之謂乾即繼之者善也效法之謂坤即成之者性也以兩儀言也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易之大業顯諸仁者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易之盛德藏諸

用者也

項氏此論甚奇錄以備覽

一陰一陽猶言一出一入明奇偶之迭用也陰陽者氣也陰陽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者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草木言性熱性寒也仁者見其始於一而以爲仁智者見其終於萬而以爲智木石飛走愚夫愚婦皆在其中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是

三者之見愚智雖不同而皆未足以言易也自易
之顯者觀之有法象之著明則道之一陽也謂之
仁可也自易之藏者觀之无方體之可測則道之
一陰也謂之智可也一顯一藏鼓動萬物而不已
則仁與智又皆屬于陽枯荎蓍策藏顯俱出于无
心則仁與知又皆屬于陰惟其神妙如此不可形
容故贊之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以言其德則變化
日出而不窮此陽之顯也以言其業則天地之間
備矣此陰之藏也合而言之顯藏藏顯如循環之

无端則易之一辭足以兼之矣觀其畫一奇以開
萬象則奇也者誠天下之至健德之所以能日新
也及其配一偶以成萬形則偶也者誠天下之至
順業之所以富有也極奇偶之數至于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以見天下之賾則謂之占即奇之象也
通奇偶之變至于千五百三十六卦以效天下之
動則謂之事即偶之法也究而言之或顯或藏莫
知其方則神之一辭足以贊之矣此即上章神无
方易无體之意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述曰此章贊易理廣大則通上下矣以言乎遠者
變動也所謂推而行之存乎通不禦者所謂通也
以言乎邇不變者也靜則能動正則能一天下之
動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乾坤合德剛柔有體變與
不變互相推移而萬物備矣
彭山曰无不含容謂之廣无不完具謂之大言易
道如地之廣如天之大无有窮盡不可得而禦也

邇指人心言正者貞也靜虛中所含之理平正无
所偏倚之名也言易道雖廣大而皆具于吾心天
地之間即廣大之道也備即具也具于吾心靜正
之外无道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述曰易之廣大出於乾坤二卦乾坤各有動靜于
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專謂專一
直謂直遂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于此闢謂開而

氣之直者出於此俞氏曰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
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𦊅者坤之德而乾合之坤
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
乾之德而坤合之是巳

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之在家乾則端居
於內而坤則爲之闔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之
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爲之闢戶此皆乾爲
主而坤從之之義也大者自內而達于外廣者自
外而包乎內此皆以動而爲用者言然必以靜爲

之體靜而靜而貞也蓋遠之具於邇者程子所謂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

韓康伯曰乾統天首萬物爲變化之元通乎形外
者也坤則順以成陽功盡於巳用止乎形者也故
乾以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對則乾
爲物始坤爲物生散則始亦爲生故總爲生也

蘇氏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絶意于動專也
不可復回直也歛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

善配至德

述曰彭山曰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義時宜也陰
陽進退隨時合宜言其明不息也故以配於日月
易簡聖人自然之善无所作爲者也至德謂天地
之德至極而无以加也此因廣大而推言之廣大
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
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爲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
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賛之曰易其至矣

象旨廣大配天地坤廣乾大也變通配四時虞翻

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蓋乾坤之變也陰陽
配日月者荀爽曰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
配月而居深居馮氏止以復臨明之湛子因曰陰
陽交迭升降合日月往來代明恐與變通義複也

蘇氏曰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
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明乾坤非專以爲
天地也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此一章之總目也遠而不
止卽直與闢也靜而正卽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

矣即大生廣生也易之爲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則其氣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開此乾所以爲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閉者爲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爲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爲萬物之母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爲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者一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易乎陰者兩之而

已豈非天下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其占也无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此所謂不禦也其未占也寂然不動无思无爲此所謂靜而正也其形則靜其德則正靜者坤之翕也正者乾之專也

淮海曰易之廣大於遠不禦邇靜正天地之間无所不備見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二卦專與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天地之間无所不備即大生廣生也惟專而後直惟翕而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專則自翕是所謂靜正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述曰紫溪曰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爲天道在地爲地道在人謂人道聖人所以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

生之理而已非謂用易以爲德業也質卿曰德是上通乎神明者故曰崇不崇即不能首出庶物業是博及乎生民者故曰廣不廣即不能帡幪乎衆類德之崇只在知上業之廣只在禮上

註疏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知者通利萬物象天陽无不覆故以崇爲貴也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在下故以卑爲用也極知之崇象天高而撫物備理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易道之大豈有出於其外者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述曰天地易之門戸天地設位六爻上下升降而易行乎其中矣行乎其中者用崇德廣業故也聖人知禮成於所性綿綿若存一崇一卑渾然天地設位之體自然觸處皆成道義德之崇崇於此業之廣廣於此矣易之至在聖人身上於此全見

金賁亨曰知崇禮卑合内外之道者也變化者天地之用道義者知禮之發故天地設位而易行成性存而道義出成性存存恭前倚衡之見也

薛敬軒曰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理之生生不已也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説易行乎其中自知禮之通於人者爲道自知禮之措諸用者爲義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三極之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知之所以知者本於乾之易知禮之所以能者本於坤之簡能易知如乾故知崇如天簡能如坤故禮卑如地禮即理也以禮言則有據約禮崇禮復禮此之謂也

質卿曰一物當前纔動念便如陰雲之障天知便不崇於德分上便減却分數一事到手少不停當便如脚跟之不着地事便不成就禮條理也極細密極卑下如親親尊賢之等殺皆是禮所生何其穩當聖人禮之卑其卑如此

聖人體易於身知窮萬物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物之則踐而行之則坤之成萬物也有天地之位則有陰陽之變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則有知禮之德存乎其中但患人不能存之耳苟能存其所存則道義皆自是而出矣門言其出也道者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也成性猶設位也有此位則謂之設位有此性則謂之成性即上文成之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人爲之功

讀易述十一卷終

讀易述卷之十二

繫辭下傳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述曰龔氏曰卦者所以示象也故有以見天下之賾賾中理之所藏可探以示人也上下内外所謂擬諸其形容也靜而有則者形也動而有儀者容也陰象陰之物宜陽象陽之物宜陰陽雜者亦然此所以謂之象而成卦鄭氏曰若乾之健坤之順震之動離之文而取於馬牛龍雉之類則象實像之故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述曰天下之動未便說到易之動是事至面前自家一念萌動求處置他便是動也會通者於衆理所聚而觀之求所通利而典禮行所謂擇乎中庸也典禮者常道之節文也吉凶生於動而斷以一萬變乃所以斷也會通典禮得則爲吉會通典禮失則爲凶

鄭氏曰爻者九六之數也會則萬物皆相見通則氣融而亨典常言禮言變而辭者所以命其物也萬物方靜辨而各正后不省方而君子則向晦亦無所效矣天下之時至於會通而无道以御之則是在萃之聚而忘不虞之戒處既濟之定而无防患之思也豈能必无凶乎故有典焉以經之有禮焉以緯之順之者吉逆之者凶而繫辭焉以斷之天下之動始得而知矣若否泰損益之不同而消息盈虛之不能違數之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述曰象自賾之不可見處名之是言天下之至賾也惡猶厭也辭自變之不可窮處通之是言天下之至動也卦名與辭皆言也亂猶紊也至賾者隱而難求則生厭聖人言之犁然當於人心不可惡也至動者雜而易擾則致紊聖人言之井然各有條理不可亂也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賾至動

之理皆本於實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鄭玄曰天下之賾去人情也遠疑若可惡象之所言每與理會則人將樂而玩之矣天下之動擾擾而不齊疑若可亂爻之所言每與事適則人將居而安之矣
蘇氏曰象卦也物錯之際難言也聖人有以見之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畫以爲卦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屈信於其間其進退屈信不可必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者可必也可必者其

會通之處也見其會通之處則與禮可行也故卦者至錯也爻者至變也至錯之中有循理焉不可惡也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
楊誠齋曰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玄虛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黃雨於何地日中見斗災於何時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荀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

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述曰彭山曰此以學易者言也擬者見之定也議者擬之詳也伏羲擬所見之賾而以言定卦象之名其言略文王周公議所見之動而以辭發卦爻之義其言詳蓋欲人之體易而謹於言行也故學易者擬其象而後言則心一矣議其辭而後動則必精矣變化之所成實由於精一故不可不擬議也然則擬議之功豈在易書言辭之間哉雲峰胡

氏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之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朱氏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變化也爻象之變化象天地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言動之變化體易也
上章存存本原之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惟存存

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合一者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述曰居其室卽在陰之義出其言卽鳴鶴之義千

里之外應之卽其子和之之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質卿曰言之善否在居室而言之應違在千里此何以故蓋君子之言非徒出乎身也出乎身者一定加乎民言之加乎民者一定見於行行之發乎邇者一定見乎遠故言行爲君子之樞機戶之運全在樞弩之發全在機樞運而戶必開機發而矢必遠君子之運動全在言行言行一發動自然加乎民見乎遠不可已也榮與辱爲言行之賓言與行爲榮辱之主

主善而賓自嘉主召而賓自集識榮辱者先要辨其主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夫安得不愼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述曰胡氏曰同人九五始有三四寇難故不得與二爲應是先號咷也然二五至誠相應終得會遇是後笑也朱氏曰其臭如蘭言可服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

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述曰誠齋曰錯物於地无以藉之可乎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故非幣不姻非贄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愼之至也泰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述曰胡氏曰謙之九三以陽居陽在下卦之上以
位言之則得其正以身言之則在人臣之極位上
承事其君下在於百官之上其貴至重其職非輕
是以上則勞謙以事於君下則勞謙以接于人不
以勤勞爲慮常懷曠官之憂夫如是勞謙君子有
終者也小人之性亦有謙順之時然其心易變不
能終始而行之也德言盛者取其日新之謂禮言
恭者取其恭順之謂朱氏曰存其位者非固位有
終吉者也明言行之當謙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述曰上既以謙德保位此引乾之上九剛過亢滿
不知謙降之道是以動而有悔違謙故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述曰姜廷善曰不出戶庭有愼於言語之象蓋口
舌亦人一身之門戶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述曰紀聞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與上慢下暴者
皆春秋諸侯之所爲也奪之伐之者誠是也非盜
也然皆不由天子之命故曰盜思奪之盜思伐之
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知盜知其
所從起慢怠惰忽忘暴不思輕發害及人物也强

取曰奪執辭曰伐伐者雖不免於爲盜而所以致
伐者我也故曰慢藏誨盜責在誨之者矣
張邦奇曰至賾而不淆諸物故不厭至動而皆貞
夫一故不亂中孚言誠其身則物自應同人言正
其心則人自親白茅過愼勞謙致謙亢龍悪居亢
戶庭教密負乘戒慢皆迪人以自反而敬畏之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述曰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梅氏古易考原曰凡天下之數起於一成於十不過十數而已加之以一則爲十有一加之以十則爲二其十由是而百千萬億皆出於十之外者也若河圖之數則不然焉天一爲一矣至天三併天一而爲四一得其一三得其三而三與一有合至天五又與一三相得而合爲九至天七又與一三五相得而合爲十六至天九又與一

三五七相得而合爲二十有五曰五者天數之正曰二十者衍出之數雖曰衍出二十而其實不出天數五之外也地二爲二矣至地四則併二而爲六二得其二四得其四而二與四有合至地六又與二四相得而合爲十二至地八又與二四六相得而合爲二十至地十又與二四六八相得而合爲三十曰五者地數之正曰二十五者衍出之數雖曰衍出二十五而其實不出乎地數五之外也總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曰十者天地之正數曰四十五者天地衍出之數而衍出之數實不出乎十數之外不出十數之外而衍出五十有五之數由是天數本奇然陽變而化陰地數本偶然陰變而化陽以此五十五數而完成而變化之屈伸往來其妙無窮以此五十五數而流行也伏義聖人安得不則之以爲大衍之數而用以揲蓍求卦也
質卿曰河圖原有自一至十之數陽奇陰偶若天造地設而不相假借者天數五地數五此五位也相得而各有合蓋偶不能不求於奇奇不得不合乎偶此陰陽相感自然之常理也而圖之所列相

得有合其妙如此五奇之積爲天數二十有五五偶之積爲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者成陽變陰化一歲氣運之周也有此變化即有此鬼神成之行之者相得有合之妙用也變化之運鬼神之行雖不必假之數而自靈自妙五十有五之數雖不爲變化鬼神之用而相得有合而圖之數適與符合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於是而一可覩則爲圖之至妙者與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述曰梅氏古易考原曰此承上文而言伏羲則河圖之數以揲蓍求卦也河圖天數五衍爲二十有五地數五衍爲三十矣然猶未盡乎衍之極也故伏羲則河圖而大衍之則又九十有九焉大衍者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合三五七九爲二十有四由是五與六爲十一

而一居其中又六與七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再合三五七九又爲二十有四合十一之十三之十五之十七之十九之十凡爲十者五此大衍中之體數也故曰大衍之數五十合前之二十有四與後之二十有四并居中之一共四十有九爲大衍中之用數故曰其用四十有九雖衍爲九十有九亦不出乎天一至地十之外此其所以爲則河圖之衍數而爲大衍之極其數也夫子說出一衍字以發河圖之意加一大字以發明伏羲則河圖之意聖筆如化工其妙無窮而簡易易知豈不信哉揲蓍之法取其變有取其辭取其用有取其體五十雖爲河圖之大衍然猶爲變中之靜用中之體故置之不用四十九者變中之變用中之用故特用之以揲蓍求卦也從一而左右數之皆一三五七九而爲天數五乾之純粹精而无陰柔偶數之駁雜且前後二十有四分二之象也一居於中掛一之象也曰三五七九有四者揲四之象也又三五七

九有四者再揲之象也皆出于天機自然之法象而非一毫人力私知得以營爲于其間於此見伏羲制作之神妙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者連山氏歸藏氏夏商周歷代遵而用之雖雜其序于理不越有以也

質卿曰是故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即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九不用者乃所以用其用用者乃所以爲不用之用也其始分而爲二以象兩蓋

一之不能不二也旣掛一以扐左於用之中又示以不用以象三蓋三之不能不三也又旣則於左而四揲之亦於右而四揲之以象四蓋三之不能不四也於是揲左而歸其餘數於左以象閏又揲右而歸其餘數於右以象再閏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于此矣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此當揲之策有準於造化之成功者也

象言大衍易爲不盡天地之數未成易難曰天地是自然之數大衍則推衍之數也五者蓍之小衍

故五十者蓍之大衍衍毋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王註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故當於物有之極也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述曰計過揲之策凡卦若得乾而六揲皆九其策得二百一十有六若得坤而六揲皆六其策得百四十有四合之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又以乾之策總計上下篇之陽爻以坤之策總計上下篇之陰爻合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皆於造化之歲功各有準焉此筮法之爲妙非數也易從而行之成之哉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述曰營營爲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易之變自成初揲始也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兩其三爻而成內外體此大成之卦也若三爻之八卦則爲小成之卦矣大成之卦皆自小成之卦引而伸之自八卦而爲六十四隨其剛柔之類以畫六爻之變是爲觸類而長之至於无窮則自六十四卦而爲四千九十六也自八而六

十四自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足以該括天下之動凡人所能爲之事盡在是矣于以用之存乎其人必也顯道神德行者乎所謂道卽一陰一陽之道行于象數之中而顯之蓋顯其微而幽者與百姓之日用常則同而非仁知之見也所謂德卽易簡至善之德發於道義之用而神之蓋進於成德爲行者與鬼神之出有入无同而非形迹之合也由是則可與酬酢而對越之无愧矣可與祐神而幽贊之无疑矣蓋卜筮之法人與神交酢感格之本神待人而靈非其人猶未可與也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知神之所爲者人而神者也非乾知大始之知孰能知此也哉

王宗傳曰營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與二篇之策亦皆求以四而得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象言八者天地之體故小成之卦八大成之卦八八也天地之用六故爻止於六六十卦除四正體六六三百六十也而策亦極於三百六所以象之也卦立則道見卦用則德行神妙變指陽化指陰爻者卦畫自然之妙用也吳幼清曰自大衍至能事畢言蓍變之神顯道祐神言蓍占之神凡此皆神之所爲然變占者惟陰陽二畫而已卽天地陰陽之變化也崔子鍾曰舊以五行釋變化者荒誕无稽以屈伸釋鬼神者疎謬无據且无關於生蓍之義也

胡經曰夫道者寓於器而不囿於器天理自然本至微也而卦爻之辭有以顯之闡天地之奧開吉凶之兆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是何其顯也德行也者得于心而見于事人事當然若亦有迹也卦爻之數有以神之極數以知來通變以集事吉得而趨之凶得而避之是又何其神也如是則明可酬酢於人幽可贊祐於神

受命如嚮以前民生之用彰往察來而發造化之
秘所謂人謀鬼謀者也雖聖人无容心也雖造化
无容力也數者氣之度法者數之準則也者道之
樞而數法之宗也能知變化之道則其心亦靜而
无靜動而无動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是也非知神之所爲乎
趙人齋曰顯道神德行一條屬在人身上故神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述曰辭彖辭也變爻變也象卦象也占指所占動
爻言易道之至精至變彖言其統體爻又言其變
動而不居卦具成象則可以制器卜筮所以決疑
也占所之之辭則可以知來言聖人之道四欲人
一一崇尚而不可忽也制器猶言立事下繫象事
知器事有定形而心所實見者皆易之象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
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于此
述曰質卿曰辭變象占聖人作法天下後世崇而
尚之而後得聖人之蘊其在君子則有以識達乎
此矣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不敢苟也於
是以筮問易而藉易以言著受命而以言如嚮應
聲其應至速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其應至
悉也若是者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蓋非
精則粗非至精則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
精猶可比擬以之與於斯必不能顯如是之靈通

而君子將何以爲有爲有行之資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述曰且君子方其問焉而以言之時所用於蓍者
旣參伍以盡其變復錯綜以明其數從參伍之變
而通之則陰陽老少粲然以明遂成天地之文也
即錯綜之數而極之則卦爻動靜昭然以著遂定
天下之象也若是者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
此蓋非變則滯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滯非天下之

至變則變猶可方物以之與於斯必不能成受命
如嚮之妙而遠近幽深來物遂知也
邵二泉曰參伍以變揲掛揲扐時言變者數之未
成者也錯綜其數總掛揲扐後言數者變之已成
者也此二句相成止謂一變通變成文以成爻言
也老少不出乎二象故曰天地之文極數定象以
成卦言也動靜實該乎萬物故曰天下之象至變
言其數之不常蓋尚象必由乎變而變之至者所
以定所尚之象也

紀聞曰參伍錯綜混舉揲著求卦之事參伍錯綜
之中每合三變而言則謂之通其變總合十八變
而言則謂極其數蓋必每三變而後成一爻故曰
通其變必總十八變而後成一卦故曰極其數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述曰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
不周此豈象數之所能得哉蓋有妙乎其間者矣
易无思也无爲也方其未感言在冊象在書著在

櫝寂然不動已耳及其有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
吉凶悔吝之理无有不通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于此神而又神謂之至神故寂然无時而不
感感通无時而不寂精者精此也變者變此也
按上四節首一節辭變象占雖云四者而其下文
所論則皆占也自是以君子將有爲也至天下之
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參伍以變至天下之至變
言占之法也自易无思也至天下之神言占之理
也

孫淮海曰寂感人心也寂感之間聖人所謂一貫
也雖寂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感雖感而本然之眞
未嘗不寂故寂感非二是以兩句詮話明此心之
本體也周子曰動而无靜靜而无動物也動而无
動靜而无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吾心之妙
萬物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中庸論不睹不聞
莫見莫顯之幾而歸其功于愼獨孟子論有事勿
正之道而約其要於勿助勿忘勿助勿忘便是愼
獨愼獨則寂感自一寂感一則如洪鐘含聲明鏡

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應已不留本體不動擬議无所及思慮无所用至矣哉周子謂寂爲誠感爲神動而未形有无之間爲幾　非寂感之外又有幾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述曰然則易也者乃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蓋深非聖人不能極惟有以盡問易之法則受命如

嚮而來物悉知至深之理有以究極之矣向非聖人則天下冥冥焉莫測其指安究其歸故聖人之所以極深者易也幾非聖人不能研惟有極數通變之法則成文成象而趨避以審幾微之理有以研窮之矣向非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辨其端兆嚴其介故聖人之所以研幾者易也易惟深也故深一極而遂能通天下之志有爲有行若或啓之矣易惟幾也故幾一研而遂能成天下之務趣時利用若或鼓之矣易惟神也故其通志而成務者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无思无爲者有感必通也是深可極也聖人不能爲之深幾可研也聖人不能爲之幾神可通也聖人不能爲之神皆易之妙用而聖人之成能也非聖人則易因无自而洩若非易即聖人於何而顯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於天下也哉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此君子所以揲之而不可窮天下尙之而不可忽也

吳羔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

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不極其深无以研其幾深者體幾者用然皆神之所爲夫變化之道不爲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所爲也

蔡汝楠曰極深研幾總謂之神神則聖人之於天道也非假思慮所及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寂然无時而不感感通无時而不寂若思爲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爲之擾便觸途成滯

楊誠齋曰易何爲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

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違彼後
知以吾先覺違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
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爲治未亡知亡轉亡爲存
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于聖而不
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然
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
哉物理亦有之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戎鹽累卵纖
膽分盆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
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毋嚙指其子心動毋未嘗

往子未嘗來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
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
假疾而後速經緯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待行而
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
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
述曰易之作也因神物以求天地之數而其用甚

大民之初生嗤嗤耳不牖其衷孰爲之開夫易吾
見其開物矣開物者知其未然也事之初起冥冥
耳不決其趨孰爲之成夫易吾見其成務矣成務
者定其當然也天下之道前而已往後而將來无
窮極矣而不示其歸則統之无宗會之无元夫易
吾見其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天下萬事萬民之
終始无能出乎此也是故聖人以其開物者通天
下之志以其成務者定天下之業以其冒天下之
道者斷天下之疑彭山曰此言易道之大所以佑

民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蓋爲卜筮而發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
而不殺者夫
述曰蓍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卦數八八六
十四象陰方韓註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
言蓍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惟變所適无數不
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貢告也六

爻有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聖人體蓍之德使人知索諸神以此洗濯萬物之心斂藏於靜密之地與易道同其潔淨也心體本寂故謂之密蓍之神顯於卦爻則吉凶見焉告以吉而惟恐其不吉告以凶而惟恐其至于凶故曰與民同患聖人只以揲蓍求卦開示人心神以知天地萬物將來之理於未形吉凶悔吝決之幾先而趨避審知以藏天地萬物已往之理于其中禍福利害著爲明驗而監戒昭所謂无爲而人自化也故曰其孰能與於此哉上古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洗心是通志吉凶同患是成務知來藏往是斷疑紀聞曰知得後來有吉有凶便先知所以預備之藏得吉凶之已往直令人心翼翼不忘常欲知其吉惟恐知其凶也聰明睿知是上知之資曰神武者易聖人神明剛斷之用以吉凶威服萬民不假刑殺也知知亢龍有悔則決不敢處身于亢以犯盈滿之害知知履霜堅冰至則決當防之於微以消弑逆之端是也

彭山曰神覺於幾先故曰知來知派於无迹故曰藏往武威武也不怒而威大畏民志此神道自然之應故曰神武

孔疏蓍定數於始于卦爲來卦成象於終于蓍爲往以蓍望卦則是知卦象將來之事以卦望蓍則是聚蓍象往去之事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述曰是以承上文來上明天地陰陽變化之道下察天下利害情僞之故天之道莫靈于神物矣民之用莫急于趨避矣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所以有卜筮也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有爲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格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德神而蓍卦之用神矣

彭山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儆惕之謂戒人知

以卜筮求神則必齋戒盡誠以立虛明之體然後有感必應神啓其衷而吉凶吝悔之幾无不自覺蓋德本在我神而明之非有得於外也此見卜筮之法惟以開明人心所以謂易爲卜筮作也豈若後世之以吉凶討利害哉故其爲教所係甚大

龔氏曰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蓍植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用則得人而後與吳幼清曰其德即上蓍卦之德也神而明

洗心齋 繫辭十二 二十七

之存乎聖人不然則枯草朽莖何神物之有

彭山卜筮論先儒以易爲卜筮而作未爲非是但所謂卜筮者主于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非若後世之論利害也聖人以百姓迷于吉凶之故雖父兄臨之師保誨之官法治之亦不知畏也所畏者惟在鬼神且如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艸木國不同俗然皆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況于百姓乎故聖人因其明而通之以卜筮先使齋戒以神明其德德既神明則機易觸發而後卜筮之師以言告之則无不聽信趨吉避凶身安用利此聖人所以爲神道設教也後世不知易之爲教欲開明人心而執其象占立爲斷例則不過以卜筮推測利害之粗迹耳先師有言蓍固是易龜亦是易可以知蓍龜矣外易理而說蓍龜則其言豈不贅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洗心齋 繫辭十二 二十八

述曰上言聖人用易以化天下此推言易道在天地間而聖人之用易不過盡乾坤變化之神也是故闔戶謂坤坤主闔藏闢戶謂乾乾主闢發闔闢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爲陰闔而更闢或陰變爲陽闢而還闔是之謂變須往則變往爲來須來則變來爲往往來改變不有窮已恒得流通是之謂通乾坤變通皆易也易无可見見乃謂之象見以揲蓍言三變著見變成有奇有偶以象剛象柔象太剛象太柔也形乃謂之器十有八變成內外上

下之體具因其形質而名曰物器也制而用之謂之卜筮之法利用此法以動作出入凡不識不知之民咸日用之而莫知其然是之謂神至是則乾坤闔闢變化之妙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萬世矣

朱氏曰知闔闢變通者明于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于民之故闔闢以一歲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晝夜也以一身言之出入之息生死之變也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

象言戶一也闔闢之則二陰陽之動靜亦一氣耳蔡介夫謂闔戶之坤統言則爲陰靜分陰陽而言則乾之靜專坤之靜翕也闢戶之乾統言則爲陽動分陰陽而言則乾之動直坤之動闢是也變者動靜相生郭子和謂能闢又能闔也通者闔闢不已也象謂知大始器謂作成物法者聖人成能神者百姓與能也蘇氏曰闔闢之間二物出焉故變者兩之通者一之苟不能一則往者窮于伸來者窮於屈矣

章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卽乾坤也神道豈難知哉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吾人往來變通莫非乾坤之神道也人特不察耳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述曰上言因蓍以生卦此則推言卦畫之所自出也全重易有太極一句汝吉曰大之言大也惟一爲大惟一大爲至極莫加故畫亘然一者象之曰

太極爲氣之元爲天之天一實孔神而萬有萬形之生所自出故易有太極者一而命之曰乾也一生二而一則一而二者也配一而一曰兩儀儀之言匹也太極无對卽所形擬之若其對焉耳兩儀生四象奇以象剛之七偶以象柔之八重以象太剛之九交以象太柔之六四象生八卦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卽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

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伏羲始畫八卦亦謂
六十四卦也朱氏曰八卦定吉凶開物也吉凶生
大業成務也
梅氏古易考原曰易㯳蓍管度之易也極屋棟也
屋棟在上而四方椽桷輻輳於棟是名曰極太者
至大之謂也四十九蓍混然未分而一變三變九
變十有八變之易森然已具于此是爲至大之極
故曰易有太極生是劈初分出而生也闔戶坤儀
闢戶乾儀兩相合德故曰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生㯳蓍所生也四象七八九六所以象剛柔老少
少剛七少柔八太剛九太柔六分爲老少是爲所
以示人者故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各
專其一八卦則成列矣舉內八卦則八卦外不言
可知矣八卦定吉凶十八變內外八卦具矣然後
占者呈卦因可占象玩爻以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吉凶既定无疑趨避生出極大之事功
彭山曰極者至極之名如至道至德至聖至誠之
至謂盡天理之極而无一毫私僞之雜也極謂之

太極則入于无矣如太虛太清太上之云非无不
可以爲大周子曰无極而太極者以无極名太極
也太虛太清太上道家亦嘗言之但以大言于極
則于理爲貫耳蓋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矣太極
動而生陽仁禮之所以顯也靜而生陰義智之所
以藏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之謂矣合而言之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之
謂矣知太極之爲理則當言於陽明之主宰而陰
晦者則屬於氣矣

易者陰陽不偏之名陰陽不偏則動而无動靜而
无靜然後謂之變易理斯至矣故曰易有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能生者皆陽也動者生之出機
也靜者生之入機也由太極而言生皆理也則生
乎陽而已矣故陽生于外則陰撤于內矣陽中之
陰動之極也陰進於外則陽生於內矣陰中之陽
靜之極也故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復者復還之
義如一陽復於五陰下之復故言于靜中之動非
謂重復也若以重復言則所謂動極靜極者初猶

未極必至末後而始得爲極耶非太極之義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述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歸重于蓍龜之
大邵二泉曰天地日月四時三者盡乎造化矣富
貴聖人盡乎人事矣富貴以勢言聖人以道言二
者所以造化天下者也是故非天地不立非日月

不著非四時不行非富貴不尊非聖人不信天下
之吉凶縱橫萬變不出乎是是故蓍龜與參焉蓍
龜所以盡人事之變也蘇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
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
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梅氏古易考原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承言兩
儀成象謂乾效法謂坤變通莫大乎四時承言一
闔一闢往來不窮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懸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承言見乃謂之象所以太剛爲

日太柔爲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上句見吉凶此句
承言大業既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用民伐
罪位天地育萬物孰非大業尤宜問筮備物致用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具蓍物以前民
用立卦象而制成物器使天下得以尚占象大業
以成惟聰明睿智神武不殺之聖人能之故曰莫
大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極言蓍龜之神以見聖人
之利天下莫大於此下文又申結之

法象莫大乎天地萬物皆具奇偶之法象而天地
其最大也萬物皆具九六之變通而四時其最大
也萬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最大也三者
具而易之道備矣一家一鄉一國各有占也而據
崇高之極可以作天下之易者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者也山巫野祝皆能占也而具神智之全可以
爲天下之利者聖人也折筳剡篿毁兆灼難皆可
占也而有探索鉤致之神有決疑成務之知可以
供聖人之用者蓍龜也三者具而易之器成矣此

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也

彭山曰賾者藏于隱之與故賾與隱爲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也探如以手入内而取之索則盡其所求也深者發於遠之源故深與遠爲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也鉤如以鈎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也蓋卽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

紀聞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人到疑而不能决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旣得

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詩曰亹亹文王令問不已然則亹亹成德也若蓍龜但能成務而不能成德何以冒天下之道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述曰蓍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以備固不至神矣哉是故天生神物蓍龜是也聖人則之而立卜筮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變化卽變通故天地以闔戶闢戶效變化以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垂象卽懸象見吉凶卽著明象此以示人吉凶之占也當其時龍馬負圖出于河神龜負書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陽進退皆屈於中而道之變化幾之吉凶於此而顯天蓋以此理著於圖書以示人而聖人則之心易之行一天道之自然也傳曰聖人以蓍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而信蓍龜之象數信矣其不疑也於是乎作易

象旨蓍叢生百莖半之應大衍數五十龜背文段五兩傍各四周二十四腹十二應大衍用數四十九河圖有九宮洛書有五行諸儒謂河圖洛書出見于世伏羲因得之而畫八卦鈎深圖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近是也

彭山曰河圖洛書本相表裏但不若世儒經緯之說而取義於以圖畫卦以書敘疇耳又謂河圖者陰陽推行之正洛書者陰陽混合之中會而爲一

則正在中分而爲二則中在正其理未嘗不同雖名河圖爲洛書洛書爲河圖亦何害耶

此篇專言蓍之神然蓍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述曰象言易有四象陰陽太少伏羲先天也繫辭而定吉凶則文王周公之易也

朱氏曰易有四象聖人所以示吉凶也繫辭焉而命之所以告吉凶也易于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述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人皆无心之應而自有之理水流濕火就燥之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述曰朱氏曰言之難諭者不能盡形之於書意之難喻者不能盡見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乎天下後世乎夫有意斯有名有名斯有象意至賾也聖人于无形之中建立有象因象而得名因名而得意則言之所不能盡者盡矣質卿曰立象

以盡意指劈初奇偶二畫言立一奇以象陽而名曰乾立一畫以象陰而名曰坤自有陰陽二畫而言之所不能宣意之所不能盡者无一不在其中由是即兩象而設之爲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所以盡情僞也從兩象而係之卦辭又係之爻辭所以盡言也爻至于變通以盡利辭至于鼓舞以盡神則聖人之意无餘蘊矣

朱氏曰君子小人情僞而已矣情則相應僞則相違聖人陳卦以示之斷之以中正而君子小人見

然後著情去僞而其意誠矣係之卦辭又係之爻
辭以吉凶明告之與卦象相際則書之所不能盡
形者盡矣變通者陰極變陽陽極變陰當變而變
則通不變則窮窮非通也變而通之則无所不利
而道行矣鼓舞者鼓之於此舞之於彼動止應節
莫知其然横渠曰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象旨晋陽秋荀粲曰理之微者非物象所舉立象
以盡意非通乎意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係
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是其

意忘象忘言矣其猶王弼之遺乎陰陽之老者必
窮窮則變陸績曰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
盡天下之利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人心无
疑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
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
其孰使者所謂盡神也
項氏曰自書不盡言至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一章
之綱領也立象設卦繫辭三者言作易之成體變
通以盡利言人用易以處事鼓舞以盡神言人用

易以成德二者皆體易之妙用也立一奇一偶二
奇二偶三奇三偶之象所以擬健順動入陷麗止
說之意也設六十四卦所以具憂樂求與見伏輕
重久速聚散之情也繫之彖辭爻辭所以闡吉凶
悔吝元亨利貞之言也此三者作易者之事也用
易者觀其變而玩其占以處事變而行其會通則
足以盡趨時成務之利而見之于事功觀其象而
玩其辭得之於心體之於身如鼓之動而舞之赴
心術血氣與之俱成則足以盡陰陽不測之神而

成之於德行此二盡者用易者之事也虞翻曰神
易也陽自震爲鼓陰消陽爲舞故鼓之舞之以盡
神盡利盡神則聖人之意寧復緼而不出哉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述曰乾坤二卦是聖人觀天觀地模寫出來有天
地而雷風山澤水火皆在其中有乾坤而六子及
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故曰乾坤其易之緼耶
乾坤未嘗毁易未嘗无但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

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耳易不可見申不盡意也此所以不得不立象設卦繫辭以盡其變通之道也

象旨乾坤謂奇偶之畫緼謂其周流六虛俞氏曰乾坤緼于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緼于乾坤兩卦是已緼衣中絮胎也成列者二篇之策奇偶散布得三百八十四爻而本立吳氏獨指奇偶相對言非也易吳氏謂奇偶交相易者是謂兩儀一易成四象再易成八卦非也朱氏曰除日則无歲故乾

坤毀則易不可見易不可見則乾爲獨陽坤爲獨陰生生之功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述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以上則无體故謂之道自此以下則有體故謂之器道器二字分明說出乾坤陰陽奇偶之妙乾陽者理之運也坤陰者氣之凝也仲虎曰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故謂之變理无窮畫之生也亦无窮聖人則裁制之爲六畫爲上下爲內外裁有定體行无定用如乾之變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濟爲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爲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蘇氏曰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之也龔氏曰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爲體有變通以爲用故曰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

之事業

龔氏謂形上卽乾成象形下卽坤效法以分道器熊氏象旨以爲誤而與汝吉論易有太極之旨曰張文饒亦謂乾爲一太極也易乾鑿度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爲二故生天地與汝吉之論合矣彭山曰乾元亨利貞往來不窮者形而上之道也主乎陽之明也故屬乎天至其氣機所化凝爲形質剛者爲堅柔者爲軟此則形而下之器主乎陰之

晦矣故屬乎地凡在地有形之堅軟皆在天无形之剛柔所化也又曰凡言天理者皆指陽剛不雜之本體能主乎氣者而言乾道也所謂无極之眞也此皆以乾之一畫爲太極而形上即乾成象之謂明矣

龔氏又曰剛柔有體奇偶有數左右有方者形也形而上則爲一陰一陽以至一剛一柔故謂之道形而下則爲仁義爲禮樂以分則有守以實則有名故謂之器其言得陰陽謂道之義矣

道器五言要在變通二言以申變而通之之意謂之變謂之通者變通之義理存乎變存乎通者變通之功用其要在于通不通不足以成變也庶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无悔便是通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詞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述曰質卿曰聖人作易之始惟立象耳象立而意斯盡故得聖人之意而後得聖人之象得象而後待聖人之爻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之所由立也張氏曰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

象旨典禮依姚信本作典體會通典體體用之謂也既曰易无體矣又何以行其典體乎无體者著神變之妙典體者著天則之常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述曰象旨象者聖人立象盡意爻者聖人繫辭盡言欲明設卦盡情僞故又變象言卦賾形而上者動形而下者在卦變剛柔相推在卦通出入互用也象立可以盡其道之意辭立可以盡其器之言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裁有定體行无定用皆所謂意也存乎變存乎通卦爻之妙原如是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曰默成則得意忘象貫道與器有渾全完具

之妙曰信則冥乎幽契之意前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此曰默成前言問焉以言受命如響而此曰不言而信有如是之人斯易道不虛而聖人立象之意始盡自形上而放諸事業由微而達于着也自至賾而極於德行由著而歸於微也體用一原顯微无間微矣哉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朱氏謂華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張氏曰神明是吾心本體神妙萬物何象之附神无不通何象之拘

化裁推行不過吾心之用耳夫是人也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凡理以神悟而實得于心道以神合而實體諸心者必不事於言說也此以成德爲行故曰德行

章氏曰聖人於易只立象繫辭足以括之所以乾坤成列而易行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象辭也立象繫詞卽形下之器盡意盡言卽形上之道是象也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者也是辭也

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會通行典禮以斷其吉凶者也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化裁推行事業備具則存其人耳

一篇雖雜出揭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意謂吉凶與民同患之意

李鼎祚按九師易曰默而成之謂陰陽所處也不言而信謂陰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按崔氏曰伏羲成六十四卦不有言說而以卦象明

之而人信之在乎合天地之德聖人之行也

蘇氏曰有其具而无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修誠无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

關朗曰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以明在地也易之神在乎道而所以神在人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神无方道无迹人无至斯可以識易矣

讀易述卷之十三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述曰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卦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剛柔謂九六九六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焉以命之動在其中矣動者人之動也雖未有之而其理已具故曰在其中詞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非當動爻象之謂也蘇氏曰有辭可繫未有非動者故雖括囊介石皆有爲于世者也象言爻在其中此伏羲之重卦動在其中此文王之重卦

彭山曰象者實理之體爻者時義之精變者推移之勢動者覺悟之幾皆吾心之易也自聖人作易而四者寓於卦畫繫詞之中矣此章本爲動而發

見人心象爻本有自然之變而幾之動者自不能已也

鄭氏曰易者象而已矣發天下之賾而托於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用寓天下之道而形于天地山澤風雨水火之物則八卦成列象斯在其中矣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六九而爻在其中矣五陽也而居之以六二陰也而居之以九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之中不中屢變而無常也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變之不可以往也坎之不可以出也大過之可以有爲睽之可以小事履之所以經世需之所以待時率其辭而揆其方天下之動不可易也故曰繫詞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龔氏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緼于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

以象三才之定體則謂之八卦作無所因至于繇
三才而兩之以象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
因之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曰
象在其中者蓋八卦相錯則六十四卦成也因而
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蓋爻者九六
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卦成卦成則爻亦隨之也
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
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
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斯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

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斯在
其中矣一闔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變也征行作
爲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靜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
而不易也猶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
于重爻則兆于變而備于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述曰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未可以動而動
焉凶悔吝之所從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
研幾者正在此彭山曰剛柔之變乃天命之所不

容已者故覺悟之幾動而吉凶悔吝生蓋四者之
占皆人心獨知之處而聖人以此開物所以爲神
道設教也
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當其不動尚無所謂
吉又何有于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紛紜雜
亂也凶與悔吝始生其間矣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
也
述曰剛柔有變故謂之易自成列重卦而言則晝

定剛柔如木本之植故曰立本自相推繫辭而言
則著有變通乃隨時之適故曰趣時剛柔變通之
間則爲人事之吉凶吉凶至變而天下有不變之
常貞是也貞者人心靜一之德而事所歸結之處
也動于有覺之幾則爲吉之先見而無有于凶守
此眞常之理則雖紛紜雜擾而要歸于吉故曰吉
凶者貞勝者也
胡旦曰六十四卦君臣父子之法皆由此剛柔之
象爲之根本如剛定體爲乾柔定體爲坤陽卦兩

陰而一陽陰卦兩陽而一陰所以立卦之根本也一卦之體象其一時一爻之義象其一人如屯難之時其卦體象屯初六居卦之始而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則女子貞不字之類言君子動作之間必從時也貞者正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猶吉則未免乎凶晝會通之變而不累于吉凶者其惟貞正乎若爻之吉行大正之道則其事愈吉若爻之凶行大正之道則其事不至于凶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述曰天地之道有升有降然上下之觀不動也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有往有來然晝夜之明不動也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吉凶之變多矣而以一貞勝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彖辭爻辭所以貴夫貞也然則動爲可不慎哉聖人指此以開明人心使知有至一之歸而不迷於非幾也

湛原明曰天地日月無不一故止言乎貞有不一而後言一故以一言乎人也天地日月人其理一也

○質卿曰夫是卦爻也卦爻之辭也剛柔也剛柔之變也總之皆明乎天下之吉凶也是吉凶者豈曰循環而無定者哉亦豈曰對待而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正也常也惟正故常惟常故正吉之能勝夫凶也非吉之能勝也以正之勝也不正卽吉亦凶也凶之能勝夫吉也非凶之能勝也以不正勝之也若正卽凶亦吉也吉凶無常而貞有常此天下趨避之準也是何也理一則

不容有二至常則不容有變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述曰承上文貞一來乾坤皆恒一其德故曰確然示人易矣隤然示人簡矣乾得一以爲乾坤得一以爲坤凡卦之爻不過效法乾坤之理凡卦之象不過肖像乾坤之形而安有不出乎一者哉此吉凶之所以爲貞勝也

朱氏曰夫乾陽至剛確然不易示人爲君爲父爲
夫之道不亦易乎坤陰至柔隤然至順示人爲子
爲臣爲婦之道不亦簡乎
○蔡介夫曰爻之奇偶所以做夫易簡者也蓋百九
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
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
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爲陽卦諸陽卦
在內而爲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
易凡坤巽離兌爲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爲主者皆

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
乎辭
述曰彭山曰爻象動乎內內主心言剛柔往來本
乾坤闔闢之幾在內之不能自已者也外在外之
可見者也吉凶在心本所獨覺但能趨吉避凶則
見于外者有福無禍矣此係於人心之知變則大
業由此而生故曰功業見于變此三句乃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業之序聖人準之命辭而裁成輔

相存乎其中至于功業見乎變斯聖人之情見乎
辭貞勝之理于是昭然于天下而與貞觀貞明者
同其流行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述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爲大德聖人之位爲生
物之主故爲大寶財者生之本理財乃遂民生養
之事正辭乃教民脩德之事禁民爲非乃防民淫
黷之事凡此皆義也義以理財正辭禁非以生萬

物而已自大寶曰位直讀至禁民爲非曰義方與
大德曰生相當
朱氏曰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物
而已聖人成位乎兩閒有其德無其位不能兼善
天下于其位也愼之重之在卦則尊位也天地之
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之成位乎兩閒者仁而已
不仁不足以參天地仁被萬物取財于天地則財
不可勝用其民養生喪死無憾可以保四海守宗
廟社稷矣鄭氏曰斂聚有經費出有法兼幷無所

肆其開闔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
于象魏讀于鄉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
爲命下守之以爲令此之謂正辭令不得僭上賤
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僞行者有罰有以率其怠
倦有以鋤其強梗此之謂禁民爲非凡此皆義也
象言位謂卦爻五爲君位其剛柔中正者天地生
生之德故曰仁獨陰寡陽不生也聚人亦當作仁
財古與材通湛原明指爲卦材是也聚會仁道蒙
言乎其材也理謂料理理卦之材而正其詞以禁

民爲非乃曰義也聖人在位象易簡而立功業不
過一仁而已義以理財損過裁偏準于中正義以
正辭上命下令當于道揆義以禁民爲非止邪息
妄歸于一是皆所以全其生生之德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
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淮海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
人觀十三卦之器與象餘卦可知矣觀包犧神農

黃帝堯舜之制器尚象餘聖人可知矣聖人不能
先天而強爲不能後天而不爲皆循其天理之自
然耳天理之自然者何也時也易也
述曰聖人之作易無大不極無微不究大則取象
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物
理咸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驗陰陽之消息爲卦
爻之法象神明之德不外乎健順動止八者之德
曰通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變化往來不測之
妙也萬物之情不止乎風雷山澤水火之情曰類

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生不已之機也
梅氏古易考原曰仰觀象于天而作卦如乾天離
日震雷巽風坎月雲[illegible][illegible]沐之類俯觀法于地而
作卦如坤地兌澤艮山坎水之類觀鳥獸之文如
乾爲龍爲良馬老馬坤爲子母牛震爲龍爲馬善
鳴巽爲雞坎爲豕爲馬美脊離爲牛爲雉爲蟹爲
虎豹艮爲狗鼠兌爲羊之類觀地之宜以作卦如
乾爲木果震爲蒼筤竹萑葦稼爲反生爲蕃鮮巽
爲木爲楊坎木爲堅多心棘叢棘蒺藜離木爲科

上稿艮木爲堅多節之類近取諸身不但入體而已凡八屬皆是如爲君爲父之類遠取諸物不但服食器用而已雖計物之數曰萬皆是如爲圜玉金寒氷大赤之類伏羲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今止云作八卦者舉經以該別也易爲謂之舉經以該別乾爲經卦舉一乾乾之乾而兌乾離乾震乾巽乾坎乾艮坤乾八別之乾皆該之矣兌以下七卦皆然故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曰始作乾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曰始作兌同人革離

豐家人既濟賁明夷曰始作離无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曰始作震姤大過鼎恒巽井蠱升曰始作巽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曰始作坎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曰始作艮否萃晉豫觀比剝坤曰始作坤義聖心貿天象地法動動植植近身遠物莫不蟠蓄于中然後作八卦以垂示天下後世故其卦之妙天地象法動植身物萬理咸備於是幽贊神明而生蓍以通神明之德制器尚象隨取隨足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述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朱漢上曰佃離爲雉漁互巽爲魚而目相麗而虛其中網罟之象也一陰麗于二陽之間物麗網罟之象也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述曰耜者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者耜之柄也屈木之直而爲之耒耜取益卦體下震動上巽入皆木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述曰動取噬嗑翟玄曰離象在上故稱日中艮爲徑路震爲足又爲大塗致民象也坎水艮山羣珍所出聚貨之象也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噬嗑互坎艮勞乎坎成言乎艮也上古人質而自守其居自贊其用而不相往來財貨之有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爲之市日中之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述曰通其變所以趍時也變而無迹曰化言能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者以其通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於民而民咸宜之耳易之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通而不窮可久而不息黃帝堯舜之通其變者易之道也制始于黃帝至堯舜

而大備故程子曰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垂衣裳者無爲之意衣上服裳下服如乾坤定上下之位無所爲也朱子不取上衣下裳之說但曰乾坤變化而無爲然衣裳之上下別乾坤則此章諸卦取象之本旨也

朱氏曰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無爲六子自用

龔氏曰教民始于有君臣上下而後禮義有所錯故衣上裳下示之以君臣之義乾尊坤卑之象

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善發羲農之精藴也

張文饒曰自離至乾坤五卦得陰爻十四者二七也得陽爻十六者二八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述曰刳空其内剡薄銳其首也渙下坎水上巽木中互震動木動水上舟楫之象上古山無蹊澤無梁至是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述曰調習牛馬負重致遠施諸塗以利天下隨之取義以其前動而後說也凡卦畫自下始故以震下爲前動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述曰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之象震動爲有

聲之木互艮又爲木馬融云擊柝以行夜又互艮爲閽人擊柝之象也互坎爲盜暴客之象也蓋舟車既設川陸既通雖有所利而亦當有所防矣郭氏曰豫本無備豫之意孔子又明豫于此者以見諸爻卦之象無窮不可一義盡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述曰杵以舂臼以容用之擣去粟殼而得米利濟萬民亦猶渡水之得濟也取小過者朱子以爲下

止上動也象旨兌爲毀折斷巽木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有臼象而又下止上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述曰吳幼清曰坎象弧者中弰强上下兩稍弱也離爲矢者前鏃後括實中笴虛龔氏曰弧矢之用相睽不可以相無而卒所以治睽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述曰棟屋脊檁也宇室兩邊垂下者即椽也周禮棟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以覆下爲宇是也震一陽在上卦之下而承二陰上棟之象乾三陽在下而相比下宇之象以蔽風雨二陰在上而動四陽在下而壯故二陰不能凌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述曰厚衣以薪積薪以覆藉之也不封不封土爲墳也不樹不樹木爲識也喪期無數無祔練祥禫之日數也爲棺以周身爲椁以周棺棺椁取大過

俞氏曰下巽上兌其卦肖坎坎爲隱伏葬埋之象中互重乾之大木棺椁之象虞翻曰巽爲木爲入處兌爲口乾爲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兩說意互相發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述曰書契取夬書以刀筆畫木簡爲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予者執左取者操右合之爲信也契但記數書則有指事象名之變退齋徐氏

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言有不能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蓋夬乃君子决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端而防其欺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第與十三卦之氣象皆終于夬

鄭氏曰黃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凡爲民而已執久則釋祧久則瞬事久則弊不

更則斁故通其變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川行而涉陸行而塗也爲之舟車以通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爲之宫室以居之爲之棺槨以易藁裡之陋爲之書契以革結繩之簡爲之衣裳以辨上下爲之弧矢以威不恪恩至而爲之備事來而爲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强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强去凡此者所謂通其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示其所以在之迹宥而不示其所以宥之事其效至于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道也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亟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無間莊子謂之命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歟

陸績曰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網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

道窮則神農教播植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乃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者也

楊萬里曰作書契以上等事非聖人之私知也取于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所能爲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金賁亨曰此章雖爲尚象而發然此十三卦者皆

聖人經世大法卽上章理財正辭禁非之事也神明之德於穆不已者也萬物之情各正性命者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述曰是故承上取象來彭山曰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則陰陽變易之象乃所謂易也卦爻皆在其中故統名之曰象象之所擬皆實理之形容而象其物宜者也故曰像也材質也言一卦之全體如木之材幹也效呈也動謂事變之來良心自然之機

悟也彖之材呈於爻爻之動具于彖其實一理也彖爻發卦象之蘊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吝凶而趨吉則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者此所以能貞天下之動也

虞翻曰彖說三才才用也古讀青材才通同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每卦六爻皆倣效天下之物而發動也動有得失故吉凶生動有小疵故悔吝者也吉凶因此而生人知所趨避矣悔吝因此而著人知所儆覺矣

龔氏曰易者象也言其剛柔相易一奇一偶而有見與天之象同也然未成形也象也者像也言人象之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與人之像同也作卦以通神明之德制器以成天地之文皆所謂像也有是像則有是材像者體也以上下言也材者用也以內外言也以人言之股肱耳目方圓上下像也能視能聽能動能靜材也象者像也言易之成卦如此彖者材也言卦之成德如此爻也者效

天下之動者也言材之趨時如此

蔡介夫曰天下之動紛紜轇轕善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有攸往皆天下之所有者此章合上先言包犧觀物制易中言聖人觀易制物皆尚象之事也至此乃言尚辭尚變尚占之事而易之四道備矣

蘇氏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眞不達則又見

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古
者謂折俎爲爻其文蓋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
六爻也故加肉爲肴以別之彖則何爲取於豕也
曰彖者材也八卦相值材全而體備是以爲豕也
爻則何爲取於折俎也爻者效天下之動分卦之
材裂彖之體而適險易之變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述曰彭山曰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陰陰多于
陽陰卦巽離兌也皆一陰二陽陽多于陰陽以一

奇爲主故多陰陰以一偶爲主故多陽重于一奇
一偶此其故也故以象言惟重成卦之主而以陽
主一奇陰主一偶則剛柔各定于一畫矣
質卿曰奇乾道也獨立乎衆陰之表而物莫之與
偶者也陽卦皆乾以奇爲主則陽之常尊者自在
故謂之陽卦也偶坤道也不附乎陽道之尊不能
成乎偶者也陰卦皆坤以偶爲主則陰之依附者
自在故謂之陰卦也
彭山曰奇偶之名始見于此奇之畫爲一以象陽

偶之畫爲--以象陰皆心體之象也陽之所以爲
一者當陽之時陰在陽中爲陽所統合而未分故
其畫爲一陰之所以爲--者當陰之時陽在陰中
爲陰所含分而有就故其畫爲--一者萬物之合
于一理者也--者一理之散于萬物者也合于一
則物不見其爲有而其體則實散于萬則理不見
其爲无而其體則虛畫外空洞无形之地皆陽也
故陽無可盡之理而亦非无可畫者也有无相盪
虛實相涵而陰陽交易其變不窮皆奇偶妙物之

神而心體自然之易也若陰陽偏勝則滯于器而
奇偶之雜見者始有不當矣此豈陰陽立本之常
哉欲知奇偶之義者于此求之而已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
一民小人之道也
述曰其德行何也陽德剛君之德也陰德柔民之
德也陽一君而二民不論位上位下而常得柔之
附是爲君子之道純用乎剛以主民者也陰二君
而一民不論相乘相間而常惟剛之順是爲小人

之道純用乎柔以從君者也蓋以德行言不分淑慝也觀巽之爲卦柔皆順乎剛所以言利見大人吉可知二君一民小人之道矣語意與論語君子之德小人之德同質卿曰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獨陰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也歟

彭山曰德行以理言一君二民非謂以一君治二民也一民二君非謂以一民事二君也蓋卦有三爻以下二爻之相乘者而言則初爲微而二爲顯

以上二爻之相承者而言則二爲中而三爲過以初與三之相間者而言則初爲內而三爲外隨其所居之位或微或顯或中或過或內或外處之各當君以此治民民以此事君則各盡其道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之道剛德也故能主民小人之道柔德也故能從君此以發明陰陽之義然後于理爲正此章文義以陽爲君陰爲民則宜曰一民二君以對一君二民而曰二君一民者以君爲重扶陽之義也彖旨陰陽所據有中外本末之殊故曰德行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述曰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理之所約謂之歸得理之趣謂之致同歸一致一本也殊塗百慮萬殊也先言同歸一致所重在本體也夫百慮之殊塗者亦思也而曰何思何慮者蓋小德之川流皆本于大德之敦化凡幾之所覺能通于微者亦皆天命之自然豈容起一毫思慮哉故曰天下何思

何慮此因咸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言思爲物之來所動而往朋類亦從思而得安能順往來之自然非寂感自如之本體也

紫溪曰往來二字是吾人所不容无者所病者憧憧也如以一日論則前日之事爲往後日之事爲來以一事論則已行之事爲往未行之事爲來以終身論則已知已能者爲往未知未能者爲來人孰無往來哉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无思慮而無慮如造化之自屆自信者意于往來者則憧憧

以思營營以慮殆不覺其繁且擾矣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同歸殊塗無二理也一致百慮無二心也即所謂一以貫之也无思无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不得其歸而索之殊塗則岐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甚甚矣憧憧思慮者之害也言造化往來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爲吾人學問張本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述曰日月之生明即寒暑之成歲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其往來不息所以成功也以屈伸發日月寒暑往來之義天道之自然也以尺蠖龍蛇証屈伸之義物理之自然也此皆易中之蘊人心感應之妙非思非不思而幾微自通非慮非不慮而天能自動其神之所爲乎

蘇氏曰易將明乎一未有不用變化晦明寒暑往來屈伸者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爲一然後其一可必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皆所以明一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述曰精義而入于神乃所以致用盖得其同歸者而殊塗皆合得其一致者而百慮皆通自无憧憧之擾矣存體自然致用發用自然歸體體用俱存動靜如如身安而德崇矣

韓注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无極也又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妙于入神以致其用利用妙于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于其宗事各本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也若役其思慮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則爲彌多而理愈失名彌美而累愈彰矣

紫溪曰精義二句重在入神利用二句重在安身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而至入

神則往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箇寂然不動本體
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无心
于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
靜而能安利用而至安身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
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無事
中來無心于崇德而德自崇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述曰德至于崇則精義之功成若此以往不可得
而知也窮極微妙之神通知變化之理乃德盛而

自至也張橫渠曰入神僅入于神窮神窮盡其神
淺深之別也
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于命也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
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
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
水入神者也與水爲一不知其爲水未有不善游
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
操也其心閑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安身也事

至于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
項氏曰按十卦以咸九四爲主意大抵論感應之
一心屈伸之一形往來之一氣出入之一機也精
義入也乃所以利其出利用出也乃所以安其入
自此以下困解噬嗑鼎否皆言利用之事豫復損
益皆言精義之事困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
上六禍鼎凶而否吉自一人一事而至于天下之
用皆盡于此矣豫言知幾之早復言省過之速損
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擴精義入深之功亦盡

于此矣至于神然後能窮神之所由起至于化然
後能知化之所由推知化猶知大始之知非萬物
生于其手者不能知萬物之始也非萬物生于其
身者不能知萬變之幾也孔子言知天命子思言
知天地之化育皆至乎其地者也上繫既舉七卦
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爲
必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德盛仁熟而後學易之道
盡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述曰彭山曰以柔揜剛所以爲困然二之剛將遁
兌而通而三猶揜之是初既揜而揜猶不解則其
揜如石之重矣三非可以終揜者也故曰非所困
而困焉據則久居其所之謂也困陽則辱名久困
而據之致危之道也危則必至于死而後已六三
之不能安身而致危取凶若此
卦以剛見揜爲困爻以柔承剛爲辱爲危然困者

人之所不免若君子不幸適遭名不辱身不危如
孔子在陳畏匡若小人無幸免之困以不善而致
是非困乃困而欲求幸免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剌
其困彌堅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之妻
子乎臧紇陽虎之事可以觀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述曰諸變曰必在我者具有解悖之德又當小人
爲悖之時故其動利勤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
獲之而悖可解也故夫子于上六言獲言德勝者
也有禽无矢則不可射故君子愼動彭山曰括結
礙不通之意藏器既久則能通于變而無所礙故
出而有獲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
耳凶
述曰馮奇之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于
爲仁不以不義爲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懲惡
在初改過在小虞翻曰小善謂復初小惡謂姤初
孔氏曰卽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卽利用而
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後
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

過而不能止則爲噬嗑之上九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述曰龔氏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九五當否塞之時能休去天下之否當自思慮戒慎是猶係其社稷于苞桑之上其根深固不可拔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述曰龔氏曰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也鼎上體之下而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也是以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受之任
項氏曰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少皆限于禀而不可强聖人豈厚責以自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能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鼎足弱而實豐有不折足覆公餗者乎自取之也餗何辜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述曰龔氏曰豫之六二幾神之事也精義不足以明之象言上交指二于六三下交指二于初六過于恭則諂過于和則瀆故有幾焉見幾而守之介石者果而確也蘇氏曰無守于中者不有所畏則

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之太早畏者常失于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于柔而知其剛故萬夫望之以爲進退之候也孔氏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終是合于神道

張邦奇曰三百八十四爻獨于豫六二發介于石不終日之義蓋以豫最溺人非至堅靜者不能守非有守者不能見幾之速不爲所溺也今夫朋友夫婦之間和樂之過或以起爭之端而況于其疎遠者乎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楚人有言曰人之所患者在于衽席之上尊俎之間

項氏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皆基于諂粱賓之客是也瀆者本以交驩而怨皆起于瀆賓灌之交是也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眞所以

知幾者矣欲進此道惟存察之密礪介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于介如石者歟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述曰淮海曰知幾其神乎人謂心爲神明即此神也不神則物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知幾則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只先見便是知幾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先見也先見者心之所以爲神也故曰顔子庶幾若顔子

有不善方知非庶幾矣惟能先見于善不善之前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以常知也此心體當下便是故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常人不能當下默識此體故遠于復故悔則有不善不能知知而復行矣是謂不神則物聖人得易者无他只得此先見之心體耳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述曰天地絪縕謂乾坤陰陽之感男女搆精謂六

子陰陽之合不言陰陽而言男女于實謂釋六三之辭主于人物是也義海曰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潤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劉牧曰乾道自然而成男坤道自然而成女序卦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潤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序卦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劉牧曰咸卦不係之于離坎以離坎而上男女自然而生咸卦而下男女偶合而生曰男女化生者言有形則

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言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矣
天下事一則精二則雜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
亦曰致一致者推至之之謂也人能心專于一堯
舜之治仁義黄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男女之
生育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述曰位不能安身時不能易心應不能定交不能
益人而反求人之益者也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
之與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以易對
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
易者以其直也
涯海曰安其身而後動身之恒也易其心而後語
心之恒也定其交而後求交之恒也順道則安不
險則易道義相與則定只是得一箇天地人之常

理
趙人齋曰自何思何慮起至立心勿恒凶當作一
章貫之方是聖學之一貫俱是利用安身之道困
于非據者不能自存其身以崇其德者也思慮安
用之藏器待時用之所以利也屨校滅趾小人有
所懲而能轉禍爲福以安其身何校滅耳小人無
所懲而積惡罪大以滅其身不忘保存能安其身
者也折足覆餗不惟不能安身矣介于石寂然不
動寧用終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介石安身也知

幾其神利用安身之道也庶幾貫上知幾知幾其
神仲尼之一貫乎庶幾其顏子之一間乎一屢者
屢空一貫者空空也无祇悔安其身致一安身之
道也言君子得友如天地男女化生之合一然後
可以言致一而不涉思慮之憧憧也安身本于立
心之恒利用安身在立心有恒而已有恒則致一
無恒則不能致一故聖人儆之不占

讀易述卷之十四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述曰諸卦皆乾坤之變化乾坤即是易也門者取闔闢之義學易者必自乾坤始明乎乾之陽則知舉六十四卦之物凡本乎陽者皆乾也明乎坤之陰則知舉六十四卦之物凡本乎陰者皆坤也二物之德陰與陽合而其情相得二物之體剛自剛柔自柔而其質不同知易之合德有體則知易之

道所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而陰陽無適情矣天地以形言易無物不具故曰體神明以德言易無用不神故曰通說者體天地之撰以卦象言通神明之德以卦德言

蘇氏曰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合德故雜剛柔有體故不越于稽其類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述曰其稱名也雜爲句而不越當讀至于稽其類稱名卦名也事類盡于陰陽卦之稱名雜而不越于稽考其事類以盡陰陽之變蓋世道下衰民僞日滋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曰其衰世之意耶

徐進齋曰上古之世俗朴民淳迷于吉凶之途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無疑也雖乾陽坤陰剛柔交錯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惑愈甚文王周公

于是係卦爻之辭稱名稽類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蘊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得已而然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述曰姜廷善曰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人所不明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謂吉

凶未定事之方來人所未知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故曰察來顯謂百姓之日用至顯而人所共見者易則微之使人敬慎而不敢慢幽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至幽而人所難見者易則闡之使人洞曉而無所疑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

蘇氏曰道之大全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爲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以言者

辭之約者也辭者言之幽者也斷辭卽彖辭也或曰辨物正言斷辭後天之易也視先天則爲備矣其稱名雖若甚小其取類則爲甚大其旨遠使人思而得之其詞文使人玩而悟之其言致曲而後中于道其事閎肆而其實本于隱皆因其疑貳不決恐懼勿入之時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必報明于天理之報則吉凶之動貞夫一而奚貳之有曰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爲衰世之意耶

孔疏往事必載來事豫占彰往察來也易之論說其初微之事至其終末顯著也初時幽闇以至終末闡明也以體言之則云微顯以理言之則云闡幽開而當名者開釋卦爻之義使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之類是也辨物正言者若辨健物正言其龍若辨順物正言其馬開而當名辨物正言凡此二事決斷于卦爻之辭則備具矣若豕負塗噬腊肉之屬是以一小物比喻大事也若近言龍戰遠明陰陽鬪爭聖人變革其旨遠也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黃裳元吉其辭文也變化無

常不可爲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易之所載之事其辭放肆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因貳以濟民行者欲使趨吉避凶行善不行惡也以明失得之報者失則報之以凶得則報之以吉也

質卿曰古之爲民者一今之爲民者二一則渾以朴而民心不惑于多歧二則眩以疑而是非多昧于兩可此衰世之意聖人之所憂也以爲民旣二

矣則趨避必惑民行將何以濟民行二矣則得失
必迷其報豈可以不明故稱名于雜而稽類于同
要以明得失之報此報一明則疑于行者明微于
辭二于心者會歸于一聖人之爲世道至矣
君子脩身治行得失之間寸心自知何必言報至
于言報而世事可知矣報明而猶然不信至有前
因後果之報累萬言而不盡聖人之心戚矣戚矣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述曰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時

理尚質素聖道凝寂直觀其象足以垂教矣中古
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爲教故卦爻之辭起于
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无憂患何思何慮不
須營作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後以防憂患之
事故係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
蔡清曰當中古之時世態日新而作易者又身歷
乎憂患之事故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而所以反
身脩德者自无所不用其至耳故今易卦之中多
是處憂患之事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
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
地也巽德之制也
述曰履德之基基如築土之下基積累之所始也
履以立禮故曰基蘇氏曰基者厚下者自全也謙
德之柄說卦傳坤爲柄解有形可執又謂勤于造
事而不名其功得之矣歐陽南野曰謙所以持踐
履之志于不墜而爲之柄也復德之本本物生之
根也復者陽之始生乾之元善之端人心發見之

初養德自此始故曰本恒德之固固固守而不變
也恒主不易方故曰固龔深甫曰復者復命知常
也固者物莫能傾也損德之脩脩謂治其惡損懲
忿窒慾所以脩身益德之裕裕謂充長善端有餘
裕也益遷善改過以益其善困德之辨困致命遂
志而心識開明故曰辨辨于心也龔氏曰以困則
異于尚口之窮也井德之地井无喪无得動靜常
定廣博之澤所由出故曰地巽德之制制裁制之
宜陸氏曰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

方一曲之士非成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
汚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
述曰履和而至履以兌柔應乾上乾剛故難深而
說和爲能說至爲應乾而亨謙之成卦在九三以
剛下人上承下綏衆皆歸之故尊而光復小而辨
于物小者幾微之謂微而辨之不遠復也朱子以

復陽微而不亂于群陰恒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
酬酢事變非一人情于此多生厭惡是不恒其德
者也能恒者風雷交變而立不易方損先難而後
易忿欲之害性損之爲難覺而宜焉是即性也何
難之有益長裕而不設鄭氏曰自生也而無益生
之祥自長也而無助長之害自成也而無勸成之
害長而至于裕其益孰禦焉豈以飾爲事哉陸子
曰設者侈張也不設則無侈張不誠之意乃所以
爲益也困窮而通窮則反本而德慧術知出焉所

謂通也井居其所而遷井不動而養徧于人陸子
曰君子不以道殉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
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爲權故能稱隱者委
曲善入而不露形迹所以爲德之制
彭山曰小者事之微物者幾之動復于微小之幾
而能辨則理爲主也雜者事之繁厭者心之擾恒
于繁雜之事而不厭則心有常也
損以去惡用力爲難先其所難以待其自得不計
功也故曰後易後易猶言後獲也益以長善改過

爲大日新不已以求其自裕不急用也故曰不設
不設猶言無所設施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述曰履以柔履剛以說應乾故以和行則不至于
不可行謙稱物平施故以制禮則不至于失節復
以自知心獨覺而不蔽也恒以一德心不貳而能
久也損以遠害損其害于德者益以興利益其利
于德者寡怨困而心亨之驗也困以剛中爲體自

得于心而怨尤之意消辨義井養不窮之用也井
以上出為功不尸其用而[illegible]物之義明巽以行權
權者稱錘前却無定以等物之輕重而取衡之平
時中是也
象言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井
巽所以利于外基言乎其立之位本言乎其養之
始地言乎其行之處若曰無入而不自得云耳陸
子靜言于鵞湖其意又曰復而先以謙履蓋履上
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
由謙以自持使精神收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
復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
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
危陷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
道有左右逢原蓋至此則順理而行无纖毫透漏
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此以其義言之三陳皆有
辨因之辨辨于已復之辨辨于幾井人已之間兩
極其辨三陳九卦初德次體次用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述曰易之為書不可遠遠謂遠于心也近則在心
矣其為道也法象陰陽數數遷改而不滯于物故
曰屢遷上下以位言剛柔以爻言上下无常以剛
柔之互相易耳典猶冊之有典要猶體之有要此
謂有常也變則无常矣易道之屢遷如此然實[illegible]
于心不可遠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
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
有也故以虛言其屢遷无常不可為典要惟變所
適而已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
保如臨父母
述曰其指易道也其出入云者以卦內外體言出
自內卦而往外也入自外卦而來內也卦畫之出
入內外各有其度所以使人知懼知懼謂獨知之
地戒謹恐懼也使謂神幾自動若或使之也又辨
其凶咎眚災傷[illegible]惕厲之所自來曉然明于憂患
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而嚴憚之得失之

報也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蔡氏曰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

韓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遯以遠時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

彭山曰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繩于外者言臨父母以敬愛本于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于外之嚴憚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述曰辭彖爻之辭初率其辭而揆其方道雖不可爲典要而辭之所指則見端而知末觀首而知歸亦旣有典常爲可守矣此得之于易書也而易之行則待于懼以終始之人項氏曰所命之辭隨道而立周旋曲折皆有定向然非誠敬率理之人不能信受而曲從也方其率之也則謂之辭及其行之也則謂之道辭之所指卽道之所遷也人能循其不可遠之理則屢遷之道何有不得哉

楊氏曰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仲尼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言不可遠求也君臣父子視聽言動治亂安危取舍進退俱載于易人遠求之則涉于渺茫非聖人作易意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易之道存乎變是故屢遷而不居周流而無閒乾之初九忽上而居于坤之上六于是坤變而爲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乾之初九于是乾變而爲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變剛柔相易也是皆不可拘之以典常繩之以要約惟變所適誰得而禦之者然易之道有體有用其變而无常者用也其常而不變者體也君子之學易能通其變而得其常極其用而執其體易道之體安在哉曰敬而已乾曰夕惕若敬也坤曰敬以直內敬也易之道千變萬化而歸于一敬學易而得乎敬則出入起居非度不由外內屋漏惟懼

是知以此應世則遇憂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无師保而自律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修何飾而臻此哉其初率循乎易之辭而不敢違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于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躬而行之執而有之則易之道爲吾有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述曰徐幾曰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卦之本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初者本之所由始事未有形非知幾不能擬其象故難知上者末之所由終在事已成功之後而易知故初辭則費于擬議卒則決以成其終而已

崔憬曰質體也言易之書原窮其事之初若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易原始潛龍之勿用要終亢龍之有悔反復相明以爲體也諸卦亦然若大畜而後通之類是也

侯果曰失在初微猶可擬議而之福過在卒成事之終極非擬議所及故曰卒成之終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述曰漢上指初難知以下言初上二爻雜物以下皆言中四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爲互體德謂卦德撰鄭作筭云數也二卦固各有德自其中四爻之陰陽雜而互之又成兩卦是列

筭其德也初德之是非未見上德之是非已定故以中四爻辨之也

紀聞曰初者有始之謂上者有終之謂言初言上卦之首尾可見也卦分兩體以象言只是兩象以人言只是兩人六分六爻以象言則分爲六象以人言則分爲六人與卦體全不同矣卦立而初四二五三上爲相應之位初四三上爲偏二五爲中上下二體至是始著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

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于干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旣足以示人矣復自其互體而辨之則是是非非益可見焉

蔡淸曰以互體論雜物撰德者曰如震下坎上其體如屯雜而撰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爲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爲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固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以陰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

其非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述曰彖言要與要終之要同崔憬謂中四爻亦能要定卦中存亡吉凶之事者是也辨是與非原中爻之始也要存亡吉凶要中爻之終也蓋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以辨是與非爲要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無待于動也以彖爲要則知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矣言无待于爻也蓋所要者愈約則所見者愈易矣中爻者六爻之要也彖者一卦之要也

質卿曰亦要存亡吉凶言中爻之辨是與非若是其備者無非欲人之存其亡吉其凶也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道以恐懼爲本也存亡吉凶易之辭而欲人存其亡吉其凶者則辭各指所之之意故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此其要也是以有吉利而无凶咎

韓康伯曰夫彖者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彖之爲義存乎一也一之爲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

剛勝邪

述曰象旨仲虎曰雜物撰德指中爻互體此論中爻本體崔憬曰二主士夫佐于一國四主公孤牧伯佐于天子皆有助理之功三諸侯五天子同有理人之功異位者韓康伯曰有内外也朱先生以二四同陰位三五同陽位族與下異位之說相左矣陰以降爲用而有待於陽故以遠近等之不成乎四退而成乎二陽以升爲用而无待于陰故以貴賤等之不成乎三進而成乎五然懼凶功以異

位言之柔本不利遠二遠而纔要之无咎耳非元吉也其用柔中明其无咎之故柔危剛勝專爲五言邪疑辭君德以剛爲本亦有柔中而吉者然其功鮮矣二與四三與五皆同功異位二四言其善不同而三五不言者二四皆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則稱君不敢較也

潘夢旂曰三與五功同乎陽而位有貴賤之異三以臣之賤而居下卦之上故多凶五以君之貴而居上體之中故多功然五君位也柔居之則危剛居之則能勝其事故六居五多危九居五多吉也

韓康伯曰三五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則勝其任也夫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所貴柔者含弘居中順而不失其貞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

侯果曰三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剛居而凶私其應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述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言易書廣大而天道人道地道悉具其中也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也乾陽物坤陰物古註以類稱等謂爻有陰陽之

類易蓋陽與陰賊以其有等也故曰物以云者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陽物入陰陰物入陽更相雜成
六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若純一其色則不爲
文矣文旣相雜則必有當位與不當位者在焉爻
卽九六之爻是也位卽初二三四五上之虚位也
不當爲陽物居陰位陰物居陽位當位者多吉不
當位者多凶吉凶之生正其變動之幾所不能息
者也
彭山曰天道地道皆就人言三四爻動作用之時

故爲人位初與二則潛藏含畜之時故爲地位五
與六則成就无爲之時故爲天位其實天地人一
理也淮海曰知三者之爲一物聖人所以主靜立
人極而天地之道歸矣
于寶曰其辭爲文也動作云爲必考其事令與事
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凶則非今日之吉凶
也故元亨利貞而穆姜以死黃裳元吉而南蒯以
敗是所謂文不當也故于經則有君子吉小人否
于占則王相之氣君子以遷官小人以遇罪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述曰仲虎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
懼故安平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
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
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
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韓康伯曰夫爻不當而吉凶生則保其存者亡不

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
于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大體也文王以盛德
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
邵寶曰危者使平孰使之易者使傾孰使之理如
是而易言之謂易之使之也亦宜百物不廢理无
物而不存也懼以終始心无時而不存也无咎者
用易之功
彭山曰殷之末世謂紂周之盛德謂文王其辭危
謂當其時人心陷溺放逸爲非皆由不知天命之

可畏故特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幾非謂遇禍而始懼也使若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其心危懼則天理必使之平康其心忽易則天理必使之傾覆蓋有不得不危者此其辭危之意也故易道之大百物之理悉具于中无一廢者而所以盡此道者唯在知懼之心始終如一要其終于无咎而已則易道之大在心而不必遠求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述曰彭山曰健之極而不見有健之迹謂之至健順之極而不見有順之迹謂之至順恒者久而不已也險危懼不安之意阻退避不進之意知險者險之知乾之所以兢兢也知阻者阻之知坤之所以抑抑也此言乾坤之德朱子以知險阻專爲處憂患而發故謂險爲自高臨下之地阻爲自下趨上之地而不知險阻二字皆以德言也若乾不知險其爲易也不能恒坤不知阻其爲簡也不能恒不能恒易恒簡則亦非健順之至矣

説者理説于心言好德之切也研者幾研于慮言衆理之精也聖人體易簡之德故能道占者之心而使之説能因占者之慮而使之研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定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亹亹是做得這事業胡氏曰定吉凶于卦爻之中使人勉勉從善而不陷于邪佞也此章之意專爲定民吉凶而發朱子以乾坤分配説心研慮而又以説心研慮分配定吉凶成亹亹者則太支離矣

金貴亨曰乾知險若需剛健不陷之類也坤知阻若剝順而止之之類也知險知阻即上章懼以終始之意

朱氏曰乾健而爲萬物先莫或禦之故其德行恒易坤順以從乾无二適也其德行恒簡以易也故知險之爲難以簡也故知阻之爲疑簡生于易阻生于險簡易也故能悅諸心知險阻也故能研諸慮簡易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无悅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能无研乎天下之吉凶藏于無

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簡易而已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述曰變化卽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于人心則云爲也人心應感至神言云行爲无停機無滯迹如天道闔闢往來變化之自然此幾也善之先見而爲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祥未有形而已見于心故謂之象象之所見卽事也事之所成爲器故云象事知器占者因象而占驗吉凶謂之

占事所占之事卽象事也象事知器不筮而知也占事知來筮而知也蘇氏曰此言易簡者无不知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述曰彭山曰天地設位則乾坤變化而見吉凶者天地之能也但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定吉凶耳聖人體乾坤之德而定之是成其能也人謀以聖人之設卜筮而定吉凶者言鬼謀以天地之生神物而見吉凶者言吉凶之幾乃人人之所同有有以開之則人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歸而天下無事也故曰百姓與能

仲虎曰天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之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

韓康伯曰人謀乃議于衆以定得失也鬼謀乃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

項氏曰云爲卽言動也人之言動卽易之變化云爲自此以下四句卽上係之四道也云爲卽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事卽尚其象尚其占也精于變化云爲則知言動爲見吉之先有擬議之功无諂瀆之禍故曰吉事有祥卽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筮龜形乎動靜也此以辭與變體之于身也卽乾之知險也精于觀象則可以知制器之理如上文十三卦之聖人是也精于占卜則

可以知方來之事如上文无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也此以占與象措之于事也即坤之知阻也此二者聖人之知也天下有自然之奇偶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象其奇偶而文其用以成作易之能事凡聖人能作于上者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述曰上古觀之于象可見後世非爻彖以情言不可也彭山曰象謂畫爻告告人也爻彖謂爻辭彖辭剛柔雜居象之交錯有得有失有正有不正而

吉凶可見爻彖可發乃其情之所不能已耳剛柔交錯即所謂變化情即所謂險阻也見聖人之係辭皆本于卦畫自然之象而以人情言此百姓之所以與能也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述曰變動以利言謂爻之變動本欲人趨吉避凶而无不利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遷易蓋以爻詞明人情之險阻必參之下四者而後知所以趨變動之利也康伯曰泯然同順何吉何凶愛惡相攻然後順逆者殊故吉凶生也蘇氏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之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爲凶矣凡吉凶之紛紛者生于愛惡之相攻也相取言相求也遠謂兩體上下相隔近爲比爻共聚非正應而以私情相求謂之相取取之不以理故悔吝生矣情僞虞翻曰陽情陰僞以情實而相感者已信而

人皆信已則利生焉以虛僞而相感者已不信而物莫能信則害生焉相感者情之始交利害則吉凶悔吝之端也近謂比爻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適者也陽乘陰承謂之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必有乖違之患而凶或害之曰或且然之詞其不免于悔且吝必矣害之而悔則趨于吉且利也吝而不悔則遂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知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詞

徐幾曰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

辭有吉有凶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相愛也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裹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僞相感如中孚九二鶴鳴在陰以誠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

不有躬以僞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僞感乎四也橫渠張子以情僞專人事則亦幾于析天人然者不恒有孚皆陰陽之實象實理而獨指爲人事可乎

利害者商略其事宜有利有不利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象皆凡爻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然近不相得則惡相攻而凶生僞相感而害生近相取而悔吝生尤爲易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及一卦主爻亦必備此三條不獨比爻矣

蘇氏曰悔吝者生于不弘通者也天下孰爲眞遠自其近者觀之則遠矣孰爲眞近自其遠者觀之則近矣遠近相資以爲別也而各挾其有以自異則或害之矣或害之者悔吝之所從出也

邵寶曰爻應于遠則于近者不能相取僞而不情惡而不愛感通絕而相攻之釁生矣故曰凶或害

之悔且吝苟比于近則于遠也亦然近者得禍于勢遠者得罪于義得罪于義者人得而攻之然不若得禍于勢者之迫也辭言近者其理如此非姑以爲例也動尚變變尚占其道一也

邵寶曰觀變動者存乎應應遠者也陽唱陰和是謂相得故屯六二之貞君子取之否則爲比之三矣變順逆者存乎比比近者也陽乘陰承是謂相得故復六二之休君子取之否則爲遯之四也雖然感莫大于正應而比不與焉應有正矣而苟焉

以求相得可乎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之謂也故遠而相求有如睽之三上者久而相待有如屯之二五者變而相守有如同人之二五者難而相濟有如蹇之二五者此所謂相得也如其无正應也則近有相取之道焉如賁之二則以承而賁須如復之二則以乘而下仁此亦所謂相得也其不然者反是

邵寶曰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有合散如萃之六二者有屈伸如乾之初九者有躁靜如歸妹之九四者有剛柔如履之六三者是曰體與情反質以願違情偽之道不越是矣合散合而散也屈伸屈而伸也躁靜躁而靜也柔剛柔而剛也

項氏曰凡繫詞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為六十四故例以八卦稱之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以象示人也爻彖以情言謂繫辭之以言諭人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所以諭人者殊也自彖辭觀之卦體本以變動而成故彖辭專言其變通之利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雖睽蹇明夷至不美之卦其彖皆有所利蓋其初皆因窮而後變而成卦則以成卦者為利故曰變動以利言自爻辭觀之據逐爻之情而處事則吉凶皆異于本彖矣故有在彖為主爻而在本爻則為今稱近者此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也相攻相取相感近而不相得四者人情之見于動者也而卦爻之變動如之慙枝多寡游屈六者人情之見于言者也而爻彖之辭如之所謂爻彖以情言者如此動與辭與上文云為正相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述曰象吉吳幼清曰上文言易之辭皆由情而生此又以人譬之人之辭亦由情而生也今按虞翻云將叛者其辭慙坎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也吉人之辭寡艮人之辭也躁人之辭

多震人之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兌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辭屈與人之辭也

紀聞曰漸三所係將叛者之詞也睽上所係中心疑者之辭也臨二所係吉人之辭也睽三所係躁人之辭中孚三所係誣善之辭也節上所係失其守者之辭也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辭失居其五

叛則背實棄信言與實相背故慙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別兩岐去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守謂所依據吳王失國故其辭屈于晉夷之失對故其辭屈于孟子皆失其所據也將者守不定也失其守則既叛矣慚猶强言之屈則無能强言矣中心疑者以為是又以為非以為可又以為否竟莫適從誣善或云本无而自誣為有本不能而自誣為能夫由其誣也竟不見其歸者矣上繫以黙而成之為結下係以諸辭之不同者為結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旨歟

張邦奇曰大不知言无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于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彖爻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非率

又曰吉人之辭寡易簡故也其餘五者不易不簡而險阻存焉可不畏乎

質卿曰闔戶闢戶之乾坤以造化之運行言也易知簡能之乾坤以造化之德行言也成象之乾效法之坤以人之稟受言也正此知險知阻之乾坤人無此乾坤二德無以為立人之道此德人人有之但體之而未盡其全故用之而未盡其妙以其為情所遷故不能率其所性而發不中節善易者只明乾坤于易簡微其所得于險阻辨其所知不然則艱難委曲自投于陷阱而不知

周易述卷之十四終

讀易述卷之十五

說卦傳

吳幼清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意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爲傳爾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爲說卦傳之發端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述曰象旨幽贊者蓍龔氏曰贊相之反也賓主之言

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以大衍之法而推天地之數此之謂生蓍有蓍則因蓍起數故以數繼之參兩倚數矣幼清指揲蓍一變之後掛扐而言得天一奇數則象天之圓而圍三三者參其奇一之數故以三數倚於天一奇數之傍謂之參天掛扐得地二偶數則法地之方而圍四四者兩其偶數之一故以二數倚於地二偶數之傍謂之兩地有數則因數得卦故以卦繼之觀變者揲蓍十八變後觀蓍變陰六八陽七九而立奇偶卦畫或主陽或主陰或陰陽分或陰陽雜皆觀其變而爲之此之謂立卦立者具二體之謂也六畫既成則發揮所值剛柔之變而生爻以占也曰陰陽卽所以爲爻矣復言剛柔而生爻者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龔氏曰剛柔之爲物始隱而終明始聚而終散者也方其隱也發之使明方其聚也揮之使散或以剛推柔或以柔推剛其時則爲晝夜其道則爲變化其事則爲君子小人此之謂生爻則

作易之體具矣道德義就易言和順言因其自然而无矯强也和順於道德統言一卦之體理治也理於義各指其所之析言六爻之用如乾爲天道而健爲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也窮理盡性至命以用占者言窮理卽所理之義盡性卽和順於德至命卽和順於道章氏曰性命本各正於乾道之變化盡性至命則全歸於大始之乾元和順於道德猶言說諸心也理於義猶言研諸慮

也道一陰一陽之道德圓神方知之德裒六爻時
措之義道德者出於性命之理也和則雖異而不
乖順則有同而无逆義又理之變動者而欲理理
者有倫而不亂也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以至
於命蓋天命自然而然而聖人之作易豈心思知
慮之所爲哉
數窮於蓍而蓍非數故得數者忘蓍卦托於數而
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昔者子路問於孔子曰猪
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
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
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黃勉齋曰性命一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命係于氣則天之所賦吾之所受者剛柔通塞受
制於不齊性命純乎德則天之所賦吾之所受者
中正純粹皆原于固有之德窮理盡性則不但德
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天德天理德以所
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
理亦一而已非二物也如此則氣之偏者變而正
柔者變而强昏者變而明其不可變者死生壽夭
有定數也
龔氏曰天使我有是者命也命之在我者性也有
命有性具之者理也理在物而莫非我之性故以
人造理所謂窮理也窮理者知之事也推之无餘
所謂盡性也盡性者仁之事也理不窮則暗於物
非所以盡性也性不盡則役於己非所以至命也
至命則內无己外无物尚何性理之分哉故以此
言之則非知也以无所用明故也非仁也以无所
用力故也乃聖人之於天道時也其體則爲神其

用則爲易以命則命萬物而无所聽以道則道萬
物而无所用故天地萬物有常理有成性者正命
也順其常理遂其成性以受正命者易之道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述曰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二體之義未備

所以重三爲六然後周盡故云昔者聖人之畫卦作易也將以順天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也天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須以兩而備是以立天之道有二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也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承之柔與持載之剛也天地旣立人生其間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割之義也旣兼三才之道而皆兩之作易本順此道理故因三畫而重之六其畫而成卦也六畫初上无位中爻分二四爲陰位三五爲陽位

迭用剛柔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故易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繫辭物相雜曰文卽此成章之謂

性命理三者一也故云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卽天地人之道五陽而上陰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與云者相與爲用不可廢一也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氣仁義者剛柔之善仁義立於人則陰陽合德剛柔有體故下言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不復言仁義見用天地之道惟人能也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守貴行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非仁義之外又有中正得仁義之貞爲正得仁義之時爲中

紫溪曰性命只是一理聖人盡性以至於命不過順之而已衆人不知理之在我往往逆其性而斃之逆其命而牿之此聖人憂世之心不能自已而發之于易也易書之作原是詔天下將使人曉然知性之所在盡之而无所逆將使人曉然知命之所在至之而无所逆而已天有陰陽是性命之運

於上陰陽合德便順乎天而不逆矣地有剛柔是性命之運於下剛柔不偏便順乎地而不逆矣人有仁義是性命之具於吾心體仁精義便順乎人而不逆矣這性命之理原自兩兩分明天地以兩而化人道以兩而成立得天地之道便立得人道立得人道便立得天地之道是兼三才而兩之也故易以六畫成卦而三才之統體者在易矣這性命之理原自來相爲用分天之陽用地之剛則成

人之仁分天之陰用地之柔則成人之義分而合合而分者也故易以六位成章而三才之流行者在易矣人而神明乎統體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渾然之理人而會通乎流行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燦然之几此易之所爲作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述曰彭山曰乾坤定陰陽之位六卦之相交者皆本於此則乾坤雖對待而未嘗不交者亦默寓於

其中矣薄與洎同附也射害也以射之殺物言也山澤通氣者假山澤之象以明艮兌故以通氣言山之水聚于澤澤之水浮于山是其氣之相通也見艮有資于兌兌有資于艮矣雷風相薄假雷風之象以明震巽故以相薄言雷之行附于氣氣之行附於雷是其行之相薄也見震有資于巽巽有資于震矣水火不相射者假水火之象以明坎離故以不相射言木太盛則熯以火火太盛則濡以水是其不相射也見坎有資于離離有資于坎矣其所以相資者即其相交也相交則兩相爲用也而不可相无矣蓋陰陽本二體而實一體相爲變化故八卦相錯而可變六十四卦也此言六十四卦變皆本於乾坤之交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述曰彭山曰順者從其勢之往也逆者迎其幾之來也已往而利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數安公石易牖云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

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謂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楊用脩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述曰彭山曰此序六子有生成萬物之功而歸之於乾坤也之指萬物也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潤則物通烜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

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君則物有所主藏則物有所息言六子致用主於乾而動歸於坤而藏此又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

梅氏古易考原以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又曰數往者順其言曰此伏羲六十四卦圓圖之圖止言八卦之象者皆舉經以該別也天定位於南其別八天皆定位於南地定位於北其別八地皆定位於北山通氣於西北其別八山皆通氣於西北澤通氣於東南其別八澤皆通

氣於東南雷相薄於東北其別八雷皆相薄於東北風相薄於西南其別八風皆相薄於西南水不相射於西其別八水皆不相射於西火不相射於東其別八火皆不相射於東不著卦名者以夫子但言象故也其所以爲數往者順何也天位於南由南而左行則天而澤而火而雷由南而右行則風而水而山而地皆自南而北自上而下故曰數已往之定位順而不逆從古及今皆如是也

八卦相錯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又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言伏羲六十四卦方列之圖止言八卦者亦舉經以該別也八卦相錯承上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圓運令彼此交錯而爲方列也邵堯夫以上文八卦爲三畫卦至此相錯則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而始爲六十四卦是以相錯爲相重也夫此往彼來謂之錯加增其上謂之重以相錯即爲相重誤矣不然則此言雷以動之八卦之方列者无相錯之文是圓運者兼及

六畫卦而方列者僅有三畫卦其不通亦明矣雷以動物於中左風以散物於中右其別八雷皆動物於中左八風皆散物於中右也雨以潤物於次風日以烜物於次雷其別八雨皆潤物次風八日皆烜物次雷也艮以止物次雨兌以說物次日其別八艮皆止物次雨八兌皆說物次日也乾以君物居北坤以藏物居南其別八乾皆以君物居北八坤皆以藏物居南也卦位相對雖與上文同先後次第大與上文交錯矣上文天地居首此離坎

居中乾坤殿後是天地與水火交錯也上文山澤居第二此艮兌居第三是山澤與雷風相交錯也上文雷風居第二此居其中是雷風與天地相交錯也上文水火居第四此兩日居二是水火與山澤相交錯也又分而言之天南地北今乾北坤南是乾與坤相交錯也澤東南山西北今兌次北艮次南是兌與艮相交錯也火東水西今日又次北雨又次南是離與坎相交錯也雷東北風西南今雷動北中風散南中是震與巽相交錯也由乾而

兌而離而震而巽而坎而艮而坤皆自北而南自下而上故曰知來者逆也因上文八卦相錯一句渾成未詳故詳列此八句以發明方列相錯之義也然則先儒皆以圓運之乾兌離震爲數往者順坤艮坎巽爲知來者逆其說不通夫伏羲之卦序乾至坤八未嘗有順也夫子之意借圓運之順方列之逆以發明繫辭知以藏往神以知來之義耳

天地定位節孔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雷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无不備矣故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之用變化既如此故聖人重卦令八卦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卦爻之中矣

龔氏曰陽而輕清者爲山陽屬也下而深者爲澤陰屬也是皆以止爲體也雷陽也故動風陰也故

入木陽也故內景火陰也故外景是皆以動爲用也以止爲體故其相絕也爲定位其相屬也爲通氣以動爲用故其同功也則相薄其異德也則不相射其定位也故其縱爲上下其周爲四方其上成象其下成形其交爲泰其塞爲否其通氣也故其蒸爲雲其降爲雨其凝爲水其泄爲電其離此以感彼則爲咸其隆上而殺下則爲損而相薄者反相與也相薄則相勝相與則相親不相射者反相逮也相逮則相致不相射則不相入始則相薄

而終不相悖則爲益始雖不相射而終於相逮則爲既濟然則之八物也其成體也則各有用若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八卦是也其定位也其通氣也其相薄也其不相射也則以相交爲用若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之八卦是也相錯則不特上下相交而已矣縱横相爲用而六十四卦備然後可以數往而知來往有體故順數之來无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也逆知者神之事也易其神知者也此所以於來不特知之而又數之也

紫溪曰首節雖言先天圖位兩兩相對以成化工而要上下經之成始成終其文畢具上經首以乾坤天地定位之象下經首咸而次恒咸者山澤通氣之象恒者雷風相薄之象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濟未濟又水火不相射之象至八卦相錯而天地之運无有終窮矣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无以見其相與變化之理

雷以動之節象旨程直方曰天地定位則圖乾坤從南北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自圖之中起

張氏易東曰風雷初畫之奇偶雨日中畫之奇偶兌艮上畫之奇偶乾坤三畫之奇偶震巽坎離以其象言艮兌乾坤以其卦言動止說以其性言散潤烜以其功言君以其道言藏以其重言曷爲分卦與象自動至烜言乎其出機自止至藏言乎其入機出无於有氣之行也故言乎象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言乎卦

潘夢旂曰上章先言天地之位爲後言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六子之職役

言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

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述曰前後兩段或古有是語而夫子釋之或夫子自言而自釋之也帝出生萬物則在乎震絜齊萬物則在乎巽相見乎離日出而萬物皆相見也致役以養萬物則在乎坤坤臣道也帝之於臣役之而已萬物至秋而實无不自得故說自巽至兌皆陰卦乾陽始萌而當陰之交故戰受納萬物勞在乎坎能成萬物而可定則在乎艮

帝之出之齊之見之役之說之勞之成非帝自爲之出自爲之齊自爲之見自爲之役也卽卦氣之出之見之役而帝因之也卦氣常運而帝不動以不動故謂之帝

卜子夏曰帝者造化之主天地之宗无象之象也不可以形智索因物之生成始終而顯其出入焉參而主之者陽也是故出乎東春之建也陽動於下萬物震之而生也故震東方之物齊乎巽物之長齊乎布生鮮絜區別而不相亂也物方長貌强而下柔也故下柔而巽之待其大者不可以不巽故巽東南之物也離也者明也萬物之貌始大皆明而相見中柔順也可以治之矣是以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物之雜也外盛而中未盈養之而後成者也故順而求役而致養之故坤爲西南之卦也兌正秋也外柔而中壯也萬物之盛而咸說也故兌爲正西之物也乾西北地也陽之老陰薄而爭興也故戰也萬物衰而落其榮也故乾爲西北之

物也坎者陽胎於中而陰盛於外水之卦也水幽陰之物也水流而不已也萬物之所歸也故物之生先聚水而質其死也水涸而枯故其勞卦爲北方之物也艮四時之終萬物之所成止於艮也終則有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爲東北之卦也

紫溪曰震而巽巽而離皆春夏之時也以生長爲事帝之出也而夏秋之交有坤土則出之終所以爲入之始兌而乾乾而坎皆秋冬之時也以收藏爲事帝之入也而冬春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所

以爲出之始其實八卦之德各一其性八卦之次
各一其位春夏秋冬各一其時木火土金水各一
其氣或以德言舉一卦之德而他可推也或以位
言舉一卦之位而他可推也兌言正秋舉一時而
他時可推也或言地或言水舉一行而五行可推
也帝爲四時之綱而萬物則生且成於四時之內
帝爲五行之府而萬物則終且始於五行之中此
化之所以无端命之所以不已也
○象言萬物隨帝者何洪紀向云會於天地爲長子

以其首長萬物爲出入也雷地出百八十三日而
復入入則物皆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
萬物亦出也
齊乎巽言萬物絜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
乎乾乾非有戰義也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
陰疑于陽必戰故曰戰乎乾乾能自强决戰而勝
之也
兌不言正西而言正秋者萬實告成實在正秋不
特在西也正秋秋分也以兌爲秋分則震爲春分

坎爲冬至離爲夏至乾爲立冬艮爲立秋巽爲立
夏坤不言西南而言地者地卽土也萬物皆產於
坤土而土王四季不可以一方言也坎爲正北方
之卦又兼言水者天一生水實在於此所以爲生
物之根也他卦皆言萬物乾獨不言者戰不係於
物也他卦皆无所取離獨有所取者以其居中而
正當南面之位也
於帝言致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耶坤於帝言
致役者蓋坤臣位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

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
養之而已役物以養已者物也役已以養物者地
也人皆知地稱乎母莫知其瘦於乳哺故曰致役
乎坤乾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
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
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
北之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于東北移巽
於東南者豈無謂哉卽天之所以生成乎萬物者
也先天之易主於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化見焉

後天之易主於流行而四時五行之妙用章焉可見易之書縱橫進退无往而非自然也

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纔其用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

楊萬里曰聖人象八卦而爲治故南面而治取諸

離者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爲治至於握乾符闡坤維與震巽坎兌之治无非取之也

蔡清曰致役乎坤言地能役已以養萬物而不自以爲能也父母養子亦是爲子致役故曰生我劬勞致者畢其力之謂也柳子厚送河東薛存義序蓋謂致役之意

魏相傳云五方之卦各有所治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述曰孔疏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萬物變化應時不失无所不成莫有使然者而求其真宰无有近遠了无蹤迹不知所以然而然况之曰神也然

則神也者非物妙萬物而爲言者神旣範圍天地故此之下不復別言乾坤直舉六子以明神之功用也故水火雖不相入而相逮及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雖相懸而能通氣然後能行變化而盡成萬物也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爲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也旣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

相悖二者象俱動動若相悖逆則相傷害亦无成
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
龔氏曰八卦以序則有時以居則有方以象則有
物相繼以爲衰王相推以爲變化相繼以至無窮
也若夫神者則无物也其用无時其居无方其實
則萬物以爲體其用則妙萬物以爲言也鄭玄曰
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虞翻
曰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乾坤備
矣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
也兌說也
述曰乾純陽故健坤純陰故順震陽在下故動坎
陽在中故陷艮陽在上故止巽陰在下故入離陰
在中故麗兌陰在上故說此八卦之德也仲虎曰
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
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眞也
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說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
則能入健順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
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
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說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
入志在得所說者其志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
狗兌爲羊
述曰象旨乾馬坤牛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
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圻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
陰疾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
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邵二泉曰乾

之象龍此乃以屬馬而於震稱之震乾之初也其
德動故曰震爲龍坤之馬猶乾之龍也坤之牛猶
乾之馬也巽爲雞吳幼清曰伏身而出聲於天氣
重陽之內與地風同感坎豕離雉幼清曰前後皆
陰之汙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
而中心柔怯者雉也艮狗兌羊龔氏曰外剛而善
禦內柔而附人者狗也內狠而善觸外說而不能
害人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遠取諸物
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述曰象旨乾首坤腹龔氏曰外圓者陽所會首也中寬衆陰所藏腹也震足巽股吳氏曰陽動陰靜動而在下者足也陽連陰折折而在下者股也坎耳离内景陽在内離目火外景陽在外吳氏曰耳外内皆陰者陰中陽而實者陽目上下皆白者陽中黑而虛者陰艮手兌口吳氏曰陽動而在上者手也折而在下者口也於艮不取[illegible]此以人身之

入體擬入卦近取諸身也荀九家又以艮爲鼻陳希夷乾爲首坤爲腹天地定位也坎爲耳離爲目水火相逮也艮爲鼻兌爲口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雷風相薄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述曰介夫曰乾天也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地也物所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乾坤有父母之道六子則皆本於乾坤而成也震是坤初求於乾而得乾之初畫故謂之長男巽是乾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畫故謂之長女蓋從前爲父爲母爲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此則解其所以稱之義

象旨乾坤三索男女俞玉吾曰三男之卦以氣言之則得乾一爻之奇以體言之則得坤二爻之偶三女之卦以氣言之則得坤一爻之偶以體言之

則得乾二爻之奇是故一爻爲氣二爻爲體伏羲卦位則以體相聚而女從父於東南男從母於西北文王卦位則以氣相依而男從父於東北女從母於西南不可槩觀也

姚舜牧曰此明乾坤之稱父母六子之稱男女義各有攸當而非偶者其曰一索而得男再索而得男若曰此初畫之成男再畫之成男云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述曰象吉項氏曰乾道大而无極惟天足以盡之運而无極唯圜足以盡之故以二象爲首崔子鍾曰主萬物者天知大始者父爲玉爲金龔氏曰粹而不剛而能變也爲寒爲氷乾尊在上高則寒也或以後天卦位乾居西北其候亦始氷地始凍或又以寒陰氣氷陰物陰盛之極自坤而變乾故爲寒氷皆非也爲大赤漢上朱氏曰赤陽色陽始於子坎中陽爲赤極于巳純陽也故乾爲大赤蓋加大以別坎也爲良馬純陽善也老馬老陽瘠馬純

剛也崔憬曰骨爲陽純陽骨多非陽弱也山海經駁馬鋸牙食虎豹果劾清所謂健之最有威猛者木果圜實在上之象沙隨程氏曰以實承實若艮爲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

乾爲天而實四時故在秋冬爲寒爲氷在夏爲大赤純陽而健爲馬在春爲良夏爲老秋爲瘠冬爲駁乾取象无所不包其於地其於人其於物其於稼其於輿其於木惟乾无之

鄒伯羔曰乾爲馬矣而又曰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是坤之牝馬震之善鳴馵足作足的顙坎之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皆不得比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述曰象吉坤積陰爲地作成物爲母旁有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而東西緯皆布象是也或以泉貨爲布取廣布流行之義非也容物熟物以養物爲釜三畫皆虛爲歛縮又陰也靜翕而不施故吝嗇均猶周禮土均之均均者調人造化所用載土以

成器物者也崔憬曰生物不擇善惡亦動闢廣均之義性順而畜育爲子母牛項氏曰乾馬老瘠故坤牛牸犢明少且肥皆與乾反也三畫虛所容載者多故爲大輿爲文爲衆奇爲質偶爲文奇則寡偶則衆三畫皆偶故爲文爲衆也爲柄解謂有形可執者是謂生物之權者非俞氏曰柄一作枘乾性圜轉而曲坤性勢方而直故乾圜坤枘相反也

乾極陽爲大赤坤極陰故於地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

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
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述曰象旨龍虞翻干寶作駹駹色蒼也剛柔始交
天地之雜故爲玄黃得乾初爲玄得坤中上爲黃
也旉蓋古鋪爲花貌各之數說旨旉與華通花蒂
下速而上分花出也帝與萬物之所出故爲大塗
陽決陰開无壅塞也決躁陽進決陰而性躁動也
蒼筤竹青色而美也萑荻葦蘆蒼筤萑葦皆下本
實而上餘虛震象也者葦葭之發形故竹堅而萑

葦虛竹久而萑葦易枯也氣始亨故於馬爲善鳴
爾雅曰後右足白驤後左足白馵震居左也作足
猶騆頌斯馬斯作之作雙足並舉也皆言在下之
陽畫也的顙吳幼清訓如射的之的額有旋毛中
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古皆訓白與震色不
同蓋惑爾雅的顙白顛之語反生蒴芽自下而生
反勾向上陽在下也宋氏曰麻豆之屬反戴孚甲
而出者也陽生不已其究如乾之健蕃鮮草蕃盛
而鮮美根一而葉分於上也象旨蕃謂草與坤文

言傳同鮮謂魚卽書益稷鮮食也震三爻俱變爲
爲巽故爲蕃鮮震居東得木正氣巽居東南皆木
餘氣故震爲花變巽爲草震雖變巽爲魚漢上朱氏
曰震巽皆木巽初草根震初木根巽二三木在上
者震二三草在上者木有柔者木之草草有剛者
草之木說卦舉一隅爾
仲虎曰震爲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之
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
姊爲娣於陰之少者卑之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
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
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述曰象旨巽偶下入者木根寄上升者木幹又其
性可曲直亦順巽之象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
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繩直順以達也工
詞入而順自者虞翻曰乾陽在上古註風吹去塵
爲絜白古註說優也吳幼清曰陽長陰短陽高陰
卑中陽積而進於上故長而高前二陽欲進後二

陰欲退將進又退不果於進者也荀爽曰風行无常故進退風或西或東故不果為臭者臭以風傳陰氣在下鬱鬱而不散二陽達之於外也寡髮虞翻本作宣髮馬君改寡按周禮車人之事半矩為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正與宣義同陰血盛髮多陽血盛髮少廣顙蒙寡髮而言髮稀疎而額廣也多白眼凡眼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勻停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也俞氏曰巽順而多有入故有

近利市三倍南方離日之中為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一陰下為巽主而在上二陽皆其所有三倍謂在上二陽畫每畫三分則其數六而三倍於一陰之二每畫三分不知俞氏何據竊意陽奇為三乾有美利而巽二乾陽畫是三之倍者不知然否巽三變成震為躁卦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也

仲虎曰有一卦之中相因取象者巽為繩直因而為工坎為隱伏因而為盜艮為門闕因而為閽寺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述曰象旨水內景坎陽在內又二陰象土之凹中陽象水之流於凹中也故為溝瀆一陽匿於二陰為其所蔽故為隱伏矯輮者宋衷曰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輮水流有曲直故為矯輮弓輪者

吳幼清曰中剛象弓之弣上下之柔象弓之臭弰中之奇象輪之軸上下之偶象輪之輻牙也加憂心病耳痛龔氏曰素問有言西方生金在志為憂北方生水在志為恐以恐對憂則有加矣寒氣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心病恐則傷腎腎傷則耳痛孔疏云坎為勞卦聽勞則耳痛亦是也為血卦為赤血在人身水之屬赤其色也瀼上朱氏曰黃帝書腎主血

心藏血腎坎水也心離火也離中陰而藏血坎離交也坎心亨而此曰心病楊殿撰曰有孚則心亨加憂則心病孚之亨盈科而進憂之病儀闕害之也坎爲心中實心之體也離爲心中虛心之用也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內剛勁故心亟前畫柔故首不昂下畫柔故蹄不厚曳龔氏曰盈科而進也郭子和云易云見輿曳馬无曳也乾震之馬四而坎之言馬五亦知曳爲輿爲當作其於輿也爲曳多眚疑在當心病之下目有病爲眚心與目皆屬離離與坎反故在坎爲病爲眚通亦以輿言得時則爲通失時則爲曳坤輿當平地任載物未實故畫皆虛坎輿在險匪陽人居中乘之路艱難進若或曳之也爲月依簡輔在爲水之下以巽離例之月爲水精故方諸取水於月坎受乾爲體月借日爲光一也爲盜楊用修曰解繫作易者其知盜謂坎外險柔而內剛狠象盜又爲隱伏有穿穴踰垣乘牖伏莽之象項氏玩辭盜潛行有水象者意同闇夜行象盜亦通木

堅多心中剛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述曰象青吳幼清曰火中虛麗於實物中黑者陰光明而上下赤者二陽也日者天之火故陽燧可取火於日中一陰象日暗虛上下二陽象日外明也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鄭玄曰大明似日暫明似電也中女者聞再索所得甲冑吳幼清曰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象披甲冑之人也俞玉吾曰冑字與胄字相似皆從曰從月者冑子之冑也兵戈者上剛象鋒下剛象鐏鐓中柔者其柲也大腹中虛也乾卦火日乾燥物也鄭玄作幹陽在外能幹正也鱉蟹蠃蚌龜者外剛內柔者也梧蒼龔氏曰蠃則形銳而善麗蚌則內虛而含明宋衷曰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科上槁也彭山曰科鳥之科巢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如鵲巢之類巢中之木已无生意爲日所熯則槁矣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述曰象旨下二陰地上一陽隆起於地上者爲山震陽始出爲平地之大塗艮陽上窮高山之上或蹊其小石陸績曰艮剛卦之小也一說俞氏曰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爲山故陰爲小石郭子和以爲山與小石如坎水溝瀆之類上陽連亘下陰雙峙門闕象一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草蓏項氏曰震爲草木之始艮果蓏草木之終果蓏終而又

能始故於艮象切也閽寺者吳幼清曰外一剛闕人无足而禦止於外內二柔寺人无陽而給使于內也爲指擧王大古當足指栝蒼龔氏曰指於四支之末而能止者虞翻艮手多節非也爲狗漢上朱氏曰狗當作豿爾雅謂熊虎醜其子豿蓋虎子未有文猶狗也鼠與豿皆善嚙艮剛在前也郭子和曰坎之隱伏在君子爲隱在小人爲盜艮之利則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黔喙依鄭氏作黔馬融曰肉食之獸黔黑色陽玄在前吳幼清與鈐通謂齒牙堅利如鐵持束物者愚謂陽色非玄黔亦不與鈐通也郭子和曰艮剛動於上故言喙堅多節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於用二卦之辨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述曰象旨澤者虞翻謂坎水半見俞氏曰坎體則上下俱虛兌體則上虛而下實川壅則成澤澤決則成川也巫吳幼清曰少女外以口媚悅陽神俾

陽神降於心內也爲口舌兌上拆偶畫口之象中內畫奇連亘舌之象也毀折者崩畫缺橫渠張子曰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附決一陰附二陽之外以爲決龔氏曰震動斯決无所附兌決附不足於震也孔疏秋物成熟槁稈之屬則毀折果蓏之實則附決剛鹵吳幼清曰東方斥西方鹵在燥地而剛下二陽剛也上一陰鹵也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貨與兌爲少女女子之未嫁以兌爲言也爲妾女子之旣嫁以娣娣而

言也爲羊虞翻作羔鄭康成本作是也陽蔡无家
女行賃炊爨賤於妾者郭璞引魯詩曰陽如之何
又曰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是其證也後漢西南夷
傳夷女爲婸徒凡兌之象皆屬末口舌者行之末
妾婢者女之末

鄭荀羔曰離爲乾卦可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可
見離之爲氣巽爲臭可見震之爲聲乾爲君可見
坤之爲臣爲員可見坤之爲方坤之吝嗇可見乾
之爲施爲輿可見乾之[illegible]兌爲毁折可見艮爲
堅鞠又爲附決可見艮爲附剝學者能推類以及
其餘庶幾盡天下之賾矣

程迥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
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
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
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
震坤也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爻
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
有見於說卦而卦无之者如爲釜爲布爲蠃爲蚌
之類是也若夫大搴謂之離小罍謂之坎此見於
他書而易於說卦又可以類推也

讀易述卷之十六

序卦傳

吳幼清曰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畫偶畫之上每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以極於六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羲皇之卦而其序不同如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不復可知其六十四卦之序何如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

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義而夫子爲之傳以發明其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必須布遍精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矣

蔡介夫曰序卦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亦老變而少不變之義

文中子曰大哉序卦時之相生也達乎有可與幾矣

韓康伯曰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緼也蓋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干寶曰蓋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王肅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爲物始生也

項安世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訓盈紛紜盤錯之義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張氏曰物始生穉小昧蒙未發蒙所以次屯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蘇氏曰義有不盡於名者嚴爲禮蠱爲事臨爲大解爲緩之類是也故曰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

剝也皆義盡於名者也
朱氏曰幼穉而无以養之則夭閼不遂畜德養才者亦然
龔氏曰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也萬物之於天則以雨爲需人之於君則以飲食爲需兩相比者情也而義不足以畜則情勝義而不可久故比必有所畜所以止之也物畜則萬物勝多而禮所由與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朱氏曰乾餱以愆豕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介夫曰人之有訟必各有朋黨彼以朋黨而起者非一人此以朋黨而起者亦非一人是有衆起也皆理勢自然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韓康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　羅彝正曰畜聚也比則聚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彝正曰物聚則分殊分殊則禮立禮者人之所履也故小畜之後繼之以履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介夫曰履然後安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矣曲禮所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
、姚信曰安上治民莫過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

楊廷秀曰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无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張敬夫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
、泰

胡一桂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會處處此者宜知警戒爲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韓康伯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司馬君實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物通則大有矣

彝正曰同於人者物必歸故大者皆爲吾有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朱氏曰認物之歸爲已有者必驕驕則充滿大復爲累矣有大者不可盈故次以謙伯恭曰謙者居有之道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姜廷善曰有大而能謙則滿而不溢人皆敬之而无有疾之者矣如此則吾亦得以安和說樂而豫故謙繼以豫

孫從龍曰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豫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於此見致治保治之道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鄭玄曰豫必有隨者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遊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胡氏曰大有天下之衆又能謙順則人必說豫而隨之故以豫次謙以喜隨人久而已極必敗成事故蠱次隨

介夫曰豫必有所隨所喜樂則隨之矣以喜隨人者非无故也必有其事如臣之事君必以治天職爲事弟子之隨師必以受業解惑爲事

項安世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彝正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故因蠱之事而後有臨之大二陽進而四陰退臨所以大也荀爽曰陽稱大

項安世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眞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彝正曰物之小者不足觀必大然後可觀臨反而爲觀則二陽之大者在上矣可爲四陰之觀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嗑乎

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楊中立曰物不可以苟合无故而合者必无故而離又在乎賁以飾之

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矣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荀爽曰極飾反素文章敗故爲剝也

韓康伯曰極飾則實喪也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於初故剝之爲道不可終盡而歸之於復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朱氏曰復則天地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朱氏曰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荀爽曰物不妄者畜之大也畜積不散故大畜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彝正曰萬物聚而養道備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龔氏曰不養則不可動雖形體亦然況欲有爲乎故上九由頤然後利涉大川也

閻彦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巳動者君子所以應
物然君子處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
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
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彝正曰物不可以終過過極必陷故君子貴中
、彭山曰處險久則困心衡慮而能生明故離次坎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干寶曰錯施也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
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
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陰陽化
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
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
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
先王制作蓋取之於情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
本也下經始於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
之末也有妲巳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
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
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
所由生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程傳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
受之以恒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胡一桂曰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

豈可以不久居其所者乎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姜廷善曰大壯在遯之後晉之前介乎進退之間
退而方止止而未進者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唐應德曰明出地上晉也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
至陽之位如人之破乎障塵而極乎高明此非强
健有力者不能此晉之所以次大壯也
崔憬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

上行受茲錫馬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鄧伯羔曰晉與漸皆進而有別進必有歸者先以艮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進極當降復入於地故曰明夷故日盈則昃也
聞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返於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張敬夫曰夫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无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介夫曰屯蹇皆爲難義但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也乖必有難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介夫曰凡人患難畢竟皆有解散之日故曰物不可終難故受之以解程傳難極則必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程傳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崔憬曰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
姜廷善曰損益盛衰若循環然損而不已天道復還故必益益而不已則所損滿盈故必决損繼以益深谷爲陵之意也益繼以决高岸爲谷之意也

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陳紫峰曰物无終益之理益而不已必盈溢而决隄防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姜廷善曰夬主開遇主合開則必合夬則必遇
胡一桂曰上夬一陰下復一陽猶可也今上夬一陰下遇一陰姑論卦名相次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姜廷善曰物相遇合然後會聚而成萃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張敬夫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爲升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崔憬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姜廷善曰困乎下則必反於下而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有養道焉猶言困踣者能井取汲以養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張獻翼曰井道常道也革者非革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 即井道之革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傳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關朗曰震動也動无不止艮止也止无不漸漸進也萬物无不漸漸其聖人之進乎古者无爲而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漸之然乎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閻彥升曰晉者進也晉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

有所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胡一桂曰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朱氏曰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

胡一桂曰亦借歸字以泛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矣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介夫曰豐極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唐明皇宋徽宗是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彝正曰旅者親寡非巽順則无所容巽順則何往而不入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

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項安世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

程傳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韓注說不可偏繫故宜散渙者發暢而无所壅滯則殊越各肆不返而遂乖離故受之以節夫事有其節則物所同守而不散越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姜廷善曰受之以節謂有禮制乎其間而將有以合其情非若睽之乖也節者制之於外孚者信之於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故曰小過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韓康伯曰有爲而能濟者以已窮物者也物窮則乖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也

蘇氏曰未濟所以爲无窮也以雜卦觀之六十四卦皆兩兩相從非覆則變也變者八乾坤也頤大過也坎離也中孚小過也覆變具者八泰否也隨蠱也漸歸妹也既濟未濟也其餘四十八皆覆也

卦本以覆相從不得已而從變也何爲其不得已
也變者八皆不可覆者也雜卦皆相反序卦皆相
因此理也而有二變者八覆變具者八覆者四十
八此數也而有三然則六十四卦之序果何義也
曰理二曰數三五者无不可此其所以爲易也坂
曆而曆協吹律而律應考之人事而人事契循乎
天理而行無往而不相値也且非獨此五者而已
將世之所有莫不成在是故從孔子之言則旣有
二讀矣物不可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

有所麗故受之以離又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方
其爲男女則所謂陷與麗者不取也自是以往吾
豈敢一之哉

雜卦傳

虞翻曰雜卦者雜六十四卦以爲義其於序卦之
外別言也昔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時宜不
必皆相因襲當有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
亦多異於時王道踳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
之故次序卦以其雜也

象旨雜卦者韓康伯云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
類相同或以異相明也文中子讀易至雜卦云旁

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張敬夫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
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
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有不
雜者存焉

邵二泉曰序卦序言之也雜卦錯言之也於序之
中復錯舉其反對者序言之其義如此錯言之其
義又如此序也錯也互爲經緯者也

項氏曰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體雜者天地

之大用也有序而无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
終之此旣濟之終後之以未濟之意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乾剛坤柔與離上坎下相類語若淺近而乾坤坎離之性盡於二語之中凡易之剛爻皆乾也柔爻皆坤也凡繫辭之稱乾坤皆謂剛爻柔爻非但指六畫兩卦而言也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剛柔二字比者聖人之本心師者聖人之不能已故比謂之吉師謂之吉師之九二必待中吉而後无咎必待

王三錫命而後成功比之九五内不戒邑人外不取逆者而物自歸之其憂樂之分明矣

熊氏曰乾主上九坤主上六比樂師憂皆一陽統五陰卦也比一陽在上爲顯比之主師一陽在下爲行險之師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或與或求皆尊陽之義吳幼淸曰二陽浸長上陰不以勢臨而與之俟其進四陰已盛然不進逼陽統率三陰居下求觀九五中正其解是已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項氏曰屯之初九已出乎震而未離於下盤桓居貞與而後動不使有失策也蒙之九二藏于坎中不求於蒙而蒙自求之剛中而志應不可得而掩也此二卦皆有康主濟民之用以居對見則見謂出也以著對雜則雜謂隱也屯雖出而不失其處蒙雖處而二免於出二義正相反也

熊氏曰屯蒙皆二陽之卦陽陷一也而位不同屯陽見於上卦二陰之中而爲主下一陽動乎險中

而利居貞蒙陽雜於下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上一陽止於險外以貞示人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龔氏曰動者生於動陽在下也止者生於靜陽在上也震一陽起於初艮一陽止於終此天道之起止自東方而至於東北者也雜卦言止者三艮止也大壯則止節止也大壯之止與遯之退相反謂陽德方盛故止而不退也此止有向進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終也節之止與渙之離相反謂過而止

之使不散也此乃人止之非若大壯之自止也損
益盛衰之始也此句發明損益之義最爲親切泰
之變爲損損未遠衰也然損而不已自是衰矣否
之變爲益益未遠盛也然益而不已自是盛矣爲
人者能使惡日衰善日盛其爲聖賢也孰禦焉爲
國者能使害日衰利日盛其爲泰和也孰禦焉關
朗曰始盛者由衰而益始衰者由盛而損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以乾之剛而

受畜於四五之二陰如大畜者可以言時矣當无
妄之時而猶有災焉可以言災也以艮畜乾而可
者艮爲上主而力足以畜大故云時也以乾行震
而不利者震爲下主以上主者爲時則下主者災
矣是上下之分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升皆四陰之卦萃三陰在下皆萃於五是聚而
不散升三陰在上而主初陰柔以時升是以往而
不來易以上爲往下爲來也象旨陽在下卦自抑
而爲謙之主故輕陽在上卦自酣而爲豫之主故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象旨噬嗑賁皆三陰三陽之卦噬嗑中陽在頤居
下卦震動之上食也賁中陽文剛而光輝於艮實
之內无色也色謂一色文則无一色矣陳琛曰噬
嗑以有物而見食賁以无色而受采

兌見而巽伏也

關朗曰兌見也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
柔內藏乎卜子夏曰兌剛內而柔外見其情而說

人也巽剛外而柔內隱其情而巽物也項氏曰屯
見而蒙雜皆指陽言之也兌見而巽伏皆指陰言
之也坎之隱伏伏於陰中遇陷而不能出也巽之
伏伏於陽下順伏之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壞而修飭故聖人不與
多難而與无難也吳幼清曰隨初九爲主聽二陰
自隨而无所作爲蠱初六爲主承乾父體壞而有
所整治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剝爛盡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蟲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剝復之理也孫奕示兒編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得反對之義闗氏曰蒙昧者厭道求乎明明夷亦昧也非不明蓋傷之耳孫氏義取此
井通而困相遇也
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以通與遇反對則遇爲相抵而不通之象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坎水乃出於上蓋塞而後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

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坎水適在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也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天下之速莫速於感咸速也此語最有味渙節正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渙則以水浮木故通之極終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解蹇亦以水言解近於渙緩而縱之也蹇近於節難而止之也
吳幼清曰咸九三不上感正應而下感近比欲速感也恒初六以柔巽處卑下妻道之可久者也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爲風所離散節九五坎水在兌澤之上爲澤所節止解九二坎陷在內震則出險而動於外內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內外險方艱難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睽外家人內皆以離卦言也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內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否泰之相反亦在內外

之間皆以乾言也乾在外則否乾在內則泰乾者國之君乎身之陽氣也虞翻曰離女在上故外女正位乎內故內謂二五陰爻也闗朗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故曰睽外明乎內者家自齊故家人內也龔氏曰否泰乾上坤下坤上乾下純陰純陽各以類相反故爻言疇言彙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壯止遯退亦皆以乾言也乾壯則止而不退乾

遯則退而不止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爲主在
上則人歸於我是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是
故謂之親隆山李氏曰離爲火火性炎上而趨乾
故曰同人親也
吳幼清曰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
處後陽之忤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處
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
人於五陽之夬亦不欲陽之輕進於一陰之姤亦
惟欲陰之不進蓋同此意彭山曰大壯无止義恐

其過壯而言止耳遯无退義以其沉晦而爲退耳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革以火鎔金故爲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爲取新亦
以離爲主也小過四陰在外而過其常中孚二陰
在內而守其常二義相反對皆主陰言之
吳幼清曰革六二離火在內而兌澤燥渴尾閭沃
之火去其澤之故者也鼎六五離火在上而巽木
生之燧改薪傳之火取其木火之新者也小過九
四主也而爲六五所過蓋陰盛能過陽衰不及也

中孚六四主也而爲九五所信蓋陽實能感陰虛
能應也
說者大有之衆一陰有五陽也同人之親五陽同
一陰也革之去故者以火混水也鼎之取新者以
木巽火也
吳燕曰小者之過乃謂之過若過之大是罪惡而
非過矣中心之孚乃謂之信若外之孚乃色取而
非信矣一則過而不信一則信而无過
豐多故親寡旅也

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其韻之叶也以多
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凡物之情豐盛則故
舊合羇旅則親戚離二卦皆主離言雷與電俱至
其黨不亦盛乎山上有火其勢不亦孤乎
熊氏曰豐以二四爲主二爲明之主而四爲動之
主動乎明中內文明則有所容爲多故旅以三五
爲主三爲止之主五爲明之主止乎明下外文明
則有所察故无徒豐二四相得旅三五不相得吳
幼清曰豐六二在內爲主於明盛之中外與四相

易而情相得初六往上三亦來孚故舊之多也旅
六五在外爲主於羈窮之中內與三相易而情不
相親相親者寡
韓康伯曰高者危懼滿者戒盈大者多憂故也蘇
氏曰豐以盛大而多故俞琰曰旅之時阨窮而无
上下之交故相親寡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
親也
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

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
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
之精升而爲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爲液
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故炎上水陽
物也而藏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爲陰月爲陽乎曰
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
月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小畜與履
皆指一陰言之履六三不當位故可暫履而不可
處也小畜坎四雖當位而无力故能暫制而不能
勝也大有得尊位大中大畜得朋故皆爲大而不
爲寡需訟皆主乾言止於坎下故不進遠坎而去
故不親
吳幼清曰離六五爲主火炎而上故上征而折上
九之首坎九五爲主水潤而下故下比而納六四
之約小畜一陰畜藏於五陽之間所畜者寡少履
六三履行於二陽之上所履者剛又不得正位非
其所安故行去而不留處需九五爲主下三陽以
險在前而不進訟以九二爲主水性潤下天高遠

行不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
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
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頤與正皆主陽言之陰陷陽爲頤陽養陰爲正大
過十月卦陽始絶也頤十一月卦陽復生也漸九
三得男位之正女而將往也六四之女得其迎而
後行也歸妹之義六三女君之娣女之少者既歸
則女之事終也又曰漸歸妹皆主女言女子之進

也始於待聘終於來歸既得所歸則女道終矣既
濟六爻當位未濟三陽失位皆主男而言水能留
火故定火不能留水故窮陰陽不交而陽獨受窮
者生道屬陽死道屬陰也男女窮不同終者事之
或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不可以復進也窮者時之
災事窮勢極君子之不幸也姤夬皆主陰而言陰
以遘遇爲善故以附决爲憂遇者有喜之辭也自
咸恒至此三十四卦正與下經之數相當以八卦
之序言之大過者亂之極也亂之原必起於姤姤

者小人之初長也漸者小人之窺伺君子也頤者
君子遭變而自養也卦氣頤在大雪之後冬至之
前既濟者君子之蓄處小人也三陰三陽各當其
位歸妹漸小人之遇合也未濟者君子之失位也
小人窮其勢必决故受之以夬此一節自大過而
下特皆以男女爲言至夬而明之曰君子小人則
其意斷可識矣以八卦之象言之雜卦自乾坤至
需訟爲八者七而末章爲卦者八以寓反覆无窮
之意則是八者必不苟取也盖嘗論之大過者震

艮巽兊之正也長男少男長女少女歸妹漸者震
艮巽兊之交也長男少女少女長男未濟坎離之
正也中男中女既濟坎離之交也中女中男姤坤
消乾也夬乾消坤也父母此八卦者正具八純卦
之象故聚見於末章以明八卦消長之義也大過
以下八卦皆不對說以爲錯簡耶則於韻皆叶以
爲非錯簡耶則姤夬二卦之辭又若相對者其義
難曉項氏取虞翻之說而推之大過之象本末俱
弱又以上應下如首向下顛義也人之表裏俱絕

世之上下俱昏此陰滅陽之時也故爲棺槨之象
而在雜卦之終聖人作易示天下以无終窮之象
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於姤
而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
畏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熊氏取節濟蔡
氏易義改云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
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
也柔遇剛也夬决也剛决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
憂也依韻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於韻亦叶易

終雜卦可反覆爲兩而剛柔吉凶相反變易之義也自乾坤至困三十卦當上經之數中雜下經十二卦自咸至夬三十四卦當下經之數中雜上經十二卦坎離以交中居上經今下附震艮巽兌以交偏居下今上附其无反對者上經六今附以二下經二今附以六又皆交易矣十二辟卦除乾坤上經泰否臨觀剥復陰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姤夬陽多於陰者十二移否泰於二十四卦之中而陰陽之多少復如之特在上經者三十六畫今

附者二十四下二十四畫今附三十六愈見其交易之妙兩者合論六十四卦上經三十卦陰爻之多於陽者八下經三十四卦陽爻之多於陰者亦八今附於三十卦者陰多三十六附於三十四卦者陽多亦三十六以反對論上經陰多者四下經陽多亦四今則附於上者陰爻多十八附於下者陽多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爲多少陰陽交易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伏羲之畫文王孔子之言皆天也自大過以下雜物撰德指中四爻互體而言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漸蹇剥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半可兼其餘雜卦中取互體又其最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以困柔揜剛下三十四卦終以夬剛決柔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雜卦之末特别君子小人其意微矣始乾終夬一陰決進則乾也考皇極經世乾巳會之終當堯世欲自夬而乾如堯世者任賢去邪疑謀勿成以爲夬耳仲虎言有可採者因括

而附末簡焉